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六册目次

錢塘遺事十卷 （元）劉一清撰 清乾隆五十一年吳禹敷鈔本 〇〇一
高士傳三卷 （晉）皇甫謐撰 明嘉靖三十一年黃省曾刻漢唐三傳本 〇五五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一卷 明刻本 〇八二
伊洛淵源録十四卷 （宋）朱熹撰 明刻本 一一〇
浦陽人物記二卷附録一卷 （明）宋濂撰 明刻本 二〇九
皇明名臣琬琰録前集二十四卷後集二十二卷 （明）徐紘輯
續集八卷 （明）王道端輯 明嘉靖四十年刻本 二三五

錢塘遺事十卷

（元）劉一清撰

清乾隆五十一年吳禹敷鈔本

錢塘遺事十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劉一清撰。一清，臨安人。始末無可考。其書雖以錢塘爲名，而實紀南宋一代之事。高孝光寧四朝所載頗略。理度以後，敘錄最詳。大抵雜采宋人說部而成，故頗與鶴林玉露、齊東野語、古杭雜記諸書互相出入。雖時有詳略同異，亦往往錄其原文。如一卷十里荷花一條，二卷辛幼安詞一條，韓平原一條，大字成犬一條，皆采自鶴林玉露，旣不著其書名，其中所載余謂愚聞及余亦作一篇云云，皆因羅大經之自稱，不加刊削，遂使相隔七八十年，語如目睹，殊類於不去葛龔。又書中稱北兵，稱北朝，憲宗皇帝稱帝，㬎曰嗣君，稱謝后曰太皇太后，似屬宋人之詞。而復稱元曰大元，稱元兵曰大兵，曰大元國兵，稱元世宗曰皇帝，乃全作元人之語。蓋雜采舊文，合爲一帙，故內外之詞，不能畫一，亦皆失於改正。然於宋末軍國大政，以及賢姦進退，條分縷析，多有正史所不及者。蓋革代之際，目擊僨敗，較傳聞者爲悉，故書中大旨，刺賈似道居多。第九卷全錄嚴光大所紀德祐丙子祈請使行程。第十卷全載南宋科目條格故事，而是書終焉。殆以宋之養士如此周詳，而諸臣自祈請以外，一籌莫劾，寓刺士大夫歟。孔齊至正直記所列元朝典文可爲史館之用者，一清是書居其一。世無刊本，傳寫頗稀。陶宗儀說郛僅載數條，此乃舊鈔足本。前後無序跋，惟卷端題識數行，惜高宗不都建康而都於杭，士大夫湖山歌舞，視天下事於度外，卒至納土賣國，不署名氏。詳其詞意，殆亦宋之遺民也。

新編錢塘遺事目録

高宗不都建康而都于杭大為失策士大夫湖山歌舞之餘視天下事于度外卒至喪師誤主納土賣國可為長嘆息也觀是書不能無所感云

武陵劉一清編

卷一

天目山崩　高宗浙險

金陵山水　夢吳越王取故地

十里荷花　仁和門

高宗定都　顯慶寺

游湖詞　三賢堂

冷泉亭　三天竺

題白塔橋　伍子胥廟

射湖箭　蘇堤趙堤

六和塔詩　淨慈寺羅漢

萬回哥哥　龍翔宮

浙江十廟　孝宗聞卜

大理寺祭　格天閣

卷二

淳熙盛事　孝宗恢復

辛幼安詞　東窗事發

慶元侍講　韓平原

趙子直　韓平原客

濟王　三京之役

大字成犬　辛卯火

史彌遠　夾攻遼金

卷三

趙信菴　安子文

嵩子起復　崔福子死

孟保相　余樵隱

余晦帥蜀　晦誣惟忠

彭大雅　趙方威名

劉雄飛

卷四

大兵渡江　議遷都

陰許歲幣　行打算法

丁相罷政　吳潛入相

賈相當國　李璮歸國

嚴覆試　一擔擔

殺向士壁　劉整叛北

拘留北使　雪詞
紫原三策

卷五
推排公田　公田專官
公田賞罰　公田之禍
謫皮龍榮　銀關先識
竄謝枋得　推排田畝
慧星之變　理宗升遐
理宗理績　度宗即位
全后　士人言賈拒
臺諫應故事　似道專政
半閒亭　排當
賈相舉令　賈相之厝

卷六
降生皇子　李璘掛冠
龍飛賦題　襄陽受圍
高達赴援　賈相出督
時相不合　戲文誨淫
賈相諱言　明堂遇雨
張貴赴援　條籍秀才

地生白毛　錢神献夢
襄樊失陷　勉留賈相
度宗晏駕　諒陰三元
詔兵勤王　下郢復州
北兵渡江　下陽羅堡
下鄂州

卷七
下蘄黃州　劉整死
下江州　下安慶
賈相出師　遣使請和
下饒州　破池州
益湖潰師　姜才敗績
金山之敗　趙與可遁
二相遁去　誅韓震
五木之敗　朝臣宵遁
罷賈似道　貶賈似道
相陳宜中

卷八
張世傑入衛　議遷蹕
陳宜中奏　宜中都督

詔諭三将　呂文煥回本國書
督府移文　王爚平章
日蝕　陳留並相
文天祥入衛　徵諸帥不至
諸郡望風而降　納降表
詔罷兵　罷團結
王航海　宜中夜遁
文魁辭相　京城歸附
潭州死節　吉州歸附
揚州死節
卷九
丙子北狩　祈請使行程記
卷十
五榮須知　省試
御試給號　丹墀對策
擇日唱第　置狀元局

錢塘遺事卷一

武陵劉一清編

天目山讖

臨安都城其龍肇自天目讖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山小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說之著更其末云異姓王以遷就之高宗駐蹕其說始驗視仰吳山如卓馬立顧紹興間望氣者以為有鬱葱之符秦檜專國心利之請以為賜第其東偏即檜家廟西則格天閣之故基檜薨熺猶戀戀請以為第常州倅烜為光祿丞留隸家廟言者嚴烜并遷廟主于建康遂空其室焉高宗倦勤即其地築宮曰德壽後又更曰重華曰慈福曰壽慈凡四易美名至于咸淳甲戌天目山崩則百年王氣亦終于此矣

高宗浙瞼

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閤妃嬪捧抱以見上撫視甚喜顧謂后妃曰浙瞼也蓋慈寧后乃浙之人其後駐驆於杭亦豈偶然

金陵山水

高宗未駐蹕杭州之先有暫都金陵之意末年因幸建康此意未釋召一術者決之術者云建康山雖有餘水則不足故詩曰昔年曾記謁金陵六代如何得久興秀氣盡隨流水去空留烟

岫鎮稜層

夢吳越王取故地

高宗建炎渡江至德祐丙子通一百五十年紹興八年二月癸亥上發建康戊寅至臨安府遂定議建都自此不復移蹕淳熙十四年冬十一月丙寅宰執奏事延和殿宿直官洪邁同對因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中官云太上臨生之際徽宗夢吳越錢王引御衣云我好来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来邁又記其父皓俘其母来曾在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皇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肅王即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于錢塘似不偶然孝宗所謂錢王指儆儆第三子惟潭也終團練使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叅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户盈羅綺競豪奢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城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予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雖湖山之清麗使士人流連于歌舞嬉游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味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盖靖康之亂有題詩於舊京宮墻云依依烟柳拂宮墻宮殿無人春晝長

仁和門

宗太祖次於陳橋驛整軍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閭縣名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高宗定都

高宗自建炎元年五月即位於南京岳飛觧東京圍宗澤留守東京勸上還京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岳飛縱未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遷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冬十一月上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至四月幸建康在杭州凡四個月六月高宗離建康至浙西詔改杭州為臨安府十月金人犯杭上自明州航海四年正月上次台州章安鎮四月上次明州八月上次越州紹興二年正月上自越州如臨安三年上在臨安四年上在臨安冬十月詔親征上如平江五年二月上自平江如臨安六年上在臨安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八年上在建康二月如臨安遂定都焉

顯慶寺

臨安靈隱淨慈上中下三天竺皆宗朝祖宗功德寺也淳祐庚戌為貴妃閻氏建功德寺于九里松近靈隱寺前名顯慶寺土木之工過於諸寺時人名之曰賽靈隱寺成建大鼓於法堂忽有人拖入不倫大書鼓上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似閻妃兩片皮由此界限甚嚴無[illegible]者不得復入矣

遊湖詞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相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艇問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幾時逝子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三賢堂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于三賢堂賣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趁酒錢

冷泉亭

冷泉亭正在靈隱寺之前一泓極為清泚流出飛來峰下過九里松而入西湖或題詩云一泓清可漫詩脾冷暖人情祗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

三天竺

上中下三竺三寺相連其山門與靈隱共入區曰靈隱天竺之門惟上天竺係觀音坐正殿勑賜號靈感臨安祈禱則迎奉之有勅賜寶廚鈿頂諸飾其上有兩珠一赤一白名日月珠又有黑白相間如棗核樣名鬼谷珠又一大珠名珠母又一大珠名猫兒眼每遇迎奉則加此飾亦曾迎入大內祈禱焉

題白塔橋

白塔橋邊賣地經長程短堠甚分明如何只到臨安住不說中原有幾程

伍子胥廟

廟在吳山頭其下當御路名朝天門理宗辛卯廟連回祿後賜緡錢二萬三千重建舊址殿諭陳公益作記其略曰吳山廟者春秋伍大夫廟也春秋伍氏子世為楚忠臣大夫挾父兄不報之讎去國千里徬徨江上漁父不受萬鍾之祿以捐其軀列女不吝千金之身為効其死故能識要離之勇薦孫子之智借吳師以入郢會諸侯於漢水功亦偉矣及夫差狠愎竭躍用兵貪慄東齊受賂仇越大夫不忍見吳之池沼蕪臺之游麋鹿竟以直死當時知與不知莫不哀之因名其山而立祠焉君子曰伍大夫于是忠孝兩全矣大夫以抑鬱不平之氣隨流揚波依潮來往猶能激為疾風甚雨奔雷激電震蕩於越兵入城之頃其

與荆軻慕義白虹貫日孔明英氣能為風雲者何以異哉自春秋至皇宋千有餘年景象相傳理宗賜額清忠又建閣于門之上御書英衛之閣以匾之每歲春秋頒祭命學士院降付青詞寶祐癸丑再火而此碑亦不存矣謂金石之丈終久不磨亦無是理也

射潮箭

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手數步昔江潮每衝激城下錢氏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至以强弩射之由此潮頭退避後遂以鉄鑄成篙様其大如杵作亭泥路之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然潮汎之来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修江司馬

蘇堤趙堤

東坡守杭日築堤自大佛頭直至净慈寺前非為遊觀計也湖水之淤若為湖而沮洳之地畝以萬計皆可為田淳祐間趙與篤尹京横築一堤秖是通路遶雪隄而已

六和塔詩

李强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来塔下幾経秋每恨無従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强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奏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净慈羅漢

净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羅漢别創一田字殿安頓装塑雄偉殿中有千手眼觀音一位尤精緻其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黄羅幞之旁致籤筒其羅漢像則僂僂使腹絣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積日既久衆手加于泥粉之上其腹黒光可鑒邪説誑民如此哉又假此為抄題之端衰斂民財尤不可勝計其無忌憚甚矣

萬回哥哥

臨安居民不祀祖先惟每歲臘月二十四日各家臨期書寫祖先及亡者名諱作羹飯供養罷即以名號就粘錢上焚化至来年此日復然惟萬回哥々者不問省部吏曹市肆買賣及娼妓之家無不奉祀每一飯必奈其像蓬頭笑面身着緑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家故名萬回除與鉄柱觀側武當福地觀内殿右亦祠之未知果為淫祠否乎

龍翔宫

淳祐甲辰理宗建龍翔宫於中瓦後撤居民屋宇三之一奉祀感生帝君如昭符之門正陽之殿和樂之樓琅玕寶藏皆係御書每孟享車駕游御街過中瓦前直下景靈宫駕回則自壽域横入過龍翔歸則自太平坊出至御街寶祐癸丑臘月中瓦回

祿園此自御街當中取大路直入而中瓦之右以為武林園其左以為皇子忠王府望樓旅邸有題曰龍翔宮閉壯皇都萬路縈回枉德車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姻火鬧通衢

浙江十廟

廟在浙江之北其一是平水九州大禹王其一是陸相公陸有三位小娘子皆緑袍方巾列坐兩傍一主護岸一主起水一主交澤各有所司凡海船到廟下必先詣三位小娘子前炷香上真珠及花朶粉蓋拜許保安牲酒必騐其效棄早晚溺沉之爭而發舟必須待卜而動則前去免風濤之險不得卜則斷不敢輕發也廟傍別有一所專祀十二位潮神各武粧持杖每位各主一時焉然皆不及三位小娘子香火之盛

孝宗問卜何蓑衣

淳熙中金人從穴人言洶洶上于禁中默禱遣中使至平江問何蓑衣其說無有知者何見其來曰我已知侍中使炷香如禮何曰我不能書可令人寫遂援以詩云賀新郎胡孫拖白不終場英雄裂土封侯王又云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使持歸以奏時人莫諭其旨益公日記中亦載

大理寺丞祭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凡在前誤國奸臣曾級在理寺者必以天祭盖說傳謂以獄物祭之其寔丞者少牢也國家三歲沛恩海雖誤國亦不忘汝之舊時用丞以祭而說傳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格天閣

秦檜為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而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奸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高嘉其忠與之俱歸遂諂事撻辣陰懷歸為反間迎決意主和檜之奸賊不臣其罪可勝誅哉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欺故特喜此諛語以為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

卷一終

錢塘遺事卷之二

武陵劉一清編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大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于丁亥孝宗生于丁未光宗生于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孝宗恢復

高宗之朝有恢復之臣而無恢復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臣故其出師纔遇少衄滿朝爭論其非屈已請和而不能如孝宗之志惜哉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〻春又歸去惜春長怨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脉〻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因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〻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皆可用

東窗事發

秦檜欲殺岳飛於東窗下謀其妻王夫人夫人曰擒虎易放虎難其意遂決後檜游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我已訴于天得請於帝矣檜遂死未幾秦熺亦死夫人思之命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太師所在熺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

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當讀之書大要主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顧勉追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舉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白發其奸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閔卿耆老當此隆冬難進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竟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事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疏寧刻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為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恨不謂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狂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真是先朝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為侂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香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宴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吃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入爭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閤劉弼嘗侍客告趙忠曰此事侂胄不為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自是漸有邪謀遂逐衆君子予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一說看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與平原予亦作一篇云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烟不使慶元為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趙子直

韓平原傾趙子直竄政遠貶於占郡訃聞有無名子作詩大書于朝天門下云兩手旋乾複轉坤群邪何事肆流言狼胡跋疐傷周旦魚腹銜冤葬九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見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世孫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為南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已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矣一見

歡甚舘過極厚嘗夜闌酒酣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於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百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

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漸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昭卹生者擢用遣使聘虜辨明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卹死士除苛解擾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游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留其人欲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濟王

濟王已廢潘壬潘丙謀立王遣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為邏卒得其行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易書以二月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至二月潘壬潘丙率太湖

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為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事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且揭李全榜於州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悚動以為江東救諜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弓兵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戰收其數亢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於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而事已平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虜史彌遠欲殺濟王遣其客秦天錫來且頒宣醫

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為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冤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訐直無忌彌遠惡之竄夢昱於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不及矣贈朝奉謚剛簡仍官其子

三京之役

寶慶乙酉趙葵趙范全子才奏因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閫于光黃之閒六月全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

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五日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文書來降毅與谷用安范用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鄆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爲金人所決河水溢溢自壽至汴水深齊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萬之主和中沮之不肯運糧卒至誤事南滁州路鈐樊辛路分王中以偏師下鄭州陳州蔡州望風歸附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議攻洛陽潼關其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葵益督促之遂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師機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又以廬州強勇軍一萬五千總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敏子以二十一日啟行二十六日道和州寧淮軍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至夜踰城大噪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皆空其城而誘我矣及曉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等遂入洛陽二十七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又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又倉卒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又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逸而至云楊又一軍已爲金人大陣衝散令北兵已據北岸矣于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遂殺馬而食俟糧不至遂班師

大字成犬

寧宗初政首召真德秀魏了翁諸君子在朝天下人心翕然向化史彌遠欲逐真德秀魏了翁梁成大自薦於史相遂除成大爲察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而以成大守建寧摭真秀宏詞妨苟可以攄摭者無所不盡其至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予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夫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爲伍矣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榯也人言籍籍迄不免責

史彌遠

史彌遠閒禧丁卯爲禮部侍郎自楊太后誅侂胄其事甚秘侂胄死寧宗不知也居數日上頒問侂胄安在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出入宮禁外議譁然有詩曰往來與月爲儔侶舒卷和天也蔽蒙蓋以雲譏彌遠也彌遠爲相十七年如真德秀

覩了翁者皆遣斥逐楊谷之事齊王竑之一日書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左右以告彌遠彌遠銜之及寧宗疾革廢濟王而立理宗使潘壬潘丙之謀成彌遠將何所容其身故理宗之立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於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聶子述趙汝述時號四木及上親政臺諫爭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優遣其姪寓之

夾攻遼金

紹定辛卯襄師言陳垓奏韃靼國遣使約攻女真壬辰回兵與韃靼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癸巳月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帥孟珙以兵至蔡州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端平甲午正月北兵至蔡州宋孟珙先薄蔡城下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閤自縊愚嘗謂宋之與鄰有兩失宋之與遼自真宗澶淵之役以姪事奉朝世守敕盟一旦從女真之請議夾攻遼高麗嘗遣使訴醫托其言以勅中國矣而徽宗不信又豈唇亡齒寒之患乎童貫兵出白溝而無紀律兵抵燕京而即奔潰金人哂之反得以欺我卒致靖康之禍金雖世讎在所當滅真西山言齊亡而中國之憂始大洪咨夔奏金亡而有與者二公有先知之明矣

卷二終

錢塘遺事卷之三

武陵劉一清編

趙信菴

信菴趙葵南仲忠肅公幼子意氣豪邁任淮梁日有婢與客私公知之伺婢夜出袖劍出帳中一揮斷之人頭兼之城清辛卯逐金呈死維揚奏功自三京之役家居數年至淳祐癸卯復詔起復畀以重任為參預時有奏對日記穆陵與之容議儲事公再三辭決且云如陛下即位便不是好樣子尤人所難言也除拜右相葵屢上辭免而朝旨促赴闕益急後葵到京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知之葵已知之矣乃任出國門疾馳而歸趙南仲子壓問云東髮領西藩百萬雄兵掌握間召至廟堂無一事遭辣昨日公卿今日閑拂曉出長安莫待西風割面寒蓋見錢塘江上柳何顏復牽駕道遠〻後有表奏曰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懷衛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汴之言而自解雖是有激而云然亦見機而作矣歸領鄉郡推心愛民一毫不妄施暇日過嶽麓精舍〻長劉某年差長特坐揖曰相公主席公援手曰到這裏說甚相公竟就賓席取酒盡歡而去後居溧陽己未難作聞命即出丙寅時事粗定告老還鄉舟未發以書報鄉人及兩學士友無不歎悅長沙兒童日呼舞於市曰相公歸云冬十月二十六日至齊安中夕電光如燭空中嘩然有聲遂薨

安子文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安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鄙狡行步蹣跚人言托住伴周天道我一塲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養豕成群蕞織狠藉肥腯則烹而賣之羅鎮捆載歸蜀啟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寔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給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迄存平蜀難

嵩之起復

淳祐乙巳正月劉漢弼正夫由閩帥監擢拜臺臣先是九月嵩之自右揆丁父憂俾詔起復蓋援綱遠例也嵩之孫殿不起將以并為辭遂迎未就闕十一月徐元杰侍郎因對以起復為非嵩之憾之語所厚曰吾與徐誼不薄何不容以啟我自是織有論黜上意不復向嵩臺官犨擊無虛日未幾漢弼以腫疾死杜丞相範繼薨徐又以伏暑暴卒物論沸騰直謂毅公皆中毒死徐則偏體青黑朝野為之驚駭堂食無敢下箸者于是猶榜通衢立重賞格移文棘寺嚴鞫妥究然竟莫明所以已而出太府之幣界上腴之田賜之死嵩之當國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似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時喬行簡平章李宗勉左相史嵩之右相三相當國孫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號為賢相

崔福之死

崔福從趙葵收李全名重江淮為人勇悍喜於生事而無忌憚陳韡為建康留守崔為路鈐尋統制官王明鞍馬又迎逐總所趙監酒親屬公委會廳戒諭然不悛值王步帥統師過淮乞崔福軍前協力因厚遣之崔福過賊不擊托言葬女而歸吏不中大閫取旨主帥亦無如之何陳以為從本司調遣而蔑視軍法如此若不明正典刑則吏相做傚押赴教場處斬人以為文臣不習邊事多為武人所輕陳韡為積忿而發也殊不思良將難得爲師簡者推誠共事果跋扈陵犯自當申取朝旨豈可擅殺

孟保相

孟珙號無庵兄弟中第四故稱四孟樸略沉鷙世罕能及嘗攻大金公統兵四萬至蔡州滅之由是威名浸盛為荊湖制帥善御衆得士卒心輕財結客對境虛實莫不周知外國概要問探尤容性好佛夜則趺坐召偏裨以下五七十人施毡褥俱席地自上而下各舉一話或目前事或市井笑謔事無不可言者有可笑輒相與大噱惟不許訐人陰私於是上下之情無不通者軍中私密外間詭詐皆入其耳久任邊帥朝廷賴之後無疾而逝兄璟稱三孟嘗知鄂州性寬厚弟十孟知岳陽皆然子之縉

立朝尤有大節理宗朝遣師者必曰諸孟云

余樵隱

余玠字又夫淳祐三年師蜀慷慨自許創建城壁修築關隘壇屯堡柵數年之間邉塵不驚沒以驕恣初玠之臨遣也有挈地還天子之語十年天子降詔褒余玠八年守蜀之功鄭青山再相因併吏其選兵且以私書與玠云老夫只俟此着合與為選身計于是一意出師至興元無功而還壬子冬北兵知其所為人入掠成都蒲嘉定無禦之者玠師蜀肖功每交結權要及中外用事者奏牘詞氣崢嶸示敢專制之狀上意不平之徐清叟奏云余玠不知事君之禮師蜀無功陛下胡不出其不意召之上不答一日御筆余玠以本職奏事庭牌到蜀而玠以漢中敗績歸羞愧飲藥而卒

余晦師蜀

寶祐甲寅余晦師蜀徐清叟奏云朝廷命令不行于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麓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能任重如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不特望而輕鄙更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所有除晦內批乞賜收回御筆責清叟云數十年來未見執政繳回成命者卿君固執自廟堂之間同列之人皆有不安君命已頒決難反汗其後余晦果敗蜀失紫金山要地為虜城之

晦誣惟忠

余晦繼玠為蜀帥一日有南永忠者叛反書聞王惟忠遣留閩問南永忠何如人惟忠盛言其勇而義晦曰人言其不可保有之乎惟忠云當入狀以百口保之晦即取紙與書既畢探懷以反書示之惕然晦論歸以王惟忠庇叛事告于朝遂入大理獄全臺入晦言殿院陳大方尤主之惟忠竟斬東市此事本非其罪晦快禍及已故誣之耳未幾大方奉祠歸紹興得疾目擊惟忠之為鬼露頭籲天謂非所聞者嗔之惟忠與晦俱浙東人少微賤晦小名余再五以余天錫之薦為四川制置使時惟忠為利州安撫聞除曰笑曰余再五來也晦聞之故誣奏惟忠斬于市血逆流而上惟忠顏色不變曰吾將訴于天以明此冤也

彭大雅

彭大雅字文子癸卯守重慶時蜀已殘破大雅披荊棘冒矢石築城以守為蜀根柢自此支吾二十年大雅之功也然取辦峻迫德之者固多怨之者亦不少謫死蜀士大夫為之立廟焉大雅入蜀曾有祭諸葛武侯文云大國之臣不拜小國之卿大雅今拜矣拜公以八陣之神圖拜公以出師之二表尚黎其文其偉

趙方威名

趙方嘉定年間為淮閫威望素著金人相戒不敢犯邊皆以趙爺爺呼之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覩地人皆向望畏之不敢仰視一日浴湯伏事者竊見一巨蛇蟠於桶中皆不敢泄漏一夕之鼓不鳴詰朝申眾當更軍人自分必死及執鼓詢有巨蛇蟠於鼓故不敢近以故皆知為蛇之精鎮邊數年一歷不驚兩子六直閣七直閣隨侍立淮北人有六隻角七隻角之呼其威名已遠暢矣後欲上武當山燒香上真降筆曰襄陽趙方欲上武當鄂都小卒不許燒香方初登第作尉時嘗訪辛稼軒留三日劇談方略辛喜之謂其夫人曰近得一佳士惜無可為贈夫人曰我有絹十端尚在稼軒遂將添作贐儀且奉以數書去諸監司薦文字趙極感之後辛死其子遇趙作荊湖制置遂在幕下僉屬諸趙以乃父曩時之故賜以提挈不料待之反嚴不時程督殊不能堪至與其母對泣幸三年官滿辭趙告歸趙曰且可留一日即開宴請其母夫人同來猶面與其母子曰某三年非待令嗣之薄吾受先公厚恩正恐其恃此不留心職業故爾今為經營到諸監司舉紙七狀皆足並發放在省部訖日即當奉少資請直去改官辛母子方感謝無涯賢者之陶鑄後進報稱舊恩如此夫

劉雄飛

淳熙年間鄂州江夏縣尉司都頭楊文其妻八娘常行善念一日隆興解到賊徒二十五人來鄂州發下尉司楊文牧管拘鎖有劉雄飛者貌雖偉八娘以為異待之極厚楊文出巡捕盜八娘遂打開索鎖俾雄飛遠遁仍與雇舟盤費雄飛一夜過江宿于荒沙垻中夜半見天門大開車馬往來心內自喜至鎮江府適揚州制司招軍敢勇軍遂投充軍隊至揚州制司調遣出軍大捷而回除帳前統制官後累有功遷權帳前副都統適和州缺守賈似道為制置使差雄飛權和州到郡數月正除知和州雄飛遣人迎楊都頭八娘偕來時八娘已死矣厚贈楊都頭俾歸作功德追薦八娘後雄飛為四川制置仍保楊都頭為帳前統制後知重慶府劉之報恩可謂至矣

卷三終

錢塘遺事卷之四

武陵劉一清編

北兵渡江

開慶己未秋九月北朝憲宗皇帝親率大軍入蜀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因斡腹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靜江府廣帥李曾伯閉門自守北兵遂至潭州一軍渡江自做黃園鄂州陷漣水軍揚州大震時相匿報朝廷若罔聞吳潛涕泣入告理宗皇帝以賈似道為荊湖宣撫策應大使進兵援鄂州尋自軍中拜右相趙葵為樞密使江東西宣撫策應大使屯兵信州遏廣右遏斡腹之師以杜庶帥兩淮以向士璧帥潭遏南來二哥九師遂宋侯騎而死潭圍先解以高達印應飛守鄂賈似道駐漢陽軍為聲援又命崔彥良以兵三千捷隆興時趙葵移師隆興城門守備戒嚴崔兵至城下不得入抵報北兵至生米市距城三十里彥良渡江迎敵得捷保隆興者彥良之功彥良崔福子也

議遷都

己未北軍破江州瑞州衡州進圍潭州邊報轉急都城團結義勇招募新兵築平江紹興慶京城畢議遷都謝皇后請留蹕以安人心上乃止

陰許歲幣

開慶己未北兵渡江之後會憲宗皇帝晏駕於釣魚城下似道乘機遣使陰納許歲幣兵解而去鄂州兵退乃庚申三月三日也北兵之圍鄂也城危在頃刻都統張勝登城諭之曰城子已是你底但子女金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去北兵盡東勝於是焚燒城外民居巍然一壘外援至悉之防守遂克完城

行打筭法

賈似道忌害一時任事之閫臣行打筭法以汚之向士璧守潭費用委浙西閫打筭趙葵守淮則委建康閫馬光祖打筭浙閫史岩之徐敏子淮閫杜庶廣帥李曾伯皆受監錢之苦史亦納錢而妻子下獄徐李杜並下獄杜死而追錢猶未已也時江東謝枋得率鄉傳二千人舉義捍兵部架閣科降招軍錢給義兵米似道打筭招軍錢并徵所給米枋得自償萬緡餘無所償乃上書賈相言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于市人二郎而棄於城堂可聞於隣國乃得免

丁相罷政

己未北兵渡江時丁大全當國匿報不以上聞誤國欺君十月罷相大全鎮江人藍色鬼貌小官時為戚里婢婿夤緣取竊位奸事內侍盧允升董宋臣而信任之擢監察御史遷右正言在臺橫甚引宵人沈翥方大猷為羽翼輒登相位己未十月罷相庚申七月謫桂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杯酒間適游有食人之謗經帥朱禩孫伺丁者也憲李仲發與游者也丁家以食人之

誘游者語李々以語朱々以貴游々遂告丁與謀以為陰遣弓
矢將通鑾為不軌朱聞於朝加竄新州經司遣卑進武遷者下
貴州逮其奴且盡取其槖中所有而後覓之舟過藤州太守以
下不敢與通卑遽登岸諸州借水手十人適丁遣舟人請鐸津
何權孫者過舟中談話日午卑將登舟何别去未至縣舟人走
報丁副使溺矣州為求尸至夜始得巾屨未脫鮮事人至州借
錢買棺守以經司無名色錢百千予之丁大全受囑云僧不問
多少自償既殮郡與解者俱申經司牒下追卑究問後有旨許
自便居任卑遷於靜江既而朱先遣之回長沙矣夫人范氏毋
子居建康之村落貴相屡誘其子使自來掉頭竟不就先是謝
方叔罷相居陰與貴相誘之曰上念公不忘信之遂刻移陵卿
筆以進且獻丹砂等物晝重交上有旨追還空所有以解幸免
于禍丁之父子智于謝遠矣

吳潛入相

丁大全罷吳潛代之潛為人豪俊其弟兄亦無所附麗有讖於
上者曰外間童謠云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要蟲食緣蟒
附有百足若使飛天能食蚋此語既聞甚不可解而用之不堅
亦以此也庚申七月謫建昌尋徙潮州辛酉四月安置循州壬
戌五月十八日卒捐館之夕作詩云伶仃七十翁間關四千里
縱非烟瘴窟自無逃生理去年三伏中葉舟遡梅水燥風扇致
日熱喘乘毒氣盤回七二灘顛頓常驚悸肌體若分裂肝腸如
寸碎支持達循州荒涼一墟市托迹貢士闈古屋已頹圮地濕
脂流泉風雨上不庇蛇鼠相交羅蟋蟈聲怪異短垣逼闤闠
極操尺趣凡民多死喪哭聲常四起妻或哭其夫父或哭其子
爾哭我傷懷傷懷乃可止悲愁復悲愁憔悴更憔悴陰陽寇乘
之不覺入腠理雙足先蹣跚兩股更重腫擁腫大如椽何止患
跌盤溪鄉復入腹喘促妨臥寐脾神與食仇入口即嘔噦膏肓
勢日危和扁何為計人生固有終蓋棺亦旋已長兒在道塗不
及見吾孥老妻對我啼數僕環雪涕綿蕞欽形骸安能備喪禮
孫枝倚中堂几筵卿復爾骨肉遠不知鄰里各相慰相謝亦何
言眼々自胴視龍川水決々教山雲委々雲飛何處歸水流何
處止悠々旅中魂雲水兩迢遞朝廷有至仁歸骨或可覬魂兮
早還家毋作異鄉鬼又自銘其棺云生於雲川死於龍水大帶
深衣緇冠素履藉以紙衾覆以布被一物不得斂形而已其人
伊誰履齋居士翁睿好老莊善延方外友與客談及死生事曰
某尺消一个倏然而逝時但以為戲言及至循當國者所遣人
迫翁已甚翁處之裕如作詩及銘之夕空中雷聲震其翁乃在
而神去矣先是吳潛入相以方甫胡易簡為腹心二人輕儇人
嘲之曰易簡方上議立度宗為太子公意不欲緩其事上不悅
北軍退即罷政而似道由軍中入相諷臺臣劾公罪貶循州先

是詔似道移師黄州黄在鄂下流中間乃北騎往來之衝要似
道聞命以足頓地曰吳潜殺我疑移師出潜意故深憾之遣武
人劉宗申爲循守欲毒潜〻鑿井卧榻下自作井記毒無從入
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又宴又辭又次日移庖不得辭遂得
疾而卒

賈相當國

理宗之季官以賄成宦官外戚用事似道爲相年餘逐巨璫董
宋臣李忠輔勒戚畹不得任監司郡守百官守法門客子弟斂
迹不敢干政人頗稱其能然天資險忮刻深置羅擿招人告訐
立七司法苛密煩碎議者不以爲便

李璮歸國

李全死後其子松壽據有山東數〻窺淮擾及漣水連年爲患
景定庚申八月忽有書貽賈相係兩浙制置李庭芝繳進往復
十數始疑中信其終則真壬戌詔改漣水軍爲安東州及降德
音特授李璮保信武寧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封
郡王宣賜獎諭追復其父李全官爵改正日曆御製詩賜賈相
云力扶漢鼎賴元勳泰道宏開萬物新擊壁南邨方慕義恩漸
東海悉來臣凱書已奏三邊捷廟算潜消萬里塵坐致太平今
日事中興玉曆善環循

嚴覆試

賈似道嘉熙戊戌以其姊貴妃之故得赴廷對是時貴妃在大
內廷對之日節次當事人供奉湯藥飲食自庚申入相之後蹝
拜平章隳科必嚴遏石又覆試之禁或爲詩末聯云戊戌若還
嚴覆試如今安得有平章其意甚當

一擔擔

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或爲詩曰收拾乾坤一擔〻上肩容易下
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殺向士壁

向士璧帥長沙北兵已圍鄂岳方措置閒皮泉潦家居訪之問
所以爲守城之計向曰正爲眼中無可任之人皮惠之北兵至
向親率軍民且戰且守既置飛虎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
城歷四年能保潭斗弩之力居多及入朝百計短毁似道妬賢
嫉能乃嗾臺諫孫附鳳劾之辛酉詔奪向士璧從官恩數令臨
安府追究侵盗掩匿情節竟坐遣謫擠之死地天下冤之

劉整叛北

劉整以瀘州降北先是鄭興守嘉定被兵整自瀘州赴援興不
送迎亦不宴犒遣吏以羊酒餽之整怒杖吏百而去及興爲蜀
帥而瀘州乃其屬郡興遣吏打筭軍前錢粮整賂以金瓶興不
受復呈江陵求興母書囑之亦不納整恨又似道殺潜殺士璧
整益不安乃以瀘州降北軍歷境整集官吏喻以故曰爲南者

立東廠為北者立西廠官吏皆西立惟戶曹東立殺之與西立二十八司歸北京湖制置呂文德復瀘州文德號為黑灰團於歸北上急攻緩取之書謀取襄陽曰南人惟恃一黑灰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于文德求置榷場于樊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或為盗所掠須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辭去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文德以為然追使者不及既而使者至復申前説文德遂許焉為請于朝開榷場於樊城外北人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築堡襄師呂文煥知被欺凡兩申制置司為親吏陳文彬匿之北人又於白鶴城增築第二堡文煥復申制司文德大悔頓足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請自劾援會病卒

拘留北使

賈似道陰許北朝歲幣故鄂州退師自事定之後冒為已功諱言前事及北使郝經來尋盟似道拘留真州不遣其失信北朝以至召兵

雪詞

賈相當國陳藏一作雪詞譏之詞曰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動滕六招邀巽二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今道是祥瑞却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關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暖日萬事隨流水青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詞名念奴嬌

紫原三策

咸淳年間汪紫原士信於襄危之際以書抵賈相陳三策一謂內地何用多兵宜盡抽之以過江可得六十萬或百里或二百里置一屯皆設都統七千里江面綫三四十屯設兩大藩府以捻搦運掉之緩急上下流相應必無能破吾聯絡之勢者久之日益難進亦可二謂久拘使者在京湖何益不如遣使嘗行唱以厚利緩其師期年歲間我江外之藩垣成氣象固且江南之生兵日益矣三謂若此兩說不可行惟有准備投拜其意蓋以激賈行二說也賈得書大怒曰瞎賊敢爾妄語遂諷臺諫罷紫原歸金陵不數月北兵渡江九江以下皆失守乃以端明招討起公則已無地席矣紫原以家屬愛將金明而令金明以子從之過淮時賈出督相遇撫紫原背而哭曰端明端明某不用公言遂至此紫原曰平章今日瞎賊更說一句不得賈問紫原何故對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土上死也要死得分明後抵高郵適伯顔丞相經駐紫原之家有告以紫原曾獻三策于賈者丞相驚嘆江南有這般人這般話若遂用吾得至此耶尊禮其家老小甚至欲發兵迎取之金明不敢告以在高郵而容价以報紫原撫案大哭曰吾猶幸得在趙家地上死也竟大慟而絶時人有詩曰厚我藩垣長彼貧不然銜璧小

邦男廟堂從諫真如爵竟用先生策第三

卷四終

武陵劉一清編

推排公田

咸淳壬戌殿院陳堯道正言曹孝慶合奏限田之法自昔有之置官戶踰限之田嚴歸併飛走之弊回買官田可得一萬千畝每歲則有六七百萬之入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寔為無窮之利上然之時賈似道為相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時劉良貴為都曹總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為浙漕遂交贊公田之事吳勢卿死乃以劉良貴為提領陳訔為檢閱官以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上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賈似道憤悒求去上曰買田永免和糴自是良法美意要當始于浙西庶他路視為則也所在利病各有不同移難於一律可令三省照此施行賈似道內引入劄力言其使上從其言三省奉行惟謹與似道遂先以自己浙西萬畝為公田倡嗣榮王總之趙孟奎自陳投賣自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禮部尚書徐經孫疏言買田之害以言不行乞致仕後公田且行於浙西他路竟免和糴自若由是徐經孫者半天下也公田初議以官品逾限田外買之此猶有嫉富抑強之意繼而派買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

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者償十八界
會四十楮不及減買數稍多則銀絹相半又多則以度牒告身
准直登仕三千楮將仕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萬楮承信一萬五
千楮承節二萬楮則理為進納安人四千楮孺人二千楮

公田專官

提領劉良貴檄府丞陳訔往湖秀將作丞廖邦傑往常潤任責
催之責六郡有專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換參政公策嘉興則知
郡潘墀換幹李補寓公使焕炎安吉則知郡謝奕寓公趙與訔
換幹王唐珪臨安則察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穰運使劉子
佳鎮江則知郡章坰漕司准遣鄭夢龍江陰則知郡楊班准遣
謝某司戶黃仲媄竣事各轉一官選人減一削守臣並以主管
公田係銜

公田賞罰

包恢呼江人為陸氏學公田令行人心不服一路騷然朝廷除
包知平江府專領公田行以峻急至施肉刑時年已八十酬勞
拜參樞而卒提領劉良貴劾秦嘉興宰葉懋佐以不即奉行之
罪又劾長洲宰何九齡近戮出身永不收敘以不合出給官田
令田主抱納失田業相繼之初意

公田之禍

壬戌五月公田以平陰軍平江府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隸兩
浙運司常州鎮江隸總所每歲新租輸之官倉將與減饒二分
或水旱則號訴放數遂立四分司王大呂平江方夢玉嘉興董
楷安吉黃震鎮江常州江陰三郡初以選人為之任滿則理為
入班州縣鄉都則分差莊官以富饒者充之兩年一替每鄉創
官莊一所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澄江一時
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
有虧則取足於田主以為無窮之禍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
之處又從而更換於田主其禍尤慘

謫皮龍榮

參政皮龍榮者上東宮舊僚也居潭州知似道忌之杜門不復
人事一日上偶問龍榮安在似道疑其再入時李雷奮居湖南
似道陰諷雷奮劾之先是雷奮訪龍榮龍辭以疾既退以小冕
斥之或以語雷奮雷奮不能平至是疏其貪利營私之罪且以
為幸祥琴之甫　即授意以自居於州郡從吉之仲冀朝廷復
召之速又語每對人言有吾雖至尊於膝上之語蓋龍榮為東
宮官故也有旨謫衡州衡州雷奮治所也遂自弑死

錢關先識

見錢關子始于紹興元年冬張浚也軍婺州朝廷以水道不通
貽置召商人見入錢于婺州執關子請見錢於杭越榷貨務每
千加十以為優潤六年張忠憲為都督張澄主管財用請依四

川法造交子與見錢並行後三十一春春遂置行在會子務景
定甲子賈相當國造金銀見錢關子時十九界矣以一準十八
界之三廢十七界不用其關子之制上黑印如品字中紅印三
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銀關之上
列為寶蓋幢幡之狀目之曰金幡勝以令代麒麟閣何人第一
功為號後北朝大兵渡江下江南之時如入無人之境人以是
為讖信然

竄謝枋得

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校文江東漕闈發策試時政似道怒竄興
國軍江東十問倫陳賈似道景定以後政事如國家必亡於權
臣之手至如八陵一問詩之使人淚下

推排田畝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排之令廷仲有言而未行也賈似道當國
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
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題於道間者道
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某州某縣某鄉某里住何人地
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為官
為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正西蜀巉
岩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弄權奸人罔上誰念干
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界萬取千焉

慧星之變

景定甲子秋七月甲戌慧星出柳芒角燭天長數千丈自四更
從東方見日高方斂如是者月餘參政楊棟謂是蚩尤旗非慧
也遂論去國上減膳避殿羣臣交章言星變实異皆公田不便
民間愁嘆不平之所致乞罷公田以答天意似道力辯人言乞
辭相位上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然公田之說不可行則
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以免糴造楮之煩下可
以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畢意命公舉行之今業已
成矣一歲之軍餉皆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以快
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如軍餉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理義不
恤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恤朕倚畀之意自此公論頓沮矣是
秋遣與徵報國無大咎十月理宗升遐先是嘉定壬午八月初
五夜慧見於西南方去地不甚遠尾長三丈餘初十日夜光芒
亘天至甲申寧宗升遐始驗藝祖升遐慧亦出柳云賈似道奏
云慧出三河周分與河南無干

理宗升遐

景定甲子冬十月理宗崩上自臨御以來始終崇奬周程張朱
諸儒義理之學故得廟號曰理宗陵曰穆陵御書閣曰顯文閣
厥廟殿曰章熙殿理宗興於側微崇儒納諫寶紹間以史彌遠
有擁立功于萬幾謙遜無所預彌遠卒始親召真德秀魏了翁

諸君子於朝號端平為小元祐然自即位以來失襄失淮失全
蜀三邊流血庚子大旱壬子建寧大水內郡之民死者相枕藉
開慶己未北兵南來社稷幾亡矣而猶不親身見之亦可謂福

理宗政迹

理宗龍顏隆準臨朝坐輦端嚴若神端平初勵精為治信向真
魏諸賢廷紳奏疏三學叩閽悉經御覽所言訐直無不容受間
以罪斥旋復收用此其德也在位久嬖寵浸盛中貴盧允昇董
宋臣女冠吳知古等薦引奔競士類至通賄賂公行又用外
戚子弟任藩輔監司郡守贓罪狼藉臺臣論奏則宣諭節貼而
已董宋臣等以奢侈導上意信方士妄稱五福太乙自嘉定已
巳南入巽宮臨吳越分作太乙宮又作龍翔宮集慶寺以祈福
作湖上西宮造御舟以備游幸作禁苑芙蓉閣香蘭亭以供游
玩又作閻賈二妃奉先功德寺極土木之功尋置修內一司以
內侍管領望青伐木自德壽故宮王邸戚里民家墳塋皆不免
又置修內司莊御前莊開獻納之門沒入两爭田土名曰獻助
宴則白取禁中排當頻數娼妓傀儡得入供應宮嬪廩給泛賜
無節有職事名位之分其先朝者止六字號夫人者嘉定六百
員淳祐增至一千員內藏告乏則移之封樁左藏庫何其不節
耶

度宗即位

理宗崩度宗即位改元咸淳慶元府育王寺舍利塔晉時許詢
所造每經一朝則必須把一次蕭梁以後累加修整雍熙年間
衆議重修非數萬緡不可一行童於大衆中頂禮曰我願勸緣
以成其事衆曰何言之易答曰只印此塔影遂日沿門念佛請
施何患不成主僧然其言後所得甚微不足以就行童乃曰今
天下惟八大王榮邸前有錢我持疏勸緣必可如願詣府開疏
大王止與一千緡行童歸自斷其臂血流不止遂死自火葬後
莫有言前事者度宗庚子歲生于八大王府日夕啼哭不已更
數乳母多獲譴最後一乳母抱行廊廡間入小閣見所粘塔
影忽然大哭既去復顧因以示與取置手中自是不復啼泣乳
母以告大王始怡所粘既未幻下本寺問故僧具言行童自府
歸斷臂流血不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計其死之時即度宗生
之旦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事度宗入宮將冊為皇太子忽夢
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斷自宸衷以繼大統後享
國之歲悉如所夢云陸務觀詩人間八萬四千塔便合推為第
一仙即此塔也

全后

開慶己未議皇太后妃丁大全以京尹顧嵒女為言一日謝后
召入大內宮嬪進花一枝后令侍御以進賜既退后感疾議遂
寢庚申歲乃議全昭孫女昭孫值北兵避地于岳州谿湘之間

適數日入京遂冊立為妃

士人言賈相

咸淳丙寅臨安府士人葉李蕭圭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
國似道怒嗾士人林德夫誥京尹劉良貴告李等逆金飾齋扁
不法竄諸州

臺諫應故事

以李可為察院時賈相當國益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
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小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過細擧
應故事而已

似道專政

咸淳丁卯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葉夢鼎為右丞相時
賈似道專政夢鼎充位而已似道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
中書省治事上初立朝政一委大臣似道益自專上稱之曰師
臣通國稱之曰師相曰元老居西湖葛嶺賜第五日一乘車舡
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宰執書紙尾而已朝
夕謀議則館客廖瑩中外則堂吏翁應龍臺諫彈劾諸司薦
辟擧劾及京尹畿漕處斷公事非關白不敢自專在朝之士忤
意者輒斥去後葉夢鼎江萬里皆歸田軍國重事似道於湖上
閒居遥制時人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半閒亭

度宗賜似道第於湖上似道區亭曰半閒以停雲水道人每治
事罷則入亭中習打坐有俉之者上糖多令詞大稱似道意譏
者謂其時乃聖哲馳騖而不足之秋也曾謂似道而以半閒自
處乎其詞曰天上謫星班青牛初度關幻出蓬萊就浣宇花外
竹〻邊山軒冕倘來閒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
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似道為國之重臣而可以閒中消日
月耶天下烏得不壞

排當

宮中飮宴名為排當在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
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度宗因之故咸淳丙寅給事陳宗禮有
言曰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規羡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
聚幾何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費此說可想矣古詩云
花磚綾步退朝衙排當今朝早賞花玉鞍金鞍皇后馬香輪綉
轂御前車

賈相擧令

一日壑翁招碧梧馬廷鸞西磵葉夢鼎行令擧一令要一物與
人得物者還以一聯詩壑翁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
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碧梧云我
有一竹竿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餌
滿舡空載月明歸西磵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

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大不悅而罷

賈相之虐

似道居西湖之上嘗倚樓望湖諸姬皆從適有二人道粧羽扇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爾願事之當令納聘姬笑而不言逾時令人持一盒喚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受聘啟視之則姬之頭也諸姬皆戰慄似道于浙西行公田民受其害有題詩曰襄陽累戰困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生靈至乙亥罷相公田國事俱休矣

卷五終

錢塘遺事卷之六

武陵劉一清編

降生皇子

咸淳戊辰閏正月初六日天明大風雷雨居民逝時皆動日午楊美人降生皇子是為益王十一月重冬全氏降生皇子是為嗣君

李璀掛冠

咸淳戊辰龍飛狀元與化陳文龍同郡李璀太學貫道齋內舍係第三甲正奏名唱名後乞以本身致仕合得恩例盡以回贈父母上書畢歸先壟及三魁同舍出錢塘門脫綠袍掛於門上泛舟而去時三魁同舍皆送別璀有詩云人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易而官難平生透出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儒酸吾親不俟若為欵不如歸去卧林間殿前三策罄忠肝多謝皇恩天地寬戢彩卸了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修亦有遺典稗聖世待之但覔閒何物种放太厚痴山鬼移文伐其奸此行無復出關山休吾貞影谷之盟今朝醺酒醉雲壇便向錢塘門掛冠又有詩云有手須搴龍袞衣有頭須叩九增墀有口須誦離騷詞有服須飽蜀山芝有身不願掛綠皮笑問此身欲何之石室山之巖重湖水之湄陶公潛云樂夫天命復奚疑

龍飛賦題

咸淳戊辰龍飛者試考官商議出題皆欲出天子聖人於是別院出乾為天正院出帝德廣運皇天眷命皆大金年號而天眷又正是徽欽過北之事時人為之語曰正院與天子別院少服人廣運與天眷却是

襄陽受圍

咸淳戊辰北兵圍襄陽攻襄陽劉整之計也整宋驍將號鉄胡孫己未大兵渡江正還拜之鉞者丞相吳潛也盡守城之力者師臣向士壁也奏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其一而整次之似道功賞不明殺潛殺士壁殺世雄整守瀘州惧禍及己遂叛獻策南伐上急攻緩取之書南東之兵勢地勢如指如掌進攻之計不手淮不手湖廣不手蜀獨手襄者蓋知襄為東南之脊與襄則不可立國呂社嘗謂襄陽則可以通蜀漢而緩關輔失襄陽則江表之業可憂者正此也整初至襄陽與少保呂文德借地開互市互市既置因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立撒星樁以遏南兵之援乙丑丙寅間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未幾文德死文煥代守襄陽于戊辰之冬以大兵圍之而襄日孤矣

高達赴援

襄陽被圍呂文煥遣人告急朝廷遣高達范文虎赴援時北兵於要害處連珠劄寨圍數十里而道不得通襄陽之圍不可解矣

賈相出督

似道請出督而又陰嗾臺臣以留之寔無意于出也乃以范文虎為殿帥孫虎臣為步帥

時相不合

咸淳己巳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以江萬里拜左相馬廷鸞拜右相輪日知印萬里與似道議事不合乃歛去

戲文誨淫

湖山歌舞沉酣百年似道少時佻健尤甚即入相後猶微服間或飲于妓家至戊辰己巳間王煥戲文盛行于都下始自太學有黃可道者為之一倉官諸妾見之至于群奔遂以言去總有張善孫者入京調官隣居一婦人乃宮中乳母因病還家張見其美而不之察日以服玩通殷勤事聞押歸本貫臺章繼上謂善孫之為人專以蠱惑人家妾婦為能有趙右司希建者因身沒而亂其家令啟竊伺宮婢無忌憚如此削籍流嶺南嗣濮王棄妻撫章有云隸也不臺藉焉在谷時人以為笑談一征官娶罪將李虎妻臺章亦及之自是專務捃摭士大夫帷薄之事以供月課理宗厭之嘗加戒勵至於經營所為大奸大貪曾不敢言以至亡國悲夫

賈相歸言

似道見襄城被圍日久束手無措以辭位為請至咸淳庚午襄

陽之圍不解者三年矣一日度宗問似道襄陽之圍三年矣似道對曰北兵已退去陛下得臣下何人之言度宗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詢問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邊事無敢言者

明堂遇雨

咸淳壬申九月祀明堂平章賈似道為大禮使駕幸景靈宮回宿太廟質明有司奏中嚴外辦請升玉輅大雨如注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逍遙子故事面奏上白賈〻欲候雨止登輅顯祖回奏平章已肯上遂冒雨乘逍遙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成肆赦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與聞乞罷政即出嘉會門三降御筆勉留乃還朝勒罷胡顯祖出胡貴嬪為尼上為之泣下

張貴赴援

壬申五月張貴張順赴援襄陽襄樊自丁卯以來被圍日久北兵日增既築鹿門之役水陸之防日密築白河虎堤及思閑以梗出入之道自是孤城閉守者凡四五歲援兵往〻扼關不克進所幸城中有宿儲可守然所乏者鹽薪布帛耳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置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既至隘口守者見積草多鉤致欲為枝變用遂為所得于是郢鄧之道復絕矣既而荊閫移屯郢州而諸帥重兵皆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扼要津又重賞募屯士得三千人皆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求將久為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為號張貴為矮張所謂大張都統小張都統者其智勇為諸軍所服先于均州上流名中水立便寨遣水哨輕舟百艘每艘三十人鹽袋布二百且令之曰此行有死而已壬申五月漢水方生於二十二日稍進環山下越二日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舡置火搶火炮熾炭巨斧夜漏下三刻起舡出江以紅燈為號將先登順為殿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虜舟布滿江面無隙可入鼓勇乘銳風斷鐵絙攢筏數百屯兵雖衆皆披靡以避其鋒轉戰百二十餘里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城中絶援久救至大喜及収軍點視獨失張順軍中為之短氣數日有浮尸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乃張順也

係籍秀才

御史陳伯大奏行士籍先是朝廷患科場弊倖百出有發解過省而筆迹不同者有冒已死人解帖免舉者多方措置乃議今後凡應舉及免舉人各于所屬州縣給曆一道親書曆首俟來赴舉遇省參對筆迹異同以防偽濫時人謂之係籍秀才咸淳庚午科已行之矣時人有詩曰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東手全無策却把科場惱秀才太學生蕭某有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詞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于妻何與焉鄉保舉那

當着押閉口論錢祖宗立法于先又何必更張萬〻千弄行關
改會限田放糴生民凋瘁膏血俱朘只有士心僅存一脉今又
銀雞最可憐誰作俑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地生白毛

咸淳癸酉平地産白毛臨安尤多如銀線菜可抹以扣鋭但毬
直亦茲者謂此白眚白祥之類是也

錢神獻夢

咸淳癸酉春賈相連奏乞出視師且謂諸閫欲爲敗缺叛卒每
遣客游説不曰無時力則曰無兵力不知臣之料錢招軍悉有
寔状可以按覆奏罷歸府合目獨坐忽夢有男子貝面方口突
然而入賈相叱之曰爾何人敢至此答曰我金主也相公早間
入奏太敵天下事不由相公皆由我相公好〻做三年我六月
後亦不復顧人間事言訖賈相且怒且醒因與所親言之漫不
可曉三年而賈相罷六年而錢禁行乃知男子錢神也廢興信
有數乎哉

襄樊失陷

咸淳癸酉春二月破樊城下襄陽文煥捍禦應酬備殫其力糧
食雖可支吾而衣裝薪芻斷絶不至文煥撤屋爲薪緝關爲衣
每一巡城南望痛哭城破遂以城降且獨守孤城降于六年之
後豈得已哉

勉留賈相

咸淳癸酉自襄樊敗後累表乞出師曰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
勢作急奔赴則有大可慮者而又陰嗾朝臣論奏以爲師相不
可一日離左右

度宗晏駕

咸淳甲戌秋七月度宗崩皇子㬎即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改
明年爲德祐元年

諒陰三年

度宗爾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澤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
京師爲之語曰龍在澤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詔兵勤王

冬詔天下勤王贛州太守文天祥應詔募兵朝廷分兵九路會
合端黃萬石江西侍郎趙溍金陵江陰開封夏貴淮西節使昝
萬壽京湖殿帥張彥廣德招討孫虎臣來石都統仇子真宣城
總使張世傑海道曹伯恭阮克巳平江克巳揚州人糾集義兵
三萬勤王

下郢復州

咸淳甲戌冬十月下郢州沙洋守將邊居誼死之時丞相伯顏
將兵號百萬用鄂降人爲向導呂文煥等舟師出襄陽劉整奇
騎兵出淮泗分道並進攻郢〻人堅守以戰舡横截江面不得

渡丈橫𣱵視傍有一湖可通大江于是大集人力陸地牽舟迂
行凡百餘里然後至水舟師忽自上而下沙洋之備未能措手
守將還居誼所部三千人盡力死戰竟無人降附十一月下復
州

北兵渡江

甲戌十二月初九日北兵自襄陽嶽洑沙口出江十四日渡江
常時江水風波不可抑視至渡江時江水鏡平豈非天哉圍漢
陽軍移師攻陽羅堡淮西制置夏貴拒戰于陽羅堡敗績奔還
廬州夏貴自陽羅堡之敗順流而下沿江南岸縱兵放火歸廬
州解甲富是時其心已無國矣後有人題詩于廬州夏貴節樓
曰一語淮西留養老三更江上便收兵縱使節樓高萬丈到頭
難免重臣名

下陽羅堡

陽羅堡乃江鄂屏蔽一帶有七百拋風艘則多利北舟欲守此
江必守此堡此堡既失則鄂危矣守將閤池王都統與所部八
千人死戰中流矢而死乃自陽羅堡攻鄂州

下鄂州

咸淳甲戌十二月十八日下鄂州守臣張晏然降先是李雷應
為守十月以臺論罷至是無正官張晏然守鄂所恃者朱禩孫
之援禩孫提重兵至鄂退歸江陵晏然失助遂降夏貴與朱禩
孫通任長江之責朱歸荊州夏歸淮西一上一下中流蕩然全
無備禦哀哉

卷六終

錢塘遺事卷之七

武陵劉一清編

下蘄黃州

德祐乙亥正月北兵順流而下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至黃州陳奕以城降奕始謂大兵以巢復舡自漢入江乃知大兵未渡而蘄黃已先降故其渡也襄漢蘄黃之舡時在焉至蘄州管景謨以城降至南康軍葉閶以城降

劉整死

正月初七日劉整死初整與文煥分兵南渡及是整與功發憤得疾死於無為軍城下

下江州

正月十三日下江州九江〻西屏蔽也錢真孫以師兵守舉城以降則江西一路如破竹矣嘗記宋太祖以乙亥年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而失之豈非數與呂師夔以大元命知江州

下安慶

大元國兵至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文虎呂氏婿也賈似道表云文虎為趙縉所憤激而以安慶叛不知文虎與呂氏係親黨也

賈相出師

甲戌十二月以賈似道為都督軍馬黃萬石李珏參贊軍事檄召諸路軍兵聽督府調遣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公用時邊報轉急似道猶未有行意聞劉整死乃議出師乙亥正月十五日似道上師師表畧曰臣以老病之身遭時多艱豈復能以驅馳自勉云〻每念身雖危可以奮勵擬事雖急可以激烈圖云〻遂誓世受國恩一旦反噬而仇視我後〻貪生畏死視便則趨天亦何〻于彼哉自襄有患五六年間行邊之請不知幾疏先帝一不之許襄陷郢〻臣憂心孔疚請行又不知其幾疏先帝復不之許頃羅孔耕詔盼眷倚臣雖亦不知幾迫不獲命竊自附於金革無避之義陛下幾祚以來邊釁日駭臣請悉力正以江流數千里江面數十也而脉絡不貫非臣督視隨機工下是必有不逞其渡江者今不幸臣言中矣而使先帝以及兩宮下至公卿大夫士早以臣言為信聽臣之出當不使如此往者不可諫及今汲〻圖之恨其晚尚可挽臣之留邪臣留不過使都民苟安旦暮而非所以為宗社計也陛下惟命臣以王導故事都督中外諸軍然兵入吾境亦既兼旬臣若心處置忘寢廢食未能少紓人意識以注的之失雖留在目之機易見與坐待其來於事無補孰若使臣決于一行以求必勝事理較著有不難知者恭惟祖宗三百餘年德澤其來未艾兩宮仁慈孝愛動無缺失臣恃此感發信順之心

斯可憑藉以辨臣羸弱之軀非不知自愛云〻孫忠自誓終始以之臣有三子三孫留之京師日依帝所以示臣無復以家為意否則苟免而巳寧不愧死于斯言哉深切迫急拜表即行

遣使請和

德祐乙亥二月十七日似道遣宋京至軍前請和京與北使來要似道自往似道遣阮思聡來元嘉代行思聡曰知事不就惶怖失據陰倫快舡為走計時大軍人勢衝下南北兩岸立砲座發烈車中流數千艘乘風直進宋兵不支夏貴老將也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孫虎臣新進位出巳上殊無鬪志

下饒州

乙亥正月大兵至饒州守臣唐震竭力守禦城破震為北兵所害死于州治之玉芝堂二十一日城破二十七日郡判官始得其遺體涵然如生遂具衣冠而葬之前丞相江萬里寄居饒州州人皆直萬里坐守以為民望兵入其第赴水而死萬頃自南康來省兄遇兵不屈遂以磔死至死罵聲不絕口先是張世傑至饒州萬里與之飲大醉世傑曰國事如此丞相如何萬里曰力不能以報朝廷惟有死耳世傑曰丞相之言是也他家事世傑盡知之拿一个蓋蹺在地不能得他接〻了未能得他飲安能忍辱事他人耶吾盡吾職分庭得一日也是趙家一日之天下如不可為亦只有一死庶幾可見趙皇於地下覩此萬里從容就義之心巳先決矣

破池州

乙亥正月大兵破饒州遂至池州時池州無守臣蜀人趙昂發為池州倅權州事指置偹禦官謂昂發曰州不可守不如棄之昂發曰吾守土臣也豈可偷生避死哉大兵至留詩於第夫婦遂自經而死時人語之曰臣為君死妻為夫亡

蕪湖潰師

乙亥正月二十二日似道潰師於蕪湖是日三鼓孫虎臣告急至似道舟中泣告曰追兵巳迫夏貴亦曰彼衆我寡委難抵當垂泣而去似道撫諭三軍遂許鳴鑼官資諸軍詬曰要官資做甚巳未庚申官資何在鳴鑼一聲退兵於珠金沙十三萬一時潰散督府之師巳失似道奔入揚州李庭芝閉城不納

姜才敗績

大兵順流乘勢至瓜州揚州都統姜才出兵二萬餘於揚子橋士氣百倍衆皆披靡時彼衆我寡相持半日凡數十戰勝負未分生兵日增乃至敗績姜才稍引兵還大兵入太平州守臣趙之縉遁

金山之敗

大兵入建康府松江制置知建康府趙縉遁北方兵入城察院

潘文卿接趙溍取行宮公帑所積金帛棄城而遁建康爲江東之鎮則江東之勢去矣北兵駐建康府不進遣哨騎四出大兵至鎮江府張世傑趙溍戰于金山世傑多海舟無風竟不可動遂敗留守司叅軍沈圻自拖樓上望下嘔血而死守臣洪起畏遁嗚呼京口第一重門戶而失之行闕岌岌矣

趙與可遁

乙亥二月大兵入寧國府守臣趙與可遁與可宗室也而望風宵遁朝旨除名勒停追毀出身以來文字以爲不守封疆者之戒北兵下徽州

二相遁去

乙亥二月二十六日左丞相王爚去先是似道奏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及是殿前指揮使韓震再申前請爚堅壁固守求罷不允徑去三十日夜右丞相章鑑遁二相去國朝事可知矣

誅韓震

乙亥三月初一日誅韓震三省奉聖旨云韓震身爲殿岩陰懷異志當此危急不肯出戰聲言提兵閧入禁闥奸謀巨測罪不容赦國人皆曰可殺吾念其父有功於蜀不料其子負國若此除已明正典刑罪止其身若家屬親黨決非同謀一切免罪時有言震謀脅遷都者宜中與容溎布仁計議乃伏甲士于樞密府擊殺之以步軍指揮使領其衆震部曲百餘人聞變大閙而入射火箭入大內又以鈇刀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奔建康

五木之敗

北兵入常州時三月初二也知州王宗洙遁權守帥韓王良臣以城降五月張彥劉師勇復常州王良臣敗走又復廣德軍九月王良臣以北兵攻常州知府姚訔統制劉師勇王安節拒守攻城不克十月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將尹玉朱華張全麻士龍赴援二十六日戰於橫林敗績二十七日戰于五木敗績張全不發一矢尹玉麻士龍死之天祥調兵再往道不通十一月十六日常州報盡劉師勇以騎突圍出奔平江府遂破常州屠其城知州姚訔死之生獲王安節不屈而死訔乃姚希得之子安節乃節度王堅之子尹玉江西憲司將也與北兵戰殺數千人復收殘兵五百又戰一夕兵敗手殺七八十人遂死之其麾下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常州自三月二日陷至五月再復九月北兵再至知府姚訔糾集義民登城巡視旌旗雲擁鼓聲振天潛遣劉師勇王安節出師迎敵大捷次日北兵至城下開門引戰二陣夾擊攻城之兵爲其掩殺攻城不克而遁劉師勇又於歸路設伏以待之殲者過半常州雖能保城而管下屬縣屋宇焚蕩人民虜掠殆盡生獲百姓殺之鬻其肉煎油作砲擲入常州城下使膏油散在牌杈木上積日使火箭射牌杈自焚又俘其人使之運土于城外築堡

傾泥併其人填之常州屬縣之民遭此横禍十一月殺盡城始
破嗚呼使北兵渡江之後廿州〻有守臣如姚訔者能為國家
死守封疆宋鼎安得而移耶

朝臣宵遁

乙亥三月京師戒嚴朝臣接踵宵遁大軍已迫雖詔勤王兵不
至人情恟〻知臨安府曾子淵兩浙運副自遁浙東提舉王霖
龍遁樞密文及翁倪普臺諫潘文卿季可陳過徐卿孫侍從已
下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數十人並遁朝中為之空矣朝堂榜云
孟軻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于其君而
不聽去則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為非君臣之正誼我朝三
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為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
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
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
倡率羣工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
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可令尚書省別具見在
朝臣在京文武並與特轉二官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
以聞其榜朝堂明吾之意

罷賈似道

乙亥三月三日賈似道罷平章都督予祠制曰大臣具四海之
瞻罪莫大于誤國都督行軍之事律尤重于喪師旹九廟以
奉彝銘羣工而聽令具官賈某小材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
徒以邊將而自詭迫事先帝遂于國事以獨專謂宜開誠布公
以扶皇極之業乃謀合智以盡天下之誠而乃恣行胸臆不恤
人言以吏道沮格人才以兵術剗裁撓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
得安于野推剝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塗封畫任閫之驕馳豈
不戒事之緩急戰功或贖歲而不舉兵事或臨時而不修纖悉
於文法之搜求濶疏於邊政之料理遂令飲馬以渡長江乃者
抗表出師請身勤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責以裴度之功
詎當纓冠而疾趨復二矛重弓而容與三軍解體百將離心彼
棄甲之謂何未聞發而先潰孟子吾何畏彼左氏謂我不成夫
社稷之勢綴旒縉紳之言切齒姑予褫爵俾留閑祠嗚呼齊我
狄懲荊舒令奏復周公之事放驩兜殛鯀尚思寬宥典之誅
可緩于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十四日似道遣堂吏翁應
龍截都督印歸朝上表自劾五月太后乃降詔令李庭芝宣意
答云卿其亟歸長次以盡子臣之道當由示保全否則衆論益
甚忠孝雖容吾雖欲屈法伸恩而不可得卿其明聽吾言善終
以始亦有辭於永世左相王爚奏陛下念其勤勞三朝免于遠
竄使之歸里終喪忠厚之至既數辭矣安坐維揚未聞就道既
不能死忠又不能盡孝遂使公論切齒愈甚願降一明詔切責
似道又犯方命之罪

貶賈似道

乙亥七月十二日合臺奏似道喪師誤國內批賈似道專權誤國得罪公論吾以其歷事三朝追奪許以終制不欲已甚合臺露奏未已更與降三官改徙隣郡少抑人言賈似道婺州居住廖瑩中王廷追毀文字除名勒停送韶州羈管內王廷曾渊子改送雷州居住賈似道降三官改送建寧居住翁合奏賈似道以姑贊無比之林甫輔自托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操莽甚者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ゝ能言云ゝ昔關節殺臺諫交章發其奸謀乞行遠竄迫于衆好僅謫建寧雖國家之典憲未伸而朝廷之意向稍白臣伏竊惟建寧之地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賈似道且嘔惡唾去况可見其面耶如朱熹釋大學一章曰放惡不遠彼且稔惡所伏之地其民何罪必以禦魑魅而後已夫與之同中國且不可而可一日同此鄉哉必放之此鄉此鄉人獨何罪巷伯惡ゝ之詩曰投畀有北有北不受而終曰投畀有昊盖有北決所不受則付與昊天惟天得制極長六合爾此則陛下事也乞將似道遠竄深廣以伸國法以謝公論有旨賈似道移漳州責授高州團練副使下臨安府台州籍錄其家

相陳宜中

乙亥三月初三日陳宜中叅知政事陳合僉書樞密院召王爚還朝初十日陳宜中除右丞相初四日宜中辭相奏云臣今月初四日恭准內批不許臣辭免新除特進右丞相恩命念臣一介横愚非喜矯飾此番出位奉行陛下如神之斷將順陛下如天之仁寔出於愛君憂國之血忱非有一毫傾人利已之私念皇天厚地實所鑒臨今若許臣以舊官倫位人猶謂臣無所為而為之可以少宜情義若不先不後於此易變恩榮公論無情何所不至或謂臣乘時傾似道而奪其權或謂臣拱手不留臣鑑而據其位臣既無顏面立於百僚之上亦安能復有精神念慮餘為陛下宣一日之勞哉魯港敗後宜中當國者新舜震部遂之議差強人意宜中寔無經齊至秋托故直歸及不得十月再來則國事去矣

卷之七終

武陵劉一清編

張世傑入衛

乙亥三月初十日張世傑入衛京師内空賴張世傑一軍萬人自荆湖至世傑本信安歸正人擢承宣使陳宜中疑世傑易其所部之軍世傑不得盡其力吕文福請提兵入衛文福文煥兄也

議遷蹕

宗學上書曰臣等為國同姓與宗社相依為命近者元臣開制視師繼而又聞逆整身斃臣等私竊喜之迨日以來京師内外喧傳皆謂内人今已放歸御舡今已排定營衛諸軍皆已點差倉庫皆已搬移陛下移蹕亦在旦夕躊躇未即行者獨吾太皇太后不肯輕動耳臣竊為陛下謀者不過移蹕慶元其次則移蹕平江至事勢危急則航舡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縱使兵盛可守陛下豈能爵爵采活作一龜茲國耶北兵渡江已踰兩月不聞有備禦之策但聞和議之請和議未必能成危亡之勢漸迫今天下勤王之兵在京也城者不下二十萬猶堪一戰豈束手待斃而已哉臣願陛下戒諸將帥糾集精兵盡力血戰戰若不勝死於社稷猶可見藝祖於地下惟陛下思之幸甚

陳宜中奏

殿院陳宜中奏云北兵渡江已踰兩月上而三宮下而萬姓皆謂平章賈似道督師一出未必負三朝禮遇之恩必能以一死酬天地函容之澤而乃擁師退留不發一矢今月二十日忽報孫虎臣又二十二日報臣等以諸軍皆潰散初猶有自與一決之語既乃蔑為海上迎駕之言臣見其平日自詭以知兵意或有深謀秘計可以救一脉于垂亡覩其所措有非腐儒所能則識二月二十八日早有督府隨行吏歸乃言似道于二十日夜三更鳴鑼一聲喝散諸軍竄身而去莫知所之臣聞之血淚迸流欲死無由因自痛念曩經丁大全敗竄之餘適際理宗再生之德歛余末年似道時逸當國起自書生叨居崗地彼雖一出每見其施行時多差舛未嘗不從容納規而寺猶力凡莫能救正如范文虎事爭之不力稔禍今日渠猶何追今似道以潰師竄身上誤宗社臣曩為臺諫既無吕誨之先見臣今為執政又不能為宗社之力爭罪何所逃徑自具劾以聞欲望聖慈重行追竄正平日苟容之罪以謝公論仍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以謝天下祖宗德澤未衰人心戴宋如故元氣一脉尚可挽回仍乞將公田市舶茶鹽等拂民所欲者悉賜改正令學士院降詔以明太皇太后陛下哀痛悔悟之意少回皇天舍逆助順之心

陳宜中都督

陳宜中都督軍馬時乙亥四月也奉旨建督于京撤召諸路軍

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淮東隸李庭芝淮西隸夏貴沿江隸汪立信四川隸朱禩孫江西隸黄萬石節制團結内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爾差寄居官爲捴督給一兵赴教場教閲

詔諭三將

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吕文煥等息兵通好詔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已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鄰國戰功當賞而不賞邊帑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傾已財以贈郢兵者反受責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此之謬者吾已節次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滿久嗣君幼冲煢煢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以一朝居似道召禍如此者身幼主寔受其殃因思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殊殫勤勞爾爽、文虎皆受先朝之知嘗任岩帥之寄一時舍此度非本心豈遽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危茲用手披敷陳吾意爾三人爲吾轉道此意於師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良民何辭可以通好于北朝以成南北之美意以紓社稷之近憂㑹亟爲我圖俾王室不壞理宗度宗在天之靈亦必降於爾衷故茲詔示想宜充悉

吕文煥回本國書

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愧居城守難豈圖末路之多差茲祈轉念昔日之功庶可少伸今日之歉名公閒信歸人欲言伏念某少服戎行壯臨邊徼干戈滿眼輕性命於鴻毛弓箭在腰係死生於馬足不但驅馳于西北皆將屏蔽於東南幸以微勞屢叨薦擢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茲無厭之戎指爲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擊飄蕩如風雨之去來坐一日爲尤難居九年而可柰南向萬築蓋欲拒吾咽喉樊城盡居其在前我羽翼雖剗也首先犯順而焦然中告于黄猿孤城其如彈丸蹋跳夫之瘍倒長江雖曰塹固孜孜難而斷流兜焰如斯先聲屢至臣紙死爾仰天而哭伏地而哀男既生戰析骸而嬰易子而食尚無廟堂之念我今隣郡之救兵委病痛於九年之間拔肌肉於萑虎之口因念報迎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圖可作内應國手局敗留此一着豈斯俗眼徒爾形觀蓋使忠臣偶陷于夷狄從此絶意不念于鄉閭固知死也何補於生靈益安有食焉不任其事因衔北命乃撫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今皇上寛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然問罪講然念舊之情安敢回遠永爲背叛見今按兵不動卧轍不驚撫此良辰伏覩景命且奏移公之救殺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威公之相射鈎類君子終無忌怨

督府檄文

畧曰旦㙜之叛我也因以自疑若煥之去國也獨何不思不思元温群從並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危還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誰無之太皇七秩之聖躬今天子孤幛之沖質在人情猶知恤隣里之老幼矧臣子忍坐視君父之傾危寧無郡國賢臣亦有江湖豪傑共會倡義之旅栽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真如狄梁公忠赤之至拔日之功拔日之矢使直指于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尚永堅於盟誓

王爚平章

乙亥四月王爚平章軍國重事八月王爚致仕爚具位平章在朝無所建明不顧君父之顛危退為保身存家之計鄙哉

日蝕

乙亥六月初一日午時日有食之既是時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人雞鶩歸棲如暮夜自巳至午其明始復詔曰天降災於我家嗣君幼冲未堪多難吾以衰老勉強聽政明不能察奸臣之誤國仁不能救兵革之殄民德澤弗流政令多失乖氣致異譴見于天乃夏季月朔日有食之既陽微晝晦變莫大焉吾惟艱危之會憂心如熏重以災異譴告于何不臧憂咎在吾痛自先責貶損尊號猶恐未盡應天之寔方與嗣君夙夜祗懼有躬悔過慨念奸臣專政之久杜塞賢路蒙蔽天變下情壅於上聞禍至此極今吾當警悟少知艾懲虛心聽政惟聽人言以答天意咨爾百僚士庶盡忠竭言凡涼非之德政事之疵黎元之疾苦爰暨修攘固圉之常策可以消沴運導和氣者毋有所隱將採擇施行人心悅而天怒解庶幾在此布告中外體吾至意太皇太后內批痛自切責以答天戒可去聖福二字用昭吾恐懼脩省之意

陳留並相

乙亥六月陳宜中左丞相留夢炎右丞相陳文龍黃鏞僉書樞密院事謝堂鎮撫使家鉉翁知臨安府文天祥刑部尚書趣赴行在夏貴淮東制置知揚州朱煥淮西制置知廬州召李庭芝赴行在夏貴不受代李庭芝閉城自守

文天祥入衛

乙亥四月文天祥為江西提刑募兵于贛州台州社溪峒合四千人從之至九月天祥将吉贛民人及峒丁二萬人入衛衣裝器械戈甲精明人心喜壯詔褒獎除江浙制置使知平江府提兵拜僕時陳宜中歸永嘉留夢炎當國夢炎意不相樂乃以天祥為制閫出守吳門

徵諸帥不至

徵呂文福入衛行人失辭文煥自疑不至徵夏貴督萬壽黃萬石入衛並不至京城招軍年十五以上號武定軍長不滿四尺

觀者寒心

諸郡望風而降

乙亥三月知江陰軍鄭濡遁通知廣德軍令狐降三月十四日下平江府守臣潛說友通通判胡玉以城降下安吉州守臣趙興立降江上列城或降或遁無一人堅守者四月下江陵府高達京湖名將已未鄂圍鄂州似道許以建節使竟不與達怨望久矣至是為京湖制置以城降宣閫不能制城初陷朱祺孫仰藥不得死既而亦降焉乃令朱祺孫移文諸州歸附常德府壽昌軍並降大兵徇湖南圍潭州安撫李芾與大兵戰於潭陵得捷守城攻之不克九月大兵戰至獨松關殺康萬户芾時後丙子二月廣希賢之子殺張濡磔之濡俊之曾孫也十一月十六日大兵下隆興府劉槃以兵累戰不利遂以城降牟得危天順二將赴大死瑞州先下姚訏議至隆興說降劉槃拒之乃引兵出戰殺戮不少凡累戰不利不得已而以城降大兵至撫州時制置黃萬石閫閭撫州聞大兵至而遁都統密佑迎敵戰愉不屈嚼舌罵聲不絕而死施至道以城降建昌相繼而下來師戰于桐關敗績去杭百里獨松關告急召文天祥入衛天祥自吳門還遣守獨松關時天祥軍三萬張世傑軍五萬諸路勤王師猶有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密議令兩淮堅壁閩廣全城王師且衆何不與之血戰萬一得捷則罄兩淮之兵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遂議出征獨宜中沮之事不成矣二十八日攻平江府通判王矩之以城降十二月大兵屯平江府伯顏在焉京師戒嚴留夢炎陳文龍黃鏞劉黻並遁大兵屯于長安堰陳宜中密薮外庭私遣使請和見伯顏于長安堰已而不如約故大兵竟至高亭山丙子正月大兵入臨江軍權守滕岩驍遁臨江告急吉州乞兵援守吉州差禁軍三百人至臨江防拓舟必從吉水敢勇軍守吉水陸必從永豐未幾大兵至禁軍潰散大兵入臨江大兵吏自相江疾馳至吉州城下十八日大兵進高亭山去城三十里北使請執政軍前議事文天祥請行者姓官氏迎丞相伯顏于高亭山十九日大兵進屯北關門外東城百姓門上各帖好投拜三字呂文煥范文虎九騎入城逐入大内謁太皇太后

納降表

乙亥十二月遣使納降表宜學士高應松辭草表以京局官劉褒然權直院草之自賈似道喪師後垂今十餘月國事危急將士離心衆出屢衄朝廷方理會科場明堂等事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一籌不畫及是束手無措乃議納土求封為小國齎降表奉使燕京哀哉

詔罷兵

宋太皇太后詔文天祥罷兵詔曰卿之忠義朕已素知見今遣

使請和卿宜自靖自獻愼勿生事乃所以保全吾與嗣君也天
祥捧詔號泣于是始不敢出師矣

罷團結

乙亥拾貳月宋太皇詔民兵罷團結太后詔南北講和京城內
外民兵罷團結三省榜諭京城百姓兩宮慈仁保全生靈南北
見議講和毋致惶惑

二王航海

丙子正月十二日命秀王與擇奉皇兄廣王昰皇弟益王昺出
宮航海

宜中夜遁

陳宜中十月再相國事亦危矣至丙子正月十八日大兵至高
亭山要以相見宜中夜遁十九日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吳堅爲
左丞相謝堂樞密使家鉉翁叅知政事劉岊同知樞密院事是
時陳宜中遁文天祥辭右丞相不拜遂以賈餘慶爲右丞相朝
廷愈無統矣

文魁辭相

丙子正月十九日除文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天祥辭不拜除
資政殿大學士北邀當國者相見執政侍從交贊公出天祥曰
國事至此吾不得愛身辭相印不拜以資政殿學士行天祥至
高亭山伯顏丞相引見天祥抗辭慷慨議論不屈遂留之不歸

南邊王千戶館伴

京城歸附

丙子正月二十日大兵入臨安府請太皇太后降太皇詔江南
諸郡歸附詔云今根本已拔諸城雖欲拒守民何辜焉詔書到
日其各歸附庶幾生民免遭荼毒賈餘慶令學士院降詔俾天
下歸附各付一省劄惟家鉉翁不肯署押吳堅一如賈餘慶之
命程鵬飛作色欲縛鉉翁鉉翁云中書無縛執政之理歸私廨
以待程竟不敢誰何朝廷自乙亥十二月至丙子正月信使往
來和議未決正月廿四日北使請宰執親往燕京朝覲于是以
吳堅賈餘慶家鉉翁劉岊五人爲祈請使朝廷百官或在或遁
至是爲之一空二月初一日伯顏丞相指揮收京城軍器十二
日索宮女內侍樂官諸色人等宮人赴水池死者甚衆三十日
北使請三宮北遷二十二日宋少帝全太后隆國夫人黃氏朱
美人王夫人以下百餘人從行福王與芮叅政謝堂高應松駙
馬都尉楊鎮臺諫阮登炳鄒珙陳秀伯知臨安府翁仲德等以
下數十人太學宗學生數百人皆在遣中惟太皇太后以疾留
大內

潭州死節

丙子正月大兵破潭州李芾守潭竭力備禦凡八九月其間出
戰屢捷而大兵之攻日增芾不能支城破之日命積薪樓下於

是携家人盡登樓大宴積金銀于兩畔李與館客對坐其餘列
坐左右數杯後命喚二劊子來既至則令将此金銀去與你家
中取法刀来一不肯受一會意徑受之携去分付家人後須臾
将法刀至李師呼之至前分付先從頭殺入到尾殺我待我點
頭時下手復飲酒良久點頭恠館客與一妾墜樓而走妾折一
足最後李師伸頭受刃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劊其腹而死潭州
陷衡州茶陵軍袁州相継而下後李兩山有詩題潭州驛懷李
肯齋曰天運由来有廢興義無兩大一身輕封疆社稷若不死
婦女鬚眉何用生紐觧綱常重振績灰寒萬刼猶光明使當配
食三閭廟啟廸民彛開太平（三閭水死 肯齋火死）

吉州歸附

丙子二月十五日大兵至吉州推城守同天驥以降大兵徇浙
東至嚴州知州方回降至台州知州楊必大降至處州知州梁
信降衢婺等州並下

揚州死節

丙子五月廣王登極除李庭芝為右丞相六月庭芝棄揚州引
兵至泰州欲航海至福州大兵進及之庭芝凡戰数合大敗遭
擒斬庭芝于軍前八月大兵攻淮東破揚州朱焕以城獻姜才
死之姜才淮之猛将前後主将皆其人也姜才屢戰大捷大戮
三日姜才身生九疽不可掛甲遂敗至泰州被執不肯降臨刑
含血罵聲不絶口以淮人言之無不傷嘆

卷八終

錢塘遺事卷之九

武陵劉一清編

丙子北狩

祈請使

左相吳堅 天台人

右相賈餘慶 海州人

參政劉岊 重慶人

樞密文天祥 吉州人

參政家鉉翁 眉州人

奉表押璽納土官

監察御史楊應奎 廬州人

大宗丞趙若秀 臨安人

日記官

宗丞趙時鎮 廬州人

閣贊嚴光大 紹興人

書狀官

御帶高州太守徐用禮 臨安人

潮州通判吳慶月 臨安人

惠州通判朱仁界

處州通判沈庚會

浙東路鈐吳嘉興

掌管禮物通事官

總管高舉 [illegible]人

總管吳順

提舉禮物官

環衛總管潘應時

環衛總管劉玉信 [illegible]人

總管吳林

掌儀官

浙東路鈐詹國

帶行官屬五十四員

隨行人從二百四十人

扛擡禮物將兵三千人

北朝館伴使

伯顏丞相貼差鉄不兒萬戶

阿木元帥貼差焦愈相

祈請使行程記　嚴光大録

德祐丙子二月初九日宣奉大夫左相吳堅白天慶觀方丈出北關門送通議大夫右相兼樞密使賈餘慶銀青光祿樞密使謝堂端明殿大學士中奉大夫祈請使劉岊丞議郎守監察御史充奉表納土官楊應奎朝奉郎充奉表納土官趙若秀當發舟時南北朝阿里議事傳伯顏命留吳相登舟泊于北新橋岸下終夜流涕北軍差軍前唆都相公勉諭之此日會文天祥于軍前忠義激烈分辯爽夏遂激北朝丞相之怒遂点差堅戒領目守之

初十日謝堂納賂免行並回是夕泊謝村

十四日舟次平江府北官宣撫使就閶門接官亭令妓置酒待吳文二相不赴晚催登舟馬軍三百餘人沿塘護送至無錫縣

十五日舟次無錫是日帖木兒萬戶生日四府俱送壽儀就三登倉橋帖木兒舞勸酒是夜泊常州

十六日早舟次常州燒餘之屋無路殺死之尸滿河臭不可聞惟此最多次過奔牛鎮夜泊呂城白骨堆積如山

十七日過呂城堰換舟至丹陽泊七里廟十八日行過新豐市過一舟有北朝國師劉春政舉酒勸之次至鎮江府韓蘄王廟前有招討石祖忠招討張郎中携妓樂獅豹勸酒迎入府治同帖木兒留客于府治後堂泊舟陽館後

十九日府第率衆官渡揚子江入瓜洲見阿术平章留宴于老魯萬戶張郎中房子二十日阿术元帥統諸臣從官同太皇太后續差劉閤贊吳忠翊晉戰孫通直賚手詔帶北朝馬數千往揚州至揚子橋砲聲連响繼至城下一砲震天城上旗幟雲擁軍舡放划弓弩密如雨再一砲响陰雲四合冷雨大作驟如傾盆勢不可進阿术平章請回揚子橋茶飯罷入瓜州

廿一日雨雪大作疾風驟發江濤洶湧不敢發舟再泊瓜州

廿二日雪霽諸使回鎮江府

廿三日吳閤贊孫通直阿术平章欲命諸使親札勸揚州制置李庭芝納降衆從之獨文丞相不署名總而平章先索穩及諸使札成無計可逹其地分各有軍馬把截時有游騎出從夜泊舟中

廿四日宴于鎮江府治夜泊舟中

廿五日夜泊舟中

廿六日伯顏夫人自臨安回　夜宿舟中

廿七日夜宿舟中

廿八日焦食省諸使宿鎮江府治

廿九日渡江夜泊舟中至夜文丞相脫去三月初一日早方知文丞相脫去閉城三日搜覓不見收從人幹僕并會伴使千戶及總管等人囚之夜泊舟中

初二日宿于揚子橋閫內乘鋪馬
初三日宿灣頭午前有揚州都統姜才出戰士氣百倍其鋒不
可當乃退
初四者過邵伯鎮徑行一堡問六十里北軍屯戍又有水寨屯
軍甚多內有小堡子六十餘所波羅相公阿里右丞在內宰馬
置酒延待諸使忽報揚州北門軍馬擁出姜才分陣殺奔交傷
不少相持半日及暮波羅相公以軍馬相距而退中路遇廬州
一卒云淮西廬州夏貴已於三月初三日投拜見賫降表至阿
朮平章處有軍馬數十獲送蓋揚州未降故也晚宿荒屋內路
上尸骨如山
初五日過天長縣宿荒草上坐以待旦有尸滿野
初六日渡天長河無舟涉河皆腐尸夜宿草地
初七日過寶應軍
初八日過招信軍至淮安界忽望見旌旗雲擁砲响震天有敍
隊人馬出戰矢下如雨乃呂文德兵馬親臨軍陣殺傷不少鈇
木兒萬戶集兵拒守及日晚方退夜過屯宿於荒草
初九日過江羅城渡清河口守渡衆官迎入軍治設宴出城宿
舟中
初十日舟離清河口過小清河口七里莊蚌河至桃源晚宿舟
中

十一日宿舟中
十二日至宿遷縣俗有二三十家舟泊野岸
十三日舟行晚宿邳州城外邳州守雖城遠接置酒作樂會燕
官于草廬下夜舟泊圯橋子下即子房遇始皇博浪沙中副車
遂逃于此子房進黃石公履即此橋也自此人皆戴笠衣冠別
矣
十四日換舟諸官入邳城去看風俗城壁圯頹民居草屋自此
經過州縣只如此晚宿野岸
十五日早登淮陰屬徐州界道左有元祐問石麒麟院所立鎮
碑是晚徐州府出携酒至欵諸使夜宿舟中其日乃清明諸使
多傷感
十六日抵徐州換舟宿野岸
十七日舟行午過留城少泊父老云此是漢高祖封子房為留
侯即此城是有廟碑記存焉是晚過九里
十八日次沛縣乃魯地也高祖起于豐沛去豐二十里沛民聞
宋朝宰相等官至家門首焚香迎拜申牌後過雞鳴臺晚次
舟河口魚棠縣昔春秋隱公五年觀魚于棠即此地也
十九日舟行午至谷亭馬頭申時過魯橋有四洞水流甚急橋
畔有四天王之祠晚宿魯橋
二十日易行李上本屬官皆乘鋪馬酉牌抵新州夜宿縣治即

濟州也
廿一日車行酉過汾陽即郭令公所封之地夜宿于縣治
廿二日車行午至東平府夜宿嚴相公家廿三日東平守置酒
高會于宣聖廟聖像雄偉殿宇宏麗去宣聖墓二百里一人云
墓有巨木皆三丈圍夜宿嚴相公府此處風俗甚好商旅輻湊
綿帛價目十一路經過惟此爲最
廿四日車行申抵茌平縣宿縣治
廿六日車行晚合城鎮午過臨城鎮勝果寺有周紫世宗廟遺
像存焉自東平府稍聚滿繁麥畦桑畝一望不斷晚至高唐平
原縣係趙地戰國封平原君處夜宿縣治廿八日車行至陵州
郡守迎諸使宴畢宿州治
廿九日易車行陵州西問就渭河登舟午後過林鎮屬河間府
有梁山伯祝英臺墓夜宿于岸
三十日早行舟已抵渡縣界東光縣僉官置酒宴于縣治夜
泊野岸
閏三月初一日舟至長蘆鎮土人云小燕京蓋人烟輻湊此地
産鹽有鹽運司鎮南有浮橋妓樂雜劇宴待諸使未牌舟抵興
濟縣酉抵青州夜宿舟中
初二日舟過清河鎮去海不遠夜泊鎮內初三日舟過清河鎮
水與河海風大作吹沙走石是夜宿舟中

初四日早抵楊村歇于館驛僉書差楊村巡檢下柳科民户
辦車三十兩夜宿驛內
初五日諸使宴僉書于驛中
初六日車行午過武清縣東有蒙哥皇帝選命賢守牧民德政
碑進士趙崇選撰夜宿州治
初七日車行過王臺鎮四望桑麥青青午過分頭土人云此地
甚冷五月方可養蠶苗長不滿三寸六月方食麥次抵德仁府
此地屬鄞陰縣
初八日拂明諸使率官屬詣德仁府永壽寺啓建太皇壽崇聖
節道場延寧執來議協會國信所禮物已近燕京護送官吏扛
擡兵級什物從人各與給賞須議旨揮
護送禮物官
徐用禮特與轉行武功大夫帶御器械知高州
日記官
嚴光大特與轉武翼郎閤門贊添差福建路馬步軍副總
管福州駐劄
大通事高果特與轉武經郎帶行環衛官添差西路副總
管臨安府駐劄
尚書省都事吳庚用特轉朝奉郎添差通判潮州賜緋
尚書省錄事朱仁垿特轉奉議郎添差通判惠州事賜緋

中書省錄事沈庚會特轉奉議郎添差通判處州事竭緋
尚書省令史陳允譔特轉宣教郎
樞密院丞旨胡㽦特轉武功郎添差浙東路兵馬鈐轄
國信所掌儀詹因特轉武功郎浙東路分紹興府駐劄
專庫龔友諒陸鎮各轉承信郎
直省府劉某鍾應辰沈文亨鍾大有各轉承信郎
諫聽姚安國石寶林忻各補進義校尉
扛擡禮物節級等各有犒賞
初九日甲辰過大興縣至潞村宿是日賈相病
初十日馬入燕京陽春門諸色妓樂等祇候迎入會同館
集參政初酒館內歇未遠堂
賈右相家參政歇于移宥堂右
吳劉二相歇于移宥堂左屬官分歇後堂從者分歇前兩廊
此館係大金四大王府今改為驛兩廊有八十餘間酒食
米菜之類專委斷事官分撥輪到各看同知排辦齊整厨
子工夫等人分房祗直每日委監察御史等官覺問逐一
宣問茶飯好歹
十一日（賈相病仍宿館內）樞密院差軍卒數十人守館內賈相病重仍宿館內
十二日夏貴至歇未遠堂之右隨行帶領將佐三百餘人都人
聚觀哂之

十三日樞密院差太醫診賈相脉投石膏散而病愈焉
十四日賈相薨衆官大慟
十五日巳時賈相自會同館後門出殯諸官出麗正門載京大
興縣管府排辦神道綵亭中餘座鼓鈸幡蓋之類送至洞神觀
側殯焉
十七日諸使祭賈相于洞神觀
十八日鉄木兒萬戶宴諸使
十九日諸使同屬官至樞密院兩入麗正門內右手參張平章
陳參政會步保夏貴端明呂師實都統洪模并宰執屬官步保
官屬同宴張平章問吳相郊祀典禮儀仗制度等事陳參政以
丞相所言詳細答之席終而回
二十日諸使點視禮物
廿一日伯顏丞相回諸使出接有大旗書天下太平四字
廿三日伯顏上開平府
廿四日諸使出陽春門迓太后嗣君于五里外起居隆國夫人
王昭儀新安宮正新定安康定夫人天眷福王沂王謝樞密從
駕車大小九十三兩大小宮使六十餘人張知府篤攆至有緋
綠妓樂神鬼清樂纛珠翠衣銷金乘馬而坐旗隊鎗刀金鼓等
迎接入燕京隨駕下車入中堂內垂簾而坐諸使屬官立班兩
拜後班稍倒又兩拜退

廿五日諸使訪謝樞密沂王
廿六日吳丞相劉叅政宴謝樞密等官
廿七日禮物官屬食于宴樂園
四月初一日諸使率屬官詣會同館赵居两宫
初二日焦僉省来訪諸使
初三日諸使會議祈請事宜
初四日諸使宴焦僉省
初五日諸使訪樞密院陳叅政
初六日諸使訪趙同僉
初七日僉省来訪諸使
初八日諸使率屬官詣長壽宮満散崇壽聖節本観見有一真人享観内道衆八百人
初九日謝樞密沂王宴諸使
初十日中臺訪諸使議赴上都日子
十二日諸使及官屬乗鋪馬出通玄門晚抵昌平站自此以往步步皆沙漠之地省院諸色人點差一甲随行餘留燕京
十三日車馬行晚宿榆林站是日過隘口
十四日車馬行晚宿懐来站
十五日晚宿洪站是日太后嗣君福王沂王謝樞密離燕京亦赴上都

十六日離洪站十里到雲州無城一関人家過州二十里地名龜門山峭壁對峙有神臺甚是晚宿雕巣站
十七日車馬行晚宿獨石站自昌平站至獨石站無墙草塵皆是漢兒官人管待名漢兒站
十八日宿牛群站此去乃草地是韃靼家官人管待名韃靼站並無房子只是毡帳韃靼人多吃馬牛乳羊酪少吃飯飢則食
南路中每十里一急遞鋪九州自此通路去
十九日晚宿明安站有床帳無人家
二十日宿凉亭站亦無人家無水可吃取水于十里外只撓馬糞
廿一日宿李三站無人家
廿二日車馬行四十里至上都開平府入昭德門泊城内第三街官房子自燕京至上都八百里一步高一步井深數十丈水極冷六月結氷五六月猶汲起氷六月雹如彈丸大一年四季常有雨雪人家不敢開門牛羊凍死人面耳鼻皆凍裂秋冬雪稍可至次年四月方消屋宇矮小多以地窟為屋每掘地深丈餘上以木條鋪為面次以茨蓋上仍種麦菜留竅出入又有地屋掘地三四尺四圍土墻此地極冷每年三月皇帝過此避暑氷塊厚者數尺夜睹星象頗大地勢高也
廿三至廿七不許私行不録

廿八日太后嗣君宮人宮使至明德門內官舍安歇福王子偕
制在隆國裏安泊謝樞密在房子下夫人留偕燕京會同館沂
王以疾不入城
廿九日沂王疾亟
三十日樞密院以月旦日請太后嗣君福王同宰執屬官宮人
中使並出西門外草地望北拜太廟
五月初一日早出西門五里外太后嗣君福王隆國夫人中使
作一班在前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岊并官屬作一班在後北邊
設一紫錦罘罳即家廟也廟前兩拜太后及內人各胡跪福王
宰執如南禮又一人對罘罳前致語拜兩拜而退
初二日太后嗣君福王隆國夫人中使等天曉盡出南門十餘
里宰執同屬官亦列鋪設金銀玉帛一百餘桌在草地上行宮
殿下作初見進貢禮儀行宮殿宇宏麗金碧熀耀諸妃諸王俱
升殿捲簾列坐皇帝皇后共坐留中諸王列坐兩序太后嗣君
福王宰執以次展裹腰金服紫屬官緋綠各依次序立班行禮
甚肅
皇帝云不要改變服色只依宋朝甚好班退陞殿再兩拜就留
御宴皇帝問吳丞相云汝老矣如何為丞相領事答云自陳丞
相以下逍去朝廷無人任職無人肯做故臣為相未久念臣衰
老乞歸田里

錢塘遺事卷九終

從閣本補

錢塘遺事卷之十

武陵劉一清編

赴省登科五榮須知

兩覲天顏一榮也臚傳天陛二榮也御宴賜花都人歎美三榮
也布衣而入綠袍而出四榮也親老有喜足慰倚門之望五榮
也

省試

正月二十五日午間鎖院至晚宣押省試官入院試前一日省
試院引保或不用親臨只責之書鋪書鋪納卷鋪例五千自基
界卷子與之或只二千無定價也宗子又有一宗文字頗多非
四千不可特奏名納卷亦三千二月初一初二初三日引試詩
賦人初五初六初七日引試經義人初九初十十一日引試宗
室鎖廳々舉人混經賦為一場十三十四日引試取應宗子別
試所則又遲經義場一日乃初六初七初八日省試棄子不得
以方州移動挾書傳義皆所不可卷中自有第幾幕印子收納
士人自書治經鄉貫姓名押字于曆上若昏黑曆子收去無曆
可書有大利害

御試給號

試前數人日書鋪告報士人請號納卷鋪例五千因鋪家卷子
無得御試須知一本禮部給正奏名進士號次日給特奏名及

四川進士三色宗子號書鋪知委体例二百錢與之索添不過三百請號之日士人天未明到書鋪黎明而相帳入都書鋪引入尚書宰執據案坐于庭中設桌子及曆子吏部依省榜次第喚姓名而前遂人自書姓名押字于曆訖則得號一枚吏既與之號則唱而戒之曰牢收號入殿不得搪突號以白紙半片展之有字數行尚書侍郎卿中官銜押字及有中官某人監集英殿門試日以其號照入殿門一失其號則不得入矣

丹墀對策

廷試之日士人由和寧門入徐行執號樂衛士收數成行而入至集英殿門外中官展視而收之殿外掛混甚於露天甚高良久天大明了然分明知位次士人聚于殿門外待百官常朝畢方引士人進拜列于殿下宰臣進題上覽焉天子臨軒天顏可瞻起居贊曰省元某人以下躬拜再拜又躬身而退各依坐閣行列而坐每位有牌一枚長三尺幂以白紙已書某人某鄉貫或西廊第幾人不得移動及汚損坐定中官行散御題士人皆以御題錄于卷頭草紙上以黃紗袋子乗係于項上若有損汚謂之不恭納卷所不收受散題後駕已與入內進膳賜食于士子大學饅頭一枚羊肉泡飯一盞食畢不見賜謝恩或要登東作旋則抱牌携卷子而往衛士相引而去亦不甚遠既坐而試不得與隣坐說話中官從官雜處董之宰執廵行至申時天子復臨軒納卷于殿廷東廡階下之寨中一中官監視收其牌及御題卷子亦不容人臨時于納處展視若至昏時則見傳者云已不在黃甲矣士人每出一門必書姓名于門東歷四門皆書姓名押字出時無號無人押行亦不待人齊出

擇日唱第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非有他殿只掛集英殿牌于殿前特奏唱名則于數日之後先唱名數日書鋪又告報請號禮部又散號一如廷試給號之禮又得歸視之乃前日所收之舊號也但於其上用紅印書入集英殿試訖中官姓名押小字一行耳仍戒曰牢收號入殿不得搪突書鋪告報之人又有所求先量支少金與之不得開口唱名之日亦由和寧門而入身襴袍而足亦穿靴列行舉號數人收號一如廷試之日候內朝畢贊者引入廷下再拜皇帝臨軒宰臣進三名卷子讀于御案前用牙篦點讀畢宰執拱立于上前閤門立于御案之西向宰執先於御案前拆視姓名則曰某人閤門則承之以傳於堦下衛士凡六七人皆齊其聲傳其名而呼之謂之臚傳亦謂遠殿雷也凡呼而唱者三四聲士人方從中出應衛士夾而翼之問以鄉貫父名翼至廷下對玉墀直躬未拜廷上問以鄉貫父名衛士則以對〻畢過軒下步立就甲入次其榮在此也非特名登天府三代祖父之名達於聖聰矣待一甲畢則往兩廊角取勅黃而執

之甲內人齊則廷上呼謝恩士人廷下立躬身再拜而退立於
軒下狀元則使獨班謝恩不待甲內齊也自第二名第三名為
一班便賜食秈身為袍各設位賦詩以荅皇恩居第四名至十
名為一班第二甲全甲為一班謝恩訖執勅黃而立勅黃用麻
紙兩幅連粘大書某人等宜唱某等科第狀元至第二甲終皆
曰宜賜進士及第第三甲第四甲終皆曰宜賜進士出身第五
甲則曰宜賜同進士出身勅黃可濶子又長于勅黃一尺唱第
二甲盡駕興入內進膳須臾賜進士食三品赤食肉餅二枚天
花餅二枚只是素餅羊肉飯一盂并羊羹飯肉有盡粉皆三品
并至上方赵衛士已將下三甲名字來排當士人兩衛士當一
紙一紙書十五人名字皆先自喚集排當資次仍問鄉貫父名
審畢候上復出殿上一呼某人則衛士已夾其人而進於前眛
貫而進亦俟一甲齊方拜謝恩捧黃勅有恩例升甲人則當殿
上宣示上旨某人有某恩合升一甲末所以方走唱名之人雖
有恩例亦不可自升甲蓋升甲而在出旨當殿謝恩故也若無
升甲恩之人不入赴唱名傳者曰待二年外方許到却唱至第
五甲上亦入少憩頃之待出唱第五甲畢士人皆執勅黃再拜
殿上傳曰賜進士袍笏袍笏積於殿外之南廡下士人出殿門
於上廊爭取之往往不暇脫白襴而便就加綠袍于其上其所
賜淡黃絹衫一領袖如綠袍之寬大淡黃絹帶一條綠羅公服

本狀元入局之初依全賜錢一千七百貫及諸公納到助小錄
錢亦一千三百貫有奇三狀元入局五日職事官入局局中以
職事官名申臺部十日後正謝正謝日係太史臺擇日亦謂之
門謝禮用牒表
皇帝及東宮牒表隅日詣會閤門通進表中止用三狀元名銜
正特奏同日而謝是日亦由和寧門而入在常朝殿門外北面
天顏贊者引唱躬拜再拜而退門外有立仗馬及衛士等衛士
唱喏畢焉是士人方列班而拜拜君之門而已越二日拜黃甲
於貢院黃甲者由省中降下唱名既畢省中以其所升甲之人
附於甲末用黃紙以書之故謂之黃甲是日貢院設香案於廷
下狀元引五甲內士人拜香案禮部亦遣官來贊導置黃甲香
案中望闕拜拜畢士人列兩廊其日擇一人最少諸上堂拜大
姓大姓亦荅拜而退人吏以紙筆請各書姓名依黃甲排與匠
者鐫於題名石是日謂之叙同年拜黃甲也特奏不得預焉越
四五日鄉人之官于朝者為鄉會以待鄉中之新第者越三日
赴國子監謁謝先聖先師祭前三日狀元點差職事官十四員
監禮官糾察職事之不恭者奏禮官躬于先聖先師奉幣進之
於獻官太官酌酒以進之于上三獻官太祝讀祝分獻官十員
分獻于十哲及兩廊暨臣一人分獻十五位每位皆三拜搢笏
興伏拜起皆贊者導之禮畢而班退贊者呼太常寺差來越三

一領笏一面士人披衫係帶未畢則殿上催謝恩謝恩罷拜而
出紫綠相間琢琫可觀紫袍牙笏以取左宗子拜所賜也趨而
趁出門蹟亦不待書名字蓋前日秀才今日官人五榮之中此
屬其最唱名時不可一聞姓名遽然而出尤當詳緩之爲佳唱
畢既出至大門外人備本馬以須其出者十有五六若自有本
馬雖不用支散然䝉不選隨之呵殿元者數十爲隊所費亦不
貲不若只行出內門前茶店中待其人散徐行歸耳狀元榜眼
探花須皆與上馬蓋臨安府自備馬以待之也

置狀元局

狀元一出都人爭看如麻第二第三名亦呼狀元是日迎出便
入局〻以别試所爲之謂之三狀元局中謂之期集所大魁入
局便差局中職事一一由狀元點差牒請

糾彈　牋表　小錄　掌儀
客司　監門　計掌器　掌酒果

多者至五六十員少者亦不下四十員職事官選牒例皆二十
初第人多喜入局得陪侍三狀元與諸同年款密他日仕途相
遇便爲傾蓋常例五日一會食否則日中有酒杯點心果子二
色局中職事官雖多入局而食者常半之食罷出入無妨三狀
元常宿於局中不可出宿於外月餘而罷局凡預局中職事官
員納小錄題名錢非職事官須納錢五千而後得小錄題名一

日局中職事官下湖運司做二大舟局中運三狀元凡七八十
人分坐於兩舟酒數行借張侯之真珠園散步侯家亦有餽馬
其例也傍暮艤舟於玉壺園而竟席書鋪告示趂十日引正奏
名黃甲士人射上曰按試于講武殿次日賜聞喜宴於貢院齊
而後押宴官率官屬及進士列拜于廷下面闕設香案侍從及
貼職官皆預焉凡拜五舞蹈其節有四共十拜也拜訖正奏名
坐于東廊特奏名坐於西廊立六如之小黑桌子坐則青墊累
子人各四器望果一器望花一朵醮醯列於前初坐先斟酒不
下食三行不一食第三酌下旋鮓一楪第四第五皆有食以配
酒五行而中歇人賜宮花四朵簪于襆頭工花以羅帛爲之從
人下吏皆得賜花又有例賜冰舟望分與士人又到班庭下再
拜謝花簪而謝之義坐帶花又四杯而竟席前筵羊體七寶
頭羹並皆奇品初坐則以銀臺盞酌再坐則易以銀卮共九行
而飯則果桌爲之宴畢不用謝恩退皆簪花乘馬而歸都人皆
見其赴御宴回也次日局中自用錢作期集所會遵前例也六
七杯正奏名皆乘馬六就貢院爲之越十日集謁是日天捕時
袍笏書鋪引入部前數日部中先榜於閣亭書鋪錄示新第人
先擇其願授者而書於笏及入部郎中坐庭中以殿榜資次而
呼前廷上唱曰某人官人上階揖問曰願受甚處缺對郎中祖
簿合受則揖廳下書簿中某人願授某州某官缺而退三狀元

旨送鈌不與集註告勅一道印紙一軸信符一道門謝闕子一
道常例旨賜御寫經書一軸或賜御製詩一首臨安府鐫碑表
裝賜宴時以分賜士人

十五字不在

錢塘遺事十卷終

錢塘遺事十卷昨歲從歙水吳
子應和借得倩挨婭寫數傳
錄今年春偶攜括骨以示宗
人伊仲伊仲遺有藏本因爲
余校正凡碑筆皆是也此書展
轉不出吳氏與奇伊仲名墨鳳
博學强記遇異書輒手自鈔校
蓋今日之方山也 乾隆丁未重陽後
四日新安吳翌鳳誌

有宋遺民臨安劉一清誤錢唐遺事十卷世無刻本陶
南邨說郛載之僅得數條今夏寓吳門購得是書蓋從
文淵閣鈔出猶是足本但書經三寫誤脫甚多既歸訪
兔牀明經于小桐谿明經出舊鈔本見示曾經吳中吳
伊仲手校者頗爲精詳遂借至津逮舫中互相勘正并
錄明經跋語時方烌丰爽氣迎人遂偕明經游杭連舫
共泊對酌論文連日登山臨水閱市訪舊殊多樂事一
夕徐步玩月坐橫河橋共談錢唐遺事娓娓忘倦明經
復誦岳倦翁玉楮集詩數章不禁感慨係之歸逐校畢
備載于此嘉慶十年烌八月既望陳鱣記

己卯秋日以路仲里管氏所藏掃葉山房刻本
校管氏本係綠飲先生所校頗多補正 虞廬記

余家舊藏鈔本錢唐遺事係校庵先生校閱又遊簡莊先生從閣本覆校頗有補正頃歲路仲里晉並湘茂才以掃葉山房刊本假余内有黃筆校勘處最為精細以視此本字句間又補正數十處其脫落之文如十里荷花一則脫長江之愁下然半為金主云云二十三字春晝長下脫燕子歸來云云二十九字題白塔橋一則脫開首驛路有白塔橋云云三十字非得此本幾不可讀又祈請使行程記初十日後刊本及是本均接十四日刊本内有墨筆上欄補錄十一日吳堅等四人乞封贈文天祥自北寨登舟同鈇木兒萬戶至會于唐西寺十二日早行夜泊道人場十三日夜泊上墩三條以排日計之自應有此三日事且接前書德祐丙子二月初九日吳堅送賈餘慶登舟下云是日會文天祥于軍前議事激烈遂激北朝之怒照差堅戰明日守之乃自十四日後文相事屢見夫既為伯顏所留安得有同舟以下諸事又十五日帖木兒萬戶生日亦既突見得此上下文方聯屬疑義始釋然矣細觀所補之條乃緣飲先生手筆知是知不足齋藏本惟前後無題識未詳從何本校錄俾知源流所自耳因還書以告並湘並識此以志幸

庚辰秋日壽暘又書

高士傳三卷

（晉）皇甫謐撰

明嘉靖三十一年黃省曾刻漢唐三傳本

高士傳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晉皇甫謐撰。謐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嘗舉孝廉、不行。事蹟具晉書本傳。案南宋李石續博物志曰、劉向傳列仙七十二人、皇甫謐傳高士亦七十二人、知謐書本數僅七十二人。此本所載乃多至九十六人。然太平御覽五百六卷至五百九卷全收此書、凡七十一人。其七十人與此本相同。又東郭先生一人、此本無而御覽有。合之得七十一人、與李石所言之數僅佚其一耳。蓋御覽久無善本、傳刻偶脫也。此外子州支父、石戶之農、小臣稷、商容、榮啟期、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漢陰丈人、顏觸十人、皆御覽所引嵇康高士傳之文。閔貢、王霸、嚴光、梁鴻、臺佟、韓康、矯慎、法眞、漢濱老父、龐公十人、則御覽所引後漢書之文。惟披衣、老萊、庚桑楚、林類、老商氏、莊周六人、爲御覽此部所未載。當由後人雜取御覽、又稍摭他書附益之耳。考讀書志亦作九十六人、而書錄解題稱今自披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是宋時已有二本、竄亂非其舊矣。流傳既久、未敢輕爲刪削。然其非七十二人之舊、則不可以不知也。

玄晏先生　皇甫謐　撰

五嶽山人　黃省曾　頌

被衣

被衣者堯時人也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大道不鑿　至人秀世　被衣冠出
超然釋智　齧公聆教　無言相契
暢懌長歌　冥察排去

王倪

王倪者堯時賢人也師被衣齧缺又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王倪天士　缺也問道　育交敵神
一綿虛抱　寔若何使　風雷弗耗
大準玄黃　權輿上教

齧缺

齧缺者堯時人也許由師事齧缺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齧缺由師　藴含上智　至道相延
宗王祖被　退言未卒　咽然睡寐
滅影山隅　弗求天配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

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巢父爲棲　弗營榦宇　由進歷告
嚴揮不與　乃臨其清　乃洗其耳
箕穎高風　千齡無已

許由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後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

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由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

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沒葬箕山之巓亦名許由山在陽城之南十餘里堯因就其墓號曰箕山公神以配食五岳世世奉祀至今不絕也

武仲潔修　亳邪不處　黃屋將歸
紫芳高舉　潁汲箕田　羞穎汗耶
俎豆公神　綿綿無已

善卷

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

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湯矣善卷　君堯北面　鹿衣牧世
自臻從勸　虞欽玄德　讓之赤縣
背適心神　永棲荒巘

子州支父

子州支父者堯時人也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

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休休支父　道重八埏　陰寢陽覺
神寂而恬　巍巍二帝　大器告傳
不遑長謝　繕性自全

壤父

壤父者堯時人也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老父皤髮　愉愉壤戲　吐厥爲歌

朝興夕憩　虛澹咸充　帝力何利
醇和未斲　陶哉寓世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也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虞皇御世　虛誥禪者　石戶之農
至人狂野　天位以干　棄如徙捨
滅迹滄溟　清蹤莫羈

蒲衣子

蒲衣子者舜時賢人也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蒲衣妙絕　德與天侔　大舜宜標
模範是求　發評虞泰　欽一馬牛
擾勞民倖　詎可縲留

披裘公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

子大驚旣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曷薪炎暑　吳有一翁　粗絺弗御
肩彼蒙茸　季札相逅　遺拾不從
姓名終閟　空仰高風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劒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劒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劒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

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丈人遺俗　鼓棹江隈　楚胥求濟
夜亂蘆漪　笑辭星劍　意進鮑魚
匆匆識別　何用名爲

小臣稷

小臣稷者齊人也抗厲希古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嘆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焉桓公以此能致士爲五霸之長

小臣之稷　微爾齊氓　巍岸獨接
苦節自貞　君軒數過　聊得睹迎
區區管鮑　何足班倫

弦高

弦高者鄭人也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爲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反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杞子亡奔齊孟明等返至郃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於是賞高而存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返

弦公鄭賈　托跡遷貿　秦穆揚兵
于周邂逅　矯命犒師　陰抒國禍
辭賞居夷　飄焉弗顧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商容大道　聃世之師　形將蛻化
教厥瓊遺　三言甚察　萬務何餘
嘉編後授　髮發其規

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伯陽遐老　人貌天行　壽經億代

道冠羣生　龍稱禮得　牛候書成
西關度跡　玄化冥冥

庚桑楚

庚桑楚者楚人也老聃弟子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庚桑耳役　晝去卑遠　息意三年
風尊畢巘　俎豆不樂　形生自晏
賢知明揚　世心何淺

老萊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枝木為牀蓍艾為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棰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楚萊避紛　蒙陽寄捿　草宮木攝
水菽怡志　駕屈楚君　經綸將貽
內贊遐謀　相攜遠逝

林類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

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林類鰥遊　取資滯穗　踽踽行歌
蕭蕭子影　素不戚戚　令賜乞請
果得高言　不虛停驂

榮啓期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榮公何族　弗冥身隅　揚歌郊野
撫絃而娭　清言自究　披吐宣尼
契天符命　孫引東墟

荷蕢

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於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莫之難矣

荷蕢者何　逃名衛地　宣尼鳴樂
聞音知意　翩然出諷　比之厲揭
斯行斯言　果於忘世

長沮桀溺

長沮桀溺者不知何許人也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是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歟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悠悠沮溺　並耜荒墟　敬詢渡濟
暫駐浮車　飄然無答　矜曰致譏
物情不足　隱德有餘

石門守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石門門者　閽關是尸　仲路宵投
迺詢其師　魯尼入耳　強仕致譏
闕光韜彩　百世所希

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也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丈人絕軌　偕挾沐賢　天涯日暮
雞黍是延　載陳夫子　尋返客轅
光幾掃跡　虛室依然

陸通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冦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

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接輿歷濁　放隱佯狂　徵羅上士
徙適遐方　歌衰鳳德　車下道傷
洞天周涉　妙藥爲糧

曾參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於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後卒于魯

孝哉子輿　領道泗濱　浩浩之氣
常驕大人　爲邦不樂　好爵難縻
單居秘論　傳耀千秌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

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顏氏之子　不作簞瓢　心齋白日
志迥青霄　園衣田食　大聖遊交
鼓琴蓬蓽　可以逍遙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

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原生匱盍　室侵風雨　薄炊經旬
彤裘歷紀　友賜榮華　驂騑萃止
闡剖病貧　終身含耻

高士傳卷上

高士傳卷中

玄晏先生　皇甫謐　撰
五嶽山人　黃省曾　頌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丈人治圃　揖揖其勞　賜焉逢覿
進說爲槔　前陳後詰　反覆見咽
風波全德　私語甚習

壺丘子林

壺丘子林者鄭人也道德甚優列禦寇師事之初禦寇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物不知我亦無故務

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自以為不知游將終身不出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至哉壺子　列老下趨　龍藏鄭圃
真與道俱　側聞玄語　官發希微
載陳生化　繼述黃書

老商氏

老商氏者不知何許人也列禦寇師焉兼友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老商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復欲乘風其可幾乎

老商樹教　列寇下趨　居門七載
席始相摎　眼耳都融　葉幹忘撥
乘風枯槁　得道而歸

列禦寇

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為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絕迹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言道家之意號曰列子

禦寇隱鄭　四十餘年　台衡大餽
頻首拒焉　麾使悟妻　保體消冤
翀風駐世　表錄登仙

莊周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或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莊周傲世　洸洋寓言　文竊萬妙
學守一玄　戲游自快　國聘難延
浩然就盡　非避烏鳶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爲將唯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干木自晉　萍寓西河　群賢分組
樹介巖阿　千乘登門　跳躍逃徂
騰先聲素　耿照弗磨

東郭順子

東郭順子者魏人也修道守眞田子方師事之而爲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眞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渾灝東郭　動展如天　清虛應物
獨抱自然　迷窺高弟　欲述難言
文侯失志　爵國可捐

公儀潛

公儀潛者魯人也與子思爲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爲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爲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魚者可也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

魯慕公儀　崇階以釣　授意孔思
迺非誠到　面返君言　高陳友操
考槃弗諼　畢景怡道

王斗

王斗者齊人也修道不仕與所欣並皆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　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

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王斗之力也

卓犖王斗　抗節齊門　褰衣奔走
至訓希聞　方聆嗽規　省過以承
聊揚五彥　境庶咸寧

顏斶

顏斶齊人也宣王見之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

上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繼曰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太牢乘安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遂辭而去

特哉齊斶　劇折廟堂　上陳二帝
下舉三王　寘師隣諸　形神恐妨
終身不辱　野籙有光

黔婁先生

黔婁先生者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爲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爲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

黔婁物表　著撰存志　卻相魯公
辭卿齊使　揄世蕭條　歛衾弗備
賢矣配人　以康爲謚

陳仲子

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爲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將妻子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乏糧三日乃匍匐而食井

上李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陳仲假情　於陵控玩　蜩飢覓李
螬食過半　楚相敦求　山妻了算
遂嫁雲蹤　鋤丁自寬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為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為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為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楚老垂竿　漁于烟水　族氏無彰
鱗鬢自舉　偶覿三閭　開敷數語
擊棹揚歌　冥潛何許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人也受學河上丈人賣藥海邊老而不仕時人謂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直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赤玉舄為報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交往項羽欲封之卒不肯受

安期高蹈　療俗千祀　綠海孤遊
朱顏常駐　揮璧阜亭　酬舄始帝
去矣銀臺　永遺塵世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國人也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傳業於安期生為道家之宗焉

伯陽倡教　嗣流河上　句疏章鈎
宣機顯象　戰世紛紜　玄心坦蕩
鶴髮保真　仙民景嚮

樂臣公

樂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別從趙其族樂毅顯名於諸侯而臣公獨好黃老恬靖不仕及趙為秦昭王滅臣公東之齊以老子顯名齊人尊之號稱賢師趙人田叔等皆尊事焉

臣公貴悶　或擁旄旌　獨窮玄札
不滑神精　兵墟故國　蓬轉揚聲
教承瑕翁　振鐸千齡

蓋公

蓋公者齊之膠西人也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爭往干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為齊丞相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各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為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及參入相漢遵蓋公之道故天下歌之蓋公雖為參師然未嘗仕以壽終

嬴末龍爭　舊閭封拜　偉矣蓋公
遲棲東海　無為教參　齊方底泰

衍輈漢庭　玄風猶在

四皓

四皓者皆河内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甪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黄公皆修道潔己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聞而徵之不至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已

皇皇四老　同襟秀志　遠虐藍田
芝擢穎彼　弗嬰天真　重歸地肺
隆準膺圖　空勞聘幣

黄石公

黄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爲長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黄石公相遇未識黄石公故墮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許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焉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行里所還謂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是太公兵法良異之因誦讀以說他人皆不能用後與沛公遇於陳留沛公用其言輒有功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黄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葬焉

何者老翁　托名黄石　蚤翳留侯
脫履令拾　玉發金版　授之不惜
定帝謀王　穀城留跡

魯二徵士

魯二徵士者皆魯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士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不敢致而去

婭魯兩生　孔庭遺學　叔孫佐命
儀聲適作　謂方荊棘　難與禮樂
弗納玄纁　翔飛寥廓

田何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絶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授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寛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商瞿授易　橋馯周孫　子莊嬌緯
孔脉繩繩　一移客土　四嗣俱興
親勞萬乘　造拜軌經

王生

王生者漢文景時人也善爲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爲帝是爲景帝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廷中立王生韈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韈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碩以王生　道研軒李　斐爾張公
素交一僻　韈解虛庭　趨風敬繫
九白華稿　恐高廷尉

摯峻

摯峻字伯陵京兆長安人也少治清節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岍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遊餘齒耳峻之守節不移如此遷居太史官爲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岍岍人立祠號曰岍居士世奉祀之不絕

京兆伯陵　岍峰屏躅　太史勝書
與古報復　知足無虞　守玄袪辱
居士禮和　春秋自續

韓福

韓福者涿人也以行義修潔著名昭帝時將軍霍光秉政表顯義士郡國條奏行狀天子詔福等五人行義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得進元鳳元年詔策曰朕閔勞福以官職之事賜帛五十疋遣歸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福歸終身不仕卒于家

北郡韓福　潔白修躬　博陸調鼎
棲下旌弓　疾稍中驛　帛獎幽蹤
荷衣鳩杖　陶謝令終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

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成公全朴　稱謂不傳　逾遵玉輦
峻峙幅邊　詞歸方外　克免帝愆
書郎迺遣　茅戶乞言

安丘望之

安丘望之者京兆長陵人也少治老子經恬静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師焉望之不以見敬爲高愈自損退爲坐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學扶風耿況王汲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終身不仕道家宗焉

安丘丈人　中林自命　龍位來師
豹潛逾勁　岐業尚流　老編删定
振教玄玄　道家衡鏡

宋勝之

宋勝之者南陽安衆人也少孤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輙以身代之稍得餘獸嘗分肉與有親者貧依姊居數歲乃至長安受易論明以信義見稱從兄褒爲東平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乃去遊太原從邠越牧羊以琴書自娛丞相孔光聞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于太原

勝之敦孝　聚居風動　力施衰白
食損姻衆　附姊饔飧　拒兄録用
獨綜絃歌　羲光是弄

張仲蔚

張仲蔚者平陵人也與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仲蔚遐輪　景卿並轍　洞探乾曜
兼長藝業　閟戶棲神　荆榛掩絶
塵鑒何知　馨光不滅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强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冲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

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君平賣卜　子雲所師　聊文是闡
迺作指歸　牧不可屈　錢常有餘
異人淡泊　寶哉匪虛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者楚之隱人也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
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
爲太子師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
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歛者數百人老父㾕勝以名
𦤺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
衆莫知其誰也

彭城老父　陸沉皓首　炎鼎將移
斷摧鳳跡　弔哭低回　曾非儕友
薰膏之規　哲士宜守

韓順

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
詣王莽末隱於南山地皇四年漢起兵於南陽順同
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修道山
居執操不回囂以道術深遠使人齎璧帛取辭厚禮
聘順欲以爲師順因使謝囂曰判有來學義無往教
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矍然不致強屈其後囂
等諸姓皆滅唯順山棲安然以貧潔自終焉

世道交喪　子良隱息　寧棲青山

耻歌白石　求於井蛙　責之貧笈
兎戢孤牧　泰然林澤

鄭樸

鄭樸字子眞谷口人也修道靜默世服其淸高成帝
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之遂不屈揚雄盛稱其
德曰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名振京師馮翊人
刻石祠之至今不絕

谷口子眞　甘恬寂默　非服弗服
非食弗食　不答徵車　爲農草澤
吁嗟法言　撰其玄德

李弘

李弘字仲元蜀人也居成都里中化之班向不負擔
男女不錯行弘嘗被召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
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諭之仲元遂遊
弃不之官惟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

仲元所居　俗用拭新　授之百里
非其素情　中途遊絕　卒老高標
先英評許　未悉玄眞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
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
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
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

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子平上哲　賦德淵沖　玩辭觀象
損退自崇　伉男儷女　家務不宗
周攀五嶽　禽老是同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仲叔高棲　蔬賓迷國　一介弗取
卓然貞白　投牒司徒　寄形安邑
枯槁當年　風流九域

高士傳卷中

高士傳卷下

玄晏先生　皇甫謐　撰
五嶽山人　黃省曾　頌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立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故梁令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儒仲處英　放獨斯世　光武中興
守禮不試　草萊野耕　甘於沈翳

賢哉高明　濟成遯事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名姓隱遊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

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

吁嗟子陵　少與龍潛　飛騰天位
書至連連　北軍親就　內榻同眠
富春之濱　客星皎懸

牛牢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曰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即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眞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君直峻守　恥交萬乘　清夜片言
終身爲信　卯金復興　帝王不應
葆光煌煌　遯藏何閒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也激致可追王良之友也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乃讓之曰不有忠信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遠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高之

隱者閒曠　避世滄瀛　其友樹節
遐餌華纓　進輕退促　舉動不經
交携長絕　時議所欽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又以身爲作執勤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

俟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皐伯通
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
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
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
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
傍

伯鸞者何　脩遠之子　介恥攀龍
貧資畜家　仰頌逸民　庶追芳趾
貞配孟光　骨埋吳土

高恢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
與梁鴻善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

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匿耀終身不仕焉

高恢總髮　道德是求　伯鸞齊志
泉石胥遊　東飛西駐　歌以寫憂
形容萬里　遠蹈同流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不仕隱武安山中峰鑿穴
而居採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魏郡刺史執棗栗
爲贄見佟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甚苦如何
佟曰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屑營於世事以
分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苦也如明使君綏
撫牧養夕惕匪懈反不苦耶遂去隱逸終身不見

孝威特邁　稅趾武安　鑿居土穴
不顧彈冠　郡公溫勞　有語足寬
終齡超遂　大璞得完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
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
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
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
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
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
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
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

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
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
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伯休謝俗　韜彩青冥　適郡樹價
細女舉名　飄然改業　遐藏霸陵
佯隨國聘　俄蹈虛眞

丘訢

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自謂無伍傲世不
與俗人爲群郡守召始見曰明府欲臣訢邪友訢邪
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
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
不敢屈

季春傲俗　自矜無伍　固守遂迴
翩翩鳳止　寵祿塵如　清言爛吐
鄙兩扶風　誰舉冠緌

矯慎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蔡松喬導引之術隱遁山谷與南郡太守馬融并州刺史蘇章鄉里並時然二人終未不及慎也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兔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仲彥霄揚　孤翔不娶　友牘殷勤
淡無雁昇　入島尋仙　還家告逝
復見他邦　的然靈異

任棠

任棠字季卿少有奇節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為漢陽太守到先就家候焉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傲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置一盂水者欲諭太守清也拔一本薤者欲諭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諭太守開門卹幼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季卿懿資　弘通六藝　超時區表
棄宗絕利　龐守來聘　默形三諭
鳳色鴻姿　圖傳鄉地

摯恂

摯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等自遠方至者十餘人既通古今而性復溫敏不恥下問故學者宗之嘗慕其先人之高迹隱於南山之陰初馬融如恂受業恂愛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為大儒文冠當世以是咸恂之知人永和中常博求名儒公卿薦恂行侔曾閔學擬仲舒文參長卿才同賈誼實瑚璉器也宜在宗廟為國碩輔由是公車徵不詣大將軍竇憲舉賢良不就清名顯於世以壽終三輔稱焉

摯氏之恂　光于祖德　博貫無倫
幽潛不惑　聲溥九霄　經傳四國
樂矣弗諼　空勞物色

法眞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為大儒弟子自遠而至者數百人眞性恬

靜宴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
守門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
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
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
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凡辟公府賢良皆不就同
郡田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
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
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
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
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絶
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
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

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
五年以壽終

高卿宿學　門衆紛如　功曹面却
孤峻所希　再薦知己　四下綸音
杳然長絶　德撰穹碑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
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
郎南陽張温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
也老父笑而不荅温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
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
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
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
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
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漢濱老父　操鉏沔上　翠華雷動
不屑瞻仰　台臣屈問　理辯如響
俛首含羞　匆匆塵歎

徐稺

徐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經行高於南州桓
帝時汝南陳蕃爲豫章太守因推薦稺於朝廷由是
五與孝廉賢良皆不就連辟公府不詣未嘗荅命公
喪輒身自赴弔太守黄瓊亦嘗辟稺至瓊薨歸葬江
夏稺既聞即負笈徒步豫章三千餘里至江夏瓊墓

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車三徵不就以壽終

孺子清妙　超絶代俗　屢辟鴻臣
不瑕皎王　萬里赴喪　炙雞茅束
以力粥饘　安安自足

夏馥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爲諸生質直不苟動必
依道同縣高儉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唯
馥閉門不與高蔡通桓帝即位災異數發詔百司舉
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趙戒舉馥不詣遂隱身久之
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等専朝禁錮善士謂之黨人
馥雖不交時官然聲名爲節等所憚遂與汝南范滂
山陽張儉等數百人並爲節所誣悉在黨中詔下郡

縣各捕以爲黨魁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髮服易形入林慮山中爲冶工客作形貌毀悴積傭三年而無知者後詔黨放偸等皆出馥獨嘆曰已爲人所棄不宜復齒鄉里矣留賃作不歸家人求不知處其後人有識其聲者以告同郡止鄉太守濮陽潛使人以車迎馥馥自匿不肯潛輦三返乃得馥

八顧夏馥　不通紈綺　抱影煙霞
灰情群舉　黍網載張　天形遂毀
客作將終　同迎歸止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

汝南先賢卷之　一

餘家貧郡縣欲以爲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宋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傳涉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穉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嘗耳凡司徒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介休林宗　行師伯彥　韜晦常虛
好衣不掩　察觀抱象　懐珍高卷
有道之聘　揚光竹簡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少有名節同縣緱氏女玉爲父報讎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蟠父母卒哀毀思慕不飲酒食肉十餘年遂隱居學治京氏易嚴氏春秋小戴禮三業先通因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學無常師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即步負其喪至濟陰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符傳護送蟠蟠不肯投傳於地而去在史還家前後凡諸車特徵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壽終

汝南先賢卷之　二

子龍尚節　抗論生枯　博經衆賢
殯友浮河　榜標初熾　獨嘆坑虞
巢依梁碭　得以安歌

袁閎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於室中向母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車兩徵不詣范滂矣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可謂至賢矣

汝南夏甫　杜門深處　日朝母氏
揮絕賓侶　科頭自放　不閑俗禮

長歌白駒　逍遥桑梓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肱年最長與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兄弟相戀不能相離肱習學五經兼明星緯弟子自遠方至者三千餘人聲重於時凡一舉孝廉十辟公府九舉有道至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仲季亦不應徵辟建寧二年靈帝詔徵爲犍爲太守肱得詔乃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盛明之世尚不委質況今政在私門哉乃隱身遯命乘船浮海使者追之不及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詔名振於天下年七十七卒於家

伯淮英朗　經通緯治　四海振衣
多齊孔氏　天使圖形　幽房韜被
碧海浮桴　青州遯世

高隱傳卷　三一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浮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寧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就寧凡徵命十至皆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常著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加首絮巾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號爲賢者

寧也何自　管仲之孫　片介弗顧
割席遠歆　龍德旣顯　豹隱是徵
甘心玄寞　郡國圖形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漢尚書玄少好學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習孝經論語兼通京氏公羊春秋三正曆九章算術周官禮記左氏春秋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迫脅不得已而詣進設机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進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餘辟並不就

康成蚤穎　博極羣典　得五馬門
大道是勉　凡授尊高　盃崇溫儼
八尺之軀　終焉閑欽

高隱傳卷　三二

任安

任安字定祖少好學隱山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史記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爲任徵君云

定祖儒流　世有贊言　拔求遷傳
感激仲連　性情咸得　出去憂纏
清虛無染　珪組永捐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

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龐公真隱　志凌冰雪　弗慕榮華
自寧巢穴　遺與人殊　身於世絕
踄秀鹿門　欣怡雲月

姜岐

姜岐字子平漢陽上邽人也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橋玄為漢陽太守召岐欲以為功曹岐稱病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後殺岐益爭之玄怒益撾之益得杖且諫曰岐少修孝義栖遲衡門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敢以死守之玄怒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廣其母死喪禮畢盡讓平水田與兄岑遂隱居以畜蜂豕為事教授者滿於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辟州從事不詣民從而居之者數千家後舉賢良公府辟以為茂才為蒲坂令皆不就以壽終於家

子平幼孤　俞俞守道　功曹爰致
托疾以報　守計茲迫　尹郵宣救
牧豕調蜂　天涯嘯傲

荀靖

荀靖字叔慈潁川人也少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曰八龍閤門悌睦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字慈明亦以才顯於當時或問汝南許章曰爽與靖孰賢章曰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及卒學士惜之誄靖者二十六人潁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潁川太守王懷亦諡曰昭定先生

八龍矯首　里居高陽　叔慈撫化
物外遊翔　終身肥遁　至寶含章
玄昭二諡　永世遺芳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不應袁紹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陳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處不同勉卒高尚義不相屈昭乃隱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至嘉平初年八十九卒于家

胡昭高尚　不事袁曹　陸渾之下
耕誦逍遙　樂亭相詔　由兔介騷
群賢遊薦　已入冥寥

焦先

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也或言生漢末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卧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滓不

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孝然奇士　少避白波　食草飲水
露寓于河　色姝豔體　伐國謠歌
饑寒待盡　風節高哉

高士傳卷下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

明刻本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王佐榜進士題名錄也。考劉一清錢塘遺事、宋時廷試放榜唱名後、謁先聖先師、赴聞喜宴、列敘名氏鄉貫三代之類、具書之、謂之同年小錄。是科爲紹興戊辰、南渡後第七科也。所取凡三百三十人。又特奏名四百五十七人。其四百五十六人原本佚闕、錄內僅存一人。首載前一年御筆手詔、次載策問及執事官姓名。又次載進士榜名。末乃載諸進士字號鄉貫三代。後又有附錄、記董德以下三十二人之事、而狀元王佐等三人對策之語、亦載其略。皆附會和議甚力、不知何人所記、疑宋元間相率而成、非出一人之手也。宋代同年小錄、今率不傳。惟寶祐四年榜以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三人爲世所重、如日星河岳、亙古長存、足以搘拄綱常、振興風敎、而是榜以朱子名在五甲第九十、講學之家亦自相傳錄、得以至今。明宏治中、會稽王鑑之重刻於紫陽書院、改名曰朱子同年錄。夫進士題名、統以狀頭、曰某人榜、進士國制也。標以年號、曰某年登科小錄、亦國制也。故以朱子傳是書可也。以朱子冠是書而黜特選之大魁、進綴名之末甲、則不可。以朱子重是書可也。以朱子名是書而削帝王之年號、題儒者之尊稱、則尤不可。鑑之所稱、蓋徒知標榜門戶、而未思其有害於名敎。今仍以原名著錄、存其真焉。

紹興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御筆手詔

門下朕惟自古聖王之治莫先得士而國家科目之設最為周密往者宇內多故猶不忘三年之舉朕今疆垂日靖學校興行人知鄉方顧不能率厲舊典網羅群材庶可令有司蒐取茂異咸與計偕朕將試之春官親策于廷縻以好爵幾有益於治道布告天下體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紹興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御試策一道

朕觀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光武之盛蓋既取諸新室又恢一代宏模與手與高祖相望垂統者二百祀朕甚慕之今子大夫通達國體咸造于廷願聞今日治道何與補可以起晉唐之陵夷何術緣可以接東漢之軌遠夫既抑戚宮之貌謝[illegible]域之質則柔道所理必有品章條貫要纂創業守文之懿視夏康周宣猶有光焉因子大夫之所蓄積也其著于篇朕將親覽

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五日鏁院

勑差

知貢舉

左朝奉郎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直

學士院邊 知白

同知貢舉

左朝奉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吏

部侍郎周 執羔

左奉議郎守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

巫 伋

參詳官

左朝奉大夫鄭 鬲

左朝散郎行司農寺丞周 莊仲

左朝散郎行國子監丞兼權尚書吏

部員外郎沈 虛中

左朝散郎周 林

左承議郎行祕書省正字兼權提舉祕

書省編定書籍官兼權尚書禮部

員外郎葛 立方

左承奉郎充御史臺主簿陳 夔

左奉議郎行太常寺主簿兼權祕書

省校勘書籍官林 大鼐

左承議郎行宗正寺主簿王 葆

點檢試卷官

左朝請大夫監尚書六部門兼權尚

書兵部員外郎張 頡

左朝請大夫監登聞檢院余 仔

左朝奉郎行太常博士蔡 宰

左從事郎充詳定一司勑令所刪

定官丁 婁明

左承議郎新行國子監丞權監都進

奏院李 琳

左宣教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
祕書省校勘書籍官葉 麟
左宣教郎皇太后宅教授秦 從周
左迪功郎守大理評事蔡 墳
左朝奉郎行太府寺主簿余 [illegible]
左承議郎幹辦諸司審計司湯 允恭
左承議郎郭 孝參
左承議郎貢 汝能

左奉議郎主管官告院章 夏
左宣教郎祝 閎
左宣教郎錢 容
左宣教郎元 益
左宣義郎王 洸
左迪功郎臨安府府學教授何 溥
左從事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方 升之
左迪功郎權臨安府仁和縣紅亭稅場孫 良輔

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
論策三場
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
經義論策三場
別試
考試官
左朝請郎殿中侍御史兼 崇政殿
說書余 堯弼

點檢試卷官
左承奉郎樞密院編修官林 機
左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謝 邦彥
左奉議郎就差監行在左藏東庫鍾 世明
左從事郎監行在雜賣場鮑 同
二月二十三日引試
御試
勅差

初考官

左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 該

左朝散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吳 秉

左奉議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陳 誠之

覆考官

左朝散郎權尚書戶部侍郎李 朝正

七

左宣教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湯 思退

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勳員外郎沈 介

詳定官

左朝奉郎試工部尚書詹 大方

左朝奉郎監察御史張 杞

左宣教郎太學博士王 之望

編排官

左中大夫新除尚書戶部侍郎兼權兵部侍郎李 椿年

左朝請郎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余 堯弼

初考點檢試卷官

左從事郎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吳 文度

覆考點檢試卷官

左文林郎秘書省正字兼權舉秘書省編定書籍官林 仲熊

八

續承 指揮添差到對讀兼充初覆考同共考校

左朝散郎通判臨安軍府事黃 棠

左宣義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曹 筠

左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謝 [illegible]

左奉議郎監行在左藏東庫鍾 世明

左從事郎監行在雜賣場鮑 同

左從政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詹 亢宗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

四月十七日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
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
當月十八日赴
期集所

糾彈
江賓王　鍾離松　蔣郃

牋表
俞處約　陳豐　陸升之
俞光疑　莫汲

主管題名小録
何騰　何欽承　劉安世
程千里　田與宗　葉謙亨
柴衛　韓彥直　張宗元

掌儀
萬介　徐復

典客
余彥廣　朱登

掌計
蕭甫

掌器
潘觀國

掌膳
張頴

掌酒菓
王允功

監門
方顏　袁富文

四月二十六日依
令賜錢一千七百貫

四月二十九日
朝謝
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
黃甲敘同年
五月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
先聖
先師
鄒國公

五月　日立題名石刻于禮部
貢院
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于禮部
貢院

第一甲

第一人　王佐字宣子小名千里小字驥兒
年二十九月初六日生外氏某
具慶下第五十　兄弟五人　一舉　娶高氏
曾祖仁故不仕　祖忠故不仕　父俊彥見任
本貫紹興府山陰縣禺會鄉廣陵里父為戶

第二人　右迪功郎董德元字體仁小名丙哥小字長壽
年五十三十月初五日生外氏官
永感下第七十七　兄弟二人　六舉　娶曾氏
曾祖倚故不仕　祖蒙休故不仕　父奬故不仕
本貫吉州永豐縣雲蓋鄉會和里曾祖為戶

第三人　和州助教陳孺字漢卿小名叔頑小字石老
年三十一十一月初十日生外氏潘
具慶下第四十　兄弟一人　一舉　娶嚴氏
曾祖德明故不仕　祖世京故不仕　父蒙未仕
本貫撫州臨川縣西團鄉文公坊父為戶

第四人　右承事郎黃□字子及小名佑兒小字多男
年二十六六月十九日生外氏姚
偏侍下第九　兄弟三人　一舉　娶許氏
曾祖君諫故不仕　祖□故不仕　父伯紹故不仕
本貫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百赤里高伯祖為戶

第五人　蕭燧字照鄰小名再兒小字汝嘉
年二十六八月三十日生外氏陶繼母李
偏侍下第十八　兄弟六人　一舉　娶張氏
曾祖洵故不仕　祖鎛故不仕　父增故不仕
本貫臨江軍新喻縣豪山鄉祈桂坊高祖為戶

第六人　王忠彥字成父小名高郎小字安岳
年四十二六月十三日生外氏程
偏侍下第四　兄弟三人　四舉　娶張氏
曾祖叔獻故不仕　祖君卿故不仕　父袁□□
本貫眉州眉山縣忠孝鄉崇道里祖為戶

第七人

[illegible]台 字周先 小名衍孫 [illegible]

年二十五 三月初八日生 [illegible]

具慶下 第十五 兄弟[illegible]

曾祖[illegible] [illegible]

本貫開封府祥符縣[illegible]

一舉 娶丁氏 [illegible]

第八人 陳

聞遠 字元擧 小名興宗 小字[illegible]

年五十四 四月初七日生 外氏徐

永感下 第十八 兄弟一人

曾祖錦 故不仕 祖[illegible] 故不仕 父琳 故不仕

本貫衢州開化縣[illegible]錦里自為户

二舉 娶江氏

第九人 葉

謙亨 字伯益 小名[illegible] 小字星卿

年二十四 二月二十[illegible]日生 外氏劉

偏侍下 第[illegible] 兄弟三人

曾祖文 故不仕 祖[illegible] 故不仕 父[illegible] 故不仕

本貫處州[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兄[illegible]為户

二舉 娶劉氏

第十人 何

[illegible] 字[illegible] 小名天奇 小字[illegible]

年五十一 [illegible]四日生 外氏[illegible]

偏侍下 第十[illegible] 兄弟三人

曾祖[illegible] 故不仕 祖[illegible] 故不仕 父[illegible] 故不仕

本貫建[illegible]興鄉[illegible]里 兄[illegible]為户

[illegible] 娶吳氏 再娶楊氏

第二甲

第一人 甘

[illegible] 字明[illegible] 小名慶郎 小字两父

年二十二 四月十二日生 外氏許

具慶下 第念九 兄弟二人

曾祖允王 故不仕 祖祖安 故不仕 父[illegible] 未仕

本貫開封府祥符縣[illegible]坊 兄為户

一舉 娶[illegible]氏

第二人 沈

文[illegible] 字[illegible] 小名義尊 小字[illegible]老

年四十五 七月十三日生 外氏許

永感下 第千二 兄弟[illegible]

曾祖[illegible] 故不仕 祖[illegible] 故不仕 父[illegible] 故不仕

本貫開封府開封縣[illegible]

七舉 娶[illegible]氏

第三人 劉

[illegible] 字少度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朝

年二十六 三月二十日生 外氏鄭

永感下 第十九 兄弟一人

曾祖[illegible] 故不仕 祖[illegible] 故不仕 父發 故[illegible]文學

本貫開封府[illegible]縣[illegible]里 [illegible]為户

一舉 娶姚氏

第四人 李

[illegible] 字舜[illegible] 小名[illegible] 小字堯臣

年二十四 八月十[illegible]日生 外氏胡

偏侍下 第六 [illegible]

曾祖常幹 故不仕 [illegible] 故不仕 父倪 故不仕

本貫處州縉雲縣[illegible]和仁里自為户

一舉 娶[illegible]氏

第五人 吳

[illegible] 字令德 小名[illegible] 小字聖遠

年四十四 九月[illegible]日生 外氏朱

永感下 第十七 [illegible]第四人

曾祖釋之 [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常州[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祖為户

二舉 娶孫氏

第六人 劉

[illegible] 字子山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郎

年三十五 九月[illegible]日生 外氏安

偏侍下 第[illegible] 兄弟四人

曾祖[illegible] 故不仕 祖文[illegible] 故不仕 父[illegible] 未仕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兄為户

一舉 娶[illegible]氏

第七人 王

[illegible]功 字[illegible] 小名[illegible] 小字朝[illegible]

年四十五 十二月初九日生 外氏林

永感下 第三十四 兄弟二人

曾祖准 故不仕 祖[illegible] 故不仕 父謙夫 故不仕

本貫福州長溪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自為户

二舉 娶林氏

第八人 虞

[illegible] 字任之 小名[illegible]奇 小字[illegible]老

年四十四 六月十二日生 外氏牟

永感下 第萬一 兄弟二人

曾祖[illegible] 祖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京

本貫仙井監仁壽縣[illegible]里 祖為户

四舉 娶王氏 再娶陳氏

第九人

溫鏜字授之小名進[illegible]
年三十九十二月[illegible]生外氏羊
永感下第五十五兄弟二人一舉娶張氏再娶[illegible]
曾祖令遵故不仕祖[illegible]永故不仕父[illegible]
本貫河南府新安[illegible]里祖為戶

第十人

張元賀字長文小名[illegible]
年二十二十月初[illegible]生外氏陳
偏侍下第八[illegible]兄弟二人一舉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祖[illegible]故不仕父珣見任保義郎致仕
本貫平江府長洲縣[illegible]安鄉仁壽里父為戶

第十一人

章謐字靖之小名端安小字正臣
年四十五月二十七日生外氏劉
永感下第三兄弟[illegible]一舉娶吳氏
曾祖[illegible]真故不仕祖士寧故不仕父彝故不仕
本貫處州麗水縣善康鄉招賢里自為戶

五

第十二人

宗偏字元忠小名惠老小字老可
年二十三四月初四日生外氏張
具慶下第二兄弟五人一舉娶周氏
曾祖有朋故不仕祖天輔[illegible]父瑜未仕
本貫衢州江山縣[illegible]山鄉萬高里父為戶

第十三人

为熉字國器小名勝郎小字皆紹
年一十五八月二十五日生外氏呂
具慶下第六七兄弟五人兩舉娶王氏
曾祖道明祖[illegible]父彥[illegible]
本貫湖州烏程縣[illegible]靜鄉光化里父為戶

第十四人

林公茔字叔山小名偈老小字瑞子
年二十八十月一十三日生外氏陳
永感下第百八兄弟五人一舉娶薛氏
曾祖禎[illegible]不祖[illegible]父革[illegible]
本貫秀州[illegible]里父為戶

第十五人

[illegible]迪功郎陳量字宜中小名[illegible]小字彭夫
年三十九十月初三日生外氏方
永感下第二兄弟二人一舉娶謝氏
曾祖[illegible]祖[illegible]父[illegible]
本貫興化軍仙遊縣[illegible]善里父為戶

第十六人

李彥[illegible]字秀實小名昌[illegible]小字秀叔
年三十十二月十四日生外氏姚
偏侍下第五十八兄弟四人二舉娶徐氏
曾祖震故不仕祖[illegible]故不仕父澤未仕
本貫湖州德清縣永和鄉仁智里兄左迪功郎為戶

第十七人

朱燮字季鍾小名吉老小字吉父
年三十二十一月初四日生外氏勾
具慶下第百一兄弟三人一舉娶陳氏
曾祖仲文[illegible]不祖[illegible]父[illegible]
本貫邛州臨邛縣臨邛鄉新興里父為戶

六

第十八人

張[illegible]字仲山小名[illegible]小字[illegible]
年二十一二月初十日生外氏[illegible]
偏侍下第廿六兄弟八人一舉娶康氏
曾祖禾故不仕祖[illegible]故不仕父秀發故不仕
本貫紹興府山陰縣[illegible]鄉甲子里兄為戶

第十九人

右迪功郎秦淵字彥肅小名郭壽[illegible]
年二十六三月初一日生外氏江
偏侍下第二兄弟二人一舉娶[illegible]氏再娶許氏
曾祖[illegible]祖[illegible]父規[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高郵縣[illegible]里祖為戶

第三甲

第一人

索揚字[illegible]小名[illegible]
年三十一九月二十一日[illegible]外氏楊
偏侍下第五兄弟[illegible]一舉娶范氏
曾祖思故不仕祖[illegible]父元忠未仕
本貫蜀州晉原縣尚賢鄉[illegible]戶

第二人

李[illegible]如 字仲明 小名祥[illegible]
年二十三 [illegible]月二十一日生 外氏鄭
次[illegible] 第二 兄弟二人 一舉 娶楊氏
曾祖充[illegible]故不 祖淮望故[illegible] 父爵[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陽安縣龍門鄉稻田里 祖為戶

第三人

詹叔善 字[illegible]道 小名鄭仔 小字鄭公
年五十四 七月初二日生 外氏沈
永感下 第五十九 兄弟四人 四舉 娶祝氏
曾祖實故不仕 祖天從故不仕 父彥顏故不仕
本貫信州玉山縣惠安鄉忠孝里 弟教授[illegible]戶

第四人

吳瓊 字景玉 小名四十四 小字興宗
年二十一 四月二十六日生 外氏張
具慶下 第八 兄弟二人 四舉 未娶
曾祖漢臣故不仕 祖璉故不仕 父惠未仕
本貫開封府開封縣信陵坊 父為戶

第五人

洪邦直 字應賢 小名秀兒 小字元禎
年三十六 十月二十六日 外氏董
具慶下 第十三 兄弟四人 四舉 未娶
曾祖昱故不仕 祖哲故不仕 父佺未仕
本貫饒州樂平縣金山鄉桂蔭里 父為戶

第六人

余重 字婦愛 小名星郎 小字德星
年二十四 十二月初三日生 外氏李
永感下 第六十三 兄弟六人 一舉 娶項氏
曾祖士英故不仕 祖可昇故不仕 父汝舟故不仕
本貫饒州樂平縣萬全[illegible]者德里 自為戶

第七人

蹇駒 字少劉 小名桂孫 小字瑞客
年二十六 十月初九日生 外氏王
永感下 第小五 兄弟二人 二舉 娶李氏
曾祖化源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源故登仕郎
本貫潼州府鹽亭縣[illegible]鄉[illegible]地里 父為戶

第八人

吳彬 字少玲 小名鄭哥 小字茂卿
年二十五 七月二十五日生 外氏楊
偏侍下 第九 兄弟三人 二舉 娶趙氏
曾祖元益故不仕 祖士全故不仕 父祥故不仕
本貫嘉州洪雅縣歸仁鄉清太里 父為戶

第九人

李承 字舜卿 小名萬哥 小字善老
年三十七 二月初九日生 外氏史
偏侍下 第大八 兄弟二人 二舉 娶任氏
曾祖林成[illegible]不仕 祖公權故不 父辯故不
本貫眉州彭山縣[illegible]東鄉平東里 叔為戶

第十人

張[illegible] 字[illegible] 小名江郎 小字江郎
年二十一 四月十八日生 外氏李
偏侍下 第五十二 兄弟一人 二舉 娶徐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故[illegible] 父大中[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興鄉拱極里 父為戶

第十一人

宋三省 字和 小名勝郎 小字秀[illegible]
年四十六 六月三十日生 外氏[illegible]
偏侍下 第百二十七 兄弟五人 四舉 娶毛氏
曾祖[illegible]不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安吉縣順[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弟[illegible]戶

第十二人

田[illegible] 字德遠 小名外孫 小字外孫
年三十三 八月十一日生 外氏謝
偏侍下 第二 兄弟三人 一舉 未娶
曾祖萬故不仕 祖貴故不仕 父超未仕
本貫[illegible]慶州麗水縣和樂鄉保安里 父為戶

第十三人

徐存 字去非 小名桂郎 小字清卿
年三十 正月初四日生 外氏葉
具慶下 第六二 兄弟二人 一舉
曾祖評故不仕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未仕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illegible] [illegible]為戶

第十四人 黎

梓字材仲 小名顯 小字德輔
年四十三 六月二十五日生 外氏丁
永感下 第五十二 兄弟三人 三舉 娶丁氏
曾祖本政 不仕 祖廣 故不仕 父釗 故不仕
本貫潭州醴陵縣建平鄉豐仁里 父為戶

第十五人 張

恪字季武 小名莊遇 小字立哥
年二十九 八月初七日生 外氏徐
具慶下 第五 兄弟四人 二舉 娶戴氏
曾祖彦昌 故不仕 祖閏 故不仕 父應 故不仕
本貫衢州江山縣□□鄉光政里 弟[illegible]為戶

第十六人 楊

□字子山 小名似哥 小字子甫
年二十三 五月初七日生 外氏陳
具慶下 第二十六 兄弟二人 一舉 娶趙氏
曾祖[illegible] 祖□ 故不仕 父秉直 未仕
本貫[illegible]三□里 父為戶

第十七人 冉

□之字子美 小名祖郎 小字莘乞
年二十八 十月十一日生 外氏楊
具慶下 第一 兄弟□□ 一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宏 故不仕 祖希顏 故不仕 父廷 未仕
本貫[illegible]山縣永東鄉歸仁里 父為戶

第十八人 萬

介字廷老 小名□哥 小字歐哥
年五十一 七月二十一日生 外氏俞
永感下 第八六 兄弟二人 四舉 娶施氏
曾祖惟則 故不仕 祖明 故不仕 父溥 故不仕
本貫開封府祥符縣□灘鄉青塔村 自為戶

第十九人 潘

觀國字元賓 小名鐵僧 小字延嗣
年四十九 二月十八日生 外氏梁
永感下 第二 兄弟二人 六舉 娶胡氏
曾祖青 故不仕 祖中立 故不仕 父宗 故[illegible]
本貫泗州盱眙縣都梁鄉淮上坊 自為戶

第二十人 朱

□字中遠 小名省郎 小字朝用
年三十九 九月二十一日生 外氏熊
偏侍下 第四 兄弟三人 五舉 娶楊氏
曾祖文□ 故不仕 祖□ 故不仕 父天祺 故不仕
本貫袁州宜春縣宕渠鄉豐□里 叔祖[illegible]為戶

第二十一人 張

偉字書言 小名□老 小字壽卿
年五十五 五月二十七日生 外氏章
永感下 第一 兄弟□□ 四舉 娶鄭氏
曾祖仲□ 故不仕 祖說 故不仕 父嘉尚 故不仕
本貫秀州華亭縣新江鄉遵成里 曾祖為戶

第二十二人 馮

忠嘉字□道 小名閏□ 小字參師
年二十八 閏十月十二日生 外氏劉
永感下 第二十九 兄弟四人 三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宗顏 故不仕 祖昇 故不仕 父理 [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里 祖為戶

第二十三人 何

性仁字元習 小名[illegible] 小字三哥
年四十八 十一月二十八日生 外氏馬
永感下 第三十二 兄弟四人 五舉 娶馬氏
曾祖立 故不仕 祖□文 故不仕 父息 故左宣教郎
本貫[illegible]水縣[illegible]里 父為戶

第二十四人 龔

務字甫天 小名貴郎 小字文弟
年二十六 三月十一日生 外氏陸
偏侍下 第十七 兄弟二人 一舉 娶王氏
曾祖製 故不仕 祖仲□ 故不仕 父天□ 故不仕
本貫信州上饒縣遷賢鄉明倫里 父為戶

第二十五人 黃

克仁字巳任 小名五哥
年二十三 九月初五日生 外氏易
偏侍下 第四十三 兄弟六人 一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宗 故不仕 祖□ 故不仕 父弘 故不仕
本貫潼川府□□縣高德鄉永興里 自為戶

第二十六人 蔡

溍老字草起小名安兒小字仕道
年二十六四月十四日生外氏李
具慶下 第七八 兄弟四人 二舉 娶劉氏
曾祖敷言故不仕 祖叔彥故不仕 父璋未仕
本貫成都府廣都縣龍溪鄉旗亭里 祖為戶

第二十七人 王

人鑑字克明小名二哥小字二哥
三十二歲八月 日生外氏朴
具慶下 第二 兄弟三人 一舉 娶李氏
曾祖鎮故不仕 祖恭 父民翁
本貫邵武軍建寧縣南鄉赤岸里父為戶

第二十八人 承信郎趙

不悅字宇正小名椿壽小字椿壽
年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外氏吳
偏侍下 第六 兄弟五人 一舉 娶宋氏
曾祖[illegible] 祖仲[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宗正寺玉牒所

二一

第二十九人 謝

謙字可大小名模小字經遠
年五十九月二十日生外氏朱 繼母吳氏
永感下第四十八 兄弟終鮮 六舉 娶馮氏
曾祖解故不仕 祖惇故不仕 父行故不仕
本貫邵武軍邵武縣仁華鄉同福里自為戶

第三十人 趙

善岫字山甫小名壽翁小字壽翁
年二十七九月二十五日生外氏李
永感下 第三 兄弟無 一舉 未娶
曾祖仲鏵[illegible] 祖士訏[illegible] 父不[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第三十一人 張

商卿字彥弼小名道升小字彥高
年五十五月二十八日生外氏楊
永感下 第七六 兄弟終鮮 五舉 娶吳氏
曾祖收故不仕 祖伯愈故不仕 父子成故不仕
本貫建州建安縣建安鄉川石里自為戶

第三十二人 盧

彥文字元質小名勝童小字成甫
年五十一正月十五日生外氏[illegible]
偏侍下 第十六 兄弟二人 五舉 娶俞氏
曾祖沖 徵不 祖阜 徵不 父點 徵不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延陵里自為戶

第三十三人 趙

像之字民則小名壽卿小字行成
年二十一二月十七日生外氏宋
具慶下 第一 兄弟十人 一舉 未娶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第三十四人 趙

彥文字元[illegible]小名慶孫小字紹祖
年四十十一月初六日生外氏尚
永感下 第一 兄弟二人 一舉 娶成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公[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二十二

第三十五人 陳

大方字少虞小名[illegible]慶小字餘慶
年五十三三月二十七日生外氏林
永感下 第九 兄弟二人 五舉 娶林氏[illegible]
曾祖旦 祖欽 父宜
本貫福州長樂縣二難鄉崇丘里自為戶

第三十六人 魏

師遜字良翰小名成郎小字必大
年四十一四月初十日生外氏張
永感下第百二十五 兄弟四人 四舉 娶楊氏再娶李氏
曾祖[illegible]先故不仕 祖淳故不仕 父世泰故不仕
本貫建康府溧水縣崇賢鄉積化里[illegible]

第三十七人 尤

袤字延之小名盤郎小字季長
年二十二三月十四日生外氏耿
永感下 第百九 兄弟四人 二舉 娶唐氏
曾祖大成故不仕 祖申故不仕 父時亨故不仕
本貫常州無錫縣開化鄉[illegible]石里父為戶

第四甲

第一人 孟

[illegible]致巘字惟之小名秀老小字天秀
年二十六五月十四日生外氏趙
偏侍下第十四兄弟六人一舉娶姚氏
曾祖景[illegible]故不仕祖興[illegible]父盧仁未仕
本貫[illegible]昌府汶陰縣旌義鄉崇義坊爲祖[illegible]爲戶

第二人 蕭

[illegible]字[illegible]泰小名善感小字德昭
年三十八月十九日生外氏劉繼母歐陽氏
具慶下第[illegible]兄弟三人二舉娶劉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祖[illegible]故不仕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安府安福縣清化鄉同亭里父爲戶

第三人 曾

[illegible]字[illegible]文小名道生小字立本
年二十[illegible]九月初三日生外氏王
嚴侍下第四十[illegible]人兄弟無人一舉娶王氏
曾祖[illegible]祖[illegible]父世昌[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西鄉崇賢里父爲戶

二十三

第四人 李

[illegible]字[illegible]小名[illegible]小字清叔
年二十一九月初六日生外氏金
偏侍下第八兄弟五人三舉娶丁氏
曾祖[illegible]祖[illegible]父敢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義巷坊曾祖爲戶

第五人 柳

[illegible]小名俊郎小字少[illegible]
年二十五十一月初五日生外氏劉
永感下第七十一兄弟四人三舉娶劉氏
曾祖[illegible]祖民故不仕父[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崇安縣武夷鄉梅上里兄[illegible]

第六人 王

[illegible]小名道長小字彥章
年[illegible]十二月初八日外氏李
偏侍下第四[illegible]兄弟四人二舉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祖師[illegible]故不仕父景[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太平縣[illegible]鄉[illegible]爲戶

第七人 [illegible]

[illegible]小名福[illegible]小字[illegible]孫
年二十七六月十八日生外氏沈
具慶下第四十一兄弟五人一舉娶何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祖沈故不仕父嗣[illegible]
本貫平江府常熟縣積善鄉虞山里父爲戶

第八人 陳

天麟字季[illegible]小名[illegible]郎小字安老
年三十三二月初九日生外氏何
永感下第五十二兄弟五人二舉娶李氏
曾祖文勝故不仕祖允宗故不仕父[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宣州宣城縣長安鄉孝義里已爲戶

第九人 陸　右通直郎

[illegible]升之字仲高小名高[illegible]小字[illegible]
年三十四五月二十九日生外氏田
偏侍下第七十四兄弟四人三舉娶王氏
曾祖[illegible]祖[illegible]父長民[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府[illegible]縣孝義鄉高祖太傅爲戶

二十四

第十人 黃

[illegible]中字[illegible]正小名徐老小字壽朋
年四十三八月二十七日生外氏徐
永感下第六兄弟二人二舉娶江氏
曾祖師孟故不仕祖[illegible]故不仕父用故不仕
本貫衢州[illegible]遊縣[illegible]德鄉衣錦里兄[illegible]中爲戶

第十一人 龔

[illegible]尹字正子小名黃壽小字景臣
年二十九六月二十三日生外氏李
重慶下第三十四兄弟二人一舉娶蘇氏
曾祖詢故不仕祖[illegible]故不仕父[illegible]未仕
本貫常州宜興縣成任鄉[illegible]瀆里父爲戶

第十二人 鍾

[illegible]將之字仲山小名[illegible]哥小字子飛
年十九十二月十七日生外氏戎繼母周氏
具慶下第百十三兄弟六人一舉未娶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祖甫故不仕父允未仕
本貫[illegible]江府[illegible]陽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故伯[illegible]爲戶

第十三人

蒲堯仁字彥性小名崑生小字仲史
年三十八正月初四日生外氏陳
永感下　第小五　兄弟三人　三舉　娶俞氏
曾祖望　祖昌齡　父粹
本貫福州侯官縣桂枝鄉崇視里叔[illegible]為戶

第十四人

朱伯雄字少揚小名振振小字守孫
年四十九正月十一月生外氏吳
永感下　第七十五　兄弟三人　一舉　娶李氏
曾祖文符故不仕　祖瑾故不仕　父津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府[illegible]安縣白水鄉山東里自為戶

第十五人

程千里字道夫小名桂蓮小字大明
年三十六八月二十七日生外氏徐
具慶下　第二十八　兄弟二人　一舉　娶江氏
曾祖準故不仕　祖忠教不仕　父嚴[illegible]
本貫信州玉山縣玉山鄉高門里父為戶

二十五

第十六人

王[illegible]世字兵正小名與老小字彥賢
年二十七四月十一日生外氏黃
偏侍下　第四十　兄弟終州　一舉　娶金氏
曾祖隆先　祖常故不仕　父景[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溪里自為戶

第十七人

袁觀字子游小名王郎小字[illegible]孫
年二十四十一月十六日生外氏龐
永感下　第四　兄弟四人　二舉　娶胡氏
曾祖先敏故不仕　祖餘慶故不仕　父武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巴西縣在[illegible]鄉五塘里曾祖為戶

第十八人

陳經國字世顯小名昭明小字世顯
年四十五九月初一日生外氏張
永感下　第六　兄弟二人　二舉　前娶徐氏
曾祖埠　祖收　父邦彥
本貫開封府開封縣[illegible]為戶

第十九人

陳萬字師文小名華國小字延卿
年四十五七月初二日生外氏吳
永感下　第四二　兄弟終州　七舉　娶衛氏
曾祖梁　祖槃　父利用故不仕
本貫常州無錫縣揚名鄉[illegible]里自為戶

第二十人

陳伯山字仁叔小名惟忠小字上用
丙申　九月初九日生外氏葛
永感下　第念九　兄弟三人　一舉　娶林氏
曾祖整故不仕　祖公權故不仕　父天錫故不仕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成德鄉南隅里伯[illegible]為戶

第二十一人

童用賓字彥周小名用小字用之
年四十八二月二十三日生外氏胡
偏侍下　第二十一　兄弟一人　一舉　先娶胡氏
曾祖琰故不仕　祖大[illegible]故不仕　父定故不仕
本貫衢州龍游縣[illegible]教鄉移風里自為戶

二十

第二十二人

江叔可字德美小名喜孫小字仙客
年三十九正月二十九日生外氏王
永感下　第三十　兄弟三人　三舉　娶王氏
曾祖仲任　祖元[illegible]　父翊[illegible]
本貫揚州江都縣左廂仁義坊父為戶

第二十三人

王康年字和叔小名長郎小字元用
年五十四月十九日生外氏鈕
偏侍下　第三　兄弟五人　四舉　娶孫氏
曾祖達故不仕　祖貴故不仕　父德先故不仕
本貫湖州烏程縣霅水鄉倉場里兄康民為戶

第二十四人

何[illegible]字[illegible]先小名紹祖小字虞[illegible]
年四十四十一月二十六日生外氏成
永感下　第[illegible]　兄弟終州　一舉　娶趙氏
曾祖仁　祖[illegible]　父說
本貫[illegible]縣甘泉鄉[illegible]里父[illegible]為戶

第二十五人 高

選字德舉 小名[illegible] 宜老
年四十二 十一月初二日生 外氏[illegible]王
具慶下 第五十 兄弟三人 六舉 娶陳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illegible]未仕
本貫紹興府餘姚縣上林鄉石仁里 兄達為戶

第二十六人 陸

光之 字叔泰 小名定哥 小字定光
年三十六 月二十七日生 外氏田
偏侍下 第七十七 兄弟四人 二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紹興府山陰縣坊郭鄉[illegible]里 祖為戶

第二十七人 蕭

[illegible] 字彥[illegible] 小名[illegible]慶 小字慶[illegible]
年四十一 四月二十六日生 外氏陳
永感下 第[illegible] 兄弟三人 二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冀 祖昌齡 父韓
本貫福州侯官縣桂枝鄉崇[illegible]里 叔[illegible]為戶

第二十八人 韓

[illegible] 字[illegible]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illegible] 十月[illegible]日生 外氏陳
偏侍下 第[illegible] 兄弟二人 一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泰 祖[illegible] 父達
本貫仙井[illegible]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祖為戶

第二十九人 蔣

翊 字君舉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二十七 [illegible]二月十六日生 外氏斯
偏侍下 第三十三 兄弟四人 一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公輔故不仕 父順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永嘉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兄[illegible]為戶

第三十人 王

昉 字仲明 小名正[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二十七 正月初三日生 外氏[illegible]
偏侍下 第二十一 兄弟[illegible]人 三舉 娶張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illegible] 父利正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illegible]為戶

第三十一人 李

[illegible] 字[illegible] 小名桂哥 小字[illegible]
年四十二 九月三十日生 外氏[illegible]
永感下 第[illegible] 兄弟二人 二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象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自為戶

第三十二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字[illegible] 小名仁和 小字[illegible]高
年[illegible] 九月二十六日生 外氏毛
[illegible]下 第[illegible]十七 兄弟一人 [illegible]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

第三十三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字[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四十[illegible] [illegible]日生 外氏[illegible]
[illegible]下 第[illegible] 兄弟五人 [illegible]
[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縣[illegible]江陵坊[illegible]

第三十四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小名[illegible]哥 小字[illegible]
年四十三 九月二十日生 外氏[illegible]
永感下 第八 兄弟四人 [illegible]
曾祖[illegible]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安仁[illegible]里 [illegible]
守字德[illegible] 小名[illegible]郎 八字[illegible]
年二十二 七月初四日生 外氏[illegible]
具慶下 第七四 兄弟三人 [illegible]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第三十五人 [illegible]

本貫台州石[illegible]縣[illegible]江[illegible]山里 兄[illegible]為戶
翔[illegible] 字[illegible] 小名天任 小字[illegible]大
年三十二 十二月十三日生 外氏黃
偏侍下 第七十一 兄弟二人 二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illegible]

第三十六人 葉

本貫福州侯官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兄[illegible]

右迪功郎

第三十七人

董安行字□□小名棣郎小字景輝
年四十二八月初六日生外氏董
偏侍下 第十三 兄弟四人 二舉 娶董氏
曾祖彰故不仕 祖純故不仕 父□故不仕
本貫饒州浮梁縣福慶鄉懷德里父爲戶

第三十八人

周汝云字禹夫小名阿□小字宗山
年二十二八月六日生外氏過
偏侍下 第六十五 兄弟終鮮 一舉 娶董氏
曾祖過故不仕 祖瑜未仕 父德故不仕
本貫紹興府嵊縣仁德鄉□□里祖爲戶

第三十九人

李□進字□時小名彭老小字□□
年四十八八月十日生外氏趙
永感下 第□大 兄弟終鮮 一舉 娶□氏
曾祖□光 祖德 父和
本貫□州平泉縣善□鄉□□里父爲戶

二十九

第四十人

邵□字懷英小名□孫小字□郎
年二十二四月二十二日生外氏董
重慶下 第四 兄弟五人 一舉 娶陳氏
曾祖□故不仕 祖應未仕 父□未仕
本貫婺州金華縣白砂鄉山□里祖爲戶

第四十一人

李清字紹英小名□子小字奇男
年四十七七月十三日生外氏林
偏侍下 第十七 兄弟四人 四舉 娶鄭氏
曾祖□物故不仕 祖□故不仕 父鈞故不仕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鄉延興里曾祖爲戶

第四十二人

毛介字希惠小名堅僧小字三九
年二十六七月二十四日生外氏吳
偏侍下 第三九 兄弟終鮮 一舉 未娶
曾祖訓故不仕 祖業故不仕 父迪故□□
本貫衢州江山縣景星鄉志吳里自爲戶

第四十三人

蔣□字國瑞小名驚郎小字有功
年二十八正月初九日生外氏陳
具慶下 第八十 兄弟五人 一舉 娶沈氏
曾祖道明 祖寧 父彥輔
本貫湖州烏程縣登□鄉光化里父爲戶

第四十四人

句龍□字元量小名松壽小字松壽
年三十一十二月十四日生外氏李
具慶下 第四 兄弟五人 一舉 娶□氏
曾祖昌符 祖良臣 父郎
本貫成都府成都縣江□坊父爲戶

第四十五人

梁汝昌字大任小名二老小字□奴
年二十九正月初五日生外氏陳
永感下 第四十 兄弟二人 一舉 娶□氏
曾祖文鎮故不仕 祖伯珣故不仕 父彥□故不仕
本貫福州□□縣通化鄉□平里自爲戶

三十

第四十六人

劉□字世臣小名□二小字二六
年四十九十二月二十七日生外氏李
永感下 第三十二 兄弟五人 二舉 娶彭氏
曾祖誠故不 祖貴故不 父思故不
本貫吉州安福縣□□鄉□桂坊兄安居爲戶

第四十七人

章朝宗字宗卿小名僧哥小字亨老
年二十九七月十八日生外氏王
偏侍下 第五九 兄弟終鮮 二舉 娶章氏
曾祖從王故不 祖□故不 父駿故□
本貫臨安府臨安縣□南鄉□貴里自爲戶

第四十八人

林大猷字仲舉小名□祖小字子孝
年二十四九月初二日生外氏潘
具慶下 第六十 兄弟三人 二舉 娶徐氏
曾祖介故不 祖□故不 父邦俊
本貫福州長樂縣善政鄉敦素里父爲戶

第四十九人 俞
俞光[illegible] 字子前 小名益孫 小字榮祖
年二十一 八月十二日生 外氏施
具慶下 第三 兄弟四人 一舉 娶王氏
曾祖繼 故不仕 祖端[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臨安府錢塘縣吳山鄉吳山里 祖為戶

第五十人 彭
彭邦光 字南卿 小名狗兒 小字犬子
年二十四 九月初七日生 外氏朱 繼母熊
具慶下 第二十四 兄弟二人 一舉 娶商氏
曾祖沖德 故不仕 祖璿 故不仕 父[illegible]
本貫江西臨江府清江縣崇安鄉新城里 父為戶

第五十一人 胡
胡百能 字[illegible] 小名回老 小字祖奇
年四十八 八月十二日生 外氏徐
永感下 第二十一 兄弟[illegible] 六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江府長州縣[illegible]安鄉[illegible]里 [illegible]為戶

第五十二人 石
石[illegible] 字伯元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二十一 十一月二十七日生 外氏[illegible]
永感下 第一 兄弟[illegible] 三舉 娶王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城縣[illegible]鄉[illegible]村 父為戶

第五十三人 范
范仲微 字希元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四十四 十一月二十五日生 外氏家
永感下 第十三 兄弟五人 一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百之 故[illegible] 祖仁 [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開封府開封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祖為戶

第五十四人 趙
趙[illegible] 字信止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二十七 八月初四日生 外氏蔡
具慶下 第五 兄弟七人 一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大古 [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府上元縣[illegible] [illegible]為戶

第五十五人 王
王賓 字觀國 小名鍈郎
年二十八 四月十五日生 外氏何
具慶下 第一 兄弟二人 一舉 娶何氏
曾祖居善 故不仕 祖士堯 故不仕 父行才 仕
本貫達州巴渠縣石鼓鄉官池里 父為戶

第五十六人 李
李開 字春卿 小名孫老 小字[illegible]
年四十七 七月十二日生 外氏[illegible]
永感下 第四七 兄弟二人 五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慶[illegible] 故不仕 祖良旦 故不仕 父[illegible] 故不仕
本貫廣德軍[illegible]縣[illegible]德鄉[illegible]孝里 自為戶

第五十七人 何
何[illegible] 字文虎 小名[illegible] 小字慶孫
年四十八 五月十一日生 外氏[illegible]
永感下 第八 兄弟四人 [illegible]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景上 [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illegible]為戶

第五十八人 黃
黃[illegible] 字世[illegible] 小名聖[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二十一 七月十八日生 外氏[illegible]
具慶下 第十一 兄弟四人 一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中 [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建昌軍南[illegible]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父為戶

第五十九人 毛
毛[illegible] 字[illegible]老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五十二 一月初八日生 外氏曾
永感下 第二[illegible] 兄弟一人 先娶張氏 再娶羅氏
曾祖允阜 故不仕 祖[illegible] 故不仕 父[illegible] 故不仕
本貫吉州吉水縣仁壽鄉歸仙里 自為戶

第六十人 練
練[illegible] 字幸平 小名道生 小字立本
年五十三 三月二十八日生 外氏[illegible]
偏侍下 第一 兄弟二人 五舉 娶翁氏
曾祖[illegible] 故不 祖知微 [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安[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illegible]

第六十一人 史

夬字劌中小名業卿小字茂卿
年四十四七月十二日生外氏杜石
承蔭下第三十七兄弟六人三舉娶杜氏
曾祖得一 祖珣 父[illegible]相
本貫眉州青神縣石達鄉長永鎮父為戶

第六十二人 王

宗衛字商叟小名七十小字佐符
年二十五十月初六日生母董氏繼母呂氏
偏侍下第七十兄弟然鮮二舉未娶
曾祖安雅 祖續 父孝
本貫泉州南安縣金雞鄉歸化里祖為戶

第六十三人 右奉議郎鍾離

松字少公小名法松小字正祖
年四十八正月初五日生外氏徐
永感下第三十兄弟六人一舉娶王氏
曾祖瑾 祖景融 父沂
本貫建康府江寧縣崇業坊曾祖為戶

三十三

第六十四人 林

洵字仲和小名元應小字景符
年四十六十二月二十九日生外氏陳
具慶下第三十八兄弟二人三舉娶孫氏
曾祖珣 祖設 父宗
本貫福州連江縣寧善鄉欽平里父為戶

第六十五人 陳

德修字和仲小名勝孫小字安祖
年十八八月二十日生外氏葉
偏侍下第十六別無兄弟五舉娶傅氏
曾祖愈 祖占 父炎
本貫建昌軍南城縣坊郭錦雲坊伯叔祖迪功為戶

第六十六人 雍

思字德先小名謝師小字子西
年二十二五月十五日生外氏趙繼母姚
具慶下第七十二兄弟二人一舉娶趙氏
曾祖宗旦 祖辯方 父汝楫
本貫普州安岳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祖為戶

第六十七人 鄭

[illegible]字[illegible]中小名[illegible]孫小字俊卿
年二十四十月初二日生外氏汪
具慶下第七十[illegible]兄弟然鮮一舉娶汪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illegible]文[illegible]仕
本貫徽州[illegible]縣[illegible]鄉[illegible]果里父為戶

第六十八人 歐陽

文起字景[illegible]小名[illegible]小字瑞童
年二十三九月十九日生外氏胡
具慶下第五十二兄弟二人一舉娶胡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民[illegible]故不仕 父[illegible]
本貫臨江軍新喻縣推秀鄉[illegible]全里父為戶

第六十九人 李

[illegible]字景[illegible]小名大彰小字大年
年二十六正月十一日生外氏宋
永感下第[illegible]一兄弟一人一舉娶[illegible]氏
曾祖昭物 祖時萬 父[illegible]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illegible]鄉延興里曾祖為戶

三十四

第七十人 陳

[illegible]字公澤小名伯達小字周士
年二十九正月初五日生外氏倪
永感下第五十二兄弟一人一舉娶鄭氏
曾祖海故不仕 祖中道故不仕 父仲善故不仕
本貫饒州安仁縣開興鄉善[illegible]里自為戶

第七十一人 林

大受字叔容小名慶崇小字源遠
年二十八五月初二日生外氏陳
具慶下第十兄弟三人一舉娶袁氏
曾祖[illegible]明故不仕 祖世修故不仕 父康國未仕
本貫[illegible]州揭陽縣永寧鄉承富里父為戶

第七十二人 吳

彥夔字節夫小名道七小字吳真
年三十二十月二十八日生外氏張
偏侍下第九兄弟二人二舉娶杜氏
曾祖運故不仕 祖諤故不仕 父琥故不仕
本貫興國軍永興縣崇儒鄉雙遷里兄為戶

第七十三人 許

登字升卿小名紹祖小字道卿
年二十七二月十二日生外氏[illegible]
偏侍下第六兄弟三人 一舉 娶鄒氏
曾祖崴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韶州龍溪縣永寧鄉州市里父為戶

第七十四人 方

絲字濟卿小名念五哥小字五五
年三十九二月初七日生外氏鄭
永感下第念五兄弟二人 一舉 娶鄭氏
曾祖[illegible] 祖次[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illegible]鄉[illegible] 祖[illegible]

第七十五人 鄭

[illegible]字德卓小名大椿小字德年
年四十九九月初一日生外氏[illegible]
永感下第七十兄弟三人 一舉 娶[illegible]陽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孝仁東坊[illegible]里伯父[illegible]為戶

第七十六人 范

[illegible]字世卿小名仲賢小字阿[illegible]
年二十六十一月十五日生外氏呂
偏侍下第六兄弟五人 一舉 娶程氏
曾祖[illegible]
本貫開封府祥符縣[illegible]鄉[illegible]利坊曾祖為戶

第七十七人 嚴

瑞字元瑜小名敬僖小字慈師
年四十七月初九日生外氏毛
偏侍下第六十二兄弟三人 三舉 娶柴氏
曾祖拱故不仕 祖師孫故不仕 父中[illegible]
本貫衢州江山縣盛化鄉新興里父為戶

第七十八人 李

凡字公衡小名小尊小字道夫
年二十五十月二十八日生外氏梁
具慶下第紹三兄弟五人 二舉 娶馮氏
曾祖舜度 祖曉[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普州安岳縣[illegible]桂衣鄉里父為戶

第七十九人 林

濟卿字季仁小名慶孫小字吉先
年四十六七月初三日生外氏黃
偏侍下兄弟二人 一舉 娶章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illegible]先故不仕 父[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溫州平陽縣[illegible]故里自為戶

第八十人 周

邵字[illegible]成小名[illegible]哥小字譽卿
年三十七八月二十九日生外氏湯
永感下第五一兄弟三人 二舉 娶楊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之[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永康縣武平鄉碧[illegible]里[illegible]自為戶

第八十一人 戴

[illegible]字文舉小名王[illegible]小字壽老
年三十八九月初十日生外氏[illegible]
永感下第一兄弟三人 三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懷直故不仕 祖繼明故不仕 父[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宣州宣城縣射亭鄉靈源里已為戶

第八十二人 譚

[illegible]字公明小名壽哥小字恩孫
年三十七正月十五日生外氏李
偏侍下第三兄弟[illegible] 三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禹錫故不仕 父[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川府銅山縣郭下里祖為戶今住[illegible]縣[illegible]

第八十三人 王

[illegible]臣字唐[illegible]小名[illegible]郎小字壽老
年五十八四月初四日生外氏葉
永感下第五兄弟五人 四舉 娶林氏
曾祖考故不仕 祖文故不仕 父[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福州長樂縣嘉政鄉[illegible]里自為戶

第八十四人 雷

[illegible]行之字舜[illegible]小名壽哥小字彭老
年二十六十一月一日生外氏[illegible]
具慶下第[illegible]一兄弟二人 一舉 [illegible]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仲[illegible]故不仕 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illegible]化[illegible]

楊
第八十五人
綱 字正伯 小名[illegible] 小字武子
年二十八 十一月十六日生 外氏廖
具慶下 第百十[illegible] 兄弟四人 二舉 娶蔣氏
曾祖玘 故不仕 祖光烈 故不仕 父升 未仕
本貫臨江軍新淦縣[illegible]鄉新昌里 高祖[illegible]為戶

余
第八十六人
彥廣 字德廣 小名伍叔 小字行可
年三十二 十月十四日生 外氏李
偏侍下 第三十二 兄弟五人 一舉 娶李氏
曾祖元詔 故不仕 祖有榮 故不仕 父師道 故不仕
本貫撫州臨川縣長樂鄉甯保里 兄彥恭為戶

劉
第八十七人
公特 字明甫 小名廷俊 小字宋輔
年二十三 十二月初一日生 外氏丘
偏侍下 第十五 無兄弟 一舉 娶陳氏
曾祖璋 故不仕 祖嵩 故不仕 父敦中 故不仕
本貫福州候官縣桂枝鄉聚星里 叔[illegible]大夫

三十七

右迪功郎 方
第八十八人
[illegible] 字國老 小名鄉哥 小字星郎
年二十四 七月初一日生 外氏張
慈侍下 第二十 兄弟二人 三舉 娶余氏
曾祖惟琪 [illegible] 父嘉卿 [illegible]
本貫徽州德興縣[illegible]鄉歸信里 父為戶

吉州助教 張
第八十九人
專 字德施 小名鳳兒 小字儀韶
年三十 正月二十八日生 外氏吳
具慶下 第二十五 兄弟三人 二舉 娶周氏
曾祖方 故不仕 祖禧 故不仕 父降 未仕
本貫處州龍泉縣西鄉[illegible]里 自為戶

陳
第九十人
俱 字載之 小名丑哥 小字起之
年二十八 十二月二十一日生 外氏[illegible] [illegible]
具慶下 第六十八 兄弟五人 三舉 娶朱氏
曾祖景翔 故不仕 祖翼 [illegible] 父克臣 [illegible]
本貫臨安府錢塘縣積善[illegible]坊 父為戶

李
第九十一人
杌 字[illegible] 小名道興 小字三哥
年[illegible]十六 十二月十七日生 外氏宋
偏侍下 第二十三 兄弟一人 一舉 娶劉氏
曾祖守貞 故不仕 祖文凡 故不仕 父汝成 故不仕
本貫合州巴川縣六峰鄉登高里 身為戶

葉
第九十二人
師旦 字周卿 小名豬哥 小字辛兒
年二十八 十月十七日生 外氏馬
具慶下 第百八 兄弟十人 一舉 未娶
曾祖文道 故不仕 祖拱臣 [illegible] 父錯 [illegible]
本貫平江府吳縣至德鄉昌角里 父為戶

王
第九十三人
汝[illegible] 字[illegible] 小名阿璞 小字伯玉
年三十一 八月初五日生 外氏辛
永感下 第二 兄弟二人 四舉 前娶吳氏 [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 故不仕 祖應期 故不仕 父鎬 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熱江縣永豐鄉清寧里 身為戶

三十八

向
第九十四人
[illegible] 小名宋保 小字道保
[illegible] 九月三日生 外氏黃 前娶侯
[illegible] 第小三 兄弟三人 三舉 娶黃氏
[illegible] 故不仕 祖[illegible] 故不仕 父宗彥 故不仕
[illegible]州[illegible]山縣平東鄉多云里 身為戶

張
第九十五人
[illegible]仲 小名祐郎 小字季美
[illegible] 正月十一日生 外氏梁
[illegible] 第萬三 兄弟三人 二舉 娶于氏
[illegible] 故不仕 祖公諭 故不仕 父羽 故不仕
本貫嘉州夾江縣漢川鄉龍吟里 父為戶

保義郎 趙
第九十六人
不悔 字敏復 小名大子 小字相如
年二十六 八月二十九日生 外氏吳
偏侍下 第二 兄弟五人 一舉 娶鄭氏
曾祖宗[illegible] [illegible] 祖仲[illegible] [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宗正寺玉牒所

第九十七人 謝

謝垚字茂公小名圖小字圖奴
年四十一正月三十日生外氏李繼母趙氏
具慶下 第十四 兄弟四人 三舉 娶洪氏
曾祖成故不 祖有章故不 父準仕
本貫泉州晉江縣開建鄉修仁里父為戶

第九十八人 周

周智字少說小名璨小字子五
年二十四正月十七日生外氏潘
偏侍下 第九 兄弟三人 一舉 娶鄭氏
曾祖佐仕故不 祖象故不 父綸故不
本貫溫州平陽縣歸仁鄉桂嶺里自為戶

第九十九人 薛

薛璩字景輝小名瑞朝小字天驥
年五十一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外氏宋
永感下 第十三 兄弟終鮮 五舉 娶林氏再娶陳氏
曾祖萬故不 祖圻故不 父師奭故不
本貫興化軍興化縣長樂鄉清元丙里自為戶

三十九

第一百人 王

王[illegible]字必齊小名韶哥小字儀鳳
年五十五四月十四日生外氏葉
永感下 第六二 五舉 娶陳氏
曾祖言 祖縕 父堯
本貫台州黃巖縣太平鄉金砂里自為戶

第一百一人 趙

趙彥恂字漢卿小名謝僧小字信德
年二十五七月初一日生外氏唐
具慶下 第二十二 兄弟三人 一舉 娶趙氏
曾祖叔[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公[illegible]
本貫宗正寺玉牒所

第一百二人 承節郎趙

趙彥齡字壽卿小名定僧小字應郎
年二十五十月十三日生外氏石
偏侍下 第八 兄弟二人 一舉 娶濮陽氏
曾祖叔[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公[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第一百三人 周

周[illegible]字元美小名閬郎小字閏郎
年五十七月初三日生外氏蔣
永感下 第二十八 兄弟三人 五舉 娶錢氏
曾祖彬故不 祖紳故不 父璉故
本貫建康府溧陽縣[illegible]遵坊父為戶

第一百四人 陳

陳思文字公煥小名孝先小字光祖
年四十二正月初十日生外氏林
永感下 第二十四 [illegible] 四舉 娶許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 [illegible] 父豐故不
本貫福州長樂[illegible]賓賢里自為戶

第一百五人 江

江[illegible]字彥[illegible]小名佛保小字李讀
年五十三三月二十[illegible]日生外氏徐氏沈氏
永感下 第二[illegible] [illegible]四人 六舉 娶[illegible]
曾祖讚故不 祖[illegible] 父述道故不
本貫建寧府[illegible]坊正鄉南陽里自為戶

四十

第一百六人 王

王訥字[illegible]之小名七斤小字斤斤
年三十一三月二十四日生外氏蔡
偏侍下 第四 兄弟四人 五舉 娶薛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江陰軍江陰縣大寧鄉從日里祖為戶

第一百七人 梁

梁南一字唐老小名安兒小字力行
年四十一七月十六日生外氏張
永感下 第二十七 兄弟終鮮 四舉 娶張氏
曾祖勵故不 祖正故不 父杰故不
本貫泉州晉江縣晉江鄉鸞歌里父為戶

第一百八人 右承議郎直[illegible]閣韓

韓彥直字子溫小名禮僧小字稱郎
年十八六月二十八日生外氏茆
具慶下 第一 兄弟四人 一舉 娶王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世忠[illegible]
本貫延安府膚施縣烏水鄉[illegible]

第一百九人 俞[illegible]
[illegible]字彦初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四十九 十月二十六日生 外氏[illegible]
永感下 第一 兄弟二人 [illegible] 娶林氏
曾祖[illegible] 祖宗[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南劍州沙縣[illegible]鄉化[illegible]里自爲戶

第一百十人 [illegible]官義郎直[illegible]閣 張
宗元 字會卿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十八 十二月二十日生 外氏[illegible]
重慶下 第一 兄弟[illegible] 一舉 娶劉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illegible]
本貫泰州三陽[illegible]爲戶

第一百十一人 馮
公亮 字司明 小名[illegible] 小字興老
年五十五 十月二十四日生 外氏董
永感下 第八 兄弟三人 四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昌[illegible] 祖守益 父世[illegible]
本貫常州武進縣仁孝西坊[illegible]爲戶

四十一

第一百十二人 成忠郎 趙
公懋 字元功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二十四 三月二十六日生 外氏許
永感下 第一 兄弟[illegible] 一舉 娶張氏
曾祖[illegible]
本貫宗正寺玉牒所

第一百十三人 趙
[illegible]之 字民望 小名[illegible] 小字行[illegible]
年二十 閏八月初一日生 外氏宋
具慶下 第二 兄弟十人 二舉 未娶
曾祖[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第一百十四人 承節郎 趙
伯[illegible] 字可大 小名興[illegible] 小字繼先
年二十八 四月二十八日生 外氏武
偏侍下 第二 兄弟二人 一舉 [illegible]
曾祖[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第一百十五人 趙
不[illegible] 字伯正 小名[illegible] 小字伯[illegible]
年三十二 十二月初三日生 外氏蔣
偏侍下 第二 兄弟二人 一舉 娶李氏
曾祖宗[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第一百十六人 趙
善[illegible] 字彥儒 小名鐵住 小字堅老
年十九 十月十五日生 外氏任
偏侍下 第六 兄弟四人 一舉 娶段氏
曾祖仲[illegible] 父不[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第一百十七人 陳
秀實 字光華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四十四 二月初八日生 外氏吳
永感下 第三十二 兄弟五人 五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道隆 祖[illegible] 父德厚
本貫福州永福縣[illegible]

四十二

第一百十八人 趙
子[illegible] 字安道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息
年二十二 [illegible]日生 外氏皇甫
[illegible]下 第[illegible] 兄弟[illegible]人 一舉 娶[illegible]
曾祖[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第一百十九人 承節郎 趙
[illegible] 字貴全 小名[illegible] 小字壽卿
年二十四 正月二十九日生 外氏安
具慶下 第二 兄弟四人 一舉 娶安氏
曾祖克基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開封府祥符

第一百二十人 忠訓郎 趙
伯茂 字少卓 小名高[illegible]
年二十八 十月初九日生 外氏張
永感下 第三 兄弟六人 初舉 娶丁氏
曾祖世[illegible] 祖令[illegible] 父子[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承節郎趙

第百三十二人

師孟字辟史小名麟哥小字信厚
年二十二三月二十一日生外氏鄭
重慶下第三兄弟四人一舉娶沈氏
曾祖[illegible] 祖字逸[illegible] 父伯達[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第百三十三人 趙

伯[illegible]字德甫小名鄒哥小字光祖
年二十九七月二十四日生外氏董
具慶下第二兄弟六人一舉娶楊氏
曾祖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子[illegible]
本貫玉牒所

第五甲

第一人 戴

[illegible]孫字可欲小名[illegible]孫小字光祖
年二十五八月初二日生外氏唐
具慶下第百七兄弟四人兩舉娶周氏
曾祖德榮 祖奕 父房
本貫常州無錫縣天授鄉迴溪里父為戶

四十二

第二人 [illegible]

[illegible]字道夫小名壽哥小字行甫
年二十十月十二日生外氏何
具慶下第八十一兄弟二人兩舉娶陳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將仕郎 父[illegible]年未仕
本貫[illegible]州龍[illegible]縣行文鄉三墳里父為戶

第三人 [illegible]

[illegible]字孝叔小名意老小字直孺
年三十四二月初七日生外氏宋
偏侍下第念五兄弟一人一舉娶宋氏
曾祖謙故不仕 祖丞故不仕 父堅未仕
本貫河中府河東縣齊南鄉 里伯祖宣教為戶

第四人 蔡

程字德輝小名榮夢小字芋哥
年二十一五月二十四日生外氏謝
偏侍下第五兄弟二人一舉未娶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興化軍仙遊縣唐安鄉[illegible]里祖為戶

右從事郎王克功[illegible]

第五人

[illegible]小名鼎哥小字季行
年二十[illegible]七月[illegible]八日生外氏李
具慶下第九兄弟五人一舉娶莫氏
曾祖汲[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臨安府錢塘縣吳山鄉吳山里祖為戶

第六人 黃

臣字元澤小名耆孫小字祖紹
年三十二十二月十日生外氏周
永感下第四六兄弟五人兩舉娶王氏
曾祖惟中 祖景初 父彝
本貫彭州崇寧縣常熟鄉豐潤里父為戶

第七人 宋

江字朝宗小名鳳小字廷瑞
年二十二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外氏林
永感下第二十九兄弟一人一舉娶魏氏
曾祖又[illegible]故不仕 祖中故不仕 父信故不仕
本貫蘇州長洲縣大雲鄉慶雲里自為戶

四一四

第八人 劉

家字養正小名九哥小字子韶
年二十八正月十三日生外氏王
永感下第九兄弟二人兩舉娶張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大年[illegible] 父琮[illegible]
本貫興化軍[illegible]縣[illegible]歲鄉儒學里祖為戶

第九人 胡

佑字微仲小名僚孫小字興哥
年三十一歲八月二十六日生外氏白
具慶下第百二兄弟二人一舉娶羅氏
曾祖元浩故不仕 祖師旦故不仕 父說
本貫積石軍西門外祖為戶

第十人 [illegible]

[illegible]字思遠小名夢麟小字歸華
年二十三六月十三日外氏蔣
具慶下兄弟三人一舉未娶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illegible]
本貫常州宜興縣[illegible]朱鄉折桂里父為戶

第十一人

陳以字潛聖小名翁參小字無
年四十三二月二十七日生外氏黃
具慶下 第三 兄弟二人 二舉 娶林氏
曾祖忠故不仕 祖吉故不仕 父貴未仕
本貫潮州海陽縣延德鄉歸德里自為戶

第十二人

任源字子望小名彭哥小字興祖
年三十三二月廿五日生外氏文
永感下 第念三 兄弟[illegible] 一舉 娶李氏
曾祖茂 祖旦 父欽問
本貫咸州保寧縣[illegible]上村祖為戶

第十三人

李升字上達小名元老小字大年
年四十七正月十七日生外氏方
永感下 第三十七 兄弟無人 三舉 娶吳氏
曾祖琪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森故不仕
本貫福州閩縣鳳池西鄉崇賢里自為戶

四十五

第十四人

范時中字富可小名卯孫小字時舉
年四十二二月八日生外氏宋
偏侍下 第小五 兄弟二人 一舉 娶王氏
曾祖元富故不仕 祖居善故不仕 父[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衢州陽安縣龍門鄉稻田里父為戶

第十五人

蔡夢良字肖之小名應奴小字近[illegible]
年二十七八月初一日生外氏方
偏侍下 第三十五 兄弟二人 一舉 娶黃氏
曾祖宗故不仕 祖時中故不仕 父存貫故不仕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孝業鄉延陵里[illegible]祖[illegible]父中為戶

第十六人

劉榮字仲美小名鍾真小字銅哥
年四十一十一月三十日生外氏伍
永感下 第四十二 兄弟八人 一舉 娶蕭氏
曾祖欽[illegible]不仕 祖貴故不仕 父榮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illegible]坊身為戶

第十七人

鈞安字先舉小名岳童小名傳惠
年三十八三月十三日生外氏程前母徐氏
永感下 第三四 兄弟四人 兩舉 娶侯氏
曾祖遷故不 祖[illegible]故不 父興故不
本貫眉州眉山縣安陽鄉[illegible]里父為戶

第十八人

勾龍纘字文叔小名耀真小字應祖
年二[illegible]十[illegible]日外氏曹
永感 [illegible]一 兄弟[illegible] 一舉 娶張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居實故不仕
本[illegible]州[illegible]縣[illegible]鄉歸政里祖為戶

第十九人

袁丹字子中小名德兒小字文郎
年十七十月二十一日生外氏[illegible]
偏侍下 第十三 兄弟三人 一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歸安縣仁風鄉迎春里祖[illegible]開為戶

第二十人

紀泰字仲遠小名九真小字雲翼
年二十六八月初十日生外氏葉氏劉氏
永感下 第十一 兄弟三人 一舉 娶吳氏
曾祖安世故不仕 祖經故不仕 父敏廣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illegible]里祖[illegible]部侍郎太中為戶

第二十一人

龐有容字德裕小名[illegible]小字[illegible]賓
年二十二四月初三日生外氏[illegible]
偏侍下 第万七 兄弟[illegible] 一舉 娶馮氏
曾祖格 祖房 父時
本貫賓州盤石縣義合鄉[illegible]里[illegible]叔良臣為戶

第二十二人

李伊鼎字尹正小名貴顯小字[illegible]之
年三十一七月初三日生外氏鄧
具慶下 第桂一 兄弟兩人 兩舉 娶楊氏
曾祖詢 祖迅 父明耀
本貫仙井監仁壽縣布德鄉[illegible]里祖為戶

四十六

第二十三人 王

王傑字[illegible]
年五十三六月[illegible]日生[illegible]
偏侍下 第四八 兄[illegible]人 四舉 娶黃氏
曾祖子發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周[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福州永福縣通化鄉開平里自爲戶

第二十四人 樊

樊賓字唐老小名丑尊小字紹卿
年三十四九月十四日生外氏何
永感下 第九十四 兄弟終鮮 一舉 先娶何氏[illegible]
曾祖鎮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任左從事郎 父惇故不仕
本貫果州南充縣清泉鄉嘉陵里祖爲戶

第二十五人 冷

冷世修字良器小名慶兒小字餘慶
年二十四三月十八日生外氏沈
具慶下 第四十四 兄弟五人 一舉 娶馬氏
曾祖遇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illegible]見守秀州助教
本貫平江府常熟縣積善鄉[illegible]山里父爲戶

第二十六人 倪

倪覺字德裕小名諒哥小字不疑
年五十五十月二十日生外氏李
永感下 第八 兄弟二人 四舉 娶范氏
曾祖仲[illegible]故不仕 祖武達故不仕 父師禮故不仕
本貫建州政和縣太平鄉高宅里自爲戶

第二十七人 右迪功郎黃

黃璋字德成小名公才小字美中
年五十五四月二十五日生外氏齊
永感下 第二 兄弟三人 六舉 娶朱氏
曾祖顯故不仕 祖餘故不仕 父昭故不仕
本貫邵武軍邵武縣永城鄉[illegible]里自爲戶

第二十八人 許

許冰清字安國小名董行小字慶老
年四十一十月十八日生外氏王氏 繼母項氏
偏侍下 第十五 兄弟六人 二舉 娶程氏
曾祖貫故贈承事郎 祖持故不仕 父邦基故不仕
本貫饒州樂平縣金山鄉明口里父爲戶

第二十九人

[illegible]字元山小名義郎小字[illegible]
年四十八七月初六日生外氏連
永感下 第九 兄弟二人 三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舉式 祖[illegible] 父連故不仕
本貫建州建陽縣城下[illegible]元坊自爲戶

第三十人 俞

俞處約字景孫小名夢棠小字瑞兒
年三十六三月二十六日生外氏錫
永感下 第四十九 兄弟終鮮 四舉 娶李氏
曾祖從故不仕 祖實故不仕 父申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爲戶

第三十一人 劉

劉[illegible]字[illegible]瑞小名石麟小字天錫
年二十四月十四日生外氏何
具慶下 第小二 兄弟二人 [illegible]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 祖蒙 父朝宗
本貫[illegible]川府[illegible]泉縣[illegible]泉鄉祖爲戶

第三十二人 詹

詹[illegible]宗字叔子小名審哥小字道[illegible]
年三十一十月二十九日生外氏唐
具慶下 第十八 兄弟五人 四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 祖京[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紹興府山陰縣[illegible]鄉[illegible]舍里祖爲戶

第三十三人 陳

陳[illegible]字明仲小名清小字堯中
年三十六九月二十八日生外氏[illegible]
偏侍下 第二十一 兄弟二人 一舉 娶黃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謹故不仕 父[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建州建陽縣崇政鄉崇化里自爲戶

第三十四人 [illegible]

[illegible]字昭度小名道[illegible]小字元老
年二十六八月一日生外氏張
具慶下 第[illegible]二 兄弟三人 四舉 娶陳氏
曾祖文晏故不仕 祖子高故不仕 父[illegible]未仕
本貫資州盤石縣[illegible]合鄉[illegible]里祖爲戶

第三十五人 宗[illegible]

[illegible]字唐賓 小名[illegible] 小字孫弥
年四十五 八月十一日生 外氏黃
永感下 第三 兄弟三人 四舉 娶李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敦古 教諭
[illegible]劍浦縣城下永慶坊弟闢為戶

第三十六人 [illegible]

[illegible] 小名帯郎 小字毅叔
年五十五 九月二十二日生 外氏程
[illegible]下 第九十四 兄弟四人 二舉 娶
曾祖[illegible]咸 故不仕 祖洙 故不仕 父[illegible]德 故 授嘉州助教
[illegible]饒州樂平縣金山鄉桐林里[illegible]為戶

第三十七人 [illegible]

子正 字朝倚 小名保壽 小字有甲
年四十九 二月初四日生 外氏黃
永感下 第八五 兄弟二人 五舉 娶宋氏
曾祖克問 故 祖瑜 故 父陶 故
本貫仙井監仁壽縣布德鄉禮賢里 身為戶

四十九

第三十八人 郭

仲集 字大成 小名星兒 小字天瑞
年二十六 七月二十一日生 外氏許
偏侍下 第四十五 兄弟二人 二舉 娶許氏
曾祖積 小故不仕 祖文 故不仕 父子甫 故 宋相州學教授
本貫潮州海陽縣延德鄉歸德里 父為戶

第三十九人 劉

第宇 字宋卿 小名公第 小字子卿
年五十七 三月十七日生 外氏毛
具慶下 第十五 兄弟三人 四舉 娶祝氏
曾祖倫 祖持 父師顏
本貫衢州江山縣咸化鄉新恩里 父為戶

第四十人 甘

定中 字居一 小名善孫 小字餘慶
年四十四 閏九月二十二日生 外氏李
永感下 第念三 兄弟二人 一舉 娶張氏
曾祖允正 故不仕 祖祖安 故不仕 父大成 故不仕
本貫袁州分宜縣新安鄉承明里 父為戶

第四十一人 方

[illegible] 字利用 小名赤哥 小字周尚
年五十 三月初四日生 外氏林
永感下 第六 兄弟三人 四舉 娶陳氏 再娶蔡氏
曾祖[illegible] 祖子容[illegible] 父絢 故不仕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武化鄉尊賢里[illegible]為戶

第四十二人 胡

鎔 字元範 小名松老 小字子青
年二十八 四月二十七日生 外氏盛
偏侍下 第一 兄弟三人 一舉 娶陳氏
曾祖會之 祖[illegible] 父志通[illegible]
本貫處州縉雲縣爲安鄉遇明里 父為戶

第四十三人 蔡

埜 字器之 小名貫子 小字瑞壽
年四十七 十月七日生 外氏趙
具慶下 兄弟[illegible] 四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惟德 祖赴 父之祚
本貫[illegible]川[illegible]縣[illegible]賢鄉永樂里 父為戶

五十

第四十四人 張

飛鴻 字行可 小名雲翼 小字南飛
年三十二 二月二十四日生 外氏許
永感下 第四一 兄弟三人 兩舉 娶秦氏
曾祖解良 祖天成 父博文
本貫懷安軍金堂縣大虞鄉青泉里 父為戶

第四十五人 柳

仲永 字德脩 小名楚郎 小字宜之
年五十一 十二月二十七日生 外氏呂
偏侍下 第三十四 兄弟三人 四舉 娶呂氏
曾祖謹 故不仕 祖震[illegible] 父彥能 故不仕
本貫鎮江府丹徒縣化龍坊曾叔祖金紫[illegible]為戶

第四十六人 孫

壽康 字海叔 小名僧哥 小字大年
年三十六 二月初一日生 外氏詹
偏侍下 第千五 兄弟[illegible] 二舉 娶諸葛氏
曾祖俊民 故不仕 祖[illegible]不[illegible] 父之彥 故不[illegible]
本貫紹興府山陰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高祖朝散大夫元楠為戶

第四十七人 吳

琦字令玉小名寧老小字呈玉
年四十二十月二十八日生外氏朱
永感下 第十九 兄弟四人 二舉 娶林氏
曾祖釋之故不仕 祖彦[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常州無錫縣開元鄉化昌里祖為戶

第四十八人 楊

弟字虞卿小名新哥小字夏卿
年四十一正月初二日生外氏陳
偏侍下 第五 兄弟二人 一舉 先娶陳氏再娶俞氏
曾祖端[illegible] 祖旭故不仕 父[illegible]義未仕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曾祖為戶

第四十九人 潘

庭巽字揚卿小名汝巽小字元成
年三十十月十五日生外氏陳
具慶下 第六十六 兄弟三人 二舉 娶陳氏
曾祖惟政故不仕 祖濟宗故不仕 父岳未仕
本貫溫州永嘉縣[illegible]清通鄉[illegible]里父為戶

第五十人 韋

驹字伯驤小名孟驹小字伯驤
乙丑九月二十八日生外氏徐
偏侍下 第十八 兄弟[illegible] 一舉 娶徐氏
曾祖[illegible]故不仕 祖陽故不仕 父雲[illegible]故贈通功郎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孝行鄉[illegible]里叔[illegible]為戶

第五十一人 鄭

國翰字良佐小名佛先小字善長
年五十四九月初四日生外氏吳
永感下 第三十一 兄弟[illegible] 四舉 娶陳氏
曾祖巽故不仕 祖輔故不仕 父[illegible]故任[illegible]州教授
本貫潮州海陽縣長樂鄉尚仁里自為戶

第五十二人 趙

邦字邦光小名必孝小字顯[illegible]
辛巳七月十七日生外氏彭
永感下 第三十五 兄弟五人 一舉 娶鄭氏
曾祖世平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愈故不仕
本貫建昌軍南豐縣坊郭中和坊自為戶

第五十三人 陳

光字謙叔小名觀兒小字世德
丙申六月初二日生外氏吳
具慶下 第大 兄弟三人 一舉 未娶
曾祖瑩 祖玠 父公美
本貫泉州永春縣登龍鄉氏蔡里父為戶

第五十四人 王

東里字僑卿小名[illegible]郎小字[illegible]先
年十九九月二十六日生外氏杜 繼母陳氏
具慶下 第五 兄弟三人 一舉 未娶
曾祖慶孫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世[illegible] 未仕
本貫泉州[illegible]縣[illegible]鄉[illegible]德廣里父為戶

第五十五人 劉

[illegible]字章仲小名[illegible]小字[illegible]光祖
年四十一八月初八日生外氏林
永感下 第四 兄弟二人 二舉 [illegible]
曾祖淳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宗舜故不仕
本貫福州懷安縣承平鄉[illegible]里父為戶

第五十六人 許

[illegible]字壽玉小名舜壽小字壽萬
年四十一九月初四日生外氏尤
具慶下 第六十二 兄弟四人 一舉 娶周氏
曾祖旦故[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常州無錫縣開化鄉白石里祖為戶

第五十七人 林

[illegible]字廷植小名應奴小字妙慶
年四十八五月二十五日生外氏蔡 繼母力
偏侍下 第十七 兄弟二人 四舉 娶黃氏
曾祖棠故不仕 祖强故不仕 父成故不仕
本貫泉州晉江縣晉江鄉臨江里父為戶

第五十八人 蔡

元凱字舜[illegible]小名壽孫小字彭老
甲辰十一月[illegible]日生外氏陳
重慶下 第[illegible] 兄弟三人 一舉 娶程氏
曾祖良故不仕 祖茂故不仕 父禍未仕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銀山鄉[illegible]里叔安為戶

第五十九人 張

燧字丰可 小名鼎孫 小字和哥
年二十五 四月二十九 丁王 外氏黃
具慶下 第百十六 兄弟二人 一舉 娶陳氏
曾祖京 故不仕 祖紀明 故不仕 父伯果 未仕
本貫秀州崇德縣清風鄉化進里 父為戶

第六十人 陸

師古 字充承 小名陳僧 小字壽子
年三十七 七月二十[illegible]日生 外氏郭
具慶下 第四 兄弟三人 兩舉 再娶李氏
曾祖彬 故不仕 祖與立 故不仕 父原澤 未仕
本貫通州海門縣禮安鄉十善里 父為戶

第六十一人 林

光祖 字敏功 小名頂郎 小字元華
年三十二 十月二十八日生 外氏楊
具慶下 第四十八 兄弟六人 一舉 娶陳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平江府長洲縣東吳鄉儒學坊[illegible]為戶

五一三

第六十二人 史

執 字子功 小名椿孫 小字壽卿
年三十 十一月二十五日生 外氏楊
偏侍下 第六大 兄弟三人 一舉 娶楊氏
曾祖大年 故不仕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果州西充縣 祖為戶

第六十三人 胡

覲國 字晉聖 小名十本 小字朝行
年四十八 九月十二日生 外氏袁
永感下 兄弟二人 三舉 娶蔣氏
曾祖師[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常州武進縣[illegible]坊慈訓里 伯祖貫政 宗人為戶

第六十四人 朱

永裔 字光叔 小名信哥 小字冠先
年二十二 六月十六日生 外氏尉
永感下 第十九 兄弟一人 一舉 娶曾氏
曾祖間之 故不仕 祖綬 故不仕 父瑾 故任迪功郎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中縣新安 伯從政郎[illegible]為戶

第六十五人 毋

適 字進道 小名寅郎 小字虎兒
年三十四 十二月十八日生 外氏趙
偏侍下 第四 兄弟二人 二舉 娶王氏
曾祖競 祖桴 父問
本貫潼川府通泉縣[illegible]坊 祖為戶

第六十六人 沈

中立 字抑強 小名虎[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之
戊寅三月十一日生 [illegible]陳氏 繼母顧氏
具慶下 第六 [illegible]人 二舉 娶潘氏
曾祖承長 故不仕 祖[illegible] 故不仕 父道 未仕
本貫明州鄞縣[illegible]中林里 父為戶

第六十七人 王

埔 字汁任 小名英郎 小字茂材
年三十九 六月十四日生 外氏吳 繼母潘氏
具慶下 第十四 兄弟六人 一舉 娶宋氏
曾祖象賢 故不仕 祖[illegible] 故不仕 父涇 未仕
本貫處州麗水縣[illegible]鄉[illegible]自為戶

五一四

第六十八人 余

[illegible] 字仲[illegible] 小名應[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年二十八 九月二十二日生 外氏蕭
具慶下 第一 兄弟[illegible]人 一舉 娶蕭氏
曾祖利賓 [illegible] 故不仕 父[illegible] 未仕
本貫福州侯官縣[illegible] 祖為戶

第六十九人 吳

利見 字聖[illegible] 小名宜[illegible] 小[illegible]
年三十九 九月十[illegible] 外氏林 [illegible]
具慶下 第十五 [illegible] 一舉 未娶
曾祖甫 故不仕 [illegible] 故不仕 父錫 未仕
本貫福州福清縣[illegible]永[illegible]里 父為戶

第七十人 右承務郎[illegible]

[illegible] 字聞叔 小名[illegible] 小字華老
年二十四 十月二十一日生 外氏鮑
偏侍下 第三九 兄弟三人 二舉 娶鮑氏
曾祖[illegible] [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為戶

第七十一人 樊當崢 字德孺 小名滙兮 字慶民
年六十 正月二十七日生 外氏張
偏侍下 第四十五 兄弟終鮮 五舉 娶史氏
曾祖九思 故不仕 祖舉賢 故不仕 父百之 故不仕
本貫眉州丹棱縣留嵩鄉鹽泉里 父為戶

第七十二人 李熙善 字達甫 小名順老 小字元彝
年五十五 十二月初十日生 外氏彭
永感下 第二十五 兄弟四人 四舉 娶劉氏
曾祖新 故不仕 祖端 故不仕 父晟 故不仕
本貫吉州廬陵縣延福鄉同川里 弟運幹為戶

第七十三人 汪端彥 字表之 小名昭哥 小字與叔
乙酉年正月二十六日生 外氏董
永感下 第十六 兄弟五人 三舉 娶董氏
曾祖伯京 故不仕 祖克卿 故不仕 父需 故不仕
本貫饒州德興縣南部鄉孝順里 自為戶

五一五

第七十四人 朱[illegible] 字發龍 小名擇中 小字伯持
年三十一 七月二十日生 外氏姜 繼母何
具慶下 第八十三 兄弟二人 二舉 娶胡氏
曾祖播 故不仕 祖明遂 故不仕 父錦 未仕
本貫溫州瑞安縣崇泰鄉延成里 自為戶

第七十五人 詹親 字行可 小名雍 小字和叔
年四十六 九月二十六日生 外氏王
偏侍下 第八十二 兄弟二人 三舉 娶楊氏
曾祖顯誠 不仕 祖宗陳 故不仕 父濮民 故不仕
本貫建州崇安縣武夷鄉會仙里 自為戶

第七十六人 陳舜咨 字能之 小名駒郎 小字千里
壬寅年十二月十四日生 外氏江氏 池氏
具慶下 第五十一 兄弟二人 一舉 娶朱氏
曾祖正職 [illegible] 祖安誠 不仕 父周行 [illegible]
本貫台州臨海縣大固鄉丘祥里 曾祖為戶

第七十七人 童文定 字持之 小名德潤 小字建之
年四十八 三月十九日生 外氏董
永感下 第三 兄弟四人 二舉 娶任氏
曾祖遂 祖鄴 父端
本貫明州奉化縣奉化鄉建城里 兄大任為戶

第七十八人 龐[illegible] 字[illegible] 小名大倪 小字道哥
年四十三 四月十八日生 外氏張
永感下 第四十二 兄弟二人 三舉 娶袁氏
曾祖[illegible] 祖恭先 父宗越
本貫合州石照縣墊江鄉澄山里 自為戶

第七十九人 全[illegible]鼎 小名張僧 小字百卿
年三十[illegible] 三月初八日生 外氏孫
[illegible]下 第一 兄弟三人 二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illegible] 祖梓 父慶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illegible]鄉安[illegible]里 父為戶

五一六

第八十人 吳[illegible]士[illegible] 小名曾 小字曾子
年[illegible]十七 十月初十日生 外氏謝
[illegible]下 第九十七 兄弟終鮮 五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信[illegible] 不仕 祖汝[illegible] 不仕 父[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政和縣東[illegible]鄉[illegible]德里 [illegible]為戶

第八十一人 葉[illegible] 字[illegible]正 小名壽孫 小字仲永
庚戌年八月初一日生 外氏徐
具慶下 第六十 兄弟一人 一舉 未娶
曾祖君 故不仕 祖大忠 故不仕 父偉 未仕
本貫建昌軍新城縣禮教鄉長城里 伯貴為戶

第八十二人 茹[illegible]慶 字伯駿 小名阿曾 小字慶孫
年三十三 五月十一日生 外氏許
偏侍下 第五十三 兄弟二人 二舉 娶周氏
曾祖賀 故不仕 祖祺 故不仕 父致[illegible]
本貫紹興府嵊縣昇平鄉[illegible]賢里 自為戶

第八十三人 陳

康嗣字起之小名大哥
年四十八九月十八日生外氏蔡 四舉 娶林氏
永感下 第六八 兄弟三人
曾祖奕故不仕 祖□故不仕 父□故不仕
本貫福州羅源縣崇德鄉安金里自為戶

第八十四人 迪功郎林

思永字致遠小名申孫
年二十五八月初一日生外氏虞 一舉 娶諸葛氏
重慶下 第四十六 兄弟二人
曾祖□故不仕 祖景中□□ 父季仲□□
本貫溫州永嘉縣右廂河北界楳華里父為戶

第八十五人 周

毅字仁仲小名伯孫小字謙益
年四十三六月一十七日生外氏鄭 二舉 娶陳氏
偏侍下 第七 兄弟終鮮
曾祖瑄故不仕 祖□故不仕 父之邵故不仕
本貫福州閩縣□池西鄉崇賢里自為戶

第八十六人 施

貴之字□□小名慶孫
年二十四正月二十八日生外氏全 一舉 娶朱氏
具慶下 第十念五 兄弟四人
曾祖則寅 祖旂 父昌期
本貫湖州安吉縣移風鄉清泉里父為戶

第八十七人 王

萬壽字子長小名□叔小字叔堅
年三十三二月初九日生外氏夏 一舉 娶□氏
重慶下 第三十一 兄弟三人
曾祖輔故不仕 祖識故不仕 父□未仕
本貫福州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戶

第八十八人 袁

爽字德輝小名寧保小字伯新
年一十八十月初六日生外氏林 □舉 娶王氏
具慶下 第七五 兄弟終鮮
曾祖文贊故 祖仁吉故 父世昌未仕
本貫□州陽安縣進門鄉□田里父為戶

第八十九人 馬

炳字南仲小名中秋小字千里
年二十八八月□五日生外氏楊 一舉 娶楊氏
永感下 第二 兄弟二人
曾祖利和□□ 祖孚□ 父宗舜□□
本貫嘉州龍游縣合浦鄉□稽里兄□為戶

第九十人 宋

甚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年三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 一舉 娶劉氏
偏侍下 第五十 兄弟無人
曾祖徇故不仕 祖森□□ 父松□
本貫建州建陽縣群玉鄉三桂里父為戶

第九十一人 陳

良弼字夢臣小名汝弼小字彥正
年四十八五月初十日生外氏鄧 四舉 娶郎氏再娶□
永感下 第二 兄弟三人
曾祖宣故不仕 祖□故不仕 父儀故不仕
本貫南劍州沙縣龍山鄉崇仁里自為戶

第九十二人 胡

卿徐字夢□小名烈小字宗武
年五十六正月十五日生外氏江 三舉 未娶
偏侍下 第十四 兄弟二人
曾祖綵故不仕 祖禎潤 父世儆未仕
本貫建州崇安縣新豐鄉黃伯里自為戶

第九十三人 忠翊郎方

師尹字民瞻小名彭老小字元壽
年四十九十月十六日生外氏孔 三舉 娶傅氏
偏侍下 第四十一 兄弟二人
曾祖元卿故不仕 祖仁緒故不仕 父□未仕
本貫信州弋陽縣萬全鄉□□里自為戶

第九十四人 左

慶延字世積小名 小字
年 月二十日生外氏□ 一舉 娶劉氏 娶董氏
重慶下 第四十六 兄弟一人
曾祖咸故不仕 祖知剛□□ 父友德□□
本貫吉州永新縣太平鄉長德里父為戶

第九十五人 楊

楊浚字德淵小名末哥小字末光
年二十歲九月二十七日生外氏王
重慶下 第四十一 兄弟四人 一舉 娶潘氏
曾祖彥升 祖仲玗 父宇
本貫臨安府錢塘縣錢塘鄉錢塘里曾祖為戶

第九十六人 顧

顧舜字元澤小名顯童小字詠之
年二十一 十月十四日生外氏戚
永感下 第三十三 兄弟二人 一舉 未娶
曾祖[illegible] 祖端禮[illegible] 父安[illegible]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咸德鄉胡公里祖為戶

第九十七人 馮

馮凡休字中之小名慶哥小字德郎
年一十三 十一月初六日生外氏任
具慶下 第九十二 兄弟四人 二舉 娶郭氏
曾祖令祺 不仕 祖遠蹤 不仕 父伉 未仕
本貫建寧府長江縣馬觀鄉置軍里伯份為戶

第九十八人 洪

洪革字元秀小名起小字柔宗
年四十七 二月初五日生外氏曾
偏侍下 第十一 兄弟二人 二舉 娶章氏
曾祖充 故不仕 祖粟 故不仕 父弼 故不仕
本貫福州懷安縣欽業鄉擇善里父為戶

第九十九人 張

張士僖字叔正小名張和尚小字子善
年一十九 七月初六日生外氏趙
具慶下 第二 兄弟二人 一舉 娶陳氏
曾祖仲容[illegible] 祖德夫[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蘇村里曾祖[illegible]為戶

第一百人 汪

汪應曾字震叔小名勝奴小字強哥
戊寅四月二十二日生外氏程
永感下 第十九 兄弟二人 四舉 娶程氏再娶許氏
曾祖守端 故不仕 祖[illegible] 故不仕 父如僑 故不仕
本貫饒州樂平縣求[illegible]鄉上德里自為戶

第一百一人 蕭

蕭南武字邦憲小名孝孺小字移忠
年四十三 正月初六日生外氏李
永感下 第四十二 兄弟三人 四舉 娶李氏
曾祖文琰 故不仕 祖守儀 故不仕 父世望 故不仕
本貫吉州万安縣武信鄉岡唐里自為戶

第一百二人 袁

袁富文字嗣經小名社弟小字崇祖
年四十六 正月初二日生外氏文
永感下 第四 兄弟四人 二舉 娶李氏
曾祖章 祖珍 父用 故不仕
本貫吉州永新縣義和鄉厚俗里身為戶

第一百三人 張

張永年字升發小名念十一小字一郎
年二十六 十一月初五日生外氏周
重慶下 第一 兄弟[illegible] 一舉 娶扶氏
曾祖進 故不仕 祖淵 未仕 父安民 未仕
本貫忠州臨江縣宜君鄉太平里祖為戶

第一百四人 胡

胡穆字[illegible]仲小名星郎小字夢祥
年五十五 五月一十八日生外氏鮑
永感下 第一 兄弟二人 五舉 初娶應氏 繼娶[illegible]
曾祖將 故不仕 祖通 故不仕 父昱 故不仕
本貫處州縉雲縣美化鄉宗丘里自為戶

第一百五人 李

李法字宜之小名信郎小字誠甫
年四十八 五月十四日生外氏呂
永感下 第四十五 兄弟[illegible] 四舉 娶蔣氏
曾祖远 故不仕 祖朴 故不仕 父衎 故不仕
本貫常州宜興縣成任鄉常富里唐李氏為戶

第一百六人 段

段直字元嘉小名吉翁小字全美
年五十二 二月二十八日生外氏吳
偏侍下 第十一 兄弟一人 三舉 娶張氏
曾祖陟 故不仕 祖常 故不仕 父璘[illegible]仕
本貫南劍州劍浦縣威內狀元坊自為戶

百七人

唐燧字時可小名壽郎小字[illegible]
年五十十月十三日生外氏高
偏侍下 第二四 兄弟三人 三舉 娶王氏
曾祖昇 祖蘧 父因
本貫潼川府射洪縣[illegible]鄉延仁里父為戶

百八人

蔡端種字孝中小名[illegible]小字榮郎
乙亥正月初四日生外氏胡
永感下 第六十八 兄弟四人 四舉 娶胡氏
曾祖顯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百祥故不仕
本貫饒州樂平縣[illegible]樂鄉鵝鳴里弟椿年為戶

九人

黃虔字舜定小名連兒小字千里
年四十二九月七日生外氏陳
偏侍下 第十八 兄弟二人 三舉 娶陳氏
曾祖直方故不仕 祖致遠故不仕 父伯[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泉州晉江縣安仁鄉聚仁里父為戶

十人

張[illegible]仁字尚德小名阿[illegible]小字[illegible]
年四十正月二日生外氏袁
偏侍下 第百二 兄弟[illegible] 一舉 娶王氏
曾祖承[illegible]不仕 祖世[illegible]故不仕 父[illegible]未仕
本貫咸寧府[illegible]縣溫泉鄉[illegible]祖為戶

十一人

章冠字聖倫小名聖老小字安民
年五十一八月初三日生外氏羅
永感下 第二 兄弟一人 一舉 娶陳氏
曾祖先輔故不仕 祖[illegible]故不仕 父晏故不仕
本貫[illegible]州古田縣[illegible]鄉[illegible]安里自為戶

十二人

李[illegible]字嘉仲小名[illegible]小字[illegible]
年二十一 月 日生外氏
具慶下 第四十七 兄弟二人 一舉 娶鄧氏
曾祖植[illegible]不仕 祖廣[illegible]不仕 父[illegible]未仕
本貫[illegible]州大雲縣[illegible]鄉[illegible]父為戶

十三人

俞邦佐字[illegible]小名紹祖小字繼先
年三十一九月六日生外氏牟
永感下 第小二 兄弟六人 兩舉 娶牟氏
曾祖淵 祖堯言 父[illegible]
本貫仙井監仁壽縣仁義鄉加寧里父為戶

十四人

張宗沅字大山小名壽老小字椿年
年五十一三月十六日生外氏杜
永感下 第六十六 兄弟五人 二舉 娶王氏 繼室楊氏
曾祖惟幾故不仕 祖鉞[illegible]故不仕 父伯[illegible]故不仕
本貫永康軍導江縣沉犀鄉[illegible]里身為戶

十五人

王[illegible]章字述可小名麟兒小字應哥
年三十一十二月初七日生外氏趙
偏侍下 第三十八 兄弟一人 一舉 未娶
曾祖韶故任承務郎 祖[illegible]成故不仕 父用未仕
本貫永興軍長安縣[illegible]坊祖[illegible]為戶

十六人

何[illegible]與字器之小名桂哥小字[illegible]
年二十五正月十日生外氏[illegible]
偏侍下 第[illegible] 兄弟二人 一舉
曾祖德 祖文緒 父子安故不仕
本貫寧州南陵縣澄清鄉建賢里兄為戶

十七人

吳良[illegible]字德稱小名德卿小字明叔
年二十六五月二十日生外氏陳
具慶下 第三 兄弟四人 一舉 未娶
曾祖草故不仕 祖先故不仕 父行未仕
本貫溫州瑞安縣集善鄉[illegible]德里父為戶

十八人

貢州助教柴衛字夢錫小名[illegible]哥小字邦彥
年二十七正月十九日生外氏張
偏侍下 第三九 兄弟二人 二舉 娶聞氏
曾祖清故不仕 祖尚故不仕 父應故不仕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兄庭堅為戶

[illegible]九人

陳[illegible]源字[illegible]小名興孫小字子淵
年三十一 二月十九日生 外氏林
具慶下 第八十一 兄弟五人 二舉 娶柳氏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正夫[illegible]
本貫常州無錫縣揚名鄉城西里 高祖[illegible]為戶

[illegible]人

劉坦字道夫 小名吉老 小字彥達
年五十五 十一月初二日生 外氏孫
編侍下 第八 兄弟終[illegible] 娶魏氏
曾祖慎微 故不仕 祖翊 故不仕 父俊民 故[illegible]州文學
本貫福州候官縣桂枝鄉永平里自為戶

[illegible]二人

孫[illegible]字顧仁 小名彭老 小字建壽
年四十七 八月二十五日生 外氏楊
編侍下 第十十 弟二人 四舉 娶[illegible]氏
曾祖文秀 故不仕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合州石照縣[illegible]山里[illegible]為戶

[illegible]人

[illegible]
年二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下 第二[illegible] 二人[illegible]
曾祖[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

[illegible]人

楊[illegible]字泰之 小名[illegible] 小字[illegible]
辛巳十月十七日生 外氏宋
永感下 第二八 兄弟三人 五舉 前娶史氏 再娶[illegible]氏
曾祖湜 故不仕 祖[illegible] 父[illegible]
本貫眉州丹稜縣[illegible]鄉忠信里 父為戶

[illegible]人

游壽[illegible]字來年 小名[illegible]郎 小字康侯
年三十六 四月二十八日生 外氏鄧
偏侍下 第五十三 兄弟三人 四舉 娶賈氏
曾祖之才 祖[illegible] 父序
本貫廣安軍新明縣[illegible]鄉[illegible]里 父為戶

第百二十五人

蔡[illegible]升字時中 小名九師 小字舜卿
丁酉正月十八日生 外氏陳
永感下 第二十五 兄弟三人 一舉 娶莊氏
曾祖沆 祖昇 父大光
本貫泉州永春縣善政鄉邵善里自為戶

第百二十六人

周光遠 字德耀 小名超兒 小字達哥
年五十六 二月十二日生 外氏陳
永感下 第百一 兄弟無人 四舉 娶祝氏
曾祖亮 故不仕 祖嚴 故不仕 父淵 故不仕
本貫衢州江山縣布政鄉靈蓋里自為戶

第百二十七人

劉庭揚 字叔休 小名慶哥 小字餘慶
年二十九 十一月三十日生 外氏陳
具慶下 第二十六 兄弟兩人 兩舉 娶蔣氏
曾祖文沼 故不仕 祖元弼 故不仕 父昂 未仕
本貫南安軍南康縣比[illegible]鄉雙溪里 父為戶

六十四

第百二十八人

譚守約 字要道 小名公壽 小字宜老
年四十六 三月十八日生 外氏黃
偏侍下 第小四 兄弟三人 四舉 娶區氏
曾祖混 故不仕 祖舜 故不仕 父世目 未仕
本貫韶州樂昌縣大盈鄉伍汪里身為戶

第百二十九人

黃嗣廣 字景淵 小名椿老 小字伯壽
年三十六 八月初九日生 外氏徐
永感下 第八十 兄弟三人 一舉 娶吳氏
曾祖[illegible]
本貫建州甌城縣永興鄉南山里 祖為戶

第百三十人

楊庭熙 字公實 小名慶郎 小字吉老
辛巳年十月三日生 外氏王
永感下 第祖大 兄弟三人 三舉 娶于氏
曾祖元訓 故不仕 祖利交 故不仕 父驥 故不仕
本貫眉州眉山縣豐川鄉平東里自為戶

第百三十一人

劉希旦字德卿小名瑯郎小字天驥
年二十八正月十五日生外氏丁
具慶下　第六　兄弟四人　兩舉　娶黃氏
曾祖儀故不仕　祖延故不仕　父大聲未仕
本貫建昌軍新城縣鄒伯圭傳堯目為戶

第百三十二人

周孚字夔信小名珪小字寶哥
年二十五十二月初八日生外氏毛繼母余
具慶下　第十九　兄弟三人　一舉　娶徐氏
曾祖福故不仕　祖瑛故不仕　父齊未仕
本貫衢州江山縣景星鄉山西里父為戶

第百三十三人

陳仲謌字塞叔小名文僧小字章老
年二十四十一月十六日生外氏林
偏侍下　弟念四　兄弟三人　一舉　娶程氏
曾祖質故不仕　祖慶夫故不仕　父乘中故不仕
本貫福州閩縣安仁鄉開化里祖為戶

六十五

第百三十四人

張忠字民望小名龍寶小字瑞老
年四十歲二月二日生外氏劉
永感下　弟保一　兄弟四人　三舉　[illegible]
曾祖漸故不仕　祖秉珪故不仕　父攸舟故不仕
本貫資州盤石縣歸都鄉太清里身為戶

第百三十五人

李全之字景純小名坤小字國贊
年三十一十二月二十四日生外氏陳
永感下　第二十　兄弟無　娶張氏
曾祖歆　祖舒　父挂各故不仕
本貫福州閩縣安仁鄉永盛里自為戶

第百三十六人

俞㬅字克晦小名任才小字因甫
年三十九四月十一日生外氏鄭氏
具慶下　第三十一　兄弟二人　一舉　娶周氏
曾祖戡　祖揚庭　父邕
本貫信州玉山縣懷德鄉進賢里兄宮教為戶

第百三十七人

鉤昌期字應辰小名慶孫小字慶慶
年三十三三月二十五日生外氏趙
具慶下　第十二　兄弟三人　一舉　娶趙氏
曾祖仕廉故不仕　祖公權故不仕　父操未仕
本貫吳州鄒水縣德遊鄉萊東里祖為戶

第百三十八人

林翰字邦翼小名應孫小字士豪
年四十三正月初一日生外氏李
偏侍下　第三　兄弟三人　二舉　娶蕭氏
曾祖豫故不仕　祖知遠故不仕　父庸未仕
本貫漳州龍溪縣遊仙鄉龍川里兄縣尉為戶

第百三十九人

陳壬賓字晞尹小名祖年小字延老
年辛巳二月十一日生外氏張
偏侍下　弟二　兄弟三人　六舉　娶楊氏
曾祖巽　祖壽　父深
本貫瀘州合江縣靜安鄉安慶里父為戶

六十六

第百四十人

黃翁字駿東小名紹孫小字繼母
壬午二月初五日生外氏陳
永感下　第三十二　兄弟二人　未娶
曾祖觀　祖成　父年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延陵里兄岳為戶

第百四十一人

賈劭字德淵小名忠郎小字孝孫
年五十三三月初四日生外氏楊
永感下　第四十一　兄弟三人　四舉　娶楊氏
曾祖習之故不仕　祖師直[illegible]　父大防故不仕
本貫潼川府郪縣崇政鄉新化里祖為戶

第百四十二人

徐復字少初小名駒兒小字少駿
年二十七正月初五日生外氏何繼母陳
具慶下　弟三六　兄弟四人　一舉未娶
曾祖生故不仕　祖中故不仕　父執禮未仕
本貫溫州瑞安縣義翔鄉處仁里自為戶

第一人

特奏名　俞舜勛　字興才　小名桐孫　小字良器
年五十二　十二月十七日生　外氏郭
永感下　第十五　兄弟三人　大舉　娶元氏
曾祖文信　故不仕　祖德明　故贈通議大夫　父師覺　故不仕
本貫徽州休寧縣齊讓鄉折桂里　祖爲戶

此有宋紹興十八年晦菴朱先生登狀元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人同年録也嗚乎紹興在宋南渡之初于今三百有餘年矣其間科甲之録不知有幾而是本獨存于世狀元不知若而人而王佐獨見稱於今殆必有故矣科甲果足恃耶茲以

欽差巡視學校侍御王君明仲將梓以示南畿士子故著之有志科目者尚勉圖之

弘治辛亥陽月哉生明後學莆中鄭紀再拜謹識

重刋晦菴先生同年録後序

宋紹興十八年同年録一部自狀元王佐以下三百三十人皆在獨言晦菴者以是録因先生存也録因先生存以先生之名在人知重之也人知重先生名者重道也道自夫子沒千五百年至先生而復明道在先生之名固在是録所以獨存也不然宋有天下三百年同年録幾伯何他無一存而是録獨存哉且先生登第名在五甲九十非及第之比先生立朝僅四十六

日官上秘閣脩撰非三十年使相之倫韓范事業正大光明歐蘇文章閎深俊偉皆宋科第中人物今且不知其録安在其名曷存他固不足論也嗚呼道之在人心也如此叔孫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其先生之謂歟余始得是録於國子祭酒鄭君廷綱乃鈔本也君初得時即欲刋惠後學以闡道源未果轉官来南都托余以成其志其詳具於君之自跋

嗚呼君可謂重道者君既以是録付余復謂刋本闕在句容必得考訂庶正訛謬子其善訪而刻之趙氏白璧將不啻價重連城邪余始得是録而喜繼聞斯言益喜亟往搜之果得於是邑之江璽氏璽

盖録中糾彈賓王裔孫雖其得有自然迄今三百餘年尚爲完書嗚呼江氏子其亦知所重也夫遂重加校閲屬徽守李君宗仁刻置紫陽書院以與四方學者共之必有興起於道思繼先生之緒者道

學之傳科目之設庶有補於將來也豈徒曰新安先生之闕里完璧歸趙之謂哉覧者尚知此意是歳弘治辛亥仲冬長至日後學會稽王鑑之

再拜謹識

伊洛淵源錄十四卷

（宋）朱熹撰

明刻本

史016-120

伊雒淵源錄十四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宋朱子撰。書成於乾道癸巳，記周子以下及程子交遊門弟子言行。其身列程門而言行無所表見，甚若邢恕之反相擠害者，亦具錄其名氏以備考。其後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多據此爲之。蓋宋人談道學宗派，自此書始，而宋人分道學門戶，亦自此書始。厥後聲氣攀援，轉相依附。其君子各執意見，或釀爲水火之爭，其小人假借因緣，或無所不至。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程源爲伊川嫡孫，無聊殊甚，嘗鬻米於臨安新門之草橋。後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爲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以下，勦入當事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輪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是直以伊雒爲市矣。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所記末派諸人之變幻，又何足怪乎。然朱子著書之意，則因以前言往行矜式後人，未嘗逆料及是。儒以詩禮發冢，非詩禮之罪也。或因是併議此書，是又以噎而廢食矣。

伊洛淵源錄目錄

卷第一

濂溪先生

卷第二

明道先生

卷第三

明道先生

卷第四

伊川先生

卷第五

康節先生

卷第六

橫渠先生　御史張戩

卷第七

侍講呂希哲　內翰范祖禹

學士楊國寶　給事朱光庭

卷第八

博士劉絢　校書李籲

寶文呂大忠　宣義呂大鈞

正字呂大臨

卷第九

博士蘇昞　學士謝良佐

察院游酢

卷第十

文靖公楊時

卷第十一

起居劉安節　侍講尹焞

卷第十二

學士張繹　殿院馬伸

學士侯仲良　著作王蘋

卷第十三

文定公胡安國

卷第十四

端明王巖叟　奉議劉立之

林大節　張閎中

馮理　鮑若雨

周孚先　唐棣

謝天申　潘旻

陳經正　李處遜

孟厚　范文甫

暢中伯　李朴

暢大隱　郭忠孝

周行己　尚書邢恕

伊洛淵源錄目錄終

濂溪先生

事狀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
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直學士鄭公向
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
辨眾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
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
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
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
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
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
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
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
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
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
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
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為
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
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
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
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

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
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
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
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
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
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汙善政為恥
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
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讒先生
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
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
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
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
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施
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
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
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
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
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
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
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
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
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

有取於其言云

遺事十四條

伊川先生作其父太中公家傳曰公甞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河間劉立之叙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顔

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曰李初平見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甞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問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荀子不知誠

邵伯温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

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董家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先生坐是以忤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也去之日蘇黄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邢恕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荊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伊洛淵源錄卷第一

伊洛淵源錄卷第二

明道先生

行狀　伊川先生

曾祖希振皇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遹皇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

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辯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

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沓若堤
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
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
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
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安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
利大行死亡甚衆獨邑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
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
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稍
蘇以鐵鞭羅再瀉江寧府上元縣十六鄉田稅不均比他
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
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盡法民
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
其事既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
足益以它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
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
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
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
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言之漕
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
槁久矣民將何以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
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
曰小人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察其由蓋既
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
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
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比所
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
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
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
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
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
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
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以
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
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
而令行大率如此再期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
服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
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
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
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
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
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
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
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

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强盜及鬭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為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无不從者

先時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遂為仇讎先生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无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晉俗尚焚死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效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為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諮訪比二三見遂期以

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先生不飾辭辯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荊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為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遇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

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荊公寖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荊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荊公多為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矣先生言既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

當賜黜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為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眾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眾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為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眾懽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眾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以塞亦所當為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軍正為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

身捍之眾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眾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眾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眾以為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為朝廷憂人以為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可以去矣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以[illegible]請攝進新法之說乞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illegible]未嘗敘所勞[illegible]被特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嘗修二經議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illegible]龍翰閣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罷朝執政益怒之神宗不許[illegible]手詔與有司知條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語執政復[illegible]以上在位不可改[illegible]新法之初首[illegible]

為邑皆自足邑境無愁山之邑歲邑由此重朝廷歲常
請附以為恵澤然而良邑之民率皆負而先輸連負催
者皆良民也先生為之行法常者不必如期而足
於是恵澤始均司農建三吳下諸發錢逆戶四等而錢
內猶出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欲其減
謂必擾民而神宗是之錢邑皆得免先生為政常權殺
價不使至甚貴其民會大旱麥苗旦枯先生教人掘井
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以水災民飢
先生皆發粟賑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
邑而令遽行陳穀且盡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去自
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飢請貸不

《卷二》 八

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其籍戶同
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飢當以口之衆
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為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
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州官諸邑
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
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
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鄠邑有完訴行頗
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
改行吾將赦汝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
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
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

役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
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刻與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喧
貿易如私田民既德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
以為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頗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
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
以生矣因為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
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而扶溝者
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違遂諭旨括地已數日而
鄠集鄰邑民犯盜數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
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乞留者千數去之日
不使人知老稚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

《卷二》 九

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
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
德登進先生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
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
不識莫不哀傷為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
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
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
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
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
足以形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
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

嘗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

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宜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本有五字子二本有三字早卒字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本有四字女一本有三夫一字適假承務郎朱純之卜以今年十月乙酉葬于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

門人朋友叙述并序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行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衆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為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于行狀之後

河間劉立之曰先生幼有奇一作異質明慧驚人年數歲聰悟有成人之度嘗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

豈能遷當世先達許其志操及長豪勇自奮不羈於流俗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踰冠應舉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釋褐主永興軍鄠縣簿永興帥府其出守皆禁客大臣待先生莫不盡禮為令晉城其俗朴陋民不知學中間幾百年無登科者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夕督厲誘進學者風靡日盛熙寧元豐間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先生為政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之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有恥不犯迄先生去三年略編戶數万罪入獄與者纔一人然鄉閭猶以不遵

教令為深恥熙寧七年立之得官晉城拒先生去已十餘年見民有聚口衆而不析異者問其所以云守程公之化也其誠心感人如此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體神宗厲精求治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至有發憤而詈死而不顧者先生獨以至誠開納君相疏入輒削稿不以示子姪嘗曰揚己矜衆吾所不為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為之愧屈嘗以太中公得請領崇福先生求折資監當以便養歸

洛從容親庭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先生經術通明義理精微樂告不倦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先生在御史有南士遊執政門者方自南還未至而附會之說先布都下且其人素議劉先生奏言其行後先生被命判武學其人已位通顯擢先生後進乃抗章言先生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先生笑曰是豈誣我邪復以便親乞汝州監酒先生高才遠業淪屈卑冗人為先生歎息而先生處之恬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盡今皇帝即位以宗正丞召朝廷方且用之未赴闕得疾以歿先生有天下重望士民以其出處卜時隆汙聞訃之日識與不識莫不隕涕自孟軻沒聖學失傳

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千載之後芟闢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粲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然高才世希能造其閫閾者蓋鮮況堂奧乎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欵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獎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悅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于胷中太中公告老而歸家素清窶僦居洛城先生以祿養奉大食衆族聚僅足之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

幼孤窮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于成人嫁女娶
婦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
期至無貲以遣先生達於從政以仁愛爲本故所至民
戴之如父母立之嘗聞先生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
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雖愚不肖佩服先生之訓不
敢忘怠先生抱經濟大器有開物成務之才雖不用于
時然至誠在天下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見民疾苦如在
諸己關朝廷興作小失則憂形顏色言論所以致君堯
舜措俗成康之意其言感激動人千五百年一生斯人
時命不會如此美志不行利澤不施惜哉立之家與先
生有累世之舊先人高爽有高標與先生好才竊先人
早世立之方數歲先生兄弟取以歸教養視子姪卒立
其門户末世俗薄朋友道喪鮮先生之風宜有愧心立
之從先生最久閱先生教錄多待先生行事爲與附先
生終鶩官闕嘯不得與於行狀之列是役之敘承許述
號搜裂肝膽先生大節高誼天下莫不聞至於委曲纖
細一言一行是以彝法來世而人所不及知者大懼堙
沒不傳以爲門人羞輒書所知以備採摭沛閣宋先延
日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
軻傳之軻死而不得其傳擬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
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
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
結草木之繁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
無間純亦不已若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
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
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
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絶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於
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于兄弟則緯緯
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脩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
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
斯才周爲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是
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
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決判然智中天下
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
凡貧富貴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眞可謂大丈夫者
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
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
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
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
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信之于人亦已較著其
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河間邢恕曰先
生德性絶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
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與粹其接人

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
而測之益遠總益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
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
怨後過澶州問材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
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尚部僚佐
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嘆其
賢使先生爲二郡又如何其使先生行乎天下又如何
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祿仕於筦庫以爲養
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
沖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顏氏之流故急劉迅之
徒不是道也洛賓別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

卷二　十八

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游學士
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茍知名有識
必造其門虛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
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
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
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呂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
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曰須其來將大用之討至以師諸
公人人嘆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
不相弔以爲指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
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母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
已宴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致備矯枉資人材以成

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材大小左右內外可之無不宜蓋
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
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
[illegible]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
陣之法[illegible]不[illegible]外之遠於[illegible]山川道路
之險[illegible]方戎城寨斥堠[illegible]之要靡不究知其吏
事[illegible]文法簿書又皆精[illegible]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
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幸於高年此有志之士
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故都范祖禹曰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
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學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

卷二　二十

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視
民如子惨怛教愛出於至誠見利除害所欲必得故先
生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先生嘗言縣
之政可達於天下一邑者天下之式也先生以親老求
爲閑官居洛陽殆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于家化
行鄉黨家貧疏食或不繼而事親務養其志賙贍族人
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里而至者
先生於經不務解析爲枝詞要其用在已而明於知天
其教人曰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蓋自孟子沒而中庸
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知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

關鍵直說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皃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成就人才於時為多雖久去朝廷而人常以其出處為時之通塞既除宗正丞天下日望先生入朝以為且大用及聞其亡上自公卿下至閭巷士民莫不哀之曰時不幸也其命矣夫

伊洛淵源錄卷第二

伊洛淵源錄卷第三

明道先生

書行狀後　游酢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敘先生與門人高弟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捨其遺事備採錄云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為易與耳故從之游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論議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虛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為破其疑使內外動靜道通為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為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擢為御史未稱其蘊然德音所獻納必援經術事常辨於早而裁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

之李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為之動頗會同天節宮嬪專獻奇巧為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宮嬪實為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遜後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僞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出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體見之者信[illegible]之

卷三　二

[illegible]至心大抵類此先生少長親闈視老姊傷又[illegible]越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從者役雖祁寒烈日不避衣不御蓋時所理行緣其淵其至故人自致力常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發人乘虛為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勞之隧蕩夫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發如常初至鄜有監酒稅者以贖持閩然枯力文身自號張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

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收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為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為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為定令而天下搢紳始習為常蓋先生御小人使不廢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夕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沖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李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御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由於為己而志之游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啟其昏者忘飢寒已往者忠[illegible]

卷三　二

[illegible]重考敍謹紀者稱賢者無撓理感者有立志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邊味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偃然無措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之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為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日以舒陰自此凝消息滿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夫子之德其體心滌慮默協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嗟乎孰謂此道

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矣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
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歟

哀詞　　呂大臨

嗚呼去聖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之授受斷絕而不得聞以章句訓詁為能窮遺經以儀章度數為能盡儒術使聖人之道玩於腐儒諷誦之餘隱於百姓日用之末反求諸己則罔然無得施之於天下則若不可行異端争衡猶不與此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夫位天地育萬物者道也傳斯道者斯文也振已墜之文達未行之道者先生也使學不卒傳志不卒行至於此極者天也先生之德可形容者猶可道也其獨智自得合乎天契乎先聖者不可得而道也元豐八年六月明道先生卒門人學者皆以所自得者名先生之德先生之德未易名也亦各伸其志爾

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贊　　陳恬

賢哉先生始於孝弟篤於親親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為而化異端橫行[illegible]于世後世事君譔曰思歎闢邪之者感動歆歎[illegible]以後人淬然于道天下英材歸服之

本於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絲其默識
洞暢今古鉤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
用甚施所尊之守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
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為有力進之君矣俾行其
道覺斯民矣

遺事二十七條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
出來見上蔡語錄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顥如此顥煞用工夫
嘗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大衆後便成風
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程

氏遺書伊川先生語
明道作縣嘗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顥每日常有
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人見龜山語錄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
之見侯子雅言
明道在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
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
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向東出土見日者役人
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柄信如此見文
集伊川記下同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

在上元某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
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
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明道昔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
然問曰何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
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
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
書又按龜山語錄亦載此語稱周公亦時几几聖人盖
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恐當以遺書為正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
有之守約則未也見遺書下同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
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
而獨不能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
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
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
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
了當此事大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
甫之意亦尚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
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
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

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感賢誠意却則為天陜
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
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萃老受約束而不肯行
遂坐聯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
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
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
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
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
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
上前說了兵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礼而已大抵自仁祖
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

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来諸君盖未免此
苟如是為則是為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
理
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
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
以感動它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今日許大氣艷當時
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
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
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

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
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脩起居注得罪
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
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
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
緩委曲平章尚有聽行之理則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
不至如此之甚也見邵氏聞見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
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
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温

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温公二詩皆
見文集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去就
之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春陵時言新法者皆得貴
州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上見胡氏傳家錄
熙寧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顥辭權開封府推
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侍官羅之呂
申公上疏略曰顥之學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
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所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
之體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
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

以數年乃成吾為縣若十里之地以開其端後之人知
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
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礼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
於扶溝則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
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
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
以不敢不盡心也見庭聞稿錄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
之儼然即之也溫見上蔡語錄
凡書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諷諫也如東坡
詩只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
是輕陰又云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
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龜山語錄
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
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
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看他胸中直是好與
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
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
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
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朱曰他不是擺脫
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却忒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

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
晉伯下得一轉語好道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
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
過化甚說切見上蔡語錄下同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
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伯淳談詩並不下一字訓
詁有時只轉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石
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
下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
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
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
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見擊壤集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
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衆哀於府既
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
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
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
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
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

兵郎因右爰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爾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以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曼叔書見文集無誌文作不傳於世韓氏家集經亂而不存矣

或問明道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見涪陵記善錄

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淵幾叟云葉公沈諸梁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有問居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程公伯淳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焉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此以後常以寡陋自愧見陳忠肅公集范公遺事云自是級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而後讀之

伊洛淵源錄卷第三

伊洛淵源錄卷第四

伊川先生

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以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為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見實錄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善錄治平熙寧閒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案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韓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

朝廷必若闕器伏望特以不次擢用則道行此云神宗
皆徒推擇人材先生所爲數十人以父表弟張戩暨弟
顥爲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
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
見哲宗徽宗實錄叅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
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
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
化又案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
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
徹至知究其理之如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

卷四　二

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衷聚善正
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生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
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
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論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
風素節聞於天下援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
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
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
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
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
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
爲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是

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
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
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
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
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
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
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
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
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
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
率而爲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

卷四　三

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
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
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
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
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
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
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
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
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
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
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

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儒以備講官因使陪侍
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
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
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
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
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兼畏祗懼之
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
三道見文集又案劉忠肅公文集有章論先生辭卑
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
之際矣義固已精矣斷所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
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

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
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
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
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
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
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
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
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
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
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
使在朝史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

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渉
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
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
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
望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
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
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
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
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
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敢有
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它職請亦罷

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
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
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以
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類
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它
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
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
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
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
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
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給事中

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
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
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
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
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
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
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
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
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
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
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

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
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劉氏語錄哲
宗亦常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
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則日就
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
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
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
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
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
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
之頤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

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
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公
談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
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
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
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
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
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
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
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歸後蘇
[illegible]水[illegible]也因[illegible]物也先生曰[illegible]則

[illegible]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
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先生曰某
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
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
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
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
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
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
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
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
撰集序又案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頤之姦未嘗

假以辭色又案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録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録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設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

卷四　八

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内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輩銜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録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案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

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録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較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案舊録固多妄然比類不爲無據新録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

卷四　九

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

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竊思之不無
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
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
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復
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
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
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
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
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
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
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

轍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靜乃享大其說故頤家
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
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
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
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
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
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
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
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
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
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

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宣德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
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
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
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
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
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
官依前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從
代不以即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
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
復官又云叙復過優亦未詳今復有書非毀朝政於是有
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

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而尹焞張繹為
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
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
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
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
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
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
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二年九月
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

到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九疇徵視曰道著用便
一本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没見語錄一作門人鄒忠
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華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
不致奠劉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
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
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
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
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
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
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
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

文 卷四 十二

已較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
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
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
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
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
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
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詢所以則曰學者須學文以進德
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
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
親驗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
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

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
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只有議更
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敵母濟無利也遂止伊川聞
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
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計
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重則捻易識人人
得食細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
然司馬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
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寧復祖宗
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
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深慮矣

卷四 十三

嗚呼利害生於身禮義根於心伊川以喪于利害而禮
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蹈踽獨行斯世一作於世而衆笑
以為迂也惟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者以為孚
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御不可拘也在吾
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合一作道奮然無際無欲可
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克慈以爲言兮知言者
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
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一作萊等不得而名也伊
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惟泰山惟一作
嶽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

清也在昔曾點各行其志以得於歎或觀于禮學若趣
之一作趍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
死其乃已自某之見一作某等受教七年于玆含孕化
育以畜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躬我
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先生有言一本上
有某字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
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以七分之心猶或可推而求而
後將祭室于伊維之濱望先生之祇不卑若此生也一本
無吾字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固不可得而聞也一
本上有某等字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
惟與二三子一本無此五字有亦當字洗心去智格物

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
一作某等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識而後
彰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其哀獻一作獻祖于庭百年
之恨併此以傾

尹子曰先生之葬洛人畏入黨無敢送者故祭
文惟張繹范域孟厚及尹子四人乙夜有素衣白
馬至者視之邵溥也乃附名焉蓋溥亦有所畏
而薄暮出城是以後又祭語錄云先生以易傳
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故今
文有七分之語云

奏狀節略　胡安國

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国急於得
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
超居講筵自司勸講不爲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
意感通聖心者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
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脩身行法規矩準
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第莫徒紹焉雖崇寧間曲加
防禁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
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
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
莫能別其真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
闕有伊許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

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
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爲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
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
深加詆誚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
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
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
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
可思而得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
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
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有時用此亦不可易之
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

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户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所則亦之大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爾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皆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陋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載有正蒙書頤有易春秋傳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請益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雖當禁暴誅亂奉詞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

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遺事二十一條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見涪陵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之預戒諸子姪使治一室至於修治窗戶皆使親為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聞之持國之子宗質邢叔云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伊川先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儻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庭聞稿錄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于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

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
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捨羿不恤也順才非
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應其害公之多中也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川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
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詰之問故對曰昨日得
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
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尤所尊禮呂正獻公范
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濟篁
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
因子弟賀正乃曰頤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
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又留潁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
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
黃金藥楪一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
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
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
此為詰朝遂歸持國為其子曰我不敢言正謂此耳侍
三謝過而別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
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
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
賜也何獨頤負也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

能周也見遺書下同
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問
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
處雖永安尉可也
先生嘗說頤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
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
於初心信然頤於易傳後來所改無幾不知如何故且
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
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
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
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
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閑過
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
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陳長方見尹子
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云先生自以為不滿意焚之矣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
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
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
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
去以頤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
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
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方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暑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贐金百星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公贐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顺相知即可受淳是時已與顺不相知豈可受耶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見邵氏聞見錄下同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温公薦侍講崇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責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者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呂堅中所錄尹和靖語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與書下同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焞年二十分登先生之門就教請益嘗得朱公掞所論雅說呈先生問此書觀得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所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頤心只是記得他人說自己不放復請見涪陵記善錄及尹公跋夏袁所識語錄後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个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成大段若夫自得尤難其人嘗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鄉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又問伊川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可發頭聞之志完色勃然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往長沙再問何謂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鄒至完嘗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對曰得常與顏子所樂

者何佗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君說有道
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
穎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
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
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見胡文定公集
伊川常服蠒袍高帽簷劣半寸一本云帽桶八寸簷半
寸四直
繫絛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襌褐紬襖其神如常人所戴紗巾背
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

卷四　十二

令人謂之習伊川帽者大袖方頂何謂見祁寛所錄尹
和靖語

伊洛淵源錄卷第四

伊洛淵源錄卷第五

康節先生

墓誌銘　明道先生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弔哭
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
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
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案邵氏姬姓系出
召公故世為燕人先生父諱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
家衡漳祖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
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
為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

卷五　一

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
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又以為潁川團
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
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之人
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
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
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
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卲玩心高明
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
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蓽環堵不蔽
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未嘗強以

語人而就問者円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
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
可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
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
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
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
雖兒童奴隷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
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
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
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
之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為學
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
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
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
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
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
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
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則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
書六十二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
集先生之葬祔于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
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

慭遺哲人之亡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
終

行狀略　張岷

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
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
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
之以元紀之以會參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
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
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
畢矣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汶陽穆
脩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先生既受其學
又遊河汾之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於濟汶達於梁宋苟
有達者必訪以道無常師焉遂退居共城廬於百原之
上大覃思於易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
成大名王豫天悅傳達之士尤長於易聞先生之篤志
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
其學而學焉北面而尊師之衛人乃知先生之為有道
也年三十餘來遊于洛以為洛邑天下之中可以觀四
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
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
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
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

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開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爲買宅丞相富公爲買園以居之仁宗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將作監主簿今上熙寧之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誨龍圖閣直學士祖公無擇與今丞相吳公充又以先生爲言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從命然卒稱疾不之官先生年六十始爲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其志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於理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熙寧十年春得疾踰百日氣日耗而神益明矣七月癸丑啓手足於天津之南道德坊之第初先生從其父於伊陽神陰頒令從其兆父以明經教授鄉里及先生之長也老於家先生雖貧養之終身致其樂弟睦事先生甚謹飲食起居必身臨之惟恐不得其意蓋如先生之事其父母也不幸早亡

遺事一十五條

賴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程氏遺書下同

堯夫放曠

堯夫從空中樓閣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姦雄中道學之有所得者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堯夫有詩云頓頓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它放蕩之場堯夫卻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堯夫之學先從理上推意言象數言天下之理須出於四者推到理處曰我得此大者則萬事由我無有不定然未必有術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爲人則直是無禮不恭惟是侮玩雖天理亦爲之侮玩如無名君傳言問諸天地天地不對弄丸餘暇時往時來之類

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又如言文字呈上堯夫皆不恭之甚須信畫前元有

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个意思元古未有人道來
行已須行誠盡處正叔謂意則善矣然言誠盡則誠之
為道非能盡也堯夫戲謂且就平側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盡
知耶子曰天下之事頤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
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頤
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
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
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兆以道嘗以書問康節之數于伊川伊川答書云頤與
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

字及數
伯淳言邵堯夫疾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
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
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
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往
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
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
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它
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它皆聞得一
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

將謂收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
而明故聽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
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
死何也曰只是一个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个事將
這个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
如邵堯夫事它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
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
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
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銷餽寓窮乃為薄粥以
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

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又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
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
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
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
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
人喜客則留三五宿人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
性高潔而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懽然如親嘗自言若
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
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
幽遠妙極道數閒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
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見呂氏家塾記

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如富彥國身都将相嚴重有威人不敢仰視他将做小兒樣看或問堯夫所學如何謝子曰他只見得天理進退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理人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二所以差却堯夫粘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脩短筭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屋便知起於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明道云堯夫欲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一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伯淳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怎恁地聰明他日伊川問伯淳加倍之數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見上蔡語錄

伊洛淵源錄卷第五

伊洛淵源錄卷第六

橫渠先生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為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于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于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要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虞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

語道斈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
盡棄異學淳如也關起從仕日益久斈益明方未第時
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
之斈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
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于縣
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
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
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廷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
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
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
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斈先生多教人以

德從容語斈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
否斈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
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肯助
之力為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之官帑不能足又
屬霜旱先生力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
兵徒往來不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為便上嗣位
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
于朝曰張載斈有本原西方之斈者皆宗之可以召對
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
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
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

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
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為天
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
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
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為
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
皐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
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
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
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
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

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
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
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為教之必養之然後信故雖貧
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
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
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
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朞以下未始有衰麻之
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
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
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

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值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餓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

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

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

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歿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不備存于書略述于謚議矣然欲求之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脩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
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
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謚書　　司馬溫公

横渠之沒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質於明道先
生先生疑之訪于溫公以為不可此恐不見於
文集今藏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猝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
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
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

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
弓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
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
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
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
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
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
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
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
淳而伯淳謙遜謗詠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

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先再拜

遺事一十九條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
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以下並見程氏遺書

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子厚聞皇子生甚喜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横渠言氣自是横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西銘顥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他人無
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

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於此
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
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

問西銘何如伊川先生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
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横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
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説自己事如聖人言聖
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説聖人事也
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
至於兼愛先生答曰此横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
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

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
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
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虛
無即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
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
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一作和之氣非明睿所照
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
照者如日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
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

當自條暢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如何伊川先生曰
由明至誠此句却是由誠至明則不然誠則明也孟子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
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
以管窺天固見北斗別處雖不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見程氏遺書下同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伊川先生曰子厚謹嚴纔謹
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个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
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見上蔡語錄下同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明道云子厚却
如此不熟
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
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為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
人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
喫木扎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
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
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
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
生衰絰挽車以葬見邵氏聞見錄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
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
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
言幾於無忌憚矣見程氏遺書
案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
於是盡棄其學淳如也其它不同處亦多要皆
後本為勝疑與叔後嘗刪改如此今特據以為
定然龜山集中有跋橫渠與伊川簡云橫渠之
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
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
必資於二程則其他固可知已案橫渠有一簡

與伊川問其叔父葬事未有提耳懇激之言疑龜山所販即此觽也然與伊川此言孟退讓不居之意而横渠之孝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先生發之耳

張御史

行狀

君諱戩字天祺少而莊重有老成之氣不與羣童子狎戲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喻以為貧乃强起踐場屋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上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起為監察御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江陵府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府司竹監秩滿以熙寧九年三月朔旦感疾卒享年四十有七君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竊實采稍歲用民力久為因擾至則訪其利害纖悉得之乃計一夫之役采稍若干以計其直請命民內市于有司而罷其役上就可牆為場上價募民采伐以給用吉于郡守監司皆不之聽後以御史言於朝廷行之竹監歲發旁縣夫伐竹一月張君謂無名以使民乃悉籍監園夫以日月課伐以足歲計其為邑養老恤窮皆有常察惡勸善皆有籍約考會計家察不苛府吏束手聽命縣莫能欺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鬬訟寇盜倍於它邑其時令長以峻法治之益愈不勝君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閭召父老使之教飭子弟服孝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庭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為衰熙寧初上初即位登用大臣銳大有為以御史召君喜以為千載之遇間見進對未嘗不以堯舜三代之事進于上前悃愊之愛無所還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請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事有不關興喪者人雖以為可言皆闊略不辨既見而新政所更張與初議左右輔臣不以德進君爭之不可乃告諸執政執政笑而不答君曰職之在易宜其為君所笑然天下之士笑公為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歎曰茲未可已乎遂謝病不朝居家待罪卒罷言職既去位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詳人以絕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疑然畏之終乃服其厚門入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君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不億不行小惠以若往往叩頭自引不五六月刑省而訟衰未幾靈寶之民比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君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從君哀吾民乞張君還借治使者欣然

聽其辭而言于朝去之日遮道遂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君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居燕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疎戚未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淸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强任道力行毋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為已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君力為經其家事別內外之限制財用之節男就傅女有歸誠意懇切不弛其勞人以為難而自處裕如也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君惻然不安即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其兄載重於世常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辭李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既暴病卒載哭失聲如不欲生將葬乎既哀辭納諸壙曰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是月還葬以從先大夫之兆將求有道者以銘其墓大臨惟君之善有不勝書要其大者蓋其力之厚任天下之

重而不辭其氣之强足以行禮義而無倦其忠之盛使死者復生而無憾是宜得善言以傳諸後敢次其狀以請

案呂氏文集有書請於明道先生云先生嘗許誌御史之墓今文集無之疑未及作也

遺事五條

張戩為監察裏行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介甫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為事耳豈惟戩笑天下誰不笑之者暘叔解之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邪退而家居申臺不視事而待罪見溫公日錄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為證介甫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伊川先生因曰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見程氏遺書下

同

天祺有自然德氣似箇貴人氣象只是却有氣短處規規太以事為重傷於周至却是氣局小景庸則只是才敘須是天祺與景庸相濟乃為得中也詳景庸名昌朝橫渠門人嘗為御史論新法

天祺有自然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只是氣局小太規規以事為重也昔在司竹嘗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又邵氏聞見錄云天祺在司竹舉家

不食筍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學藻鑑
裁其子天祺學之便錯

伊洛淵源錄卷第六

伊洛淵源錄卷第七

呂侍講

家傳略

公諱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元祐中為講官遷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籍居和州徽宗召為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韈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瑗於太學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覯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

學者不由公開遍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以
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
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橫渠張
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
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
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
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淳
忽嘆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
耶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公
公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為嘗言正叔先生自小
說話過人寡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
說某人只是說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失了好話亦
豈易說也公以為二程遠過數人若李常皆無此
王公安石與王獻公既相抵啎而公又能之今自嘉祐
間內外宗多不甚治王公與當時諸賢務欲變更略放
前代別立法度經筵諸人皆選李校其所施設者公皆
預聞之矣然自更改欲發公第往往與時說不合又寡
諫自信斷然禁心實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子雩待
講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
公為說書凡一年日夕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
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
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

公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
劉公安世適守路州邢路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
與劉公書通勤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
意相結私相附託邪卒不與書
公晚居宿州真陽閑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
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
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卻借書沽酒外更無一
事擾公私閑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
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榷得失久之
方罷
公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
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
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元祐初程先生議請封進欲自封孔子後始公曰方今
母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救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為時
邪程先生默然而去榮程氏文集修出孔氏後而但云
不敢明其旨據為五百頃諸侯封為奉聖鄉世襲奉聖
公嘗以奉祀未嘗遂請便行封建也
公自少年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
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顒遊盡究其道別白是
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
中嘗問公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卻佛李公曰

只為見得太近

遺事

滎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為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甚不能具蓋窮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見呂氏雜志下同

滎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滎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水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故敬之愛之何特巳巳矣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滎陽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為不可及

滎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見童蒙訓

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者蓋觀於已而知之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見呂氏雜志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元祐間伊川先生既歸洛時范公醇夫書云恐相久習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非在原明子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謁見先生先生召食坐閒問事兼與先生一一劄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曰相以狀從李佛 舜從即侍講之子也

范內翰 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為給事講讀官入翰林為學士後坐黨論貶死宋傳遺事載其言行之趣甚詳然不云其嘗從學於二先生之門也獨朱子外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

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監議論亦多取於程氏
故今抄著先生稱道之語以見授受他不得而
書也

遺事 五條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監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見程氏外書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惟印行唐監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見范公遺事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云見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

路顧避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曰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見程氏遺書

尹彥明問范淳夫之爲人先生曰其人如玉 見外書

楊應之名國寶字應之無他叙述獨伊川祭文而
呂氏讀書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
交遊耳抑門人之列也 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
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祭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遊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群類吾志高遠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禀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窮心交舊之情甚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憊於長途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予情姑致菲薄之奠冀其來歆此誠意

遺事 六條

楊國寶應之余從姑之子也少強學力行元豐中會予於許城余見其貧而不屈老而益壯以詩贈之曰獨抱遺經居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 見呂氏家塾記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 見童蒙訓 下同

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授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辨論應之嘉其才即薦之朝自成都召爲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於許下今士應之力行苦節孝聞贈傳而私致遠識於與流俗常殊了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先生常以爲交遊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見呂氏雜志 下同

伊川先生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器

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已乃薦威敏可代已守
道可任臺諫又知劉原父文章絶人而以其甚訕韓富
亦加擠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况常人乎雖然毫髮之
失生於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
以規正其微邪而療之之論也
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豐間親喪
服除至京師寓予家榆林巷舉家日以麤飯置一盆又以
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
立云

朱給事

墓誌銘　　　　　　　　范内翰

公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禄卿贈太尉母
宗氏崇国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
調万年主簿[illegible]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
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関中号為三傑
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内外艱服除差
備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為税籍朝廷遣使
按畝加租總四万餘石公爭之得減万餘石改垣曲令
宅邑歛青苗多類以嚴取辦公不笞一人而輸以時足
以樞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必從孫復
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即位以来更
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

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判
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為都會事多倚公以办調
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怒
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嶽祠以避之神宗山
陵韓獻肅公尹洛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不
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薦召為左正言首以办大臣忠
邪為言又請天子燕間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
發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学寘明師以養人才論奏
無虚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以
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感
激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啓沃

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復崇宗先聖增錫土
田別異世嫁娶論吏務十事並議官制二罷保甲三料合
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八慎
數易吏九恤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饑遣公賑濟亡
發倉廪所全活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名講官便殿訪
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遷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
花釣魚燕羣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祗天戒其夏日食
上疏論脩德應变之戒詔州讞獄毋得為疑似之言以
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為給事
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
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学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除

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天生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宗睦靡有間言為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即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脩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人懷其德為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賦粟五月而止民無菜色在路以隣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安定日為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感疾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瞑而後已初受學於安定先生告以為學之本主於忠信公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於洛陽其所聞以格物致知為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為入德之方公服行終身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賁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為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貲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糴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封仁壽縣君子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月葬公假師先塋之次來請銘銘曰

嗚呼公掞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強正色于朝見義能勇忠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祈村之原前洛後邙永固其藏

祭文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而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于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如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家孝邦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正臣之節寧循吏之風若見事為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諶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巽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邙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辭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遺事四條

公掞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見程氏遺書

朱公掞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掞對願陛下禽獸畜之見龜山語錄

十一月三日朱給事封還劉丞相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死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六日中丞鄭雍攻朱乞正黨與之罪八日公掞以本官再知亳州呂相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悅其封還麻制故但

以李官出籍中床不怒也見王彦霖繫年錄

自熙寧元祐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公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思許國而議論亦多過實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學業未易到也見胡文定公集

伊洛淵源錄卷第七

伊洛淵源錄卷第八

劉博士

墓誌銘　　李籲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充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絳以開封府陳留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巖叟令正言朱光庭又皆言近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春秋宜為博士詔復以君為大學博士及就試不幸有疾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病甚請外未報以二年六月十二日卒于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學懿行君子為難得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祖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宦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父師旦今為朝散大夫致仕妣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幹長而溫恭自齠時已有老成器結髮即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學焉君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弟衆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獲也安內日加重而無文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覩遇事剛毅自立其賢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嘗謂人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幼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為也

初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君中丑俾勾稽公廚資家
之費凡尹之子弟預者皆計日償之尹始不悅卒以此
養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俗淳
古而公又誠愛公家貧逋不報殺朴以期而集有一夫
貧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為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
終其去遂不笞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八府宗官覆
視所蠲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
聽民詣闕訴詔遣通判弱塞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
乃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夏父老數千百人送至
郡境君重辭遣皆涕泣而還留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
令也衆子之所見者一二縣爾見矣惜乎朝廷方知而

〈卷八〉 二

用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蓄見于時及于物者國
未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十錢諸公士友相與賻之
始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北邙原先塋
之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為人氣和而體莊持論
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既病與子生曰每暫閑時正坐端
意氣即下平居持養氣可想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
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
其學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
例類質于大夫君平時有述著未就將欲啟手足自道
讀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君子也君與人俱學
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余晚始聞道賴君以學語者

多矣今乎之悲豈惟親戚之情乎君娶田氏屯田員外
郎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
嗚呼賢才不可得而見也學以致道孟如子者鮮也春
之溫溫淳乎醇也發之鏗鏗不可變也嗟世習非尚言
競逐不有豪傑孰識而歸尚豈若子安而覺之進以知
止不以不欺其由無或歸月易錄獨身之長日益莫知
誠其心道乃辭乃持力久內明自於融怡德未大施君
子是悲後命不知我何說為人有知之是以此詩
介文
嗚呼聖道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
學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曾矣以謂

〈卷八〉 三

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
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
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
所以惜子者豈止遊從之情哉焉臨葬不克臨究始
因學輿以敘其哀
遺事五條
劉質夫久於其事自小來便在此見程氏遺書下同
質夫沛然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
絢作之不須問費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川曰
却須著與說作竟不以示人伊川沒後人方見之又有

前人熟況刪春秋來見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方可
作見祁寛所記尹和靖語下同今人多說曾見伊川又
口他自其人處傳得伊川學皆見李端伯作劉質夫
墓誌有記伊川語曰斯人之志言無疑矣然質夫春秋
傳成伊川封親作何邪如孔子回賜可以言詩惟復一
曰簡皆與孔子見同惟復指當時一事今不可便謂之
實盡得孔子言詩之道今要的當須質夫豈可復得然質
說我得伊川學哀哉
明道平和簡易性劉絢庶幾似之 見俊子程言
李籲書名籲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
昨嘗記二先生語一編劉質夫謂伊川稱之而又

卷八　四

文亦有傳李之語甚自得其外它人無見
也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依從學者視傚而
信之予與鍇質天爲行力爲臂貴於子爲外兄弟同邑
而學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
受斯之道到而料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孤僻
悲後學之難成天於斯文何其廢我哉惜有拘不克
臨哭寄文爲奠以叙其哀
又　呂正字
嗚呼誠予于南山渭水迄西知乎於洛陽夫子之川風

期自擬於流俗問李不興於淵原子之學中閱理微發
求之孔門如湯也逕子與人交別衆共情知而不必明
雖有學子之於事如持六經逐前儕交惡抑如道予與
友於四方賴所得之幾希之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莊
而志與之違予欲且強予心于期能其有年以立斯世
使知之何望天降災天于中道使不得盡其才皆夫之
與中閱有葉苦予見之傾盡如飯通得與子情親義敬
之交莫逆不害弟見天不教意出其大且死同其弔傷有
予與子子疾作予爲汝憂子喪既歸莫留別未
踰月子訃亦至驚疑恍惚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
一朝至此道之難行我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

卷八　五

之往矣天不相矣先矣惆矣予髮白矣哀哉
遺事二條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
俗已也見程氏遺書下同
偶□□□因見李籲錄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因自不
細□□道□理而發之却與先生說相如何伊川云先
兄無此語云今各者不要如此編錄才聽得轉動便
別□見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
或□□□字使人別字□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
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藍田呂氏兄弟

實之八兄大忠字進伯丞相又公之兄元符末以寶文
閣直學士卒實錄有傳不載其孝問詆派今不
復著但遺書中見行事之實

宣義

行狀略

君諱大鈞字和叔姓呂氏其先汲郡人自祖而下葬藍
田故今爲京兆藍田人嘉祐二年以進士中乙科調秦州司
理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事以沬
議授果州允代既入蜀移知絳州巴西縣事未赴從以
父致仕移疾不行丞相韓公絳宣撫陝西河東路辟
君掌書寫機宜文字府罷除福州侯　縣從相宣

公出鎮京兆廣府知渭陽保君不赴久之丁[illegible]
除後閒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
於是不復有祿仕之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
謂其在己者以驗諸人將自安德成而致用也居无何
士大夫比惜其去而不用以為不仕无義由是多薦君
起不得已遂就大臣薦以為宣教授以其志也會仲
兄薦國閣直學士大防知永興陳君監鳳翔府造船務
新官改宣義郎朝廷問罪西鄙鄜延路轉運司特請君
從師出塞君以事出于不得已欲勞人勸君以告辭究
而君義不辭難也以元豐五年夏六月癸酉感疾卒年
五十有二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己任所知

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
而君之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教絕久矣自
扶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放於俗尚其才俊皆急於進
取鶩者難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和者君於先生爲
同年友及聞先生學於是心悅誠服實執弟子禮
扣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先生之
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義爲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
未知其所以進於是焉君即能踐大路晨夕從事不啻
飢渴之於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懸期可到而
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
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以其行而達其事方講議處

禮始喪至於葬祭一放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
細規矩於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由是
鄉友稱其孝世人信其誠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
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然後有文以相接人成安而愛
之蓋君之所行雖以禮爲主要欲其學於其守而又樂
爲人語故人皆由其數而說其義自是比比皆知禮爲
可行者君少時習學治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遂
棄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明渙然冰釋矣故比他
人功倍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是
悉撰成圖籍胸中了然若可推行又嘗作天下爲一家
中國爲一人二賦獻策可見其志矣君既感疾一日命

內外潔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閤安交語未終而
沒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既卒其孤尚在鄉里夫人
种氏治喪一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凡委巷浮屠煩鄙
不經之事一不用於是延之學士大夫爲歎君之家法
以見君之道固行於妻子矣子義山傳其父學蚤有立
志

墓表銘　范育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
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
君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世行云
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
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
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
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
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嘗大學
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
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於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
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
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
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信乃信
已不疑說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
毅然不恤人之非而已也雖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

始君諫議公喪欲奠葬祭之事悉捐習俗事尚一傚
諸禮後乃復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
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
可貴久之君之志既克少施而於是時求中未佳沛然
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
先生既沒君益脩明其學將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
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其
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既又
知夫考索之從不在訓詁試而不實始也急於行已
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然也最於寧人既乃
和而不解使學者愛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
於此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
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

正字名大臨字與叔學於橫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
二先生而卒業焉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祕書省
正字范內翰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
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等行世

祭文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
誨之以至宦學之成莫不見其始終於其亡也得無慟
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
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爲者

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為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今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命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為婿矣其為人所重如此子於窮達死生之際固已了然於胸中矣然吾獨不知子之亡也於與物為伍邪將與天為徒邪將無適而不可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同何待吾之喋喋也今獨以喪事為告子之柩以方暑之故將卜辰歸柩于先塋乃擇明日還于西郊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省山實為喪祭之主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

雍行錄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爾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牧之不幸早死為之泣下

遺事十一條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倍又愿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見程氏遺書

呂進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容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酒饌覆使令放者只為定致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晉伯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如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晉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人門說禪一般

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見上蔡語錄

馬涓臣濟狀元及第為秦州簽判初到狀元呂晉伯為帥謂之曰狀元者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為判官不可曰狀元也臣濟愧謝晉伯又謂臣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脩身為己之學不勉之時謝良佐繼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為伊川程氏之學晉伯延致學職 同上 過之則顯

道爲講論語呂晋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臣濟并須且曰修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臣濟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載之恩也見邵氏聞見錄

呂晋伯帥秦時倅之子張聘臯前時往問學後入太學求書見汲公晋伯云微仲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弟呂

呂氏雜誌

伊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見程氏遺書下同

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伯淳言何不問他疑甚不如劉絢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爲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向風

異之凢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合滯礙而不然若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異也

范侍郎育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尹子曰某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往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見呂氏雜誌

伊洛淵源錄卷第八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蘇學士名昞字季明武功人本横渠門人卒業於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之自布衣召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今無以考其言行之詳特載呂公薦狀如左云

奏狀 呂正字代伯兄作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為門人之秀叅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惠益其衆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三條

季明安見遺書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之既行伊川謂季明來以遷貶為意和靖曰然也焞嘗聞季明當初上書為國家計非為身計非若為國家計自當怡然赴饒州若為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為輕典季明以焞言為然先生曰名言名言見涪陵記善錄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亂只為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此要者依舊無所得如横渠門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季明從横渠最久以其文章為十七篇自謂深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斥逐是未知横渠横渠有詩云中天宮殿鬱岧嶢縱參差切絳霄鶯雀野心懸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於世然在館中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為道不合即去也朝廷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臺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非輕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見胡氏傳家錄

謝學士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楊文靖同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靖國間書局官後復去為箋碑以飛語坐繫詔獄廢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游公為誌其墓今訪求未得

遺事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見上蔡語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静坐伊川每見人静坐便歎其善學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

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
語也顥道乃止是歲亦登第見程氏遺書下同
蔡川謝良佐對於州學中因識州學教授失使不復計
較
明道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
泚憤悱如此見侯子雅言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顥道在坐公掞不語伊
川指顥道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見程子外書
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
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
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

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
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見胡氏傳家
錄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
學時只要是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但不
敢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見上蔡語錄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
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
川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
定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

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
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
介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
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做學
看卻須信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
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
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閑
工夫枉用卻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胡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
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

上面做工夫來胡氏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
根學杜無根據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
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
來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
故做工夫揀難捨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
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並無健羨底心
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又曰天文一等事特地留教
不好打疊了此心
釋氏只要簡絕人事初得似釋氏明道問近日用心對
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伯淳曰有此理只是發得

太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曰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它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了何思何慮便做如初進速後來遲十數

卷九　五

年過却如夢如醒方到淵時念慮豁然此二十年間見得識却煞長蓋前段與此小異蓋前段曾氏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過闕東叔易言伊川嘗語良佐有王佐才以是告我知靜坐可以學道[illegible]先生晚年[illegible]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問學如何曰近諸問此來所得如何曰即往問於顯道曰良佐每常聞先生語多疑或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其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它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見涪陵記善錄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曰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來之徒也程氏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見上蔡語錄

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飯酒五

卷九　六

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曰某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道也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見上蔡語錄後序

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自體認一箇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為釋氏是自家元不曾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則歷歷言之

西人氣直謂詭後曉者自是去做

游察院

墓誌略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公往見之伊川謂予曰

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捨御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小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泽視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議与之参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召還為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辭任知漢陽軍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衣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論守臣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章轅鄉之原公自幼不群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解遵交朋友有信涖官通依吏才見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賦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盖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来编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虚月所至騷然公齊守四郡處之裕如縣時有與造民初不知而事集要日

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産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撝擬揆揖損掞拂女歸其某之子適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各一卷藏於家

遺事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頹然資質温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見程氏遺書

游酢於西洛議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道簡意思便道一作理中庸亦見外書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然

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 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見
程氏遺書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
不變也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四十中以書問之
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於此五者
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
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
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
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
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晚年前輩先生往往

未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
自不以為然者也 見呂氏雜志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

楊文靖公

墓誌銘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沒道絕傳在而理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
而知之者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儒窺見間隙遂入中
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於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然
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
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覩奧號稱高弟在南方
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
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謂誌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
來請銘按楊氏出於弘農為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

閩中為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資稟異甚八歲
能文賦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從
往學游若浸久與能測於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
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
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雖
外艱除服差澧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
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
饑方賑濟坐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為諫垣薦之
除荊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還南京宗子博
士會有負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
子祕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

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
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祕書郎
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通判殿說書公
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略曰近日蠲除租稅而貧
困軍以故稅降官是合令爲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恩
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爲盜夫信不
可去急於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榷茶之法公私兩
便令茶租錢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寬之諸把榷錢不
得根究不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狂獘尤所宜
卹革之東南州縣均數鹽鈔迫於嚴晨計口而授人何
以堪宜斷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

八 卷十 二

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
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illegible]之地宜募邊民爲
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尺寸爪牙而
公[illegible]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外下餘事執政不能用
而虜寇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邊
事之興兵夭之役毒被海內謀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城
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蠹巨猾借應奉之名最李
民膏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
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每對曰君臣一體上皇
府內引經至誕以僭徽遜位而聖執紱邊安受不辭此
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上以臣死大臣宜任其責

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
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
歸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退去大河天險棄而
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
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親舉授以兵柄此覆
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虜人[illegible]
金帛又遣路以三鎮遣講和而去公上疏口河朔[illegible]
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虜遂以二十州之
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戎馬疾驅不數日而
至此非經遠之策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
功而去緩急則無名不與則失信不可不慮也如聞

八 卷十 三

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攝之使腹心受敵宜
何爲也朝廷欲尋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
守雖保此狂虜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命藩鎮之兵至[illegible]
於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卻公又
言虜人擁兵燕相劫掠無算[illegible]而叛不
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
[illegible]雖欲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
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坐斷自寇東無憂[illegible]
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於是太原諸郡皆告急
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
執政慮其生亂引前歡事揭榜於衢且請以禮起邦彥

公言士民伏闕詆罵大臣殘其黨惡無所不至出於一
時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造遊說之
策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其言者李鄴
奉使失辭惟虜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
敷告中外乃推平城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寧天
自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竄逐遠野尚
存公復言野昔嘗建不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為名者
上皇後以為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恭然不以為
恥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
以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
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

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
皆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
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
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
奉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
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應奉司號
為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
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
費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
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為此說後蔡京輩以奢侈為尚
輕費妄用窮極侈靡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

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
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
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即上章乞出除給事中
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
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
請閑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
制上即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
學為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
老病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
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
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

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當優
卹以復賜謚理廟之位擢經論事不愧古人所著三經
義辨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
賜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迪早卒迥適遹
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
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
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
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
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
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
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

莫不尊信之崇寧初代余與教諸官始獲從公遊三十
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覵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脫粟甘
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縕袍皆
適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陋屋若皆可
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
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況似
下儕在寓遺佚君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
改其樂也然則公於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
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於今者其傳浸廣故特載
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
公之學於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提而止之

卷十　六

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豈其以
不肖去異公益淺之為丈夫也銘曰
天不喪道文其在茲維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中中
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為世師傳茲三賢閒步共
馳有學術業頹其緒而公名最顯若轍有和豈不見庶
孔艱孫特狂瀾奔潰厎柱不歆邪說害正倚門則排嘆
彼姦問說言誣哉我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
是非有旒則止直道何斑不勉而和展丘可夷河流在
北伊水之湄誰其似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辯

公問何故西方之佛竊見間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
既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
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為桀黠見此間隙以為
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
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檻
宏又問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却言人
人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吾却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段懸遠宏又問何
故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
句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却
不同答曰若於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
宏又問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為市易官呂居仁亦

卷十　七

云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呂居
未曾見得古人出處大致若著不就時字便不小了龜
山差監市易務即辭不就除祕書省校書郎却投而不
辭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賢也分說不出決今但只書差
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豈思
渾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書出一箇活底楊
龜山也并還君作却并過與殿說書只一向衮說將去
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說它龜山前代如伍瓊亦嘗薦
諸賢於董卓召用之除中書蟠外諸賢其皆至或旬月
遍歷三臺而無邪之若此亦是有底事不足為文飾也
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却似迂闊何故載之答曰此是取

王氏心肝底劉子手段何爲不甚害之則王氏心肝發
在內案上人人見得而蔽冱邪遁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
爲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答曰停
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當時則不然劉君問此行何爲但
對曰老手無用處且入道保社它看更問可右甚身才一
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
此行何爲只答云等木隨身亦可罷洒
宏那問何故輟釆何求於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是
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又非止邑遠所能接劉之徒所
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

〈卷十〉 八

爾心遠地自偏即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發之而
龜山之賢可得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
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於一句即孟子所謂所
欲不存者雖發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又問
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
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
不載答曰凡公與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
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於先達或年
齒居長或解褐早皆以師事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於
盧仝歐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於父

兄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
子之於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於張横渠是也今
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
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
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觀此
可見矣荣龜山道學自爲當世所高而其中已稱公則
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爲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嘗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
於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却
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
聞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是白

〈卷十〉 九

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抵牾更有攷易去處其
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覽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
已勉強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
少如安國論其行已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於若
將終身不改其操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
略又用語孟家三說爲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
所主只知是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
龜山所言却甚明白題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
欲爲市易官於語脈中轉了龜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

究而不爲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爲僥倖即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祕書召還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亦有是處而龜山獨得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它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任陳瓘元忠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大觀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

海行指揮豈可以此定其去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illegible]召假有論及甲屠蝗災而不管之事則又何辭以赴故龜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於龜山宣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亦不自消釋矣其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又即一二事以明之此真拔本塞源者也然更何以尚書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作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句即是一事然明理以尊古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之哉以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所著三經義辨有益學者夫以義辨爲有益則新義之爲災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辨其存於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爲深切耳而著述論辨之功自在若以爲緩辭則說矣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辨存於今者其傳浸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illegible]官甚不樂執政鄭慎求在朝以書問所欲公已年七十矣癸巳生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年已七十答以老不能治事惟求一差遣爲貧耳慎

求得書諭吏部見闕監當官近畿陵未差者吏部錄以常州市易務即爲求得之既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市一日爲人所援公聞之曰非見闕固於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縱使得祿其可然乎若慎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未果退閑因傅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卿以足疾辭不赴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祕書郎召對且御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旨許於往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懷德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易此一人上亦聞公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

監市易務不就除祕書郎即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
今削去不就二字為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
易務方待闕不上雖不見於墓誌亦可也

行狀略　　　　　　呂舍人

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通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容
議增以先生為附太守輕已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
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
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為煩苛遠近悅
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瀦
水為形勢便利託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

縣耆老人以為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附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
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
上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傅墨卿使
高麗國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
赴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
政府從之遂以祕書郎召及對陳儆戒之言上為納焉
太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援古逗留不進先生上言乞
誅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

也或死或貶乞罷官者與修京城守且錄五代史傳以
進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為三省政事所
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
賢於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復元祐名臣凡
在黨籍者力辨宣仁誣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
皆切當時要務
太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逞其生事徼亂先生即見上
言諸生欲言於朝廷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
為之長貳即自定矣淵聖喜曰無逾卿者矣即命先
生兼國子祭酒
今上即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為上言先生之

賢拜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異
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
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然學中既舉進士得官
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
者甚眾而先生獨踐履名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
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於前輩長者以為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
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九條

明道在潁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潁昌從學明

迓其歸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
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
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
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
見也於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門為人誠實但聰悟不
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
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先
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敎矣惟有楊
二[illegible]支近[illegible]何
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即能知其意而持之
介甫之學[illegible]後皆

皆精粹以適之[illegible]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書云判然無疑伊川曰
楊時也不判然 見伊川文集及和靖語
得在二先生之門者惟游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
二人氣象亦相似見上蔡語錄
先生向嘗問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
最為害敎而亦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
无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可以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
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
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无
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者矣今在潭州瀏陽

方官散青苗時凡酒肆食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
者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嘗至是
時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
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 見龜山語錄
又言常平法州縣苦於散用有餘則以賜官困民之窮
餓者今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路於道
者隨所在申縣縣令責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
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
恨
元城劉公謂胡珵曰聞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
生近有除命以秘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珵曰傳聞是

蔡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見道護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節命與論有疑安
國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illegible]
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
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 知之者知其
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為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
焉能浼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
方銳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
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
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時相書云楊先生世
事殊不留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為浼見胡文定公集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雪詩織布而衣叔只於野錄
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為蠻夷君長所知豈足
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見胡
氏傳家錄

遵道墓誌銘略 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迪字遵道為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即賦嘆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慍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為善則矯然欲為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杜米解的破開者欽得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世里有訾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為之平其誠信於人如此遊太學聲光奕奕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盾還群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伊川劉龜山書曰令子名迪者好學篤美當成遠器)於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聞論近世孝者至公府曰吾不及也謹為之銘銘曰

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踏其徑異端乘之道理不治以與世違有志於得俗季昏之以見自私爭度莫摭孰為穀然莫乘莫惛天益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星之斗以表後李公為之于焉質厥成曰酒心淳食息訓經不蹤不倭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泗洙源流世孰知之遺文郁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緒之嗣奈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堂以告來世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一

劉起居

墓誌銘　　許景衡

公諱安節字元承温州人資禀不凡方兒時已有遠度
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
少與從父弟今徽猷閣待制安止相友愛皆以文行為
士友所稱既冠游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
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
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
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
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

悉卿日擢為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
擢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陛辭而命下不及
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
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尉止之明年還太常少
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就親責守
饒州州荐飢公至大發廪振之又檄旁郡與通糴穀儲
不足它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宜
司宜有相通者改應調適其緩急開市人數為在官者
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寬容撫化之未幾飢者充之
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穀制貢春之須俾歸除
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州二日民遮將

之涕泣不忍別者皆請以為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
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分遣其屬具舟援溺而
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
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廪以活之一無失所者其
將發廪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亦持其議公皆
弗聽大疫公命醫官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
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
之禮鄉人驚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
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子男曰智孫有異質
九歲而夭一女尚幼以安止之子誠為後公天資近道
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寧從當世賢

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於沉潛熟復存心養
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温然望之知其有容過人無貴
賤小大一以誠接忤己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
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邀公坐罵其縉紳不覺
自失相與如初其恬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
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為避就也鄒
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
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
宗察其無它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
意教養諸弟涵容周還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殆百口
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間言也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

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開斷矣聞人善如
巳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辨過事不擇處易人所厭若若
任之裕然無迫遽動靜之也其與人遊常引其所長而
陰覆其不及諸監令不事事州將欲易它邑公既左右
之据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喜待之空州張齊公聽
以為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録部者之功而世
稱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為人其所施置常
在於公天下以為不如足則於所謂令內外道彼我也所
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
俾毋再犯聞有賢者將恐于它則曰何面目復見有公
遂超去以足無無可治之上於或臨旬不施笞杖

卷十二　二

遺事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它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曰
只為未有根因指籬所荼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
長盛如一年間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
它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
見上蔡語録

尹侍講

墓誌銘　呂稽中

先生洛人也姓尹氏曾祖諱仲宣娶張氏生七子而二
子有名長子諱源字子漸世謂河內先生次子諱洙字
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河內娶何氏生四子其長子諱林

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娶劉氏萬年縣君劉氏卒陳氏
福昌縣君是生先生先生諱焞字德充少孤奉母陳氏
以居為進士業年二十師事伊川程夫子先生應進士
舉答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
不對而出告於程夫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子曰子
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
以祿養於是先生退不復就舉程夫子聞之曰賢哉母
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為異端尹焞張
繹為之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
之士皆畏之程夫子于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
也靖康元年朝廷初辨忠邪　召用四方才德之士以布

卷十二　四

衣召先生先生辭不用既至又辭不欲朝大臣知不能
留也授以和靖處士而歸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之家
死于賊先生既死而復蘇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
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有以繫天下之望則使
其偽師趙斌厚禮來召先生具供帳衛從于山中
甚盛先生逃去夜徙步渡渭匿褒水谷中崎嶇走山間
遂至閬中久之徙來巴中止于涪紹興五年有從臣言
先生之道上召先生于涪曰昔者之召程頤蓋自布衣
除崇政殿說書遂以左宣教郎崇政殿說書召先生先
生力辭十數上勅有可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
而赴召蜀之學者為作生祠于涪七年至九江有旨

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夲程氏者侍也生事之二十年
令又二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頭乞先生拒
劉豫之節李罔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礼益至先
生辭避巳數十迫上命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
從大臣存問慰勞須其病愈必受命而後朝病愈先生朝
又辭於上前上曰卿尚可辭邪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
伊川也俟卿以講夲不敢以有它先生遂就職又除秘
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二月除秘書少監月餘以
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象笏與御府珍玩之物
先生益衰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侍
政殿說書九月除太常少卿兼說書十一月除權礼部

〈卷十二〉 五

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
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
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寵祿可至何功德以當之上
章十餘不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待制提
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忠五十年正月先
生年七十曰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
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居二年而沒年七十有一
矣上命越制以賻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孫氏追封令人
生子均仕為丹仕郎洛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惟諸女
在立孫鎮為均子猶中閣之先生之學夲聖人者也曰
聖人必可以夲而至也而不可以為也玩味以索之踐

領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叙于是乎下夲上達窮理盡
性而無於無外者夲之正也故先生莊敬仁實不过於
心不欺闇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
而準其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巳見於容
貌声音之間望之儼然也即之則温言則厲天下知道
者必宗之不知者必輩之小人見之必華面後有聖人
不易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
筆之於書与群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荅不為講解文
普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令行於世

遺事十條

和靜因祁昕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夲西銘看見祁

〈卷十二〉 六

寬所錄尹和靜語下同
和靜言初見伊川時教焞看敬字焞請益伊川曰主一
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
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和靜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
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
着不得豪髮事非主一而何
步彥明与思叔同時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
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
教冭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
本彥明獨能力行之彥明常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
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

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
陵歸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
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所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
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見呂氏
雜說
渭川既右而南霖與鄉人十輩以從伊川一日伊川遣
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謁子斬孝不以教導累否
先生曰焞以諸公來依先生欲問學焞豈敢爲他
說爲一有少差使不誤它一生伊川頷之以爲究何
尹和靖語下同
和靖與思叔共李之久伊川問二子孰常見安同否有
差否自覺如何爲我言之和靖曰焞不逮思叔如兄論
問未達三四請猶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
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從從從妙只是焞雖愚鈍自保守
得若思叔則焞未敢保也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
同論義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
旨得
一說尹焞魯張繹俊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見
程氏遺書下同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賢之言如何尹子對曰聞
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教繹不
如焞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

和靖曰昔與范元長同見伊川偶有幹先起伊川謂
范曰爲看尹彥明他時必有用於世元長次日說如此
蓋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見祈寬所錄尹和靖語
靖康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奏伏見河南府布衣
尹焞學窮師古行足勵俗潛心允蹈踰二十年所節孝
者皆推仰之未嘗應書不求仕進若家召致俾預講說
必有禆益召至京師十月賜號和靖處士以歸戶部尚
書孫傅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
安國奏臣等伏覩河南府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
和言動準繩皆可師法器識宏遠可以任大臣等庶望
不足以盡知然近來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昨緣朝
廷辟召河南敦迫赴闕伏聞給之處士以歸使焞節義
因器不爲時用未副朝廷尊賢之意伏望聖慈特
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尋以金人犯闕不及再見尼
記聞錄
一說在涪州一室名曰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在
涪陵所居名曰習堂取學而時習之之義在平福院
一室名曰六有齋取橫渠先生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晝
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之意一室名曰三畏齋取
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意見涪陵記善錄
紹興五年史館修撰范沖奏伏覩和靖處士尹
焞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靖康中朝

廷以布衣特起累加淮遣既至京師懇辭還山明炎上
號建炎間辱逃竄山谷翟興為河南鎮撫使聞其名遣
使延聘焞亦不就今流落在蜀臣與之游處二十餘年
得其為人內外淳備豪髮無玷實為鄉閭之所尊禮士
友之所矜式迹其所得於已表見於外臣無借譽朋黨
以代臣乞便公議六月十五日聖旨召赴行在仍令川
陝宣撫司以禮津遣宣撫司劄下涪州守臣知州事李
嗜申尹處士雖寓居本州千福院然獨處一室嘉遯養
浩志尚高潔郡人莫得而見恐非有司移文可致乞自
使司專委官一員依已得聖旨以禮津遣上起朝廷畢
追求賢與治其俗之意於宣撫司差官敦遣先生四狀

辭免不獲明年九月乃行先是伊川先生謫居於涪治
人立祠於北巖先生避地偶亦居焉至是以文告諸門
焞因寅孟秋始居涪陵已卯孟冬被召命緣下除有
實闕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蹤辭不獲命勉起行在有
補於世則未有也不辱其明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
有以鑒之七年二月至江州以病少留四月上第八狀
云竊見臣寮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者
士竊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學者師程頤之學焞二十
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服之甚安使焞濫列
經帷其所敷繹僻陋之學亦不過聞於師者不唯無以發
明經旨又且御惑聖聽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

顧四方之公議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日增精
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乞令付優游就醫免令道
涂填委溝壑於是右相張公浚奏臣先備員川陝宣撫
處置使竊見和靖處士尹焞緣劉豫父子迫以偽
命焞絕涉大河投身山谷自長安徒步趨蜀崎嶇千餘
里乞食閭路僅獲生全臣嘗奏請至司與之款接觀其
所學所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春臣被命還朝首以
守以所之姓名達之天聽今陛下博采群議召置經筵
[illegible]絕新命未聞其進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江川
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奏先生
又辭不得已九月乃至國門猶引前說力辭云列之經

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越職苟合則負素志
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
受命入對見難傳集及涪陵記善錄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
夫如何先生曰以為當時之君而言也時有進說孟子
說者上問程頤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頤不致疑孟子
見祁寬所錄丑和靖語
尹彥明在經筵時從容說黃庭堅如此作詩不知要何
用見呂氏雜志
紹興戊午先生上奏曰本朝戎虜之禍亘古未聞然賴
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撫之至所以億兆之心無有離

與近愛戴同勢可保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遽來真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心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迹使虜意益驕請我無人乃再啟和議於今日意欲濟國家一臣妾中國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況君父之讎父兄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信仇敵之詐謀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反兵之義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更望深謀遠慮探衆論以全大計則天下幸甚又與宰相秦檜書曰虜人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靖康以來屢背其約今者一屈使為口實要然誇兵自固自覺其怒為此舉以窮窺闖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未聞虜人悔禍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祥天下之人痛恨切骨則虜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覬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之孝弟通於神明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孑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復有辭免待制第三狀云臣竊念誤蒙聖恩俾聞衛帥比嘗不量分守輒及國事識見迂疏已驗于今跡其愚庸豈堪時用第四狀又言之乃得外祠見戊午讜議及雜

儷集

先生本門人呂堅中以文致祭其略曰恭惟先生誨誘循循不倦俾沉若對揚開見曰敬以直內是乃持守維窮維格理則昭融由是致知上達誠明知而罔覺匪致之精發不以厚行不以力雖曰有見乃德之賊厚積力行必踐必久勝己之私則以固有睹則易詐拘則易窮才意所倒鮮克有終善怒衰樂聖愚同然發欲中節時然後言待與吾道易簡以求如露斯則行如飯則食或謂無心先生曰否何以知性私是既或謂勿思先生曰豈我亦有思思無邪爾先生之言淵逢窮深其敢傳者匪言實心嗚呼哀哉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一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二

張思叔名繹嘗記伊川言行一編亦名師說所著詩
文甚多今存數篇

遺事六條

張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為人傭作
一日見縣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羨慕之問人何以
得此或告之曰此讀書所致耳思叔始發憤從人授
學勤勞苦之從教者憐其志頗勉之後頗能文入縣學
府學被薦以科舉之學不足為也因至僧寺見道楷禪
師悅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行己官洛中思
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它日程先生歸可從之無
為空祝髮也及伊川先生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時
從學者甚衆先生獨許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
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以能
及之者矣見呂氏雜志又童蒙訓云思叔曰謂孟子志
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既然有守能守此
則無不可為之事

和靖言與思叔所相友善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
未坐思叔頓悟既通先生亦便喜之行山閒遊與先生
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家居壽安學者從之漸衆和靖
嘗因侍坐稟伊川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只解悟時
焞聞先生語須再三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它日持守
恐思叔不及焞先生以為然思叔長於為文又善辨事
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時曰思叔若在到今
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見涪陵
見善錄

張繹思叔三十歲方見伊川後伊川一年卒初以文名
於鄉曲後來作文字甚少伊川每云張繹朴茂見邵寬
錄尹和靖語

馬殿院

進士狀　何兌

公諱伸字時中舊語錄或作時仲或作時舉恐亦當考
行東平人也自弱冠登第不樂馳騖以階進歷調州縣
人無知者崇寧初元祐末有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
路學使專行其事伊川程先生之門學者無幾歸宿素
從遊間以趨利叛去公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
欲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先生高第弟張繹以求見先生
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禮甚恭且曰使伸
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於死者乎先生聞而嘆曰此
真有志於道者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歲歸風雨
必日一謁同僚相忌至以惡語中傷之不顧也逮靖
康初攻擊嘉孫傅始以卓行薦于朝乃除至中丞秦檜
素高其節即延辟為監察御史令人取贖狀公曰中丞
取賓客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居無何遭大變故毀

人立張邦昌僭于位邦昌初不敢當后則臣從旁勸進曰相公今姑權宜從事忍死為一城生靈人命計可為周公為王莽惟相公所為耳邦昌于是俛首唯唯則趙虜既受偽號即虜人去滋久邦昌怡然自孫意待人皆意邦昌實傾邪諂畏禍無敢言者公首具書請邦昌迎元帥康王書成李回院僉與俱往押顧無一人肯公遂以書自投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於決此曰逆順在今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而令吾稱臣邪出即以繳申尚書省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恐欲詠宣議迎隆祐皇后為垂簾計其書大略曰相公閣下服事累朝為宋實臣比者不幸迫於狂虜彼嘗

為號非常之事閣下此時當以義為可犯存亡宗社稷靈為可救所以忍死須臾而聽之者其心猶冀與其虛稱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者孰若虛受於己而實存趙以歸耳是得春秋祭仲行權之旨而不苟辭其名於天下戶知之而無一人以相公為非也虜人既比相公於義即合變權自列於朝士皇子惟康王在外天下所繫固然有歸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群臣共迎而立之閣下退就北面之列然後從而引咎以明身為人臣昧於防患不幸為寇攸脅行當時不能兩死以待陛下今事既定大復何面事君請歸死有司以為人臣失節之戒退伏閣下以俟命如此則明王必能照察

以閣下忠貫日月義不苟生然過欲勞而身名俱泰矣今乃默不出此時日以多肆然當非據虛受禁闥皆閣有之群心猜疑不知所謂上天難欺下民可畏咸之際捐不容髮閣下若以愚言粗有覺悟伏望亟稍可轉禍為福於匪朝伊夕之間此仲所以不敢自外效愚誠分於宗廷過此以往則閣下包藏既深志慮必異外假設飾事端惕日待期而實陰結寇讎合從為去九廟在天靈鑒無依瞿然偷亦顧生不汙與叛逆同朝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既而戶部侍郎王及之言於邦昌以上皇寧德宮府藏所有及池塘魚鶴之利可盡取以資民用公復嘅然引義折於都堂聞者之臣大

固其君待之猶三年然後收其田里君之禮臣猶舊且則臣之報君宜如何今吾君遠狩猶未出境天下之人方且北首擬欲遮挽而不可得君之府藏遽忍一朝而毀之此與削迹何異竊不可許邦昌不從今上龍飛公發拜疏以城陷不能救主又不能死請從竄削上知其忠且有功於國擢為殿中侍御史又劾湖廣南撫論以訴邦昌及其黨王時雍遂其與執政所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不報嗣上章以臣言可采即乞施行非是臣合坐誣罔大臣之罪稱病待命旬月貶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惡其必欲置之死地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有識者為朝廷惜其去至咸嗟相弔且為公危之公以

僕伋就道無憂懼之色人益嘆服公天資重厚雖勇於
爲義而恥以釣名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不
幸卒爲佞倡於死公之死不得其詳或云幣王淵屯滸
上受酒善等寄首加不利於公
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痛之未幾廣陵不守果如公言紹
興初乃追贈諫議大夫公居常稱曰志士不忘在溝壑
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
事奮不顧身爭知此姑掇其大者以補國史之缺謹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携以至故丞相李公李公
許以達朝廷未及而死紹興癸酉仲春陽忽見
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他人無預

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浙
南詔獄令自引虛獄詞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
也奏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貶真陽未幾檜
死蒙恩東歸繼復舊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
秦檜靖康末爲中丞狀爲人懇請乞立趙氏其
謀議皆出於先生及察院吳給敎仁敎仁爲草
創予檜忌人分功深諱其事及見逸乇代先
君知而揚之故忿憾至死辛巳仲冬十月男縞
謹書
續記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注
郴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尚左選例至任未幾會納
冬桒成都浩穰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爲守
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捌拒之則遂
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何辭先生至場中則諸邑人絲
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豔訴者無所不至
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求乎受制莫敢誰何
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介百米至者略無留滯
於是蜀人稱詠爲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
都境上早行見負攜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俱
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詣其主名
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

改秩先生常以此誨人云人之利欲自有時但當循直
道無用干人也
先生爲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
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
抗先生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我
事乃可行民聞先生被劾爭赴郡請問或徑達臺省事
遂解又安等市易條以百緡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欲
強之先生曰伸不敢以詐佐官直須伸去乃可欲[illegible]
作懼而止
先生在奉符孫傅伯野在西掖慕洛學遣其子見先生
求二程先生語録先生曰此書今非其時未敢還傳其

子固請先生曰第歸尊公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
告伯舒曰吾志欲求近退仙官乎遂令復至先生乃授
之且謂曰尊公既得此書不得久於朝矣大興果以織
局嚴祠頭職
先生出使渦川縣必察民利病饑遺一無所受初至清
湘所在民莫製擁馬首投狀乞留其守問其故皆曰
不知其它但知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
縣符付民使以遺令製散然乃去令姓孫失其名至番
禺問諸司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錄事推官姓黃曰方
陳述先生從目征官吏無不畏附惟此人敢與之辯曲直
兵遣居口乃舉之還至舒州從人謾語夫黥其令不
應直至前曰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從人分外需索非
不能應先生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某以臺官過
州縣一令乃敢拒之是必有氣局者還朝首薦之令姓
周
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齋中慮一過然後出視事先
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
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
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
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參於道中採訪得執政不法事作
彈文亦具藁而先君遣及於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
日不能自決望子久矣因出章相示且曰吾欲首言之
先君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
曰彼只我各未交言而有惡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
是時方召孫覿胡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
覿亂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虜大受其二女乃負國之
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
政怒甚搜求無以為罪乃指彈文中言欲成章上書事
成章中官也以為趨向不正遂罷公

遺事 三條

崇寧間言者詆欲虛攻先生為元祐邪說朝廷下河南
府盡逐學徒役故用馬伸及門求見先生辭之伸欲先
職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
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為御史論事公論與
之 見程氏遺書
靖康二年四月八日監察御史馬伸狀伏見逆胡犯順
劫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張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
死就位者自信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
城中之人亦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虜退
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
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
強虜之威使人遊說張王以令南遁然後據有中原為
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謂虜人未遠因

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閧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蒲城生靈反遭塗炭辜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稟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立趙氏子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再作無以復加如以仲言為不然即先次就戮仲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俟鈞旨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九日追僞赦不行邦昌名停從官議事晚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追

回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李回為奉迎使副 見汪藻所編實錄草本

胡文定公時正論曰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措置乖方自言官黜為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令則以下遷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官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膚敏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闔部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衆所共知亦衆所共見不敢以無為有亦不敢以是為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讜指師為国之人惡其斁耆之於実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仲既遠貶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懼焉此雖貴以龍閣未及褒勸之礼乞加進獎及其子孫以承天意 見胡文定公學

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元可之孫有論語說反稚言一編皆出衡山胡氏其為人梗槩亦見胡文定公行狀

遺事三條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造焉則壁畫佛像凡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子曰蔬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周夏

喪未聞變於或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為祖母是重服憚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而子當之則死父矣吾何往焉 見侯子雅言

胡文定公与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荊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再年其安於羇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固執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可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 見胡文定公集

尹子曰先生於侯子議論只好商量處外泰

或曰江陵有侯師聖者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廉溪有人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亦歎其不凡曰非從廉溪來邪師聖後游荊門胡文定留与為鄰終焉
案侯子非荊人處若書所載但知前故條而胡公行狀亦止云然观二先生之言行不合其卒廉溪也廉溪卒於熙寧六年而侯子靖康建炎之間尚在其與上蔡胡公手帖猶云聞道作与子為同門友然稱子為後生則其年輩不應溪相接明矣且其言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者亦与侯子平日之言不相似凡若此類学者詳之

王若作

蔡試略

章寬

福清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考徙于江先生充榮請於充奉鈍圖平居尚從所前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欲名宦世世亦罕知之知府事孫公祐列先生孝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為上言曰人必慣大体以万善皆備我以大樂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学与儒士異与諸生之尋章句文義亦不務得其要措之事業盍至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格得其要冬而行之無難也夫哉無更行校勘遷著作郎丐外補通判常州毛官台州崇道觀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庚終于里第葬于胡川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揚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口同門後來成就莫喻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室文門自李七胡公安国徽猷閉待制尹公焞皆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孝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黑紹必有補於至時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二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三

胡文定公

行狀略

公諱安国字康侯建州崇安人父淵故宣義郎致仕贈
中大夫母吳氏故永壽縣君贈令人公生於熙寧甲寅
九月二十二日巳時年七歲為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
德之句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潁昌靳裁之嘗
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奇重公与論經史大義公以是
學問益強識致日明文辭遒出流輩博士欲令諸職長
各呈其文課將攷優劣而去留之皆爭先自送公伸縮
還差帖願逐於諸生之列中紹聖四年登進士第時策
問大要欲復熙寧之政公推言太學格物致知誠
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万言考官得之定為第一將唱
名宰执以策中无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命再讀讀
所逾時称善者数四親擢公為第三除荊南教授正身
律物非休沐者不出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不以
文藝為勸除太學錄學生刘观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
屬秘上游一旦观為人代筆事覺公揆薄遊成訟淪胥
斯不歸為之游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為職
職不能守奚以錄為且二人皆果佳士而所為如此亦
何足恤衆不能奪竟致之法迁博士除提舉湖北路學
事公言曰學校所以成就人材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
當使學者於規矩之外有所畏而不為謹案聖門設科
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臣當以此仰奉明
詔改使湖南是時蔡京方得志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
奉承過當愈為民害學校其一也公獨持節行之禁其
太甚士子持法自肆者懲之常曰韓魏公最善行新法
者也所至訪求人材詢問利病禮下賢士剌舉必由公
論風采聳肅郡縣敬畏不敢犯會有詔旨委諸道舉
學官論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
已惡公不為已用於是屬其學李良輔徑訴於朝稱二人
者范純仁之客而鄒浩所請託也京大怒以良輔合入
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為公膽落帥曾公孝
廣來官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叔然不動賢於人遠矣
獄未成移此路再鞫之訖不得請託之狀宜除公名勒
停公退居荊門滻水之上定省之外以經籍自娛家人
皆忘其貧而親心適焉既而良輔以他罪發覺臺臣乃
辨明前事有旨復公官改正元斷然公仕意益薄矣政
和元年張商英相除公成都府路學事公以親年寖高
即上章乞仍舊得請祠二年不能朝參丁令人憂服除
政和八年矣余深入相薦名士十人公與其一有旨召
對公至京師臥疾不出百餘日遂迴謁告而歸宣和元
年除提舉江東路學事復召上殿未受命而中大指館
舍中大管欲公及時建功立業而毋令人又每以進取

爲戒公處其間委曲將順旣不失令人之本心又不拂中
大之嚴訓終喪謂子弟曰吾舊迹寒鄉爲親而仕今雖
有萬鍾之祿將何所施遂稱疾掛冠買田塋旁築室躬
耕將終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彌大吳敏譚世勣合章薦
公經術可用齒髮未衰特落致仕除尚書屯田員外郎
公未謝且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再除起居郎三辭
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淵聖急召坐後
殿以俟公即入見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
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陛
下昔在東宮潛德韜晦其於六經所載帝王制世御俗
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問宮屬之司勸講者必有所

卷十三 三

隱闕未及陳今正位宸極日月向久而緝熙未見制於
古訓不可不考若無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
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
晋接訪問以學發獨智則天下之幸臣又聞爲天下國
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旣定君臣固守雖浮
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
陛下南面而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
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所執寬
猛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
士民不信若不掃除舊迹乘勢更張竊恐姦雄不忌夷
狄肆行大勢一傾不可復正望詔大臣詢以脩政事攘

夷狄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宣示臺諫仍集百
官議於朝堂衆詳僉同然後斷自宸衷按爲國論須將
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可興中興之效除中書
舍人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舍附之凡大小之臣與
已不同者即指爲朋黨見公論李綱之奏惱慙形於詞
色乃言於淵聖曰安國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
此豈誠不臣哉淵聖不納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
翰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聞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以
來天下士大夫无不入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蔡氏所汙
惟安國一人耳淵聖意遂解南仲知淵聖意不可回乃
諷臺諫抨角論公稍慢不恭宜從罷削淵聖終不許中

卷十三 四

書侍郎何㮚建議分置四道都總管公上奏曰內外之
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二
選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亦太重假令万一非
據跋扈號召不至又何以待之乎若但委諸路帥臣專治
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率
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捍衛京師之勢又无尾大
不掉之虞一舉而兩得矣與方偕同心容說以京師
不可守則出幸山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
之任又以於公當有推挽之力必先取興及此奏上大
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畢以興義爲高古人謂山
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必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

削其遠外州郡而已于後京師被圍西道王襄領所部
兵翱翔漢上不復北顧大略如公所策云吏部侍郎馮
澥言劉珏行李綱責詞實為綱游說珏坐貶公言侍
從之臣雖當獻納至於彈擊言邪必歸風憲各有分守
不得侵紊而澥越職妄言上遽罷聽非所以靖朝著也
陛下聖度寬明無私好惡廣開公正之路而澥無故復
稱豐與未殄議論未一宜察姦因早加懲戒夫欲殄當
與一議論此蔡京行於崇寧時制異已而遂其姦肩之
謀者何忍更遵用之使群臣益分門戶迭相排斁罔
勢於傾危乎陛下即位數降詔旨追復祖宗善政良法
而澥獨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寧未必全非推隆王氏

之学再裝紹述之議国論至今紛紛未定則澥之故也
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㮚從而擠之遂除右文
殿修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虜騎已薄都城矣公在省
一月告假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論列或謂公曰事之
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
必論至於大事又不敢論是無時可言也虜圍益急洲
聖命召公及許景衡赴京不進今上登極召公為給事
中公雖辭避未行而痛憤衷秋使陵心在王室益有趍
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作斥逐忠賢於心意
猶戾公因於免奏有言曰陛下撥亂反正将建中興政
事人材挑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闡之道塗撥以

愚見尚多未合儻或隱情緘默即負陛下委任之恩若
一一行其職守必以慰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
補國事潜善惡之諷給事中连執權彈擊遂罷除命建
炎二年樞密使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命州
郡以禮敦遣于廣時公起居注上賜之手札曰卿父未
到可喻朕旨催促前來以副延佇之意公以建康東南
都會上既在是而奢侍如此欲入朝行次池州閭
寇吳越遂具奏引疾而退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紹興
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再辭不允遂行以時政論二
十一篇先獻于上復除給事中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
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乞精選儒臣

欲窮則今方思滋艱難豈於衛兵禦侮之際當先陰
取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復實國使亂
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
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公以學未本精乞在
外編集庶幾成書可備乙覽未允會除故相朱勝非同
都督江淮荊湖諸軍事公上奏曰勝非當黃潛善汪伯
彥秉鈞之時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初
又下詔令許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許以其子孫皆得録用
淪滅三綱乃至於此天下憤擲皆不能平及正位冢司
苗劉肆逆勝非不能死生以之偷合苟容不顧君父洎
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心勝非不足倚以治勝非

政除侍讀召赴行在命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公上奏
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宜去甚明且
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孟德宜廢
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
讀而與朕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是時
左相呂頤浩都督江上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未得其方
過姑蘇太守席益知其意謂之曰目爲朋黨可矣然益
嘗在鎖闈當見去之頤浩大喜力引朕非爲助而擠公
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
請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
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又如國計何遂落職提舉

卷二三　七

[illegible]仙都觀[illegible]八月二十二日也是夕彗出東南[illegible]
丞上章乞留公不報即辭相印去位侍御史江躋上疏
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上疏言
安國扶疾造朝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罷去恐非所以
示天下也奏皆寢頤浩即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
張燾及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云以應天變除黨朋之
意蓋皆爲之一空勝非遂相公登舟稍泝流二日而後
行次衡梁訪舊留再旬七貲城寓居又半年乃渡江而
休于衡嶽之下爲終焉計買地誅茅結屋數間名之曰
書堂頹然當世之念矣初王荊公盡屏先儒以爲淺陋
獨用己意著三經新說設析字其說傍循空之道德性命

之學於春秋聖人行事之實遂不能曉則詆以爲斷爛
朝報直廢棄之不列于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
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猶疑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
尼經世之心幾於熄矣公自壯年即有那齊之志每曰
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其說學
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
心刻意備徵今古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
必錄害義拂經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
盡舉而列之以語孟折衷之以五經發援之以歷代之史
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及得伊川先生所作傳
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

卷二三　八

年六十有一而書始就慨然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
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
心之術未嘗不屢書而致詳焉紹興五年二月除徽猷
閣待制知永州不拜差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所著
春秋傳俟書成進入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仍給吏史
筆札委本道投進公嘗謂宮觀之任本以養老優賢非
因避職及權遣義不敢請也及此除乃上表謝曰謹修
有用之文少報無功之祿即再加刪潤繕寫奏御七年
對近臣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意非諸儒所及也乃除公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所任守臣以禮津遣公以疾未
行御史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司諫陳公輔述公論公

孝術頤傅行義不作復除知永州提舉江州太平觀人
之上念公訓經納諫之忠特除寶文閣直學士以紹熙
八年四月十三日沒于正寢贈左朝議大夫公負傑出
絶異之資見善必為為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必絶其
根自幼以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
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碁先令人責之曰得第一
德業竟邪是後不復奕為孝官京師同僚多勸之買妾
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為急遽
後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按行屬部過衡
嶽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
在也即止晚居山下五年竟亦不出也罷官荊南僚舊

春十三　九

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侑酒交代龜山楊公時某邇解
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盃樂唱請坐講論不覺日
斅云暮也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
飾娼妾請令出奉巵酒為壽公幾然曰二帝蒙塵固安
沉湎豈吾徒為宴樂之日敢辭其人赧赧而止辭受取
捨一介之微必度於義雖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
衣也恬靜簡默寡於言動雖在冥閒獨處未嘗有怠容
慢色語孟五經諸史周而復始至老未嘗釋手每晨昏
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衿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
臨深以為高見怠慢不處必嚬蹙曰流光可惜得為小
人之歸矣子弟或近出嬉樂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

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
是為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
以立志為先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漸以敬為持養
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
人也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子弟及學者亦未嘗降
志孫言苟為唯諾以祈人之悅也壯年嘗觀釋氏書後
遂屏絶嘗答贛川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
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
端每事充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
將幕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鑠五典天叙不可
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釋氏雖有了心之

春十二　十

說然知其末了者為其不先窮理反以理為障而欲用
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遁莫可致詰接物應事顛倒
差繆不堪驗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為始窮理為要知
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畢見則不疑所行而
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
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
妨何必舍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
儒者則擴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為前塵為妄想
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為不相妨何哉公
於出處由道據義以心之所安為主其欲出也非由勸
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以出處問公公曰世

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决也安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内斷於心雖定夫顯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定夫者游察院酢也顯道者謝學士良佐也與楊時中立皆二程先生之高第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為首於本朝卿相則以韓忠獻公為冠慕用鄉往言必稱之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粹温儀貌雍穆於和樂　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藹然可親近之意年寖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每歲釀酒一斛以備家廟薦饗之用造麴蘗治秫米潔器用節齊量無不親之於其祭也必沐浴盛服率子孫諸婦各執其事方饗則敬已祭必哀濟濟促促如祖考之臨之也雖在離亂迁次居處衣食或有不給而奉先之禮未嘗或闕由少至老食不兼味深居疾病膳羞不可致乎孫或請稍近城郭公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之故移不貲之軀哉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足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凡財利假貸之約必明期日必信

卷十三　十一

充少若試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共在官實歷之日不及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即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吾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二程門人侯仲良久号三川多識賢公鄉士大夫之所為而執兩先生之德行又常周流天下從求人物鮮有可其意者後至普濟公館留之逾年仲良謂察公心忘於言笑動山之門不覓數服語人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惟公一人耳初娶李氏繼室王氏皆贈令人子三人寅左奉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講寧將仕郎宏右承務郎女適右迪功郎向沈孫大原大正死于華州湘潭縣龍穴山礼官議以道德博聞純行不差謚公為文定

卷十三　十二

伊洛淵源録卷第十三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四

程氏門人無記述文字者

王端明

名巖叟字彦霖大名人元祐中為臺諫官登政府正直不撓當世稱之墓碑本傳記其行事甚詳然不及其學問源流也惟遺書百篇有其答問而其集中亦有記先生語數條又祭明道文有聞道於先生之語及伊川造朝亦有兩疏推挽甚力蓋知尊先生者然恐其未必在弟子之列也

劉承議

名立之字宗禮河間人敍述明道先生事者其父與二先生有舊宗禮早孤數歲即養於先生家娶先生叔父朝奉之女鄭雍稱其登門最早精於吏事云

林大節

不詳其鄉里名字行實但遺書云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然則亦篤實之士也

張閎中

不詳其名字有答書見文集

馮聖先

名理汝州人陳恬叔易為作誌文尹公所題其後其子忠恕從尹公學涪陵記善錄者也誌跋皆見錄中外書又載尹公之言先生門人馮理字聖先自號東皐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問之理曰夜間燕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一奇特事理請問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鮑商霖

名若雨永嘉人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周伯忱

名孚先毗陵人與其弟恭先伯溫同受學有語錄及答問各數章今見書集伯忱嘗為臨安教官其家有伊川帖數紙其一邢和叔問先生謂二周與楊時似同恕恐二周未可望楊時如何先生荅云周孚先兄弟氣質純明可以入道頤每勸楊時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學者要當察此

唐彦思

名棣宜與人有語錄一卷見遺書

謝用休

名天申

潘子文

名旻

陳貴一　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叔同受學四君皆永嘉
人名見唐錄

李嘉仲　名處遯洛人亦見唐錄後爲中書舍人溺死紺
揚

孟敦夫
名厚洛人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孟敦夫來從伊
川又爲王氏學舉業特精獨處一室乘燭不治
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

後須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
繹朋友間最好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
和靖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若彥明所願見如
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靖曰只不消見思叔之心
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
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西掃得潔淨
莫更快人意否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
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棫邵溥送焉

范文甫

暢中伯
二人不詳其名見楊遵道錄

李先之　名朴潁上人爲西京學官因受學焉呂氏雜誌
云李先之周恭叔皆從程先生學問而學蘇公
文詞以文之世多譏之者

暢潛道　名大隱洛人遺書第二十五卷即其所記也遺
書云暢大隱許多時學乃方學禪是於此蓋未
有得也

郭立之　名忠孝宣徽使逵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
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

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猶未
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
即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
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
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辨年譜所
記事甚詳不知孰是

周恭叔　名行己永嘉人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
也祁寬記和靖語云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未
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illegible]
議毋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illegible]

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illegible]進
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
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
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
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
可乎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
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
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
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
進在

邢尚書

名恕字和叔其行事詳具國史及邵伯溫辨誣
等書云邢[illegible]叔後來亦染禪學其為人明辨有
才後更曉練世事其於學亦日月而至焉者也
又云謝良佐曾問諸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欲了
與故人耶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厚
不敢疑 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 孟子既知
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
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頤云屢於
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亦知傾
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
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

全無知識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
便至於此也上蔡語錄云邢七自言一日三點
檢伯淳曰可哀也哉其餘時勾當甚事蓋倣三
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
一般話伯淳責之邢曰無可說伯淳曰無可說
便不得不說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四

臨安府陳道人書籍刊行

浦陽人物記二卷附錄一卷

（明）宋濂撰

明刻本

浦陽人物記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宋濂撰。濂有洪武聖政記，已著錄。是書凡五目。曰忠義，曰孝友，曰政事，曰文學，曰貞節。所紀共二十有九人，而以進士題名一篇附於後。歐陽元序稱其至公甚當，不以私意爲予奪。蓋濂本以文章名世，故所作皆具有史法。其書本成於元時，後人編輯濂集者，止採錄其論贊，而全書則仍別行。此本爲明宏治中歷陽王珍所重刻。卷末有濂自跋，稱始立稾，而廉侯景淵遽取刊布，牴牾者多。今補定五十餘處，視舊行爲小勝。末題至正十三年。此跋濂集亦未收。蓋濂元時所作，集多失載。今所傳未刻稾，皆至正時之遺文，可以互證也。

浦陽人物記序

古者以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國於天下由其國有小大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殺不相沿襲甚史氏之官則皆得備述隨其國之所職掌凡時事之當書人材之善惡因國之多寡朝聘之往來又皆得書之其名見於書傳者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廢而為郡縣不復各有其官於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其事悉萃于一史氏使書之雖欲詳川之行以為簡略相棣其私以為繁焉能兼其無關係乎後之君子有以知其然使各以所聞見於論述若廬陵家章之記烈士襄陽東萊鄉里之載者猶晉國會稽汝南濟北零陵武昌之類先賢之傳也州古人人物志婺陽先民傳蘭川名士錄豫章人物記諸書凡九十餘家至今與史氏之文並傳豈非世欲補其遺亡而於天東民性之發亦有不容自已者矣浦陽爲婺屬邑異時人物彬彬輩出陳季子以卓行聞徐節愍以忠義顯王忠惠以政事著倪石陵以文學稱與夫制行衛門流聲天闕其事可紀者尚多攷之信史或載與否盍華宗景濂有感於斯毋以鄉閭述浦陽人物部二卷上而忠君事親治政講學下至女婦之節可以爲世鑒者悉按其實而列著之不以夤緣之私而爲予奪何其至公而甚當也噫盖褒貶之法唯其公而已唯其公也非惟不因愛憎論但亦不以窮達論人但察其賢否爲何如爾苟或不然則雖入帷幄歷臺府贊樞機典翰曹不若匹夫之所行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揚富貴而浸賤貧甚果何道哉景濂所記唯有關治教者則書不問乎其他此其學術之正才識之高豈易及耶予甚敬畏之因志其所見於篇首景濂爲文序事極有法議論則閎闊精神氣昌不少餒復深惜其沈困在下而未能遇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玄序

凡例

一梅里輯録後續書修纂通梅執禮鄭紓王萬傳
點宋東修其餘諸傳或承洪武舊志或照依舊
稿錄經或散係采輯併抄承洪雜録舊志
遺事記樹刻碑碣或傳更各於之所缺
譯譜圖范碑諸書所有者所據其字亟錄
為登載其舊傳者有則無所更何姑綠
傳闕者從之

一忠義孝友孝之大節故以為先而政事次之文
學以及之貞節隱逸之大概所當書不其畧或
隱逸而不入者亦頗參徵焉以[illegible]闕

一古以於傳記中多書名非特設其前賢蓋亦所

人物誌凡例　一

女之体皆然也若子孫之於祖考有稱名者則司
馬遷自序稱昌生無擇毋擇生喜喜生談班固
叙傳謂以生況況生三子伯游穉穉生彪是也
弟子之於師有稱名者則子路若長沮桀溺曰
為孔丘是也後人之於先聖先師亦有稱名者
則韓愈石鼓歌曰孔子西行不到秦之類
甚事不能枚舉蓋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雖祖考
亦名之況其他乎所謂字諱者不敢斥呼之耳
著文欲紀事行遠未必皆稱為某某雜係世稱
文曰風雅性不能行簡未遑辨於名號[illegible]
亦欲諱[illegible]不稱諱[illegible]
舉或以字名稱其見之文字間在當時固有知

之者稍歷一二世則不識為何人矣深可一慨
濂今一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於所嘗師事
者做孟子之稱仲尼程伯淳之稱周茂叔以字
書之蓋變例也

一稱某書名而于孫或曹字者做司馬遷伍子胥
傳例

一知其所自出者則書曰自某郡来遷浦陽不知
者及已見者則書曰某人至於居在何鄉卒在
何年壽年多少可考者亦書

一舊有名無字者因之不知其字者闕而姓名無
可闕者附諸傳中

一本傳所載有與墓銘不同者有與墓銘又有與行

人物誌凡例　二

狀不同者歷官次第行事後先多紊亂難於考今
据其理優者載之

一贊文之設非欲専如史氏作論評蓋以事有所
疑與當知者不言則不可欲雜陳傳中又恐於
文体有礙故特是以發之耳

一梅溪六傳雖然禮曰傳而純傳雾之後居清
江王萬之後居常熟若此之類既各載譜圖茲
不書唯子若孫可以附麗者著之

凡例

史016 212

浦陽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梅涔　梅執禮

孝友

陳太竭　何千齡　[illegible]

鄭綺

政事

楊㠑　張穀　[illegible]

傅柔　傅霖　[illegible]

吳傳　石範　王萬

吳直方　趙大訥

下卷

文學

于房　朱臨　錢遹

何敏中　朱有聞　倪朴

方鳳　黃景昌　柳貫

吳萊

貞節

凌楠妻何道歆　戴銘妻倪宜弟

浦陽人物記卷之上

金華宋濂撰

忠義篇

濂嘗讀前史見史臣所載張叔夜劉韐李若水[illegible]

烈死雖俱死國難未嘗不嘆其難也蓋自古忠臣

能殺身以徇義者何代無之求其一門而再見者曷

其少哉豈父兄子弟之所志有不同耶抑一死爲不

易非大勇者不能全其節也當宋宣和初睦州方臘

反攻破其州五六縣專官守委城邑望風而遁

仕往往若是梅涔官單州助教攜松陽邪乃能殺身捍

衛就死梅涔靖康末金以大衆入寇京城奉守

矣反面事讎臣者枝飾鋌擊斃之以兩遇上

城者涔之從子執禮爲不勝其憤復圖結軍民千餘萬

謀奪萬勝門夜擣敵營以二帝歸謀洩被害自宣和

至靖康七年之間而梅氏一門殺身徇義者凡二人

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若李翔家其忠烈蓋亦未易多得

之也夫生者人之所甚欲而有家之私又爲之不能

遽忘彼豈甘於頸血濺死而自以爲得計哉第以君

上恩不可背名教不可犯綱常決不可虧忠義一

激雖泰山之高其見之輕而鼎鑊之禍不聞其聲刀鋸

在前不覺其痛雖欲苟全其身而必欲得死然後

爲安也令去之雖數百載忠剛之氣充塞乎天地之

間凜然如生非烈丈夫能如是乎使當時纔能屈膝

受賊以保其首領受人唾罵受人賤惡雖生百年又

何益賈誼有言曰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
枋落鉞逆法度之臣誠死社稷執禮以之濟坐逆後
梁其氣節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輕書其事以勸
不忠者作忠義篇第一
梅溶其先吳興人五代時有諱從者始徙地東遷浦
陽寖成大族在通化者氣尤著以儒受族爲單炯
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攻
歙睦遂破杭明年春婺衢處相繼陷賊兵壓境舉家
能敵死之從子執禮言于朝官其從子數時數放數
時後爲遂安令
執禮字和勝家故貧幼發奮攻其業教族以錄書
中崇寧五年進士第調常山尉來益知爲當賞升計

司勅令刪定官俄遷涎撫主簿修書秩滿除武學博
士或謂執禮文儒不宜處以武事執禮欣然就職陳
說大義開親授弧矢爲諸生率大司成强淵明賢之
擬爲宰相言相以未嘗識面爲辭執禮卒不詣以是久
言而得必以人言爲蔡京所嫉而已葵京杜詔轄
重修政和勅令刪定官權軍器監丞以親嫌辭改鴻
臚還比部員外郎比部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
暇經目苑吏有持茶券至爲錢三百萬者以關戲者
意迫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
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遷國子司業給事
堂姻善歷左右二司員外郎召試中書舍人給事
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附從得復用執禮駁論敢

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宥聊賢人室廬賞賄不宜與
而請中官奉之外郡李留鎮郡中有萬數肆不違爲
奸部悉令還楊戩占不避內侍梁師成尊大爾擔承
賞皆收奏不行拜禮部侍郎奇與王黼善黼得置酒
其弟家示劇觀女樂之盛有點色執禮以爲宰相
當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
舞宴樂時耶退又以詩戒之黼見怒執禮去蹤求去
有不能爲進人材之語黼曰是欲爲宰相耶會孟享
帝蒻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知
滁州復集英殿修撰瓶洛歲供縣官歲自元豐以來
湖汰术且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林木亦盡矣
糸凶十年夕洛都當已復舊即奏免之賦臨有定數

而淵石抑民以補故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
而役繁倍於吳民何以堪請於朝損二十萬
人德之皆繪像祠焉欽宗立擢知開封府召爲翰林
學士未上改吏部尚書旋改戶部尚書與詔度不足
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凡六宮官寺皆由度支力
得下御有小黃門持中批詣部取三十萬御封不與
者既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書部二萬貫以而從
黃門出是人不敢妄取月省費三十萬爲人作闕
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敵
平者汴之泊失守金人質帝於青城以[illegible]百千
萬計曰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歸天子還闕執禮與
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括四人哀哉力已困

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厭雖銅鐵亦不能給盡以
軍法結罪償之并求富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
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
者已而果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
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繒何有哉顧以比屋椎
空無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程振恐執禮獲罪遂前
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
明王俁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請帥遽麾將及門
呼下馬擊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
天宇晝冥士庶皆霣涕歎初二帝將出執禮力爭
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為母曰
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其有以死報勿以

浦陽人物記卷上　四

老人為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萬
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范瓊輩皆陽然獨吳革
持公議以振給為名與宗室子昉密圖結集民不附
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使人洩其謀故敵
根索事發之秉哲即捕子昉送營中帥欲以一隊
自衛瓊紿至帳下議事遂斬革執禮通諸經尤深於
周易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即位
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議者以為薄復加資政
殿學士謚曰節愍子忠恕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忠
範承務郎

贊曰溶之死執禮實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耳乎
日恂恂似不能言者乃能既於守百里之地以蕞爾
之軀捍禦將張之累垂於危與弟執禮之言洪真疑
持哉梅執禮浩然猶未必深但較其所存為何如耳
然顯以白面書生目之甯哉同寺武執禮之事卉
吮明俊偉見益無於當者俄而覺臣不識其謀
則二帝未必北狩高宗未必南渡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悲夫

孝友篇

浦陽自唐天寶末置縣以來凡歷七代殆五百餘年
而生齒之繁至一十二萬有奇歲月若是之久民人
如是之衆中間豈無豪傑者與致長才出敵以自
赴於功名之會者哉又豈無握長鈴大劍為時所倚
以有賞罰者哉其有爵禄蒙…一世貴盛三軍自

浦陽人物記卷上　五

謂可以流芳於無窮也未百年聲消影滅雖其子孫
亦有不能道其名字者矣嗚呼是果何為者哉蓋
夫閭巷布衣之家雖其所為不足以驚世動俗有能
修孝友之道者朝廷必下郡以旌之史官必求其實
而書之或史官失書賢士大夫又必從而譔志之
則其事往往反足以傳於後世豈非天經地義不可
磨滅有非區區功名貴富者所可同也哉善乎魏徵
之言曰雖或位登台輔爵列五侯祿積萬鍾馬踰千
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其言又豈不信
然也哉嗚呼有志之士寧不於是重有感哉濂雖不
敏未嘗不感激思奮因攷舊傳及諸儒之所記錄以
孝友著者得四人焉哀麻終身哀哭不輟上通神明

可感異類曰陳太獨四代殷居稱雍睦門族儒然
孫映閣對曰何千齡割肝療母化感一門雖非中道
稱出至性曰鍾宅積德行義世濟厥美延于九葉聲
翩益著曰鄭綺作孝友篇第二
陳太獨縣人武鼎之子親併亡即墓手植松柏終身
衰麻形質枯悴哀哭弗輟每奠果有烏來啄
何千齡縣人四世同居梁貞明六年表旌門閭
鍾宅縣之與賢人淳熙中母病宅割肝和藥進病
尋愈從子明亦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妻又刲股
療明皆痊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爲代論狀列其宅
家嘗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學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
求分文廣恐傷兄之心即出其妻有至行者鄭綺

於天性而非矯揉所致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
亦割肝爲餌方安議者謂宅化之
贊曰太獨哀麻終身雖過乎禮其純孝有足稱焉千
齡當唐季人倫廢壞之時孝行推於友睦而遺之
風數世不衰真所謂豪傑之士矣鍾宅一家割肝刲
股者三人亦皆出於迫切之誠或舉爲愈之論鄭
人者非之非之誠是也較於親病不嘗藥者豈不有
閒欲書而列之非嘉宅也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避
還欽自備遷城淮遷浦陽今爲浦陽感德人綺之
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母張嘗
失聽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祈守代母獄母

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攣綺保持扶舉兒
但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閩閩生運運生
政政生德珪德璋德璋至元中仇家煩德璋以死罪將械
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
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同
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
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核焉文
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大
和生渭渭生楼皆善守合敦年稍異心者輒罷
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鉅生承上
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歿德璋子大和
同家事嚴而有法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

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
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
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
咏嘆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亦有所不及者閩天
下自大丞相及臺院名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
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復書東浙第一家以
優寵之大和喜學禮不奉老浮屠經像冠昏喪祭
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剛行孝謹未識圜市嬉戲事
親視衣衰戚甚三年未輒酒肉食貫田賦之屬恭有
所司無敢粗凡出納纖悉毛羽咸有文可稽按斂則
會衆公剝無私於之鄙事者禮功入夜輒聚坐室
温然語笑至夕歸婦休雖多列顯仕不敢挾此有一

棄自觸意諸婦諱事女紅不使豫家事故宗族里閭以
恩憐之各有差內外極嚴異室通傳不敢越堂序家
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
範三卷傳于世

贊曰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漁少時嘗讀唐書
世系表謂鄭白麟之後不傳然嘗讀之及觀司空圖
滎陽記則曰白麟生師眞師眞生師慎師慎生部部
生斌斌御生唐青州刺史康康生侍郎徽徽生大
理評事郁郁生綰綰生給事中巖巖生宣州觀察使田
又觀鄭燮生遂安譜則曰田生弘弘生垣垣生僅僅
生孚孚生龍龍生邕邕生宗宗生令令生遂遂生殷中
侍御史自綰自綰生璠璠生安仁安仁生雍雍生

樂樂生演以附傳之所言者也其承傳次第均均可
信如此而數其所謂不傳者我考徵不廣而然以一
人之見斷定百氏之是非難矣

孝弟篇

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使數百年之間茫然焉若
前日事者非由之於文乎其有政事可書而不書遂
至泯泯無聞者又奚啻時執筆者之過乎蕭寮從爲
紳先生游頗知有陽事聞五代時其人多仕吳越錢
氏有劉英英子光者或爲其國尚書或爲其國統軍
使錢氏納土之後又多仕於宋嘉祐元祐之間方資
及其子暢遠進中進士第暢遠之弟諤在方鳳傳揚
遠之子鑄字世範通判秀州贈奉直大夫鑄之子洙

宇從翰以父蔭爲登仕郎任安則浙東提舉黃伯
孫孫字恭安字世恭安學字叔村亦舉進
士天禧中登第歷官至禮部侍郎秦之孫子孫不衰自若遷之孫
孫寶以文學書登人或爲令丞或爲簿若尉其名
皆班班見于登科記中他如鄭端禮之知吳德府昇
大同之爲清遠軍節度推官則又在所不論凡此未
餘人豈無以治能名者聞其事或僅知其名氏
而已不聞其行業之詳可勝歎哉其知名氏者猶若
是則其所不知者從可知已自五代以來迄若斯
夫五代之前又可知已嗚呼政事於人大矣孫學倫
博綸之具載舒揚懲陰之樞御賞善罰惡之權在
生民知之寄其在朝廷則四海被其澤其在一郡則

一郡仰其賜其在縣則一縣受其福苟得其人則
上明下淳獄訟衰平或反是則流毒四境神怒民
怨至有激成他變者其所繫其重且難也蓋如此人
能以一善自效于官者豈可使之泯泯無聞乎纂自
往者之不可作寧不使來者之知勸乎嗚呼紀載之
文其可少乎漁竊嘗慨於此不可知者固已無如之
何幸猶可以攷見者輒不敢不書自楊璇至趙夫詰
凡十一人雖官有崇卑治有優劣其利害民一也因
並錄之作政事篇第三

楊璇字機平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藏
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
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爲武源令遷交趾刺

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
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
七日而死琁初舉孝廉稍遷零陵太守是時蒼
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琁力弱吏人憂
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
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
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
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
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
趙凱誣奏琁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琁與相章奏
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
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
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琁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
琁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
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于家
張敦字伯將縣人為諸暨令海寇三百餘人剽鹵為
患悉平之轉蟹泉令民悅其化遷車騎大將軍从事
蔣邵字景倩縣人為蒼梧令遷洪撫二州刺史蔣克
却蝗民蒙其惠歷交州刺史
傳桑字仲虎縣人為宣城令無為稱治謳歌載路遷
鄂州刺史
贊曰洪遵撰東陽志書楊琁在蔣邵張敦傳之後
且言邵歷撫五州刺史轉交州牧遷車騎大將軍
敦亦判鄂州扶東漢中人也遵既如此書則邵等又

稱林之訓樂歟矣雖不謂然漢嘗置車騎將軍衛將
軍左右前後將征伐出鄉與京師兵衛則車騎固漢
官也敦為秣陵人亦未可知蘇瀕在兩漢時名為章
郡而撫之地隸焉鄂亦名為江夏郡並無稱洪撫鄂
五州者及隋平陳始皆置之而冠以今號則邵桑疑
隋以後之人也遵曾不攷之是果何耶浦陽未置縣
時地屬烏傷扶自曾祖茂來遷及扶所居處實今縣
地故扶之墓猶在縣西北十五里扶之子孫不見有
別居之文遵獨據舊經以扶隸浦陽以扶之子喬琁
隸烏傷其又何耶遵皆不得不正之
傳雱其先世居汴父大理評事璿始遷浦陽之感德
雱多膂力遇事奮發有為與李綱宗澤游建炎元年
金兵始退黃潛善力主和議白上遣雱為祈請使
時階宣義郎乃特遷宣教郎以優異之未行朝論遣
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為通問使李綱為上言今日
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疆
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
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
而已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以行獻二帝衣各一
襲且致訊於朴罕雱與王倫俱留軍中久之乃歸官
至工部侍郎弟光字子溫為諸王宮教授未幾退歸
田里方臘反縣民多托之為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
欲盡屠之光適與任厚往諫之曰亂者雖通邑一鄉
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命誅賊爾今何延及無辜耶

抽耀湖先吉先迮孫如松如川皆從太史呂祖謙學
貽幕於時

黃仁環縣之上杭人以武悍稱鄉里紳方眼起撫州移往曹操從征仁環以能自歸衡官受公舉薦遣赴癸巳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嘗思以爲報茲當以計禽賊乃與諸子密謀偽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謂其酋曰今欲攻縣兩主首俱仁身先詗渡拳留此吾先破陣於是引衆鼓而東行十餘里至茶坪分路口將擒賊乃詐分兩道出攻虛[illegible]將往密令諸子密縛插竹葉爲標識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大呼曰將陣殺賊子客者其夾擊賊千餘人斬獲者無數其諸酋留者仁環令諸子寧于家酉酬用斧自後斫殺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或曰公報國固善如愛女何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惜至是竟爲所戕仁環官至訓武郎縣人感其德立祠祀之

吳傳字清叟縣之通化人傳自少無所好惟嗜讀書中宣和三年進士第歷官至監察御史四持節廣明之薦甚著初州縣官過賜燕有飲至夜分者傳奏不許見燭上從之

石範字宗卿其先曰青杜來徙浦陽家素貧範其大母杜氏有賢行以女歸其士鄭剛中剛中後爲名臣人服其先見範之從領茂從呂祖謙游講求精切中紹熙元年進士第調奉化尉歲飢貸民將爲變範撤宗示諭十史陳宗海寇爲害範設計捕殺之除知麗水縣以可繼錄遷知發源縣縣有月椿錢二揚皆取之民民甚是範建請蠲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衆州峒猺與其衛權鎮者四州擒禍尤酷衆當其衝人情恫恫範攝州事練軍旅閱民兵廣儲蓄博訪守衛之策咸盡其長峒猺不敢近移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丞年六十六範守正不撓或勸其謁權貴人莫官可立至範謝曰吾儒者致官爲縣亦因當何以範偉爲人不苟士論多之所著亦能文中嘉定十三年進士第官至吉州司理參軍武義

積學篤志有之人才必臨事乃見豈非世務之[illegible]金也湖[illegible]甚[illegible]至有麻[illegible]一言之合爲吾兩國之

成之語則當時任寄之重可見矣累官至朝請大夫傳以廉介自持以撫字恤民爲急故其所至皆良吏若仁環若甚[illegible]之雄耳其初未必不欲[illegible]爲人患亦後進之士君子之列何哉有過錄善春秋之義也錄之斯進之[illegible]當賊氣正銳之時使仁環不急于其鋒則殺戮[illegible]血汙蕪原矣

王萬字處一其先出[illegible]會稽唐末宋世始[illegible]鳳林爲之祖也又自鳳林遷浦陽父[illegible]因生長撫州家甚貧而篤志於學凡三舉[illegible]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遷浙西提舉司[illegible]字未閱月遭父喪端平[illegible]年[illegible]宗[illegible]斌字[illegible]明年[illegible]道[illegible]揚[illegible]母[illegible]

鎮江萬負少忠振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
要害嘗為書歷告輔臣太守論淮邊事宜則謂長淮
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為限擊首尾應兵如常山蛇勢
蓋當并兩淮為一制閫近命是舉蘄淮惟濠州居中
濠之東為盱眙為楚以達維揚城淮流泝齊舟所冒度
濠之西為安豐為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涸敵每揭厲
以步之法當調揚州北軍守丹以鎮淮東將虛常維
乘宿亳閘使敵無意於東而戒備力淮淮西則風
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選將置屯合肥西以
濠梁安豐光州為蔽以黃岡為樹後援為之助為處
令京聚每候西兵東來將尾之使淮襄兵亦會而
後視候時立進捨用兵則謂當以實守以為志論位

并將二長江大將渠兵會當戍春而分命守護
為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遣其費守萬與兵其守稱
沿江制司會淮起兵共專備收強弱兵其守併經字
陣止則依城壘行則舟乾輕舊數戰舍精舘油四
則謂常於新墳對葉東則游弈所依者老廢捍則
唐鄧所依者在溫險畫說則無地無因而專而耕則
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團結論將者則盡錄於此
戍守殺步兵成真揚鎮鎮兵鹿為新鏟船寨度
馬司兵戍溧溧宜速游統用兵會知新壘鼓戰池
司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新事辨元地要中鄉埠
以統制與之於外而管帶有餘臣為內政也貴賊
薛特舊棚概士卒精器械以鼓軍事輿雜敵鞍將

帥臣親統重兵以衛北方有以遷隸屬帥而知兵如
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統御前楚州以鎮江
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兵不為將往往以希選
之財籍社處之用以致營柵壞而業歸士卒貧而逃
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選舊制其他數隊皆類此
多者或累數千言文多不載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
嘉熙元年兼權屯田郎官萬回輪對又言於上曰天
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二而思之往往然有觸於
心而不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
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則天命在我
矣其言尤為精白未幾出知台州萬至鄉雖疏食敝
衣猶日坐公署事至蒞衛吏無所售多段業散去民

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甘歲侵萬盡力恤之民無
飢死者往往感之相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
母也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還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
轉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
論刑部尚書史宅之故相之子冒寵弄權未當職姑
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趣不奉詔不得已出宅
之知平江府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氣象逼人
心傾搖衆莫敢攖萬又首論其會賤狙之罪乞斷
入除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家疏奏除太常少卿辭
差知寧國府稱召赴行在奏事出為福建提點刑獄
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辭職從休致器
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四十八及為之

罷相今方交論其非正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譽寵立
朝譽譁然之過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特贈得英毅
脩撰賜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萬遇事敢
言簽知其入奏每侍闕之當爭初獄鄭清之欲請兵
盧取河洛萬曰今朝廷勇於進攻而怯於備邊莫若
移勇於怯爲自治之規不然非萬所知也已而兵
壓境三邊震動其言果驗理宗下罪己之詔命中書
舍人吳泳視草萬請泳曰用兵固失矣亦豈可遂宗
怯哉令邊民生意如髮宜痛厲書發以興感人心泳
如其言萬初與李行過所熟萬從事朱熹四書之說
又之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是而
行違雖宣曾何益數耳是則言行一矣故終身

言行相顧發於設施論諫忠懇剴切無所顧忌初官
不受人薦生平不交權貴書幣毫不妄取或饋藥材
甚豐萬力却之至使人勸過萬不得已受一附子守
台時有故人來謁贈爲歸謝之入白其母毋曰不
可此固汝當得然官物也盍以爲之命繫其母殺之
有素云初議議皆惠後吏思惠所著書名時習編有
易書詩論語孟子中庸太極圖說及其他雜論奏下
筆者凡十卷子廉宗信揚安知貴似道官終大理寺丞
贊曰人之欲猶夫疾也聖賢之書猶夫藥也以藥治
疾則疾瘳而體順以聖賢之書克欲則欲去而理明
自然之勢也世頤玩本以爲辭章之助雖潤飾其辛
亦何補身心哉萬付刪李行諸四書之一言潛思精

深汲以自治故其律己則嚴表利裁斷裏書求實事
取則忠厚粹亦不字滅盡節以自感服居官則所最
御好孝也愈力貸減禦犒掛墻徑去嗚呼是可謂賢者
諸著失當時賢以衰白霜載閣請其如白圭無瑕玷
尺水壺盛湛其粹者然如朱熹孔九如蘇洵孫獻可與
貴勳者能之乎嗟乎是足以垂不朽矣視彼抽祕思
騁奸辭而巧潤人孺子同一謄書竟何爲哉覺何
爲哉

吳直方字行可其先毗陵人　遷于鄞再遷于婺三
遷浦陽之新田居乾寧初有　公養者又遷蘭谿
爽世至直方十五世直方擧也敏母亡十歲伏家暮
夜從稱與其父寶居其家寡未斟其獨侍其書燕直方辭

在童子中常發於自勵之力秘神已爲巧已稍長出游
浙東西習刑法于帥府及行中書掾其走京師無稱
親朋童御一身寄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困蹇顛躓無
不備歷或勸其南歸直方曰生爲奇男死爲佳鬼
耳何分冀北與江南乎其志愈壯不少折後用薦者
以說書事明宗于潛邸會明宗出鎮北方復隨去
將爲上都路學正欲上之爲代者所先遂主留守馬
札兒台家教其子脫脫　又也先帖木兒尋經正年擢
爲御史中丞以直方嘗受先知奏爲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中書改授副提舉未上後史臺又改授廣東
廉訪司承發架閣兼照磨尋中政院架閣管勾徵理
長史重紀至元太廟堂用事者將曰權臣入請宣奏專

上与近臣謀罷其政柄更新庶務直方實協贊之上
念其功名至便殿賜以黃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
轉侍講學士尋又陞學士時脫々爲右丞相國有大
政令多咨直方然後行直方每引古義告之民被其
賜者甚衆未幾上章乞骸骨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
仕食俸賜祭身至正中監察御史劾直方濫選官階
奪其誥命除名爲民他御史辯其誣復之直方深沉
有謀人莫測其喜慍夷險一致可屬以天下大事雖
群言沸騰不少動爲人謙下待人恒如布衣時受一
飯之恩必思報之人以是稱焉子思孝道吳則有傳
通大訥一名良勝字敏叔鄞人因恭肅王元儼之十
世孫也起家[illegible]州掾調泉州録事大盜起寧都泉之

無賴男子[illegible]素應之遂糾衆攻城大訥作柵以禦其
衝盜爲引去遷興化錄事轉龍溪尹俗尚鬼壘石作
祠以奉宋太尉[illegible]民將爲奸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毀
神江中移石以塞孔子廟庭縣多山會洞寇竊掠
之民弄兵暴掠至煩大將出兵經年不解大訥諭御
得其酋首服從如[illegible]民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其賄
出之大訥抱案諸府歷指其奸守怒陰中以他罪大
訥辯無所屈改永春以丁父憂去復改候官未終喪
不赴候選來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爲病大訥建請
令富商轉售之瑞安猾史僞爲官書誣平民盜販民
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大訥從之臨汀州城枕
大江水暴岸善崩大訥則植巨木先以箕莒後良勞

隨後實土數若堤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除温台等
處海運千戶遭母喪改知永新州州民素豪勢出守
吏上聞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吐氣民以死狀聞官者
[illegible]然[illegible]千餘人從行民皆逃匿數里無烟火大訥與
吏一二人出[illegible]安然鎬湖羅賊皆群盜魁數時出
爲過客恩大訥用奇計擒其渠魁餘黨奔散鄉飲酒
之禮久廢大訥講而行之賓主就位獻酬有節揖拜
有容觀者嘆服在官二年告老解印綬而歸時至正
八年夏六月也大訥性剛直不畏大吏屢與劇縣皆
有能聲去所[illegible]鄉宿[illegible]無復亦相告遠適數年
聚[illegible]盜賊爲奔其積或[illegible]遠鄉父老攜子弟聚
[illegible]曰此[illegible]其[illegible]人[illegible]如此大訥同時有金德

[illegible]君澤者亦鄞人由湖[illegible]應[illegible]舉歷官至嘉興推
官亦以政事稱其民[illegible]有[illegible]誰者謂不如其訥云然
贊曰大夫之[illegible]視自見者[illegible]若積[illegible]父[illegible]勢我籍
祖父之勢而盛者豈[illegible]起[illegible]乎是謂之夫夫者也
[illegible]柏布[illegible]米[illegible]本小或作州牧大或關國攻使德
[illegible]在人[illegible]閔于後世然後始無媿於斯[illegible]善
矣哉吳[illegible]之爲[illegible]其遐業耶雖然均名爲[illegible]均[illegible]是
邦均食粟衣帛有能有不能爲稍知自勵者可以
惕然而省矣

鄞陽人物記上卷終

潮陽人物記卷之下

非文不足 [illegible]

其為學篇 [illegible]

於學益嚮自古及今以來[illegible]者易矣然嘗以程人
楚之文為論文考究言簡精其知易不莫如春秋傳漢
舊處莫如儀禮又莫如檀弓又莫如書考之中莫
勤高貴成莫如賴命論[illegible]落[illegible]禾見[illegible]又莫
若之大[illegible]陳情[illegible]物[illegible]精不中[illegible]味[illegible]不莫
理國風鋪張[illegible]又莫如二雅[illegible]盛[illegible]莫[illegible]
道存開有[illegible]有托[illegible]通[illegible]星[illegible]
抑[illegible]若莫如[illegible]之言又莫如[illegible]
董鳴[illegible]之所言[illegible]其所[illegible]雖其所[illegible]

可知矣人能致力於斯得之深者固與天地相始終
得其淺者亦能[illegible]諸子較所長於一[illegible]難
然此特論為文之[illegible]然[illegible]原其本則未也[illegible]者
何也天地之間至大至剛而[illegible]者非氣也
[illegible]必能[illegible]之而後道明道明而後氣充[illegible]而後文
雄文雄而後追配乎聖[illegible]不足謂之文[illegible]
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illegible]文不繫道不[illegible]可也[illegible]
繫於道則萬世在前不謂其[illegible]不言焉[illegible]則與之
合也萬世在後不謂其遠[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是故無小無大無外無內無古無今非文不足以宣
非文不足以行非[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可以無本而致之
哉潮陽[illegible]以文知名者[illegible]

[illegible]其人而[illegible]所聞於其
[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會五季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為文有[illegible]風而[illegible]以[illegible]
之[illegible]祐四年[illegible]
判[illegible]失[illegible]南[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亦以文鳴[illegible]
封[illegible]記六經[illegible]史正封[illegible]以[illegible]每兄弟論
[illegible]引曲[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刻[illegible]
[illegible]所向無[illegible]及同[illegible]對[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文之道世封之學於是[illegible]乃著易
書詩傳四七卷正封著春秋三傳[illegible]非[illegible]十卷[illegible]
封善正書[illegible]類顏真卿世多[illegible]之有方[illegible]
世封輯其家五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云
贊曰予[illegible]論文[illegible]陽[illegible]闔[illegible]
其妙若神何其[illegible]之善也[illegible]文[illegible]於[illegible]而無迹之[illegible]
可尋則神矣司馬遷班固韓愈之[illegible]
果能易此言哉宜其三世以文名也[illegible]
與文而不可多得近過左溪山見[illegible]之[illegible]封[illegible]
碑字勢雄拔如[illegible]虎[illegible]
人登高遐望精神為之飛動鳴呼[illegible]有[illegible]之下能令
人思之不置者必有以也夫

朱臨其先家吳興其季避亂遷浦陽臨少穎悟從安
定胡瑗游瑗以明體適用之學教東南人士或治經
或治事各有條流臨從劉彝殷周輔習水利臨
因授春秋遂學春秋辨要唯臨傳之為論說年
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會春秋而參會之
淳遂總其說為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
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矣董
仲舒為兩漢通經第一然猶拘於穀梁不免劉歆
可知也其所學蓋卓卓有所見如此嘗以舉相呂
公著薦入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
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三百餘篇他
詩文又別有集藏于家

贊曰天聖慶曆間縣之能文章者惟于房父子為盛
優於經學則臨一人而已臨之所傳有淵源其所
著必有大異於人者今皆亡之惜哉濂幼時尚見臨所
受嘉祐告身於吳明孫家明孫蓋朱氏外孫其亡亦
已久今又不知何如也斯文存亡尚往往類是豈況
酣聲利者為可柄也哉

錢遹字德循縣之通化人世隱於農遹自少穎敏記
問過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洪州推官守舒王韶
由樞府出蒞事異常他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遹
正色爭辨至怒罵不少奪後卒如遹議轉信州歷當
真二州為衛王宮三教授通判越州吏挾守為奸留雖
訟者常百數遹攝府事纔二日獄為一空及後為守

奸吏望風遁去除校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
丞豐稷論其田邪不可以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
遷則頑罷臣乃改提舉湖北常平遷峽轉運判官適
興利除害發摘姦伏風采凜然人畏之如神明崇寧
元年召為都官員外郎復執法殿中劾曾布援元祐
奸黨撕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首
乞治元符末大臣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
布等清臣貢屬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
遹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
將奉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母聽政當國大
臣僚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
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躋遊小

臣詣闕上書忠邪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朝
廷既已貶斥忠彥等及追論沈正謬恩則元祐皇后
豈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夫
在先朝則廢居冷宮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為不
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為不順考之典禮則若昔
所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質之師言則大以為不
然況既為先朝所廢則宗廟祭享歲時薦羞人事有
嫌疑之跡神靈顧歆之所以萬世之後配袝將安所
施宜黜正廢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
累聖朝明日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
人主之尊不得而擅況臣下敢輕變易者哉
元祐皇后得罪先朝廢處瑤華制詔一頒天下無間

然者矣孟后匹嫡春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
世非禮之事於是尚書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
侍郎益尚書左丞摭之右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
位號考之典禮特來宗廟不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
援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旨廢由
是復廢後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正乃册為崇恩
太后通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會其書
以為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
立嫂之禮要之始終皇太后亦不得伸慈母之恩終
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擁播追正何有不可由是
特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與青唐嘉助成其議會
元祐黨籍以為事遂給事中劉逵駁之在

部侍郎二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三年以經筵直學
士知潁昌府未行言者論其罪黜知滁州四年徙宣
州五年復龍圖閣學士召還工部舉馮澥自代謝其
甚端勁古人與曾肇是其忠獻學辭解
言者又攝其罪以待制知泰州中書舍人族叔射還
之又奪待制久之除集賢殿修撰知越州御攝舉江
州太平觀大觀二年會行八寶赦復修撰
閣待制以疾請致仕四年遂為顯謨閣直學士致仕
三年改述古殿直學士官遷家居十餘年監之
不為惟築三大湖以利鄉民民懷德之宣和二年方
臘陷婺遂走蘭溪靈泉寺為盜所刺年七十四盜平
州以聞有旨贈五官至太中大夫與遺表致仕恩澤

賜其百四兩遂無所不學晚本於經書為文
章明麗精切自成一家學者從之為名儒所著有
遵堯錄十卷藏於家子楙楷桀紳皆承務郎孫悼年
宗伯雷宣和七年以祖廢為敘道立集以右朝請
大夫致仕五年復任除利路提點刑獄不果上渟
熙十一年轉朝議大夫
贊曰四朝史有云孫華失位而復之太丹贊曰之婦
有還婦之文母有歸子之天下合於至公誠
其是言也道在當時孰謂其不知此理耶其意蓋有
所備之禮錄之其剛方少固死生眞
其學方揚善者哉
何叔中字元功世家本其遠祖遷南陽

敘中有少學易恐餘其身弟御史翰執禮
交甚洽每有疑難相與論定之郡縣察其賢將以八
行及遺逸薦於朝敘中哀仁避弗以舉時同舍生方丘
李敘中幫行貢将其從歸州境敘中攜
家避地中北鄰從者以百數友朋來若禁相顧
流且死敘中出告其酋酋大呼曰此神滿江衡鄉吾
昔為尉所公之言而免是嘗有恩於我者不可
害不可害即命兵出之
宋有開字子縣人幼孤長能刻苦為學夏不避蚊
冬不擁爐久之悉通諸家書作文尚質實有理致好
飲酒視富貴無所屈縣令丞而下欲見之不能得同
郡呂祖謙名重一時知其有守而多聞訪之遂赫中

再以書速之去修報謝辭竟不行粗識愈意焉淳熙
十六年卒年六十有四子聲字穎叔補太學有聲律銘
熙四年進士第
贊曰揚雄有言曰君子純終領聞益延於柳如敏沖
有聞二人是已讀者必立傳之法必關大勸懲則楊
若二人者陸陸爾庸庸爾何必累簡策哉謙曰不然
世之人能克自淬勵屬友講習臨患難人將甘心焉
如益感激中之恩庇百人而不殺者有之矣奔走附
邑奴事上官望塵迎拜擁門求通惟恐不能一見者
縣令丞欲謁有聞而不可得者又有之今時非其歟
又有小善必取曾謂斯二人之行而可遺之哉激而書
之知者當識之也

倪朴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恒州
唐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踰五代時有名盈者又自
吳興還浦陽之石陵世為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貲雄
于鄉初猶藝書翰寸身錢糊傳杜康時永嘉胡則為
婺免崇寧間欲復葬之適卿使者行鄰郡將則像傳
使者于馮蘭歷訴其非使者決其事復遂免租乎
後性好施田畢欲葬悉補與種家禁其為鄉所訴業來
初山賊作亂遂趨黨勦縣丞捐子從祠討子從為
之籌豈使其子紐聚兵輸糧尊賊有敗走民兵劉部
有貪功擒至百餘人者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
聞之急白令曰此輩豈皆賊哉而欲勿殺使自新艱
不足究也令悟延地曰微分言幾敗俗事悉縱遣

果帖帖邪奚情不稱喜舞劍鈸兵恥為無用之學必
欲見之於事功紹興間闢廟堂謀遣將掃清河洛嘗
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草書數千
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鄭伯熊見
之連吐舌曰男子男子雖以無階不得上進而朴志
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所當知
乃適考群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處置
繪為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
備辛一用其能曉雖知不用復著鑑戰錄五卷以痛
悶家禦備用策之失悟悟備前志也朴對使氣与人
多不合年四十七尚未娶嘗時人亦謂甫知者者
永康陳亮敬焉淳熙中与知縣趙公敘有隙知人變

奈恭述以豪俠中之徙家筠州會赦東歸朴於書過
眼不再覽雖駁甚精嘗言吳越受禪封爵未穿稱帝
其攻元寶大寶當梁亡之後且取觀音說鐘刻為證
以破五代史之疑論者服之朴之沒吾竟已字依之
縣之鶴塘人窮經博古尤邃於易著通鑑書多有
著述朴嘗評其文汪洋恢怪如崩濤翻浪使人畏且
驚又說之而不忍去竟不知為何等語蓋竟已多散
闕典故朴頗識之
贊曰宋自宣和之後國勢不振金人乘釁長驅而入
破陷太原侵軼真定䟫擣汴京以致天子蒙塵生民
塗炭當時臣僚謂宜執戈待旦不與戴天以洗刷國
恥以克復土疆乃復割地議和稱臣請命忠義之士

雖欲有為每擯斥不用卒致淪胥而莫之救哀哉翱
以一布衣之微非有爵位之榮祿賜之厚乃能慨然
憂國吐其耿耿直欲叩帝閽上[illegible]其[illegible]不能進其
視賈誼佐之二疏陳亮之[illegible]書後世明烈照耀後先
如此者豈非人傑也哉使朝廷用之來必不能立奇
勳奈何奸惡秉軸有志之士不獲展其忠憤之氣嘆
是言之亦不獨人謀之不臧也嗚呼王室淪胥至此要
父雖終至不報必當有任其責者幸於書猶存直筆
之下非惟使英雄灑淚肉食者聞之亦或知愧哉也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其先出自玄英處士于[illegible]
孫傳字韶卿始自睦來遷浦陽仙華山傳生招招生
文選文選生賓字達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

袁州太上本贈金紫光祿大夫賓生揚達宗正寺丞
揚生[illegible]以文章震耀一時亦由元祐至[illegible]進士第
吏部侍郎出為河北轉運使有能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發贈太中大夫揚遂至鳳九世鳳有異才[illegible]
游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修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試累數其子大小登試與丞相陳宜中為[illegible][illegible]
鳳因得見宜中並以策干宜中雖不能聽將[illegible][illegible]
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益壞後以特恩授容州
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復仕進志益發為詩將悲哉
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嶠類皆傳[illegible]不守[illegible][illegible]
從頓脫衝徊老淚如霰[illegible]日復游睦有人自海上來

見其城池泣起相抱持鳳聞其言曰予大登也自檝
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為遺國臣遺蓋古者文
東趙越當國從大軍至泉南始遷岸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國重遇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見先
生也言訖淚下鳳亦泣因欲俱行人勸其之鳳善詩
道毛鄭二家言曉遂一發於咏歌音調慷慨於古
今近感臨汝猶有其子樗題其旅曰客州宗不忘
宋季文學鳳顧取之常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
方可傳他則腐爛浸湮當與東華去土俱盡已
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傅奕傳壯其為人自[illegible]其
闕異教者數十事以擬為識箴[illegible]之曰正人心
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字[illegible][illegible]

精於詩無愧於鳳云、
嘗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觀其詩信然鳳每
旨但語及勝國事必悲哽然泣下故其詩音
危苦悲傷其[illegible]有得於甫者非耶鳳與[illegible][illegible]翱
括人吳思齊為友思齊則陳亮外孫[illegible]則文祥
客也翱[illegible]詩[illegible]浦陽浦陽[illegible]詩為之一從思齊以
父任為嘉興丞宋亡棄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中翱
雖布衣忠憤[illegible][illegible]或被髮狂行哭於野[illegible][illegible]
登慟哭以酹天祥辭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
氣節不群之士而獨與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應者
耶

黃景昌字濟遠一字明遠縣之靈泉人其先為天史

公庭堅問所自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
方鳳吳思齊謝翱遊盡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
尤篤意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
知所從景昌據經爲斷各采其長有不合者痛辯闢
之不少恕作春秋集傳論巴川陽洛書宜考正言
三代秦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經不与孔子
同時亦嘗造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
建安蔡沈集傳說爲書傳世無敢議其非景昌獨疏
其背師說者數十有條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
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罕知其說
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辭[illegible]
論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

魏晉[illegible]諸詩辨論其前代而辨別之作古詩考以
善持論出入經史[illegible]不窮如議老之吏反覆推鞫
其論辯不勝不止故其所言皆辯析理致他著述尚
多散佚惟陳景昌年既老猶執筆撰述不已嘗自與其
休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佚哉恐一旦死無以
藉手見古人耳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辭文章
賓客至輒揭甕取酒共飲酣則賦詩歌之以見其志凡
爲節音韻激烈聞者自失不知世上有[illegible]景昌
事親孝親沒哀泣至終其遇故舊甚篤[illegible]有
恩璽紀年[illegible]學者李[illegible]
贊昌縣志卒言之甚[illegible]三人宋元諸儒[illegible]閩
[illegible]師[illegible]大觀[illegible]平陽孫[illegible]秘之

賦怜悉傳之業著春秋群疑辨若干卷宋季湑發廢
家光遠者以春秋舉于鄉後以恩補官至武進丞亦
著春秋纂解若干卷行陳謝非之者通周易得先儒
未發之秘亦著河圖易象本義八卷今皆散佚無存
或僅存人亦鮮知之者竊意事功之實行難亡語言
之空文易泯故致足爾然則世之傳者亦何往而非
空文哉必繫其學之醇疵醇則習之者多疵則傳之
者少也嗚呼信如是說古之荒誕不經之文縱橫捭
闔之術可謂極疵矣至今燕在人口者又何其多耶
是豈有不可曉者意亦有幸不幸存焉幸不幸天也
天則非人之所知矣雖然人衆者勝天文之得傳爲
否實繫乎後之人矣何預哉今觀景昌所著之書亦

將散佚無存矣濂爲此懼故得而備論之
柳貫字道傳其先居河東宋建炎中七世祖鑄始從
趙鼎自解遷杭鑄子森又自杭遷浦陽烏蜀山父金
字聲翁咸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爲高郵令宋季城
寳山民倡亂火金所居官同金捕斬之金惻然曰此
豈其本心哉第爲飢寒所驅爾乃白戮其魁餘悉縱
不問衆感金德室盧還之道傳幼有異質穎悟過人
受經於蘭溪金履祥學文於方鳳吳思齊謝翱自經
史百氏兵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
爲文章涵肆演迤舂容紆餘人多傳誦之大德四年
道傳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遷昌國
州學正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永上延祐六年改

國子助教陞博士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擢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設施必俟道傳論定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道傳毅然却之有詔降于路長吏列上禮部乞加封號道傳謂神奸皷民不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禮部如其言沅州貢包茅輕舟易溺道傳請附他貢物以輸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材可任風憲章拜上不報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新龍興郡庠復東湖書院侵田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大振它書院未籍於官者亡慮數十轄設官領以司出內多行賄求檄至則乾沒為財道傳禁勿設分隷學官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為米

八十石道傳斥去之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人省憲二府檄道傳訊其獄鉤擿隱伏所平反甚衆至正元年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到官僅七閱月以疾卒年七十三館閣之士多至灑泣者道傳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与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弟寶出為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著生平以奬進人材為己任人有一善諄〻稱舉唯恐不聞天曆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傒斯義烏黄溍齊名天下人高之號之曰四先生善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冰兼能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所著書有文集二十卷別

集[illegible]十卷詩集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子昌嗣孫頴穎頡以蔭入官調永豐尉封司浦江壤地雖不越一百里仙華山拔地而起奇形俊觀如旌旗如寶蓮華如鐵馬臨關而大江之水又如白虹蜿蜒斜絡乎其前寔天地間秀絕之地也故人生其中多以文學知名雖去家他縣者子孫亦以文顯如黃侍講晉卿其先亦縣人至若琳者豈司馬倚琳之先墓今猶在仙華山南豈堪輿家風氣之說實有所憑耶抑適然也

吳萊字立夫年四歲其母盛氏口授孝經論語及穀梁傳隨能成誦七歲能賦詩族父幼敏家素多書立夫每私取讀之幼敏從旁竊窺乃班固漢書也乃指

谷永杜鄴傳謂曰汝竊觀吾家書能誦此當貸汝罰立夫琅然誦之至終篇不遺一字幼敏深為偶然第三易他編皆如初因盡出所有書使讀之方風將篇幼敏家見而嘆曰明敏如吳萊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攻其學殺為立夫自是該貫羣書無所不考年未冠撰論稿千七百言論議俊爽識者謂有秦漢風延祐七年立夫年廿四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所言不合於有司退歸松山中益窮諸經之說閎域既深所造愈精閒有論著絕出於庸常數等覽閱羣書百餘家辨其正邪駁其偽真棲棲皆的切磋傳四方學者于時多師之蘇綖至死無年監察御史許紹祖以茂材薦朝廷除長薌書院山長未上卒年四十

初立夫好遊嘗東出齊魯比祇燕趙每過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鬬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還江南復遊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瞠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疎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胷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立夫精識絕倫自秦漢至于近代但舉隻篇片削必能別其為何代人所作或怪而問之立夫曰辭氣音調世有不同人自不深察耳工詩賦尤善論文嘗言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為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

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自歸什伍自歸伍元不嘗亂閫者服之晚自號曰深裊山道人因號之曰深裊先生所著書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詩文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于士謂士謚士謂金華縣學教諭

贊曰濂嘗受學於立夫問其作文之法則謂有篇聯欲其脉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耦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持又問其作賦之法則謂有音法欲其倡和闔闢有韵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總而言之皆不越生承還三者而已然而字有不齊体亦不一須必隨其類而附之不使玉瓚与瓦缶並陳斯為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頗言猶在耳而恨學之未能因志諸傳末以識其傳焉

貞節篇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釋之者曰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唯議夫酒食而已蓋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在無事之時尚不欲以善自聞況當衰若之餘稱之以名於人而頌以是自衒歟君子之論每欲先之而不敢後若豈非憫其志之確而不少變歟抑將假是以勵其不能者歟世之材士大夫習狃豆攻詩書坐而堯言行而舜趨其自負誠不在古人後

一旦受人家國之寄輒懷二心者有之矣況區區一女子所事不過織紝中饋之間反能守死自誓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又可得而少之歟是故楚之貞姬梁之高行漢之桓嫈皆登於彤管之書者殆以是歟雖然貞節之昭風俗之偷也使當比屋可封之時果孰名其為貞婦貞婦之得名蓋以世之不貞者衆也濂又豈淵不為哀俗一嘅也歟浦陽舊志無及貞節之事若濂今得二人焉作貞節篇第五

何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善讀書鼓琴年十九歸縣人凌楠歸一年而楠亡遺腹產一子曰堅道融誓不再適唯晝夜教堅以學俾從陳亮游及堅能与諸書以姓名日見於諸君子間輒曰吾之不死待汝者

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耳汝益勉之既後以學問紹
熙元年卒年五十一

倪宜弟縣之興賢人年二十爲同里戴銘妻三十而銘亡生二子泳洽甚幼銘家故貧宜弟上無所依下無所托米鹽日以不給乃伏治紡絲夜分將養罔稍懈[illegible][illegible]拊[illegible]歷三十年始能爲男娶父母及夫之喪教其子成人又二十一年乃終至治中部使者行縣[illegible]其[illegible]之行當得旌門閭使者命縣上其事會[illegible][illegible]若不行

贊曰婦人以貞節著部之不幸而尚欲徼旌寵乎旌寵朝廷事也

浦陽人物記卷之下

浦陽人物記附録

宋進士題名

嘉祐四年劉煇榜
于房
嘉祐八年許將榜
方資
熙寧九年徐鐸榜
錢適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方揚遠
崇寧五年蔡薿榜
嚴裕　梅執禮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吳德興
宣和三年何渙榜
吳傅
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
朱紱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方果　貴虔
淳熙二年詹騤榜
樓友皐
紹熙元年余復榜
石範

紹熙四年陳亮榜

朱翠

嘉定元年鄭自成榜

汪望之

嘉定七年袁甫榜

石璞

嘉定十三年劉渭榜

石籌

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

王萬

嘉熙二年周坦榜

翁彝厚

淳祐四年留夢炎榜

趙崇枹

淳祐七年張淵微榜

毛洪　趙汝沓

方策

淳祐十年方逢辰榜

樓斌 武舉

寶祐元年姚勉榜

趙汝徉　張夢弼 武舉

景定三年方山京榜

蔣思　趙崇禩

咸淳元年阮登炳榜

趙汝偕　趙崇棐

趙崇洸　陳應酉 武舉

咸淳三年武學釋褐

楊金

咸淳六年武學釋褐

陳文豹　金驌 正

王應午

咸淳十年王龍澤榜

趙必霦

浦陽人物記附錄

此書始立章而應侯景淵遽取列布故其中牴牾者多今略補定五十餘處視舊刻為稍勝然微瑕尚衆以不涉於大義也寘之至正十三年九月望日濂記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載於鄉陽洪氏郡志者不過簿錄張敦衡表揚扶陳大竭何千齡六人而已邑之儒先朱氏因之以撰縣志別出新意析為四門會稽李知退為縣有善政隸遺愛傳大竭千齡錢遺梅執經隸孝節術邵敦兼抉及吳傳王萬隸治德傳書掌祖登玄朗靈異隸高僧傳比舊增多九人通為一十五人三山謝氏翶復出獨取執禮及萬益以梅巖[illegible]并作浦陽先民傳金華宋景濂氏讀而非之謂洪氏總載頗甚猥雜又不宜失時代後先朱氏亦不宜以會稽之人參於浦陽若附之臣入於名節處錄幼學之流儕於士類謝氏取合謹嚴而差強人意亦不宜列於卷端序終而於事寔無遺闕於是稽諸載籍兼采史傳旁求諸儒之所記錄上下數百年間一善不遺先之以忠義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學貞節合二十九人區分類聚勒成一家之言號之曰人物記其文簡而嚴覈微而精深有類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之作非抱良史材者能之乎蓋景濂氏自幼以絕人之資無書不讀比其長也又得柳待制道傳黃侍講溍吳山長萊三先生為之師故其撰述往往奔軼絕塵如此嗟夫浦陽之為縣不啻於蕞爾者之人物若闕然寥寥今則昭著赫奕與通都大邑相抗者實景濂氏振厲之功欲仰後覺濂氏不亟為之更歷百餘年頭者固然無聞而其顯者不隨世而磨滅幾希矣

或者則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且然況鄉之先達乎景濂氏之作善則善矣而微寓品評於其間無乃不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文之所貴者在據事直書而是非善惡自見今景濂氏所述況又多紀善之辭吾見其扶植綱常者至矣何名為品評哉濤也不敏嘗與景濂氏師事三先生竊有同門之好頗獲窺其述作之意故敢忘鄙陋而序之末簡且以解或者之疑焉景濂氏名濂其先居京兆宋憲自唐武德中移吳興七四傳至宗字體仁周廣順中又發義烏之根溪榮之子甫甫之子訓訓之子悵悵之子祥祥之子阜阜之子佃佃之子柏字嘉定初又移金華之著溪遂根溪孟三里[illegible]年[illegible]憲之子[illegible]守富之子勳勳之子即景濂氏也國朝至正十年三月又移浦江縣感德鄉之青蘿山山去吾門不百步稱人之善必當本其家世故復疏之以附見云至正十年八月既望經筵檢討儒林學官浦江鄭濤書于京師燕市坊中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縣人宋景濂之所譔也記凡二卷
分為五類合二十有九人監縣燕公到官之初年欲
刻梓以傳俾良為之序良竊以為是書之存則爾雅
承旨歐陽公既言之矣而作者之意與纂述之旨
許鄉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
盛其有繫乎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焉將悉論其
嗚呼浦陽於婺為小縣其土地僅百里而人民不數
萬無楠柟竹箭之奇與南金瑇瑁象犀之珍與白金
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
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
之曆見疊出[illegible]乎其盛是果何為而然哉豈山川

之氣大則鍾而為人物小則發而為珍寶自然之勢
所產者八則於其小者當矣崇州多白金水銀丹砂
石英鍾乳與夫瑇瑁之包而貢之荒則未見其有聞
乎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與夫
草木之殊異則亦不鍾乎其人是以其所產者小
而於其大者有或當也嗚呼亦孰知吾浦陽之鍾其
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寶之
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寶而貴之以若其人以致浦陽
之文獻或不能勝夫彼交二州所產之價實今景濂
不世出之才東歸閉戶隱居成乎此書使
百餘年之間忠孝貞節文學政事為學
之[illegible]以孫[illegible]之[illegible]然乎其交見乎吾前

其視彼之區區上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
陽之為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燕公之汲汲於
表章之以廣其尚德之心又曷有是哉燕公北庭人
名同年八為政本乎仁聞大著蓋詩之所謂愷悌
君子者矣至正十年秋九月　同門黄良謹序

皇明名臣琬琰錄前集二十四卷

後集二十二卷

（明）徐紘輯

續集八卷

（明）王道端輯

明嘉靖四十年刻本

明名臣琬琰錄二十四卷續錄二十二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徐紘編。紘字朝文，武進人，宏治庚戌進士，以刑部郎中出為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嶺東，終於雲南按察司副使。是書乃仿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集而作，所輯自洪武迄弘治九朝諸臣事蹟。前錄所載一百十有七人，續錄所載九十五人，凡碑銘誌傳以及地志言行錄之類悉具焉。其中如李景隆之喪師誤國，不得謂之名臣。惠安伯張昇在成里中雖有賢聲，而始終未嘗任事，亦難與勳臣並列。又如陳鎰墓誌中稱寇深忌其才名，嗾人誣劾，而李賢所作深墓誌亦在錄中，乃極稱其持法嚴明，雖自附識語調停，究不免彼此矛盾。然明自成宏以前，風會淳厚，士大夫之秉筆者，類多質直不支，無緣飾夸大之詞，尚屬可以取信。且其中如郁新、吳壽昌等凡數十人，皆史傳所不詳，考獻徵文，亦足以資證據，固非小說家言掇拾傳聞、構虛無據者比也。

皇明名臣琬琰錄目錄

前集卷一

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 徐達

滁陽王廟碑 郭子興

鄂國公開平忠武王神道碑銘 常遇春　發司丞 來儀

○前集卷二

曹國公岐陽武靖王神道碑銘 李文忠　宋學士 濂

衛國公寧河武順王神道碑 鄧愈　董學士 倫

信國公東甌襄武王神道碑銘 湯和　方遜志 希直

○前集卷三

黔寧昭靖王祠堂記 沐英　王參政 景

安陸侯吳國襄毅公神道碑銘 吳復　劉學士 三吾

鞏昌侯陝國宣武公神道碑銘 郭子興　前人

定遠侯王弼追封三代神道碑銘　前人

○前集卷四

長興侯耿炳文追封三代神道碑銘　劉學士 三吾

宋國公馮勝追封三代神道碑銘　前人

六安侯許國襄簡公神道碑銘 王志　前人

東川侯胡公墓誌 胡海　前人

越國公祈廟碑 胡大海　方遜志 希直

○前集卷五

江國襄烈公神道碑銘 吳良　吳檢討 伯宗

海國襄毅公神道碑銘 吳禎　劉侍郎 崧

滕國襄靖公神道碑 顧時　前人

營國威襄公神道碑銘 郭英　楊文敏公 榮

都督僉事謝公神道碑銘 彥　曹國公李 景隆

○前集卷六

蘄國武義公神道碑銘 康茂才　宋學士 濂

縉雲伯神道碑銘 胡深　前人

御史中丞章公神道碑銘 章溢　前人

○前集卷七

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 曾魯　宋學士 濂

誠意伯劉公行狀 劉基　黃[illegible] 伯生

參政劉公墓碑銘　蘇翰林 伯衡

○前集卷八

學士承旨潛溪宋公行狀 宋濂　門人鄭 楷

○前集卷九

參政陶公傳 陶安　徐紘集

文淵閣大學士朱公言行錄 朱善　楊尚賓 秉

國子祭酒宋先生墓志銘 宋訥　劉學士 三吾

吏部尚書陳公墓志銘 陳修　解參議 縉

戶部尚書郁公神道碑銘 郁新　前人

翰林學士劉三吾傳　張主事 翊

○前集卷十

靖江府右相李公墓志銘 李貫　陳侍郎 璉

中憲大夫贈翰林學士胡公墓表壽昌　胡文穆公廣
翰林待制王公墓表偁　鄒中允緝
博士王君墓志銘紳　前人
吳尚書傳雲　李尚寳應禎

○前集卷十一
參賛軍務高巍傳　宋僉事端儀
鐵鼎石傳鉉　前人
曹國公傳景隆　徐紘集
忠誠伯茹公言行錄瑺　前人

○前集卷十二
司業劉公言行錄[illegible]　尹侍郎直
寧國知府陳公言行錄[illegible]　前人
吏部尚書羅公言行錄[illegible]　前人
侍中許公言行錄[illegible]　前人
知縣顏公言行錄伯瑋　前人
王府紀善周公言行錄是修　前人
重脩修譔王公墓記叔英　周知州瑛
右科都給事中龔君墓表泰　靖遠伯王驥

○前集卷十三
梁用之墓碣銘潛　楊文貞公士奇
前右參議解公墓碣銘縉　前人
少詹事鄒公墓志銘濟　前人
翰林學士王公景彰墓碑銘景　陳侍郎璉
行部左侍郎劉公墓志銘[illegible]　胡祭酒儼

奉慶府知府贈侍郎王公神道碑泰　楊文定公溥

○前集卷十四
河間忠武王神道碑銘張玉　楊文貞公士奇
成國公東平武烈王神道碑銘朱能　前人
定西侯涇國武勇蔣公神道碑貴　錢文通公溥
興成侯孫公神道碑銘巖　楊文敏公榮

○前集卷十五
崇遠伯東稜山公神道碑銘雲　王侍郎英
永寧伯譚公行狀廣　前人
工部尚書李公神道碑銘友直　楊文貞公士奇
禮部侍郎李公墓志銘[illegible]　前人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公墓碑銘忠　前人
新建伯[illegible]李公墓志銘玉　楊文定公溥
豐城侯茂國剛毅李公神道碑銘彬　前人

○前集卷十六
鎮遠侯夏國武毅顧公神道碑銘成　楊文貞公士奇
陽武侯靳國忠武薛公神道碑銘祿　前人
永康侯蔡國忠烈徐公神道碑銘忠　前人
平江侯恭襄陳公神道碑銘瑄　前人

○前集卷十七
西寧侯宋公神道碑銘晟　楊文貞公士奇
涇國襄敏陳公神道碑銘亨　金文靖公幼孜
寧陽侯滑國武靖陳公神道碑銘懋　李文達公賢
武安侯漳國忠毅鄭公神道碑銘亨　楊文敏公榮

武進伯朱公神道碑銘杼　羅都御史亨信

前集卷十八

少師工部尚書封茌平伯榮襄吳公神道碑銘中　楊文貞公士奇

兵部尚書張公墓志銘本　前人

少師忠定蹇公墓志銘義　前人

戶部尚書郭公墓志銘敦　前人

太子少保文靖金公墓志銘幼孜　前人

少保戶部尚書黃公神道碑銘福　前人

前集卷十九

大學士文穆胡公神道碑銘廣　楊文貞公士奇

少保忠靖夏公神道碑銘原吉　前人

戶部尚書古公神道碑銘朴　前人

黔國公定遠忠敬王神道碑銘沐晟　前人

惠安伯張公壙志昇　楊文定公溥

冷面寒鐵公傳周新　彭恭政琉

前集卷二十

都御史向公神道碑銘寶　金文靖公幼孜

顧都御史言行錄佐　楊尚寶廉

大理卿虞公言行錄謙　尹侍郎直

工部主事劉公言行錄韶　前人

刑部尚書趙公神道碑銘瑺　楊文敏公榮

都御史王公神道碑銘彰　前人

禮部侍郎陳公墓志銘璉　王文端公直

前集卷二十一

春坊贊善陳先生行狀濟　金長史寔

兵部尚書節愍陳公墓志銘洽　曾學士棨

兵部尚書許公神道碑銘廓　楊文敏公榮

少詹事曾公墓碑棨　楊文貞公士奇

尚書文襄周公言行錄忱　楊尚寶廉

前集卷二十二

刑部尚書魏公神道碑源　王文端公直

兵部尚書柴公墓志銘車　前人

僉都御史凌君墓表安然　前人

副都御史賈君墓碑諒　楊文敏公榮

尹尚文傳敏　楊文定公溥

右春坊諭德黎君墓碑銘恬　楊文貞公士奇

春坊諭德林君墓志銘誌　楊文敏公榮

前集卷二十三

吏部尚書黃公神道碑宗載　王文端公直

都御史熊公墓志銘槩　錢文肅公幹

僉都御史魯君墓志銘穆　楊文敏公榮

吏部侍郎鄭君墓志銘誠　前人

國子司業吳先生墓志銘溥　楊文貞公士奇

前集卷二十四

刑部侍郎段君墓志銘民　楊文貞公士奇

大學士張公墓碑瑛　楊文定公溥

國子祭酒胡先生墓碑儼　前人

禮部尚書忠安胡公神道碑銘 濙　李文達公 賢
河南左布政使李公墓碑銘 昌祺　錢文肅公 幹
鎮江府同知陳公墓誌銘 謂　朱都御史 與言
南雄府知府劉君言行錄 實　楊尚寶 廉
安慶府知府周公行狀 濟　李文達公 賢
河南府知府李君墓表 驥　楊文貞公 士奇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一

太祖高皇帝

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世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朕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超羣英於是命為帥首凡有微征以代朕行又幾一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丙從朕渡江下釆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孰之郡密邇大江況元帥首蠻子海牙率舟師以拒江面為朕肘腋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為將擇精兵數千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申春二月敗元舟師于釆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丙命為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師京口已定東撫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旌旗相望其守者潛遣間諜誘我兵候王察知遣使歸告請勒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三萬人近迫其壘復遣使歸告賊勢少寡益兵可下朕遣戰將十餘負甲士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獨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寡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

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之餘撓彼援兵尚未驚移開新附者叛冦迫王營王拒守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餘軍敗入其城王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守將呂珍潛遁城下師旋復遣征寧國城圍援至王發兵抵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羣雄甚多朕困守江東數郡命王抹馬厲兵以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水陸並進徽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友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誠發兵來冦宜興城陷遣王將兵復取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戰死其年惟揚義兵兵盡歸壬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諒敗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中途令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途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冦壽春朕親往援王為前部張兵敗北旋師會斗周圍其城戰間陳友諒大率兵冦豫章詔王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解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

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由王身先癸卯歲留王守京朕西征武昌甲辰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鏖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太半詔班師命王西略蒼梧九溪率服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即大位二月命王為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祖征不煩朕念北彝既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陽長驅崤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拔之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鄴下趨趙州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胡都捷奏平胡復命西下晉冀如命井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為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虜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嶺北兵疲而還欽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口外餘民自是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惡之召罷北鎮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染疾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終疾弗瘳明年乙丑二月二

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謚武寧享年五十有四妥
以是年四月十八日己酉葬于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
子允恭襲封魏國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呂簡
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
攻城不屠與人不盛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
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
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既薨朕恐歲月幽遐
磨迷偉績朕特親筆生前張我武威假兵息民混一區
夏真安人神之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勒諸堅石封當
神道歌曰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幽韜秘略
兮神機默溫溫兮無剛秉旄鉞而徂征兮既出楯幢綠
繞兮雄氣軒昂戰騎靈兮爭疾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
濟濟兮甲胄鏘矛爍爛兮精鋌含之兮周廬星列兮豪
兮比比懸傳刀斗聲頻兮令寨山川妖魅兮寥藏彎弧
力勁兮躲攙搶攙披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毅前當
摧堅撫順兮我武惟揚
臣惟古功臣之薨壙有誌墓道有碑禮也然自唐以
來皆命詞臣爲之惟我
聖皇奮夷虜雄混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一人而中
山武寧王實元勲之首南收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
魯西入關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
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親
筆之刻置墓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未有若斯之盛
者也臣等不敢牟揚詞侍經筵欽覩御製不勝感激

流涕謹拜手稽首書于碑文之左文淵閣大學士奉
議大夫臣朱善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承
務郎左春坊司直郎臣汪仲魯翰林院待詔臣沈士
榮臣孫大雅謹書

勅賜滁陽王廟碑　太常張司丞來儀

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皇上親蒞滁陽王事實召太常司丞臣張來儀諭之曰
王之恩德注在朕心今滁有廟祀而碑刻未具甚闕
典也汝其據此爲文于石臣來儀謹再拜奉詔按王
諱子興姓郭氏其先曹州人王父少好術數常從異
人遊得其書年長未娶南遊定遠邑人神其術將有
爲叩之必驗邑中富翁家有處女以昔未許嫁王父
過其門翁以女命求卜數成曰此貴人也翁曰昔日
未配王父曰翁能不鄙我乎則妻之翁曰諾既而娶
不數年夫婦家日贍生子三女一王中子也始生父
卜之吉謂人曰是兒得佳兆異日非常必大吾家既
長兄弟別業三人皆善殖產元末民間有造言者王
誤中其說信之甚篤忽不事業而妄散家財陰結賓
客至正壬辰汝潁兵起王識天下當變乃召所結賓
客子弟援濠梁據之時
皇上潛居民間爲訛言所逼懼禍將及遂挺身入濠梁
抵其城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人以告王王親馳詰
之撫之麾下間召與語異之取爲親兵居數月王謂
曰汝單居當爲汝婚王禁婦與夫人歛食語及斯事

次夫人忽悗惜罪王曰方今兵亂正當收召豪俊是
子舉止異常若不撫於家反使為他人之親是失智
矣王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王為人勇悍善
戰時軍帥四人名位皆在王上王素剛直不屈人下
每遇事四人瞋目語難而王剖决通敏數以非語侵
之衆故含怨未幾客軍首帥彭趙以兵來駐濠二姓
皆僭稱王王等遂為所制一日衆挾趙勢拘王於獄
將害之
皇上自軍馳歸或曰勿往曰再生父母有難可不赴乎
遂入王家明日彭帥聞遣人釋王以歸明年夏還故
里收元卒七百獻王王就令將之又明年夏染末疾
未差王聞元義兵欲歸將說之左右無可使將過寢
門示意趍趄因請扶疾往卒說降之得其精卒三千
既而彭趙東屯泗州因扶王以往時
皇上方駐滁陽知衆不可共事獨堅守以待復遣人賂
彭趙左右賂行王得繼帥滁陽時王兵共四萬其麾
下僅萬人
皇上所部三萬有奇明年乙未王命守和陽既而信流
言覦至和陽視師值王讎人亦駐其中聞王至移軍
異處
皇上禮送行者儀為所艱王聞驚懼得疾尋卒歸葬滁
州夫人張氏生三子長戰殁次為降人所陷幼與羣
小陰謀伏罪次夫人張氏生女一為妃生蜀王蹄王
如意王女二洪武元年天下既一剖符行封追思更
生之恩定帝業所始乃封滁陽王建廟基滁陽命有
司歲時率滁人祭之臣來儀伏聞自古帝王之興雖
受命於天未始不因手人蓋必有所佑助維持而後
成及其既成也其所佑助維持之者亦得以與享其
榮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惟我
皇上奮布衣提一劍而起外無尺土一民之助而王能
脫危難識潜徵納于貳宰授以兵柄慨然不少吝惜
遂肇大業可謂有知人之鑒矣及今大統既定四海
一家推本尋源寔由於王爰建顯號俾永血食盖
非王無以開萬世之業非
皇上無以永王之名臣謹卭是為銘銘曰
皇受天命發跡濠梁方其始興附于滁陽滁陽先知識
聖於微聖有大難王脫其羈取彼神龍翼之風雲洛
日咸池洗其垢氛龍騰日升伊誰之功有相自天寔
啓王衷
皇奮無旅王命子之
皇室無媲王命女之謀行諫從肝膽弗疑婁斐之言終
莫我離秉鉞專征付以閫外頗强感騷有衆日大變
生不意卒疾于鸞何眘其緒弗享其成
皇明日昌既臣萬方剖符錫爵乃侯乃王爰念舊恩極
天罔報一飯必酬矧有大造乃封大郡乃建廟廷乃
復滁人護其園塋祠官孔嚴報祀春秋罍酒鉶羹黍
稷羊牛王其來歆毋曰無後王女
皇妃三王挺秀王支百世王有廟祀梦梦者雄孰王之

似小臣受詔作此銘詩勒著貞珉以永無期
鄂國常公開平忠武王神道碑銘　宋學士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
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太保鄂國常公薨軍中
二十三日訃聞
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庭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
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八月
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
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
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
生榮死哀可謂全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諭之曰朕東撫高麗
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阯占城莫不稽首奉命
計其闢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
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
於無窮焉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
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
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
有三爲羣盜劉聚所得聚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
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
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
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前
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
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肪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
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舍舟持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
乘勝取太平從
上守禦迺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
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
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
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
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
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
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
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
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德冬十有一月陞統軍大
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
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州戊
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
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擢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
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

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
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援
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
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
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巳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
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一月張士誠出兵寇
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
千餘人壬寅春備安慶城羅友賢擁亂據池州神山
寨將與士誠通抗敵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
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
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
獲士馬無筭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
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
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
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
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
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强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
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
截江而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
王遣火舟火筏衝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鬭
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
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
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
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璧出降荊湖之地望風
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
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
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
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
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
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户尹義等迎戰王
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
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
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
大全港入結營東阡複出敵背且塡塹溝港絕其歸
路士誠知事急親出兵拒鬬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
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之敗於烏鎮
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
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
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
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踈封鄂國
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

戊戌中春正月
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
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
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旣定單騎執弓矢衝
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
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河大河北諸
郡又平八月三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
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毅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
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
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
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
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逃李思
齊迎降奉先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
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求平過
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開平
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
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
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
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
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
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
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大父
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
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
父重五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
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
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
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
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
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
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嘗
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
是生有鄂國之封殁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之
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
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
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
千萬世一以昭
聖天子毋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勳烈於不朽
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
岳震動飆馳霆奔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仗
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
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荊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
魯旣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遁六
軍倒戈本根旣撥何有條柯乃收晋冀乃淸秦隴乃

掬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湖漢淼河所經摧斬刈滌遺
麾旆旗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烽其有光亘古不沒幡
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
戰百捷備殫勤勞允輔
帝業翊運之勳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
成王忽長逝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
封袞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愜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
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
臣勒銘垂示千億

曹國李公岐陽武靖王神道碑銘有序

董學士倫

洪武十有七年春三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
軍國事李公薨于第
皇上輟視朝三日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
靖賜葬地于鍾山之陰越三年秋有司奏王神道碑
石已具而未有刻辭明日
詔臣倫爲文撰次王之勳德以寵其子孫於無窮臣
倫再拜稽首而退謹按王諱文忠字思本姓李氏世
爲泗州盱眙人父隴西恭獻王尚曹國長公主生王
十有二歲而公主薨時元末大亂恭獻攜王走軍中
幾不能存間
皇上駐兵滁陽始來見焉
皇上喜甚即自養育擇師傅以教之一日取所業示近
臣曰是亦可以當於馬上習之歲丁酉乃以舍人領
軍策應池州偽漢陳友諒發兵寇城王奮擊敗之戊
戌春正月進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二月敗元
判院阿魯灰於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獲其
婦女輜重甚衆王恐士卒恃此富驕莫有鬬志因激
怒使其盡殺所獲焚其輜重曰此何足惜能努力破
敵何患不富貴爭衆咸奮厲進攻淳安夜襲破偽洪
元帥僧住降其衆千餘三月會寧河王鄧愈越國公胡

大海兵取嚴州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
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守嚴州時嚴新破城壁未備
而偽吳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王與戰大
敗其衆復取所斬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水冦見
之亦遁冬十有二月帥師攻諸暨克之壬寅春三月
擢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癸卯春二月苗獠蔣英
搆亂金華賊殺越國胡公王聞亂率兵馳赴賊委城
遁去夏四月守將謝再興據諸暨以叛
上命築新城於諸暨之西以拒之秋九月再興誘士誠
冦東陽王自嚴將銳師破之冬十月陞右丞乙巳春
正月士誠遣偽司徒李伯昇大率其徒號二十萬冦
新城王聞之卽合將士來至新城十里許有地曰龍
潭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詣王曰冦衆莫
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王曰以衆論之則我非
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且八千之謝玄破八十
萬之苻堅豈非衆乎吾若未戰而退則彼勢益熾雖
大軍至亦難爲攻矣莫若與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
何避之有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
可一戰而擒擒彼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
王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
堅敵列騎逆戰王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靡因
督衆乘之敵遂大潰亂自相蹂躪城中將士亦鼓譟
而出呼聲動地莫不一當百斬首數萬級擒將士七
百餘人委棄鎧仗彌亘山丘自是張不能軍矣丙午

八月召還京師陞受宷筭總水陸之師下江浙冬十
月師進克桐廬新城富陽至餘杭謝再興子五人嬰
城固守王合圍攻之一日而拔杭守將潘元明聞之
恐遣員外方彝詣軍門請降王曰師來臨城而員外
遠來得無以計緩我師乎彝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
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釋所托而來尚有他
意乎王見其誠引入卧内歡笑款接因命條畫入城
次第翼日遣歸元明遂封府庫籍軍數出城拜降王
入宿於城上令曰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下借
民釜卽磔以徇由是內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
就加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戊申春正月
上卽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二月閩中旣平餘壁復
合詔王討平之二年春以王爲偏將軍副開平王常
遇春征進遂北由遷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於錦川
次大寧元將也速迎戰一鼓敗之追至瀼河斬其宗
王慶生遂進次大興王度其必走乃分兵千餘伏其
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鼎住進克上都
秋七月開平王薨于軍中八月詔王領其衆援接慶
陽師至太原大將軍中山王徐達已討平之王聞大
同受敵甚急因諭衆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閫外之
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若俟進止吾恐大同之敵
愈盛不可復制於是出鴈門次馬邑元遊騎數千猝
至王與戰擒其將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黑虜四
大王前軍已去敵五十里爲營王至遽令還之後前

進五里阻水為營是夜虜果悉銳來攻王堅壁不動
委二營以待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飢疲乃分
軍為左右翼出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擒其將脫列伯
降衆萬餘遂進兵至莽哥倉不見虜而還三年春正
月授征虜左副將軍總兵北伐二月師出野狐嶺降
其守將進師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祝眞夏五月克應
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冊以歸
元太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過中興擒元將江
唐國公進攻紅羅山其擁兵自固者皆請降冬十月
朝廷論功行賞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
事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四年西蜀平詔王帥兵鎮撫

五年春詔王同中山侯征迤北王總兵東道五月敗
和林師進可溫至哈剌莽來虜遁去王曰兵貴神
速千里襲人難多重負乃留東平侯韓政駐輜重於
盧車河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並進至土剌河
元將哈剌張蠻子悉起營渡河列騎以待王督軍力
戰虜却追至騰海虜來益衆王據險為營示以單弱
虜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甚衆王患
之至哥兒麻思出野尋水獸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
隨湧出三軍賴之乃刑牲以祭六年冬十月將兵屯
代縣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春詔總兵北
征王駐兵代縣遣將各出至三不剌者擒其平章陳
安禮木屑飛至順寧陽門者斬其將珎珠驢至白登

者俘其國公鄧亭羅帖木兒秋七月攻大寧高州大
石崖克之斬其宗王朶朶失理擒承旨伯家奴還自
是邊境肅然矣十三年詔參贊國事禪益恒多至十
六年冬十有二月王有疾明年春疾轉亟東宮臨視明日
上親幸其第撫悼良久乃還王召諸子訓以大義翌日
而薨時三月丙戌日也享年四十有六高祖諱　贈
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林氏贈
夫人曾祖諱　贈資善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
丞護軍追封臨淮伯妣蔡氏胡氏俱贈臨淮伯夫人
祖諱　贈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隴西侯妣陳氏贈隴西侯夫人考諱禎特
進榮祿大夫駙馬都尉右柱國曹國公追封隴西王

謚恭獻妣曾國長公主　太皇太后所生
皇上皇姊也繼妣陳氏追封淑德夫人王娶畢氏累封
曹國夫人子男三世子景隆襲封曹國公次增枝次芳英皆
上所賜名女長適汪致淵次適高昂孫男須安女一王器
量沉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踔厲奮發至遇大敵膽氣
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及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
師金華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處身處家一
循理度惟謹及出為詩詞皆偉壯可觀至音樂華靡
泊如也嗚呼王起貴戚際風雲之會東征西討挺立
殊功名滿天下生有大國之封死有王爵之賜壽雖
不及而耿耿者固將與國相永久非可與身同泯也
臣倫故謹摭其大事有繫於世者為之銘銘曰天生

聖人篤開大業風行電指孰不震懾時惟武靖豐頤秀頰
皇親訓廸才日煒煒俾長三軍屢奏佳捷俾莫南服民心
孔悃新城之役血淌四流以少制多歸王之謀武林之
兵降其守臣市不易肆歸王之仁充聲既赫聞者膽
落直擣胡穴王公就縛伎卒如羊我卒如熊摧陷無堅
皆王之功王乃慊然曰惟有成
皇上所教匪臣之能海宇載甯倚樹嘯吟王雖不言簡在
帝心錫封于曹旌王之勞金符刻誓天意獨高乃鄭國
隱高密是紹秉誠東禮百僚可表壽豈惟多天奪之
暴星殞砥折伊誰控告
皇上悼閔賜茲刻文百世之下昭王榮勳
衛國鄧公寧河武順王神道碑　安婁

洪武十年冬十一月初九日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鄧愈自河州召還
至壽春以疾薨訃聞
上哭之哀為輟朝三日詔追封寧河王謚武順其月十
九日柩車至三山門　車駕臨奠且親視其塋地而
舊塋在鳳臺鄉諸狹隘弗稱
上乃遍覽傍近岡阜擇於城南西山之原寬平爽塏敕
有司營建墓兆仍命遷王母夫人及弟㝵之喪同塋
焉凡喪事所須皆官給之恩至渥也
上猶念其功不已召臣婁炎等於廷諭之曰愈事朕二
十二年東征西討勤勞至甚歷鎮八州有功無過爾
其撰文刻之石以昭不朽臣謹按公諱所載賜名愈泗

州虹縣人三世弗仕以王貴曾祖父大公贈資善大
夫中書右丞追封臨淮伯曾祖母孟氏追封臨淮伯
夫人祖父太公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南陽侯祖母戚氏追封南陽侯夫人父諱順興贈
特進榮祿大夫大都督府右都督右柱國追封衛國
公母張氏追封衛國公夫人王生而魁偉幼有大志
勇略過人元季壬辰天下雲擾王父衛國公起兵于
鄉遂戍臨濠與元兵戰死之王兄友隆代領其衆未
幾友隆病卒衆推王領軍事年方十六王出戰必挺
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歲乙未
上駐師滁陽王自盱眙率所部來附充管軍總管其年
夏六月從渡大江克采石取太平繼而元將蠻子海

牙以舟師扼采石陳也先合兵數萬逼城下
上親督兵禦之謂王與魏國公以奇兵出其後大破之
生擒陳也先丙申三月定金陵拔溧水破鎮江王皆
與有功陞元帥出守廣德冬十有二月長鎗謝元帥
率衆來寇王出城奮擊俘其總管武世榮及軍士一
千餘人丁酉三月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七月領
兵取休寧績溪乘勝克徽州元將敗走十月浙江苗
元帥率衆十餘萬來攻城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
之器未備王激厲將士明立賞罰與越國公胡大海
等分門並出奮兵力戰大敗其衆生擒部將胡辛等
一百五十八人賊衆奔潰婺源元江同僉領兵來降
戊戌正月擊破鐵木兒不花元帥寨斬首五百餘級

追至婺源東門擒殺鐵木兒不花獲士卒三千餘人
遂克婺源三月取嚴州四月攻淳安縣賊帥金子玠
敗走獲馬一百餘匹降其頭目軍士三千餘人遷同
僉樞密院事五月浙江苗獠搆衆屯處州烏龍鎮非却之九月轉僉書行樞密院事己亥
正月領兵略湖江臨安大敗羅寇於閩林寨庚子七月番昜院判于光反右丞余椿遁走
偽漢部將辛同知取饒州遂以其城來附有旨命王
往鎮之饒城彭蠡湖西偽漢主陳友諒尚據江州數
遣舟師來攻城王斂兵東門外與余椿于光等連營
以拒之屢殲其衆賊兵遂退辛丑正月除江南行省
參政仍兼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饒之境
內弄兵者尚懷疑阻王推誠結納撫以恩信於是左
丞吳宏等皆請降八月領兵襲浮梁偽參政侯邦佐
棄城遁八月取樂平擊敗蕭總管五千餘衆擒萬戶
彭壽等六十八人饒境悉定進取江西十月駐兵於
臨川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
城之志王知其情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
翌日遣人以分省印來獻王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江
右之民室家相慶爭持牛酒迎勞王悉却而不受是時
上親討偽漢主陳友諒於江州友諒敗走遂下江西命
王以步兵來會車駕至南昌有旨授王江西行省參
知政事留鎮之時壬寅正月四日也癸卯夏四月友
諒悉國內兵圍江西江水暴漲寇舟直抵城下王與
諸將協謀固守屢挫其鋒賊勢大沮相持者凡三月會
上親率援兵至湖口友諒懼而退大戰康郎山友諒竟

死甲辰三月新淦土豪鄧青叛以卒二萬人據永豐
王調兵破之擒賊首胡理問劉右丞五十一人八月
從開平王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諸山寨合兵圍
贛州降之南安南雄韶州皆送款乙巳正月進江西
右丞加湖廣行省平章出鎮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
洛烽火相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王撫而鎮之民懷
其惠軍忘其勞邇遐悅服吳元年十月擢拜御史大
夫洪武元年命大將軍經略中原而以王為征戍將
軍征取江淮未取州郡三月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
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
馬一百五十匹七月克隨州右丞王誠降九月進取
洪山老馬劉寨夜四鼓斬關而入擒殺甚衆冬十有
月率兵討蜀河莽張獲之金商均房之境悉定三
年命王為征虜左副將軍平隴右大敗王保保于定
西招諭河州土番諸酋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汪來
等皆納印請降於是河州以西朶甘烏思藏等部來
歸者甚衆冬十有二月定功行賞特封衛國公食祿
三千石賜鐵券五年命王為征南將軍討澧州等處
溪洞蠻夷平之九年吐蕃所部州城邀沮烏思藏使
者掠其輜重有旨命王為征西將軍往討之十月王
與副將分兵為三併力齊入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
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一十餘萬
上嘉其功遣使召還未至薨王以元後至元丁丑二月
十五日生享年四十有一兄弟三人長即友陞弟皐

仕至羽林衞指揮僉事先王五年卒夫人曹氏側室
王氏徐氏子男七人長鎮羽林衞鎮撫（卽後於十三年賜爵以附終幹驪公封為）次銘次鐸次銓次太平奴皆殀出女四人
長女夫人曹氏出也爲春宮妃次適河南護衛指揮
周巖餘尚幼孫女一人　王之薨也以是年十有二月
二日丙午惟王器量宏偉而沉毅簡重謙恭愼密而
奉公守法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又能禮賢
下士寬惠愛人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
之民至今猶懷其德事母夫人能致其孝撫弟幼孤
能致其愛蓋不獨將略之雄兼有君子之德[illegible]乎爲
國元勳充輔
帝業丙膺上眷之隆者也謹再拜稽首而爲之銘曰
聖皇受命地闢天開掃淸六合鼓舞羣材惟武順王雲
龍風虎杖策來從誓以身許飛渡大江奮戈奮斧
堅摧鋒何敵不除一舉姑孰再舉建業飈馳電掣百
戰百捷玉節飛雲金戈凜霜有赫其威往征羣方乃
戢浙東乃撫江右大閫煌煌厲我城守孰謂狂豎而
敢憑陵自速厥辜江漢底平
帝用有嘉辨章湖廣駐節荆南爰資閫揚化仇而恩循
暴而柔以德輔刑澤及八州武功告成四海一統爵
以上公受天之寵烈烈征西極討窮追殲彼犬戎張
我皇威召還有期中道而逝　九重痛悼三軍隕涕
念王之忠開拓建功念王之德無忝始終何以報之
王封是錫衮衣繡裳兗貢象宅西山之原墓門有石
視此刻銘永錫無極

信國湯公東甌襄武王神道碑銘

方孝孺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
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
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
謹以其事間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旣衰
天下大亂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
麾四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
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勛勞于
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附也
高皇帝有錢賜之勅其辭也有祭誄之文
帝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
勞績聖情深厚矣今　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
寵綏湯氏實行
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辭謹按故開
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
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
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
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
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曾祖妣　氏
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　幼爽二親卓越

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
長七尺倜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
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滁陽王據濠兵勢
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
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為百戶取九
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為千戶時
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大洪山寨
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其守帥以功多授
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
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貢部曲頑望未盡效臣禮
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　帝心嘉焉會設兵元帥
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奮走之乙未六月
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
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奮其禾軍矢
中左脅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
師由東門轉戰拔共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
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
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
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
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
攻取江陰明年偽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卻之
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十艘馬
數十匹賊勢為之少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
大破士誠兵于陽山斬其[illegible]將[illegible]甲首五百級遂其

別將某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
弟偽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禎與會閘于
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遁超遷中書平章
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勝斬之遂取永新州毀偽左
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
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降偽將呂左丞等
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
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進攻姑蘇圍之明年丁未
為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盡督兵力戰卒平姑
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
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三郡與士誠比
境聞士誠敗國已震恐王晉諭軍往之谷珍懼奉大
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諭以國家威德谷珍即
率兄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艤以萬計所至不
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
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生帥陳
友定怙險積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
以歸東南海上晏然矣是歲九月
帝幸汴梁王寶扈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
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
六盤關隴平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
擴闊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擒其猛將
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
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

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珍泉中
國仍僭號四川以重慶爲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
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
遏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偽都昇不能支
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
林明年覓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覆其城是冬逮
元通臣伯顏帖木兒于寮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筭十
年正月元日
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祿大夫職爲左
都督勲爲左柱國爵爲公國于信俾議軍國事加祿
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與岐陽
王李公文忠緣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
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伐
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
詔至四川永寧治增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猺爲
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
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華公次第以爲言
帝喜之賜賚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
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城
增戍以固守備王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爲
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
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
一萬五千文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
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
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
帝聞之大驚即命賀臨視嘆慨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
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無勞備至複
厚賚俾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興
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覲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勸之盡漸
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
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
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爲文遣使者
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
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于
功臣祠配饗於大廟祥譚必賜祭
高皇遭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首
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鼎署前軍都督府僉事
曰轍太原中護衛鎮撫曰鼒曰樂皆早卒曰醴同知
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
人孫男十一人曰昱渥昇晟晶景昇昺昊華晟其嫡
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
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閫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
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
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
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莫年皆資遣寧
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以告者貴極公
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雖如也歿後君公多先
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

於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　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難
揭劍銘使播不朽並獨蓋濮陽氏之子孫蓋以昭揚
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
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隮俾
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衰天厭其亂聖
高皇拯紛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奕僕加雲翼之以
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眞主躬方憂
憂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致忠臣或擇君杖策千
里生于　帝鄉其祉孰似寶劍雕戈折衝四方如虎
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
皇業乃集東遏僞吳坐鎭毘陵不窘不傾使義爲城
皇德日宣遠懷邇服王夾之行勢若破竹既平姑蘇元醜
就誅戚鎭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閩廣乃平幽燕萬邦
來同獻其琛貝
帝曰念哉勛我元勳爰胙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
公大國貂冠金券黼裳赤舄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
休田間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
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文錦羲金侑以百朋內
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材賜
聖皇豐其第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
天子之明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
忠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烨鴻勛以訓萬年

黔寧昭靖王祠堂記

王恭政

德足以昭三辰動足以靖四垂故能翕張皇猷揮霍
幅員乘大化以控揣與天地而俱存生爲人豪沒爲
明神理之常也是以先王報功以作元祀也非爲後
德顯忠蓋亦示神而明之之誼焉若馬援之於漢張
仁愿之於唐賽典赤之於元其人雖死其功烈在人
千載一日語云大功必百世祀蓋其近之有若黔寧
昭靖王之茂實比之數功實有過焉尸而祝之斯古
道也夫聖王作而大命集必生應昴降嶽之佐以開
其休以道相我家邦是豈偶然而已哉按王諱英字
文英姓沐氏鳳陽之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
稚喪所怙恃時
皇上龍飛鳳陽往拜于門
上奇而育之餘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戲
色亦無惰容弘量孝恭出于天性
上益奇之滋欲試以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鎭鎭江綽
有聲績甲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軍府肅然尋加昭
勇大將軍廣信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既定鼎命王從征福建爲元平
章陳友定三月復命王往鎭建寧三郡三年陞鎭國
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
府事時天下兵樞交壅治出聲生稱

上意旨中宮尤屬望焉九年來儀蘇咬岔羝洮河市德
澤康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
兵征番部西渡黃河略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
獲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階仍榮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
勳在盟府若曰朕昔子汝無異汝父汝今世有茲爵
守乃宗祧以貴乃祖父無忘朕命敬之哉又明年八
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番降元萬戶乞失加三副
使舒朵兒只阿烏都兒人卒二萬雜畜二十餘萬平
朵甘納隣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和林
元國公脫火赤等略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涉流沙
偵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為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
堅衝枝夾薄其營脫火赤愛足全部皆降明年引兵
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過驢駒河擒知院
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臨辰沅出羅兒
攻普定下之攻普安又下之轉戰而前元梁王栢匣
剌瓦爾密以司徒平章達里麻軍曲靖會大霧只尺
不辨兵壓白石江兩軍相望征南欲濟王曰我軍遠
來利在速戰然疲卒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陽
若渡者遣其兵從上流濟繞山出其陣後為疑兵元
軍見之陣動王麾軍泗水元軍亦郤陣我師既成列
鎧仗鮮明彼皆奪氣大戰自辰至晡蹀血膏野王率
鐵騎撞之出而復入生擒達里麻元兵大敗俘二萬
人僵屍相屬乘勝威定之勢若拉朽梁王棄城走自殺

收其金寶列衛屯守諸部皆納款唯大理不下王率
兵攻之段世據龍尾關險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緣
點蒼山襲其背黎明王擐甲執兵亂流攻關關不守
薄其城遂攻之城潰擒世承呂鶴慶會川皆平間徙
下車下緬不決十辰雲南底定冬王與征南分兵東
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夷寇二十餘萬
圍雲南城幾不支王聞以銳師萬人馳救之虜棄營
宵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
南班師王爵鎮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
三月緬思倫發以三十萬衆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
遷應之王率諸衛兵三萬禦之寇日會戰陰用象王
分兵軍為三令曰聞吾炮聲大舉齊入初寇從象來
砲發風反助頃刻象死三軍大奮乘之虜
敗山谷殺其首將刀斯郎等擒師大奔斬首萬餘人
盡獲其象馬軍實思倫發遣使附秋七月東川平冬十
月廣西平赦者論失情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阿資
冬朝　京師[illegible]　奉天殿賜金銀楮幣[illegible]以萬
計尋還鎮
上慰曰汝在鎮朕無西南之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
親擊之有詔命王還鎮以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
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百八百入貢明年五夏王
薨于正寢軍民罷市巷哭訃聞
上哭之慟追封黔寧王謚昭靖王鎮十年初內訌外擾
人卒流亡內無宿儲外絕餉運王分軍墾田九十七

萬求且耕且戰招撫攜貳敎賢納士不存旁子民始
知有生雖連歲用師而陽春煦育之意常寓于霜露
冰霰之中遐邇督聞皆覩天日山川草木桐生懋豫
與嘉賴之其功德之盛古所未有也民思念王不置
合辭請于 朝廷建祠報可俾王之亂于今西平侯
纂其任彼民望也又按祭法古之通祀者曰法施于
民曰以死勤事王兼而有之載祀百世比其肇啟祠
作于歲之後二年十月乙未成于明年六月己卯凡
爲楹若干行爲刻哉不佟不踰遵憲章也既成事咸請
記于石以垂無極因作迎享送神之詩俾歌以樂焉
大明麗天萬國明亦符飛騰眾六丁惟王翊運天降猗
身蹈日月騎斗衡坐張天張擾挾搶助
帝馳伐奉隆平氣壓昆侖盪滄溟出入星辰無留行跡
涉滄溟兮長鯨長鯨既殲波浪恬龍蛇走陸擾氛横
咤陽吹陰鼓鼓攫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揭元會歸
虔廷上騎箕尾爲列星
帝錫爵封王衆字河山帶礪分漢明堂堂遺像夾兩楹
神光夜夜飛英靈府賓布濕通香安其體蜩普從兩
旌幢焉如雲樗繁清入衛鋼然韻流給春秋享無
千齡

安陸侯黔國威毅吳公神道碑銘 有序

劉學士三吾

〔一之〕洪武二十六年冬十月二十九日安陸侯吳公薨
于雲南軍中訃聞
上爲之震悼輟朝明年春正月喪至龍江遣官祭
葬賜宅兆鍾山之陰翼日詔禮曾定議追封黔國公
謚威毅其塋之二月二十二日駕出太平門高岡望
祭旣襄事之三年洪武之二十 年冬十月己亥
皇上御奉天門以工部奏公碑已具惟文未有敕詞臣
三吾等文之鑱諸石焉臣職在揚厲不敢控詞謹按
其狀叙而銘之公諱復字伯起姓吳氏世廬州合肥
人貴由公始曾大父伯七公追封句吳子妣嚴氏句
吳子夫人大父嵩三公諱虎贈昭勇將軍親軍指揮
使追封保信伯妣朱氏保信伯夫人父萬一公諱海
贈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安陸侯妣耿氏
安陸侯夫人公生而沈鷙少言笑勇略過人當元季
宇內幅裂豪雄蜂起念不能坐受魚肉必有其主方
得技遂至正甲午節自梁縣仗劍謁今
上于淮右上察其底裏無他俾領前驅克滁州下湯泉
六合等寨乙未夏六月從 龍濟江取采石太平繼
富句容溧水丙申春二月破臺中丞營于海牙水寨
進攻臺城功先諸將授管軍總管鎮之鎮江丹陽金
壇兵至郎下丁酉三月投元師攻江陰無錫下之還
守常州戊戌夏四月姑蘇張士誠軍奄至致城爭公
躍馬手矛追奔之己亥四月九月十月連攻士誠軍
于高橋村湖于常州庚子夏五月破常熟西門辛丑
夏四月張威氣取償所喪敗于太湖冬十有一月又
敗于長興俘斬五千餘張遁屢衄癸卯春三月悉衆

圖劉福通于安豐公隨　駕往擊卒先鋒陣大崩其
軍獲張士馬資仗無筭嗣是張爲之李氣矣甲辰春
二月領戰艦泝江敗敵于黄山殺傷過當三月從徐
公今中山王圍廬州五閱月未下手鎗大呼先登拔
敵樓見張俞銳禽其渠帥連士馬遂克之時常公今
開平王已南定荊湖有旨授公指揮同知振武衛鎮
沔陽元同僉任亮者擁安陸擁兵肆戕五月開平總
大軍復襄漢公將其先鋒自沔倍道徑擣安陸州兵
大潰生擒亮以歸
上命留鎮其地感慴德懷款附日至雖荊榛宇公私舍
樓堞隍壁糧儲甲仗無不畢具兵民倚賴焉戊申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其秋拔麻張寨荻山
冬十月克汝州魯山以功直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安
陸衛指揮二年春正月取勛縣均州房州諸栅險以
自豪者悉就削平三年正月略易文通寨南偽官及
冦三百餘二月調征陝西定安州元大將廓廓帖木
兒逆戰走之禽李區二平章等官兵士七百餘騎馬
七百二十蹄夏五月征吐蕃克河州襲元豫王卜納
王馬速院使底西黄河黑松林阿散羌于窮荒乃還
秋八月按南鄭回安陸冬十有一月受世襲之命四
年夏五月從潁川侯平西蜀五年夏四月從衛國公
平九溪柿溪辰州諸蠻俘峒酋沒則蛙蠻三百餘秋
八月帥各衛兵會主都督夾擊散毛峒九月回本衛
進官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十年授世襲昭勇將
軍指揮使十一年從西平侯再征吐蕃十二年振旅
京師賜鐵券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
夫勳柱國爵安陸侯食祿二千石十一年從鎮北平
十四年從潁國公征雲南冬十一月破阿賈勝土者
月等寨十二月得普定城之十五年春正月破西保
阿驢等寨城水西守之夏五月破容里硬華楚硬木
岡硬等寨秋八月取關索嶺九月赴樓盤　十六年
春正月克黑定苗寨秋八月克比納寨而舊病金創
復作馳聞丞遣尚醫醫之已無及竟薨于水西矣最
公自結髮從軍三十餘年馬跡所至繇淮而浙沔漢
窮梁雍以西前後俘獲諸蠻峒七百四十有五招捕
華楚硬等寨三百有一户四千七百有九往往冒險
矢石體無完膚平居同輩中語及征戰事一不自口
其能至臨陣對敵則氣機横發是故所至無堅不潰
無攻不克斯其樹立之偉偉者也於乎天以我
皇上大是一統再造斯世則必篤生名將爲之柱廊徐
常两王開之於前黥國諸賢佐之于其間此其事業
相望忠義所貫豈不與我國家河山帶礪同萬億年
無疆之休也哉公生至順辛未　月　日薨之年春
秋五十有三室采氏從封安陸侯夫人男六人長曰
傑試驍騎右衛指揮使襲封安陸侯次曰佑曰儀曰
偉曰倫曰重喜女六人長爲齊王妃次納贅譚信次
適昌樂侯子智次適前軍都督子謹餘尚幼公在瞽
定買妾楊氏年甫十七當公殁時慟哭已即沐浴更

衣自經以死事聞
上歎異久之錫封貞烈淑人從公葬基下仍旌異其門
云銘曰
聖皇受命龍興鳳陽風雲慶會神靈效祥徐常兩王功
臣第一繼有吳侯奮自梁邑委贄以來戮力輸忠懸
淮兩浙屢衂寇鋒振武開衞沔陽駐節民資以綏兵
藉之戢元有餘孽遯在西垂公鼓其勇彼窘于追旋
師未幾雲南四伐威風所暨孰不震怛搏鞅之遥九
圍半週一疾水西竟是弗瘳人之蓋棺旋踵朽息公
有哀褒于黔之國誰謂蠻姬以死從公誰謂公死不
磨者功惇使勒銘徵諸爾封爾後克熾我銘孔壽

鞏昌侯陝國宣武郭公神道碑銘 有序 同前

洪武二十年冬十有一月己亥
皇上御奉天門工部侍郎臣秦逵奏故鞏昌侯某基道之
碑迄□□得文及時鑱之有旨翰林學士院製文臣
一壺□在詞垣不敢以才學謝謹爲辭謹按其世秦
功勲年爵次第而銘之臣聞天與
聖代大有爲之君必篤生瓌偉英勇之將與之會遇以
輔成其大業雖人也實天也當元季王政不綱所在
裂裳爲旗荷耜爲革奔野日椎因所適三時則今
上皇帝龍興鳳陽天人合應有若□山開國兩公傑出
其間是固功無與儷矣其知所趣向先後歸附衆有
成績若鞏昌侯臣郭子興者亦豈偶然哉子興世鳳
陽人拳勇有膂力善騎射自癸巳歲起兵首隷元帥
郭某麾下即知所適主明年得滁州又明年得和州
亦既從能濟江若采石若太平若溧陽溧水所嚮崩
角義勇之聲日以振矣丙申三月隨大軍進拔臺城
先登授管軍總管繼陞統軍元帥攻圍常州身犯矢
石晝夜不解衣甲爲生擒甞九閱月城始下被賞優
渥戡潮克宣州江陰宜興婺州安慶衢州勢如破竹
壬寅分兵之江西南昌得其全城癸卯八月進克都
陽彭蠡之戰海艘聯進戒嚴所部人百其勇陳友諒
討處中流矢死人知天命有歸矣甲辰春侍
上親征湖廣武昌洒血馳戰多所斬獲用屢功擢鷹揚
衞指揮使簡在
上心俾從中山王拔廬州拔安豐率先陷陣大敗姑蘇
張士誠爲之奪氣其平襄陽下衡州定澧州辰州轉
而縣高郵路淮安拔湖西湖州里困姑蘇往往裹劍
力戰中山王以公之勇功聞陞鎭國上將軍大都府
僉都督吳二年正月改洪武元年
上即位有事關陝命領其軍進討中原臨守潼關三年
獻一迹不敢南移戍鞏昌招摩逋殘嚴戢部曲戎西
羌夷兩境帖然進封鞏昌侯方倚之永鎭西垂而遽
先朝露薨于家矣
上爲之震悼輟朝三日賻贈有加追封陝國公謚宣武
以洪武十七年冬十有二月日葬聚寶山之原曾祖
考其贈鎭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國追封光祿
山縣子　夫人祖考其贈驃

騎將軍都指揮使追封汾陽伯妣趙氏從封汾陽伯
夫人考其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
鞏昌侯妣單氏從封鞏昌侯夫人配汪氏封鞏昌侯
夫人皆由公貴貤恩子男四人長景儀卒五聞次振
次宗次官僧公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薨以某年某月
某日壽五十有四惟公自闢國以來從龍上下盡瘁
所事所至以英勇聞是故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視轉
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鋒矢交集
飢渴不時咸不避卹必盪殲渠兇歸報終事乃已其
依日月之光仗雷霆之威以恢拓疆宇勒勛西垂者
亦人傑也哉詞臣揚厲為職是宜有銘詞曰
聖皇受命龍興鳳陽戡定禍亂經略封疆篤生武臣先
後相望維陝國公實生
帝所沈鷙其勇鐵石其剛乘風慶雲依日月光雄麾所
指敵摧鋒芒底定東南載戰載羌萬里之遠如在室
堂生前封侯式是鞏昌身後封公亦此西方褒寵之
原不食之岡佳城鬱鬱公所固藏詞臣載筆德音靡
忘子孫善保奕世流芳

定遠侯王弼追封三代神道碑銘 有序 勑 同前

國家當天造草昧之初爪牙爭出風雲慶會時則有
草萊之士為効其忠勇不二之節焉當功成治定之
日慶賞大行雨露濃郁時則受鐵券之封者人堅帶
礪之盟焉於是武臣定遠侯王弼受封有年矣乃洪
武二十有七年秋八月侯以其履歷事狀來請文于
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某徒武不學義所當為每在人
後于公侯之還鄉者弼還鄉矣與造第者弼造第矣
鈔錠金銀匹帛之駢蕃錫者弼亦受錫矣推貴生
者之爵爵其三代已死者之考妣亦獲爵其先矣惟
是片石之樹所以顯揚其親子孫所以當為者
朝美亦與為之弼既不知自愧又不能勇為傾遷之
至今且三四年矣以弼之貴顯不後乎諸臣而誼當
發揚者乃不克先乎諸臣三吾悲其言而閔其忠為
叙其狀曰王氏之先世鳳陽定遠人高曾祖考妣因
兵興年幼失其名氏祖考四七公祖妣張氏考五五
公妣魏氏三代之親俱封定遠侯侯夫人兄十六公追
封廣威將軍上騎都尉河南中護衛指揮使一門三
世並受侯封朝廷于臣門無一之或遺臣于朝廷顧
萬分無一之少報況弼之生寔當元政不綱羣雄蠭
起之年
大明真人誕為民生之日以至正丙申率其部下納款
內附從龍濟江日益被遇竊自惟念弼之蠢愚語智
不足以有謀語勇不能以陷陣屬當天心厭亂人心
思治是故兵行所至如凉飈之振槁葉不遺餘力破
竹之迎霜刃無所措手隨克雲川而得石隷攻蘭溪
而下金華諸暨 會稽龍游鄞諸以至翦解洪城之
受圍戰鄱湖之鏖兵獲偽禁江應援安豐迎還襄陽
安陸泰郵淮陰淛西湖州悉如 廟算所策遂階昭
勇大將軍驍騎右衛親指揮使時兩廣福建皆以平

定則奉命從大將軍令某公征進中原沂州益都東
據城轉而之濟南凌儀河南潼關廣平彰德諸大郡
先聲所至望風欵附乘此破竹之勢下幽燕真定關
陝殘元諸餘孽相繼敗殁其窮涔腦兒紅羅斷頭等
山寨不戰自潰載進秦隴將軍僉大都府事洪武十
一年調隸大將軍某公西征討平羌戎擒其部落生
口槖駝羊馬俘獲無筭進右副總兵賜今號宣力武
臣勲階官爵食祿二千石繼平雲南二十年道出金
山從大將軍受降納哈出二十一年復從大軍征北
師次捕魚兒海獲元餘孽後宮妃后等無遺餘我師
方病渴而山顛靈泉爲之湧是捷也非人力所及也
實則天也　寵班芳劾全軍歡動微臣王𤣥亦獲褒
褒至今陰山鐵侯虹光所貫永夜不息爲之銘曰
天生眞人龍興鳳陽一時牙爪皆在
帝鄉奮勇衆兩接迹戎行維時我
皇國運方昌百爾執事亦荷寵光乘風雲會奮勇效業
良旄麾所指敵摧鋒𠃔所攻者下所嚮者降維侯定
遠値時國勷念弗自保無所于藏率其部曲從龍濟
江濟江以來被遇異常首事雲八陣無堅彊繼捷姑
蘇寇無鴟張盛兵中原行營相望陳師幽燕彼虜敢
當紅羅之山窮追胡疆度踰河氷衝冒雪霜金城之
進遂伏戎羌滇池之下遠過遐荒極北金山受胡王
降功于何有皇則不忘旣賜之爵金匱永藏緜緜侯世
龍蓋善善何長以侯就第賞異因量墓有肖像翁仲馬

羊墓有穹碑金石文章人子所職事在顯揚金石文
章自爾玉堂河山帶礪與國無疆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四

長興侯耿炳文追

封三代神道碑銘 并序

劉學士三吾

皇上有天下以來玉音日所敷訓文武臣庶惟忠與孝
是勵是懃念爾數四開國勛舊相從濟江翼戴興運
宣忠効勞亦有年矣今朔南一軌天下大定而賞賚
卹典稽至于今勑賜緡錢人五萬定與造第鳳陽亦
既告成行且就第則載賜鈔二十定與葬朱塋表儀
其墓念爾子爾孫克有今日皆由祖宗樹德其前乃
追贈其先金四定白金四十定鈔一千定文綺表裏
三十疋安富厥家榮享有廟神道有碑備物肖像有
翁仲羊馬於是賜號長興侯耿炳文既得賜第其家
以爵就第其與三代考妣子孫侯者其高曾祖考亦
侯子孫所妣者侯夫人高曾祖考妣亦侯夫人陰陽
表裏忠厚之道炳文惟念不肖之身奮自農畝獲隮
皇上不世之遇貴至封侯富迨子孫皆非始願所及也
其愚且蠢不知所以顯揚其先
皇上不惟教以顯揚之道又與顯揚之資又三年為洪
武二十七年乃狀其事于翰林儒臣鏐三吾按狀炳
文世鳳陽邑人奮身農畝當元至正壬辰在所虹亂
鄉邑尤甚先父君用四顧彷徨無所于歸父子二人
因念與其伏山林叉手就戮曷若相率舉義兵得豪
傑而往輔之乃挺身謁今

上于鳳陽一見被家知遇自至麾下日備使令授先父
管軍百夫甲午年四月領軍隨
上取滁州六月取城、張家寨取嘉山繆把頭營寨昇
取滁州守禦授羅千戶乙未閏正月從
上領軍取和州守禦授明威將軍管軍總管六月隨
龍濟江取太平守禦丙申二月三月從
上克采石中丞營子水寨取也先纔取臺城守禦聚寶
門悉父子相從領軍是月十七日同父領軍隨總兵
徐達今開國公取鎮江守禦其夏四月先父奉命鎮
兵應援常之宜興地界張氏勢所必爭則日相遝蹋
各𢬵木自營盡死以報稍失尺寸即全軍而死是故
人百其勇有死無二是授也先父賈勇先登用簿壘
附膝柵而上見斫傷以死猶力戰不休父既死炳文
襲職仍管其軍六月取廣德守禦丁酉取長興守禦
開設長興翼元帥府署授統軍元帥甲辰改元帥府
為興武衛親軍指揮使司就職本衛指揮使丙午調
隨徐總兵取湖州其年取蘇州吳元年九月回京授
大都督府僉事明年正月
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其年授鎮國上將軍兼太子右
率府副使其年九月隨總兵常國公征太同守禦回
太原二月以其軍隨總兵徐國公征取陝西時兩軍
人馬甚盛方事雌發夾武功東川兩陣思齊在其東
思道壘西日數挑戰蓐食以俟曾不少懈衣甲蟣蝨
生身而瘡不怖也如是者數月餘兩軍相敵無少休暇

大槩彼稍陼我即進以是堅固力不克支相與遁去
既得其地就鎭守之開設行大都府陜西等處行中
書省署事久之三年開泰府授府左相之職其相泰
也直言正色多所匡正其年十一月受令封爵嘉侯
自壬辰至丙申五年未從父領軍自其父沒于王事
後即以其軍攻城略地得廣德得長興而侯所爵兆
於此矣繼得湖州蘇州嘉慶澤路平陽太原陜西爲
侯所兼官亦兆於是矣前後從軍二十有七年中間
多其父子之兵與其所自得之兵最善戰者長興之
役當姑蘇鴟張之日其所必爭血戰之地而湖蘇兩
大郡尤其表裏山河之勢當其有事于東吳也諸將
會議
上前無不先請徑擣其所穴抑亦手探囊中之物耳
皇上首策萬全乃首在營八大都役析兵以禦我其力
分全軍以出戰其勢空如此則鴞魚穴螳安所睢息
諸將乃歎服
聖算之高非凡所能及也由是決計先湖後蘇彼雖連
營相望而湖蘇之勢兩分彼有手足不相應之患我
師無腹背受敵之虞則侯等所爲酣戰能爲國栓是
東吳者實
皇上發蹤指示伏逐狡兔之勢耳是功也狗之功也其
敢以自名今故爲三吾言之也然則侯前後所壓戰
百戰百捷其功大矣侯雖不敢自名其功而功之在
侯猶獵之不能忘犬犬之不能忘所自也如此其克

有今也宜哉三吾聞其言念昔建武之中興也況侖
兩耿實以父子同據忠赤盡瘁國家故能聲援相應
共成掎角之勢以恢復舊物光照先業炳文父子同
不敢上方況侖其心之忠即二耿之忠也而侯一不
自口其能天之生斯人爲我
皇上成是混一之功致此太平之治也豈偶然哉爲之
銘曰天生
聖皇龍興鳳陽有志其人識主之真相率來迎 如漢沛
豐蕭曹是從風虎雲龍耿侯長興父子領兵從
上討征父況子侖力戰是哉每戰必酣長興之役父也
戰死子也共襲李張在陜兩兵據險卒也俱剪長興
受封爰以是功孰克比隆泰相兼官寔由其賢入其
況丸父死王事朝有贈諡公爲其嗣子既封侯三代
亦侯宣貴是優金匱石室山河帶礪子孫世世子孫
世世輔我
皇家億千萬禩
宋國公馮勝追封三代神道碑銘并序　同前
嘗讀小雅詩天保序有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
歸美以報其上然後知君推恩以待臣下臣子當感
受及其親之恩以報君上君親之恩天地之造不容
名言臣子報上罔極之恩詎言語所能形容其萬一
我當元政不綱宇内幅裂群雄蠭起
皇上以神武之資濟艱難之運時則有若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疏附先後折衝禦侮於是馮勝兄弟實緣

會遇爲時爪牙從龍濟江獲展尺寸以有今日非偶
然也乃洪武二十二年詔公侯各還其賜之膳錫與
造第舍繼賚金帛安當慶家追封三代用生者爵塋
之享堂則備物肖像豐石樹碑悉出內帑與爲之以
三吾職在翰林式司紀載應文其事公之先河州豪
山人有遠祖失其名諱再徙家兗州固始近代里中
有老卒見馮家祖先書始祖征西將軍興者傳爲征
西將軍興之後曾大考諱元善家世業農以曾孫貴
勳階爵贈如其曾孫妣史氏國公夫人祖考諱信贈
如其孫妣朱氏國公夫人再徙令鳳陽定遠之左家
鳴考諱文質贈如其子隱德不仕妣汪氏國公夫人
生三子公其季也公名勝賦性謹厚有智而勇當兵
興時念不能坐受魚肉甲午之歲同兄國用伏謁
今上于妙山從克滁州三叉河和州版門寨度江克采
石太平等處陳也先來犯和州人馬三倍我師以
寡擊衆制勝獲其全軍也先囚死不得則願款附刑牲
與盟飲血而啞知其懷貳終不令雜其軍之校戈也頊
上而寢悉其兵士惟公一人侍側竟達曙無他是後公
先陷陣衆乘勢崩之遂擒也先丙申二月從破蠻中
丞蠻子海牙水寨于采石三月進攻蠻城拔之還軍
從攻鎮江丹徒寧國授萬戶丁酉克甘露松山望亭
戊戌克義興宜興授元帥守禦庚子國用卒由親軍
指揮封郢國公公襲其職仍掌親兵僞漢陳友諒悉
衆寇邊公衛其中堅敗之于龍灣繼復采石太平壬
寅克安慶江川陞都護癸卯應援安豐陞同僉謁擊
廬州甲辰從拔武昌得廬州乙巳克泰州海安壩及
江西諸郡丙午淮安安豐湖西舊館蘇州悉從諸總
戎下之吳元年丁未陞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
督是年克山東諸郡戊申春正月
上即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其年十月授副將軍克
開封河南潼關懷慶太原澤潞等處悉平之二年授
征西將軍克陝西鳳翔等處臨洮郡進兵追元大將李
思齊于臨洮降其全軍河州等處以次俱下三年大
敗元總兵擴廓帖木兒于定西回京封今宋國公
守鎮陝西四年分兵三道北征公以征西將由西道
取甘肅等處敗元將失剌兵敗朵兒口入于虎剌罕
口獲人馬數十萬羊馬駝犏趂進拔蘭州等處至亦
積乃班師賚兵五年回軍六年七年練兵臨清北平
繼往大同八年自大同征元末卜散不剌等地回鎮
陝西十一年回軍十二年至十七年連鎮河南撫軍
恤民民兵欣附明年以久鎮于外爲勞
上乃召還遣謁者賚羊酒慰勞之其年秋授征虜大將
軍總兵北征屯兵緣橋操練兩月而還二十年佩征
虜印總步騎三十萬城大寧等處北征元邊將納哈
出受其學士也先帖木國公官童平章奄台降欵所
部悉降驅之入山海各城屯住二十一年往東昌等處
調各城達達軍隨穎國公傅友德征雲南達兵至常
德四川等處叛其夕繼往永寧鎮守公還撫安達軍

二十三年秋蒙恩賜第追封之典制詞所謂彌勝居
京師除肘腋之患歷征戰建爪牙之勛平定中原寔
力內外佐成混一是勛也發蹤指示之力也誥詞嚴
待之隆而報之厚矣在公則曷敢以此自名哉嗚呼
一門兄弟兩封公爵鄧公不壽公也克壽是使兄所
齎志不能以卒報者而公所著微勞不惟不忘報乃
因之益以顯揚其先鄧也宋也幽明之感為何如哉
遂申之以歌歌曰
天人為時作民主兮揭日月于中天爪牙從龍亦奮起
兮除風雲于八埏鄧公去宋公繼兮式克振後而光
前烈廟謨而廓疆宇兮爵彌進而志彌堅其一
賜之第賚以金帛兮既安富其家聲霈恩澤洽及滿
泉兮又蕃榮其先親以愚臣不知所以顯揚兮俾
勒文乎堅珉貽孫相望感洪造兮矢銜結而無其因
則願世篤忠貞兮等帶礪乎萬億之春 其二
陸安侯許國襄簡公神道碑銘 有序 同前
許國襄簡公既葬有年洪武之二十年冬十有一月
己亥
皇帝御奉天門以工部奏公墓隧之石已具飭翰林學
士院為文賜其家俾鑱焉臣三吾職在紀述不敢控
詞則退而稽其世次官代行事之實序而銘之臣聞
天生
聖上聰明時乂當元政紕繆寓內幅裂群雄角起資以
君主治其爭亂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若徐常兩

王佐命討伐畢簡王公單乘義効順以會其成功大
一統之業者亦天所俾予者哉公姓王諱志世鳳陽
臨淮人性勁猛有智謀臨陣對敵果毅無前至正壬
辰三月上兒嘉起舉鄉兵取濠州且守且戰甲午前
克滁州勢劇破竹知天命攸歸在
今上䟽附來從乙未濟江得采石太平破中丞蠻子海
牙水寨進拔建康丙申七月調隸總兵同僉樞院徐
中山圍常州屢擒捕先登身犯矢石功聞授懷遠大
將軍右副元帥丁酉三月常始下公為最俊恢復宣
州江陰宜興高郵等州府多著戰績中山悉其能公
克捷其智勇故也辛丑秋九月侍
上親下安慶諸郡邑壬寅夏四月復隸中山身先臨戰
江西諸州縣望風効用癸卯八月鄱陽湖從
御舟戰陳友諒于彭蠡友諒中流矢死擊走其餘黨
于涇口之水寨甲辰二月
上親征湖廣武昌公暨諸將宣東 廣寧與賊運道遂
下之載從中山復廬州拔安豐遂北姑蘇張士誠軍
陞龍驤衛親軍都指揮使總兵守禦陸安州明年春改
授陸安衛指揮使職守戢綏敵警民附戊申春正月
上正宸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其夏五月奉旨將本衛
兵征進北次汴梁尋調征河南冬十月從馮勝宋國
公度黃河逾邏進取懷慶澤潞府等州往往所部直
前無堅陣是臘從鎮平陽居三年移守漢中仍駐師
陝西明年將其全軍深入察罕腦兒絕塞都胡遠遁

運軍平陽冬十一月敢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陸安侯五年從
中山征朔漠大獲虜而還九月又從傅友德今穎國
公征雲南所向克捷十七年凱還京師十九年八月
十七日以疾薨于第
上爲之震悼罷朝賻贈有加追封許國謚襄簡公生元
統乙亥正月九日春秋五十有二以薨之十月二日
勅葬鍾山之陰曾祖考四一公鎮國將軍僉大都督
府事護軍追封羅山縣子妣董氏追封羅山縣子夫
人祖考五一公驃騎將軍親軍指揮使護軍追封太
原伯妣寗氏追封太原伯夫人考六三八公榮祿大夫
同侯妣潘氏追封陸安侯夫人室浦氏從封許國夫
人先公薨至順壬申五月十九日薨洪武戊戌三月
始葬鳳陽臨淮至是從公祔焉生男四人長威次珹
次璵次琛女一人適黔國公子景佑孫男三女二揆
公功行是宜銘詞曰先時寓內訌勍弗靖蒼民有主
資以戡定發用者將膺揚其人徐常兩王開國蓋臣
各有牙爪奮其威武惟襄簡公又佐徐府旣定江淮
亦拓中原自河徂陝益西其疆繇淮而北極是朔漠
轉征雲南卓著勇略最公在軍沐雨櫛風惟知徇國
皇帝廉躬陸安受封方倚大用天不憖遺黃梁遽夢
上爲震悼卹典是頒許國襄簡爵謚具完鍾山之陰公
所藏宜壽正名垂燁然竹帛有揭其表有睿其碑千
秋萬祀永永無期

東川侯胡公墓志　　同前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僉大都
督府事東川侯臣胡海世鳳陽定遠縣毛城村人當
元之季羣雄角起侯念不能乂乎就戮始從土豪舉
義知非其人去之隨大軍拔鳳陽敗元將賈魯兵爲
千夫甲午復泗州滁州爲萬戶乙未春復和州夏六
月從龍濟江得采石太平溧水溧陽還太平戰敗陳
也先于北門丙申春次克臺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旣
破也先營于南臺先登城之東北隅臺軍潰焉進克
鎭江援廣德擊宣州援常州取寧國敗謝重元帥兵
遂得宣州遷帳前先鋒略江陰踏湖州西南　拉天
門寨鋒宜興敎婺州麼諸暨紹興敗僞漢于龍江仍
得太平復潛山攻安慶攻江州得湖廣沌口得江西
南昌得城山羅家寨後與有功其歸鄂國公有事于
湖廣置衛津叙寶慶手俘元將唐隆就守禦其地受
吳王令旨陞寶慶衛指揮使增陴浚隍兵民欣附以
其力餘戡革益陽城皇詔鎮焉吳元年
上即位之洪武元年以本衛兵聽湖平章楊璟進征湖
南廣西自祁陽永州全州湘以北諸縣郡或推或撫
仁形義著旣乘勝歷桂林之分省城壁備倚郡縣既
將未以攻下侯駐兵東江首推萬戶皮彥高潛通把
水張榮元帥者翻城內應夏六月二十三日四鼓大
軍于北門入角亭梯墻而上軍令所臨全城悉附議
者諸侯首其功直授大將軍仍寶慶指揮二年有

旨右副總兵勦助江上思州獞酋黃英傑等夫勢泰山之壓鷄殼也英傑等遁之十萬山七洞口尾追之去英傑陣死英覽就俘斬餘撫安之三年春聽調江夏侯周德興取蜀縣伏隘至陰侯拖亢而咋之無不繫焉天門山亦負固旅拒夜率敢死士緣崖而上賊無一得脫者四年春抵貫潭漁陽關不避崖陡勝楫以入桌穴為□空功間授世襲指揮仍守益陽是年夏江陰侯□調捕武岡雲飛山寨梟其反者數人得生口三百六十五新寧縣內石鶴金竹萬數等寨亦梟其渠餘戶口或戮或俘武岡以寧是秋再以江陰調捕靖州之綏寧首得馬手西鬼寺寨次得大水上峒諸寨或夯之或栈之綏寧以平五年復以江陰調

改沅兵徑三衛兵節次攻下五開潭溪太平山六□山皮林峒然堡山栗家峒曹滴如拘勝浪林長你等乃中□峒或會斬或撫諭靖之內舉安可睹熗塊中又六年始有除大都督權□朝家為不有侯矣十四年秋大將軍穎川侯今穎國公摠兵征雲南諸夷侯與郭英都督今武定侯統兵率四川三萬之衆道永寧抵赤水為穎公聲援俾得致力于雲南功實相表裏焉明年春侯與武定討大理平蹇邑降其平寧月魯帖木兒其自澧州到大溪大容也度天火嶺擒擭蠻酋百八三人古皮等既已獻馘次永順士卒未駐營悉出兵志修路俄蠻兵千餘蓦嶺而下侯與其子玉即被甲上馬迎敵玉手射斃七人侯亦多所射殺蠻

潰去會修路之兵亦回股背擊之無一獲免者散手之後尤多所俘馘人謂侯得士死力致然十七年是以平雲南功封今爵食祿千石子孫世襲金書鐵券載在盟府三十年春宋國公馮勝總兵北征侯左泰將抵金山從大軍受元邊將納哈出降時其部曲有中悔者侯身遏嚆之竟得納款無他虞二十三年秋侯例受麥鄉之典先錫鏹五萬錠建第其鄉邑纏賚金帛俾安且富追封三代侯爵且廟基次備物肖像樹碑顯揚其先方期享福來文而疽發于背醫鍼鍛志在戰陣以死中使問病未復命薨矣六月二十三日也輟朝遣祭卹典有加嗚呼侯當羣雄並起能擇真主而事之最其攻戰溪峒居多黔南朔漬功亦不

可謂將用光際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迄于侯封三代子為駙馬孫食世祿侯雖死而猶生乎公生元之天曆己巳十月十日酉時壽六十有三曾祖考諱某妣□氏祖考諱□妣□氏考諱□妣□氏妻吳氏以侯貴受封子男八人長斌龍虎衛指揮使征雲南卒次玉次觀尚公主次賓次尉次玫次和尚次行者孫男三人曰炳者斌子食其父之祿孫女三人以九月某日葬所居一里許之鳳凰山方侯臨終謂諸室有從者否李氏思賜者隨諾之即就死衆妾抹止之居一二日竟自縊矣不食前言亦難矣諸孤駙馬等遣人致禮幣求誌其石因備書西侯所履歷以壽不朽云

越國公新廟碑 代太史公作　方遜志希直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
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
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
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
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
焚倀倀無所棲止
皇帝提三尺劍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
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戈龍飛乙未春三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
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毘陵公皆在行中搴旗斬將或
操蝥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
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
上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判官鄧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
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
婺源肅兵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援入衆皆披靡而遁
戊戌春三月諸將平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
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
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
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効
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
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
閩越咽喉地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固守計辛丑
夏五月
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
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也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歸公
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塑
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
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
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追
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閱
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屬辭
於金華宋濂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
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
於鋒鏑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
我之寒且餧也孰察而肉之其能親自裹創注藥及
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
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專心撫摩之
昔也奔走乎西東處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
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
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强莫敢何
問今也擾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
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
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
告成願爲我詳紀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

辭以請瀕竊覵古之明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之懽心則耕田鑿井之氓戍至於弗寧俾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能有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常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公處心以仁莅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熌熌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洶洶闐人馬聲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之英魂靈出入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歌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眞主啓運四方攸同弁龍在天飛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一槩槩越公勁氣橫鶩手荷鐵殳其槩若路彼播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睢目疾眎前無堅城有聲洸洸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勳以凝其三王曰兪哉爾予羽翼發維雄藩爾鎭其域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倈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閫建牙戚讋化字莫敢或譁[redacted]汝被汝摩化汝呻吟而爲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闤闠其通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戎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擁民之云思其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七乃爾覺材乃端術徑乃差穀辰覘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稟令棠挽星錯綦階玉瑩其八邃淸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九維公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鶩鐵騎西上赤幟一揮無敵不磔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十生爲名臣死爲明神冡書可列指可縷陳紉公之英貫爲嶽伸幽明有殊神人則旬祺付公寵以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旐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歆于世世其十二

皇明名臣琬琰録卷之五

江國襄烈吳公神道碑銘　吳檢討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江陰侯吳公
以疾薨于青州十二月訃聞
皇上為之愴悼輟朝三日詔所司定贈謚加贈特進光
祿大夫上柱國中軍都督追封江國公謚曰襄烈遣
使者迎柩以歸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子賜葬鍾山之陰
上念其功不已命詞臣撰文勒諸豐碑以垂不朽伯宗
職居翰林屬當執筆謹叙而銘之公諱良姓吳氏鳳
陽定遠人初名國興後賜今名氣岸雄偉性質剛直
與弟禎俱以勇力稱元末羣雄並起海内鼎沸
皇上以聰明神武仗大義奮起布衣公兄弟委身相從
服勤左右
上深器焉甲午秋從
上取滁州乙未春從克和陽常為先驅戰皆有功六月
從渡大江與元兵戰於采石拔其營乘勝克姑孰尋
下溧水溧陽丙申從定建康戰功為多又從今大將
軍太傅魏國公徐公達克鎮江下常州屢著功勲歷
陞軍職丁酉下江陰命公以指揮使領兵鎮守時偽
吳張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地大物衆兵食富
強實江南一勍敵而江陰正當東南要衝喉襟之地
士誠又多縱詐動以金帛謟誘將士公行
上諭之曰彼以其詐我以吾誠爾為邊將慎守封疆約
東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貪小利毋與爭鋒惟保
境安民而已公奉命惟謹繕城池遠斥堠利器械嚴
部伍士卒無敢逃亡無敢出境生事者敵亦畏之不
敢侵犯數年上親將兵下江西克湖廣平偽漢陳友
諒大軍屢出而無東顧之憂以公之扞禦也丁未克
姑蘇士誠面縛上以姑蘇承士誠割據之餘力戰乃
服必得剛毅有智略者鎮之遂以命公公至奉宣
皇上盛德紀律嚴明號令整肅軍民輯睦咸得其安洪
武三年天下大定論功行賞以公有守江陰之功封
爵為江陰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以鐵券子孫世襲
恩至渥也廣西右江諸州僻處炎徼去中國遠數千
里前古號為要荒乍臣乍叛唐宋已來羈縻而已元
都北方相去益遠姑息尤甚夷俗狃於仇殺數侵盜
邊境五年春命公將兵討之公率兵深入跋履崇山
踐歷險阻剪薙荊棘衝冒瘴霧勤勞特甚數月盡平
其地俘獲不可勝計自是溪峒夷獠畏威懷德革心
向化輸租賦奉法令同内地焉先是
上稽古制建親王為盤石藩屏齊王受封青州命公營
建王府宮殿社稷公經營區畫部署軍卒並手偕作
功成民不知勞公留青州二載得疾而薨享年五十
有八公自起身行伍至為將帥受封爵終始一致有
功無過故其薨也
上深惜之恩禮有加焉公存時以公貴推恩三代曾祖
二七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潁

上縣子妣周氏追封潁上縣子夫人祖十一府君贈
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延陵伯妣劉氏追封
延陵伯夫人考似龍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
府事柱國追封渤海侯妣葉氏追封渤海侯夫人配
高氏封江陰侯夫人子男二人長曰高神策衛指
揮使次曰壽安女三人在室公弟禎亦以勲封靖海
侯追封海國公先公三年薨嗚呼古今豪傑之士際
風雲之會攀龍附鳳竭忠勤樹勲烈以名世者多矣
未有如公兄弟同遇
聖朝同立大勲同膺高爵輝映赫奕若斯之盛者也是
宜勒諸貞石以光前古傳後世而垂無窮豈止照耀
泉壤而已哉銘曰天啓洪運

大明肇興豪傑率從霧擁雲蒸孰桓吳公剛毅英烈異
才間出萬人之傑天戈義旗飛渡大江爭先鼓勇殺
莫敢當既定金陵亦下京口公俱在行厥績多有江
陰崇墉東南要衝屹若底柱維公之功姑蘇新附命
公綏靖紀律嚴明大小從令炎荒僻遠命公往征歷
代羈縻莫恭義來庭功成汗馬名載竹帛兄弟二人並
著開國河山賜誓列侯疏封慶延後嗣與國無窮生
榮死哀富貴終始進齊上公錫謚且美鍾山之陰有
碑穹然勒銘紀功何千萬年

海國襄毅吳公神道碑銘 楨 劉侍郎崧

洪武十一年戊午前征南副將軍靖海侯吳禎奉
詔出定遼是秋以疾聞
上遣醫馳驛視之弗能愈遂輿疾還京車駕幸其第問
勞有加明年己未五月疾革以其月廿六日薨訃聞
上為之震悼輟朝二日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
封海國公謚襄毅仍賜塋鍾山之陰俾官給其事葬
之日車駕臨奠加賻賵焉又明年庚申
上追念其勞爰敕儒臣禮部侍郎臣崧撰文刻諸神道
之碑以昭不朽臣崧奉詔不敢辭乃追考公牘紀載
第而書之謹按公初名國寶後賜名禎字幹臣姓吳
氏世為濠之定遠人自少時已卓犖有膽略及天下
大亂從
上起兵里中即能知天命有在與兄江陰侯良俱隸麾
下悉心委事焉自歲甲午乙未西克滁和東渡大江
揚威振銳所向無敵由帳前都先鋒爲總管陞建興
翼院判轉分院元帥尋爲天興右翼副元帥與良同
守江陰每寇至輒擊走之首破偽吳張士誠水寨擒
其梟將朱鎮甲辰授英武衛指揮使丙午寇出馬馱
上親督戰追至巫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公總兵
急擊之俘獲無算是秋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率馬
步舟師由港口取湖州公勒奇兵出舊館扼之戰以
大捷事平遂留戍焉吳元年丁未九月復從大將軍
攻圍蘇州連破胥葑二門士誠就執公奉令撫循秋
豪無所犯進僉大都督府事時方谷珍據明州未下
上以公為征南將軍從御史大夫信國公湯和往平之
公引舟乘湖夜入曹娥江夷壩通道出其不意直抵

車廐會降者言方氏已潛挐家之海公鎮兵追於盤
嶼與合戰自申至夜三鼓敗之盡獲其戰舡人馬輜
重而還未幾谷真降有旨由海洋進取福州不數日
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時僞平章
陳友定據延平作亂明年洪武元年戊申進破延平
擒友定閩海平公歸次昌國會海寇葉陳二姓聚刼
蘭秀山公調兵立勳之三年庚戌朝廷定功行賞進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吳相府左
相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
焉五年壬子詔大發兵東戍定遼命公總舟師數萬
由登州 轉運以餉之海道險遠人用艱虞公調度
有方兵食克炙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尋召還七年甲
寅海上警聞公復領沿海各衛兵出捕至琉球大洋
獲倭寇人船若干俘于京
上益嘉賴之常往來海道總理軍務至是歸自遼東而
疾作不起矣公生以天曆戊辰六月二十一日卒以
薨之閏月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二曾祖三七府君贈
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潁上縣子妣周
氏追封潁上縣子夫人祖十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
指揮使護軍追封延陵伯妣劉氏追封延陵伯夫人
考似龍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
封渤海侯妣葉氏追封渤海侯夫人配李氏封靖海
侯夫人子男五人長壁西安護衛鎮撫側室陶出也
次忠羽林左衛鎮撫夫人李出也次端次洪皆庶出

女五人其第五女許爲湘王妃尚在室惟公以驍勇
之才際興王之會鍾英淮甸立勳遼海致位公侯而
不矜不伐盡瘁所事眞古之名將哉是宜銘銘曰赫
赫景命大明當天
帝業所基公侯出焉桓桓吳公有佗其勇顧瞻在廷王
立山聳元政不綱
帝閔下民爰揮天戈掃除妖氛始克滁和旋拔采石飛
渡大江曾不終日公時在行兄弟齊一莫不率從下
城晁力
帝命汝顗言守江陰鄰敵接首遠人歸心南收丹陽東
略無錫建興策功英武躋職寇窺海口緩兵擊之風
從湖生彼逆不支從攻吳興擒略周布提出舊部抗
其歸路進拔封門東定姑蘇擒厥大酋獻于京都
帝念爾勞陞秩督府不曰四明亦肆違拒遄厲戈甲往
貳征南扶瀾而飛颺旗霆帆撥金伐鼓壓其城下魁
窮而遁膽落萬馬踢景追風執訊凱還鯨奔鯢伏海
瀆雲鮮張方告平閩海方急千艘南馳殲彼勍敵三
山既奠延平遂通廉旌所指列郡來同公歸自南蘭
秀連棲踴而闢之海道晒晒
帝曰靖海寅汝之功茲命汝侯往承其恭煌煌鐵券翼
翼命秩恩延子孫功貫王室載援征虜督餉定遼白
粲遵雲颶風不撓倭童跋扈出沒大洋爰獸獮之
皇威以張茫茫遼海烈烈英雄式弘將略茂對天寵方
召元老曹周世庸氣應德符千載一逢維天祐賢公

宜永福何疾之嬰遽此不淑儀曹考行贈謚有光綸
山佳城天設地藏神道之左有石巍巍儒臣作銘昭
示無極

滕國襄靖顧公神道碑 時 同前

自昔國家興王之地必有才武雄傑之士出於其間
以贊立大功佐成大業為國虎臣享有祿位豈非天
人交會之應哉故征西左副將軍濟寧侯顧公名時
字時舉世為臨淮人曾祖十四府君以公貴贈鎮國
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追封睢寧縣子妣王氏封
睢寧縣子夫人祖文俊累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
軍追封武陵伯妣林氏封武陵伯夫人考道祥累贈
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封濟寧侯妣雷氏
繼潘氏俱封濟寧侯夫人公志氣倜儻勇於有為元
末政衰海內大亂
皇上龍興淮甸恩濟天下公以同里率先來附被堅執
銳常侍左右自歲甲午起兵西援和州東渡大江凡
擊叛討逆開疆拓境靡不率從始由百夫長轉元帥
尋同知天策衞親軍指揮使司事繼調濠梁衞丙午
詔與東平侯韓政取濠州破四門月城拔之洪武元
年戊申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北定燕薊拜驃騎上
將軍副大都督府事兼同知太子率府事三年庚戌
論功行賞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榮祿大
夫勳柱國職同知大都督府事爵濟寧侯食祿一千五
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明年辛亥授征西左

副將軍由興元取四川入階州擒其梟將王進克文
州綿州擊向家營寨破之又克漢州進圍成都偽夏
丞相戴壽等望風款附比師入重慶其主明昇出降
四川平五年壬子仍左副將軍從征虜副將軍曹國
公李文忠等分道入沙漠與大將軍失道粮且盡士
卒不能戰公奮引麾下數百人躍馬大呼衝薄部落
戰敗走之遂掠其輜重羊馬而還軍勢復大振七年
甲寅從魏國公總各衛兵出鎮北平益募堡寨練士
伍繕甲兵廣牧畜雖邊隅日靖晝夜從模府□深計
遠筭常著冦至明年乙卯詔還尋有旨從魏國公仍
出北平十二年己未秋還舊奏疾寖弗能愈以是年
冬十一月二十一日薨享年四十有六訃聞
上為之震悼輟朝二日明年庚申春二月己卯公喪歸
自北平舟行數千里迎祭塡道觀者感歎敕賜葬鍾
山之陰
上親為擧奠復定誌文以賜之明日贈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追封滕國公謚襄靖其始終榮寵可謂異數
矣配李氏封濟寧侯夫人今封滕國公夫人子男四
人長曰敬金吾前衞後千户所鎭撫次曰英曰華曰
苟爾女二人既葬其孤敬泣而請于朝曰惟先臣事
上二十餘年不幸蚤終顧神道之石銘文未勒敢援故
事以請于以見
聖朝眷待之厚且以慰先臣於地下也於是禮曹以為
言詔可其請命禮部侍郎臣崧為之銘臣崧職在討

論不敢以蕪陋辭謹狀次而書之且系以銘曰
聖人受命萬物咸覩乘時佐運各奮其武矯矯郭公生于
帝鄉帝猶龍飛雲從之翔自淮渡江首定建業公時左
右執俘獻捷領兵東向遂夷月城雷轟飈馳滌梁以
清北收燕薊旋拜驃騎崇勲豐祿券鐵以鎸乃命西
討進自漢中取道階文山巉水深進圍成都作氣一
鼓千夫投戈俘厥僞主既從征虜北度陰山攙胡套
呼出其險鏖薄衛部落兔脫鶻擊掠其牛馬還給軍
食主將上功
帝嗣爾勞四方既平汝弓其櫜櫜弓戢戈北守燕薊嚴
與爲鎬式謹邊事樂水從茲居庸閼閉馬絕南牧城
無晝閉公歸未期遽以訃告沿邊罷呼當宁嗟悼褒
靖有諡滕國有封茅土新號沛豐舊庸閼績著銘旻
勒神道榮光自天
天子有詔

營國威襄郭公神道碑銘英　楊文敬公榮

洪惟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應天順人芟刈羣雄戡定海內
一時智勇材力之臣感會風雲效其忠勤輔成
帝業開千萬載太平之運奇勲偉績鑑鍚振耀勒銘鼎
彝垂光竹帛與國家相爲無窮猗歟盛哉予嘗叨職
國史竊觀開國勲臣其間能身躋壽考世爲貴戚子
孫享有顯爵久而益盛者不數人豈非其存心之仁
與積累之厚有開耶若營國威襄公蓋足徵焉公姓

郭氏諱英臨淮人生有異徵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
力過人尤精騎射年十八從
太祖起義兵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取徐泗滁和采
石太平建寧鎮常寧國諸郡屢立奇功
上嘗以郭四呼之
上親征僞漢陳友諒大戰鄱陽湖相持連晝夜公時金
瘡未瘳力疾鏖戰敗賊於禁江口已而友諒中流矢
死有言公之功者
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筭臣何力焉
上益重之時友諒子理復立於武昌進軍攻之其將陳
僉同驍捷善槊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據胡床遽呼公曰郭四爲吾殺賊公持鎗躍馬奮
臂一呼賊應手殞墜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授
驍騎營馬軍千戶從征襄陽克淮安濠州安豐陞宣
武將軍驍騎左衛指揮僉事洪武元年戊申從大將
軍徐公北定中原下齊魯克汴梁平河南取元都破
潼關彰德廣平所至有功初大將軍遣公取通州公
距城三十里爲營深溝高壘爲持久計衆請速攻之
公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不
意破之翌日大霧公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
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帥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
出與戰良久公佯敗彼衆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
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平章孛羅梁王遂克通州

元君乃北遁克未平真定生擒守將湯同僉復從平
章常公取太原守將王保保軍於城西公憑高望之
謂常公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劫之常
公深然其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
期至夜公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衆火鳴砲伏兵亦舉
火鳴砲常公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保保軍大潰
自屠戮乃棄城遁下興州大同至沙淨州生擒偽將
竹平章渡河取鹿臺西安鳳翔鞏昌追敗賊將賀宗
哲於亂山庚戌陞本衛指揮副使從征進西克定西
討西夏察罕惱兒撫安忽辰平章沙𣲖州復叛討平
之克登寧州斬首二千級獲牛馬數千陞昭勇將軍
本衛指揮使賜金龍衣一襲辛亥陞驃騎將軍河南
都指揮使將赴鎮皇寧妃公之女弟也
上遣至公第餞之且謂公素清儉賜白金二十錠廐馬
二十二匹時河洛新罹兵燹邑井蕭條居民艱食盜
賊充斥公宣布威德綏輯流亡申究條明賞罰遠邇
來歸者日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丙辰
移鎮北平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遮公馬數十里不得
行甚至泣下既去爲立生祠北平初定羣胡反側不
寧公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
允中等聞公之德來降者凡九千餘人
上遣使勞以上尊羊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賜
誥命適四年召還京進大都督府僉事庚申山賊反承
命討平之賜馬七匹辛酉從潁川侯傅公征雲南既

至命公及都督陳桓胡海分道進討道多險隘諸將
欲深入公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
豈策之上耶遂先攻赤水河路距河二十里爲營時
久雨河水暴漲公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
斫木造筏夜半濟河比曉賊始覺遂大潰生擒烏撒
并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賊破膽進攻曲靖六梁州
關索嶺及偽石元帥山寨皆克之至鄧和寨寨倚山
公先遣騎兵五千攻其前賊空寨迎戰復以精騎數
百搗其後斬門而入火砲連發烈焰漲天賊乃亂遂
破斌之進攻大理金齒降其偽官段平章攻安寧州
賊將不花帖木兒棄城走破富縣山寨攻靖寧州壁
七寨一日夜破之攻牢擅山寨取仁德府破碍店山
寨圍姚安敗賊將李自久平家化州鄧川州破三營
復克寨邁金沙江攻北勝府生擒賊將高生平麗江
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擒二千餘
人收精兵人馬數萬船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
雲南諸路平論公功進爵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
柱國武定侯賜誥券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
襲乙丑加靖海將軍鎮守遼東丁卯同大將軍宋國
馮公討北虜納哈出降之師旋虜將追襲公與戰創
傷左脇箭貫中右脇公佯呼虜傷吾甲我衆急合連
戰數十合虜遂却已而進征虜右副將軍仍鎮遼東
戊辰出討北虜至捕魚兒海邏騎偵虜營不遠公乃
令諸軍炊爨飲馬銜枚卷甲倍道直抵虜營虜主覺

乃率千餘騎潰圍出其將蠻子太尉來拒我師公手
刃之獲兩營所積金寶珎玩圖書降其衆五萬餘人
生擒虜將吱吱司徒乃蠻家太尉與古達兒古不達
刺王子等四萬餘人馬駝騎五千匹牛羊輜重無算
師還賜白金千兩鈔八百錠綵幣四十匹已已
上以天下無事且閔諸將老欲保全之厚加賜賚遣歸
其鄉公亦就道庚午獨召還京
上賜坐與語歡甚命統禁兵及在京諸軍盡
上春秋高知公忠謹特倚重焉辛未以虜酋阿魯失里
冠邊命公討之獲其人口孳畜逐北至雅寒山而還
丁丑川陝冠發勢張甚
上顧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拔征西將軍卽討之至沔
之後河生擒賊首高福興及黨四千餘人公蹤其間
構者請誅之脅從者乞勿治且有司不恤民宜弃其罪
上可之永樂元年癸未二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六十
有九訃聞
太宗文皇帝爲之震悼輟朝二日遣官致祭賻恤有加
贈營國公謚威襄賜葬京師聚寶山之原公孝友仁
恕恭儉誠實出於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
求以身代疾遂愈人皆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夫人卒
公廬墓側晝夜號泣不絶聲臥寢於地毀瘠日甚一
夕夢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致疾則傷生汝固能孝
惟竭忠報國爲父母榮墓不必廬也公感悟而歸家
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居兄弟怡怡克盡友愛御

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甘苦同之其攻克州郡
必禁掌掠戒殺降封府庫收簿籍一錢尺帛不敢私
嘗北征軍法夜必令親軍更直荷戈環帳立一夕風
雪大作公悉罷遣歸營其愛恤軍士多類此家居寢
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孫
以儉素力學爲務事
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失雖隆而
自處益謙
上嘗御便殿賜坐適有奏事者公趨避之
上曰卿第坐朕自理事不汝闕也其見親愛如此嘗公
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
食餘饒安□增盡俾生侈心
上善之嗟嘆良久公大小百餘戰金瘡遍體每陰雨痛
甚及聞征討之命卽日就道未始以老疾辭其事
上竭忠如此曾祖參祖琛父山甫累贈營國公曾祖妣
何氏祖妣趙氏母單氏贈營國夫人配馬氏封營國
夫人公兄弟四人長早卒次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贈
陝國公謚宣武次其福建都指揮使次卽公也子男
十二人鎭銘鏞鑑鑰銓鑄鈺鈁鑽鋼錀鎭駙馬都尉
尚永嘉公主銘遼王府典寶追封武定侯鏞中軍都
督府右都督[redacted]鑑中都留守司副留守鑰散
騎舍人錡早卒鈺贈承德郞尚寶司丞鈁旗守衛指
揮使女九人長適府軍衛指揮僉事簡瑜次適濟南

衛指揮使戊其次適王妃次適府軍衛指揮僉事趙
珹次郢王妃次適金吾右衛指揮同知沈聚餘早卒
孫男二十有八琮瑢璧瑭瑄璡珹瑀瑎璟玘瑋玨璡
瑹瑨瑰瑛餘尚幼琮府軍衛指揮僉事珔襲武定侯
瑾早卒珹尚寶司丞瑀梁王府典寶璧環皆勳衛孫
女十六人長
仁宗昭皇帝貴妃次適留守左衛指揮陳鐣餘在室曾
孫男五人聰琥餘尚幼聰散騎舍人予觀前史稱郭
汾陽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窮奢
壽考終始令節七子八婿諸孫數十人俱膺顯仕唐
世榮之若公勳業之隆子孫之盛方之汾陽夫豈多
讓皆由公存心一本於仁故積累之厚今遂含隆盛
嗚呼偉哉珪以神道之石未立無以昭示永久余請
文于與其家傳考定其大者次第之而系之銘曰天眷
皇明淮甸龍飛乘時應運風雲一機
太祖受命汛掃群雄奉力桓桓鼓勇就列東西征伐北
南以平斷出神聖功協衆能展也郭公有文有武翊
輔其主寶天畀付鄱陽之戰衆論偉公公仰廟略不
有其功既捷通州再捷太原河南北平黎庶沾恩南
詔之征武功尤大誅叛全生蜀民是賴蠢彼殘胡偷
生漠北捲甲擒之狄氛蕩滌
皇有嘉錫錫爵褒功金書鐵券武定啓封錦袍衛馬白
金文綺赫赫高門煌煌戟除世襲國戚代有顯融匪
辛所致惟公之忠忠在朝廷載之信史亦有孝思永

錫爾類在昔汾陽若愍有唐公實以之于今益彰我
作銘詩勒功基道百世斯承有赫其耀

都督僉事謝公神道碑銘　曹國李公景隆

旨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提乾符而起淮甸御寶曆而定
萬方豪傑貔虎之士應期而出以折衝禦侮而克戡
多難自正大統既論功行賞以報功德之臣至於位
躋五府始終哀榮而無充史冊者蓋亦可數焉夏四
月六日前軍都督府僉都督事謝公以疾卒禮部以
聞擇葬地于京城桂山之陽以六月九日窆焉按狀
公諱彥字子超姓謝氏世爲鳳陽府鳳陽縣於皇里
人幼失怙恃鞠育于外家因以孫爲氏故元之季兩
淮兵興公募集義勇圖保鄉井歲辛丑秋七月乃將
其兵南渡大江從
太祖皇帝破安慶克江州于時僞漢陳友諒盜名字置
官屬據爲國都至是始奪武昌公以功授義兵元帥
癸卯春三月由安豐進攻廬州九月授荊衛歸峽等
州乙巳冬十一月取通泰州甲辰春二月徐宿濠泗
潁五州淮安高郵安豐三郡皆入版圖秋九月轉攻
湖州冬十一月圍僞吳張士誠於姑蘇丁未春正月
太祖皇帝即吳王位巳四年始以丁未爲吳元年從大
將軍中山武寧王破姑蘇俘士誠公又以功陞掌羽林
環衛賜以良馬復從征山東克沂莒密州遂入青州
走故元平章擴廓帖木兒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

太祖卽皇帝位公駐軍東昌進階武略將軍尋敗故元
平章阿普軍取河南通務等州秋八月中山武寧王
奉詔統兵攻北平公與在行故元順帝既遠遁而燕
薊永平保定眞定中山淡悉平遂乘勝取山西大同
太原二年己酉春三月西破潼關故元平章李思齊
棄輜重引兵奔鳳翔三月庚戌公從中山王駐軍陝
西列營長安城北平章王武率其官屬士民迎降夏
四月取鳳翔卽追降思齊于䧺昌遂破臨洮延安平
凉靜寧莊浪開成六盤等處而秦隴環三郡亦望風
而靡慶陽守將張思道率兵拒戰凡七閱月而思道
敗走公復從中山王還軍臨洮會敗元河南左丞相
擴廓帖木兒來襲我軍王率大衆亟與決戰旣敗之
于臨洮復敗之于定西擒殄其將校驅殄其士卒無
筭擴廓帖木兒引殘兵北遁四年辛亥夏五月調公
守興處州陞應天衛指揮僉事進階宣武將軍五年
壬子春正月移守朔州從征和林六年癸丑秋八月
敗故元兵于朔州之北獲其將知樞密院張寶院使
哈剌八都參政高甚幷其所部兵衆九年丙申春三
月進軍寧夏敗迺兒不花于賀蘭山收其胡兒畜孳
駝馬牛羊而還十年丁巳轉廣威將軍二十年丁卯
特陞僉前軍都督府事賜綵帛萬匹黃金百兩白
金百兩及甲第一區臧獲數十輩命公征討雲南慶
西龍里諸部二十二年己巳秋八月還朝賜以誥命
授驃騎將軍二十三年庚午奉詔湖廣都司訓練官

軍至貴州置新添衛二十五年壬申更給新製之誥
九月公赴山西籍民丁爲軍置天成東勝二衛二十
七年甲戌春三月十二日
太祖皇帝御奉天門召公慰撫之眷倚甚特賜庫帑
命復其姓爲謝氏明日以其季子達入覲卽除散騎
逾月而選尚汝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玉帶金帶襲
衣靴毛之賜長子忠復授興武衛指揮同知三十一
年戊寅公得末疾乃致政家食甫二歲而卒享年六
十有九顯祖諱厚美贈驃騎將軍僉前軍都督府事
祖妣張氏贈夫人顯考諱中善贈驃騎將軍僉前軍
都督府事妣許氏贈夫人妻郤氏贈夫人子男三人
忠懷遠將軍任世襲指揮同知順未任達特進榮祿
大夫駙馬都尉女三長適馬旺次在室季適指揮同
知戴義長子孫男十人女十人自昔一代之興必有
虎臣碩輔豪傑之材以翊扶昌運至於功成治定而
彝常鐘鼎之銘河山帶礪之誓俾與國家相爲悠久
夫豈易得哉若公以篤厚之姿勇果之藝盡瘁致忠
而致位將領斬關陷陣搴旗先登與夫首馘之獻不
可以數計至於鳴劍伊吾之山飲馬捕魚之海踐霜
雪絕餽粮凍餒蹶痎皆身歷之故能簡在宸衷光承
天寵身居宥府手爲駙馬克享榮祿以致考終豈偶
然哉先武靖王與公逢興王之運周旋戎旅二十有
餘年予又辱公同朝而與駙馬君忝同戚里及爲是
銘雖重於作而義不敢辭銘曰天啓聖明篤生

皇祖奮自側微丕揚神武環材傑士聞風景從盡用羣
策以成治功維時蘄公勇踰貔虎小大百戰折衝禦
侮迺擢將領迺寄翊林迺僉衛事爵注
皇心自東徂西北南萬里降城破邑惟
上所使殫力盡瘁不有其躬克殄大敵寰宇混同宥府
是登品列第二寵錫便蕃恩榮備至允昭胤嗣孝義
彌敦
帝女擇配有赫慶門福澤方隆受天之祉子孫承傳世
濟其美賜葬鐘吉桂山之陽刻銘鼓石永古流芳

蘄國武義康公神道碑銘有序

宋學士濂

皇帝卽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遐邇梯山
航海奉贄獻琛
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
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于陝州
上聞之嗟悼不已既敕有司穿土作室以窆體魄復欲
昭其功勳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
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
字壽卿康其姓也世蘄州人曾祖文廣　皇贈中奉
大夫參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懋　皇贈資
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
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
蕭氏追封蘄國夫人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
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爲務授以長官俄遷爲鎮府同
諸將復九江據蘄水黃連寨韓蘄州路同知總管府
事屯戍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
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
乙未六月
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臨濠陣人多效死於是
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兵虛襲之公
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鼓伏兵貿明殲其精
鋭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屯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

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
行省參知政事前踰月
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
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戰
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惟命苟
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効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明年授秦淮翼水
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駄沙八月偽吳張士
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
上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
州取趙雙刀之樅陽還都水營田使兼樞密院判親
兵左都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偽將寧樓超出戰
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偽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
我姑孰殺我吏民將窺我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
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偽降友諒爲內應招之
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
如所言既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
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
州偽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
克黃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
揮友諒之勢遂衰還陣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
月復隆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

興
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開
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鼎呼湖水爲
之立起浮屍蠢蠢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
幣帛之賜十月
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
璧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
從大將軍徐公達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拔安豐
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
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
江陰京口
上帥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士誠兵已遁
又明年正月進至巫子門擊敗其兵獲士卒二千公
功爲多四月掎淮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
與艨艟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
逼姑蘇姑蘇士誠偽都即遣銳卒來迎鬭大戰尹山
橋公持戟奮戰益力銳卒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
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
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
上以江南之地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略中原公從定
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
饋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
石頌德繼解二州則教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

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　詔還軍中道因疾
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
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曰武義以九
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
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為
榮公娶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
側室朱氏俞氏子男三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
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元
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
真主龍飛於羣雄之中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
附坦然而不惑可謂上知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
昭被寵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為爪牙十餘年間屢從
征討茂績奇勳著稱當世存則受富貴榮加以爵位
薨則疏封賜謚貴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延於
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於碑
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
上報功之意銘曰於赫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照于八埏其一時康公江陵
之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漢巨艦輕雷物莫敢攖何
戰弗潰何守弗傾三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
率衆內嚮其四
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遇爾不疑其五爾礪爾矛爾鋋
爾部士卒助予四方以寧萬國其六公拜稽首賜死為

生誓殫報効如無餘齡其七孰不為疾率師往討疾如
翼如風馳電掃其八東吳西楚蹙陳偽張身殲百戰克
堅始息其九大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弱
其十蔽遮河潼以義為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其十一去
窺貿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思義斯在其十二從伐漢
中遐追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十三
帝念將臣血戰之苦將酬其勳錫其茅土其十四孰不壽
考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鬼泉扃其十五
帝情惻悼恩命絡繹穿山為堂畢茲窀穸其十六名垂於
史祿延於家翩然而逝公復何嗟其十七史臣述文大
書深刻以昭公勳有永無極

縉雲伯胡公神道碑銘　濂　同前

上天既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東諸郡而婺衢處三州相
繼平時當草昧之初
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仲淵羅致而起
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算出鎮鄉邦言聽計從
遭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
始若公者可謂卓犖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
也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棣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
龍泉因家焉棣生瑨瑨生文虎文虎生埭埭生晟晟
生滂滂生衢州録事參軍崧崧生鄉貢進士應
辰應辰生温州樂清令琇琇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
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諱鉦仕元為征

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公其長
也員外府君歷宦游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李夫
人與母夫人相繼亾公將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
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
麗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率捐館舍公哭慟萬里奉
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洼下夜夢人語之曰此洼且
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雨至洼果崩聲如萬
雷既歸葬於縣北之園原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
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
之發為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擾攘蜚延
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
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于湖山已而盜掠
之民相挺為盜江淛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
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撫所陷諸縣募壯士為軍決
日間得數千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
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仍良民耳賊以公長者其言
不欺盡毀旗械內袒請降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挾
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處
州與公語意合帥府君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
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
遣辯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等悖逆亂常今王師四
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為與賊守
自取作齏粉耶將軍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
縱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

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
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魚為業時城閉者三月
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
列公功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鄱
陽復邀公俱行戍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衆
為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
毅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禱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
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馳而歸執害先生者盡殲之
縉雲之黃鄭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
泉溪無賴之民咸為盜根勢蟠結不可樸行省丞相
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為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
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
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來降縉雲盜亦
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文元傾其精銳
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取殄滅今
茲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
兵夾擊之別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
擊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文元梟之
乘勝直攻大社周天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
安殺潘惟賢兄弟以降先是國兵取浙東婺衢既下
獨處州為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己亥今
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
公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
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

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内附以全民命且曰
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
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
胡公四縣因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無何擢中書左司
員外郎
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命公還
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
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浙東苗軍爲變婺
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爲所據
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
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郛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
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者即誅之
然猶慮戍兵之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論于衆曰
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食之柰何衆皆曰養兵
所以衛民陷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况於食乎
公迺因民之産以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横及是
以復城有功横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讋
服江西食東浙鹽而有司十分抽一販者鮮至公請
以二十分稅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
久橋隄當水之衝亦爲所齧蝕幾盡公即上流比舟
爲梁以濟行者州學燬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
撤而新之爲新進士吳世昌爲郡文學以司教事城
中民廬多爲戍士所據混淆而處公度閒曠之地建

營屋數千區使別居之縉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役
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新復入之田實其數其害乃
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
走之公引兵爲援建議以爲諸暨浙東藩屏若諸暨
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
山旋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塹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請別爲城守計暨至城已完
上嘉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二十
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
上念公立城功以名爲賜之青田之壺浹地接閩徼入
素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叛廷發師在外復來寇公
怒遣軍深入會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爲兵二十年適
誅之益一旦就平温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
擒之并復瑞安所浸地而親統正軍攻温州明善勢
蹙與其仲父國珍繳納歲幣詔公還師明善遣以重
若干來進貢
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内藏
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何
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
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領還守外
上時已即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陞辭
上諭之曰僕聞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友定擾
邊公奉命往之遂取建之浦城而宗安建陽二縣亦下
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寅

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塞裲有定大明帥鋭卒
亟圍我營公突陳與決戰馬蹶因被執有定旣得公
頗禮遇之公具道
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實顧歸漢事
撼之有定初無殺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于
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三
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卽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卹典
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熟者有司之制未
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絶倫藝術弗學弗已學之則
無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之傾橐以周之弗
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
未嘗妄殺一人恩意在人甚多故其死也聞者莫不
流涕鄉人爲立祠宇祀之公元配同里項氏二子長
曰楨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經室
滁陽楊氏公旣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爲像具衣冠
以葬實祔于園冢之左葬已來徵濂爲之文昔濂待
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
上所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
寢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語人曰區區承詔鎭處城
皇靈獲冒章巳寧謐捍將勍挈全閩之地以圖展犬馬之
微衷柰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夫濂辱交
公者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三軍而雄姿奮
揚不可遏及與縉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欣然布衣書
生也濂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敢
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洸
洸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攖浙河之東地
氣盡白此爲兵徵見於羅英爾衆荷戈來入我壘寔
爾撫摩拔爾水火公師如風鼠寇如雲一鼓之餘散
爲埃塵節鉞出鎭涉歷五年桴鼓不驚雞犬無譁
登叛人陷我諸疆公逆其城寇至輒敗
皇用嘉錫使車絡繹天關龍爲於公弗借公感
主知酬歌慷慨誓提八閩以歸職方旌麾所指勢如破
竹天未厭亂三軍夜哭公村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
赫公命柰何丈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竹父母之邦
匪公之臨十里枯骴公雖止斯亦無嗁驅堂有嚴
肖像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括蒼之山其崇欲摘
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御史中丞章公神道碑銘 并序　　同前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
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起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
出入禁署以備顧問知是者四三年私竊以爲生我
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爲棄予而
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
之碑公敢以爲辭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
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
誰乎因扶淚而叙之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
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

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之浦城
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兗祿大夫檢校太傅西
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
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
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爲秘
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于龍
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
生世安世安生寧寧生宗宗生紳貢進士輔輔娶嘉
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之高祖
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
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
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舉類爲儕類所侮
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勵豈爲男子耶乃
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
冠從御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
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次叩其緖緒浙東憲
使充堅不花請與語悦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俱至
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
逝人以爲純孝所感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
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
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
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
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
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縶之柱以刀磨其脅曰

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
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何
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脫歸乃集
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卻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
欲盡誅平民詿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總兵政公走
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
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盗誠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貧
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猶揚湯而止沸也不
識可乎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殆即檄判官
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辟[illegible]軍
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illegible]公有力焉上其
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主
簿辭不受海寇起蒼嶺掠沿海郡縣行省令石抹將
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從寇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
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自[illegible]檄即起曰吾
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政我報
德之秋也集鄉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納內
外交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飢豪民吳甲蔣
乙積粟不糶公言於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振
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
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
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
民受其惠爲多隣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
寶忽丁又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

公同其帥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
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丁懼弃職獲罪而愧公有功
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
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
家帥府檄兵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
蠭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
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逞耳將軍或太急耶
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
略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
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冠於鹽水屢爲所敗
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
統軍至鹽賊衆來逆戰丞山爲陣兵既接義軍張
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
乞曰我非爲寇者待我殲此海寇即降矣海寇諸寨
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爲内
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
公曰非爾軍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内砦疑其已降而
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賊破必矣壁未完賊突
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其奇兵擣擊賊奔北即縱兵
圍内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寘諸法外砦亦
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
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鎖
木烈思分臺于[illegible]治書適從吳楊
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關公至即引去

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
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
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
掠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分院
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沮縛其
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關耀王周天
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
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之
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
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
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
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謹其保障州里乎
己亥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
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惕然而起與青田劉君
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
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
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藉之差稅額之以
便公以疾在身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頤曰章溢日來康
強否來頤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辭辭成疾耳
上卽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
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卽擢公僉其事尋命還處
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爲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
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
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卽日以總制
事付胡君而復其部王師平荊楚設湖廣提刑按察
司選公僉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旣至視荊襄多廢
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許爲伎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鎭撫回回怙勢作
威輕重人罪以爲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内
道按察司宋思顔以浙東憲吏事不白下獄而浙東
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琦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
憂懼不知所爲
上遣大史令劉君基諭公曰子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
也旣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鎭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
軍民等事皆隷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
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彊場
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
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

青田夏淸閩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兵慶元
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
兵使扼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胡典
季汶卽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
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爲遊
擊而公卽處城坐鎭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
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公消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
糧餉公以爲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
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
乙匿官課乙旣誅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
給辨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
其辭遂屈
上知爲公所鞫當不寃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
來納款人咸以爲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
容故德柔爲國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
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幷公因留
其使厚存卹之溫州若洋周遂卿恃山險嘗爲寇僞
邑皆患之而鄭傳之道平陽瑞安亦爲所要遮公命
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書命處州
造海舟若干艘幷僉溪船戶爲水軍其戶凡一千旣
有領之者而又隷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
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
爲奏免雅輸硫黃白藤于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

以爲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
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執
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
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
祖總兵取溫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溫州平公聞其
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徽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陽既
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
諸郡皆平
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歎甚至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
寇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閩越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
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
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徙浦城取
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
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興加征至十倍
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雲朱君遂來
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
叛去溫既平君遂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
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
徵輸巨材撥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發之交限以峻
險縱有本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
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趨翌日召公及
劉君基入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
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
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
而不犯豈直持搏擊爲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
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違朝無足任者縱禮
官議有未盡陛下之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爲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
耄飛咸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
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
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命征閩許以事平
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
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
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
茲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殁公馳還
舍援例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治戎事惟
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踰海北行上章乞
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之爲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寵遇之殊
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崐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
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子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
副使戍于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
居常怱怱若無以自存者及聞完死親負土石而感
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曰勿憂也吾父母幸
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葺歲時薦獻幸有條序吾
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爲慊耳臨終親
友何濟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父
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
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于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恪克盡內助子
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
誠次存厚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公性篤
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門室廬被焚公稽顙籲
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
懽心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劃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
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標曰應奉公起
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子孫
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
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憂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玉
峯西岡爲義阡聽其瘞焉又以王叔剛賢卿郡之

賢者而后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設
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發善扶義者無不爲
也公狀貌宏偉器局夷曠而無世酬物一本於誠一
循乎禮義外若和綏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辨[illegible]
或析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知
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爲學皆躬行實
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爲務
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
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爲人言之生平
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余
竊聞之章爲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
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乏人公親提

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勳名唯太傅公爲光至今道
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爲墟
公談笑而起皆剷殄之無遺青處之民至今思之於
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
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之所遭者衰
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
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隲公行勣諸堅珉以垂示
永久於戲金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
銘曰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
兵雲屯拘鼠偷竊方繽紛怒安欲以一氣春陰功上
聞帝爲欣勸生聲勢千子孫白芽堆林如爛銀匡山
繼之聲益振方斕踔騫目營燁吾吐鴻笔鍾在野叢

蚩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鞬𩑺呼不異兇慝羣
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仡立無邊塵𣑁之太傅功或
彝章徽曁照絕等倫
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東帛往聘東海濱
加以祿爵恩寵新甫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
春貪夫宵遁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栝山恍惚失
嶙峋孤狸跳舞騁妖神
帝曰汝溢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戾止集吏民
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戮以徇坐鎮鄉城如虎
蹲大兒游聲左右巡四郊怗怗多柔馴召還執法居
諫垣長疏數奏嬰逆鱗豈堂風條驚遊魂上表陳情
達
帝閣哀號頁土自築埴因病致疾亟返真聞之誰不淚
沾巾公知學術歸一原時剌濂洛溯本根所以不對
枝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賁賜題奏藏山樊大書遺
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期無湮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

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宋學士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統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
彦亦精瞻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習
四經之文畫以歲月期於默記又推於遷固范曄諸
書且直隨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
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
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議定之集錄探
幽索微使無遺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
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禖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職戶
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諳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
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
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
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
瞪然視古不强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
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之
墓慎滋乎中而復繼之永嘆也公諱魯字得之曾其
氏也孔門弟子郕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
者已久世商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
墓茲不重載曾大父秉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麟宋
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學教授妣劉氏
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
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

之奇及其餘數千年間國家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
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出莫
究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千卷動至數百家各
攬其精而擬其華間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
購得之既得之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詞章麗縟
炳朗穆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擧岳申與之語
連日夜不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志於斯也其將以
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究
極其所未至審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傳授著書爲
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也嘗一過謁吳文正公
澂於臨川吳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
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雖何讓古人公年二十

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蠶
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澂之書曰吳公亦居臨川其
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既輯未嘗釋手
父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
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召里諸家集健
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禍福
言甚剴切衆乃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
君子鄉入 國朝有詔纂脩元史勒成一代之典遣
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直罅漏者不一而足
其功爲最多史成
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以
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與論以老成之

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
難定於一公當衆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
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
記答之各心醉而去儀還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
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
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公不可使者不
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
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
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
安南來貢王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觀之
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熞爾今驟更名必有
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畫曰熞爲叔明所

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懼故託修貢以覘
朝廷之意
上叱之曰島夷何狡獪如此卻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通吏事
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侍字犯父
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俄又入
寇戎將無擒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撰有中國一
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閣撰文已起人意今曾復如此文運應其
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
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

振九月膏雨降鍾山羣臣咸見諸咏歌公獨擬賦以
進十月
上幸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
獨曰此魯曾作雅揚攄既精鋪叙有法豈欺進之可
驟至哉十又一月疾愈篤上章乞骸骨甚切手書見閒
上惻然許之十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
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
受國寵恩仕路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
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紙翰爲書戒之壬辰次
石陂澤果歿社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
酉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
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著德燕

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
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
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
諸姪相繼捐館公扶湊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
且撫存其孤惸惟恐或失其所生平輕財仗義喜周
人之急四方賓客日塡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
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黜諸乙榜人爲不平而公亦
澹如也其出仕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於
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
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决公識所
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藁甘徒雖有所
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

類藁辨誤藏于家他咸未脫藁當公脩元史時濂實
爲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甚爲深
共坐官舍更辨互辨每至夜分嘆末學之空疎傷古
道之寥落又復相視戚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
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
其意蓋指公與濂也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
上儷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
休必會爲共成一書庶可攜手以見前賢公今不
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於治古之時也世
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
稱爲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蕭氏先二十年卒
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

男二人長鍫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爲仲兄後女一
人應眞適劉奉孫二人正龍景龍銘曰氣化紛綸人
文昭宣萬類斯孰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
兮載籍繽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技分葉散散爲
千塗混其精粗兮彌綸大邦文物采章有變有常兮
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包其腴兮王筍之陽神珠吐
芒莫自驕藏兮 大明麗天東昂炎熒翼羅後隨兮
袞褒鉞誅寓於羣書曾論所宗兮儀曹之升譆禮稽
經日緯恭參兮糾紛
奇獻上寛榖周功在刪脩兮所積之誠所發之深開陽
閩陰兮芷芴垂紳其色閶閭邦之老臣兮媚學[illegible]
其中拐然何翅重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亾四國之

傷兮其神上征化爲列星寔光晶熒兮下射屏山焉鬣桓桓名在不刋兮

誠意伯劉公行狀 基

黃紀善 伯生

公諱基字伯溫世爲括蒼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諳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瑞州府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閒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翌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名發奸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實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罪職罷其家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讎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議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文省考試官頭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臺憲所沮遂移文決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嘗作文以期之方谷珍反海上省憲復辟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與元帥納璘哈剌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冦復辟公爲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者宜捕而斬之餘黨脅從詿誤宜從招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却不受執前議益堅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其賄使人浮

帝事編爲事類以獻
仁宗甚悅賜書褒美 名臣贊

先生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爲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刋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爲知人後儼爲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

禮儀亦不辭人而高之 古錄刊錄
公祭座主胡祭酒先生曰區區昔承見許於文字之
間繼而忝同官得相從者二十餘年先生致仕以音
問往來者又二十餘年區區夙夜砥礪恒恐負先生
所知有玷於斯文而未能也 文集
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振張脩撰益相見輒出所作
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欣從公亦善改人文字泰和
陳學士嘗筆譔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
言色公即已之 水東日記
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
必用桃符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文貞爲西楊文
敏爲東楊盖以姓同因居第以别之文貞因出西江

海王藏京省院臺俱納之惟括安授谷珍以官乃駁
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
帖木耳左丞羈管公于紹興公發憤慟哭嘔血數
升欲自殺家人葉性等力沮之門人密理沙曰今是
非混淆豈公自經於溝瀆之時耶且太夫人在堂將
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氣疾是後方氏遂
橫莫能制山越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
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游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
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
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略定其地復以爲行樞密院經
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
中經略使李公國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

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由儒學副
提舉格授公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聞是命不平皆
解體勑書至公於中庭設香案拜曰臣不敢負世祖
皇帝今朝廷以此見授無以宣力矣乃棄官歸田里
時從義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公乃
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
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箠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
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
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
與彼何殊耶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
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

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
詎能保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
事在吾所輔者爾輩以衆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陛俾
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
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策一十八
歎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討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
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
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
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
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
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
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
爾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討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
以為宜逕搗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　城命公授方略公書紙授之
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有青雲起即伏兵須臾有
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驚動日中後黑雲漸散回
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
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諸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
衆以為神將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溥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美使其子納降請禁
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
即歸
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處
殺守將胡大海耿集孫炎等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
將夏毅惶懼無所措會公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公即
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
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
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旁附郡縣翕然心服
方氏雖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
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公之恩德也方氏素畏公名
時遣人致書奉禮公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鄉邑悉合機宜某年月
日公赴京道經建德會嚴州[illegible]張氏入寇時書國
公守建德欲會兵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
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
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鳴鼓聲疑
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
掠老弱耳遂[illegible]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
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
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
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
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原缺

上還京定計取張仕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
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
以公為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
失一大將時參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為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
得衆之象應在得衆將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留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
公言捷至
上大喜悉以所留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羣
臣皆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公語諭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議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為趙高也
上頷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寮黨蔡等伺察公
陰事欲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災蔡嚴因為
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為之者蔡嚴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蔡嚴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求通詐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寵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汝之忠勳足以任此
公叩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
為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
駑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
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
制畝悉加五合
上曰吾之相[illegible]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
太深又不[illegible][illegible]為之孫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
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
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illegible]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兢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
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所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
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

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
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産且屬溫州界抗拒
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
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
上前而不先由中書省時胡惟庸為左丞掌省事因挾
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訐老吏訐公乃
謀以公欲求談洋為墓地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
其家處處可動
上頗遂為成案以奏請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璉
上時已勑璉歸及辰
上曰既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
欲使汪廣洋為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
大感嘆謂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
其如蒼生何遂憂憤而疾作增洪武八年正月胡
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遂白于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為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
公生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
十六日享年六十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
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
韻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稿
五卷名曰犂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
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
于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孫男三人廌虎翁
孫女三人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
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
惟庸必敗我欲奏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略以為脩德省刑祈
天永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
與京師聲勢相連絡事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
義形於色然與人交淡開心見誠坦蕩無間阻至於
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
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為不世之遇知無不言
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
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遜避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
嘗自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又公以天
下蒼生休戚為憂者即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其
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

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人言也其
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
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
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
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文章為當代首稱
云伯生辱在同郡猶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
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薦請錄公遺事因
輯平昔所聞大略為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
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謨
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贅也

參政劉公墓碑銘

蘇編脩伯衡

皇明有佐命勲臣曰誠意伯劉公既薨
上嘉念其功不置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
官其子孟藻後一月兼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超拜江
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未三年竟薨于位十
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
上聞之嗟悼不已勅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為祭文命國
子生陸居敬致奠其子薦等卜地里西石門嶺董田
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焉既而使來屬伯衡銘
其墓上之碑按孟藻姓劉氏諱璉字則孟藻也處州
青田縣人曾祖諱庭槐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祖諱爚
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
諱基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開
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曾祖妣
梁氏祖妣富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妣富氏封永嘉
郡夫人娶陳氏子男二人長薦次虎女一人適麗水
陳仔孟藻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過輒能誦詠終不
忘年十餘為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師覽之有
愧色孟藻器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留
輦下也孟藻內事母睦宗婣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
不中度於時永嘉為方氏所據鄉之羣無賴子煽於
方氏將相挺為變孟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
滅之無得脫者而閭[illegible]遂以奠枕其年才十八耳誠
意伯以聞
上曰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于家也遣孟
藻上表謝恩召至榻前與語
上為傾聽而任用之意昉於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
見武樓下內出所製褒穎川傅友德等文俾持歸示誠
意伯別撰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朝謁無慮
八九至至輒燕見
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為賢而極為
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請於
上曰甌閩之交有地曰談洋僻絕而嵒險戎卒逋逃淵
藪也愚民往往蟠聚為姦利樹巡檢其地庶幾人知
顧忌可其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關白恨甚及具
封事言即[illegible]猾吏孟藻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

愈益恨適有旨逮岳家猾吏乃誅使誣誠意伯非法而
刑部尚書吳雲等承執政風旨議坐孟藻賴
上察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罷之又明年夏監察御史
李鋼以
上旨采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即日出書石室中索
從李御史赴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戒之
曰愼勿泄也臣孤幸事畢其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
來取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
上慰諭之曰忠孝哉其留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
服賜寶鈔三十貫遣之
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五十貫秋七月服闋除而考功丞
之命下考核平亭時譽翕然
上猶以爲散地象試監察御史風裁凜凜眷遇尤篤陪
祀圜丘被旨進勺無違禮者縉紳多之明日圜丘署
丞進瑞粱特詔孟藻與通政使曾秉政作歌頌孟藻
所作稱旨未幾除參政出涖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
日除官四百餘人
上諭衆曰劉璉動心臣子操心正大祐家奉法歷官著勤
故委以重任也劉有異績且入中書矣衆乃始知
上於孟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構拈
江西也同官薛士原貪而苟立本險邪而不知大體
孟藻一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決議不爲俯仰遊出
語侵之不變一號一令忖度利病使不便而後從違
造城磚厲民吏其要約而倒懸以解督運吉安布粟

糠妝而公私稱便淹禁囚徒充斥窮日夜之力疏理
而囚囹以空此尤見褒賞於朝廷者也以此專使來
錫監丞參政命書方屬意大用之而孟藻憤立本專
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祿而天奪之乎蠹之
日君子以其方嚮用而遽沒降年又不永咸涕泣嘅
傷焉伯衡竊惟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
誠意伯之遭逢至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況孟藻能
篤而忠貞奮其材献上結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崇擢
死蒙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世聞其風未有不歆
慕其忠孝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其志則大行其
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於斯哉今伯衡
以朋友執筆爲銘誼也烏得而讓之銘曰
聖皇龍興豪傑雲從運籌帷幄偉哉劉公令德不匱有
君爲子繼武而作爲
天子使君鍾粹美強記絕倫不煩師教肆筆成文奚自
弱冠英謀善斷不動聲色制亂將變事聞
當宁當宁曰嗟允矣肖子亶其克家公雖退休心乎
宸鬮上表上章君則奔走闕門歲歲出入下何侍于
燕閒家人莫過上公通侯罔不恭敬曰父名臣宜子
之令柄臣憾公獨不已謝因事返噬遷怒於君巧詆
深文羅罔天聽君免于辜
皇仁且聖求公遺書詔使臨門迺膝迺秦獻于
帝閽皇欲用君君乞終制俞其請矣申錫楮幣侑琴既
御趨而造朝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宅鞍馬以莫不

賁其官再遷首尾三載君在考功有陟㞢明君試御
史無回不貞殘傷大藩豈無方伯往來厥政微君孰
托有兵有民有錢有糧有獄有訟有紀有綱晝思夕
帷不遑啓處何利不興何害不去去害興利民罔時
恫頌聲洋洋達于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奬使者旨
還君已長往命難諶斯而止乎茲不來事柩以究厥
施年與材違
皇用慨嘆遣吏祭之親御宸翰恩禮優渥終始哀榮君
又奚恨雖死猶生煇映前人廢延後嗣銘以傳信作
者太史

皇明名臣琬琰録卷之八

學士承旨潛溪宋公行狀　濂　門人鄭楷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其先有諱憲者
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
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
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
至宋嘉定初有諱栝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
世乃至先生始還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
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
生稱之先生在妊七月即生爲嬰兒時善多病每風
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氏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恙
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
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
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
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
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信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
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
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
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即名師即有成爾乃攜入
城府授業于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
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
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
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
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

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文辭
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于先生曰舉子業
不足恩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
公傳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閫奥自是先生文章之
名籍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辭館而歸先生嗣主
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
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三十年學成多有躋
膴仕者當是時曾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
端嚴方正先生年甫二十又五終日穀然賓主人尤
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
多參問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斟酌時宜以成一家
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
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師
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
公曰吾鄉文献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
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絶倫之識而濟以精
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
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
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
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
長歐陽文公玄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
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踵
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
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自布衣入史館爲

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
世亂益韜閟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
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
書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
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
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
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既間
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本兹思
繼其絶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
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
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
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發其
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
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辟猶饜
梁肉而茹荼飲茗汁耳歲庚子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
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
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
俱見
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
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
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
言之而不倦
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

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
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
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
卿之誠豫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
注先生侍
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
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進
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
務所先耳嘗侍
上語賓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
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哉
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子女其民無子
者官給之勿取其祖丞相遣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辛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
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損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
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療治乃賜金帛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先生上箋謝恩復奏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情毋驕縱脩德
進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甚喜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吾者
先生教吾子以嚴相剸是爲不使也以聖人文法變
徐言教之是爲號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
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楮書
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淳謹君子輔道有方眷遇甚隆既
而先生丁尚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
脩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脩
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先
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
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特賜詩封功
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
歷據漢唐以來故實且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
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目爲[illegible]
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
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
上怒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僊以朕言之使
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僊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
僊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
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深然之
上既追封外王父爲滁陽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
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
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
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

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
多大臣子弟先生莅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
兩序據坐執經敷揚聞奧之旨教以孝弟忠信之道
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
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
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
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讀書至切
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
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斂容嘉納終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
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
上讀眞德秀大學衍義
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
年二月
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
上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
聽之先生旣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
之功民力旣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
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敎民則禍亂無作
矣刑罰非所先也
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

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
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柰何
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愼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先生侍坐
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脩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
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
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之講論以廣
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仍兼贊善大夫
先生之父文昭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淑
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
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
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大意先生歷言
帝王之道及
皇上創業之艱以致儆戒之意於後人
上稱善命刻于篇先生嘗侍
上後苑觀稼
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
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艱苦實盛德也
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
不專誦讀而尚躬行人君兼治敎之責躬行以率之
天下有不從敎化者乎八月奉旨纂脩大明日曆一
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
夕禁中十七年五月乃成先生自以布衣際非常之

遇哲竭誠以報國凡
上有所任使廢書廢夜船閱裁冊書手齎進之或當說
于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
神之典朝享宴饗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
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成可傳於後世先生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家事有問亦一一道
之常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邪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為何物悉以其人及
膳羞品對
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覘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

惟文墨是攻今幸得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
不願居職任也
上念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
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
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為誰先生曰善
者與臣交故知之否者繼有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
命賦詩為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雁令七步即成
有自古戒禽荒之言
上忻然曰卿可為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
制之作亦不留藁嘗著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
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
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
上召先生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先
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
恩也九年六月
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
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
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擢令
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是年某月詔錄先

生家子璲之子慎為殿廷儀禮司序班未發召介
子璲除中書舍人
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璲與慎而戒飭之
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稍倦
上命璲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
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賜
上親作馬歌復詔群臣咸作之以寵焉先生益感激不
自寧嘗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
萬一耳
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
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

為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
淑人夫人賈氏封恭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
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
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為
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
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
上疏萬餘言者
上聽厭其迂從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
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
上皆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
忠耳烏可深罪乎

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
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
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
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
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
偽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
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
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
御製文並東宮太子贈以衣三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
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

上復戒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
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還慎詣
闕稱謝仍上箋
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
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勳業既著文章必
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
是年九月朔先生遂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
上佇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太喜加勞再三
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
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醞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
上遊歷觀閱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使飫侍食日旰始退
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

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
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
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
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
留朝七旬餘
上重先生之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力辭遂俾道中貴
人陽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
上為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
上問璲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未幾復謂璲曰
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
儀儼然在朕目中璲叩頭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中書舍人

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紀之
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
恭旣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
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
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䵞然
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
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
朝廷有大議閽閣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
理晩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以
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
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尙表襮務合乎義
敎人皆隨其質而道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眞無
鉤距纖爲所餡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
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
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案求一字不
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勅請
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却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
所以崇國體也
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爲之
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
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飮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
衆與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
之濯淸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選
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
參大政爲御史之列郡若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
者於人必爲幸承一言之賜若人輙改觀視之不翅
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
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先生爲大人長者及先生歸
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
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
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
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
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
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
不觀及致政歸靑蘿山闢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
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婭有以郡縣事
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輙引去不與語切於
仁愛閭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然
燈於几緣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
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飮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
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
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
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
孫愼以罪被刑舉家當竄重辟
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
以疾卒於夔之府臨殁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讌笑之府

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
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從也先
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費
氏前先生一年卒葬青羅山子男二長瓚次璉有文
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孫男慎揖恂惺嗚呼猶自垂
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
童子無知即辱進教之親承化育于茲有年矣篤惟
才質凡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
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
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
恐人未盡知爰取翰林待制王公偉先伯父太
常博士諱濟君猶著小傳及同門友　所作歷官諸
輯爲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
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采擇焉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九

行省參政陶安傳

陶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潛
於易元季嘗試於有司爲明道院山長再調高郵書
院秩滿避亂家居沉涵道藝賦咏自樂若將終身乙
未夏六月
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
老出城迎侯見
上狀貌謂諸父老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
矣
上召與語時事大悅安因獻言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
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
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今
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
行吊伐首取金陵以圖王業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諾授安天下興國翼元帥府令史丙申秋七月已
卯朔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以安爲員外郎留參幕府從克金陵會丁
母夫人憂服闋授行省都事尋陞左司郎中贊畫之
功良多
上既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因問四人者何如安
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
如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謀癸卯黄州平
上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逾安者遂命知黄州至則寬
賦役省徭役民悅服之改桐城令尋移知饒州時方
征伐急軍需安勸諭率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適
閩寇至攻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俟援兵至擒其
衆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爲所脅耳柰
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四境以寧
上嘉其功御製詩以示褒美遣使往勞明年入朝命復
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
首召安爲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事多所定擬御
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林文章第一家
戊申

上卽皇帝位建元洪武春正月詔修大明令以安爲議律
官是月辛巳安與中丞劉基言於
上曰適閱倣元舊制設中丞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取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
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
權豈能達哉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
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
重務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
上因謂詹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者兼
其職若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
用夫擧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
得賢人各盡其職故連抱之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

璧不以付拙工於是以李善長等兼東宮官乃諭曰
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
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
貴泥於安佚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
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上一日御東閣安與中丞章溢等侍因論前代興亡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佚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佚樂
者易怠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怠則善道不立而
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卿此論深有契於予心古
者今之鑑豈不信歟
上與儒臣論學術安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鮮不爲

所惑自非有豪傑之士不能決去之也戰國之時縱
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諸侯諸侯急於功利者多
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
不去則正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之
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二月壬寅朔中
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洎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其圜丘
之議若曰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
祀皇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其
方丘之議若曰今當以經爲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
方丘以五嶽五鎭四海四瀆從祀其宗廟之議若曰

令擬四代各爲一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
五享孟春特祭於太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
於高祖廟其社稷之議者曰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
上戊日皆從之安又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
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則
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時有御史言安隱僻之過
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
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
命黜之中書省臣進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
容之
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蠹螣長良苗者必先去莠
任正大者必絶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結以小信而
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
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
則易爲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某年遷江西行
省參政汪廣洋於山東以安代之時江西諸郡縣初
下安鎮定之有法軍民帖然得推
恩追封其祖父父爲姑孰侯祖母母爲姑孰侯夫人
某年安有疾既劇猶草時務十事上之九月戊戌卒
于官
上聞之哀悼親爲文遣使祭之時年五十九事載

國史論曰自古帝王之興伐暴救民以安天下雖其
智勇神授動有定略要之艱難草昧之初人心未定
所以啓迪淵衷者亦不能無賴於英雄豪傑之助若
董公說高帝爲義帝發喪誅無道秦之類者是已然
我
太祖之興比之漢高祖又過之蓋胡元入主華夏百二
十餘年濁亂已極哉
太祖出而順天應人用夏變夷當時奔走禦侮捍城効
力如徐鄧湯常李沐諸公勲業烜著然謀謨帷幄自
誠意伯劉公之外如參政陶公者亦不可多見方其
避亂家居賦詠自樂若將終身其與耕莘釣渭同一
揆也及其遇我
太祖乃能審識
眞主首從義旗因說以弔伐安天下爲心一見之頃兩
言而合不數年間削平僭亂驅胡元於漠北以復中
國帝王萬世之業其視鳴條牧野之役夫何異乎然
則董公之說不足言矣蒙嘗得公之文集於當塗縣
博張祐獲覩永樂間行部侍郎劉辰所進事蹟及鉛
山宮賛費先生序語因類萃成篇庶幾一覽得以仰
見明良相遇之盛焉

文淵閣大學士朱公言行錄

楊尚賓纂

朱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仕至文淵閣大學士
卒年七十有二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作

文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他日必為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燹僑居鄉里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聖賢道學之傳為已任著述有詩經解頤詩經輯釋史韻等書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致 聶鉉撰墓誌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豐城仍舊為富州州守强侯屈中延公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大府以名聞于

朝授職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師

廷試第一除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適年以家屬不完謫教遼東公略無慍色方且日賦詩文有違海舟未至遼城

[illegible]語于逵報曰汝力耕以供賦役毋取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証之十七年

天子思用老成驛使召公授翰林待詔十八年奉旨校文禮闈撤棘之日授奉議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是年九月遘危疾

上命醫治月餘疾增劇逵拔詣

闕上許家

上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屋衆咸謂文星之墜以到家之日計之得九十日墓志

國子祭酒宋先生墓志銘

劉學士三吾

國子祭酒宋先生卒既往哭吊居數日博士吳守德持學正朱惟嘉所狀先生行實來曰先生嗣子麟疾在告以不得跣以請茲將歸塟滑之永寧阡惟翰林兄長吾于先生為同舍故懇銘焉尚憶去歲來時會先生於春坊先生曰得毋與翰長吾為昆弟耶不然何面貌之似也相與感嘆久之嗚呼先兄以後至元丙子入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幾兩歸江南而在監舍法以同時為昆弟以昆弟相知為世契則于先生忍銘不忍銘按狀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滑之山陽人後徙滑家焉兩世蘇馳恩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京兆郡侯諱德仁其曾祖贈中奉大夫河北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京兆郡公諱宣其祖官中奉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贈推誠秉義守正功臣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魏郡公謚忠肅諱崇祿其父忠肅在元時歷中外四十餘年五持憲節遷事七朝豐功盛德所以裔後衍慶神道碑紀之悉矣先生濡染家教勤以矩矱雅性持重不妄言笑爾胄館以來所師宗工碩儒月開日益卓然有成擢科登仕為時聞人中經罹騷乃被褐懷寶以自韜晦

皇明受祚徵詔公車召見次有言動聽洪武之十三年

也是冬除國子助教摘經發難數十部應對者如容
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勅文昇僧道錄司領教事者
十有六通操筆立成雅稱上意超授翰林學士奉議
大夫繼陞文淵閣大學士日見親信有所補拾會建
太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選
愞師生相詐教尼不行宸衷簡注擢爲祭酒陞朝列
大夫以釐正前弊
上自製誥詞至以尚父與周八百擬之感惟眷遇所以
提挈鎔鍊不遺餘力師道既立
皇心載寧乙丑戊辰兩科得士大亨三天下之二而龍
頭魁選悉在太學大被賞遇一日有疾
上遣中使致諭其略曰御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拖
已之幽德脩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
也天章下貴光輝儒紳嘗請祭酒骨格必壽遣有益
工至命繪其像肖焉喜溢天表然終老之以其子謝
主望江濤特勅召之還俾便侍養其被遇優渥類此
方倚之以棟梁斯道措式諸生也不謂得疾旬日遽
不可起病也尚醫來治卒也遣官致祭其文悉
上所自製故事文臣四品無給賻者時與之舉昉自
先生斯皆異數也居嘗飲食恒在廂房未始一宿于
家及是疾革麟等扶諸監官舁請其還廬聲曰是何
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祀兩祭齋戒中耶至是
祭畢乃就舁歸一不口及家事及家氣絶焉二月之
三日昏暮時也嗚呼先生以八袞之年當易簀之際

而風雲爲氣不少衰于祀兩祀始終齋戒是持非其
平日操存有素詎能方寸不亂若是哉可謂眞大夫
矣取其平生所裒集先世碑銘傳曰紀德錄一集所
自著述曰西隱集十又七卷既號西隱復別號所居
別業曰白雲芽屋自法書名畫外他無所嗜好中朝
名鉅詩若文讀一二過輒能記憶不衰少時今皆已
矣生以元至大辛亥十二月四日卒以今洪武二十
三年春壽八十配康氏先卒子三人長術祖郎麟擢
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主望江薄次復祖鄕邑訓導
次安祖女一人在室孫男三[illegible]女孫四曾孫男
女各二皆幼臨發柩時
上冊遣祭舟車之費一出于官可謂生榮死哀也已銘
曰詞臺世家忠肅公挺生賢嗣遭時雍身逢堯舜接
夔龍代言文淵掌辟廱咸惟
皇上倚注隆崇先儒納白其船風雲氣聚冰霜容敎行
六館諸生從金石文章錦繡胸蔚爲海內諸儒宗懇
延多士承文風棟梁斯道伊誰功天何一疾遽罹凶
至尊爲之惻淵衷命醫與祭恩禮豊年登八十善考終
歸窆之祖塋得幽宮銘附者誰青藜翁子孫世世其吉逢
吏部尚書陳公墓志銘 僃　解參議縉
余奉 詔纂脩
太祖實錄觀自歲癸卯戡定陳氏彭蠡之戰至動星象
瑕度歲見而四方高傑之士雲合響應輻湊而爭趨
之雖湯武之得士未能如是何其盛哉至歲甲辰即

王㳄而渊江取次平若廣信陳公備
太祖之尤注眷者也是以首擢理官講畫律令以定唐
而省繁苛復倫要而照始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知
有一統之制作由此始焉繼而又謂兵刑之大者也
唐世府兵之制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擢公兵部郎
中而所以任將帥養士卒得內外相維之體兵農相
資之意遂爲萬世之法而公之昭顯成德益以著焉
太祖初即位山東新下僉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墜塗
炭尤其大將多擁兵也因其間非公莫可治也遂擢
濟南知府居二年而政成
太祖嘉之以天官六曹之長而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
公是宜擢拜吏部尚書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剗
易制爵祿命品官秩貴賤隆殺遠近寬嚴詳略賞罰輕
陟之類皆公啓之未幾卒于位繼之者莫能移易也
予嘗謂
太祖之治天下也其學有緒而若素定於畎畝之中誠
所謂天授之者而一時勳舊臣高才碩德道全方備
皆非近世之所能髣髴其一二者也於戲盛哉今尚
書公沒四十餘年始得其子九成爲之狀求爲之刻
辭于石按狀陳氏自撫始有聞于信之弋陽生應陸
飛隆生文究號南隱贈迪功郎生萬里字德甫號梅
間任信州路歷山長教授贈黃巖州知州生三子曰
謚曰天驥曰敏學字志仲號亦梅官至平江總管府
治中生弘字仕遠蔭韶州路乳源縣主簿公之父也

母張氏公生至正辛酉九月十九日沒於洪武辛亥
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又一葬梧桐塢夫人楊氏今
年九十餘公沒二十年九成奉母隱居于桂鋌南宮今
家于貴溪之郭門有子三人曰鏞曰鎔曰鐸鏞之子
璉銘之子璜鐸之子瓛為之詞曰廣信之山龍虎鬱
盤弋陽九華連峰嶙峋篤生偉人逢時經綸審所宜歸
乘運羅鐸聖人好生明刑飭法與定章條惟存欽恤
制兵之宜因仍歷世寓農講武經久無弊山東初下
兵民雜居朱輪是蓋從來撫綏期年政成歸掌銓衡
平均四海位冠六卿功紀石室用蕃六經敦服德業
副其聲稱著之簡冊復為此銘邦家之光閭里之榮
戶部尚書郁公神道碑銘 同前
國朝稽先王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長舊與幾成
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義新故大小之臣
咸稱職業班班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
多賢亦由家深仁厚澤有以積累克錫天心也嗚呼
豈不盛哉乃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進士為中書
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時引選官居前諭
官不避即顧問可否輒以直對一日見鳳陽郁公於
儕衆中姿貌瓌偉音吐洪暢威儀整齊知心異之
上果賜名新即命戶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內帑賜予內
直所與文淵閣相通也會嘗與議論練達經歷久相
善也未幾公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是
歲分為十二故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超

授嘉議大夫戶部侍郎毋泰事庭中玉音顧問天下
地里險陽戶口漕運之數民間利害無巨細皆響應
無所遺謬在庭之臣莫不以爲難而謙然每事咨度
其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人又莫不以
爲難及考滿遂陞尚書益寬大得體不爲饋脩授貲
善大夫喪母歸葬鳳陽賓客至者數郡盖公平生慷
慨急於義輕財而好施尊禮儒生雅志喜交游不爲
吟熱變親戚有急難不避治家有法綜理微密而不
傷於繁雖國家能曲成人才如公之才亦可謂難能
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于官
上賜棺斂祭之爲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以爲榮公
本蘇州吳縣人曾祖和祖仲瑜父鎮學銘本母 氏
祖父以洪武初遷鳳陽公隨而家焉公娶嚴氏尤善
理家公於家事不以爲言而井然有條無不舉公生
至正丙戌正月十四日年六十子裕字孟文將奉公
之柩歸葬于鳳陽臨淮公嘗託予銘其墓而神道之
碑亦不可無銘也乃序而銘之詩曰泰運肇開賢俊
生巨細咸具勳業成有奮布衣位六卿寬恪強敏豈
惟承有善不伐貴不盈人道不愆天所矜有崇斯阡
其永寧

翰林學士劉三吾傳

劉三吾名如孫三吾其字也別號坦坦齋以字行茶
出宋楚國公之裔世爲茶陵人大父平埜父克翁皆
宿儒子兄長吾以上舍教宜庠有吾發庚午進士令臨
武元末俱死節三吾美鬚髯有雲鵬海鶴之姿性資
警絕文藻天縱方其未遇也以志節自厲陶寫性情
自娛著表忠發微正氣諸書知非化鵬諸集流寓嶺
南十有四年始以鄉貢辟爲廣右掾當壬辰癸巳流
離飢饉之歲與克翁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雖在擾攘
不廢文墨及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召名儒三吾慨然應聘而起
日與宋濂詹同孫貢輩侍
上左右眷顧特隆
朝廷設科取士三場四書經義論詔誥表判策三吾
多所刊定凡百學業啓家嘗被旨考正同禮纂書傳
會選及諸功臣神道碑銘多命三吾爲之屢與文衡充
讀卷官其有進嘉禾者三吾時侍經筵首進嘉禾
賦其辭曰
皇上以一心之和形而爲庶徵之和年穀順成靈貺昭
格天人合應遠邇驩慌盖聞水陸草木之英爲瓜爲
蓮所必駢所鍾必雙剡是嘉禾爲五穀之長文者
異本而同秀實者同本而異秀是謂仁卉其並當耀
芒而森森鋒起其穎當結實而顆顆珠明並之森也
日出瑶空滿萬頃黃金之瑣碎穎之結也露下瑤室
逆一色碧玉之晶熒盖天惟發祥故特以是兆來歲
之豐稔地不愛寶故以是開萬世之太平也然祥也
其在成周則異畝同穎于地爲陶唐其在炎漢則一
莖九穗于地爲洛陽信地利之所鍾在天意而齊眷

往聖有德必於性聖而感應今聖有德必於今聖而
闡揚聖奠聖於
大明朝之君不雖莫靈於今
天子之都處嶽效靈偃醫進劑
聖朝奏效于萬安國祚永綿於周世嶽靈假昔者而有
言謂自今以往國家祥瑞種種相繼信斯言也宜郡
國所奏之禎祥前後不一至而至
皇上曰噫我茲開國不尚靈異惟民之安年之豐乃為
朝廷之盛事猗猗嘉禾惟穀之精其大盈箱協穗殊
莖昔生周朝今來明庭獻之廟堂以昭祖靈則以是
禾昭格有廟者以生民命脈之所本有國生業之所
自也既告宗廟乃敕太官飯抄雲子供入御養所以
必熟而為者不敢盡其賜必昭受上帝也自今以於
穫之經經積之果果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此又可見嘉禾之科為豐年之兆而詠歌於良郡之
什也抑茲祥也其在唐宋必付書史館必繪而為圖
今國家東國之國而國以九州四海一桑麻雨露之
區不吏之史而德澤在人心矣書在史冊自有千萬
世口碑之紀遂為之詞曰天心降祥兮萬宇兼和地
靈效珍兮所在嘉禾自今國其有年兮維此之瑞不
厭其多斯豈不愈於漢庭赤鴈之賦芝章之歌洪武
二十年二月甲辰
上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既自為註
三吾時為左春坊贊善

上召謂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為治之要道也所以叙
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
於人事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
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為註朝夕省覽三
吾對曰
陛下留心是經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為萬世開太平者
也書成及大誥三編成皆命三吾序其後三吾序成
稿上
御筆親批曰道理精詳始終無疵廿二年十一月乙丑
上御謹身殿三吾時為翰林學士獨侍因論治民之道
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
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
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
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謂以一言乎三吾慚服稽
首而退
上嘗命宋濂贊其像曰白髮蒼顏樸才信學景星慶雲
氷壺玉鑑其文粲然有藻火之文章其德巍然峙嶒
產之磊落高立嶺山拜恩賞武九重飛騰八表
騎隼像之嚴然邈清風其潔澈此縉紳之耆英乃翰
林之大老也其見重於
上如此未幾乞骸骨去年已耄矣而世之傳者多謂三
吾不能保終言云所著有坦坦齋集十有一卷傳於
世贊曰余聞之故老多言國初草時時官民冠冕衣

裳之製皆出自三吾可謂有製作才矣不獨掞華
國之文而已也論者又謂三吾文章不如宋濂而渾
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質直過之勇退不如詹同
而事功過之語曰又有所短寸有所長信哉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

靖江府右相李公墓誌銘　陳侍郎璉

公諱質字文彬號樵雲姓李氏其先開封祥符人宋
季有仕于德慶者因家焉公生穎悟有大志蚤知嗜
學經史子集無不讀讀輒記憶既長遭元季多故與
時落落不合遂家居不出日與事文晤放情山水以
詩酒自娛居無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公起擁義兵
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依戴推公入守
之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
賴之以寧時據鄉邑者多剽剝殘忍公嘗戒麾下非
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糧縱之家雖富
饒急於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有所仰以
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吾江右伯顏子
中羊城孫仲衍王彥舉皆聞風來歸及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武戊申四月平章廖
公永忠參政朱公亮祖總師至公遂帥麾下全城歸
附總兵遣使入奏　上嘉公忠誠召至闕勞再三賚
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越明年己酉轉都督府斷事
陞奉訓大夫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五年壬
子授刑部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階奉議
大夫尤慎於刑獄盡哀矜之情致鞫問之頃寬猛悀爲
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念厥地素重號稱
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者往綏之即拜公浙江
行省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首

以承流宣化爲己任務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
舉遺賢卹民隱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居三年惠流
兩浙厥績以最聞于上
天子念公老召還致政于京師嘗入見賜坐便殿訪以
時政得失直言無隱上益重之八年乙卯冬十月復
起爲晉江相行右相階資政大夫有勅獎諭甚至公
益思竭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因奏乞歸首先隴
上可其請王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潘憲元條與府中
官屬宴餞議江之滸人莫不以爲榮後王坐事去國
公隨終焉公天賦資性孝友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
極顯貴情素沖淡某年尤工於詩有樵雲集若干卷
生於元延祐丙辰三月十一日卒於洪武庚申閏五
月　日祔權厝金牧聚霧山後　年　月　日歸塋
鄉之清秀里布山之原祖諱孫累贈通議大夫禮部
尚書父熙春累贈中奉大夫浙江行省參知政
事祖妣孔氏贈淑人妣林氏贈夫人公凡三娶先梁
氏次石氏俱贈夫人江氏封夫人弟文昭有謚僖良
隱德弗耀子四人恒霖復熙皆知學好禮霖有詩
名孫男四人公璉公瑜公璨公玖女三人孫女二人
女事公之行實來速銘者即霖也於戲自元綱解紐
海宇兵爭時奮者莫不剷下自封擅威肆毒以知
推一豪爲利人事公能仁其族屬以及於衆視役之
暴豈直相千萬哉及一時與公全城來歸者鮮克有
終惟公踐歷中外官至卿相忠最著朝廷聲名滿天

下勳垂竹帛德在人心五福備膺子孫番衍非先世
積善之深公存心之厚何以臻是哉銘曰嶷嶷李公
世爲越人積善既久欝而未伸挾大而蕃實自公始
值元昌洪保障鄉里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好賢
誠出肺腑聖明御曆威聾四夷公散其徒全城來歸
帝嘉厥誠錫以穆秩壽陞秋官克殫忠赤後參大政于
浙之中威德交敷聲聞上聰致仕于朝出于寵渥時
有勳陳多所稗益遂居相國有詩其言直雖不容此
志則完之身云亡之德弗替慶流緜緜式延後裔清
秀之里布山之阡勒銘貞石垂裕萬年

中憲大夫贈翰林學士胡公墓表　胡文穆公廣

嗚呼先公棄諸孤三十有六年矣未克以表于阡將無
以昭著先德夙夜是懼用敢述言行以刻諸石先公
諱壽昌字子祺世居金陵始祖公霸南唐吉州刺史
子勝避地廬陵之薌城因家焉七世祖宋資政殿學
士忠簡公銓銓子泳宋右承務郎泳次子渠宋兵部
尚書渠子煌煌子文彬宋南郡文學徙居邑儒行鄉
子敬之宋修職郎又徙吉水之大洲子諱震龍字起
晦宋宣義郎子洪範宋國學上舍生先公曾祖也祖
諱元吉字善亨究極星經不樂仕進急義好施以德
行稱考諱崧字彌高號貴齋祖考兩世有隱德嘗一試于
有司輒就引退探索至奧以造其成妣夫人章氏有
賢行先是未有子嘗禱于神大父夢巨星墜于舍已
而生先公時元至順癸酉六月八日也生而岐嶷穎

長端重如成人大父允鍾愛從龍元同先生受學於
郡城爭師爲學日謹不懈深爲龍先生重龍先生沒
再學於華樂吳先生卒業于門先生尤篤孝事親至
孝親疾侍湯藥日夜不解衣帶親喪哀毀幾殆諸父
相繼沒力疾以營喪葬撫諸父弟妹長爲畢婚嫁元
末兵亂避于洪歲壬寅
皇朝兵下洪先公偕豪傑迎王師遂分兵趨吉安初僞
漢右丞鄧克明降以其衆從征吉水反奔回新淦
王師追之弗及擾居民男女萬餘指以爲從賊欲盡
戮之先公言於軍帥曰此良民也非從賊者不可殺
軍帥悟曰有是哉訊之果良民乃盡釋之民賴以活
洪武元年州守費震辟爲郡文學三年春詔入京試
吏禮二部選十八人次名第八明日召廷對適太史
奏文星見
太祖喜親擢十八人爲監察御史先公首上書言都陝
其略謂天下已定鴻業已成國家大事莫先於建都
夫咸陽乃邦畿千里之地山河之險固日墢之膏腴
究嶽之氣含寒暑之候正自昔成周漢唐得以措社
稷於悠久者也天下可爲都者凡四河東地勢高厚
跨有西北控制番漢堯嘗都之然其地臨塞汴梁北
界黃河南臨江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阻可
依洛陽周公嘗卜之矣周漢嘗遷之矣然嵩邙諸山
何若殽函終南之險瀍澗伊洛之水何若涇渭灞滻
之雄故得天地之中據東夏之要莫關中若也可以
永郊廟之享可以貽子孫之祚莫關中若也可以居
重而馭輕可以强本而弱枝可以頓天下之兵可以
聾諸侯之望舉莫如關中也臣聞居中而制外者易
居外而制中者難
陛下以難而制易者何也實天以授
陛下也夫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江南之喉襟
陛下肇基於此中國迎刃而解誠得乎天命之全吳晉
宋齊梁陳得氣運之偏不能制中原而中原制之者
中原有人也中原有人則金陵之勢僅足以據有江
南中原無人然後可以控制天下今大寶已歸正統
斯建正當上合天心下符民望願移江上之龍興永
鎮關中之大業臣職當言路天下之事固將次第言
之而獨以此爲先者蓋觀古之聖帝哲王創業於悠
久莫不以建都爲重故敢首以爲言惟
陛下圖之書奏
太祖嘉悅時廣西初定擇人按治先公與御史王子啓
被召入對稱旨遂除廣西提刑按察僉事二公儀表
魁岸及陛辭
太祖顧謂曰真可懾服蠻夷至則幽賢諸郡數宣德意
撫察民隱不事威望務存大體嘗錄囚有疑獄必平
反之恒語吏曰人死罪不復更生罪苟當無憾不當
則負冤無窮常求其當恐猶失之過況不求乎由是
所活者多時征稅失實令憲官監收以羨爲額先公
監收視舊獨無增廉使舉他郡劾爲言且恐并得罪

先公曰實無所增有罪吾獨當之不敢虛美以病民
後亦無事民竟受惠蔚州眞仙巖多碑刻元祐黨人
碑尙存卽擊碎之六年調知益州初灌縣都江堰自
秦李冰爲蜀守鑿堆以分江水灌溉成都田畝歷代
相沿脩治兵亂堰廢民不得耕田野荒蕪先公以脩
堰興水利爲言達諸省府咸不樂成復詰難沮格
不行先公曰所利於民吾何恤爭乃再三言復歸剴
切轉聞于朝命始下省就委先公得命亟募丁夫伐
木萬五千有奇竹十九萬八千有奇然長木爲三脚
架鋭上而闊下東短木於其腰載以竹筏置於江
口水中表裏二重大小九十餘坐復横長木於横木
之上壓之以石制其動搖却立順水木竅三脚架外
又排立水竹於順水木傍布以竹笆置以簀莒實以
沙上脯斷江流乃用工淘洗積淤以竹編籠狀若長
蛇凡千三百餘實以沙石包護堰岸重壓三層以分
水勢前高后低陛然下垂名曰象鼻用木三〻餘橫
從錯綜交串其面又用木二千餘削其末自上擊下
貫穿聯繫使無衝決脩築都江及大小鈎魚石門侍
郎口寶瓶口顙上等堰岸以丈計者凡二百二十有
八又作護水堤二里脩堰畢放水循渠下流灌溉成
都田畝充足公私皆言前代脩堰鑿石熔鐵欲其固
鍊油灰膠其縫治鐵爲鍵其中又鑄鐵柱鐵龜當水
之衝以鐵爲臣筰交系於鐵柱之上春夏水漲旋見
衝決然糜費錢粮動以萬計先公計於每歲冬陳水

涸之時如前脩治則官不費財民不費力而沾水利
者亦樂於趨事爲文記之後一守先公之法又脩彭
州彭口諸堰當堰廢時城中鑿井四五丈不見泉居
民炊爨取水於十里外朝夕厭苦及是堰成引水旋
注鑿井卽生水民免負汲之勞四召流逋勸其開墾
數以捐蠲先是民稅僅足給官俸暨後歲增數倍兵
荒州多暴骨命脩收瘞之一夕夢人羅拜室下爲政
三年專務德化視民如子獄無一囚庭有古槐數十
株其半已枯至復榮茂鵲來巢樹間去地數尺馴擾
不驚及將去鵲羣噪連日九年陞延平府吏有不撿
者望風解去比至臨事神明宿弊悉革廨後有淫祠
前居者數見有怪避舍別所或以爲言先公曰非祀
典神何得處此遂毀其祠徙而居之絶其妖妄作興
學校脩先賢祠表章延平李先生之學獎勵生徒多
底于成甫朞年百廢具舉奸蠹屏迹政化大行會有
大星墜閣光芒照室家人咸驚已而棄諸孤實丁巳
夏五月十四日享春秋四十有五先是偶得疾日視
事不輟或勸令少休先公曰一息尚存豈宜自逸翊
日坐廳事署案畢舉手告同僚曰今日與公等永訣
矣言訖而終同寮遂抱持號泣士大夫莫不傷悼市
人無老少皆哭雖武將悍卒咸感動嗟惜爲具棺殮
斂給驛傳送柩還家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卜厝于
縣南黃土嶺白竹塘之原後有松生塋側團如車蓋
覆于墓人以爲陰德所至云初娶太夫人晏氏元獻

公之裔生一女先卒再娶太夫人吳氏考諱師尹即
華樂先生元進士永豐縣丞家世官族太夫人生二
男三女男直與廣也女長適永豐劉子仍次適黃志
榮次適徐崇威宿州知州幼適解與高孫男四人種
穆道積穗女五人長適劉誠餘在室曾孫男一人善裔
先公居鄉黨治家理勳必由禮雖一飯未嘗不敬對
人無疾言遽色有犯必較重義樂施甚於嗜欲有孤
弱者矜憐扶植不使失所故仕宦所至多惠愛凡有
利於民者盡心竭力不辭勞瘁俸入以周賓客服食
無華靡取適可而止歷官數任不隨一僕所處蕭然
無異平時暇則賦詩暢懷寄興高遠胸襟灑然無所
凝滯與人言惟以忠孝廉讓惇厚誠敬為先故當言
路傾竭不諱歷揚風紀持憲公平與領州郡盡心撫
字悃愊愛恤吏感于德民懷于仁棄諸孫之日無一
家長物性圖書數卷遺田園僅可營衣食有文集詩
集若干卷於乎小子廣生一月先公宦遊不幸七年
而孤賴太夫人長育教訓惟不肖無以自立不能顯
揚先德令幸際遇
聖明竊祿于朝荷
天子推恩榮加褒贈宜有所表見於世謹述其世譜及
考先公德行其常聞太夫人教言撮其槩以揭于阡
庶後世子孫瞻仰先公之德而興其孝敬之思者有
感于斯焉

翰林待制王公墓表終

鄒中允撰

大明受
天命掃清群雄奄有區夏元氏既遠遁于沙漠獨其遺
孽梁王把都剌猶據雲南地恃其險遠弗遂臣服屢遣
使往諭之輒殺使者拒不從命
太祖皇帝終欲以德綏懷之洪武五年正月乃復遣翰
林待制王公持詔往諭焉搢紳皆謂公文學詞臣不宜
遠蹈不測之境而公辭色慷慨即日就道既至雲南
見梁王諭之曰
大明受命統一區宇
皇帝聰明神武作君萬邦內外大小罔敢不服惟爾西
南僻在遐遠未被聲教故遣使者奉詔宣順天道
奉國歸職方者則倫師南指坐見夷滅矣梁王聞公
言頗聳懼欲降會沙漠有遣使至雲南聞其納我使
怒責梁王使遂殺公梁王初不肯後不得已乃出公
見之公慷慨言曰天實訖汝元故我明代之汝如熾
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皆為國死
終不為若屈遂被害時六年癸丑十二月二十四日
也年五十有二公既沒後八年大兵始平雲南梁王
敗死遂郡縣其地又十有五年其子紳仕為成都府
文學乃往求遺骸不可得因訪其詳所製神主以歸
將奉公之遺衣冠以葬志弗獲而卒永樂五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其孫稌始即青巖里家阜岡奉公之神
主葬焉遵父命也公諱禕字子充金華義烏人祖炎

澤考良玉皆仕元爲經學官公少從學於侍講學士黃
公溍其爲人長身山立屹然有儀度
太祖皇帝初下金華聞公名遣使召公一見甚悅即處
以幕職未幾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遷侍儀郎兼
引進使除起居注出爲同知南康府事及
太祖皇帝即大位召還議禮以不合意復出判漳州府
二年己酉詔修元史復召公還與翰林學士宋濂同
爲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脩官預教大本堂公既爲
上所知甚見禮遇嘗謂浙東儒者惟卿與宋濂耳公凡
兩佐郡事皆有善政其在南康當兵革之後人民逃
散百不存一廢事皆草創公披榛莽萌見衆以安府
署撫理其瘡殘而安輯之民由是稍復其故又以禮
其士之賢而廩餼之擇除玄齋講經理學衆郡以安集
民至于今思之其在漳州府亦然其於史職雅稱其
長裁繁剔穢公之功爲多及教大本堂六藝開益之故
上每召對必賜坐從容宴語久之而後退性剛直於人
少許可人初見之若不可即及一言合意即傾盡無
所靳少時嘗遊元都翰林張起巖危素遂爲國等雅
敬重其才列薦之時元政已非公一獻書闕下不報
即南歸讀書以養其親公問學深粹詩書經籍貫綜
百家與胡翰宋濂俱以文章名江南三人之文相上
下而公之才氣尤雄邁其文章簡而嚴深而婥跌宕
閎偉卓然鮮儷蓋自宋元諸君子之後所以振起斯

文者公與胡宋二人實爲之首也公之學問文章既
以不可及而其死忠大節復炳炳烺烺如日星不可
泯如此嗚呼公可謂無愧於古烈丈夫矣公之忠義
在人心其行實具國史而徐復欲有以表揭于阡者
亦孝子孝孫不忘其親之心也公娶何氏子二人綬
早世紳仕爲國子博士卒孫男五人碏璜綍綸維女
三人平生所著述自有集行於世皆不論獨叙其大
者于此使以告其鄉之人

博士王君墓誌銘 井

同前

君諱紳字仲縉姓王氏發之義烏人其先本太原祁
人五代時有爲鄞度使曰彥超者始自會稽徙義烏
宋時有諱同者嘗從學於安定胡先生登皇祐五年
進士第爲思陽令以卒邑之有科第蓋自同始也南
渡後復有與方州掄階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子孫
自是世爲仕宦家君曾祖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祖
良玉常山儒學教諭考禕博學有文行最爲世所推
重國初由儒雅校理歷官起居注出佐南康漳州二
府召修元史爲總裁官遂拜翰林待制奉使雲南以
節死妣何氏君幼孤鞠于其兄綬讀書慨然有志操
見史傳中有以功業文章名世者輒慕之稍長從鄉
先生翰林承旨宋公景濂游宋公教以爲文章即能
馳騁變化議論縱橫出人意表宋公亟稱之曰吾友
待制公有後矣一時流輩亦皆以爲不可及然君不
自以爲足益搜閱經史下至諸子百家考索無遺居

家事親孝與兄相友愛母病奉湯藥未嘗去左右夜
臥衣不解帶及母卒哀毀不能勝未幾其兄又歿君
煢然單居然君學問亦遂成名聲藉藉於人矣洪武
辛未蜀王方求士有以君國初名臣子其學行文章
有稱于時遂遣使以幣羅君既至蜀王見之喜甚謂
長史黃文義曰毛徵士不遠千里而來卿宜善爲館
穀復作詩以賜之因命爲成都府文學使得朝夕見
君念待制公死節雲南遠在萬里外乃請于王乞往
求遺殖王閔其情許之爲資給其行既至訪其所在
不可得哭泣悲哀不能置適作滇陽慟哭記以述其
志既還蜀王復賜以冠服及帶所以禮遇之者益至
蜀人以君受王知遇之厚皆相愛慕自藩閫諸司大
臣無不敬禮者歲戊寅閏五月給事中徐誠監察御
史黃凱後以文行共薦君君遂入拜國子博士其時
四方賢士皆來集京師君復與其知名者相遊處其
文章益工而名日益盛其位將益顯以大而君竟不
幸以疾卒于金陵之官舍享年四十有一時庚辰十
二月十六日也君平生志行脩潔性寬厚善於取友
有與之契合輒傾意以接之人或相忤亦不與之較
常曰吾於坦懷接物虛己納人庶幾有焉所奉素儉
薄居家亦無所矜飾酷嗜著述每夜孤燈獨坐吟詠
多忘寢食雖祁寒盛暑不少變至於體倦力疲而猶
未已也爲文章泓涵演迤豐蔚雅贍稱其家法凡古
爲五言詩沖澹古雅有陶韋風致所居四壁蕭然無

聲靡玩好之物惟經籍淵然而已娶丁氏曹氏子男
四人稷稌稔稚女一人孫男一人淵君既卒之明年
三月稔以君之喪歸葬義烏之崇德鄉青巖里黎昇
岡又明年復狀君之行來請銘余與君交既厚而相
知爲尤深每與君聚會極論天下士未嘗不慨然興
歎知君之所志者遠盡所謂磊落奇士也惜其壽不
及中年而遽止于此可哀也君所著詩文有樂志齋
集三十卷平生所交游文章豪傑之士甚衆或以事
先卒或仕宦散處四方無能爲君發其幽光者然則
非余其誰銘銘曰學足以嗣其先仕足以行己志有
昭此立百世之遺

吳尚書傳　　李尚賢

尚書吳公雲字友雲宜興清泉鄉人世業儒父仲傑
仕元湖南財賦提舉公少有文行爲國子生同輩皆
推重之國朝洪武元年
太祖高皇帝遣魏國徐公北定元都魏國以禮敦遣公
赴京是年九月除弘文館校書郎二年改陝西渭南
縣丞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年拜
刑部尚書六年出爲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八年
坐事被謫至
上重其才即釋之時以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特命公
往使諭之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
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
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公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

之第彼將□遠故阻聲敎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
從興師未晚
上然之遂遣公行會梁王使其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
漠北爲大軍所獲械送京師
上欲以恩懷之令與雲偕行至雲南之沙塘口鐵知院
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
是說公改易制書共紿梁王公不從欲殺之適梁王
亦遣人來刼降逼令胡服辮髮往見公曰朝廷念雲
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勅招降汝輩今反
欲脅使臣以降耶吾以死自誓終不爲汝屈遂被害
既而梁王壯其節命收其骸骨送蜀給孫寺藏之後
雲南旣入版圖朝廷始知公之死適其子擻亦以其
事來白乃命馳驛奉櫬歸塟而許擻爲國子生擻貧
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即塟江夏縣金口鎮歲久
遂占籍江夏公四子其季衮永樂初由歲貢生除交
阯安遠縣知縣今曾孫曰志高玄孫曰鳳翔家益貧
不振應禎往來宜興知公之名久矣及官南京兵部
以公事過湖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將謁公墓已犂
爲田居人莫肯言者盖其家亦貧故不祭掃者已久
莫能辯識於是求其地契則吳家藏誥命及遺書俱
燬于火矣爲之歎息不已獨嘗考論公之爲人於學
士大夫及鄉之故老得公使事爲詳重其伏節死義
可以爲世道之勸輒書而爲傳後必有白其事于
朝者則公之名當與金華王忠文公並傳于世也

參贊軍務高巍傳

高巍山西遼州五指里人也性倜儻尚志節事二親以至孝聞洪武十五年壬戌穎入太學爲時効用十七年甲子詔旌表巍孝行之門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乙卯秋八月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

太祖嘉納之是年以斷决不稱旨當罪以薦賢授貴州都司關頭嶺千戶所充軍仍許以姪代役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夏五月宮車晏駕建文君受遺詔登位巍

上表言伏聞鳳凰至而諸禽舞麒麟出而百獸鳴物之類從尚知有主而飛鳴以賀何况人臣靈於萬物者令我

皇上龍飛九五鳳曆初春謳歌歸向四海會同臣懽忻踴躍如流水朝宗而不能自已也於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遠聞聖詔頒告臣民於本年閏五月十六日恭依

太祖皇帝遺詔嗣登寶位以代理萬幾之勞天下士庶臣民萬口一言齊聲共賀喜賀

太祖皇帝禪位以嫡長大居正也使聖子神孫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上法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祖訓一定後王永法繼繼繩繩於千萬年也微臣才力疎短文詞鄙野何足以頌祝聖代宋執之遠未復引大雅下武之詩云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以寓忠愛之誠次年爲建文元年巍上書陳情乞放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州知州王欽應詔求賢舉巍禮送京師吏部引奏以巍爲戍關頭仍發還本所先是

太祖封建諸王分封秦燕齊湘兗寧遼谷代慶肅諸地巍慮地大難制上書欲弱藩王之權使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意經制一定而萬世無疑若曰臣借漢爲喻昔漢高帝提三尺劍起布衣摧强秦滅暴楚以定禍亂憫秦孤弱而亡遂大封同姓荊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淮南濟北分王天下之半漢高祖遠慮莫不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想遺文景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治安策曰今天下方病大瘇一股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平居不可屈伸後雖有扁鵲不能爲矣故發痛哭流涕之嘆其欲削弱六國之意不言可知矣賴文帝寬厚長者含忍容之是以吳王不朝賜以几杖以折强悍不臣之心厲王長謀反驕恣遷蜀所當也而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以累文帝之德此往事可鑑也其後景帝寬厚不如乃考又遇鼂錯恃才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文帝遺命托將得人民心輔漢又遇趙涉遮說消弭指示之方幾危劉氏之社稷則鼂錯不能辭其責矣昔我

太祖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漢高馬上居帝

位者數年故不免中伏弩冒流矢危然後定我
高祖皇帝遭胡運之大亂羣雄並起龍飛淮甸芟刈羣
雄東征西怨混一區宇中國既定惟有四夷命將征
討高居九重神謀聖筭所向克服海外之國三皇五
帝所不能臣者皆來臣服莫不納貢而効職焉雖因
天與人歸實賴我
太祖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
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稽穎皇
宜君宜王者矣故使之本宗百世爲諸侯上法三代
之公下洗秦之陋於是體三代之封建分茅胙土
先封形勢之地陝西百二山河昔有人言一人當關
萬人莫開其人悍勇西鄰土番故以藩王之長秦府
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地産良馬屈産之乘在焉其人
剛勁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虜故以晉府王之
其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眞定保定順
德廣平大名等府所謂桑土之野地里坦平肥沃其
供賦之饒不待言而可知其北雖曰沙漠寒凉不毛
之地廣畜羊馬其土地之人不耕不穫皮衣肉食弓
馬是務遼金蒙元藉之而各與一代之業故以燕府
王之其四川蜀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據
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淸兗
寧遼谷代慶肅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皆分封過當然
太祖皇帝之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屛四夷也今冬處
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者不削則朝廷紀綱
下立罰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
皇上之所難處也賈誼欲天下之治安莫要於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
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眞哉制諸
侯之良策也當今之勢以臣愚見莫聽晁錯削奪之
策當行主父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
王於齊兗吳楚潭湘對分於秦晉燕蜀其餘寧遼谷
代慶肅等府比類而分王之少其地而小其城如此
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
皇上待遇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當盡親親之禮如歲
時伏臘外國所供稀罕之物并京製嘉殽美味命使
臣頒送之詢問起居安否何如其賢如漢之河間獻
王與東平王蒼者下明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如漢
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而不
改者當會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
服者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身
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其四夷之患
人身之疥癬骨肉之患人身之腹心也疥癬之疾有
時而搔癢吾體命良醫而修妙藥一掃之而平復矣
腹心之疾非智識高旨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
强盛故以脛腰指股爲喩今臣以一身百體爲喩今
我
皇上乃天君一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
命者也今處親王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甘

嗜欲不同手足安逸亦異如目好色而耳好音鼻好
臭而口好甘其心天君聽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
道不隨則撓亂吾心而已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
和五臟旣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失
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諺曰家不
和而隣里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蓋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莫不以脩身齊家爲先是以堯
之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者亦必先親九族九族旣睦
平章百姓文王之小心翼翼亦必先刑于寡妻至於
兄弟以御于家邦則孔子所謂身脩而家齊家齊而
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孟子言擧斯心加諸彼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古今聖王治天下之軌範也是
年是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
臣
太宗不自安擧兵請難遽復上疏言臣聞成周之時管
蔡監殷以叛成王命周公往討之以周公聖人之全
才率武王伐紂之人衆取二叔所監之小國如反掌
也而周公緩攻待戰者非兵不利而戰不勝聖人之
心以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
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不至於不得已不
用也故必待三年之後而滅絶之其初豈不欲二叔
武庚自悔過而投降耶觀於東山破斧之詩可見矣
今
皇上命大將率大衆而往討之其蕞爾一隅之小國固
易破也今我
皇上若恐傷生靈損折軍將况彼之軍民卽
皇上之軍民以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豈忍赤子肝腦塗地乎臣願奉明
詔或咫尺之書臣當披露忠膽大陳義禮之詞對燕
明以天命曉以禍福明親親有和解之義無殘殺之
理使各罷兵而復守分土從則善哉
皇上英武之威德不從當盡臣子之節義蓋自古用兵
酈食其持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
城魯仲連脩尺之書燕之軍將見者無不涕泣雖
無二子通變之口才頗有二子破燕齊之素志惟在
我
皇上用與不用聽與不聽爾疏入差充參贊征虜大將
軍曹國公李景隆軍務親以爲可說而下也詣北軍
上書言臣聞世之所謂丈夫者蓋以其能爲國家排
難解紛上足以安國家下可以福黎庶而無一毫徼
利于己之私爾臣樗櫟朽材年近桑榆遨遊山野經
史自娛內有飽餐之樂外無攘竊之虞感荷
皇朝之賜厚且深矣臣雖無丈夫之才頗有丈夫之志
素慕仲連子房之爲人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而不
矜也近因天下不幸我
太祖高皇帝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蓋欲使
聖子神孫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上法
三代之公下洗漢唐之陋祖訓一定萬世永賴我

聖明天子欽遵遺詔嗣登寶位龍飛之初誕布惟新
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莫翹考眺莫不願立於朝
而忠於其事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主外有骨肉親
藩二帝三王之治指日可待此萬世磐石之固也吁
不意忽聞　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天師
竟不知其意何出今在朝諸臣文者挙之以智武者
奮之以勇皆謂執言仗義以順討逆焉有不勝取此
平如反掌擒大王如拾芥正所謂徒能料事而不能
料人臣寄跡嚴穴不忍坐視兵連禍結所以挺身自
拔願效一策蓋以為一二人之慾而傾覆百萬億之
生靈暴露宿風戰被堅執銳嗟咨滿野肝腦塗地孤人
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
災是豈仁智者之為哉臣以為動干戈孰若和解使
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允孚
乃天下萬世之幸也臣所以得奉
聖天子明詔冒死度外來見
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鞘臣宿許
太祖皇帝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豈有要求於其間
哉且老子云天下神器也不可智力求之秦以智力
求不能以二世守秦以智力求不能以三世守若我
太祖皇帝乘胡元亂極思治之機提一旅於鳳陽揮三
尺於馬上兵不血刃席卷長驅群雄斂跡奄有華夏
是豈智力之所能實應乎天而順乎人也是以既即
寶位立綱陳紀奠安華夷分茅胙土封建子孫欲其藩

屏王室而外禦戎狄其神謀聖算為天下子孫萬年
之慮也以大王之英智躬承
先帝聖訓不為不熟矣夫何以一朝之忿遂以骨肉之
親翻為仇敵其為
先帝之累為何如哉嗟夫昔周公聞流言之謗即避位
居東若使大王始知謀逆者擒其逆賊或械送京師
或殺而奏聞若聞疑謗之言或解其護衛甲兵或質
其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邪離間之口如
此大王安得不與周公比隆哉大王慮不及此遂稱
擁遠通大興甲兵假靖難字所以任事者得藉其口
以為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之吳王倡七國
以誅晁錯為名也臣獨以為不然殿下欲伸伊尹之
志行周公之道然豈不聞孟子有云家必自毀然
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臣愚過慮恐一奸
雄豪傑竊集無賴因時乘勢聚眾萬突起而橫擊
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於
先帝不能解其責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
雄縣掩真定擒將虜士易若建瓴雖古之用兵若孫
武者豈能過哉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
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之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其
用兵之計又可知矣且百戰百勝兵家不以為奇老
子又云嘉兵者不祥今計大王之將士東戰西伐馬
無停足殆亦疲矣況朝廷驅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
一國有限之眾應之大王得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

萬歲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
衆異姓之士寧可保終身同進而死於殿下乎蓋軍
將屢諳則疲疲則離離則孤大王其熟思之以臣之
計臣則幸
聖天子之旨念及大王以爲帝室最近之親何至如此
本實不遑泣流涕今大王若信臣言以臣爲質偕進
請白以表謝罪挾甲倚兵以待事報朝廷必寬宥
大王與兵甲軍民將士脅從之罪用偕親親之好
則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亦安安矣如其不驗臣願以身殉鑊
甘無感色不然大王執迷不回捨千衆之寄指一國
之富羅諸漢虜婁及干戈走風塵冒鋒鏑惟臣之
小謀忘親親之大義以寡敵衆以弱敵强而爲此僥
倖不可成之持事臣又不知其孰優而孰劣也況
太祖皇帝大發未終垂與師旅忌與伯夷叔齊太伯仲
雍求仁讓國之義有徑庭矣 殿下有淸夷
朝廷之心天下臣民以 殿下不無某奪之譏率而
兵勝得成敗中 大王之計後世公論之士以
大王爲何如哉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
愚臣之言可得乎伏願 大王再思而審慮焉書上
帝聽載入假周公之說援引詩書反復數千言若曰
殿下論親親最賢且最長卽我朝之周公也當有周公
王正之心毋惑他人流言之謗亦如周公委重目偕
使無一毫驕吝之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內輔朝廷
外屏四夷則周公制作之功不得專美矣惟我
朝基業同周室
太祖皇帝純德同文王
太行皇后慈惠同后妃今殿下才美同周公惟我
皇上守成適成康故以同家始終之說言之竊自著書
生蚌蚌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
太祖皇帝敎養無所補報況昔朝廷勉勵風俗於忠武
十七年已推表忠臣孝行之門臣竊自負既爲家之
孝子不可不爲國之忠臣死忠死孝臣素願也故敢
或冒忠膽大陳義理之辭惟願
皇上與殿下各棄流謗之言和好親親如故罷兵息民
臣之忠義既盡如果賜死於九泉之下得見
太祖皇帝在天之靈問臣所以臣亦有以藉口矣書再
上講辭數四於弟聽魏復歸景隆軍上長征四十二
韻景隆 駐德州出師敗績魏遂與督餉參政鐵
鉉南行道出臨邑誓酒同盟起集民丁與徐將軍盛
統兵高舍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協同固
守濟南辛巳夏五月靖難師攻圍濟南不下越三月
圍解北兵敗而北捷聞會宴于水心亭魏爲賦詩以
紀其事既而從征晉陽鴈門等處北兵復長驅禾幾
渡江克金川門
太宗卽眞魏閑自經于驛舍贊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而安平君以一日復之魯仲連天下士也當時諸侯

皆莫能用卒遂東海猶忠以殁天下事幸不幸焉而
已雖然靖難之興天固有以啓之豈謀臣智士所能
遏邪

鐵鉉石傳 鉉　　宋僉事 端儀

鐵鉉石名鉉鄧州知豊鄉人幼瓌州校聰敏通倫既
入國學奉問益文除禮科給事中遷五軍都督府斷
事官
高廟每試以盤根錯節知其能喜而字之曰鼎石凡法
司有疑獄未決多屬鉉以成建文朝擢山東布政司
參政二年己卯秋靖難兵起建文命曹國公李景隆
掛印充征虜大將軍帥師百萬往征駐劄德州命山
西河南山東三路給餉是年十月景隆進圍北平城
連敗績于鄭村壩等處明年四月師再進又敗績于
白溝河北兵乘勝追襲鉉時主餉在行與參贊遼州
人高巍並嚮南奔以夏五月五日道出臨邑甚[illegible]同
盟起兵民丁同徐將軍盛統兵高僉事宋參軍琛都
統王太守王掄拔諸臣固守濟南是月十六日北兵
臨城欲誘降之鉉令軍民　堅不肯下攻圍三月
時或出兵討捕互有殺傷已而以計焚其樓櫓[illegible]
其巨寇之尤者北兵知有備且慮援兵至遂夜遁
捷音既聞使使賚以金幣并誥封三世其父仲名母
薛氏年皆八十生齊寵命當世榮之時李景隆以敗
軍召還命盛城侯盛庸掛印代之鉉趨朝謝恩蒙錫
宴飫肉凡所建白皆如其言陞山東布政使不數日
拜兵部尚書參佐盛庸凡運籌策畫軍政會糧草主
將多倚藉之北兵既　滄州以十月晦虜都督臣徐
凱復　鉉單城守濟南庸帥兵往來那傳間北兵
以鉉故不敢近濟南徑趨東昌辛巳春由夾河還戰
藁城遂略彰德真定壬午春由德州取道東河汶上
直抵靈璧北兵副將陳暉平安等遂渡淮庸大軍亦
連敗績自是不踰月京師平執鉉以八月朔至京師
故老相傳云鉉傳見正言不屈今其一顱終不可　時年
三十七十月十七日也
男福安年十二三發充河池千
戶所軍

曹國公傳 李　同前

曹國公名景隆字　先世家泗州盱眙縣祖父禎
駙馬都尉尚曹國長公主父文忠大都督府左都督
封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謚武靖年四十六卒景隆洪
武十九年襲父爵初文忠以武功佐
高廟成大業酷好文事景隆少小即使之讀書友儒生
而景隆亦謙讓好脩禮賢下士不為近臣貴戚之習
好嘗手錄御書體兩楯祖忠孝不息之訓嚴奉于居
第之正堂又以春風和氣名其燕處之室皆命方希
直為文發揮之當時非惟老臣宿將歸心而韋布士

若天台林右華皆樂與上下其論倬然爲一時儒將
文廟在藩國舉靖難之師既執北平都指揮謝貴及布
政使張昺　兵出近郊廷臣齊泰黃子
澄張紞等益堅興兵之策僉謂六軍宜佑將親而且賢
無踰景隆乃命景隆掛征虜大將軍印賜通天犀帶
即月推輪送之江滸時長興侯耿炳文武城侯盛庸
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楊松潘忠瞿能成
都指揮平安駙馬都尉李堅及徐凱李文陳暉等皆
屬景隆軍景隆帥衆濟江殊豐沛之燕進屯德州[illegible]
山東山西河南三路供餉是年八月漸移北地前鋒
將楊松等敗績于雄縣耿秉文敗績于滹沱河吳高
所統遼東兵亦敗績于永平十月景隆圍北平城建
敗績于鄭村垻等處明年四月整師再進仍號百萬
又敗績于白溝河景隆與督餉參政鐵鉉退保濟南
時鉉備禦有策北兵攻圍三月走襲滄州於是召景
隆歸京師以盛庸代總大兵陳暉等副之而命鉉爲
兵部尚書參佐軍事景隆既還居位如故北兵臨江
急命景隆輔潭王守金川門
文廟至景隆等開門降是年九月初四日論功行賞封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
子太師曹國公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
承襲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仍命充
董倫
高廟實錄都總裁官

忠誠伯茹公言行錄略　徐紘
茹瑺字　湖廣衡山縣人由國子生歷任洪武建
文間官至兵部尚書加授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
一千石致仕于家
御製大誥曰諸進士監生立志成人特以目前居官有
效者指示而激勸之如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瑺戶
部侍郎楊靖工部侍郎秦逵皆同時由進士監生而
登顯職各官乃能率職以稱朕心其操也恪遵先聖
先賢之道故能伸於羣職之上惟夙夜在公而已所
以其家役粮不供差徭不役有司吏卒無有登門者
其各家祖父伯叔年高者朝涉田園以爲樂撫兒孫
以爲慰或有居市者隨其所以而遂其情上無科差
之擾下無儕里相欺之患如此指示諭之
封忠誠伯券文曰咨爾兵部尚書茹瑺威儀山立器
宇淵深執德不回秉心無競昔受知於
太祖遂列位於上卿三至納言夙夜惟允一晉御史柏
府之風既輔青宮又領司馬二十餘年恩寵如一是以
太祖有內外一人之語朝廷有中流砥柱之褒而卿能
特立自持念
太祖恩澤之在躬以社稷安危爲己任非仁義不談以
忠亮自守推誠竭力品物咸熙令聞昭著於四方乃
心惟在于王室爰彔爾績簡在朕心
南方以衡嶽爲宗衡嶽鍾靈篤生茹公由胄監而登

服職以文臣而封伯爵夙夜在公及其告老而歸侯
濟衡嶽餘十五年是固我
祖宗保全功臣而亦由公明哲保身所致也
公幼時嘗掃書室題詩云此室此室常不掃看看編
地生塵草丈夫爲事一室間我欲掃之天下好及謝
政還家又有詩云三十餘年喜治安兩朝深賀
皇恩寬才微愧食千鍾粟位重叨承一品官
帝命歸來全出處神靈呵護賴平安結茅衡岳依松竹
晚節清風耐歲寒 並衡山狮賀錄
國朝著令中外文武大小百職事服勤本官者見得
其家有年矣而行能卓異爾在
帝心者并其田墉園林一切租税悉蠲之盛哉前事未
有於是左通政茹瑺家衡山若叔君美兄瑺弟瑛三
人者感恩不遠湖江數千里詣闕謝焉
上嘉其知德所自也溫慰至再且謂爾禁有人矣今年
春正月陛辭復賜中楮爲錠者十仍勅先祿賜内法
三尊進三几偕瑺齎詣其門以飫餞之斯殊遇也真
千載其一逢哉先是茹公過予請曰瑺愧予早失怙
恃自鼓篋暨闕侍從
上前遠進令官晉何湑埃少補惟先子素心教育期享
顯揚訖賷志以沒而故有譜牒亦千兵燹叔父來告
以啟故幸克記憶芍始祖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從
正令今衡山即仕爲家至瑺兄弟六世矣
茹氏諸老薰香乎儒林而餘芳所鍾在公乃羽儀乎
天朝幸哉
皇上覃恩所暨美翁之來家秉記憶之得皆非偶然者
並劉三吾文集
曾棨撰節愍陳公洽墓志銘
以保兵部尚書茹公瑺薦公才可大用遂奪情起復
惟公衡嶽英華
聖朝良弼器宇淵深威儀玉立當洪武之初年領黃門
之要職受知遇於
高皇端衣率於百辟烏府青宮屢著茂勲銀臺司馬益
隆嘉績台輔重調燮之寄伯爵位人臣之極非仁義
而不談以忠亮而自執令聞昭著於四方乃心惟在
於
王室内外一人之語既被獎於綸音中流砥柱之褒亦
見收於史筆全壽考於今終等明哲於古昔 都御史

皇明名臣琬琰録卷之十二

司業劉公言行録 崧

尹侍郎直

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舊名楚元季鄉舉國初政
今名仕至禮部侍郎擢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年六
十一公賦性仁孝純厚穎悟絶人年五歲誦書日記
數千言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雞聲因命爲
題公應口成一絶末句喚醒人間胡蝶夢起看天上
火龍飛世父驚嘆是子他日必大用家貧無火執筆
作文手爲皴裂而力學不廢年十六授徒他邑十九
游南昌時善賦者稱十才子兄公製作推讓爲先列
行省嘗以薦授龍溪山長公曰吾無勞於國而有因
命吾不爲也至正丙申應鄉試擬捷者至公適自田
中摘栗歸悵然泣下曰始二親篤於訓子柰何今不
及見時天下大亂州城陷家蕩覆避地畏壘無以爲
生會
皇明開基四方以次平定公以經明行脩薦召見奉天
殿授職方郎中小心謹畏歷署駕部總部事奏命鎮江
徵糧鎮江多公侯田土往往擧附公歸奏之得旨令
民與未幾命往廣東買馬得五百八十四匹又明年
往山東點視驛遞萊州相視遭風海船時天旱冰凍
衝冒風雪跋涉水陸凡四閱月以訖事開在兵部幾
三載升北平按察司副使北平當元故都新造之初
公持憲綱靜以臨之考覈屬官以廉慎爲先讞獄必
求其生而不得乃付之法受罰者亦自以爲當罪而
不怨作興學校刻石立禮部學規榜示府縣勿以差
役擾諸生而廢學考問風俗立宋忠臣文天祥祠於
大興縣學之側以宛平驛事繁馬少遞損僻路分添
設走遞及設法關防賣鹽退引禁治影射私鹽爲政
裁畫有方率多類此
十三年春徵拜禮部侍郎既拜命日稽古典惟直惟
清
上嘉之以其文學雅正勅撰滕國公顧時海國公吳禎
神道碑及撰申國公鄧鎮龍驤封誥詞宋學士濂嘗
觀其文嘆曰此司馬遷之文求之今世蓋未有過之
者而於詩則尤所推讓夏四月命公攝吏部尚書時
侍郎陸某以察爲明公一處以寬銓次不苟遷銓不
失五月以災異選見命公致仕
十四年三月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繼見見
則必燕語移時夏四月得疾遽卒
上悼因言劉崧前日徵來朕惟其脩老朕命教國子
將以作成我公侯子弟以侍用豈意其至此哉即命
有司治殯斂諸費皆官給遣御史唐壽諭祭其文首
曰卿有學有行嗚呼
公所居室僅半覆以茅嘗欲更之未能則曰令後世
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
有所增益在北平身所覆被亦館授時物也嘗爲鼠
所傷始命更置其故鼠傷者仍命補葺以示其子歷
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携一童子到官亦遣

還當赴北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廩易得白金九十兩封記鄉人收貯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止餘封紙而已公亦不復問

公手筆手史醫卜地理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詩文三十餘帙而職方詩集行于世（並劉埜撰行狀）

洪武初爲北平按察副使止攜一童赴任每夜焚一燈坐一榻讀書五鼓即起視事時當兵革後招徠逋逃慰安反側務寬厚以存大體民甚賴之（大明一統志）

尹直贊曰世否則匿世治乃興歷司兵署憲副北平孤燈弊衾孰知其清進貳宗伯尋攝天卿退而復起特贊司成有學有行終始哀榮

寧國知府陳公言行録　　同前

陳灌字子將故江西廬陵人初仕至寧國知府公幼孤事母孝既長睹元綱日壞寇盜蜂起遂募義勇保障一鄉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強禮致公與俱至九江睹陳氏不足有爲去之甲辰春

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

上謁力陳救亂安民之説悉見聽納擢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陞禮部郎中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北征公贊軍事既克泰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事遣使勞之命總制真州軍事

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下車首詢民隱興利除害增脩先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教後秀士習一新百廢皆舉爲條格革兼并之俗覈隱欺之籍朝廷取其戶帖一事行之天下

宣城民田濱江化城等十六圩故隄峻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歲以爲患公親規畫築隄廣厚加舊數倍又伐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于今賴之

宣城諸邑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有發其事者公念此特循故弊耳揚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盍俾得爲計及期邑廩皆實而弊亦革有强盜四十八人以刼舟抵當死獄已具公聽其詞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援引取之非素有合謀者得四十八人俱死坐先取者一人餘從減論

公風采凝峻人咸畏服爲治寬厚崇禮教三年政化行焉既得代民不忍舍代者山東韓騰霄素負才不讓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屬當守而勿失也

公秉行清介重義輕利洪武四年以謁告歸省被召至京師未　命卒于旅次年四十有七（墓誌銘　楊士奇撰）

尹直贊曰偉哉陳侯器負奇志遭時孔棘奚我敢辭識天所與曰予攸歸軍門獻策撥亂濟時惟

聖祖納擢置帷府有才有識禆文贊武出守圻郡視民如傷蘇瘵興學百廢具張政化大行民弗忍釋代者鑒觀守而勿失

吏部尚書張公言行録（紞）　　同前

張紞字昭季號鶴岡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人洪武末仕至吏部尚書死節

鶚菴以明經舉歷官雲南布政司右叅政尋陞本司
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之貢賦法令之條格祀神之
壇祠公署之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一一皆
所規定民夷心孚遠近奠安洪武二十年三月入覲
考其功能爲天下第一深見獎諭遷任三十一年陞
吏部尚書三十五年聞靖難之師入金川門自經于
吏部之後堂
此傳不知何人作楊都憲叔璣嘗録張公行狀一冊
卷末附錄此傳疑是括蒼王景彰所作也近得此傳
僅半幅而不全稱首僅著其姓字與鄉里稱末僅著
其死節之所聞其遺文亦多是雲南所作雄徤簡直
類其爲人而深恨不見其全往歲曾託友人楊一清
訪而求之迄今寂無所報今特録其不全者至去一
覽尚書喬新同尹直言備
楊文貞公初以明經被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旨諸
編纂悉還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紞
讀文貞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工
也以爲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
大用知人之鑑張公有焉雙槐歲鈔
尹直贊曰赫赫太宰其氣桓桓蚤舉明經歷宰滇藩
干戈甫定百廢具完民夷信服遠近奠安詔爲第一
遄陟百官品裁允當知人匪難靖難師至智力已殫
自縊自靖節重泰山斜絡鄙夫苟生何顔
侍中許公言行録觀 同前

許觀字 直隷貴池縣人進士第一洪武末歷官
禮部侍中死節
觀洪武辛未會元狀元官至禮部侍中死於忠擧家
溺死 池州府志忠臣類
嘗觀人之爲學平居無事坐言其志曰我欲爲忠臣
爲孝子及臨利害遇事變則所行非所知所守非所
學君子則不然必欲得於己而後行於人行於近而
後行於遠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詩曰刑于
寡妻正謂是歟前禮部侍中池郡許觀早讀聖賢書
學聖賢道擢冠天下位亞宗伯其所以得於己行於
人者有素一旦我
太宗文皇帝舉仁義之師肅清內難後受僞死推戴以
正大統在廷之臣莫不攀龍附鳳而觀獨念其平昔
之遇恭不計其後來之榮寧赴江流葬魚腹非所學
有得而舍生取義者豈能然哉妻及二女念事至此
亦投秦淮而沒而非身能行道而行於妻子者又能
然哉第恐史官諱忌不書使其一門忠下將日泯焉
無聞惟閣下生觀之郡觀觀之儀詳觀之事宜作傳
一通以補郡志門略則往者不泯來者受教而彰善
之義不明有及哉昔張處之死韓愈得于嵩之言於
張籍而其傳始備段秀實之死柳宗元召邊上故
老卒吏而後得其詳以告史官韓愈今觀之死與張
段同一差道而閣下同其鄉觀其儀詳其事比愈之
得於他人者實相倍蓰後有惡其人者包羅古今放

一家言欲紀觀之事微諸是傳豈不賢于微荆軻輩
信於夏無且淮陰人者耶 投擲藥提與柯寵使進書
洪武末觀爲尚寶卿聞靖難之師已渡淮奉命起上
游之兵以入援兵至湖州府聞靖難師已駐金川門
哭于江上謂其友柯暹曰吾妻有志節必不肯受辱
遂招寃葬之江上越明日其家僮自京逃來言執政
大人有觀望欲推戴者索傳國寶不得或言許尚寶
已赴上游起兵矣因命執其妻女配象奴象奴叱其
妻出金銀釵釧之類詣之市酒肴欲與合歡之責其
妻俟象奴出與其女及家屬十人俱赴淮清橋下死
柯暹爲之作傳載其事甚詳柯之子天順中爲湖廣
縣知縣予嘗詢觀死事其言皆同索其文則不肯出

許觀元侍制黃嘑門生其節義無愧於其師自古女
婦之死節者多矣然未有若許觀妻女之烈也豈可
使之泯滅耶 右何司寇喬新與尹直書
予嘗致書司寇何公詢及名臣言行公復書以張家
寧及許觀死事見示但謂許爲尚寶卿與予所考池
州府志稱侍中不合而黎擴之書以許之妻女亦投
秦淮而沒則與何公謂赴淮清橋下死不同然秦
淮清同一汨羅之水耳蓋不足辨至謂尚寶卿豈許
嘗歷官尚寶而人呼之熟耶許自洪武二十四年殿
魁至是十年豈止官尚寶而侍中正其時增次尚書
之員當以侍中爲是惜柯之傳不載于志豈柯欲爲
之傳而未果抑已爲之而柯之子終以忌諱匿而不

肯出示
尹直贊曰烈烈侍中學有師承春元殿魁歷貳春卿
國步斯艱奉詔徵兵兵未入援世已變更自度厥偶
志節剛貞痛哭江上招魂以盟維妻與女果不苟生
逢辱十口投死淮清身隨家殞上友風乎貞節烈義
今古同稱款紀其事而匿其文其文則湮其名則馨

知縣顏公言行錄 伯瑋　同前
顏伯瑋諱瓌字伯瑋以字行江西廬陵縣人洪武末
任沛縣知縣死節年五十
顏氏爲廬陵詩書家曾出唐太師魯國文忠公居鄉
城爲忠簡胡公故里元至順壬申有諱貌者由鄉貢
進士辟憲府史死節廣東伯瑋之先世也伯瑋聰敏

介直能文辭洪武己卯詔郡邑徵賢良有司以伯瑋
舉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而南北搆兵官
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布置有方民
趨事赴功不敢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兵直擣濟
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退伯瑋設法招來之民復
業如故秋九月有旨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
千人築土堡以備禦專調三千益前軍所存二千皆
疲軟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邑伯瑋遣
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
攻益急伯瑋呼弟琪暨次子有爲曰兵勢盛孤城無
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家白大人瓌既爲人
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爲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

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
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
能支大廈三軍空擬作長城吾徒雖死可無憾望采
民鄰達
聖明漏下二鼓報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具冠
帶升堂南望拜自經子有為自刎以從儀而諸軍王
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潛寄畲
月還沛詢邑人知伯瑋父子尸已為胡先埋瘞二十
二日至徐遊道其故伯瑋孫子為同君沛於徐為屬
邑予客居時知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於族姻
鄉鄰稱其六行無異辭故為郡守縣令所知以其名
聞及為沛邑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床
共食談論輒慨然緩遠機宜予深喜沛邑之有人居縣
之得賢長吏期其遠且大也嗚呼竟止於斯耶夫人
莫不有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非死之難處死
之難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
危則亡之若伯瑋以義然之身寄百里之命其平居
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賦詩述情其賢於人遠哉 本戒
中士諸州判官吳璽撰墓銘
太宗皇帝舉師靖難所過郡縣皆歸附伯瑋度不支不
出時惟一子在側伯瑋預遣之出走遂入衣冠南拜
自經其子不忍去父復還亦已死亦死之事上國史
僕與伯瑋有故過沛悼之情見於辭焉千生金石見
汴危就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殺在一門忠孝
史官知故鄉住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酹丘
墳何處是雞聲芳草淚空垂 楊士奇挽
父子捐生總蹈危精魂常與日光隨縣南荒壠遺民
識地下丹心故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後
賢師古今載筆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 劉球和韻
知縣顏公墓在沛邑南關公名瑋字伯瑋以學行舉洪武
末由明經授知縣民悅其政
太宗靖難之兵壓境伯瑋父子同日就死邑人義之遂
斂葬焉歲久冢平人莫能知正統初監察御史彭勗
巡按至邑詢於致仕戶部主事孟式得其葬處乃令
有司起墳立祠而祭之 彭勗撰墓記
尹貞贊曰忠孝二端天經人紀烈烈顏侯宰沛百里
堅守孤城矢死無二力屈援絕詩以言志衣冠自經
子亦刎死父為忠臣子為孝子文山之鄉魯公之裔
惟忠惟孝照耀青史
王府紀善周公言行錄 吳備 同前
周是脩諱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間歷官衡府
紀善卒年四十有九
是脩少孤貧自奮于學從海鄉先生胡湝樵湝樵以
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經初舉霍丘
縣訓導陞辭
太祖高皇帝問曰汝年幾何頓首對曰年四十曰家居
何事曰導人為善而已
帝善之擢為周府奉祠正踰年從王出巡漠北渡黃河

歷太行東北邯鄲過趙襄子故都爲文以吊古情極
豪邁又北逾涿郡過燕都出居庸關抵黑山覩蒙李
之遺跡訪衛霍之故蹤一時豪氣横放摅懷遣辞思
若湧泉應教作賦援筆立就至限以十步而遂或七
言四韻奮然以古人自負以志節自與嘗曰忠臣不
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
其行無不果取先代及近世貞烈死節之事聞見所
及史傳所遺者著一小傳名曰觀感録平生所著類
編論語二卷廣衍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及詩讀集
義三卷綱常懿範十二卷選言四卷家訓十二篇詩
文十餘卷 丞景潜録行狀

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過失事至府脩[illegible]嘗下之
是脩以嘗諫得免改衛府紀善預脩[illegible]翰林教授論
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擠折
之是脩屹不爲動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駐金川門宮中火自焚明日是
脩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隆解大紳胡光大黄用道
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
也又明日臣民推戴
文皇帝繼大統數月御史言是脩不順天命請加追戮
上曰彼食其禄自盡其心一無所問
是脩内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捨
懷坦明灑落而沖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
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爲 文章未嘗構思援筆立就

而雍容雅贍詞理餘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虚寸晷汲
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爲之隱以是無少長貴賤
皆樂親之明於知人所薦士如吳用之劉叔義皆知
名當世
是脩之學雖 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爲世道計必之
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 [illegible]
尹直贊曰或謂是脩居散地可以死可以無死乃獨
竟行其志焉彼皆全軀保妻子方藉口管仲與言成
欲圖後功以飾恥然則自靖自獻[illegible]之書字
食禄盡心大哉
文皇之詔旨嗚呼舍生取義者未能有以

[illegible]王公墓記 [illegible] 周如[illegible]撰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脩謀墓在焉脩謀故台州人
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有氣節仕建文朝爲文字官
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采慕丁杜廣德遂自經而死死時嘗自
爲贊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
於來世又自爲詩曰人生宇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
事君父自 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
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
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
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愼勿稱希賢寿有
詒治姦當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繋獄死人爲上其所
賦詩

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遂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
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
收葬之蓋原采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後事正統中
少師楊公士奇始為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脩撰王
公原采之墓且為文以祭之曰先生之學聖賢是師
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
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
桐山之藏既固且深遂致鶴飛神其來歆蓋原采之
薦楊公建文朝久後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墓
陵夷鞠為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碣而已瑛
初為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諸搢紳及官廣德省
以特羊祭於其墓繼而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為詩云

原采入廣德未幾車駕渡江郡人皆出走原采孝丁
壯番上遇兵部尚書齊泰來奔皆識之原采以爵為
二令州人執之既至告以故其夕原采引決原采死
時年未四十嘉其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死不亂良
由有所養非若一時怳迫失措計出無所而自經於
溝瀆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且悲其無後而為
脩治其墓并述其事以告後人或議之曰原采建文
臣子子不為諱而表章之非罪耶瑛曰不然也自古
忠臣義士各為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
若仕於
太宗朝其忠於
太宗也必矣況兩朝天下皆

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為四時日
禽鳥感時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
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之言是也麗粧有后
其鏡諸

故戶科都給事中龔君墓表叙

靖遠伯王驥

皇明有死節之臣曰龔君浙之金華義烏人也方建文
間君以戶科都給事中居南京歲壬午六月
太宗師渡江君與其配傅訣曰碩事至此我且分死矣
爾弟稚孙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於井爭可見也言
未既火起內廷君馳赴之道為兵救所執見上於金
川門命非奸籍者盡釋之君亦釋遂遜投城以死實

是月十三日也其死救君之喪與其孫以其年十一
月五日還葬君于縣南崇德鄉青岩里先塋之次後
十八年為永樂庚子其孫永吉以明春秋領鄉薦語
書
中秘擢兵部職方主事又十年宣德庚戌給
勅命授承直郎贈君如永吉官傅封太安人君之友太
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幼孜追為之銘既昭雪矣永吉
於是轉武選郎中謁告歸省復來請曰先君死時不
肖孫纔四歲耳於事未有知惟母氏所記憶先君之
言以教我者猶在也幸惠昇之俾揭之墓上斯存歿
之大感也蓋永樂初予忝進士為兵科給事中聞君

之事甚適且許心竊歎之比承之兵部西討羌胡經
畧三邊永吉以聯屬曰桐與居端庠詳整尤足羅愛
信知仁者之有後也於君之書有不得辭君姓龔氏
諱表字叔安以字行漢渤海太守遂之後七世祖明
之任宋宣教郎有緋銀之賜曾祖與祖仲實俱以隱
行聞于鄉父印可以君貴贈戶科都給事中母傅氏
封太孺人君生而岐嶷甫九歲遭父喪太孺人躬教
育之逮就外傳能自刻勵日記數千百言無所遺追
長益明習法令縣大夫識其賢引為庠生獲從景濂
宋公之門人宗思睿游因大有所造留取洪武丙子
書經鄉選明年上禮部禮闈予生奉
旨閩青州齊王府衛經歷爲君尼之君綜畫周密終其

事莫敢有撓之者及監視安東衛倉儲廠平惟允
入用是服吏部考試第一初除戶科試給事中授迪
功郎尋改從仕郎其遷都給事中則辛酉之命也勅
授承事郎得贈封其二親君性孝友孫名節遇事明
果有為嘗作安節堂所居緬湖之上以奉太孺人而
能得其歡心君博士王君仲縉助教朱君子建咸有
著述與弟叔寧處尤無間言始居縣庠出息學官之
陰俄有狂者至擒君於池幾溺弗救或請訟官君曰
彼誠病狂於吾何較卒不納鄉人趙文慶者為監所
竊跡之弗得有謂巫言其應如響叩之當得其貨碩
君俱往君曰此罔人耳及往巫見君瞠不能出一語
衆由是服君之明故君之死鄉之縉紳莫不悲之子

男一人即永吉女二孫男五人潼踐潢深傅君以元
至正丁亥二月二十日生得年三十六嗚呼自道喪
衰世之士讀書問學不過資為利祿之媒而已其於
義命蓋蔑如也有若君之從容所事之死靡或卓卓
然無愧於古豈非所謂志士仁人者哉然一時死者
亦衆矣至身為虀粉而子孫宗族之或不保君則遂
其首丘而亂嗣之賢方進未已孰謂天道福善禍淫
果可得而誣哉是宜揭之以為世道之勸且以慰永
吉無窮之思云

永吉字天民領鄉薦宣德丙午授職方主事清慎
有聲嘗扈 駕征樂安正統改元丙辰春二月陞
武選郎中秋九月拔誣論戍平涼二年丁巳春二

月北虜犯邊兵部尚書王公薦公可用詔驛騎取
之時副總兵都督趙公安兵部侍郎柴公車將兵
出涼州以公為佐軍執議而還公之善策居多夏
六月復任當在平涼時母傅氏沒於家逾三年公弗
及守制既還乞終喪不許九年甲子詔靖遠伯王
公驥討麓川緬甸西迴延綏寧夏抵涼甘肅等處
以公為佐奏功凱旋十四年己巳復詔靖遠伯將
兵往麓川緬甸孟養等處征勦苗蠻經畫一委於
公運籌決勝參贊惟勤班師行賞冬十月擢大理
少卿天順改元春三月陞兵部右侍郎夏六月改
南京禮部秋八月改南京大理寺卿特有寬恤休
寧縣土豪孫志靜誅殺細民以仕和而奪其妻事

覺財執獄者脫其罪都察院疑并寨錄公疑而置
之及晚歸過太平堤忽一騎止為與下揮之乃去
公指謂騎曰若有冤可隨我至門及至則騎不見
矣公曰此非項仕和之冤耶翌日閱案果疑遂駁
回會都御史蕭公維禎差官往覈其事實持志靜
謀也成化乙酉冬十二月上疏乞骸得允乃買舟
東歸琴書之外無餘物公平生厚於待人薄於奉
己惓惓以保民愛君為心永嘉章恭毅公嘗題其
墓有生既無慚死亦何愧之語噫可謂知言也已
抑君當國是而歷者黃門同事之臣若吏部尚書
富平振地　侍郎毛泰戶部侍郎方徒任
盧迴主事平涼巨益禮部尚書豈寧陳迪兵部

尚書鄧州盛鉞刑部尚書　侯泰侍郎　暴
昭副都御史新淦練安大常寺卿分宜黃子澄
寺盧原質翰林侍講寧海方孝孺侍講天台王叔
英侍中黃鉞大理少卿鄱陽胡閏寺丞歐鄉
鄒公理戶科給事中莆田陳繼之御史歸善王度
董鏞　曾鳳韶　高翔　魏公冕左
拾遺奉化戴德彝宗人府經歷　宋徵僉事樂
勝胡子昭參贊遵州高巍散騎與將廖鏞指揮
宋忠徽州知府莆田陳彥回蘇州知府安陸姚
善衛府紀善泰和周是脩知縣充史官臨海葉惠
仲壽縣知縣仙居鄭恕沛縣知縣廬陵顏瓌其他
若寧與之芳大芳真寧之景清諸城之周璿又非

禹不危　謝昇皆一時死難之臣也雖其
死之不同而顯晦不齊要之必於所事則一而已
惜予聞見不廣不能得其履歷之詳姑因錄叔安
黃門故實而併及之有以仰見我
聖祖作人之盛如此云

梁用之墓碣銘　楊文貞公士奇

永樂十五年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
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其祭祀賞罰一切之
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擬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
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距所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
倖飾詐爲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侍監
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頓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
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阯數
日念其軍功俟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執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
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從曰又諭禮部
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蕩放
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
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悼惜之相與出資收殮之文
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
亦死明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鄉□

泰和民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劍南又七世
曰發用仕南唐爲將仕郎徙令泰和又十世贈知吉
州曰堯言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
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黃州府
入爲翰林院編脩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士
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孝先孝卿
生不移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
二人長即潛次混潛字用之自幼好學嶷然有
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及長博學出入
則浸漬不倦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虛日
故所得學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騁
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富順
縣學訓導縣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
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
講席開諭辨析至無異說諸生皆忻忻有得退息之
暇獨行澗流茂樹間吟詠自得又明年陞廣東
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寬政臨之
以平易遇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
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來歸
以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
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
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控猺獠
處稍不得所欲即聚怒跳驅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
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雅恐

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
者永樂元年召脩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脩撰授承事郎賜白金五
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
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脩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
學老成充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繁特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
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文學服衆者代賜遂舉
用之用之方公明決涖事有程而有惰慢放肆者有
不樂之相與誣其過於
上召問具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為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
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特簡
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
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公用之其
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
應天府鄉試盡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與闔弘毅
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
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衰而惜之
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
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學壯而益探其微又

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閒出莊騷為
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
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
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
過而請之不為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好如初焉用
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棨楫椅皆知
務學東棨皆舉鄉貢未升孫男幾　皆秀朗可望
造物者殆以是報之歟果揚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
歲少學同業壯而仕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予
哉故其葬也宜予銘而予銘之亦豈出乎私哉銘曰
振補之蒼蒼可卓可穿靈秀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
舉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曷全于　理有嘗嘗為善
罔拮頑鈍賤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
傳者其永不亡

前右參議解公墓碣銘　縉　同前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
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
州刺史琬之孫隱為蘄州司戶參軍始家廬陵之同
水鄉參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
中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
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
澗娶高氏進士著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
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
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

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
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
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寘第三甲
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
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
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
上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即具奏大槩
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
塗炭綏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
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
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
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
陛下孝奉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
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
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褻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
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
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
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
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
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倡道
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
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

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入諸有
不爲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黨善
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
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
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
天下世臣大族率化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
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
事以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
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之里胥頒設弓手譏
之餘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異才又
言且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舉宜倣
復以教養學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
恐傷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正公奏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公入部
堂索皂隸語頗慢非禮
上慮公優閑怠逸即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煩劇玉
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蒙人橫恣諸道御史欲
糾之無敢執筆爲草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
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
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
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
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
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送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

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
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謂赴臨非詔旨遂謫
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
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察公既見寔諸左右深信任之
時朝廷詔勅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無預密謀寵眷
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
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
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
秘未發明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
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初所議頗泄
於外高煦素不快公言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稍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布政
司右參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
阯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
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
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
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
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遼
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
士四歲爲贊外藩皆席未煖初脩

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
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藉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
愛惠疾苦輙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
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泛愛者終不
爲變襟宇闊略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
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沓沓率與之無
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
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強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
而搏詈公等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曰御座在
此敢爾遂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遂俛
首退同官洽職事或有失誤公在
上前率引爲己過明于知人
太宗嘗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
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公以實對於義曰
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
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
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
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
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
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
既奏
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察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皆洪武中人才往事

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劉曰昌隆君子而量
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
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
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
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
小楷精絶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
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亮卒於徙
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
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内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
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
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
書銘曰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蹶之不度樓楠百
尋其寸之蠹弩見損於匠輸都乎翁翁五采承日競
睹望以忻怏何汎沒之遄殞于犴地下其神不死尚
有光垂天漢之涘

少詹事鄒公墓誌銘　同前

永樂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詹事府少詹事鄒公卒
於官公之先自樂李徙錢唐世有德不仕考壽之博
學有志遭元季亦晦迹不出公諱濟字汝舟蚤喪父
事母以孝稱天資穎敏好學強記稍長游縣庠材識
為同輩所服先生君子多重之餘杭令聘佐教縣學
遂奉母徙家焉而毅然師道自任振起諸生皆趨於
學一新學舍自令丞以下皆嚴敬之秩滿陞中都國
子學錄又陞國子助教一時國學之為師者皆樂與
交為弟子者多樂就其講下無幾坐事自陳左遷西
安府學教授未赴改河間府學用薦者陞平度知州
階奉訓大夫廉簡寬厚吏民安之丁母憂服闋用翰
林脩撰李貫舉脩實錄官事撫要并有章書成賜
鈔衣一襲幣表裏各四白金五十兩陞禮部儀制郎
中階奉議大夫進奉政大夫時朝廷祭祀冊拜慶賀
及儀物制度款舊章參古典盡部一資於公詔脩永
樂大典以五人總裁而公預焉安南拒命詔大將軍
帥師征之擇朝臣有文學者往司奏記公承命以行
軍事多所助益安南平踰年餘賞擢貳王師再出公
亦繼往還陞廣東布政司右叅政務持大體而簡重
寬平以率郡邑瀕海之區政化行焉坐累左遷吏部
郎中數月擢左春坊左庶子在輔導之職言無不從
寵遇制厚奉令旨授
皇孫經明於格通滿秩陞詹事府少詹事階中順大夫
公為人和易坦率不見崖岸於物無所迕自公卿下
至武人廝隸皆樂親之其學根春秋為文章不煩思
索與筆立就所居號頤菴客至必具酒相與傾洽遇
朋從之會山水之游輒欣然從之不以事廢無嗜老
釋之書淹通深造雖其徒尊宿者鮮或過之蓋春秋
六十有八而卒娶袁氏繼薛氏子男二本翰孫男一
炳公雖歷事三十餘年數更顯任而歿之日家無餘
貲惟藏書數千卷而已余與公同為史官時往還後

春坊同寮又十餘年相與益厚於是本幹將奉公之
喪歸葬餘杭以左司直郎金寔所爲事狀請銘義不
可辭爲叙而銘之銘曰皦皦公之與白儒師詵詵執業
趨皐比表楨模範懋著龜陟于上庠閎厥施紬書石
室登金閨討論五禮宗伯咨參贊我儀文翰馳句宣
出佐南海涖宮坊入侍騰龍擇持公歷試罔不宜剷
緜削哇咊以東有不爲公矩入規盡視公履誰疾疵
天目之趾公全歸後登考德徵銘詩紆辭醒宮至樓

翰林院學士王公景彰墓碑銘　陳侍郎璉

翰林院學士王公卒之十有五年其子應天府儒學
訓導貫始具事狀來請曰先君棄世時貫兄弟俱幼
不及請銘當世立言君子今宰木已拱墓道之原未
有刻詞罔以昭于幽潜偹昇一言銘之存歿知感也
予記洪武季年助教國子公居翰林講論啓迪
良多自公捐館思之弗置今有貫之請烏得以不腆
之文辭乎按狀公諱景字景彰自號常齋姓王氏世
爲括蒼松陽人唐觀察使朗之後代有聞人宋南渡
以從龍功得官者十有三人遂爲大族七世祖利政
高州助教六世祖祖兗大理評事越二世諱宗儒仕
至國子祭酒者曾大父也諱可仕早有學行鄉邑推
尊者大父也父諱必莊博極羣書通性理之學公自
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尚書十五舉業成時
元鼎已沸乃闢常齋以屏世紛益求性命道德仁義
之說期於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殆遍發爲文章高
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
國朝洪武三年龍邑安應不就又明年由科目進其
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生命在斗其
此其兆也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迹立身行
道非止於事親當移忠於君也汝其勉之公拳拳服
膺及至京除鳳陽懷遠教諭時方兵燹後學教甫興
日與諸生披荆棘建學宮講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之道亹亹無倦士子多有成就上于天官考爲九州
二十五縣最命未下而父卒聞訃哀號頓絕復起凡
治喪悉從古制服除有旨徵天下博學之士浙江布
政使安然以公應詔既至試以治道日直翰林陪臣
朝見錫宴西序賓諸番王朝覲儀改賜日本書作興章
與京城鐘鼓樓記
太祖皇帝皆親覽見尊陞大名開州知州蒞其未幾以施
於政寬而平明而恕不爲深刻近利民皆安之復修
學宮建壇壝勸農桑均賦役得新籍户三千口若干
田賦稱是會以疾歸鄉里明年徵赴闕御書姓名于
策命爲僉山東諸司政奏曰給食大官亡何復山西
布政使司右參政與右布政使韓宜可俱秉俾至宦
夙夜祗若以承流宣化爲己任振紀綱恤民隱厚風
俗清吏弊善善惡惡百司肅然上下虚心屬目冀見
眞儒之用不意有以貌狼撓法者按之不伏辜上章
誣以事與韓同謫居雲南臨安公處受空不以介意
日以經史自娛雖故人館遺非義者一不受自總兵

以平疾及文武縉紳莫不禮重之仰思朝廷聲教旣
于前代撰鐃歌二十平雲南頌一鋪敍
皇德以潤色鴻業其爲碑銘記序雜文又若干卷洪武
季年召回入翰林會太夫人項卒守制于家服闋回
京

太宗即位初授翰林侍講未幾陞學士階奉政大夫居
淸華之地掌絲綸之命日承顧問寵眷益隆又脩
太祖高皇帝實錄與永樂大典俱爲總裁書成賞賚優
渥複督淸文武官貼黃舉有成績凡典文衡去取至
公號爲得人六年以疾終于官葬江寧鳳臺鄉之原
元至元丙子四月十五其生之辰永樂戊子七月十
三其卒之日享年七十三配毛氏先卒繼李氏丈夫
子五曰宏曰荆先卒曰誠曰信克承其家曰貫癸卯
貢士洪惟國家撫有萬方民物康阜宜有博學耆俊
之士詠歌德業以賁飾一代之盛而公嘗由科第策
官翰臣雖蹇屈復伸終靖翰苑用能以弘才碩學典
司帝製黼黻皇猷潤色鴻業爲當代偉人究其平生
克孚輸忠服仁履義宜享古齡乃七袠有三而止耶
其文章爲當世所重在翰林有玉堂稿在黔中有南
詔稿藏于家旣叙其事復係以銘銘曰有偉王公覲
容之裔自唐迄宋代有祿位宗支蕃衍蔚爲名宗詩
禮相承文學是崇國家龍興顯用儒術公由科第帷
幄而出首振文鐸手剖砥符敎化聿興卓有令譽遷
府未幾應詔而起出參大藩政聲赫然青蠅興謗白
璧奚傷謫居黔中不易厥常受知元戎縉紳加禮文
章愈奇志節益厲恭承召命萬里回京預職纂脩
允以亨曾未幾時榮陞院長寵遇日隆士類欽仰論
思獻納期竭厥忠胡不憖遺倏然告終鳳棲之原是
爲玄宅墓石有銘過者必式

左侍郎劉公墓誌銘 袁　　胡祭酒儼
北京行部左侍郎劉公旣卒其孤徵以予與公故通
寓書奉狀來求墓銘按狀公諱辰字伯靜姓劉氏其
先沛人後徙鄞遷婺之金華則自公之曾祖三顧始
也三顧仕元爲明台上萬戶府經歷初娶于男氏王
遂因其姓故公之祖文璜父志皆姓王氏至公復姓
劉公慷慨負氣節喜立功業以表見于世初王師親
下婺州公首上謁若爲與識奏命使方谷眞谷眞令
左右飾二姬以進公峻却之其人慚而退浙江左丞
李文忠開省于嚴辟公置幙下以貞幹書吏時元帥葛
俊守處信富祁寒集丁夫浚城濠民苦之欲爲變文
忠止之不聽遂怒欲臨以兵公請往諭以大義俊即
悔悟謝文忠意乃釋旣而授監辦金華茶鹽官秩滿
課最以親老歸養敎授鄉閭嘗道遇故人李惟中死
於逆旅爲棺斂瘞之任昊母畏不舉遺金葬之未幾
二親繼歿執喪哀毀不勝衣所居室廬僅蔽風雨饘
粥或不繼處之裕如也里人劉十八懷金入城遇二
卒圖其金與飮醉之扶行水次欲加害公見力解之
獲免後以懷材抱德薦爲湖廣道監察御史臨江同

知陳斌受賕及銀工盜金皆坐死公為辯之得減死論居二年以蹇諤聞擢知鎮江府興廢舉墜勤於其政聞宋宗忠簡公墓在丹徒荒穢基田據於民即加封樹復其田令墓傍寺僧收田之人以主其祀丹陽道接句容細民任負載者往往因日暮行劫行旅患之公嚴為禁盜遂息郡有瀕江田八十餘頃歲久淪沒仍責賦於民公請于朝除之京口閘廢舟楫不通東南漕運者轉新河江陰二港以出江多為風濤阻溺公乃自京口至呂城百二十里去淤塞甃石作牐脩閘門順水勢之出入於是公私便之然漕河淺澁易涸每仰練湖以益水湖有三斗門亦廢公又脩築之三斗門成漕運之舟既通湖下之田益稔時浙河轉輸之民道其境上死者為收瘞疾者給米令以小舟送出境賴以活者數百人永樂元年夏六月以預脩國史知故賚賜白金文綺襲衣陞江西布政司左參政至則以久雨江水汎溢九江諸郡瀕江之田皆潦飢民為盜富室多罹其害公即撒郡邑勸富民出粟以貸飢者蠲其役以償其息官為立券約歸償本粟由是富者樂從飢者得食南安贛州等九府荒田粮六萬石有司歲抑取於民民不堪公以聞悉蠲其額後以同官坐事相連免歸永樂六年秋命下復起為北京行部左侍郎出特恩也公以老不任政日被顧問爲京師者三年乃賜勅書文綺鈔錠致仕歸踰年復驛召至京命督工武當未行疾作又賜鈔錠遣

官賢翳給驛舟送還至常　陵疾遂卒實永樂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春秋七十有　孫祚奉柩歸葬文星門下閘塘先塋之次是年冬十二月九日也娶陸氏董氏董元中書參政嘉訥女陸氏有婦道子男二人徵觀觀早世女二人孫三人祚祺禧子與公嘗同史館知公為人直諒多聞而公亦以此自信有古卩士風可尚已銘曰不撓不汙而端其趨不激不圖而安以居恩榮始終而譽不虛嗚呼來祀欲知其人視此刻珉

肇慶府知府贈禮部侍郎王公神道碑

楊文定公溥

世自漢以來有道之士有碑有位之士有碑用紀績善勳業垂其名為世程監故肇慶府知府王公以子官加贈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有道宜位有紀述表之神道公諱泰字伯貞晉司徒導之後其先自金陵徙泰和高祖芳洲妣曾氏曾祖天隱妣劉氏祖臣則妣彭氏考竹亭先生元福建行省照磨改吉安路治中妣陳氏繼李氏其先也公天資瓌偉襟度豁達自幼穎悟日記千言甫冠靡經諸史悉通大義發為文章浩大知也常從安成劉雲章受易經盡得其蘊諸父啓翁僉憲廣西公往省之由庾嶺過蒼梧憩桂林及啓翁改知崇慶乃浮洞庭歷三峽至西蜀復東遊京師足迹半天下而山川清勝皆在觀覽中一時賢士夫皆得與交游由是志意益恢弘文思益閎遠鄉里

老師宿儒亟稱譽之自以爲不可及其問學也公學
學深得晉人書法若陰陽地理醫卜方外之書咸得
其要又餘事焉公性至孝家居時母陳夫人病侍疾
晝夜不解帶湯藥必嘗而後進考及繼母疾以官中
不及親侍抱恨終身晉翁寵歸無子公躬養之終身
撫其孤女得所歸處宗族親戚故舊咸有恩意其接
人以誠信未嘗言人過失自奉儉約義所當存卹者
不計其有無謫居安慶恬退自如所與處者無不敬
愛嘗曰吾所守者三言稽天理而已其躬行之實也
洪武壬戌朝廷搜賢才講求治道有司以公應詔
太祖皇帝召問論及太極公備陳其蘊時天下應詔者
五百餘人

上御奉天門試經學及時務擢公第一且命公次參奏錄
上以爲公論擢廣東按察司分巡雷州府海康縣試僉
事會罷分巡僉事名還吏部請改官
上曰江西秀才王泰頗讀書授工部主事時工部尚書
趙俊特爲
上所眷欲公與之講學公初不知也既莅事後過論
上意未幾遭父喪去以家故滯於銓選出是諭安慶者
十年戊寅用薦授瑞州知府復以母喪去服闋改知
肇慶其書道際歷履也爲僉事至則詢民利害興革之
上言振荒滯恤孤寡防海冦革海北鹽法之弊開時
呂塘廢渠耕田皆切時務其授瑞州父老聞之喜曰
是先巡按雷州王公耶吾屬有父母矣守將奏其州

黎叛請兵勦之公適至謂曰此但數人讙譟耳兵發
則禍及無辜請以身任其事乃遣縣吏往察之已而
果如公言黎得免其兵諸洞咸服凡令下趨承無後
者瓊田歲三獲所入甚薄租皆給守土將士將士每
乘其之橫斂之公令民每獲則輸其租民遂免害奸
頑之徒憚公嚴明陰摘其過竟無所得遂愧服郡民
健訟一事或連十百人吏緣爲奸民不勝其擾多亡
去黎中公諭以理訟日以簡復業者萬二千餘口自
是郡中無事乃脩學政新廟宇學者興起爲南[illegible]
中嘗大旱父老巫祝禱之終不雨公曰是吾責也乃
齋沐暴露禱之烈日中明日大雨而[illegible]
公再禱之復大雨是歲大熟及去官[illegible]十餘里

旣去而思之不忘其政績也致肇慶時年七十有五
乃以疾卒于京師永樂丙申七月九日也配歐陽氏
克相君子爲中族表儀繼蕭氏子二人長信仲直由
翰林歷官拜吏部尚書女一孫男八人積國子博士
秩穰秬穟穗稚穆女三人詩文遺稿千餘篇公卒時
直以翰林修撰偕其兄奉喪南還是年十月　日塟
泰和千秋鄉新山原越五年原甲有泉出乃以壬戌
十月　日改塟雲亭鄉之嘉家山直屬余神道碑文
余以不敏辭重惟昔嘗得拜公其儀刑至今在目義
不可辭爲之銘曰詩書世澤廊廟器宜卿宜相晉歷
旋乃臨南服司憲紀乃分虎符專羅治所至政治洽
民心在我有餘克攸濟矧惟利器恒斂鋭天之福善

廬有既不盈其船于其顛恩輿騎畜襃所自龍光自
天燭幽宅鏡谷可陵兮山可礪光矣哉銘貽永世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四

河間忠武王張公神道碑銘 王 楊文貞公士奇

王諱玉字世美姓張氏世家河南開封之祥符曾祖
祖 父天佑皆追封榮國公曾祖妣 祖妣劉妣
王皆追封榮國夫人王初仕元為樞密知院已而灼
知天命洪武乙丑自拔來歸我
太祖高皇帝禮遇甚厚王感奮思效戊辰從征卜漁海
子哈剌哈之地以功授濟南衛副千戶又從勦紛紅
帖木兒至延安延州還陞明威將軍安慶衛指揮僉
事庚午從征永順散毛諸洞辛未逐北虜之侵邊者
至鴉寒山而還調燕山左護衛僉首進虜至黑松林
甲戌征野人等處陞都指揮同知戊寅朝廷用讒加
兵親藩事急
太宗皇帝不得已舉靖難之師帷幄謀畫悉以任王王
推誠致慮夙夜不懈事可否進止衆論紛紜未定者
王正色數語決之咸中機宜故凡舉措必咨於王首
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討逆三日城內外悉定師
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為後患薊平餘不足平
時薊州守馬宣謀起兵迎拒
上命王討之王至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遂
執宣殺之并執指揮毛某王知其可用釋不殺遂詣
北平遂撫輯軍民是夜急趨遵化豫戒將士止殺曰
師行以得人心為本遂簡敢勇士四鼓登陴開其城
門將士皆入城城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其將斬之

餘不傷一人將吏悉隨王上謁遂移師永平密雲皆
望風輸款從至灤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莫州
阨吾南路宜先禽之
上悅遂親發兵命王爲先鋒用其計取涿州雄縣生禽
潘楊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三十萬屯真定王自請
往覘之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
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舉兵所
嚮且度可必勝否衆未有適說王曰今當徑趨真定
彼雖衆然新集未齊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之
上曰王言合吾意吾倚王一人足辦明日抵真定接戰
耿炳文大敗幾被禽獲其左副將駙馬都尉李堅右
副將軍都督寧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
馬二萬從敗安陸侯吳傑軍
上召王諭曰汝之功也非汝與吾意合不及此永平馳
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攻圍城急又諜報曹國
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
上與王謀先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王從
上追之斬獲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
免後顧從之遂從攻大寧自辰至午城破斬其都指
揮朱鑑執都指揮房寬下令安撫城中頃刻而定北
平報李景隆兵圍城遂旋師王請先攻其營然後歸
援從之徑擣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
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蔚州進攻大
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散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

貴神速先爭者勝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可必勝也
上命王率兵馳往駐三日景隆兵至王以精騎馳獅子之
斬馘無算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
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
昌敵列陣交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上已衝擊而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殞
十二月廿五日云春秋五十有八
上哭之慟既旋師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illegible]之[illegible]
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因[illegible]不已[illegible]
上既正大統行賴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
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沒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進封
其三代考妣
仁宗皇帝在春宮數與侍臣言張玉識見謀略卓然老
成非諸將所及凡裁方匡直之益誠難得也既嗣位
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告於廟以配享
太宗親制祭王之文有秉義懷忠一心爲國靖難之際
發謀奮勇[illegible]前所嚮風靡大功垂成捐身陷陣
惟義所在視死如歸忠精貫于皇日功烈揚於竹帛
之褒蓋王爲人莊重果毅涉獵書史明其大義而識
慮高遠治家禮法秩然奉命行師紀律嚴肅與士卒

同甘苦未嘗妄戮一人每語麾下曰爲將當戒血戮
袍沵芳汗簡盡其殉國之志妻定古名將何過焉配
王氏樞密院判執中之女累封王夫人子男三長輔
起武功累進奉天靖難宣力輔運佐理武臣特進光
祿大夫左柱國英國公太師監脩國史知經筵事功
德茂碩爲國元臣次輗神策衛指揮使次軏錦衣衛
指揮同知女一永樂中册爲貴妃孫男六長懋掊勳
衛次鑑次瑾次斌次某余陪太師公在史館經筵久
以余永樂洪熙從臣賓閱
二聖所嘗論王者屬銘神道之碑敬敍而銘之銘曰
文皇奉天中興邦國桓桓忠武奮起羽翼帷幄密勿定
策深貴上契淵衷爪牙之將義旅[illegible]驅敵
城九門功其權與取薊遵化如探穴擒執其抗鋒摧
朽拉枯龍取既南大旆在前連下雄鄭追奔常山長
河無險鐵城不堅撫降殲逆德威並宣决[illegible]臨遼
恤厥躬精誠貫日勇氣吐虹聊城之鏖髮起上衛先
幹戮旗千載一忠王勞在國王績在史王嗣象賢益
閎以偉帶礪山河[illegible]有明誓清廟陪配逾千萬祀
成國朱公東平武烈王神道碑銘 並
楊文貞公士奇
天命仁聖爲下民主必生文武材略恢傑弘偉之士
爲之輔翼相與協力一心靖暴亂致治平以建非常
之功夫肇創之績難矣中興光非易也故前史贊頌
臣率以肇創中興並言若我

太宗文皇帝龍興北藩安宗社於將危保洪業於永固
其功蓋又有難者以一隅之衆而應四方强盛之敵
靡堅不摧靡剛不劇固自天之所定亦必有材略恢
傑弘偉之佐以翼大業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能是以
大功之成勃然莫之能禦也若時東平武烈王其偉
然特出者乎王姓朱諱能字士弘世爲鳳陽之懷遠
曾祖考　妣　氏祖考　妣　氏父亮[illegible]
戶謹持行善撫士有譽於時母　氏王生有令譽會
太祖皇帝征伐有功累陞武毅將軍燕山中護衛副千
少喜讀書事父母至孝洪武甲戌襲父職事
太宗皇帝於藩邸小心謹慎未嘗少懈而撫恤下人一
如其父甚爲
上所信任朝夕侍不去側奉天靖難之師初舉惟密
議惟何間忠武王與王預焉時北平三司之交構逆
謀者王與忠武建議率麾下首擒之遂奪城九門撫
綏城內外三日人心大定引兵攻薊州擒其將都指
揮馬宣等遂取遵化永平密雲從
上攻雄縣既還從克[illegible]豫首破其東門敵衆敗走追及
於月漾橋執其總帥都督楊松潘忠等復追其餘衆
於鄭州斬獲不可數計乘勝長驅入真定大敗長興
侯耿秉文兵時王獨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滹
沱河秉文衆尚數萬復列陣禦王王奮勇大呼衝入
敵陣敵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來降者二
千餘人

上大悅賜書褒諭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攻
城急王從
上赴援高遁走王追及之多所殺獲遂從定大寧㧞其
部命撫輯其衆而還時曹國公李景隆率兵攻北平
城王從
上至鄭村垻與景隆兵遇大戰敗之進攻其營又敗之
景隆兵列營九門者連敗之城中亦出兵夾擊景隆
狼狽走王從攻廣昌蔚州大同狄第悉下景隆復收
潰散之卒號百萬來攻
上親拒之王爲前鋒午至白溝河敗其都指揮平安又
及申又與敵兵戰大敗之明日王領左哨當[illegible]又
大敗敵盡克其器械敵走保濟南王率兵追之里鋪
山敵羅兵列陣以待王連破之敵兵釋兵降萬餘人
王以聞
上悉撫而縱之益自是敵兵戴德皆願來歸無復鬪志
然
上得之即遣之不留王從攻滄州先伐其東門入城斬
首六萬餘級敵震懼遂獲其總師徐凱進攻東昌敵
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出陣後敵圍
上數匝王奮力翼
上以出進戰夾河王爲奇兵先鋒大敗敵將盛庸兵又
敗平安兵于藁城之奔至眞定戰其東門斬首萬餘
級遂略彰德及定州渤西水寨已而敗敵將李文於

徐州遂克東阿東平破汶上諸寨設伏淝河敗平安
兵十萬餘進戰小河爲敵所乘[illegible]射諸將遂請旋師
問王力勸
上行曰用兵未必常勝豈可因小挫輙自沮項羽百戰
百勝竟亡漢高屢敗而終興自殿下舉兵來克捷者
矣此小挫何足置意但當以宗社爲重整兵前進耳
上撫掌嘆曰爾言深合吾心遂行至靈壁敵築兵迎戰
王先登陷陣大敗之生擒其副總兵陳暉平安參將
馬溥徐眞及都指揮三十餘人獲馬二萬敵奔死者
屍蔽原野降者數十萬人悉縱遣之進克泗州渡淮
敗盛庸兵遂克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入京師內難平諸王臣民推戴
上承大統論靖難功王屢有賜號奉天靖難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封
成國公食祿三千五百石子孫世襲賜誥券追封三
代考皆成國公世官成國夫人永樂二年命兼太子
太傅四年安南黎季犛弑其國主毒虐下民乃遣部
使敕諭弗悛遂發兵討罪命王總兵征夷大將軍印
率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及神機橫海驃騎游擊鷹
揚五將軍兵八十萬討之瀕行
上親送之龍江師至廣西
上頒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喜其朱能乎然能足
辦斯事朕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踰旬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五日一時同王從衆義者朱廣侯餘忠

等十數人皆入奉慰
上酒泣曰方艱難時協力一心相濟能共者也且其志
存心行事皆應遠到豈遽止此言已益酸楚左右皆
流涕莫敢仰視蓋王至龍州罹疾實十月初二日也
春秋三十有七
上親爲文祭之哀悲愴溢於言表讀者皆爲泣下贈
恤特厚追封東平郡王賜謚武烈并加贈其三代皆
王爵
仁宗皇帝臨御特詔王配享
太宗廟廷賜祭之文尤極褒重蓋當時元功之首也王
頎然魁碩勇力過人器宇宏博智識高遠雍容端重
辭氣溫裕廣坐羣議王析衷之詞簡理當無不心服
善馭將士教訓撫恤親若父子紀律明肅無敢踰越
每遇勁敵大呼馳鬪以一敵百敵皆望風辟易悍馘
降附恩意周至出謀制勝靡有遺策尤善用才人率
歸心雖古名將不過是也墓在平北洋山之原配王
氏累封東平郡王夫人子男若干長男龍封成國公
太子太保孫男若干永樂初　侍講某於凡軍國事
預陪法議恆與王接知之有素乎是太保公屬某稱
道之碑敬叙而爲銘銘曰明聖之與天實命之必有
名世輔翼攸資
文皇大聖奉靖難天將啓之內難奮作有不得已義
旗載揚彬彬文武風雲奮興于時東平惟才弘略夜
寐夙興宵侍帷幄刈遠撫叛式宣德音環城中外有
截一心金戈所觸漁陽風靡永平不固大寧傾圮後
顧無虞前驅翻折朽雄鄭摧堅中山益都追奔滄州
殲逆咸奮先登電掃霆擊青春既恬踊躍而南持志
決性宗社爲心靈璧疾下長淮飛渡慈茫圻甸有逆
無拒大江無險內難廓清飛龍升御天開日明國有
元良遂兼儲傳端肅之行寬仁之度南交弗靖奉命
徂征師未出疆大星隕營天不慭遺堂柱遽仆
帝用震傷郵典隆厚忠存社稷績載簡編偉哉稱異顯
顯象賢河山有誓追崇有銘
皇明萬年永配清廟
定西侯謚曰武勇蔣公神道碑　文毅公
蔣周公之盛以國氏來有諱子文者淮南人仕爲
秣陵尉遂家鍾山下而亡大著靈異陵子祀與子
孫散處于淮代有聞人而公其裔也然未有如公之
顯者公諱貴字大富揚之江都人父從龍當元之季
以義勇附
太祖起淮甸洪武十一年隸燕山中護衛侍親王之國
即
太宗也公生有大志恆念父功強人下甫冠即代役三
十一年舉義克雄縣攻大寧戰鄭村壩取廣昌蔚州
白溝河戰勝圍濟南回取滄州戰夾河藁城克西水
寨敗敵將平安軍于肥河戰靈璧收泗州遂渡江入
京師功成論次自十夫長陞至昌國衛指揮同知後
征交阯四征沙漠敗阿魯台于九龍口洪熙元年復

至大捻犯撫散賊衆陞都指揮僉事調寧夏城衛事
宣德二年四川松潘夷叛以公充右參將率軍捕之
首募鄉導從東路險絶處要緣而進賊驚曰兵從天
上來耶一日戰十數合以全勝聞賜勅有李穩斬開
如古良將之譽明年陞都指揮同知鎮守密雲諸關
番夷復叛仍充參將討之尋陞左軍都督僉事充副
總兵公謂夷性變詐非長驅擣巢未可弭乃大閱
士連破黑虎等四十餘寨斬首千五百級生擒者
投崖箐死者無算夷遂寧謐賜勅獎諭陞都督同知
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鎮守其地凡事有利害悉
奏罷行之就戍州千戶所建州治興儒學使知所教
列屯而耕易木柵以石遮迣堡壘相望使知所守虜
庚以足人心大安正統改元召還陞右都督時西戎
僞王阿台等見日涼邊將虞失利命公佩平虜將軍
印率京營五千騎征勦凡陝西及甘肅涼州等處官
軍悉聽節制兵至鎮番出魚兒海子哨遥時虜酋朶
兒孛羅率衆犯莊浪公命將樊宗之生擒孛羅等百人
又諜報阿台屯伏河西遂躡蹤追道至亂山脅勇衝
入且追且殺至石城泉斬首二百餘盡獲其馬駝衣
械虜有逃救來言阿台所在公議即往副將李安沮
之公拔劒厲聲曰汝任邊寄肉食且數年坐視其猖
獗不制尚掉三寸舌以撓我師敢復諫者死乃棄馬
前驅見賊遂整陣而前生擒男婦數十人　浂營將復
知其不遠令軍士疾走至兀魯乃見虜敵焉遂約虜

馬虜以鞭擊箭衆奮登為之馬盡從虜既失馬皆執弓
步戰不決即令衆羅馬拜刀齊入以橫彈手督之遂
大捷內擒一胡諢審白石城泉敗卹止餘八百精勇
者公得其情乃分為掎角勢列五百騎為左右翼縱
百騎登高暍疑之既遇賊夾擊轉戰逾九十里阿台
亦窘死西土遂寧捷聞遣中官齎綵段白金賞勞封
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定西
伯食祿千二百石給世襲誥券追封其曾祖三公祖
八公父從龍皆定西伯曾祖妣楊祖妣杜妣程皆伯
夫人留鎮甘涼四年召還以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
屢寇邊六年命公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賜蟒袍
銀盔甲以行公與總督兵部尚書王驥至雲南表請
發兵不宜進公謂尚書曰賊毒吾民甚可坐視耶遂
遣兵勦之賊勢猖知師集金齒分三路進而公與尚
書從中路合上江兵夾攻會南風大作縱火四焚矢
石俱下如雨公乃擐甲鼓勇而前賊大潰斬首十萬
餘級江流盡赤移屯騰衝賊據木籠山為連環七寨
又環象為陣合數十萬人于馬鞍山公悉破之勢如
拉朽直擣巢穴蕩無遺類賊父子僅以身遁凱還詔
戶部侍郎王質持羊酒迎犒臨清至則
上親慰勞遣中官賜金幣羊酒于家擇日御奉天門設
教坊樂部勞平夷功陞定西侯三代考妣復封如其
爵賊父子竄迯聞被執手緬甸八年命公與尚書下
緬取賊仍龍賜以行時緬人數報送至而潛以金櫝

船載賊離五十里而不至尚書謂公曰此紿我也過
江則絕我歸路且瘴癘將發不乘此而剪之可乎於
是誘緬人戰賞公則徑焚其舟大戰一晝夜其賊首
已先去賊子思機發之在孟牙者亦遁去盡俘其妻
孥象馬以還破其寨二百餘處賊衆遂平九年還
上復親宴勞加祿五百石賜白金百兩綵段十表裏鈔
幣一萬貫金酒器二副鞍馬一疋以寵異之公之子
雄見賊去亟率漢達官軍三十人追殺不及而賊已
阸其後衆寡不敵遂自刎沉于江時年二十四其十
人亦從之死
上嘉其忠勇贈懷遠將軍彭城衛指揮使十二年麓川
遣使來朝謝者知脫脫不花及也先使使回即分兵

入寇
上命公總兵禦之公至境虜懼威武賊引去乃還考勞
甚至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忽感風疾卒于家爰其
生洪武庚申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訃聞
上震悼罷朝遣禮部尚書胡濙等諭祭前後十四壇及
賜齋糧孝布明器等物追封涇國公諡武勇命工部
營兆域于□□□□泥井里先塋之次而以其年七月
六日葬焉□□□□月而九凱復寇遂有土木之變使
公在豈遽至□□□□其冬以公之孫瑀襲爵掌左軍都
督府事成化□□□□先荊軍印充總兵官節制甘涼
諸軍既而守備南京掌中軍都督府事忠靖簡亮克
繩祖武而雅好文學達古今事務爲時所倚重公葬

後二十五年而隧道之碑未立瑀狀公勳績來請予
雖不才接公然慕公威望久矣而與嗣侯交且久聞
公性淳厚體貌雄偉平居謙退如不能臨敵則奮勇
敢前以一當百故起自徒步建立殊勳追封三代列
爵五等與國咸休也可不載諸聲詩勒諸金石而使
之顯示永久哉公初娶李繼李皆贈封侯夫人子男
五長義忠次疾以瑀封定西侯後公七年卒次即雄
次謙次讓次諫女五長適杭州前衛指揮使李剛次
適府軍衛指揮使劉容次適後府左都督長子馮泰
次適羽林前衛指揮使李秀次適富峪衛指揮使張
勇孫男五長璟蚤卒次瑀曰玹曰瑾曰瑜女五武強
伯楊能會昌侯長子孫璉永康侯長子徐昌適化衛

指揮使張瓚其婿也銘曰
皇明開天六合重輝緊維蔣公世際龍飛起自淮甸繼
奮義山義旗所指克濟于艱天位既正屢進其職從
定交南復征迤北鑿後元孽擒戮邦紉公往禦之西
陲以寧叢爾麓川負固違興師公復勦焉南荒以頤爰
自左掘超登五爵貂蟬巍巍為時李郭龍章鳳誥三
代同封鐵券金書世永彌崇公之忠勇所向無敵三
邊之靖式昭
帝極茂績方殷公忽長逝
天子興嗟有贈有謚有祭有葬有碑有嗣詒謀有謀以
慰賢子生榮死哀時乳儷焉公雖云殁遺風凜然揄
河之鄉泥井之里琢石刻詞以彰來裔

翼城侯孫公神道碑銘并序

楊文敏公榮

世之瓌傑英偉之士遭遇
聖明屢建勳績致有名爵光而復能感激思奮竭忠貫
勇力效勞勤弘濟艱難甚先烈者于當時聲華及于
後世者吾於故應城伯孫公見之公諱巖字 世
家鳳陽之於皇里曾大父 大父 父重四三世皆
務本力穡周貧卹患鄉以善人長者稱母周氏有懿
德公生元至正己卯十一月十有一日如時有術者
異其狀謂其親曰是兒不凡宜善視之既長性豪爽
膂力絕人輕財好義爲族里所重元季兵興仗劍歸
太祖高皇帝于淮甸在軍中以驍勇聞乙未從渡江克
采石定金陵收兩浙自是南取江廣北定中原咸與
有功擢金吾左衛百戶調守鳳陽已而陞武德將軍
燕山中護衛正千戶洪武庚申從
太宗皇帝之國于燕公誠直不欺甚見親信藩國之事
多委任焉乙亥公引年致政而以子亨代己卯●
太宗舉義靖難以公宿將知兵特起守通州是歲南兵
大至城圍數周起土山臨城攻西門勢甚急公率衆
極力捍禦城賴以完未幾兩軍合戰公操戈身先士
卒大呼陷陣士氣爭奮追奔逐北斬馘不可勝紀得
饋運船三百餘艘貲糧無算以功陞明威將軍指揮
僉事仍鎮通州辛巳兵復至攻城益急公勵將士登
城力戰矢石交下敵乃退走論功陞都指揮僉事壬
午春南帥平安督遼東兵十餘萬逼城公語將佐曰
彼衆我寡若城守不出自示弱也不若及其始至而
擊之彼必敗亡乃率敢死士數百犯其鋒而城上亦
合勢大呼安衆大潰自是 無復來攻者是歲夏
六月
太宗入正大位以通城屏蔽有其方使六師南進而無北
顧之憂者皆公之功於是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應城伯歲食祿千石給誥券子
孫世襲自曾祖考而下贈號階爵皆如公封曾祖妣
而下悉贈夫人永樂戊戌六月二十日以疾卒于正
寢享年八十訃聞
太宗悼念不已命有司給棺斂治墳塋暴遣官致祭贈
翼城侯諡威武歲十月葬通州東溫家村之原配劉
氏封夫人先公卒子男六曰亨曰忠曰旺曰喜曰泰
曰榮亨由都指揮僉事襲公爵女二長適武德將軍
正千戶徐亨次適昭勇將軍指揮使房斌孫男十五
人英傑敬玘貴瑀琳勉斌建禮智綱雲綸英龍襲爵
早世傑今嗣爲應城伯孫女十四人一適太師英國
公男忠一適金吾衛指揮桑華餘幼在室曾孫五人
公歿甫二十有二年傑奉公之事行謁予告曰傑賴
先祖餘休嗣膺封爵顧墓道之碑未立無以昭功烈
垂不朽乞不靳而畀以文庶後世子孫知先世成立
之艱兢慎自持不敢廢墜厥家予昔獲侍
太宗左右備悉公之勳績有可書者今傑又具述公始
終之詳謁請益堅[illegible]辭乃叙次于右而系之辭

曰
明明
太祖順天應人奮自淮甸汎掃胡塵公於是時仗劍來
附從多羣雄克用其武功成位升弗究厥施武德之
階養錢蕃盛
太宗龍潛天鑑明德內難搆興
皇怒斯赫乃張義旗乃畢義師起公于家知公有爲言
言通城寔國屏蔽命公鎮之邦域之計維公抵柱振
戎師于士勇民和戰克守完東兵之來其勢十倍澤
而擊之一鼓而潰京師旣寧四方旣平
皇命報功顯爵是膺礪山帶河金書鐵券子孫繩繩碩
大蕃衍維公之功惟
皇之德世其承之有永無斁馮村之原峨峨穹碑用詔
後人刻此銘詩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五
懷遠伯襄毅山公神道碑銘　　王侍郎
書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是則上天眷佑人君必賚以非
常之佐然後可以成莫大之功有若故特進榮祿大
夫右軍都督山公殆所謂非常之佐者歟按行狀公
諱雲字　　父諱青洪武初隨侍
太祖高皇帝平定海內以功授燕山左衛百戶已而從
太宗文皇帝奉天征討歷陞中軍都督僉事母　　氏封
人永樂元年都督公以疾卒于官公以冢嗣襲任
金吾左衛指揮使節隨車駕征進北功爲諸將先調
府軍前衛掌印尋陞中軍都督僉事宣德二年春
宣宗章皇帝制諭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出鎮廣西
先是廣西溪洞猺獞叛服不常數爲邊患公至鎮之
以靜煦之以仁嚴號令公賞罰親率官與叛賊章朝
列等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能以身先士卒故所向
無前斬賊首凡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九降賊酋二百
七十七獲被賊抄虜男婦二千五百七十九俾各寧
家擒虎豹三百四十獻于朝築永平等九堡葺宣武
等四城砌鋪舍五百一十七由是蠻勇懾伏居民按
堵
天子嘉其功陞公右軍都督同知賜紅織金羅衣一襲
仍下詔獎諭有廉能公正善撫軍民實副委任之語
今上皇帝嗣位念公守邊日久厥績茂著遍賜以白金

繇毀正統三年九月二十日公以疾卒于鎮有司以
聞
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命工部營塚壙贈公
卒之明年二月六日歸葬先塋之次墓碑未及樹子
俊以疾不能任事白于朝以弟泉代襲官泉乃以碑
文爲請嗚呼若公者可謂非常之佐者矣公姿貌魁
梧善騎射曉兵略持己以廉處事以慎甘苦與衆共
之故臨戰人皆出死力殲强圍若拉朽腐用以保障
生民其卒也西廣之人爲之立祠塑像歲時祭之其
得人心可知矣公生　年　月　日享年六十有四
夫人吴氏金吾衛指揮　之女有懿行子男六人長
即俊次即泉能嗣其業次璽信義讓孫男二人嵩壘
岩予雖未嘗識公然公名在天下籍甚銘固不可辭
銘曰桓桓虎臣爲國之輔夙秉忠誠動遵軌度肇詞
先秩擢長萬人侍從龍旂充清塞壓邊捍禦出鎮
西廣屹然保障下民是仰恩威並著聲勢流聞智超
百將勇冠三軍禦侮禽姦綽有奇略號令一施聞者
膽落榮祿之秩廉正之衷寵章煒煒于以報勞西廣
之人賴公之佑昕夕顒天祈公永壽天胡不憖遽然
而終訃聞于朝
天子忡忡褒卹之典特爲優異匪私于公以勸來者公
之義氣炳然丹青下則河嶽上則列星我作銘文勒
諸神道百千億年永永有耀

永寧伯譚公行狀　同前

公諱廣字仲宏姓譚氏丹徒河門人也父諱添四當
太祖高皇帝起義兵居戎籍從大夫湯　見金壇常
州攻取江陰又克蘇明等州遂留禦明州收捕蘭秀
山以終時公年十四補父籍繼補選入補驍騎衛役
調府軍爲伍長帶刀宿衛詰授昭信校尉燕山中護
衛百戶從征乃兒不花轉燕山左護衛又征驢駒河
黑松林朶顏山等處已而從
太宗文皇帝奉天征討
上知公驍勇有謀命率百騎候東安滄州公生擒得遊
卒報以聞
上益親信益從攻真定取永平下大寧還戰鄭村壩以
功陞千戶又取廣昌克蔚州圍大同麾戰白溝河攻
濟南陞正千戶及破滄州戰東昌定州夾河藁城
進攻順德皆奇功因留守保定陞指揮同知尋陞指
揮使會都督韓觀率兵十二萬來攻公以孤軍晝夜
相拒四十餘日粮且盡公嚙指裂背左區右畫竟以
郤破走其衆陞大同都指揮僉事永樂改元營建
督運殺材營金闕七年入見留北京領神機營從
上征迤北封神機驍騎將軍由玄冥河追趕本雅失里
至靜虜鎮殺敗阿魯台復征擒胡山還守大同十二
年復從征九龍口胡騎數萬憑崖而陣勢張甚公爲
前鋒以神箭手萬人射傷其衆賊衆潰顛坑骨木死
者殆萬計公乘勝揮兩翼以進夾擊之繼以步刀斫
其馬足賊大敗去比還

上指謂廷臣曰廣才勇智雲長敬德不足多也陞中軍
都督僉事有白金綵段驛馬襲衣之賜且俾中貴護
至其門
仁宗嗣位陞左都督制充總兵官出鎮宣府時冬寒
上念公備禦於外遣賜𧝃㡌綵段即掛鎮朔將軍印暨乎
宣宗尤加褒異勅曰念卿總戎攄忠效誠躬勤夙夜有
白金綵段之賜逮今
上皇帝既御大寶勅曰卿祇事
祖宗多歷年所出鎮邊疆厥績茂著特遣人諭意仍賜
白金綵段正統六年以殺勤胡寇功詔封永寧伯七
年給誥劵意若曰爾中軍都督府左都督譚廣忠實
能謹材智有為事朕
皇曾祖於藩邸肅清內難從征北虜克振武成與事
皇祖
皇考至于今日鎮守邊方幾二十載屹然長城之固疆
宇晏然念勞勤之既久宜恩數之溥頒今特授爾奉
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永寧伯食祿
一千一百石仍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外其餘雜犯死
罪免爾一死爾惟欽哉正統九年
上聞公年老不忍重勞以事命武安侯鄭公往代其任
驛召公還未幾而告薨
上哀悼為輟朝一日遣官祭弔申勅有司治葬事王公
大臣咸有祭公為人長身玉立膂力絕人忠義之氣
大百餘戰戰必勝然未嘗妄殺愛人下士恒恐不及
士卒勞劬不啻在己寒為之衣飢為之食故公之去
也人慕之其薨也人哭之咸盡哀公初所統神機兵
鮮明羌縮進止有度望見皆曰此譚家馬也
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曰慎毋犯譚
家馬迨今猶以為號所得祿賜一不以私贏均為學
舍浮屠老子之宮之用嗚呼若公者雖古之名將何
以加玆公生于元至元　年　月　日薨于正統九
年　月　日曾祖諱　祖諱　考諱添四皆贈榮祿
大夫柱國永寧伯曾祖妣　氏祖妣　氏妣　氏皆
贈太夫人配王氏封夫人子男三人長亨襲永清衛
指揮使次裔次高孫男若干人亨將以九年　月日
奉公之柩歸葬保定　鄉之原泣請予狀公行實用
乞銘于太史氏某為公之門下士知公頗悉故不辭
而述其槩若此云

工部尚書李公神道碑銘　文直　楊文貞公士奇

太宗皇帝初奉藩北京建文中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
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昺為北平布
政使昺日求王府細事將為不利其史李友直密聞于
太宗義師既舉遂擢用友直友直質樸直諒知無不言
甚見嘉獎日益信任出理饟運入嚴城守率以命之
殫力竭慮事率蚤集而咸稱
上旨初授北平布政司右參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為
行部陞左侍郎時初作宮殿營繕務殷專經度提督
躬任勞勤蚤莫弗懈改行在工部侍郎

仁宗皇帝臨御嘉念舊勞陞行部尚書奉命代祀闕文
武成康陵及秦愍王既還言關中民瘼深見嘉納賜
誥命并追贈祖考妣請告焚黃遂立碑于墓以侈
上恩昭先德
宣宗皇帝嗣位改行在工部尚書嘗奉命董採殿材於
蜀設施有方撫綏有誠勞者不怨自是朝廷凡有興
作重役悉以委之其臨事有條理而體卹下情所行
悉公是以人從事集訟誹不興而屢承勞錫焉文直
字居正爲人坦夷閒敏雖不與物競而持己正直亦
不屈於物有恤人之心施濟弗怯與人言必歸於忠
厚有之官往辭公者必勉以愛民之政與人交悃款
接急率得其力度量有容屬司之貪謟者以公長者
數欺侵之公雖知弗校清議以是益重公春秋七十
而卒正統三年　月日也訃聞
上賜祭命工部營繕葬禮部賜祭公卿以下皆往祭之
李氏之先隴西人元季其曾祖山徙保定清苑自是
以來皆隱處不仕而篤於善行祖彥名考人義皆贈
資善大夫北京行部尚書祖妣臧妣杜皆贈夫人先
十七年卒繼劉及王皆勤內助子男三昉暉暘孫男
四曾孫男四諸子將捧靈歸厝清苑先事昉奉吏部
尚書郭公所述事狀詣予請文於神道之碑余嘗先
數其先塋矣然與公同事四朝雅相好相知故不辭
爲叙而銘之銘曰逢逢隴西李所自來徙清苑屬元
季曹棲之鄉柳莊里土剛水清毓和粹鍾曾大考暨

祖攔積仁累厚襲休祉武生居正用奮起韙敏純誠
事藩邸戎旅之興殫勞瘁高城浚池固根柢聯重違
輓給饋餫左馳右驅敷謀智乾坤既正廓氛祲熙
天寵峻擢位卿堂陟文卿貳文卿申陟極所至持
身涖務嚴勅忠焉在公靡怠寿教信秉仁處常嘉
恤窮矜嫠念施濟量度恢豁內昭晰有誠周之旁救
討恭事
四聖誠一致七十全歸行靡愧必有紀述垂後昔故鄉
之墳墓牽制嗚其銘者太史氏
禮部左侍郎李公墓誌銘　　同前
宣德七年十月十五日禮部左侍郎李公卒于京邸訃聞
上遣官賜祭師傅大卿而下皆往吊祭卜明年　月
日葬　縣　鄉　原其孤粟以治命奉翰林侍讀
苗君衷所述事狀來拜請銘禮部尚書晏陵胡公申
爲之言予與李公同事
三聖凡三十年乃按狀叙而銘之李之先居平陽之臨
汾大父諱仲智父諱師曾元季隨兄希賢官湯熟都
遂占籍宛平縣而公生焉公諱嘉字克堅天資凝重
不妄言笑自幼卓卓有立志事親孝指長縣大夫選
邑學弟子員前大學士董公倫時爲學教諭公授受
業旦暮自策勵所授書率誦讀數百過四書注釋雖
老不忘已而念家貧親老乃罷歸侍養爲師者初惜
其去遂徵詩達意其辭懇切師憫而從之後選奉祠
所禮生事

太宗文皇帝於藩邸敬恭祀事恒致其誠無幾丁父憂
哀毁動人終喪不飲酒食肉睹父手澤未嘗不流涕
而養母愛敬無盡初世父希賢死於兵無子命卒葬
葬公念及輒悲竟卜吉壤備禮而葬焉
文皇帝靖內難預効守城勢時南兵逼城城外民有負
母入城無所依者公避舍以處之且食之粟民母子
得全於急義類此內難平錄守城功召至南京有司
奏授鴻臚寺序班數月
上親擢爲通政司參議且面諭之曰以爾誠實故擢置
要地必勤必愼毋忝朕命公益盡心乃職一日奏事
畢自陳臣有老母在鄉里無兄弟侍側願歸迎母就
祿養從之既至時初建北京奉命董運木之役於河
南彈其智慮夙夜不懈後喪母哀毁如喪父詔賜招
及驛舟歸其喪服闋仍前職遂扈從北狩自是巡狩
皆預扈從後坐累左遷鴻臚寺丞
仁廟御極陞左通政使又坐累左遷未行
上嗣大統復通政使改北京行部侍郎公辭老不堪繁
務又改禮部侍郎公雖精力日衰猶勉強事事未嘗
少間再歲以疾聞賜勅褒諭命致仕又數月不起享
年七十公持身端謹一芥不苟取于剛方嚴毅人不
得干以私其任職細務必親故所歷寡合終不爲變
治家甚肅教子孫必務學而閑暇道說國初以來北
京名賢故老流風餘韻娓娓不窮聽者忘倦蓋自是
能知而言者亦鮮矣其歷任散官自將仕佐郎積至
通議大夫以公貴再追封二代大父父皆至通議大
夫禮部左侍郎大母吳母榮皆淑人追封故妻蔡封
繼室趙皆淑人子男四栗直剛簡孫男四震謙泰巽
銘曰嗚呼李公有孝有守遭逢龍興陟
帝左右剛毅之資自信弗疑顒顒以持莫之或移納言
之司宗伯之貳歷年三十終始一致白髮蒼顏[illegible]
竭誠
三聖在上天鑒孔明璽書龍文奉勅歸第衮笏朱衣里
閈遷拜從容優游以壽考終綸音及門寵光隆隆嗚
呼李公生死榮哀勒銘其藏永示後來
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公墓碑銘　同前
永樂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
金公得疾明日強入朝退疾劇又明日卒公世鄞人
自少慷慨開達負氣義壯遊京師遂遊[illegible]以
達於北京居北京二十年
上初舉義靖內難布衣入見署紀善遂從征伐明年署
長史又明年陞工部侍郎永樂二年陞兵部尚書兼
詹事府詹事公事
上敬愼小心每被顧問知無不言退未嘗泄以是益見
禮遇而委任益篤焉翊輔儲君以正直自持言無不
盡尤見優待過同列論事徑情直發不肯持兩端依
阿而虛己服善沛然如決江河注之海也兵部機務
繁劇公嘗推讓同官之賢能或一事失當則必自引
咎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公異意者其人有他

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客厚公公爲尚書時其人
補豪京師懼不爲容公薦用之或曰彼不於公有
鐵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今長尤好奬拔
善類士有得一官而往見公者必戒之曰國家待士
厚所望爲民造福耳所至一以濟物爲務聞人出片
言語涉暴刻輒艴然色變可謂公直慈厚者矣襟懷
坦夷神情灑落政務之暇朋徒往來酒一壺棋一局
諧歌談謔相得也事兄世華盡恭撫兄子如子爲定
謚朋友卒其子無依公爲長育之亦有長育之而爲
之娶婦者其他賙貧乏恤喪塟皆所濟尤多精於史學
每論當時成敗治亂之故娓娓千數百言不竭其所
委折曲歷歷如身親覩之者享年六十有三初病且
革尚書蹇公侍郎盧公往候之問所欲言公曰命至
此何言獨念忠始以一夫見
上歷數年位列六卿寵極貴盛而未嘗效分寸之報忠
即死能瞑目哉已而暨其繈中兒謂二公曰忠不能報
上恩矣士奇必志
上所以寵我者銘我旌幾兒長而或有知也訃聞
上爲文祭之有曰殫竭心膂克勤夙夜小心愼密始終
無間
皇太子爲文祭之有曰能盡乃心知無不言助益多矣
又曰老成忠厚方資之爲輔而遽沒焉嗚呼觀公君
臣之際始終一德生榮死哀何其盛也公諱忠字世
忠祖漢考文英以公貴皆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祖

妣樓氏妣馬氏皆贈夫人娶余氏封夫人子男一達
公沒時達生始六月明年二月兄子復初奉公柩歸
塟鄭之鄉原士奇素辱公知義不可辭故叙而
銘之銘曰神龍御天雲翕從之千載之會時惟昌期
金氏之先宅於東斯世篤善仁蓄遲未發如種必穫
迨公奮興明良相逢功自北京奉天靖難公侍惟謹
寅恭愼密畀以心腹邦國載寧洪熙纘命爰貳冬官
遂掌邦政遂輔儲君宮臣之首公德多有公存孔厚
古之君臣有終不常偉公之終隆隆寵光彝名如天
雖
帝之恩公沒惓惓庶其後人鄭原之墳湖山攢盤歸焉
斯藏永永其安

新建伯榮禄李公墓志銘　　楊文定公溥

公李姓諱王孟輝字也先世居眞定之曲陽至考士
中徙河間交河今爲交河人高祖誠曾祖德榮志田
園不求聞達祖林元上都萬户士中有孝行樂賑施
以醫藥濟人所治輒効未嘗責報鄉人德之皆以公
貴贈中軍都督僉事曾祖妣祖妣皆贈夫人母趙氏
封夫人公生而英敏異常兒甫成童代父戍營州洪
武己卯
太宗皇帝舉兵靖難自大寧歸附從征所至皆捷若鄭
村壩白溝河東昌威縣夾河藁城靈壁入戰皆有功
隨駕至淝度大江入南京及扈從北征至玄冥河追
殺胡寇本雅失里由靜虜鎮出廣漠戍敗阿魯台湖

州草冠嚼孫奉命率南京軍合陽武侯所統軍討平之
上每北征皆扈從嘗命總後營
宣宗皇帝征武定州總軍扈從北還命守彰德復命從
征兀良哈亦預有功公起行伍以奉天將士由總旗
陞百户再陞指揮僉事壬午冬陞真定衛指揮同知
永樂庚寅以殺胡虜功陞指揮使調府軍前衛領幼
軍隨侍
皇太孫洪熙乙巳
宣宗即位念公能陞都指揮同知丙午陞中軍都督僉
事己酉春進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
柱國新建伯歲禄八百石賜券誥是冬奉命往陝西
明年往湖廣改調西安武昌護衛正統初命總禁軍

公歷仕四十年小心敬畏受知
列聖金帛甲冑器皿諸物恒有賜賚而能約以自處人
以是多之辛酉夏以疾告命太醫院給藥疾亟自
序遭際恩榮愧無以報遺訓子孫永世無忘八月庚
午卒壽七十三訃聞
上嗟悼輟視朝一日遣禮部尚書胡公諭祭于其第勑
有司給齋粮麻布治棺塋葬追封新建侯諡榮僖配
趙氏封夫人相成懋家族里稱賢子男七長英次源
先卒次海次賢次良次　次　女二長適府軍衛百
尹范達次在室孫男十二曰奇曰信曰佐曰　曰倫
曰儀曰健曰僎曰　孫女三皆在室曾孫二曰政曰
卒之年　月　日葬懷柔縣　鄉　原英奉中書

舍人張弘所述行狀請墓銘銘曰維公展也多才翊
歷事四朝勲日著厚禄榮封印眷頋貂蟬光耀夔龍
武兹昔騎奔爲旗舉風虎雲龍千載遇玄冥河北廣
漠戎瞻望白旄讐醜虜歸侍東朝司禁旅有偉其休
約以處全而歸之有遺裕爵謚褒嘉驕錫與子孫振
振保厥緒懷柔之原良臊膴千百億年安以固

豐城侯茂國剛毅李公神道碑銘　同前

公諱彬字文質姓李氏鳳陽定遠人父信善騎射從
太祖高皇帝征伐以戰功累官明威將軍滄州衛指揮
僉事後以老疾致仕公方弱齡補父官即如老成人
上下交譽之洪武庚午率所部兵從潁國公征北虜
歷朶顏鵝兒諸山追襲虜酋阿剳失里至洮河兒獲
人馬數十復歷黑嶺寒山諸處至熊皮山追襲虜酋
兀剌罕時
太宗文皇帝居潛邸聞公智勇深嘉賞之明年遣公巡
視宣府興河保安隆慶懷來諸邊城尋以公父信爲
遼東都司都指揮使癸酉命公率兵築宣府德勝口
城巡視邊關明年復命公率兵築萬全懷安城又明
年命公率兵征哨泥河營罷松林諸處至洽剌之地
乃還胡虜遠遁庚辰
文皇帝舉兵靖難命公率兵攻薊州遵化克之以功陞
指揮同知又攻雄縣莫州克之陞都指揮僉事復克
大寧城又克敵於鄭村壩克廣昌蔚州大同諸城明
年夏於白溝河大戰以功陞都指揮同知進克滄州

壬午於滹沱河畢橋崇城諸處克敵追至彰德出哨
定州陞右軍都督僉事又於楊村交戰被鎗
上即遣醫視之賚予優厚俾還北平公奏曰臣本戰士
豈以微傷自餒願隨軍效犬馬之力
上不允命輔世子守城癸未命公率兵護中宮至京師
永樂甲申
上以四方既平乃論功行賞念公之勞居多封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豐城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自是委托益重乙酉命鎭江西丙
戌命巡皂君山丁酉命征交阯有功加祿五百石己
亥勅平東海倭寇庚子督操江尋命往長沙討賊李
法良獲之辛丑命補福建海寇癸卯命佩征虜前將
軍印總兵守甘肅大振軍威胡虜讋伏丁未隨駕至
京命佩征夷將軍印總兵守交趾遠人莫不仰德畏
威南陲晏然在鎭六年以疾卒時永樂二十年正月
十五日也交人莫不罷市巷哭其德澤及人深矣訃聞
上爲之震悼輟視朝一日加賜䘏儀追封茂國公諡曰
剛毅遣官諭祭復追封三代祖考皆上公妣皆公夫
人子男四人長曰賢故嗣封豐城侯次筹次恭次楨
孫男二人長曰勇今嗣封豐城侯次鉞嗚呼公以武
士遭遇龍飛之運乃能建勛膺胙等王東征西討迨
無寧歲可謂國之勞臣矣是豈可以不銘輒因勇之
請序而銘之銘曰桓桓李公慶時之逢奮武揚威克
效其忠統其父兵所向無敵長驅虜巢左右傳擊胡
塵既清武備是營飭役邊城大振軍聲靖難之師惟
公義勇奉戴
眞人不震下陳通侯之爵
帝寵是加世澤之延與國無涯公復何心殫其智力奉
命周旋曾不少息或鎭邊方或殄强梁意氣之盛泰
華軒昂終于炎荒葬于鄉土史臣勒銘充照千古

皇明名臣琬琰録卷之十六

鎮遠侯夏國武毅顧公神道碑銘

楊文貞公士奇

永樂十二年五月廿五日鎮遠侯顧公卒於貴州訃聞上震悼遣官賜祭追封夏國公賜謚武毅贈昭如制命有司治喪葬遂命其嫡孫興祖襲封興祖奉柩歸葬于揚州之　原顧氏之先居湘潭公之曾大考百四妣　氏大考十二妣朱氏始家江都考為一妣周氏公諱成字景韶天性仁厚自少能矜恤孤寡負直氣遇以橫逆加人者必摧辱使畏服乃已其大考嘗詫於衆曰是孫必興吾門公貌魁偉涉知書通大義而膂力絕人善武事尤精騎射命中元末嘗遊燕都有強寇十數刧其舟同載者皆懾伏公獨奮出鬬寇皆披靡走既歸張士誠起泰州僭王號公知其無能為乙未歲我太祖高皇帝渡大江明年公來歸附至鎮江從驍勇士十一人轉鬬入城莫敢嬰其鋒者既敵益衆而援絕悉為城中人所執十人者皆被殺公奮躍起斷縛蹴持刃者仆之脫走歸語衆曰鎮江城中皆庸夫可取也遂導衆攻其城克之授百戶從攻常州宣州皆克之簡克旅正還從克江陰從寧河王克通州陞千戶攻雙刀趙於樅陽攻安慶江州池州興國諸山寨皆下之庚子敗陳友諒兵於龍江公得其戰艦及馬將賜白金文綺退仍據安慶江州公隨大將軍悉復之并得其八陣營諸寨從克南昌援安豐敗元兵進攻廬州從克武昌荊州衡州從開平王下襄陽還取泰州留守興化從中山王破舊舘克湖州蘇州洪武元年陞堅城衛指揮僉事二年領軍克信陽唐允四年從臨江侯取西蜀道遇敵公手殺敵百餘人生擒二十餘人進攻羅江生擒其偽元帥及其下二十餘人悉送軍門斬以徇入漢州偽官戴丞相向知院者盛兵迎戰公揮衆奮進戴向皆狼狽還走追北至成都圍其城尋降之蜀平調成都後衛總帥以公守之六年率兵赴重慶擒妖賊王玄保及偽萬戶李邦祖等八年調貴州衛明年麦傍等山寨嚳兒叛公率兵討之斬首百餘級俘獲人馬尤衆夷獠服叩首請歲納租賦公從之其衍速山峒有負固未下者次第平之已而羣夷叛服不常公連歲出兵平之前後俘獲不可勝計十四年從潁川侯征雲南率步騎兵為前鋒首克普定留公守之且為後繼公部將士樹柵以守明年公出兵克西堡於是諸蠻合數萬攻圍普定諸將皆欲出戰公持不可曰賊衆我寡一出即為賊所窺必俟其撃柵乃出賊及柵公披甲上馬出北門率戰士奮進手殺賊騎之迎戰者十數人賊衆引却諸將遂乘勝出東門西門戰敗賊衆時南門之圍未解公取所生擒者十八人斬之而縱其一人歸曰吾以夜一鼓及殺爾矣及期賊聞官軍擧銅角銃砲皆惶

攛奔走固悉所獲賊甲兵無算時有中使在普定見
公勇略絕羣還奏特遣賜龍衣金帶陞世襲指揮使
凡普定所隸諸營公悉平之十七年平阿黑螺螄等
十餘寨及降尾灑緑酉禹乃之衆西堡蠻撝貳復平
之廿一年總戎檄公討平菲西抓古里谷勞金綱等
寨遂擒關索嶺首賊葛蓬及叛寇阿東皆誅之土官
何宗叛焚刼驛舍梁宣將攻公勢張甚時官軍精銳
悉駐東川公率餘衆及土兵深入賊地據關口屢敗
之賊既遁衆以暑瘴非士卒便欲退師公不聽未幾
賊黨殺阿宗降遂奏革普定府而專其守之懷二心
者建兵衞以屬其民析其地爲州三長官司六而公
統理焉自是公悉意撫綏六命恩信諸夷稱服廿五

年夏入朝賜文幣二十有 副鈔三千貫白金四百
兩日錫宴會同館陞鎭國將軍貴州都指揮使司同
知公至貴州首征康佐叛蠻破阿老諸寨峒廿七年
平都勻豐寧西翠天材等寇斬首萬四千餘級得生
口三千八百有奇而撫其良善二十九年陞驃騎將
軍右軍都督府僉事定其長丁統普定衞指揮使是
歲命公佩征南將軍印總兵征水西叛魁生 首
敬德斬之餘寇悉降三十年五開蠻反公率兵 𤮥
剖大峒悉破之進勦天柱天堂春花金井蒲頭大小
坪等生苗及蟒蛸米竜灣溪萬潮等寇皆破之三十
一年普定西堡及貴州光金並谷勞 里金石番羨僭
諸夷復叛公次第親行誅其叛首而撫其餘衆既歸

明年
高廟上賓又明年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起北方公受命往禦至眞定靖
難之師警公以獻
文皇識公先朝舊人解其縛與之語曰豈非
皇考之靈以汝授我乎因語以不得已興師之故言已
泣下公亦泣遂遣人護送北京令輔
仁宗皇帝居守時姚廣孝奉命輔居守有腹心之寄姚
素不習兵事與公議多不合會南兵圍城
仁宗宴於軍旅調度一從公言城中文武之臣競進曰顧
成國將其中叵測不可專任然公所言計皆合機用
皆有效數命公出將兵固辭曰使臣侍左右日陪論

議得效分寸足矣賜公甲冑刀劍弓矢皆不受南兵
數圍城卒以敗去者多用公謀也洪武三十年九月
論公功賜號奉天翊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封鎭遠侯食祿千五百
石子孫世襲賜鈔三千貫白金一百兩綵幣三十四
副遂賜誥劵是冬命公鎭守貴州蓋以公威信素行
於彼永樂元年春至貴蠻夷聞公至歡趨出拜叛者
皆歸境內靖寧公上書論大計謂國家宜早建儲以
正名分北邊官軍有功者爵賞旣定宜制以禮法悔
勅褒答賜鈔五千貫綵幣八加副申賜鈔萬貫白金
二百兩綵幣如前三年賜誥追封三代考皆鎭遠侯
妣皆侯夫人永寧土官宣撫爲其弟謀殺致其下亂

公執其弟送京師罪之而從土俗奏以宣撫妻襲職
其衆遂靖六年車駕將巡狩北京遂召公副儲君監
國既至
上慰勞再四且諭所以召公之意公言
皇太子仁厚恭勤明達足任付託且左右文武之臣其
智識深長皆非愚臣所及蠻夷雖今帖服小有競爭
即持兵爲亂愚臣非敢决意去留惟陛下命之
上忖知公意嗟嘆累日賜鈔四萬貫白金二百兩綵幣
三十有六副命還貴州陛辭退辭文華殿曰殿下於
事君父恤兵民恭行有誠惟於小人當寘度外萬事
有天理不足計盖是時懷奪嫡志者不樂公在京師
公燭知故先幾引去也時土官奏欲爲公建生祠從
之公之赴召也播州貴州蠻作亂公歸遣子勇率兵
勦之悉平時思州臺羅寨蠻亦亂公遣人諭其酋普
亮即服於是公病事聞遣醫馳視竟不起春秋八十
有五公自少壯履行陣挺身戰鬬奮勇無前雖身被
十數創不稍引却必致得儁見功殺深於籌略料敵
制變百不爽一於謀國事明大體不瑣屑細故竭誠
奉公至老死不倦諸葛公所云鞠躬盡瘁斃而後已
者公蓋有焉朝廷既追封公并追封三代考皆夏國
公妣皆夏國公夫人元配彭氏再追封夏國夫人繼
室穆氏李氏子男七長鉞先公卒洪熙中以其子貴
追封鎮遠侯次鋐次銓次銳次勇累官貴州都指揮
僉事次亮次源孫男九興祖襲封鎮遠侯兹用二朝
克繩祖武凱再興恩旺興能貴州衛指揮同知先卒
琮琦玹曾孫男六玄孫男一至是興祖具事狀屬士
奇書神道之石士奇永樂洪熙中官翰林日侍
二聖實聞公事故不辭敬次第書之而係以銘曰
大明奉天肇迹淮土公奮從龍來歸
皇祖金戈鐵馬桓桓四征鋤暴鋤彊嗜之敢嬰函夏既
寧報功錫命崇爵豐祿往綏南境逖彼南境毒虺妖
狐戀阻弗馴跳踉嘯呼公奉天威霆驅電掃夷藂堂
穴屢征乃安乃登晉府乃衞禁垣居無幾何適其
轅天其祐公俾作
聖輔惟聖知公曰時舊老明明
二聖任公心腹有疑盈庭公任愈確公不尤人公處有
道寔誠執恭謙獻屢告卒底厥功爲報益隆金貂玉
帶亞于上公
帝謂爾成予懷南徼汝往申撫公拜奉詔夷獠迓公父
母歸止焦者以需仆者以起孰其悖兇敢干刑誅小
者擒俘大者戮屠公身在外心存天陛匪函有隙皆
國大計當寧聖明嘉公忠言寵賚華衮誕降自天國
有老成謂宜百歲曷不慭遺將星奄墜雄蓋萬夫智
名勇功公福簡簡哀榮始終慶澤之貽綿綿來嗣篤
念先祖祗于世世

陽武侯鄭國忠武薛公神道碑銘 楊 同前

宣德五年五月太保陽武侯薛公奉命城隆慶永寧
赤城獨石竣事將歸以疾聞

上遣中官以御醫往視且賜勑慰勞至京猶力疾入見
上慰諭再三既歸第　賜御藥遣中官臨問無幾竟不
起七月廿三日也訃聞
上震悼為文祭之追封鄭國公賜謚忠武詔有司治喪
葬凡喪葬之儀皆優等蓋特恩云公諱祿姓薛氏世
家山東滕州之新興社曾祖考諱安妣劉祖考諱大
妣金考諱遇林妣張公兄弟六人公第六自少傑特
有大志宋冠籍戎伍上官皆奇之從北征金山及哈
剌哈之地又從征迤都山乃兒不花等處自是屢出
西北二邊涉萬里而還
太宗皇帝舉兵靖內難公首從義旗攻九門克薊州遵
化援密雲攻雄縣追敵漠州咸奮勇先驅以一當百
戰真定公生擒敵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超陞燕
山右護衛指揮僉事賜白金文綺從援永平攻下大
寧富峪會州寬河時南兵已圍北平城公還先遇其
哨騎薄戰敗之車駕繼至從戰鄭村垻敵大敗陞指
揮同知從克廣昌蔚州大同率兵前哨獲敵人馬遊
從南征大戰白溝河追奔至濟南陞指揮使從克滄
州大戰東昌公以五十騎前哨遇敵兵數百與戰敗
之獲馬三十餘疋敵悉衆來追公復奮戰大敗之獲
馬二百餘疋敵於威縣及深州伏兵以要旋師皆擊
走之從戰夾河大捷戰滹沱河右軍力屈公率衆馳
赴之出入敵陣數十合戰敵敗走公追至夾河斬馘
無算獲馬五百餘匹明日戰單家橋公馬蹶為敵兵

所得挺刃斬敵兵復上馬督戰遂敗敵將平安軍以
次攻下順德大名彰德及攻西水寨公生擒敵都指
揮一人斬獲尤多從攻東阿東平汶上皆下之繼戰
淝河大店小河汴隄靈璧率勇先諸軍遂渡淮渡江
從車駕入京師
太宗皇帝為臣民推戴既正大位論功行賞陞驃騎將
軍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其官秩贈三代永樂六
年陞都督同知八年從車駕北征至玄冥河以功進
榮祿大夫右軍都督府右軍都督兼左軍都督府事
以其官秩加贈三代時四方選至幼軍數萬悉命隸
公操習十二年從車駕北征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
命公董管繕十八年成加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封陽武侯食祿千五百石追封
其三代皆侯爵賜誥券二十一年從車駕北征是年
八月
仁宗皇帝嗣大位加公太子太保孫世襲侯爵奉命
北巡邊適虜寇雲公率兵追至大松嶺斬獲甚衆事
聞賜勑嘉獎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既還賜
白金鈔幣加歲祿五百石洪熙元年佩鎮朔大將軍
印率師巡北邊宣德元年庶人高煦反車駕親征命
公為前鋒先二日圍其城罪人既得留公撫綏城中
軍民還賜銀幣甚厚明年秋從車駕巡邊出會州解
店虜寇塞下與戰敗之生擒其酋斬獲其餘寇遂鎮
薊州永平冬還賜銀幣加厚四年率師護兵餉開平

者再五年香佩鎮朔大將軍印巡邊至奇黃嶺遇虜
指戰悉斬之盡收其家口孳畜陞大保賜鈔幣居三
月董築城之役盖從公之言以便戍守公平居無事
未嘗忘危每計邊務言之疊疊或詢其屑屑者終不
爲厭盖其志奉國惟恐不盡爲將勇智兼備常先事
籌畫用心之至以夜繼日故所嚮成功未嘗敗北閒
一二臨陣中矢石裹創赴鬬有進無退其率師所過
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而撫卹士卒人人歸心若董繕
作規畫有方力不煩費功牢堅久人亦罕及盖一代
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公祗事
聖涉歷多用志篤勤躬盡瘁以效臣職故能建功國
家流光簡冊致身貴富垂慶後昆其非古名將之流
而今之不可多見者歟公壽七十有三其配李累封
至侯夫人子男三以是年十月二日葬公于□鄉□
原銘曰明聖之興有命自天必有輔翼名世之賢
氣機斜會雲龍風虎有動有烈左文右武桓桓薛公
始奮從戎大呼迅馳金戈鐵騎智明幾先勇盖萬夫
時其膺之折朽摧枯宗社載安功書冊府在
帝左右股肱心膂公於事
上一誠不貳知竭臣職死且無怠公於馭衆有紀有綱
撫如春和令如秋霜歷事
三聖貂衣蟬冠廷有老成國有屏翰丹書鐵券傳諸來
裔公如長城曷不百歲英靈升遐九原在此太史作
銘式昭無已

永康侯蔡國忠烈徐公神道碑銘 同前
公諱忠字仲達姓徐氏世家廬州之合肥父諱用元
季守宣城我
太祖皇帝兵至宣寧衆歸附命仍其職遂從征討以功
實授僉軍百戶從守南昌進武略將軍河南衛副千
戶洪武壬戌自陳老疾命公代之丁卯從征北虜至
哈剌哈之地還城大寧無幾調大寧備禦戊辰從征
金山之虜之爲邊患者屢戰敗之獲其馬牛輜重賜
白金鈔幣庚午運兵餉數十萬斛赴溫口
兒不花大敗虜衆俘獲其人口萬餘總兵遣公護送
入關公悉心撫卹俘者如歸陞濟陽衛世襲指揮僉
事乙亥城豫安爲全丙子率兵從征北虜至鹽䶊河
而還丁丑往鎮開平己卯
太宗皇帝舉靖難之師公首從舉旗克密雲克雄縣真
定取永平克大寧還戰鄭村壩取廣昌蔚州戰白溝
河皆奇功進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及夾河攻彰
德破西水寨克東阿東平汶上大戰靈璧遂從渡淮
及江至京師公臨戰書勇百夫莫當出入敵陣率在衆
先白溝之戰敵揮刃斮公兩指未墮公自斷指擲地
裂衣帛裹創仍奮進戰其馭士卒撫卹誠至人人歸
心而號令嚴明所過無擾
上行師恒飭諸將無妄殺曰吾奉天吊民屬良違天何
望有濟公承命顒顒惟謹兵迎拒者不容而誘諭招
徠撫附降多效力焉其以功進官指揮同知歷都

指揮僉事拔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食祿千一百石
子孫世襲賜誥券追封曾祖六二祖七九及考皆永
康侯曾祖妣陶祖妣王妣張皆永康侯夫人永樂己
丑暨癸巳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
上以公敦厚老成留之南京兵政一以任公公小心寅
畏清靜簡易上下咸宜之一日夙興盥櫛衣冠坐都
督府得風疾遽卒癸巳八月二十四日也
上在北京聞訃震悼輟視朝一日遣官賜祭給賻命有
司治喪葬追封蔡國公謚　其三代皆蔡
國公妣皆蔡國夫人配亦蔡國夫人
仁宗皇帝在東宮遣祭賚賜甚厚公泥敦質恪有孝行
旦暮出入必先詣家廟事繼母敬愛無至小有訓責
必跪受雖貴不變所得
上賜必謹視之約己守法未嘗有過接人謙恭和氣藹
容語簡而誠洞見底裏春秋五十有二而卒卒之歲
十一月二十七日葬江寧縣安德鄉長岡之原子男
二安山壽安襲侯爵安奉國子祭酒貝公泰所述事
狀求文刻神道之碑士奇與公同朝十有餘年後同
侍監國相厚知公之行加詳故為序而銘之銘曰桓
桓徐公為時虎臣龍炎家之勲奮武以振天啓
聖明義旗爰舉挺誠來從股肱之輔
皇麾所指公迅前驅誰抗誰禦拉朽折枯神武不殺公

行聖志來逕來歸撫綏勤至仁施如春義行如秋公
實左右戚懷益流號碎既安氣昭羽戎廓宗社再隆褒
功命爵惆悵無諱厚重廉退紹繹克庭凱忒公賢鑾
輿北狩聖儲監國時武以衛勤儉公德肅肅小心翼
恭靖嘉蘇焉老成為國之華維孝維忠在公允臻宜
貴宜富曷不耆耄都門之南孝宗起墳過者下車軾
茲刻文
平江侯恭襄陳公神道碑銘　同前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都督陳公瑄具兵
迎濟內難平
上正大統錄功賜公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封平江伯賜誥券陳氏家合肥公字彥
純自少穎敏不凡好善惡惡內篤孝行洪武中侍父
官成都習兵畧精騎射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官從出
鄧進望孤屬縛舟為孝命衆從者躲不中屬役命公發
一矢斃之有驍翔于上命公射應弦而墜自是屢試
皆奇中衆大服而公不自為能朝廷命總兵者作蜀
府宮城遣將伐材於山所行失律且材不中度又所
經轄地士多死總戎察公可用遂命之公善撫綏明
號令別取善道七百里以入先期而還士不病所得
材皆適用總戎者嘉之又命董繕作具有條理遂從
征南番岩州中亭及散毛鎮南咸建勞績代父職為
成都右衛指揮同知父坐舊累謫戍遼陽公伏闕奏
請代行特詔父子並免復職衛卒數輩營越狙詐技

制上下爲衆患公次第悉去之無類以安從征越嶲
討建昌酋長月魯帖木兒嘯衆山寨天星寨破寧番
諸衛肆西河口諭降夷人數千從總帥復征鹽井平
二山寨及小伯夷進攻卜木瓦寨擒要害立堡以斷
賊路官軍分三哨進公居中已而左右兩隊弗支奔
還公所統僅百餘人冒險先登賊數千圍公公下馬
率衆且射且斫賊疲稍却公亦傷足裹創連戰自巳
至酉賊敗走公全所統而還復從征餘寇賈哈剌時
寇衆數萬據險以拒官軍分三道公軍後進由番西
涉打中河得間道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撤梁
以固士志遂逼寇境寇憑險迎敵一日十三戰盡奪其
險明日復力戰凡七合寇大敗遂入其壘簡銳卒出

哨令望見前軍旌旗即裂袍俾知已敗寇仍遣五百
軍斷寇走路寇窮出降械送賈哈剌于京師撫邊夷
兼理茶馬之政邊人悅戴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
公脩其堤防躬督工作爲堅久計矜恤無告出貲置
義田二百畝於成都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
婚嫁及死不能斂葬者皆給之會雲南兵征百夷以
功陞四川行都司都指揮同知遂進右軍都督府都
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時北京軍儲不充命公歲董運
百萬石道海給之公措置井井勑建百萬倉於直沽
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
秋豪無取於下凡增[illegible]一清漕舟所經海

島夷人畏懼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爲市而遣官
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舟還値倭寇刧沙
門島公率衆追至朝鮮境上焚寇舟殆盡寇以殺溺
死者甚衆奉命率舟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溢堙
沒隄岸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
命以四十萬卒脩之䟽海至者茫洋莫知所停泊往
往膠淺公於太倉相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丘二
十丈延亘十里爲表識衆便之錫寶山事聞
上親製文樹碑焉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
南北往來仍屬公董餉運公建議造淺艎二千艘初
歲運二百萬石爲之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
足若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

淮河風濤之患於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設
儀真瓜洲二壩濬海之堙鑿呂梁徐州二洪石以平
水勢鑿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開泰州白塔河
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避舟南
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
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於淮濱作
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
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illegible]河深淺自淮抵通州濱河
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
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
仁宗皇帝初臨御下詔求言公首言七事大槩謂南京
國之根本宜爲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備

長民長安皆宜擇賢能然後政舉而下不失所則能
在排舉推舉在數實之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
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
可興今府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罷
黜別選令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役擾害
不勝致其逃逸乞勅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行
清理老疾者令户丁代逃逸者責限追補户絶者除
實除豁伍籍又邊防之要兵食足近歲如開平等處
城不足兵兵不足食所守何由完固乞選武臣之有
方略者撥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堅利器械俾日教
習如有沃壤令兼務耕守今漕運惟江西湖廣浙江
及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牐淺澁之阻
往復踰年穡費數倍正粮上逋公租下妨農務乞自
今令運於近便淮安徐州等處收貯別令官軍運至
北京則民力可蘇農務不妨各處官軍每歲漕運軍
財力殫之到家又脩理壞船運來歲粮勞勤可憫其
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禁約今後漕運
軍士不得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二三百料者可行
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額設水夫今
又於緣河拘集軍民聽候甚至接遞聽候日久衣食
艱難有至行乞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嘉嘆命有司咸即施行賜勅獎諭有老成厚愛
之誠之褒加之重賚賜誥追封其曾祖其祖其考某
皆平江伯曾祖母祖母母妻皆夫人命子孫世襲

宣宗皇帝臨御命公鎮守淮安兼督漕運公至察宿弊
之爲民厲者悉革之豪猾奸宄皆斂避境內以寧時
巳嬰疾而躬勤旦暮靡有滯事疾間入朝覲被嘉賚
賜宴賚還至淮安無幾復作
上聞特勅勞問特子儀在侍備令挾醫馳驛往侍竟薨
宣德癸丑十月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九訃聞
上悼嘆輟視朝一日追封平江侯謚恭襄賜祭命工部
營塟公爲人闓爽英毅弘度偉略稠人廣會談論亹
亹倫叙推服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
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論善交際能推利爲義所至
以濟人爲心多所建置人用德之不忘家有樂善堂
恒揭孟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以勉子孫子
男五佐襲平江伯復公數歲卒次儀次儼次傑爲衛
次倫次侃孫男三粹今襲平江伯塟以葬之明年三
月塟在江寧縣大山之原余與公同朝三十餘年相
知且好於是儀以狀來請神道之碑故按狀叙而銘
之銘曰維公挺出何桓桓武貔勇智追前閥封襲厥
試卓著倫義冠三品承考勲業繇涂崛檢獨蓄有儀
弗擾擇且趨公奮掃刮迅披塵滌潦腥穢寧遐民有
截然望無啾喝繇徵來東衛宸垣遭承與運叙駿奔
録勞疏封貽鴻恩蜩蟬簪圭衣繡麟報賜志企古藎
臣單心畢慮靡夕昕滄溟茫洋渺涯沂啟漕萬艘奄
然臻有捩于海威譬賁析鯨豕鱷甲鱗鼠秦海嶠
亙長雲率章龍翔天垂文南賦北貢艱以平踰淮歷

濟危天津疏湮盤堅劬且勤坦行如砥戒者所犄㙜
公篤孝與仁厥施諸時績弗泯愛國亦有嘉謨陳功
載冊府被後昆大江之陽鼎有墳太史銘之昭不刋

西寧侯宋公神道碑銘 晟　　楊文貞公士奇

永樂五年七月某日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特進
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西寧侯宋公終于肅州訃聞
太子悼歎遣官賜祭勑有司給傳還其喪明年夏至京
師葬聚寶門外其考之塋之次公諱晟洪武中於賜
名其字景暘宋世家鳳陽之定遠元季我
太祖皇帝龍興壬辰公隨父朝用兄國興來歸明年從
克滁州又從戰敗賈魯又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
張天祐克五河泗州盱眙又並進總管乙未從
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總管郡榮等潛有異謀國
興察知以聞榮等伏誅從克溧陽進攻南臺國興戰
沒命公襲兄職丙申從攻陳也先水寨克之遂從克
南臺公父陞廣德元帥丁酉隨廣德公克宣州還戍
廣德公天寧翼元帥以老留建康公從鄧愈克徽州
受功賞戊戌召入侍衛己亥襲天寧翼元帥庚子調
征饒州及江西諸郡以次平賜龍衣文綺命統兵
官平諸山寨洪武元年克建寧隨留守樂新官制
實授武德將軍建寧衛正千戶陞懷遠將軍建寧都
指揮使司都指揮同知冬召還陞江西都指揮使九
年調大同授龍虎將軍十一年調陝西所至治兵撫
民不嚴而肅十二年掌凉州衞十三年逐北虜至白
城獲其人馬甚衆十五年父病詔公還侍又三年父
沒既襄事復鎮凉州虜時數為邊患公率兵討之追

至亦集乃之地斬其兇渠也速兒監等及其衆無算
餘悉生縶送京師又招降虜僞國公吳把都等萬八
千人而送其酋長工不歹而等百五十人詣京師簡
其壯者隸卒伍餘悉處之善地俾耕牧自便驛召公
還京獎諭再四賜賚甚厚復鎮涼州十九年召還陞
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賜鈔文綺以其官
贈其三代仍鎮涼州廿三年夏遣中使就賜白金及
鈔至秋復三遣賜鈔文綺授制諭京總兵官征哈客
里破之哈客者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誅其僞王
子別列法等三十餘人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印一
銀印二悉送京師所獲馬牛羊咸給將士二十五年
復充總兵官征罕東丕者叛冦誅禽七千五百餘人
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遂還京師二十七年掌中
軍都督府是歲虜冦遼東命充副總兵率兵討之遇
戰賊溫江獲虜衆千餘馬倍之明年廣西析獠諸寨
連結爲亂命充右副總兵往征之誅禽七千餘人賊
平還京又明年總羽林八衛兵往平五開龍里十三
洞之寇三十一年率師城萬全諸衛歸二年出鎮甘
肅
太宗皇帝初臨御公朝京師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永
樂元年授平羌將軍充總兵官仍鎮甘肅三年虜日
孟聚近邊公遣人諭以朝廷德意其酋長把都帖木
兒倫都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邊境底
寧事聞賜勑獎諭命都督徐膺緒尚書趙羾持節即
軍中封西寧侯賜推誠輔運宣忠效力武臣柱國仍
後軍都督府左都督食祿千一百石加賜田若干頃
又二年以疾終享年　公曾祖　贈　官　妣　氏
贈　夫人祖　及考皆再贈　官祖妣朱妣陳皆
再贈　夫人公之配丁氏許氏皆封西寧侯夫人
子男　人　瑄府軍右衛指揮使琥駙馬都尉尚
安成公主瑛駙馬都尉尚咸寧公主永樂中琥襲西
寧侯
仁宗皇帝嗣位琥坐事敗命瑛襲西寧侯孫男
傑金吾左衛指揮使偉羽林左衛指揮同知俊天策
衛指揮僉事儀旗手衛正千戶佐龍驤衛正千戶嗚
呼公勳著國家貴聯戚里慶澤被于後嗣名聲施于
無窮固本於際遇聖明千載之幸會亦必其忠義之
行閎遠之材克勤始終有以迓承之矣既述其事於
碑又系之銘曰天建
皇明龍興淮土群材傑能如雲從附定遠宋比猶漢沛
豐父兄偕來有偉宋公義旗所嚮仗劍先驅神武不
殺迎降惟時長江飛渡金陵定鼎分命股肱出綏四
境于宣于敘于　于閩公從總戎聲威日振甌寧既
靖公留典之進冀藩垣大江之西雲中在左分陜在
右公來鎮撫煌煌旌旄虜窺西陲公往遏之斬馘其
渠招懷其餘擊胡達陽維孽頒表如燎燃枯如鐵摧
朽馬迹所歷幾周四埏桓桓之志無爲于家
文皇臨御親任舊老自西來朝蒼顏白首

天子曰嘻卿宜遄往予西顧軫乎念卿公曰臣職及臣
未衰西人忻忻延公復來鞠躬盡瘁遑敢寧處邊人
恃公屹然長城宜
上德恩洽于遐外耄倪畢歸如川赴海
天子曰嘻維時茂勳崇爵豐祿予慰乃勤維公遭際宜
多父兄偉績賢孫晚而益閎存沒榮哀錫從先兆來
世莫京懿公所肇基道有后其崇九又太史述銘永
耀無極

涇國襄敏陳公神道碑銘 并 金文靖公幼孜

公諱亨字　姓陳氏鳳陽壽州人生而奇偉有大
志元季爲揚州萬户時
太祖高皇帝龍飛濠梁歲丁酉遂仗策叩軍門上謁
高皇帝奇之遂爲鐵甲長從大將常公征泰州破張士
誠軍獲乘馬而還戊戌冬從車駕攻婺州拔其月城
陷陣先登有銀器金幣之賜由是以驍勇聞遂定浙
東諸郡洎征安慶太平高郵皆效勞績壬寅春天兵
攻陳友諒於鄱陽公以功擢鐵甲百户癸卯再舉師
次湖口公言於主帥曰陳氏兵多土人熟於水道今
方秋湖水尚盛中多灘磧或爲所誘則我舟膠淺難
可以退莫若募其土人潛遣小舟察其淺深險易量
勢而進斯可濟也主帥用其言以聞如其計遂大敗
陳友諒兵甲辰實授天策衛管軍百户隨大將定江
北諸郡縣吳元年以平浙西取蘇州功陞崑山衛千
户陞武德將軍繼從丞相徐公北定中原取東昌公

劉指揮常某守之值元兵數萬猝至城下衆倉黃失
措公曰敵衆甚銳利速戰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於
是堅壁不與戰越二日公先以兵數百誘之敵見人
寡悉力來攻公與常率大軍奮擊且出奇兵邀之敵
遂敗追奔至棠邑僵尸載路獲人馬輜重無算公亦
身被十數創已而徐公復還公攻元都克之追元兵
出塞而還遂從定幽燕諸城未下者洪武己酉調守
大同攻王保保魏伯章俱有功已又征和林應州天
城白登甲寅破詹董重生擒偽官劉平章乙卯擢燕
山左衛指揮僉事是後屢征迤北遼陽破城營輒殺
獲降附威聲遠著戊辰冬以公守禦邊陲久效勞績
特陞驃騎將軍北平行都司指揮使追封其二代公感
上知遇益以邊務爲任功烈之茂一時邊將罕與爲儷
歲戊寅陞後軍都督僉事仍掌行都司事己卯
太宗文皇帝舉兵清内難至大寧俾公召見軍門賜坐
親酌危酒勞之問以安社稷計公奏對稱旨乃曰天
以卿授吾其遂成吾志於是命公爲五軍總兵官南
進至䲡村捐首與敵遇即摧敗之從攻廣昌蔚州大
同諸郡無不克捷庚辰夏四月戰白溝河下濟南戊
建奇策敵聞公名不戰自走敕書褒諭陞都督同知
未幾公嬰疾在營
文皇憂念不置書遣中使絡繹往問夜則就營察視安
否醫藥飲食皆出
賜疾篤命還北京

文皇尋亦旋師親幸其第臨問者二公獨以用賢厚賞
爲勸
文皇嘉納之遂以其年十月七日卒于正寢訃聞悼慟
不勝遣官諭祭者七喪葬之費悉出內帑以　年
月　日葬北京宛平縣　鄉之原
文皇既登大寶録𢰅功勞定議贈公奉天靖難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涇國公謚襄敏
公之曾大父諱萬大父諱福父諱泰皆贈涇國公曾
祖妣　氏祖妣張氏母秦氏妻韓氏皆贈涇國夫人
公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三人忠府軍衛指揮使次恭
今後軍都督府都督領守鳳陽次懋今太保寧陽侯
佩征西將軍印總兵鎮守寧夏孫男　人紀羽林衛
指揮使昭爲[illegible]衛鎮皆幼曾孫男　人狀稱公爲將
四十年未嘗殺一無辜妄取一財色他將或多以殺
戮爲功橫取子女玉帛公輒語之曰好生惡死人人
所同奚忍害彼之命爲已功耶父子夫婦人倫至重
又奚忍獨人之父鰥人之夫而奄有其妻子耶於是
聞公言而化者甚衆嗚呼若公者其倣古良將肯多
讓哉宜其歷事
二聖生都高爵沒受大封澤流後胤益顯而盛則天之
報施於公者可謂厚矣太保公以公之神道未有刻
詞乃以公事行命其子勲衛昭來請銘遂爲之銘曰
烈烈陳公虎臣之傑昔事
太祖佐興皇業從征四方如霆如雷無敵不破無堅不
摧洎任邊閫勞勩益至綏輯降附宣昭德意威馳沙
漠風塵肅清勳在盟府忠著朝廷繼事
太宗內難是靖宣力效謀屢戰屢勝大功垂成公疾弗
支公進讜言忠誠不衰宸衷興悼遽失名將九原追
錫寵天所相煌煌寵命侈昭崇封冀翼涇國列爵上
公名顯于躬慶流後嗣錫圭脩爵惟公有子惟公有
子惟國有臣爲國楨幹本公之仁公仁何以不妄殺
戮不事俘虜不貪金玉斯實公仁拾彼穹旻昭茲錫
類以大厥閭峨峨豐碑用揚勳德與
國始終永世無極
寧陽侯濬國武靖陳公神道碑銘　　李文達公賢
永樂初靖難功臣不下數十人然克享祿位於悠久
者鮮矣惟太保寧陽侯陳公歷事五朝出藩入衛凡
六十餘年而以令終嗚呼盛哉公諱懋字舜卿鳳陽
壽州人高祖萬曾祖福三祖大一俱追封涇國公妣
皆涇國夫人父亨從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以功陞都指揮使洪武三十二年從
太宗文皇帝靖內難復以功進都督同知卒贈奉天靖
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涇國公
謚襄敏母韓氏涇國夫人襄敏公三子長恭嗣爲都
督同知次忠府軍前衛指揮使季即公也器宇宏遠
識見超卓尤負膽氣工騎射年弱冠即從父領兵爲
前行凡靖上廣昌蔚州大同白溝濟南之戰與父同

功又與敵于單橋蒙城西寨東平固鎮小河戰尤力
累陞右都督永樂初論功行賞進封奉天翊衛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襲賜誥券賚予甚厚 六年受詔佩征西將軍印
總兵鎮守寧夏賜寶鏹白金牛羊以爲戒嚴之費公
至鎮號令一新凡胡人降附者親撫綏之務得其歡
心乃已七年選精兵自將大敗虜于境外由是殘虜
遠遁邊塵爲之一清捷聞加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寧陽侯食祿一千三百石
子孫世襲復賜誥券及貂蟬冠服錦綺寶鏹八年春
上親征北虜公將左掖兵十一年冬還鎮十二年春
上復親征公仍將左軍俘馘甚衆明年還鎮十四年夏
有報虜酋馬哈木死者公未之信曰是欲懈我邊備
也即申飭諸將固守已而虜衆果來見有備而退二
十年春
上復北征公率所部兵以從還京賜玉帶金綺龍衣且
聞公有女賢淑禮聘入宮冊封麗妃尋命歸寧父母
賚予駢蕃當世無與爲比二十一年詔公統陝西寧
夏甘肅三鎮兵出勦叛虜公率衆直抵賀蘭山擣其
巢穴盡收其酋長也先土干部落及其駝馬牛羊數
萬凱還
上大悅寵賚有加二十二年復隨
上北征師還以公爲殿至京遂領前軍都督府事
仁宗皇帝登極以公勛戚有勞加太保復官其長子昭

爲勳衛
宣宗皇帝臨御待公尤厚樂安州之平公領京營兵衛
士有功還有金帛人口之賜二年復鎮寧夏三年春
奏徙靈州城以便防守四年春得玄白二兎以進
上賜璽書獎諭兼有玉帶龍衣馬圖之賚六年還京十
年命佩平羌將軍印移鎮甘肅正統改元今
上皇帝嗣位念公勛戚之舊召還奉朝請十三年冬福
建民鄧茂七作亂僞稱閩王勢甚猖獗
上曰此賊非老將不能平特命公率師往討之至浙江
有欲分兵先守海口者公曰如此是絕其生路則爲
死寇矣不從明年春師次建寧有欲屠沙尤二縣者
公曰如此則益堅寇心矣乃下令諭之俾各復業能
斬賊首者官賞與王師同於是降者日衆公曰賊勢
已孤無能爲也迺五路進兵一鼓而收之凱還賞勞
加等命領中軍都督府事兼領宗人府事景泰中
加太子太師天順改元
皇帝復位恩遇益隆因辭官師許之六年春忽得疾踰
秋不能起上言臣老死不足恨惟
陛下以生民爲念任賢用能以圖太平之治則國家幸甚
上覽之惻然曰耆卿所奏足見忠誠宜尚加調治以副
朕懷又之醫藥弗效遂薨時天順癸未七月十六日
也距生洪武乙未二月九日享年八十有五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封濬國公謚曰武靖遣官諭祭
加賻及營葬事東宮及諸王亦各致祭公偉觀儀幹

語音洪亮胸懷磊落敬禮文士雖位極人臣未嘗旻
自尊大而南征北伐日不言功當爲中興名將稱首
配嚴氏封寧陽侯夫人子男六人長即昭次福寧次
晟次潤次瑛次昇以是歲　月　日與嚴夫人合葬
于都城西香山之原銘曰壽有陳宗父子傑特涇公
濬公後先開國
文皇靖難孰多勛勞涇公輔之首秉節旄奮武桓桓所
向披靡大事垂成星殞于壘濬公承之以篤世忠鼓
勇前馳涇公是同躍馬揮戈到處躁血乃伯乃侯威
此茂烈金符虎節屢鎮邊陲于征于狩無遠不隨閫
寇勛勤東南震恐濬公征之遂輯其殺巍巍勛戚歷
事五朝龍衣玉帶惟帝之褒哀誥既純允顯六紀容
與承平宿將有幾煌煌懋册貴此令終生死哀榮孰
如濬公西山嵯峨佳城在側史臣勒銘千載揮赫
漳國忠毅鄭公神道碑銘并
楊文敏公榮
宣德甲寅二月乙丑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鄭公薨
于大同訃聞
上嗟悼輟視朝二日遣官致祭賜賵及賻令有司營葬
追封漳國公謚忠毅　年　月　日歸葬北京之西
山發里其子能既襲侯爵遂具公平生之槩來求神
道碑銘予嘗叨總史職不獲有辭乃爲序次之曰公
諱亨世家廬州合肥按鄭氏譜世居歙之跳石元末

徙居合肥今忠毅公祖墓俱在跳石歲時遣人上冢
不絕曾祖父五乙祖父大己父用以公貴俱追封武
安侯曾祖母劉氏祖母張氏母吳氏俱追封夫人昔
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淮甸公之先君子自咻州率先應募
積軍功授平陽右衛百戶陞大興衛副千戶歲癸亥
公始襲父職公天資剛毅驍篤壬申出使漠北至韓
難河撫輯韃靼遂以勞陞密雲衛指揮僉事乙卯秋
太宗文皇帝舉兵靖難命公攻薊州時都指揮馬宣城
守不下公百計破克之遂生禽宣歸旋攻雄縣討眞
定俱大克捷陞指揮使及遼東軍圍永平
上親率諸將援之公賈勇奮進敵遂披靡旋師收大寧
陞北平都指揮僉事未幾戰鄭村壩克紫荊關復廣
昌所向無前明年庚辰取蔚州大同大戰白溝河乘
勝逐北直抵濟南陞都指揮同知滄州之役公軍北
門北門賊所聚兩軍必爭之地公力戰破之又明
年辛巳敗賊軍於深州夾河決戰勢尤盛藁城
西水寨連戰俱捷遂耀兵廣平略地彰德所至皆下
是冬陞中軍都督僉事歲壬午從
上南嚮歷取諸縣及東平汶上等城對敵小河屢錄靈
壁橋泗州取鎮淮渡江克金川門內難既平
上正大統策勳頒爵封公武安侯階勳如前白金文綺
襲衣前後賜賚不可勝計永樂癸巳冬奉命出關巡
視山川險易撫輯軍士時關外軍衛統攝無紀遇有

邊警猝難制敵公因奏調大同前衛帶管東勝等衛
措置得宜自是各衛皆從所隸以聽調用尋奉勅領
士卒築長安嶺城規畫有方人不知勞未逾月而竣
成虜虜寇以來
上屢親征北虜公扈從每著勞績
仁宗皇帝嗣位念公舊德特命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
兵官鎮守大同嚴斥堠固邊守胡騎遁逃不敢窺邊
居常以清介自持服食之奉泊如也用是下人毋擾
邊境輯寧
宣宗皇帝倚任尤重屢降璽書褒異之公生元至正丙
申至是享年七十有九配夫人張氏子男三人長即
能次熙次嘉女二人孫男一人孫女一人於戲自古
帝王之典必有才雄智勇之臣為之左右以戡靖大
難無不判之功故其子孫世世有爵邑與國咸休永
無窮之聞焉若公遭遇
太宗竭誠效力奮不顧身崎嶇戰陣以佐助翊載其安
宗社迨扈從北征鎮安邊陲其奇能偉績輝映後先
者何其盛哉是宜勒銘豐碑昭示後世焉銘曰於皇
太宗有臣忠毅克殫心膂助順舉義崎嶇戰陳奮不顧
身祇奉神謀用成大勳
皇帝曰吁有臣如是惟天所生
皇考所遺從征漠北屢效驅馳出鎮邊陲虜不敢窺長
安之嶺其城萬堵營之築之士不知苦威福邈邈遠
辜四朝功成不有位高不驕天不愁遺殞殂元老攸摧

論興嗟聖情悲悼聖情悲悼概念元功式昭褒典賜
謚追封發聖之原西山之麓鬱鬱松楸佳城是卜經
行有史銘功有詞後百千祀視此豐碑

武進伯朱公神道碑銘并　羅都御史亨信

洪熙元年乙巳秋七月三十日征虜前將軍總兵官
武進伯朱公以疾卒于大同之鎮所訃聞
皇帝為之悲悼輟朝遣官皆縞素越明日詔禮部遣官
諭祭賻贈其家定謚追贈公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侯謚忠靖九月壬辰
京十月九日賜地葬于宛平縣京西鄉盧溝橋西之
原既求翰林學士曾棨誌其壙迄今二十有一年矣
其家嗣令大同總兵襲封武進伯冕大懼公之豐功
盛烈弗白于世又慮乎後人或怠於進脩則無以報
聖恩而紹祖武也於是遣持狀謁戶部右侍郎沈君仲
威所具事狀謁予撰其神道之碑予以衰病出巡塞
北屏受於總戎甚厚義不容辭按狀公諱榮字仲華
姓朱氏世為兗之沂州大家元季擾攘田廬蕩盡承
平本二親來歸艱難營養不失其懽公賦性剛毅龐
貌幽偉少負奇氣年未二十膂力絕人初同父僑寓
袁伯兼氏家葉閒戲曰男子非士則農商以自立胡
為托迹于人而不思所以振厲公曰人亦奮發有時
大丈夫又安知他日不為都督乎聞者甚壯其志無
何朝廷下令四方舉年少傑特之士以備任使郡以
公應詔而起擢為府軍衛驃騎右人實洪武九年丙

辰也武藝日脩常備宿衛昇授卒長領騎五十人時
滇南諸夷初附跳梁未輯歲辛酉命大將西平侯師
師往平之公從征大理金齒百夷建昌烏撒七星諸
郡壬戌復征積有勞效陞授百戶戊辰征金山一迷
河哈剌哈之地明年己巳陞大寧前衛左所副千戶
創建城池撫綏士卒己卯秋會
太宗文皇帝舉兵靖內難十月駕臨大寧公審知天命
己有所歸遂率所部詣軍門謁見大悅賞賚即陞本
衛指揮僉事扈蹕還至鄭村壩遇敵大戰又奪九門
進都指揮僉事繼取廣昌庚辰攻蔚州大同戰白溝
濟南皆勝陞都指揮同知又克德州東昌辛巳大河
藁城兩大戰皆捷進都指揮使壬午克東平汶上肥
河殺浒拔靈璧既而收兵復戰公率精騎伏險大破之
復攻小河靈璧泗州渡淮克盱眙下揚州招撫鎮江
歙宣德寧入皆投降夏六月渡江入京
上登寶位大赦改元論功行賞授公左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參贊元侯奉新政化永樂四年交趾黎季犛
為不靖害毒痛生靈
上命征夷將軍英國公帥師往討其罪公襄贊元戎大
寶勳績六年寇平既得超陞右都督明年餘孽貴固
構亂公復征遂平西東兩都列其地為郡邑置守令
撫循其民設三司以鎮焉師還受賞八年春北虜殘
虜屢剽戎邊人為弗寧
親率六師以勦之公隨征至玄冥河追逐虜酋木雅
失理至紅山口再虜鎮胡寇阿虜追逐戰公鼓勇取
勝寇亡命奔遁還左都督十二年復征於味林葉屋
峽衛入賊陣大破雅剌之衆師還是年冬命往大同
鎮守督操軍馬守禦邊疆狄人聞風遠遁西北以寧
十五年召還十六年命鎮遼東嚴斥堠謹烽火累殲
暴然二十年復征北虜公由東路而與寇遇奮勇殺
敵俘獲人馬牛羊而還二十一年七月進封奉天翊
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武進伯食祿一千
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加賜誥命鐵券養封三代眷
遇日隆屢掌府事政通人和中外交譽之二十二年
復征北虜回還仍鎮遼東洪熙元年
仁宗昭皇帝嗣位簡任老成分治邊鎮謂公將實有古
將才是年春遣使持征虜前將軍印綬授公充總兵
官鎮禦其地思惟付畀之重整戎伍撫士卒期靡再
衷以毋負委任詎意夏六月忽疽發背馳奏京師遣
醫往治弗效竟卒凡將校士卒莫不悲泣如喪所親
距所生己亥六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七公之曾大父
成大父得父原賜初皆封武進伯追封武進侯曾祖
母葉氏祖母濟氏母龔氏俱已卒配楊氏初皆封武
進伯夫人追封武進侯夫人子男六長即晃襲封武
進伯正統四年命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
大同文武兼資慈祥豈弟綽有父風娶陳氏封武進
伯夫人次璥次果次昇次昌次昱孫男十五琦瓚瑛
璉瑋璘瑮璁瑀晃之子璿瑄琰瑜璥之子理昇之子

璽書之予嗚呼予聞公之爲人謙退而能容有功而
不伐運籌决勝之方平素所講習每同大將東征西討
摧鋒破敵惟殲其所當誅未嘗妄戮一人恭承閫外
之寄思以遠圖不使倖以成功徼毓而取名孜孜以
安輯爲務所至兵民無不仰戴由其宅心平恕智識
高明才力超邁所施靡不咸適其宜視之古人信不
多讓矣豈非治世之勳臣中興之名將歟是用紀其
本末勒諸貞石以垂無窮焉爲以銘曰
聖人御極靖難救家英公起戎敵早降岬崃俾長卒徒殲
厥酋服大建奇勳乃有世祿廓清沙塞武偃海膺出
守雄藩是曰大寧虎維單關内難斯作
皇秉天戈奸回戮剪遂登九五肆攬乾綱四方萬國奚
不來王公功最多官登都府贊戎旌閫揚威武殷
服心膂爲國干城雄才遠略中外咸稱南越既平朔
方亦定伯爵進封侯爵顯命丹書鐵券誓稜煌煌崇
德報功恩數異常璽誥再頒光昭祖禰胙土分茅山
河帶礪屢承閫寄寵眷益隆荷德感恩誓竭其忠一
疾弗瘳溘爾云逝當守曰嗟元勛已矣追惟厥父錫
謚加封襲其冢嗣復總兵戎賜葬京畿西山之麓封
築孔堅巍巍百丈屋穹碑載樹勒此銘章永利後人百
世不忘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八

少師工部尚書追封茌平伯榮襄吳公神道碑銘

楊文貞公士奇

公諱中字司正姓吳氏世家山東之武城業儒曾祖
淵祖興仕元爲任丘令考成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
夫正治上卿少保工部尚書曾祖妣 祖妣 妣
皆贈夫人公洪武戊寅自國子生授營州後屯衛經
歷陞大寧都司經歷
太宗皇帝義旗所舉師至大寧公以衆出迎以體白潔
豐偉應對明暢
上一見拔於羣衆中賜襲衣命守會州教士卒力田南
兵攻城率衆卻之移守薊州捍禦撫綏具有方略賜
衣服器物以嘉獎之遂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陞本
司經歷給饟運贊城守並效勞績陞大理寺丞是歲
旱蝗公言此由刑濫所致皆臣等之過乞戒飭法司
務寬平無狀陞少卿以發奸慝陞都察院右都御史
將營北京宮殿改工部尚書奉命取材於蜀還又命
董餉運北京賜帛六伯從車駕北征公扈從兼督餉
運既還丁外艱歸起復仍命董宮殿營繕公言營繕
吉事臣喪服未除非所當預改刑部尚書後以言事
忤旨逮繫
仁宗皇帝嗣位尤見信任陞少保仍兼尚書賜寶帶金
織衣已而坐累罷少保公事
三聖皆見信任凡車駕行幸不以遐邇皆在扈從三陵

之建皆公董役營繕事皆有銀幣之賜
皇上嗣位以公舊老進少保重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
乾清坤寧二宮命公董之晝夜勞勤致疾功成公雖
在告嘉念厥勞陞少師賜白金文綺加餼廩不廢越
疾竟不起正統壬戌六月丙辰云訃聞輟視朝一日
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追封茌平伯賜謚榮襄命有
司營葬官其子賢世襲錦衣衛百戶公爲人和易閑
雅勤於奉公其寧刑處寬厚平恕恒躬視獄中命除
穢惡疏桎梏時食飲戒飭吏卒以時寬恤迨還冬官
職務填委規措經畫條理井井心之默識雖久不
襟度有容雖忤不校或屈己伸謝愛護僚屬恒
掩其佐在南京者嘗賦造海船材於江西浙江江
加數十倍時論讙譁公聞戚然遽奏罷賦悉給於公
屬官有器能者率獎進之先事蓄材以應時需隨用
皆足未嘗缺乏自正統來京師多大營建悉出公家
有司不知百姓不聞此本
皇上之仁亦公預贊畫焉明於燭姦嘗四鼓入朝道遇
負鈔數十萬緡者公曰非竊而何命從者悉禁以奏
詰之迺匠監寶鈔提舉司鈔遂置于法邇遊有
見以上聞不以出位爲嫌歷事
四聖皆承厚遇所得賜賚時斜與儗宣德中嘗賜銀章
其文曰和敏詳達蓋以貺公之行云所得書詩圖畫
尤多自念久病奏乞停祿不允家居事親孝敬常迎
就養京師備極崇奉親沒致御祭之榮永樂中命大
臣之子入侍皇太孫公推於其弟雖疏昏姻戚鄉黨
相與歡洽如布素時賙窮恤匱不問識與不識與入
處遜和怡愉大官中貴皆樂親之屬纊之日哀悼之
衆無間疏戚享年七十有一葬良鄉縣　鄉之原配
劉氏封夫人子男七余與公同朝丈四十年至是賢
奉少保江陵楊公所誌墓文求書墓道之碑遂益以
余所知者序之而爲之銘銘曰奔奔吳公與自成均
發軔伊始感會風雲奮武之服從師于邁摭勤效謨
夙夜靡懈乃進棘寺乃陟柏臺隆隆寵光亨衢弘開
正滯以施秉公持平遇災引咎帝嘉乃誠遂掌邦禁
詰姦刑暴惟欽惟恤恭
帝之詔再入冬官如古司空居氏時利飭材考工鞠躬
致誠歷事四聖陟降左右式恒厥敬是多其績時偉
其望嚴嚴師保六官之上爵不慭遺而遽長歸七十
高齡于古已稀壽富考終亦既寧只史氏有銘詒厥
來嗣

兵部尚書張公墓誌銘本　楊文貞公士奇

公諱本字致中姓張氏山東東阿人曾祖欽祖誠考
從善洪武中公自國子生擢揚州府江都知縣陞揚
州知府遂陞江西布政司左參政召爲工部左侍郎
坐累謫交阯還爲刑部右侍郎陞南京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事召爲行在兵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兼戶部
事公少勤學治毛氏詩爲人直諒通敏有器識初在
江都治其縣有法豪猾斂肅雖上官素名悍暴者不

得下擾江都之民安之
太宗皇帝義兵及境衛府皆已歸附公猶率民治守具
母夫人曰此天命也可違天以禍人乎遂率民耆老
詣軍門朝內難平陞知府進參政賜白金文綺是時
江西君琮在都司劉辰在布政司周觀政爲按察司
使三人皆負勁氣不相下琮觀政尤縱私無忌憚事
連軍民者即各持說務已勝不復擬理有稍滯數月
不決者公至斷斷持正且溫辭味氣以導之久而二
人者皆惟公言之聽吏弊素甚公每事躬理吏無容
奸聲譽頓起遠郡邑民事當貳佐躬臨視者衆或俾
行轄自請行所過民多德之爲工部職務叢脞且冗
在公悉心殫慮寢者條理在刑部奉命督北京河運
至濟寧而病朝廷聞之遣中官挾醫馳視并賜鈔及
節衆設事遂益持敬慎議獄必究情疑者處之平厚
數發奸摘伏奇中而紀綱秩秩
仁宗皇帝初嗣大位重南京根本之地曰張本特立不
阿首進公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明年被召入
見言國家大計遂留行在兵部毅然以革弊舉廢爲
務
皇上嗣位知公忠直可任所言多見聽納高煦反車駕
親征罪人既得命公撫輯其衆而錄其餘黨兵政久
弊姦人以貨脫伍籍而援平民實伍者遠邇一輙公
言於
上擇廷臣四出清理悉用釐正於釐正他弊尤多賜敕
獎諭命兼太子賓客賜白金文綺鞍馬遂命兼戶部
事戶部政紀尤弛公夙夜不懈講求其故釐其積弊
舉其墜典凡上利國家下利民生者靡不盡心事日
益就緒宣德六年正月六日得疾又明日訃聞
上深悼惜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遣中官賜賻鈔三萬
緡勅工部營葬戶部復其家比葬復遣官賜祭卿
大夫士之賢者皆走哭弔致賻祭又相與嘆曰一世
都高位享厚祿而能任國事如家事如張公者幾人
矣胡奪張公之速哉公廉介有守其心未嘗斯須不
在國事剛果嫉惡於治姦究辭所冤假而禮賢敬儒
尤厚春秋六十有五而卒卒之日家無餘貲亦可以
觀其平素矣以公貴祖若考皆贈資善大夫兵部尚
書祖妣李妣立皆贈夫人配王封夫人子男二琇環
孫男三承祖繼宗如意操公葬以卒之歲　月　日
葬在東阿先塋之次琇等以右通政徐琦所狀事行
來請銘余與公兩京交好幾三十年又悉其江西之
政蓋琦知公不若余之審也銘曰崇秩重祿偉公與
卿巍冠褒衣雍雍在庭孰如張公經國如家夙夜弗
遑勞思孔多何以益上何以益下曰予時職其敢遑
暇紳緯成績在公多有倚注方隆公止下壽廉清之
操公正之施賢人之喪善人之思

少師忠定蹇公墓志銘義　　同前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蹇公義卒於
位先四日以疾聞

上遣太監范弘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太監以衆醫
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犬
馬之誠所望於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不渝
耳言已而絕訃聞
上深悼歎屬時國有大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勑工
部治喪葬賜公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遣　官
賜祭而官其長子英英等奉櫬歸葬有日求予爲
銘予與公同朝三十有五年而事
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始終皆陪公公國家老成人
所以啓益士者蓋多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巴縣
宋以來多顯仕自公高曾而下始隱晦不出曾祖繼
祖妣牟祖均壽妣雍考源斌妣胡　繼羅以公貴贈曾
祖祖考皆榮祿大夫少師吏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
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長端重不好弄而
嗜學弗懈始從里師中書左丞敬哲時爲郡守一見
異之引充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是兒將來遠到非
吾所及當成就之而公不煩程督日益有進洪武甲
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廷試賜同進士出
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事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旨而數見獎賚初名瑢一
日奏事畢問汝蹇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字賜之
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且命馳驛歸葬
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命終九
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敬慎久
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授
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
公從容爲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　不忘建文者
賴
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
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命公爲詹事時師傅皆以勳臣兼
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盡元係也
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
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夫
七年車駕巡守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
餘悉啓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
動聲色而事辦以濟賜誥以其官秩封贈二代滿九
載賜勑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獎
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
喪歸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皇太子贈賻尤厚有詔起復
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

皇太子親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問兵民
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國家多事之
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餘多
見寬貸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
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官服象笏及玉帶二
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其文曰
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
等匡直也繼賜誥授榮祿大夫封贈三代及妻於公
數人誥詞
上特增曰勿謂當言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所
以望公等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備勞特製褒忠印
賜賜勅有以善頌君勞心焦思二十餘年夷險一致
之褒時備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修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
仁考之初繼奉命監修
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綺鞍馬扈從征虜人高
煦還寵賚尤厚復從巡邊既還以公年老不欲煩以
有司之務賜勅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國善
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當
況師保之重實元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毗可輟吏
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卿
其尊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輔朕倚若成之意
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蓋以褒德云賜新第於
文明門內寵錫洊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陞勅授
諭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旦賜白金文綺是夕齋宿於
公得疾越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為人沈深
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
無所排選未嘗輕吵一語傷物至於諡法亦不苟為
包含必歸中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
日頗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
約
上前所言未嘗遽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
奇嘗竊論之忠簡出之忠質不欺李文正之不為傷
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范
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元配劉氏繼張氏
皆封夫人子男四長英次芳次芸次荃英荃皆尚寶
司丞孫男四霖霆霽露公之葬以薨之歲　月　日
葬在巴縣　鄉　原先塋之次銘曰節乎蜀山浩乎
蜀川孕精毓靈挺生偉人溫中揚外履貞蹈素
皇明麗天奎躔自下在帝左右秉恭興誠掌
帝之制誥告四方進貳天官遂職冢宰簡因俊良往興
至理
帝命洊隆畀輔聖儲陳厥謀謨聖閤弗俞四紀在庭三
朝與御肅肅師臣秉主之度一念惟仁永矢不渝實

畏小心保終猶初陰利是人入則罔覺惟
帝孫明褒誥有數嗚呼忠定維國者成曷不懿遺書我
聖明生榮死哀死且不朽昭德刊辭永告有後

戶部尚書郭公墓志銘 叙　同前

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資政大夫行在戶部尚書崇邑郭公卒訃聞
上悼嘆賜祭命有司給舟歸喪且營葬事公諱敦字仲厚姓郭氏其先自太原交城徙東昌崇邑祖諱忠妣后氏考諱政覚妣侯氏繼馬氏郭世有善德公自幼凝重端謹稍長游鄉校日勤誦習已卓卓出倫輩洪武癸酉以詩經中山東鄉試會試下第後擢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歲餘有政聲陞衢州知府下車咨民隱痛與興利循學政務敦化崇儒術禮賢行以表勵其民指伍無告郡俗貧死不能葬者殺屍逃之公相城東得廢地百餘畝掃曰義阡令民貧死者求葬是又爲約教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曾歲旱公齋沐致禱雨立降露足蝗入境爲災公自爲文檄城隍神是夕大雨雷電蝗盡死凡所禱輒應城西有淫祠歲四月軍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讙譁若狂公禁止之已而得風眩疾吏民爭勸罷禁弗聽疾亦療同僚有私取民財者公雖不面斥而義形於色其人頓首謝改過待之如初屬邑吏爭濯磨自效公退所謀諸心發諸言未嘗不在民事所求正直稱字坦明言出而民信令出而民從不俟程督庶務畢舉今內茲姦消當有叢緐類纖以整帶脩廣適度郡人謂公仁政之應在衢七年政化大行坐累微詣京師耆老數百人伏闕奏乞留理官執不可耆老皆涕泣而退後廷臣有言公廉正不阿者召爲監察御史陞河南布政司左參政無幾調陝西以公務留京師今禮部尚書胡公言其行於
太宗皇帝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明日召見以病不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謝獎勞再三賜鈔襲衣明日陞禮部右侍郎兼太僕寺卿
仁宗皇帝臨御進官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賜誥以其官贈祖若考而贈其祖妣妣皆淑人宣德二年陞戶部尚書命鎮陝西歲餘召還在戶部無敢一豪干以私者未幾得疾
上聞之命太醫往視數日竟不起春秋六十有二爲人純實溫雅事親孝敬無至隆寒盛暑不離闕門之內儀度清肅聲色未嘗留耳目公暇手不釋卷私居無惰容居官剛正人莫能奪所至整飭綱紀盡誠撫恤不徇不疑吏畏民懷冰蘗之操無遜古人雖官列六卿泊然布素身沒之日家無餘貲豈非篤行君子者乎子男五人祺禎禧禮祐孫男女皆六於是諸孫奉衢府長史金寔所狀事行介禮部尚書胡公求爲銘噫行爲如公銘其何愧銘曰君子之德惟正故直惟公故碩惟清故適于道之迪于民之則嗟乎郭公名備衆好嗟乎斯銘無愧有道

太子少保文靖金公墓志銘 幼孜 同前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公以宣德
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訃聞
上嗟悼甚至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命禮部尚書胡
濙賜祭又命自喪至祥禫皆遣官祭勅有司治喪葬
百需所以褒寵之厚且備矣公諱善字幼孜以字行
自幼嗜學問內承家訓之篤長從前進士聶鉉先生
授春秋經得其微旨中進士乙科授戶科給事中
太宗皇帝初臨御注意文學士改翰林檢討居無幾簡
翰林之臣七人處之內閣付以密務而兩制悉歸焉
七人者廬陵解大紳胡光大永嘉黃宗豫南昌胡若
思建安楊勉仁公與士奇也數月皆陞官公爲侍講
授承德郎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翰林春坊司經局之臣日講經史
公專說春秋敷析簡明春旨稱善遂命纂十二公事
作春秋要旨三卷以進永樂五年陞右春坊右諭德
仍兼侍講授奉訓大夫七年車駕巡狩北京公與光
大勉仁同扈從八年扈從北征還南京陞奉直大夫
十年賜誥命贈其考守正爲右春坊右諭德母陳爲
宜人封母羅爲太宜人贈妻孔爲宜人十一年扈從
巡北京從征北虜十二年復從北征陞翰林學士仍
兼諭德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爲總裁官授奉議大
十四年還南京明年扈從巡北京預脩
太祖皇帝實錄十八年陞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
士二十年扈從北征二十二年復從征北既旋師中
道宮車晏駕勅喪至京皆勉仁與公攝禮行之既而
勉仁先馳歸報道中之儀皆咨公而行
仁廟嗣位進戶部右侍郎仍兼文淵閣大學士翰林學
士踰月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專典內制賜
大臣五人銀圖書其文曰繩愆糾繆蓋以匡直勉之
公其一也奉命持節冊封趙王妃及封梁王洪熙改
元命兼禮部尚書三俸並支大臣兼三俸者惟勉仁
與公兩人賜誥命授資善大夫贈其祖仲卿及父皆
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祖母周母陳皆夫進封母
羅太夫人贈故妻劉繼室屠皆夫人以法司論死罪
多冤抑命自今臨決必會大學士三人同審而公預
焉詔百官有親違離三年以上者聽給告歸省公首
奏歸省母蓋貢此百司職務填委無敢言私至是公
首奉詔賜賚甚厚是歲丁太夫人憂
上嗣位脩兩朝實錄起公爲總裁官明年奉命持節之
寧夏冊封安化真寧二王妃歷河南關東西之境甲
覽周秦漢唐以來遺墟故址悉見賦詠所過兵民咸
戒既還具言於
上實錄成賜金織襲衣文綺白金鞍馬是歲扈從巡邊
至宣府而還歲餘得疾
上遣太醫院官視疾數月竟不起春秋六十有四公爲
人簡易沉默溫裕有容居家敦孝友之行既仕尊
上以誠持論必正扈從北征時道中士卒有饉者

太宗皇帝知之以問羣臣未有對公直對宜遂班
師凡於公務致勤不倦處同僚能讓於人供愛無忤
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寬厚類其德性四方求者無虛
日辭不酬應得一篇一詠者皆貴重之書兼工眞行
嘗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四不伐善不鶩名初陞
學士寵賚日加即以盛滿爲戒名其燕處之居曰退
菴疾革士奇勉仁問之有何言公言受國家恩重上
無所益朝廷下無所益生民何言從或啓之請身後
之澤者公正色曰君子所恥莫終清明未嘗片語涉
亂既卒自公侯六卿暨諸司之長皆哭吊賻祭士無
賢愚皆哀善人之歿嗚呼儒者際遇始終完榮如
公一世其幾何人公之所存蓋無忝矣子男五長昭
伯宣德二年進士次武伯堅伯文伯壽伯孫男六公
甍以卒之明年　月　日葬在　縣　鄉　原銘曰
王荀崔巍金　溪澄公生其間革爵從英賓興賢能
濟濟偕至青海出匪淬礪初試六卿秉時登庸王畧
遂清崇嚴祭典容務恪勤夙夕小心寅恭于狩于征
龍旂率從上承簡知履坦平平鵬游滄溟翱翔九天
歷事三聖敬終猶始不競不絿有譽無斁方簡大冊
天府所藏崇碑厚碣數在四方謙退之存易曰不貳
嗚呼文靖可式有位

少保户部尚書黃公神道碑銘　　同前

自古仁人君子之明夫道者恒以天下國家爲心而
不爲其私計范希文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夫天下之使抱斯志者未嘗無人顧其
志得行與否則係於其所遇以　人之志猶不得盡
行於當時非所遇之難乎惟士之卓然有志者則不
以是而或怠然亦鮮矣三四十年間士奇所接名卿
大臣若東萊黃公其可爲有志於希文而無愧者也
公稟剛毅之資持正直之節懷忠厚之志負遠大之
器風采凝重氣量弘偉而表裏洞達博學好古篤信
不疑不苟爲同不矯爲異不爲勢屈不爲偏倚惟義
之循惟道之行豈非士之卓然者與公諱福字如錫
東萊之昌邑人自少不凡以書經選洪武甲子鄉貢
入太學初授項城縣簿改清源縣皆有及民之政陞
金吾前衛知事改龍江左衛丞恭勤職而才識明敏
劌剔宿弊數出忠見輔翼上官陞本衛經歷上書論
國大計
太祖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右侍郎特見信用
太宗皇帝初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於
上前并指公爲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爲奸則非
上知其正直不問遷左侍郎遂陞工部尚書擢資善大
夫凡所陳奏悉見嘉納歲餘天下工匠集京師者多
疫死都御史陳瑛以爲公罪劾奏之又不問初建北
京置行部時北方用兵累年民弊甚首改公爲行部
尚書任之撫綏公推誠盡瘁植仆濡焦而民以蘇交
阯逆命遣大將軍率師討罪命公先詣兩廣治軍實
調度有方用足而民不困交阯平郡縣其地建都指

揮司布政司按察司總之設官如制命公以尚書慙
掌布政按察二司印章而董其治公視民如子拊其
所欲革其所惡勞之輯之訓之飭之躬勤不倦且戒
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吏承公仁無敢違戾公以新
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靡間纖鉅悉盡心焉於
是交人益戴公如父時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
見溫䘏或有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
以教導其民而悉加禮焉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自三
司以下皆縮首斂避惟公數裁抑之騏誣奏公有異
志
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公居交阯
幾二十年

仁宗皇帝登極上言六事悉見采用時初建儲驛召公
還璽書有元老久勞于外簡念不忘亟欲見之之語
須行交人扶老攜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既至濟被
獎勞賜白金文綺遂命兼詹事盡付託之重云無幾
仁廟上賓公董山陵之役
宣宗皇帝嗣位馬騏激變交阯時兵部尚書陳洽代公
掌藩臬二司累奏乞還公蓋以交人思公之深公先
已持節親藩冊封即日召還奉命復詣交阯時交寇
黎利據列城叛朝廷命將率師討之及公偕行將及
境交寇拒師總師者失律為寇所得并得公寇皆下
馬拜公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共置公
於館父事之公度寇無悔罪意即不食冀死寇謹防

護不去側竟獲送北歸既歸奏命偕平江伯陳瑄董
江南饟運公與平江協心合謀績用有成公上言足
食足兵省役三事切於時務並見嘉納
宣廟念公春秋高久勞在外改南京戶部尚書
上龍飛之初以南京根本重地公先朝老成進榮祿大
夫少保仍兼尚書參贊襄城伯李隆南京守備公時
雖老事無鉅細必周于慮而裁處適當襄城惟公言
之聽文武諸司凡有疑務咸就正焉於時南京政肅
民安盡荷□為重朝廷下璽書事關機密者公必預
焉賜誥命授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又上言學校田賦
鈔法鹽法官俸事多見施行正統四年冬得疾日加
篤時强起議公務明年正月五日薨公卿以下奔走

哭弔訃聞賜祭命有司治塋賢士大夫皆傷正人之
沒以為世道惜公自小官至一品始終以國家生民
為心常取布衣語名其退食之堂曰後樂臨大事決
大議衆或依阿公獨奮斷衆或辟易公獨邁往人有
善告樂從如流斥姦闢詖無所顧忌下人有過多見
優容所與交游必輔於道愛國忘家老而彌篤所得
俸賜率分姻族屬纊之日室無百緡平生立心行事
一以不昧天理為主享年七十有八葬昌邑西新部
之原曾祖佑志祖谷保考士中皆賜光祿大夫少保
兼戶部尚書曾祖妣倪祖妣李妣王皆贈夫人配王
封夫人子男五瓘琮琇琦玕孫男二惟攜士奇與公
同朝四十年晚辱公知甚厚未葬之先歲余嘗已達

歸江右道過南京公時有疾肯造焉躍然起執余手
論國事娓娓不斷語及他嗚呼言猶在耳安得復見
正直憂國如黃公也哉㙫求書公墓上之石敬叙而
銘之銘曰維天之仁生賢與才上以輔德下以康時
士之高明識道在我我祗行之其敢佚惰萊有黃公
桓桓其資于道克明行之弗疑遭逢
列聖既五十載崇爵重秩戢揚中外靡遑夙夜靡間寤
興單智畢慮顒顒用誠益下以惠益
上以德啟厥謀猷亶時正直夙民被疾猶痛在我民既
有瘳我食斯下南交初附詔公拊循青之訓之帥其
春澀交人戴公曰我父母有詭歸公如去怙恃熹圖
其度內直外方不茹不吐推賢爲能先哲所存後天
下樂公寔承之秉執有確國之有公柱石在堂士之
仰之如霍與衡爵圭林林時並公志遠不然道匪將
之嘅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九

大學士文穆胡公神道碑銘

楊文貞公士奇

太宗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武之臣各展其才能
違諸事功著竭誠效力始終不渝者其身雖沒所以
寵恤之率有進而不衰其文臣遭遇之盛者文淵閣
大學士胡公尤著者也公初以進士第一爲翰林脩
撰階承直郎又明年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陞侍講踰月改侍讀進承德郎是
歲二年陞右春坊右庶子階奉議大夫進文淵閣大
學士仍兼左春坊大學士又三年得疾且劇
上數命太醫集衆醫之良者往視日遣中使問疾既卒
上悼歎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賜祭者再贈資善大夫
禮部尚書謚文穆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公
廣孝與公始也又命官給舟還其喪命有司治祠墳
時
仁宗皇帝監國南京公之喪過焉遣官臨祭賜賻甚厚
葬畢其子入謝官其長子穜爲翰林檢討
仁宗既嗣位追念公舊人加贈榮祿大夫少師禮部尚
書遣官諭祭且厚賜其家公遭逢
二聖恩備始終何其愈久而愈盛也公居官敬慎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
人過失事給奉旨制勑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可否以
聞多見采納所譔進文字

上知出公筆舜稱善所奏對語及所治錢務退未嘗出
口雖親厚不敢私涉有問盍自守之嚴有若筆
太宗皇帝十有七年凡巡幸北京親征北虜翰林率公
與揚公勉仁金公幼孜在扈從信任甚篤禮部郎中
周納建請封禪羣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
上皆不聽時獨公之言與
上意合既退作卻封禪頌奏之丁丑受召還
上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罷縣宦治甚惡外親爲民屬
遠詔罷之其兼春坊也小心盡誠多所禆益故尤爲
儲君所厚而沈靜謙約以踰爲戒未嘗干人以私人
亦未嘗以私干之兩考京畿鄉試四爲廷試讀卷鑑
別公明秉勑脩
高皇帝實錄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皆爲總裁志於
扶植名教獎拔善類果於義事於利不苟取與未嘗
一比匪人所與交必輔之於善不善去之不復顧小
人有不滿公者屢造言毀之賴
上深知之不聽讒毀者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雖
身處榮祿未嘗一日忘山林幽潛閑遠之趣公退閑
户讀書賦詩而已初名廣吴試傳臚更名靖永樂初
復舊名其字先大其齋居名晃庵因以爲號公十歲
歲喪父已有志問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
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恂
恂執恭讓既冠薄遊閩中閩之前輩君子率忘年與
交歸而從黃伯器先生講論得所歸宿之地而日進
爲其學博究經史百氏下逮醫卜老釋之說亦皆旁
通而用志性命道德之旨晚益有造詣爲文援筆立
就頃刻千百言沛然行雲流水之勢賦詩取適其性
情近體得盛唐之趣工書法行草之妙獨步當世四
方重其文翰求者日接踵戶雖無厭倦意然非其人
不苟予其卒以永樂戊戌五月八日春秋四十有九
其先自金陵徙廬陵宋忠簡公銓其十二世祖也曾
祖昺亨祖彌高父子祺累官延平知府母吳元進士
永豐縣丞師尹之子永樂中贈公父翰林學士封母
太宜人公娶夏初封宜人洪熙初進封夫人子男三
長即種次務次穗孫男六所著文章有晃庵集扈從
集若干卷公與士奇同郡同官知最深未卒前二年
有後死則銘之約既卒其孫又奉臨終之命索文刻
墓石嗚呼士奇先公生五年豈謂竟銘公墓哉蓋今
九年乃克成之銘曰經國所資文武並施維武以靖
維文以治彝彝
太宗統御九有任武暨文如左右手公職詞垣十有九
祀秉恭執勤司
帝之制玉冊金簡天章龍文光華日星敷宣
帝仁萬幾燕閒清問前席公所入告惟
帝時懌公所蓄志寬惠被下渤獲泯焉潦脊鴻化春宮
輔德平直之行
聖惟明燭監公誠好文之朝儒林之首人從其瞻公
曠無有泊虛之存簡肅之度彼其何心有好有惡仲

尼有言善者好之善有好公沒思不衰䌫亭尉游
終猶始始終之全曠代其幾金螺在左文川在右堤
碑有光上貫斗牛墓道之碣爲辱有尊最行璦敬承
者是儀
少保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原吉 同前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家于饒州曾祖禎祖
希政元末爲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爲湘
陰縣儒學教諭遂家湘陰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
教諭公歿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
即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而卒其二弟恭侍婉愉
得母夫人懽心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忘禮之時
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
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
晝附人禍福者動里中或强公往觀卒無所言他日
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也吾不可以近公一
無所動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貢入太學遂擢
户部前四川部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
尺含敗府帑之出入簿籍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
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爲
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户部右侍郎授嘉議大
夫巡撫福建所蒞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
人咸悅服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户部尚書授資
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夫
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于海水
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
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大
夫初建北京採官殿材於東南命公自南京抵北京
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命有不率命便宜行
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
太宗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
餘車駕親征北虜
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庶事備舉京師
肅然
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楮幣四表裏羊酒鞍馬自是
屢承命侍
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尚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勑嘉
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
太宗親宴之別殿無幾賜誥命追封祖考皆爲資政大
夫户部尚書祖妣爲夫人封母爲太夫人重脩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書成賜鈔綵金文綺衣綺表
裏北京宮殿成奉勑召
仁宗皇帝及
今上于南京
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鈒白金鞍馬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
忤旨罷官
仁宗皇帝嗣位即日復公户部尚書公以母喪未終辭

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時
如卿以親喪辭則朕亦未嘗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
加少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
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
賜誥命追封曾祖祖考皆爲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
少傅戶部尚書曾祖妣祖妣妣皆一品夫人賜銀章
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
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
石胡椒二百斤公感知遇之厚鞠躬小心靡或不盡偹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偹
仁宗皇帝崩時
今上監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即位之儀皆具皆公一二
人所預定
上既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亦孜孜惟謹匪貴
日盛偹
仁宗皇帝實錄仍爲監偹庶人高煦反
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物甚厚
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褒公之德云明年
扈從巡邊既還
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
勑䘏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
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遇益厚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織金
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明旦入謝暮歸第得疾遂
薨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壽六十有五歲

上聞訃震悼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祿大夫
太師謚忠靖賻鈔萬緡勑有司營葬塋官其子瑄爲
尚寶司丞仍復其家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
校咸往弔祭衞卒巷氓亦有嗟息至流涕者公天性
至孝友其弟原啓原禮皆厚原啓沒愛其子如子讀
書鄉校時敎諭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雖貴
不變旣貴九韶陞敎國子月恒分之祿九韶將老朝
廷從公請命致事公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
難率賙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顛頓失所者援之
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必接人溫然處事善善
長而惡惡短襟宇瀞渾闊廓不見涯涘嘗有僕竊汚
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公曰汚可浣何懼爲有吏壞
公所寶硯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
未嘗惜此恐遑之然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
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其在
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害密雖泯然
無跡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不識
皆知其爲善人長者喜爲詩四方士輩公名得其一
篇一詠藏以爲寳公配鄭氏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瑄
瑄瑾公卒之三月歸葬湘陰其家以墓碑屬子子與
公同朝三十年睠益親厚相知又嘗爲余道平生余
豈忍遂忘公之墓耶銘曰祈夏厥初以國爲氏衍于
會稽綿綿厥系太末之邑後來徙居暨唐中和復徙
于番懿夏之直逢德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積轉鄂

而譚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紹熙歌鹿鳴來京
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　司徒屬暨掌邦教賓恭
小心寬人允蹈案史大議涖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
雅度如彼喬岳巖巖焉弗移其氣照運澤潤良多補事
列聖既四十載夷險一道其弱几几圖有老成堂有柱
石胡不慭遺當宁興悼既榮且哀陞陞寵光於乎忠
靖沒世不忘

戶部尚書古公神道碑銘并　同前

宣德三年二月十八日戶部尚書古公卒訃聞
上遣進士康珽賜祭命有司給舟歸其喪且營葬事既
葬其子本奉禮部尚書胡公所述事狀走北京介少
保夏公求書神道之碑余與古公同朝二十年知其
有廉清之操諾而不辭公諱朴字文質號素軒古氏
世家河南陳州諱義甫娶王生諱安道娶程公之大
父母父母也以公貴公之大父父皆贈資善大夫戶
部尚書大母母皆贈夫人公洪武中舉鄉貢為太學
生奉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丁父喪歸服闋隸五軍
斷事理刑遂奏家貧願仕得祿養母
太祖皇帝嘉之除工部營部主事授承仕郎迎母就養
京師居無幾母沒官給舟歸葬服闋改兵部司馬部
主事陞武選司員外郎授奉訓大夫再陞郎中授奉
議大夫遂陞兵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皇帝正大統轉左侍郎授通議大夫賜文綺襲衣
上巡守北京侍
仁宗皇帝監國嘗奉命權禮部兵部及詹事府洪熙中
改通政使是歲陞戶部尚書授資善大夫賜誥命追
賜二代遂謁告歸省墓賜鈔襲衣公事親孝推其義
一毫不苟取居官臨事盡作夜思黽黽弗懈一志於公
無敢干以私者謹守
祖宗成憲不肯踰越或言事久於時小過不及者亦宜
損益就中終不爲動永樂中建北京宮殿董伐木之
役於江西有愛民之心以事特被賜賚戶部主事劉
良素行不檢滿三載公考其績下良叩
上之左右人求公最考公曰貪倖之人幸未嘗罷黜不改
行於嘗殿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既就逮
繫
太宗皇帝燭其誣亮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誥命封贈
其父母
仁宗皇帝曰豈有君子福祿僉降是嘗誣奏大臣毋者
其得爲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讁敗衆服公之明公所
治雖務退未嘗語其家人以嫌之操雖乎不移平素
不事生產華靡雕琢之玩纖豪不畜公退清坐一室
書冊自娛嘗病士奇往問之入其寢室几案間獨有
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洪熙誥辭有端厚篤
靜操行清潔之褒蓋見知於
上者深矣卒之日無銖累之積以遺子孫男三瑄璟李
本孫男若干銘曰古有恒言曰公生明何道而公其
惟廉清廉之爲行士分內事曷世由之什靡一二士

行弗貞理曷由興嗟文質甫爲庶有誠厥庶伊何沐
壑王暎追其屬旗室類縣蠡紛彼貴仕良屋渠渠嗟
文質甫歸兮焉居紛彼榮爵同旦阡陌嗟文質甫歸
兮焉食其履浞浞其心休休污者之殊清者之述相
彼貪人潢潦之盜崇朝而盈涸不待夕嗟文質甫[illegible]
子不緇永揭休聞其在斯碑

黔國沐公定遠忠敬王神道碑銘 丑 同前

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黔國沐公薨于雲南之楚雄
訃聞
上悼念輟視朝加隆卹典遣官賜祭考再追封定遠王
謚忠敬親王亦再遣祭其子護喪歸南京公卿文武
羣臣及所過方岳大臣皆祭以薨之歲十一月廿六
日葬江寧縣長寧北鄉觀音山先塋之次沐氏鳳陽
定遠人其先所自具前翰林學士王景所著黔寧昭
靖王神道之碑王之高祖考曾祖考祖考以昭靖貴
皆追封黔寧王高祖妣曾祖妣祖妣妣耿皆追封黔
寧王夫人昭靖四子伯諱春襲封西平侯諡惠襄
仲即王叔昂右軍都督府同知季所駙馬都尉王諱
晟字景茂自少氣宇閎厚端慤凝重聰悟過人而持
學遠識恭慎寡言喜慍不形於色
高皇帝重之既冠授後軍都督府僉事夙夜祇勤陞授
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時惠襄繼昭靖鎮雲南薨王
嗣封西平侯仍奉命鎮雲南王承父兄之後秉毅殫
慮益弘遠圖戚顧惕惕悟勵夙夜先是麓川不靖諸
蠻逐宣慰使而分據其地王適至奏發兵平之復奏
以其地置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二州干崖
潞江灣甸大侯者樂五長官司而歲徵其貢賦又於
潞江之西置騰衝千戶所以控制之夷遂帖息
太宗皇帝臨御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王遣將先率兵
討之躬率兵繼其後及蒙自猛蠻閭王來遂道進禽
其酋送之京師賜璽書白金勞王四年安南叛命征
夷將軍率京師及湖廣等都司兵討罪命王佩征夷
副將軍印充左副將軍率雲南等都司兵分道進討
王率兵由蒙自經野蒲斬木通道以入先遣偏裨攻
奪猛烈柵華閭隘賊挺悉遁遂築堡駐兵造舟分遣
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滇汾寺沙㫒丹夜出洮水陣師
遂遣將引兵泝流攻賊之富良江自旦鏖戰擒賊
引去翼旦諸將咸欲奮擊王曰受命弔伐所欲得兇
渠數人而已縱遣非
皇上好生之心乃止遂造浮梁渡師騎征夷將軍大兵
亦至迺合攻寇之多邦城擁纘持其東西二都及盤
灘因故曾江仙侶等冠悉破之冠首黎季犛父子狼
狽棄其衆獨留家屬及左右心腹遁逃于海王合征
夷將軍兵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禽俘與遺械送京
師凡得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
九百獲象馬牛畜軍資器仗安南平六年春班師入
朝賜號翊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二千石賜誥券玉帶金幣命子

孫吉襲既大宴
上親製詩褒嘉又日賜宴于便殿還鎮雲南是冬安南
餘寇擾貳命王佩征夷將軍印總兵討之王師壓境
寇遁入乂安海島追至占城之境擒寇首陳季擴阮
帥鄧容等送京師誅之師還仍鎮雲南十七年富州
蠻酋積遁賊不入朝廷命王發雲南貴州兵討之蠻
據險以抗王遣兵斷其後諸將請急攻王曰威服不
若德服遂使人諭以禍福蠻即遣子詣京師謝罪悉
償所逋
仁宗皇帝嗣位重王勳德老成詔兼太傅召至恩禮加
厚遂命佩征南將軍印還鎮
宣宗皇帝初嗣位遣使齎璽書及金幣勞之
皇上嗣位恩禮視宣德之初明年改元正統賜金幣加
厚是年冬四川會川黎溪蠻合底泊等蠻爲亂奏遣
弟都督昂討之二年冬馬龍他郎甸蠻不靖復奏
遣昂平之三年麓川思任發擾邊侵掠騰衝南甸遣
人諭之不下奏船率兵討之兵至潞江王勉諸將曰
出兵尚謀不專恃勇且過瘴月非用武之時今官軍
已集如賊能畏威悔過擒送謝罪請命赦之斯亦可
也遂復遣人諭之不下乃令弟昂及都督方政等率
兵前進王尤戒其慎重時王整兵在後政等乘夜渡
江破賊柵賊衆奔其官軍乘勢追至景罕等寨斬首
三千餘級獲象三十餘政恃勇獨進賊伏兵四發政
力戰死之時春已半王慮瘴盛非官軍利遂旋師將
駐金齒會有旨命王還鎮王至楚雄疾遂甚方疾革
時顧弟昂曰吾父子兄弟受國家天地罔極之恩吾
不能報矣吾弟勉之吾一家子子孫孫世堅忠誠保
臣節無忝君親又顧昂曰斯役也雖偏將失利因吾
總帥之過比賊必不可貸汝勉之勉之言訖而逝歸
櫬所過道路城郭無貴賤小大迓拜哀慟盡王在鎮
久惠愛之被于下者深也王忠孝之誠本乎天性無
或弗盡與子弟言亦惓惓斯道友二弟甚厚教子孫
動以禮法家政秩然位極人臣而禮賢重士虛己聽
納寬裕有容未嘗面及人過凡文武屬吏有過者惟
恐王知務自掩蓋其因自悔從行者亦多王明於韜
略然以仁爲主蠻夷有罪未嘗輒加兵[illegible]必諭導使
敗散諭弗悛乃奏發兵遠兵入境若夷能知懼罪亦
曲貸之與之更新雖臨陣必戒麾下毋縱殺賞罰
明信威愛並行至於完城池飭武備訓將士理屯田
通水利實倉庾修謹成法著輕徭賦問疾療尤勤致
意學舍興脩具特做工葺之不以屬下治公有暇手
不釋卷稽古明道勤師昔賢蓋發乎其文武之才仁
義之帥也配程氏追封定遠王夫人子男一儼襲封
黔國公孫男一琨至是王之子以事狀求余書神道
之碑謹按狀敘而銘之銘曰天啓
皇明于淮之右配天與地篤生
帝右二聖至仁作民父母心存萬方包含徧覆矧孤存
里麓依怙恃二聖矜惻曰其子子撫之誨之勞勤備

周以長以成有偉才猷
帝有恩言爾復爾氏爾乃樹立華乃先祀嗚呼[illegible]盛
德豈功較日之誠持孝與忠嗚呼忠敬纘乃烈考惟
孝之執惟忠之蹈發勅都府簡在宸心夙夜弗遑求
其慎欽往綏滇人幾五十年率考之行敦
帝之恩俾食俾衣免其寒飢重學崇師道之尊卑平其
政令時其作止人戴恩慈淪骨浹髓有或弗惠以諭
以誨淳誨弗悛式劉以承交入悖兇披猖寫狂逆天
無惡戕我邊疆奉詔出師往行天討桓桓猋馳雷厲
電掃留良飛渡如履坦途兩師嚮追稱冕海陽辟緩
旁從宣布教條安整師旅凱歌歸朝飲至策勳上公
錫賚異寵元臣麗章爛灼滇人之思瞻望弗推
帝不忘遠中命南行秩事五朝翼翼小心率國忠家志
如堅金寸辨未剪節不蠹適自偏裨于鉛引老終
于王事德善孔多嗣續興年戴弗秀永世子孫奕
奕象賢篤忠與孝永光其傳
惠安伯張公墳志 昇　　　楊文定公溥
公諱昇字叔暉令
太皇太后季兄也世居河南永城高祖文錦曾祖景惠
祖從義世以積善相承考麒以勳戚任指揮使追封
彭城侯妣仝氏封侯夫人三代祖考皆追封彭城侯
妣皆追封夫人伯兄景藪彭城伯卒　再襲仲兄旭
府軍衛指揮使公初以城守功授義勇衛正千戶永
樂二年陞羽林前衛指揮僉事調府軍衛七年擢諳
封昭勇將軍十二年隨駕北征二十二年陞左軍都
督同知洪熙元年陞左軍左都督宣德元年
宣宗皇帝征武定州三年巡邊俱命公守北京四年
上優禮至親命輟左府事朔望奉朝請凡朝廷有大政
事亦預議後奉
太皇太后命弗預正統五年九月封惠安伯授奉天翊
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一百石
賜誥券子孫世襲六年正月十三日以疾卒壽六十
有三訃聞
上深嗟悼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勅有司營葬
太皇太后遣官致祭以是年二月某日葬宛平壽安山
先塋之次公爲人端重孝友之德夙著于家閨門整
肅教諸子有方平居簡默臨事有定見歷事四朝
公勤忠謹未嘗有過
宣廟爲皇太孫時往來兩京及隨侍
太宗文皇帝北征皆命公保衛出入起居深有覲益退
而未嘗形於言
宣廟以保衛功嘗欲加封爵固辭其居顯官恒自謙抑
每陞拜祗畏如不勝其臨政事必咨詢同官審擇而
行不恃己見與人交尚道義遇文學士必加禮敬賑
食尚儉素不爲富貴態而急於利人常蓄藥戶以療
人疾爲糜粥以濟飢寒公餘留心載籍至老不倦往
古治忽及忠臣孝子事皆能道其詳每遇事輒以訓
諸子嘗燕居諸子侍適雷雨暴至公肅然起敬曰語

云迅雷風烈必變容者不可不慎終召諸子語之曰
吾素無功德朝廷篤念親親與高官一家祿食莫能
報稱喪事不可干朝廷宜從節儉依文公家禮無作
佛事無徇世俗爲葬儀資財勞人無久停柩于家毋
煩費親戚朋友葬宜深坎毋高爲墳塋吾所注意者
不幸長子蚤喪孫孫數人諸子宜加保愛爾等能體
我心則爲孝配王氏封夫人子男六長輅襲有典寶
次軏次輪府軍左衛指揮使次輗次軫次輳輗先
卒女六長適劉濬威遠衛指揮使次適唐彦金吾左
衛指揮同知次適李純燕山右衛指揮使次適山後
府軍前衛指揮使餘在室孫男八人女 人嗚呼前
代勳戚賢否得失具載信史世爲勸懲若公者可謂
生順死安生榮死哀者矣雖沒以中壽而不亡者遂
爰述其槩用納諸壙以示永久云

冷面寒鐵公傳　彭叅政森

公姓周初名日新在國初受知
太宗文皇帝嘗獨以新字呼之遂更名焉字志新世爲
南海人居郡南郭外之高第里永樂甲申拜監察御
史彈劾不避權要凡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雖屢犯
天威公言愈懇切不少變貴戚皆畏之目爲冷面寒鐵
人因稱之曰冷面寒鐵公公初爲郡庠生貢入太學
有時名入選授大理寺評事以剛直著讞獄平允莫
有稱屈在列咸推遜焉每有疑獄皆決之公公一言
而白至是轉風憲風裁益揚人相競畏或怖小兒曰
冷面寒鐵公來皆匿已而擢雲南按察使未及赴以
有命轉浙江有寃民逮繫數載聞命下喜相告曰冷
面寒鐵公來也吾屬無患矣公至洗其寃放之有一
巨商遠回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爲人所剽掠潛以
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商告以故明日求之
無有也以公神明往訴焉公曰是必而妻有外遇也
覈之果然蓋婦語妻時爲姦人所聽而是夜先往取
之矣其獨忽知此境中暴虎嘗害人公爲文告城隍
須臾虎詣伏罪格殺之初來行道上有蠅蚋羣聚馬
首尾之見暴屍一軀無他物惟一鑰及小木私記收
之及至令人市布取入比印號不同者即發還已而
得同號者鞫之乃劫布商賊也悉以其贓召布商家
人給之家人大驚時商去已二載於是始知爲盜殺
也爲政多類此它如辨豆獲盜人皆服之嘗巡屬縣
易服色入觸縣官收繫獄中遂知一縣疾苦明日述
公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縣
吏聞風悉股栗莫敢肆其姦寮寀一日以鵞炙餽公
公懸之後有遺者指示之無復有以毫髮干公其寮
寀有受遺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否公未嘗時配夫
人嘗紿褥以給及此皆來劇處如貧日無難色同僚
私屬內燕公夫人往荊釵布裙大類若田野婦各歸
慚恧遂更相變爲儉素公雖處家儉朴而轉殺人若
此貶大柄用而後聲樂不爲之減若少矣朝廷命錦
衣千戶如浙拿贓吏即受吏賄公時進須知遇諸涿

州捕之繫于㳑獄千户逸走詣闕奏
上上怒令馳驛傳至既至伏丹陛下猶口口歷陳其罪
不已
上愈怒命肆諸市臨刑大呼曰生得爲直臣死當作直
鬼是夕奏文星墜
上大悔扭了好人不税者久之問左右曰周新何許人
對曰廣東
上曰廣東有此等好人自後嘗見形于朝或見一人衣
紅衣立日中
上呵之問爲誰對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斷
江城隍爲
陛下給姦臣貪吏害已不見
天頫憮然公少鯁直勁厲姿幹高大後倩異常好學能
文尚凌厲在童子行而氣宇凜若成人人無犯者有
小拙必奮奮不平必直之而後已在庠校同列有過
則面責至人無所容人以公爲大甚輒抗聲曰責善
朋友道苟阿㨂胡取友爲有過者即改恆恐公知之
蓋其養可知已爲政尚大體問無明事斷如神人以
爲生閻羅姦潛究伏君吏膽落民無犯令犴圄皆空
然猶愛恤小民惠澤草野雖三尺童子皆頌其美至
今閩廣父老猶解說其事公沒夫人獨挈公遺衣及
遺書數卷歸廣貧居如洗然新昌楊公信民吉歲來
南巡撫時存問其家每月周之以俸嘗語人周志新
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森於公同里爲叔行且

蚤知於公今公死應哉久湮沒因暇筆其粗梗以識
其爲人或謂公發姦摘伏有廣漢風而實有鐵面御
史公似過之故因當時之稱傳之曰冷面寒鐵公云

都御史向公神道碑銘 實

金文靖公 幼孜　前錄

公諱寶字克忠姓向氏別號疎菴其先河南之開封
人宋傑與文簡公之十五世孫也文簡四世孫都官
危遜從宋高宗南渡子水性仕孝宗累官太中大夫
封魏國生仕煜官朝奉大夫朝奉生公道爲臨川縣
丞娶進賢許氏遂以朝奉葬其邑潤安因家焉自是
爲進賢人祖雲翔父允恭以公貴皆贈資善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兼詹事府詹事祖妣張氏母熊氏
皆贈夫人公資性穎異五歲能誦孝經七歲通四書
章句過目不忘稍長肄業邑庠教諭丁之翰授以書
經甚見器重嘗從友人假通鑑綱目七日即遣還之
問舉以問答之如響洪武甲子科舉復行遂以書經
薦于鄉明年登進士第觀政都督府丙寅授庫部試
員外郎丁卯實授職方員外郎階奉議大夫壬申丁
外艱明年詔起復仍前職丁丑秩滿陞通政使以不
善奏對力辭改應天府尹階嘉議大夫戊寅坐事謫
廣西蒼梧甲申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復公前職己丑以譴逮獄憲臺
庚寅冬左遷兩淮都轉運鹽判官未幾復欽舉南京
乙未春宥復前職命督運糧餉兼總督淮安諸郡漕
運材木甲辰秋八月
仁宗皇帝即位驛召還朝
上方欲擢用公適交趾缺按察使部首以公爲奏
上未許之遂以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翊日入謝陞右
都御史階資善大夫未幾復命兼詹事府詹事特賜
楮幣羊酒公雖屢見挫抑而志於有爲到官不數日
即條陳八事以進其一曰錄用勳舊二曰設置諫官
三曰選舉賢材四曰簡練將帥五曰貴重有司六曰
考覈吏員七曰監生資格八曰疏通鈔法其言皆懇
切有裨於時政者
上命次第行之
今上皇帝即位之初以南京都察院缺人特命往蒞焉
宣德戊申夏扶病入覲公時以聾疾艱於拜跽
上念長老特賜勅令致仕歸其鄉然自是疾益加劇遂
以八月四日卒于南京之官舍訃聞
上悼歎之特遣使賜祭命官給舟還其喪復命有司治
祠墳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潤安九世祖朝奉公之
塋公生元至正丙午六月九日至是享年六十有二
娶羅氏封夫人子男五長劉孫次可巍可觀可親可
寬噫公爲人清介公方歷事四朝逾四十年初居庫
部職方時公牘日累千百次第剖析無所停滯衆皆
推其勤慎及爲京尹益弟廉明興學育才恒加督勵
撫善摧惡強暴怵懾公庭肅清終日不聞鞭笞民皆
感服及居憲臺振舉紀綱以德濟威嚴而不苛士論
多之屢遭黜斥辭氣浩然未嘗少屈所至輒闢館延
士觴詠賦詩未嘗以夷險易志故庶屬端確之行始
終如一日性至孝嘗以祿不逮親爲歎時忘日悲泣

如初事奉繼母不違其志撫諸弟友愛切至處鄉里
恂恂自下交友朋恭謹謙抑久而益篤平居言不及
禍財不苟取與蔬食水飲自處泊如其學博究經史
百氏爲文章有理致詩雅健可愛有蹤菴日稿若干
卷學者稱之爲蹤菴先生云銘曰猗歟向氏文簡之
裔魏國嫌之益顯其出遷于朝奉實葬南昌公紹厥
緒閎閎煌煌公年弱冠名薦南宮擢事列聖
太祖太宗洎于
仁考歷躋顯融嶽鍠中外有聲渢渢公在官守執勤秉
恭寬裕愛人邺于瘝恫公有言責勵其清志不撓不
激雅度雍容公志之篤操履之堅夷險一致隨遇而
安公老致仕始終克全公歿有榮無憾九原士論所
與如公有幾匪公之能惟德之比匪惟有德而又有
子圖其不朽屬銘太史最行琢詞揭石基道後千百
年其永有耀

顧都御史言行錄佐　楊南實

顧佐字□□河南太康人中進士歷任洪武宣德間
官至左都御史除莊浪知縣守禦會射將佐以文士
易之公連發三中無不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爲
應天府尹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勳豪貴戚爲之斂手
政聲赫赫評者謂類包孝肅之知開封府宣德三年
六月中旱朝罷召楊榮及楊士奇問廷臣中誰可使
寧憲兩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都無一人乎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
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京
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陞右都御史賜璽書考黜不肖
洗滌積弊佐奏黜其不肖者二十餘人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嚴明宿弊清革下
至吏卒懍懍然吏有遭貶者捃佐之過謂受皂隸
賂放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密以示臣士奇且曰爾不是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
誠有非誣且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
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得歸耕
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百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
以來如此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
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臣對曰此末事不足上
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隸耕使給薪芻京
官皆然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
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貽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因告佐累累枉人重
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

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之實千戶誠滴
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代寫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於市 並聖諭錄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整肅恪然未嘗口毀詈人旦晚
東朝房小憩前呵雙藤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為驗
往往有乾驢駐馬所而還者雖公遭時得君之盛要
亦有惜伏彈壓之實焉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候朝之所兩門
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顧公
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屬坐 並水東日記
太康之墟卓有良臣烈烈汝介匪矯而真高簡不拔
一榻凝塵尹正天府明察如神擢中執法實表端[illegible]
亦持生氣公論以伸事歸臺閣弼于一人 並邵寶贊

大理卿虞公言行錄 尹侍郎直

虞謙字伯益鎮江金壇人仕洪武宣德間官至大理
寺卿公自幼秀朗端重聰敏好學洪武乙亥由大學
生擢刑部山東部郎中陞杭州知府永樂初召為大
理寺左少卿尋陞左副都御史甲辰春轉大理寺卿
恆曰為臣之道愛君愛民二者愛君崇其德愛民厚
其生為副都御史奉命巡視揚州淮徐旱災至則疏
民所苦請發廩賑貸官為贖還所賣男女為奴婢者
皆從之又奉命督兩浙蘇松諸郡運賦建議丁多而
糧最少運北京丁多糧少次者運徐州丁糧俱中運
南京淮安丁少而糧多存留本郡縣倉又奉命巡撫
浙江察廉糾貪建議便民十數事多見施行
仁宗皇帝嗣位欽恤刑獄而嚴大理之選曰是天下之
平也於是改公為卿先是都察院論誣騙罪准洪武
榜例梟首公言北奉詔書自今准律斷罪誣騙在律
當杖而流梟首非詔書意
上曰虞謙言是
天津衛倉災焚糧數十萬御史鄺視言主典者盜用
故縱火以自蓋追逮幾八百人不勝考掠皆誣服應
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冤白于
上得減論於兩法司及四方所上獄讞皆親閱之必當
必平於大辟罪尤加意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時有
詔求直言公言七事其一用人曰用得其人則治道
興非其人則治道隳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其二
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不在於備而在得人
庶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
清今專俾治獄非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
空乏宜預為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
給無馬郡縣牧養以蘇圻內六曰鈔法不通由於出
多而入少今但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於得鈔則
自流通七曰京師盜賊之繁由於軍民工匠每十家
編為一甲使互相覺察出人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
能捕首免其連坐之罪皆□□時弊公儀觀偉然瀟
灑絕俗以詩名於時有西臺㑹稿善寫山水木石有
倪雲林韻致宣德二年卒年六十三 並楊士奇撰墓碑

尹直賛曰蘭臺棘寺刑乃攸司惟公廉平
仁廟簡知超自郎署擢都憲紀歷數多年累效勞勤讜
議平反惟慎惟明敎陳剴切允愜輿情

工部主事劉公言行錄畧　　同前

劉季篪諱韶字季篪以字行浙江餘姚人進士歷仕
洪武永樂間官至刑部侍郎左遷工部主事
君自幼端靜喜學問既承其家訓長而進學登洪武
甲戌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嘗持節使雲南四川朝
鮮所至宣上德意民隱錙銖一毫無所受事聞賜鈔
襲衣于丑陞陝西布政司左參政先是陝有逋賦民
積歲不能輸有司峻刑督之君至嘅然曰民困不能
輸爲之父母又忍峻刑督之耶與其寮謀分行郡縣
解其繫緩其期勞來綏輯而從容勸諭爲民皆感泣
曰是赤子矜念我我可不戮力以累仁人奔走假貸
以輸無幾畢完
陝不產硼砂而歲月有課額民窘不能償至或償其
家者君爲奏罷之
洪渠水溢爲民患躬行視之爲設法治堤民賴以安
蓋凡可以利民者靡不盡心焉
召爲刑部左侍郎尤惓惓重民命平反其獄數事陝
平民王某爲強盜所引逮至而所引者已伏法不能
自白君察冤名所引者之妻子使識之而聽其詞竟
得實王免於誣有典守錢穀而虧免者既被逮則援
引千餘人同罪君廉知其誣卒辨所誣引者釋之河
陽逆旅復有朱趙二人異室而宿朱怨家後追至而
誤殺趙朱實不知逆旅主人疑朱殺之追執送官鞫
訊者掠朱遂誣服不敢求辨君獨曰是偶邂逅相聚
旅舍有負且訐其裝非有圖也特釋朱獄遣人密察
之無幾有司竟得殺趙者而朱以釋獄不死揚州民
胡氏夜有賊入其室殺人而遺刀屍傍旦視之柄有
鄰家薛氏私識官捕繫薛薛曰寔失此刀久矣不服
既備極諸刑竟誣服君潛使持刀往察其鄰一童子
識之曰我家物也遂得賊而釋薛盡其理刑一以求
生爲務永樂乙酉纂脩大典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
部尚書鄭賜監脩而擇有文學者一人爲之副遂以
命君討論裁殛人多服之庚寅坐失出入罪左遷兩
淮鹽運判未行復留改工部營繕主事躬勤治職未
嘗以崇庳爲貴賤辛卯卒年六十一君爲人清素雖歷
繁要而泊然自持雍容雅度有犯不校閒暇手不釋
卷治經長於春秋喜吟咏沖澹優閒有陶靖節韋刺
史之趣 並楊士奇所撰志
尹直賛曰有學有行風度醞藉早擢甲科使車屢駕
于蕃于宣有裨上下入佐秋卿恪勤夙夜祗體欽恤
陰騭舒達寧失不經奪職可罷厚德求垂崇卑罔訝

刑部尚書趙公神道碑銘节　　楊文敏公榮

天之生才將以資於世用然必國家有以教養之於
未用之先歷試之於方用之際及其練達既久而後
大用之以盡其才故能建功立業進退協道足以霑

今而雖後焉若故資政大夫刑部尚書河南趙公
其人也公諱羾字雲翰其先爲邢臺鮮于枋人元季
擾攘公之父攜家避兵於平陽夏縣而公始生時冦
出四掠公在襁褓母嘗抱匿林莽間追者虎置公于
地虎熟視而去聞者異焉世清將歸邢臺道經于汴
閱其風土而樂之因家于汴遂爲汴人公自幼穎敏
嗜學進退動止迄如老成既長游學郡庠已卓然于
儕輩中洪武丁卯由郡薦入太學生嘗被命耋事山
東以克廉謹受襲衣楮幣之賜歲庚午授兵部職方
主事命西致天下兵馬暨諸路屯戍補其缺而增所宜
置公得其實具圖以進
太祖皇帝以爲能乙亥陞武庫員外郎慎密小心尤爲
當道者所重戊寅陞浙江右參政剸繁治劇事無凝
滯時海寇出沒刼取人財公以討捕之境內獲安尋
丁外艱吏民慕之如離父母
太宗皇帝嗣臨大寶以公能專對命使南交至則誕宣
德音恩威無布夷長款服既歸却其金寶之餽
太宗聞而嘉之錫賚優渥擢刑部右侍郎未幾轉工部
再轉禮部受命往封西寧侯宋㬎歸拜禮部尚書賜
宴于華蓋殿并徹御筵饌羞遺其母以榮之戊子
仁孝皇后崩逝公詣北京卜山陵告成膺楮幣之賜壬
辰督剏隆慶保安永寧諸郡治撫輯有方而新集之
民悉安其業而不知其勞丁酉改兵部尚書明年以
內艱去已而起復專理塞外兵政疾作
太宗遣中官偕名醫往視疾已入謝復命調攝于家既
康復命詣塞北訪牧地遂具順川等處以聞於是出
廐馬牧之孳畜蕃息壬寅大駕北征命公督軍餉措
理有方兵食充給
仁宗皇帝嗣位改刑部尚書居職六年式敬由獄宣德
庚戌力以疾辭
宣宗皇帝矜其賢勞特賜致仕既歸汴構一室於東郊
名曰石泉茅屋日與親友爲歡以樂暮年正統丙辰
七月十有五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訃聞
上遣官諭祭仍命有司營葬公生乙巳　月　日曾祖
諱　有隱德祖諱和之父諱得以公貴俱贈資政大
夫刑部尚書祖妣張氏母侯氏俱贈夫人配胡氏封
夫人子男四長曰愚舉賢良方正授潞州襄垣縣丞
次魯次瑾次朴女二孫男五瑄玟玘琮珍孫女五以
是歲八月廿有三日葬公于祥符南百塚岡之原愚
奉都御史顏公佐所述狀來京謁予泣拜請銘惟公
儀度英偉倜儻多才善屬文喜歌咏有倚父集二卷
藏于家嗚呼士君子出處進退求合于道而已觀公
之仕于朝也攄誠效勞知無不言每有獻納多契
上意雅性節儉雖貴列六卿而自奉澹泊及退居也幅
巾藜杖蕭散自如不以外物經心公之進退協于道
者如此是宜有銘銘曰於皇
太祖建學育才士習丕變人文聿開𡽪嶷趙公道值
明世肄業泮宮用成大器學優而博識敏而明列職

內外咸遵厥成明明
太宗惇信崇德擢任亞卿旋拜宗伯直清寅畏夙夜惟
勤和厥上下治在神人乃還司馬克詰戎政兵食之
充畜牧之盛伊誰致之實公之爲中外咸曰任公其
宜邦禁之司
仁廟之命畧哉五刑惟恤惟敬國有六卿公歷其三保
厲其躬泰山巖巖公仕四朝終始一節既老而休允
矣明哲維公之賢生榮死安作此銘詩以永後觀

右都御史王公神道碑銘 幷序　同前

國朝稽古爲治用人之法惟舊是圖
列聖相承率由茲道於是耆德宿望之臣數歷中外蒞
蹐顯要以至持衡秉鈞先後數十年榮名始終者往
往有其人焉何其盛也乃宣德二年夏四月朔日都
察院右都御史王公以疾卒明日
上賜之祐且命禮部遣官祭之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
司爲治墳塋越月其孫瑾奉監察御史羅汝敬所述
公之行狀詣予泣拜請曰先公既殁將祔葬鄭之城
西南先塋之次然無文刻于墓石恐遺德弗傳敢請
一言以示于後庶幾永有賴焉予於公同官于朝交
久且厚誼弗可辭按狀公諱彰字文昭其先世家太
原代有顯人其後散居四方皆爲鉅族公之高祖諱
資元至正中以明經爲河南鹿邑學官因家焉曾祖
良祖賜父汝能皆樂善好義居鄉有聞母郭氏元季
汝能挈家避兵汾晉之間海內既平將歸其鄉過鄭
樂其風土遂占籍焉公生元至正丙午九月十八日
幼穎悟好學稍長有司選爲州學生益自刻苦學日
進洪武丁卯領河南鄉薦明年會試禮部弗利補太
學生嘗使山東平糴以實軍儲同列納賄縱通負者
公毅然責之弗聽比還其人果得罪公遂以廉幹聞
明年擢吏科給事中典封駁之任夙夜在公出納惟
允歷左右給事中益慎益虔秩滿考最遷都給事
中未幾陞刑部福建司員外郎時有豪橫往往構訟
根株連結至數歲不能斷決有司率爲所誣害公曰
法貴平恕然亦豈宜寬縱以長惡哉於是正之以法
而爲所誣者皆得釋人咸悅服既而超拜山西布政
使司左參政居藩七年吏弗忍欺民懷其惠永樂初
召拜禮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時四方萬國奉玉帛
重九譯以朝覲賓貢者肩背相望于京師賞賚燕享
無虛日與尚書鄭公賜同德協恭奉職惟謹明年以
父喪去官哀毁踰節鄉郡稱焉服除遷户部嘗祀華
嶽過陜州之新安聞民鬻男女償逋租既還奏之詔
悉蠲其租且官給楮幣以贖其所鬻男女人皆德之
永樂壬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論事嚴毅持法公
正人不敢干以私嘗以母夫人年高欲歸省侍而難
於請適蒙恩命按河南許其過家且賜母夫人冠服
仍給白金楮幣以歸爲壽時人莫不歆羡歲庚子陞
右都御史秩資善大夫仍按河南待諸鄉舊一如平
生至於公法雖親不貸時諸郡連歲水患民多流亡

而有司復加重斂民益以困公悉蠲之於是詔停不
急之役十餘事凡官吏以貪墨罷免者九百餘人招
流民復業者幾五萬家發官廩以賑之賴全活者甚
衆先是強賊張大聚亡命嵯峨山行刼商賈爲之不
通妄僧宋繼善與其徒數百人爲妖言惑衆奸人李
人美以左道惑人公悉捕斬之平生嫉惡甚然獄有
所疑者必反覆訊鞫然後決有鄭旺者罪當辟公閱
其辭疑焉命御史爲辯之果得不死公性至孝以父
早世事母夫人尤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
馳獻然後敢食歲時爲先竟日悲哀不樂所得俸祿
必分族人及濟貧乏嚴於家法訓飭子弟其有違禮
度者必痛責之俟其悔悟乃已洪熙改元進資政大

夫得推恩封贈其祖考皆如公官母封太夫人咸以
爲榮公卒之日士論嗟惜之配郝氏有賢行封夫人
子男二長郎瑾次瑜女四公爲人簡靜待人以誠率
下以正平居言若不出口至臨事論辯詞氣侃侃弗
少置自爲侍從之職著辯顧要歷事累朝屹介自將
恪勤夙夜垂四十年毅然有古大臣之風若公者庶
幾無愧於其職也敘遂爲序次其平生行能之槩而
系之以銘其辭曰王出太原世有聞人繼遷鹿邑閥
閱嶙峋迨于高曾家聲益振元季兵興避地汾晉幸
際聖明乘時是恩受禁鄉占籍于茲公承厥後早
悟而通發迹場屋遂歌鹿鳴列職內廷實典封駁優
游禁近荐膺顧擢既遷秋官持法惟平出佐山西藩

方寔寧公來自藩乃貳宗伯繼贊司徒釐整籍籍柔
憲內臺風紀肅清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弗規弗隨正
色率下從容廟堂替輔聖化惟公克忠慮謹自持惟
公克孝祗奉母慈存沐國恩膺此褒典光于三世無
間幽顯公宜壽考寵眷是承云胡逝矣遠爾遺榮公
則無憾世遭嗟惜邦失重臣人懷耆德蒼山峨峨爲
公之墳百世之下尚徵斯文

禮部左侍郎陳公墓志銘　吏　王文端公直

陳氏之先汴梁人宋建炎間有諱寮者爲嶺南清海
軍節度使終于官子晏除東莞令因家邑之延福鄉
由是爲東莞人公高祖祖舜曾祖誠子祖用廣父宗
彝皆不仕宗彝娶崔氏生四子公其長也諱璉字廷
器別號琴軒自幼聰敏喜學從邑庠訓導黃先生勤
受書經學成領薦會試不偶入太學尋爲桂林府學
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時有詔武臣子弟皆受學公
日進諸生講聖賢之道所謂忠孝仁義之說必使身
體而力行之諸生雖文武不同莫不皆有所得都督
韓觀總兵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公之教心悅誠
服每以儒師加禮焉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初從臣
言公有治才不宜置之散地召試在優等擢知許州
始至人以儒者易之公少有發姦衆爲悚懼乃更以
寬厚安民未幾代還改滁州均糧役時征斂禁奸戢
暴民用太和
太宗皇帝巡幸北京所過先遣法臣察吏治問民隱治

有異致者加陞擢焉衆皆言公績最除人恐失之詣
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
百貫禮部宴餞給驛遣還在滁又九年陞四川按察
使四川去京遠民不畏法豪丈黠吏姦弊百出公至
一治以法不少貸軍中暴横有號虎彪太歲者人莫
敢犯犯輒受禍公廉得實爲設方略遣人捕之
皆置之重典而人以寧乃建言脩武備慎刑罰明禮
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
上嘉納之召還陞南京通政使出納命令罔不明允
上喜其盡職賜之誥命以示褒而曾大父大父父皆贈
通政使妣與妻皆淑人正統初陞調南京禮部左侍
郎於稽古禮文之事尤惓惓不少懈又五年以年踰
七十乞致仕
上許焉公德行渾懿文詞典重人愛之若拱璧其所進
於
上有巡狩頌平胡頌鐃歌鼓吹天下傳誦之搢紳士大
夫求碑銘序記詩賦諸作以發德述懷娛情寫物者
踵相躡於門公應之如響故所作最多今傳者有奉
軒集歸田藁若干卷尤好著書凡所臨郡邑必采其
山川人事風俗物産所以供賦稅之正而適上下之
宜者爲書以傳若潁川永陽羅浮成都等誌皆具存
其識鑒精明取舍不妄實與之歲公必在主司之列
而收得人之譽及致仕而歸鄉之學者有所增益郡
縣守令政有未逮者得咨度於公黃耇養佚亂其所

以制撰經緯終身無慙者公之筞爲多公生於洪武
庚戌五月初七日而以景泰甲戌十月十六日終享
年八十五配淑人袁氏有婦道先卒又娶侯氏子男
二昂預孫男二鎰鑑將以明年二月初三日奉公柩
與淑人合葬焉墓宜有銘以公之友左副都御史致
仕羅公亨信所爲行狀來請予嘗託交於公知公之
行政事之善且與羅公同年又知其言足以取信於
後世誼不可辭乃爲序次而銘之銘曰東莞陳宗來
自汴梁武德桓桓奕此一方傳至于公益篤文華奮
迹泮宮遂領民事今之太守乃古諸侯千里滁陽賦
役優優繼督外臺克謹邦憲政肅刑清俗爲之變奠
教成均學者有歸執事之樞出納具宜維少春官禮
樂是輔
帝實用公公乃求去白髮蒼顔老于故鄉賢哉二疏千
古相望山川出雲雨彼黍稷功成歸來孰知其力公
今逝矣與汗漫期有美在人百世之思

春坊賛善陳先生行狀　　金長史

先生諱濟字伯載姓陳氏常州武進縣人上世居嚴之樂清代爲儒家高祖諱月巖爲瑞安州學正有子七人其第六子曰可山者因防平江兵與不得還遂僑寓常熟之雙鳳里先生之曾大父也大父益和父貞又自常熟還今居母唐氏先生穎悟異常總角讀書過目輒成誦比長勵志弗解嘗以父命爵錢唐會稽從縉紳先生學從者載泉貨隨之貿遷比還先生以其貨之半購書父奇之笑曰汝能盡讀耶吾弗汝惜先生自是益肆力其間日夜務記覽聞人有異書輒假手錄成帙至於解指無憚勞勤如是者十餘年遂貫穿經史百家之言才名卓然振起東南諸郡會朝廷脩永樂大典大臣有言先生者以布衣召至爲都總裁時合內外詞臣暨太學儒生衆數千人繙閱中秘四庫書浩瀚填委先生至則與故少師姚公尚書鄭公祭酒學士數輩詳定凡例區別去取莫弗允愜而六館執筆之士凡有疑難輒從質問先生隨問響荅未嘗凝滯疏決剖析咸有原委非口耳獵涉者可比故一時之人無不服其該博書成擢右春坊右賛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小心謹慎未嘗有分毫過差去年被命隨侍五皇孫授經凡有諮問先生援據精詳洞究始末博而有要皇孫亦素聞先生名深加禮重方將咨以啟沃今年夏五月　日暴中風不能言百藥弗療六月四日卒于寓舍年六十一前甲辰之歲　月　日其始生也配潘氏子男三人長格次栻夭卒次楷女二人先生重厚脩慎孝友天至事母太夫人備極色養太夫人嘗戒以無過飲終身未嘗至醉其官游京師也以太夫人年高不可迎養每一念至輒歔欷飲泣數篤二弟底于成立尚書公洽碩德長才由給事中陞大理卿再轉而位大司馬事先生如父出鎮交阯戍皆書問往來不絶先生以其弟位六卿已從纔登清要深懼盛滿彌自斂畏平居敦尚儉素食不兼味衣無華綺僑寓闤闠一室蓬戶葦壁僅蔽風雨而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爲文章根據經史必務理勝不事虛藻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諸説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病後數日會格奉母來省病且革至是後與瞪目視格母子以手書太夫人安否字格對以無恙頷之出復被面後三日竟卒格既畢殯殮事將奉柩南還葬里之　山乃摭迹求予狀其行實乞銘于當代立言君子以昭不朽予與先生有同官之好而又相知義不得而辭焉謹狀

兵部尚書節愍陳公墓誌銘　　曾學士棨

兵部尚書毘陵陳公之死事于交阯也訃聞詔贈少保榮祿大夫謚節愍遣官諭祭命其子樞爲刑科給事中勑工部爲造墳塋厚卹其家樞既做古具衣冠招魂與公之夫人合葬其邑定安西鄉三橋之原乃

奉禮部尚書胡公濙所述行狀詣余泣拜請銘余嘗
辱知於公而忠節事又所當書者遂不辭按狀公諱
洽字叔遠姓陳氏其先渊之樂清人曾祖可山嘗爲
湖海之遊元季客平江遭亂道梗弗得歸遂家姑蘇
之常熟祖益初父以貞違世弗仕母唐氏有淑德國
朝洪武中以貞始自常熟徙居毘陵之武進三子皆
聰穎秀異公其仲子也生洪武庚戌正月初六日自
幼端重不爲兒嬉甫成童已屹如老成人稍長貌奇
偉長身玉立人望而敬焉與兄濟暨弟浚同游鄉先
生湖子蘭之門子蘭謂人曰陳氏兄弟才氣如此河
東之薛不得專美於前矣且必遠大期之公讀書力
學淹貫羣籍尤工於書法弱冠用薦登
命點軍卒過其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
輒言之叱令其去總戎懼請罪公上其事
太祖皇帝嘉之賜織金鵐鵝衣一襲洪武丙子以貞戍
五開以没公去官至家時五開蠻寇竊發公偕蜀將
往以師父喪或止之公不應涕泣以行其後觸瘴癘
冒危險間關五千餘里竟負骨歸葬焉未幾少保兵
部尚書茹公瑺薦公才可大用遂奉旨擢授文選
郎中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之初首陞爲吏部右侍郎尋轉陞
左侍郎階嘉議大夫量才任官銓擬惟允復署地官
事益有聲永樂乙酉遷大理寺卿持法平恕民無告
冤者丙戌交阯黎賊搆逆朝廷興師問罪且命公視
賊蹤迹調土兵三萬以佐總戎者未幾黎賊就俘交
阯遂平既還朝命掌春官事論功定賞人無間言繼
署冬官名聲尤振歲己丑交阯餘寇作亂仍命英國
公張輔率師往討之公實與參贊機務遂擒其兇渠
簡定而還時北寇猖獗車駕親征公承命偕英國公
訓練士卒于塞外辛卯復往鎮交阯以克綏輯其民
先教化而後刑法夷人安之蠻俗爲之丕變而竄陬
吝之間絃誦之聲相聞乙未還京師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丁酉仍與豐城侯
李公彬同鎮交阯兼掌二司事
仁宗皇帝即位敕領交阯布政司按察司兩司仍叅掌
事賜誥命追封二代祖考皆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兵
部尚書祖妣妣贈夫人母封太夫人故妻揚氏贈夫人
今上皇帝宣德改元之初蠻寇黎利勢益張成山侯王
通率師討叛公仍與參賛是歲冬十一月八日出師
討賊公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主師
欲渡河而陣公反覆諭以利害且陳方略主師弗聽
翊旦五鼓麾兵以渡公弗能止次寧橋賊自巳至未
力戰公遂自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劍甚
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扶掖公欲還營中且曰
主師且退公何自苦如此公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
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忍恥者乎衆
皆潰散公奮勇揮戈前進手殺數人知力不能支大
罵自刎而死賊相視駭歎公自筮仕即居内庭恂恂

謙謹清儉寡慾忠信孝友出於天性動止語默皆有
禮度獎善嫉惡尤惡諂諛親仁好賢歆尚正直於人
無所毀譽而遇之必以誠性樂恬澹不事修飾平生
不畜媵妾所至惟家僮二人以給使令晚年不喜飲
酒閒居沉默寡言終日危坐人莫窺其底蘊有言兵
者則曰兵凶器也古人尚德化必不得已然後用之
博涉書史論至古將相忠義之事必正顏定色英氣
横發聲節稱嘆若己有之雖有邊徼經營軍旅之務
稍暇即讀書自娛手未嘗釋卷也其爲詩文敏捷往
往皆有思致公卒之明年王師棄城而歸交阯遂爲
賊所據夷人思公之遺德語及輒爲之流涕嗚咽久
之公卒之日享年五十有七配楊氏贈夫人子男二

人長即樞次曰機女二孫男二曰勳曰杰銘曰烈烈
陳公秉時奮庸薦剡刻驗一鶚横空亦既登朝濟膺
寵擢優游清班以典封駁執喪居廬制未克終承
詔復起卷跡顯融授官郎署銓衡是職纔貳天官厥
聲籍籍黎晃叛逆命將往征公贊戎機厥功以成犍
荒底寧爰立郡縣公在藩方夷俗丕變既還京師
上嘉乃績乃授司馬屢加寵錫承命戟行餘孽披猖負
其險固出沒跳梁主帥恣驕而不待重輕敵以戕公
言弗用寇勢益張公弗顧身力戰以斃捐軀成仁公
之忠誠以死狥國義氣英風有聲赫赫褒典荐加恩
命尤隆高爵美謚用表厥忠既卹其家復官其子公
其不朽有光信史三橋之原窀穸允藏銘以昭之萬

世流芳

兵部尚書許公神道碑銘序　楊文敏公榮

汴之許州即古之潁川郡其士風端慤尚志節由是
出者莫不著名於世若今之大司馬許公其一焉公
諱廓字文超姓許氏世居許之襄城曾大父居敬
父守誠父忠信皆隱德弗仕母王氏公生而岐嶷穎
性惇厚髫齔之年即知務學其父遣入邑庠受經遂
領洪武己卯河南鄉薦明年試禮部弗偶入太學永
樂丙戌擢錦衣衛經歷未幾超授工科給事中復陞
鴻臚寺左丞皆能舉其職歲壬辰拜工部右侍郎時
職務叢脞公悉心殫慮以佐其長凡可惠工而利國
者皆奏行之事多就緒輿論歸焉甲午

太宗皇帝親率將士往征北虜命公督運糧餉隨軍往
返六閱月而士馬給足人無暴掠乙未將營建北京
命公提督神木廠事工繁而役重公益持謹慎始終
弗渝己亥以交阯人戶田賦未有定規命公往理之
公至察人心事宜與總戎豐城侯李彬掌交阯布政
司事尚書黃福等議其可否遂還朝條奏其利害數
事
上皆嘉納之
仁宗皇帝即位念公勤勞中外政績有稱遷工部左侍
郎授正議大夫資治尹賜誥命推恩贈其父祖皆如
公官祖妣閻氏母王氏皆爲淑人
皇上嗣位知公惇實可任益隆眷待宣德庚戌秋

民飢流離者衆
上以公大臣素爲鄉邦所重命往撫輯之至則旌廉黜
貪勸善懲惡揭示有司弗得復有科擾禁豪右毋索
取私錢凡夫匠雜役及諸采辦與積逋稅糧諸物悉
奏免焉於是民皆趨走復業戴公若父母還朝
上慰勞甚至辛亥春正月降勑獎諭陞公爲行在兵部
尚書復賜誥命授資善大夫幷加贈其祖若父皆尚
書祖妣及母皆夫人公荷國厚恩方夙夜經慮以圖
報而遽以疾聞
皇上賜藥命醫視疾竟不能起實宣德壬子六月十二
日距公生洪武丁巳三月辛巳得年五十有六訃聞
上深悼惜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墳塋給舟車歸其喪公
卿大夫皆走哭弔致奠其祭焉配王氏封夫人子男四
長麟獻次繼廣繼文繼武卜以　年　月　日葬公
于其鄉首山之陽其宗姪國子生呂璋其匆子奉監
察御史羅亨信所狀事行詣予請銘予昔與公有同
官之好弗可辭惟公姿貌豐偉襟度夷曠具寬厚之
德有通敏之才歷事
三聖眷沐寵恩詳愼縝密不驕不矜凡受任靡不竭盡心
力是以官無廢事民庶樂康蓋卓然有大臣之風是以
樹碑墓道以垂不朽予旣爲次序之而復系以詩曰猗
歟許公中土之英夙克務學遭世太平發迹戎幕尋
陟機要復陞鴻臚益臻榮躋貳卿之任佐理式勤益
國利民譽日以振督運糧餉從征戎虜將士給足獻

贊載路于彼南交版賦未清具陳可否深協　聖情
仁皇嗣位益隆眷顧錫命推恩允照宗祖
聖皇繼統篤任弗渝命撫河南民用昭蘇遂進司馬貳
書參綸機務孔繁宣勞深倚注惟公砥礪理國如家經
慮多方茂著才華尚未耄期遽爾遐棄
帝用嗟悼賜葬及祭恩命載臨哀榮始終勒石墓道垂
耀無窮

詹事府少詹事曾公墓碑銘　楊文貞公士奇

天之生才其難也然高明強毅弘博奇偉智能勇略
之士世未嘗乏用惟文章者不易得夫探造化之閫
徹帝王之法通古今之賾涔溜融會而後出之上焉
者發揮性道修正人紀此聖賢之事不可幾及次焉
者推明義理紀述功德作爲風雅以鳴國家之盛司
馬遷相如揚雄班固韓柳歐蘇作者之事然亦代不
數人焉信乎其難也國家自洪武以來有文之士其
可以詞遷國者蓋有之矣
太宗皇帝御天下慨然欲作新人才興起斯文而龍飛
第一科進士中簡明秀通敏者二十八人就文淵閣
盡出中秘書俾進所業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內帑鈔
爲膏火費盡期之於古人曾君子啓其首也君名棨
時以第一人授翰林脩撰授承務郎遂晝夜淬礪文
與學俱進
上時召試子啓迅筆千百言立就不費思索而理致文
采皆到其苦心思索者有不能及

上屢舉吾書隱僻事以驗所學輒不悉對以是深見獎
重送名聞天下明年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五年陞
侍講授承直郎七年扈從巡北京數侍燕間應制賦
詩並荷褒嘉後有薦文士於
上者必問得如曾棨否李之考其能未有庶幾及者
陞承德郎預修
太祖皇帝實錄十一年復扈從巡北京十二年考北京
鄉試十三年廷試充讀卷官實錄成賜鈔襲衣文綺
十六年考禮部會試陞侍讀學士授奉訓大夫脩天
下郡志爲副總裁二十二年考禮部會試
仁宗皇帝嗣位陞左春坊大學士仍兼翰林侍讀學士
日以經史進講文華殿從
皇上之南京還預脩
太宗仁宗實錄宣德二年考禮部會試五年充廷試讀
卷官兩朝實錄成賜金織襲衣銀幣進詹事府少詹
事仍兼侍讀學士賜金帶子啓爲文章如源泉混厚
沛然奔放一瀉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奮發組繡
爛然可玩可悅賦詠之體必律唐人興之所至筆不
停揮狀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足已嘗有餘四方
求者無間貴賤日集庭下靡不酬應一時文人所作
碑碣記序表贊傳銘詩賦流布遠邇蓋未有如子啓
之富者工書法草書雄放有晉人風致自解大紳胡
光大後獨步當世儀貌魁偉襟度坦夷而神情灑落
善譚論簡而有味良辰清景揮觴而遊未嘗以事廢

其天性孝友慈厚喜獎拔士類交際有始終之義急
人之急無論識與不識平生以及物爲心使之臨民
必有所濟惜其仕三十年恒以文學在侍近所及者
未廣也素有痰疾一日侍朝遂引退
上遣見之勅免當朝宣德六年冬疾大作命太醫視療
明年正月二十一日卒訃聞
上爲悼惜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遣侍郎章敞賜祭
命有司營塋給舟還其喪朝臣自公侯尚書以下皆
臨奠春秋六十有一嗚呼人才之難成也一代之文
人如子啓何可多得而今已矣蓋悼惜之無間言云
曾氏世家吉之永豐其高祖晞顏宋兵部侍郎江西
湖廣南安撫使元贈武城伯妣蕭氏曾祖選申元應
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曾其兄翰
林直學士德裕皆有盛名于時妣胡氏祖如瑩集賢
院司直妣周氏考叔本洪熙初以子啓貴贈奉議大
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而贈其妣張氏
宜人其配鍾氏封宜人子男三秬積秤公之易簀也
以身後事屬建安楊公及余楊公既爲著墓銘余爲
書其墓石而係以詩曰鄫出有夏少康裔曲烈啓封
國爲氏去邑爲曾適魯仕鄒國聖學述傳義親承素
王道統系後十餘葉新芬際宋以闔宗徙南遷宅盱
與吉心泮四章連韓聯如擲比歐陽之鄉吉之委宗
元運綿起椽位天啓文運赫昭嗣公奮而興爲隆世
天經煌煌表人瑞彩纓垂組侍從陛操觚含毫應

帝制岷江浩洋萬里翳春空澄明雲錦麗重瞳回矚
天容霽紀功述德封金匱摭執禕衛品文藝宏章大什
輝海内朝陽和鳴鳳翽翽儒林翹翹拔其萃矜惻焚
溺懷惠濟惟仁攸存未弘施沒寔憾兮此費志

尚書文襄周公言行錄 忱 楊尚寶泰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進士歷任永樂宣德間官
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謚文襄

太宗簡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學公自陳
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眞有志者命增爲二十九人改翰林庶吉
士旦暮大官供膳月給膏燭之費公感激自奮于學
與修永樂大典歲壬辰授刑部主事公爲人既精敏
而又盡心簡牘有所推讞無不由當 蕭鎡撰墓誌

公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隷初蘇州稅糧負欠七
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
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公乃使大小
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往大入小出公
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
印給與糧長收糴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
十餘萬石公同知府況鍾奏減八十餘萬石舊例不
許圖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
各縣於水次置圓驪囤聚一處糧長一人總之名曰
總收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圖每圖設糧頭圖戶各
一名管收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
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假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
等倉遞運正米一石支與三石臨淸淮安南京等倉
以次定支置立綱運文簿聽其博詭等項費用塡註
回銷支撥訖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令加
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有附
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逾年撥運剩米運
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
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閱納
口糧秋成不還其賑濟農民每歲插蒔之際於中下
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成隨糧還官若遇
凶歲則再賑之不還者不復給往時裏河運糧軍民
相半軍則官爲打造淺船民則自行顧船裝運逕年
往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軍民令於
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
還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
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赴南京衛所運糧
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鎭等府縣交兌加與
過江船鈔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非凶年米
貴兌與加六五非觀輿蓋廬席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
或遭風公又令州縣支雜餘米盖倉二十餘廒於瓜
州江畔遇到船糧擬入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
顧人看守 卞擇部錄

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
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餘

六七所費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
收白銀三分一千束止用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
被買納人皆稱便
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支當米
賤時一兩可買票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支金
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
官俸糧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
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解領布到官卒因紗麤不堪
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布疋斤重紗麤其價反
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闊如式
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各處走遞馬匹及鋪陳等件死損多被馬頭科逼民
財買補歲無虛日公創法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
隨糧帶納另廒收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直給
米備用馬頭科斂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公奉詔巡視乃奏
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赴
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行各縣下年預
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上分
納即照時價給還粮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鹽
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
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造盔甲腰刀撒袋以數
百萬計其盔俱要水磨明亮公取餘米依數成造且
鑄水磨明盔非經歲月不可辦令發錫以副急用處

事周而敏多類此
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
蘇松一帶稅糧有五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
繼終未能完遂舉忱爲侍郎往任之忱爲人謙恭言
若不出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岸爲之虛心訪問無
博無論不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羨餘之積日見充
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虞歲輸京師之米甲於諸
者朝廷旌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官
其地者無虛日人人得其所欲釋之建造者必往求
之所獲必過望 並古穰雜錄
上任既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爲人謙恭不立崖岸言若
不出口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賦未
嘗稽欠且有羨餘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從事撥
餘米以備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盡
出於所積餘米以備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
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盡民賦歲一石五斗之外
翛然不見他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
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修葺濟治一切取諸
餘米人爭爲立生祠歿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
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歸之官於是徵需雜
然逋負自若人亦思公焉
長史金定送公還東吳詩云公當永樂初讀書文淵
閣閣下四庫書我實司管鑰緒閱窮古今宿嘗攻製
上作氣若饑鷹鑿志欲吞頑獷駿如汗血駒千里思一

躍時雨沐春龍𪏆胥浮霜鍔拜官屬司寇利器遇盤
錯無情不得盡焉用施敲朴中年樂散地娛嬉事拱
槊巧匠高縮手無地施善斷天生有用才豈俾久宋
寞忽如鴻快風萬里翔寥廓東吳財賦邇國用之所
託料量出心計調度歸掌握守令受成奔里胥奉條
約富家絕無併農田遂耕穫官備足賑貸私負釋縲
紲雖遭大侵歲不致塡溝壑小民相與言輒以手加
額自從相公來濟利誠溥博既無鋤賠苦逋有邮田
樂相公朝天去還期在冬朔屢指舊歸程扶攜候江
郭東南數十郡到處省民瘼渴如甘雨零明似福星
灼丈夫得如此豈負平生學 覺非集
學博而邃禮知而恭茂著才猷爰作司空撫綏南服
國計以豐民無捄菜歲不知凶傳大成裕沛乎有容
沒而尸祝人仰休風二十八宿孰能右公宜 韻語贊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二十二

刑部尚書魏公神道碑銘 王文端公直

正統九年閏七月廿七日刑部尚書魏公以疾終于
家事聞
上爲之嗟悼遣官賜祭命有司治葬事在朝士大夫亦
莫不惋惜致賻奠先是公有足疾詔俾免朝參
久之未能愈公嘆曰食君祿而不一造朝心豈能自
安八年二月拜疏乞致仕
上憐而許之降勅慰且賜鈔三千貫歸一年而終年六
十三公諱源字文淵幼而岐嶷喜讀書習於禮節十
三能屬文嘗作桂花詩爲時輩所嘆賞選爲學官弟
子永樂乙酉以書經領鄉薦明年取進士拜監察御
史所至舉其職松江知府黃子威被誣不能白公爲
辨其枉浙東傍海民困於魚課爲奏減之西安大疫
民間比屋不能興督有司具醫藥往療全活者甚多
涼州有寇將大爲民患公廉得之亟請兵殄除民得
免害父母相繼卒皆奪喪起任職爲御史九年陞浙
江按察副使未幾召還署刑部右侍郎會河南旱飢
民轉徙乃命公爲河南左布政使至則發倉廩以賑
民奏免逋賦省繇役及諸不急之務一以安民爲事
民稍稍來歸而雨亦大至是歲有年召爲刑部左侍
郎食從二品祿或言四川邊務多弛廢命公往理之
明罰勅法衆務脩舉還朝拜刑部尚書獄無滯囚凡
公所決斷者人人自以爲不冤時

上注意邊事又命往西邊督察諸將謹防邊以便宜從
事遣都指揮李謙守獨石楊洪副之劾奏指揮杜衡
等慢令當死諸將始嚴憚不敢肆自天城抵朔州視
要險地宜守者凡八分命諸將守之請增修開平龍
門城使高大皆甃以甓度可守又自獨石抵宣府增
致墩堠發開平龍門兵併力為之屯軍免其租一年
凡諸大城堡請給神銃火藥嚴為備
上皆從之尋遣敕嘉勞焉時諸軍有男壯者依託權豪
以避役公悉搜括歸伍中權豪側目一弗顧既而病
足不能朝遂以此致仕大夫君子皆惜其去而亦莫
不以為榮公忠厚坦亮孝於親友於兄弟睦於宗族
而信於朋友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其襟度夷曠洞見
肺腑事有可疑者得公處之衆無不愜意凡公所涖
人至今譽嘆不能忘魏氏先居南昌之奉新後乃徙
居建昌故今為建昌望族曾祖文卿祖庭郁父伯泰
皆有德義而不仕及公貴祖考皆贈資善大夫刑部
尚書妣皆贈夫人公娶盧氏四子鑑鐸鉞銓側室石
氏生一子曰銘孫男十二瑛瑞瑋瓘環珮珂珪珏琰
珉玭公以　年　月　日葬于邑之甘泉鄉　之原
鑑來京師謁予告曰先人不幸棄諸孤朝廷寵終之
禮厚矣惟墓道石宜有文以示久遠非先生誰能為
敘以請予最知公不可辭乃為序述其事而系以銘
侃侃魏公有美在中乘時而升事我
太宗始為御史職是憲紀吳副外臺表表命偉方伯之
孚遐邇實全遂陞秋官人用不寃
皇撫萬邦威制夷狄公行邊師武臣竭力雄雄邊墻陞
陞軍督萬里塞垣纖塵不驚公既勞兵簡在
天子以疾而休是謂知止邦家之光閭里之榮溘然上
征為風為雲甘泉之山神道有石揭德垂華以示亡
極

兵部尚書柴公墓誌銘車　　同前

公諱車字叔輿姓柴氏世家錢塘靈芝鄉之義路曾
大父諱茂有隱德大父允明父理皆以公貴贈嘉議
大夫兵部右侍郎母嚴氏贈淑人公自少聰敏喜學
遊郡庠從徐大章先生受春秋學成領鄉薦遂入太
學諸生多推讓之永樂甲申擢為兵部武選主事即
以勤慎得名未幾陞員外郎己丑
太宗皇帝北征公與方尚書從行凡軍務脩辦於公公
隨機應變無留事凡官屬從公者又能庇佑之衆皆
樂從及還陞江西參議時營造事嚴公入閩中取大
材丁夫之貧病者公處之有方故能集事而民不告
勞初經廣信太守與公有舊餽金一盤公疑其重發
視之皆白金笑曰此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者
拒不納至閩縣有婦人抱嬰兒哭訴曰夫亡田產見
奪於豪擴公察其實移文所司斷還之歲餘入為職
方郎中職方事最繁公治之有餘力會議言當有變
詔沿江諸郡擇賢守以公知岳州公鎮以靜民安之
岳州有江湖之險官船來往當役民上下挽送多或

至千百人暮夜促召不能集公私病之公計主客戶
有丁幾何約三丁役一丁五十人領以總甲署其名
小牌百人領以百長署之大牌視所役多寡用之牌
下皆來集無後者民得番休皆便之公事之暇則至
學宮與諸生講學或行田間視耕穫賞勤而戒惰居
三歲郡大治復召為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俾任事
宣德庚戌陞兵部右侍郎公素有才望人樸其進命
下皆為喜轉左侍郎時殘虜假息塞下西鄙戒嚴朝
廷命將往經略之以公重臣俾參贊軍務凡發卒蒐
騎積粮餉為戰守備皆有條法
上嘉之賜織金綺衣一襲先是虜入鎮番副總兵劉廣
自涼州出兵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遁涼州廣閉門不
敢出虜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徼賞公劾其
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悉請必寘之法詔械送
廣父子至京師又劾奏寧夏等守將失律亦召還
上益以公公廉詳慎為國盡忠賜白金三十兩文綺三
匹有副公前後章數十上皆剴切入或以後患怵公
公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由是同事者或不悅其所
為公亦惡其樂燕樂怠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
凡燕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
雖勑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無豪髮私岷州
土官都指揮僉事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公奏罷
所陞官能復以為請
上宥之公反覆論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

覈皆請罷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
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倘以后能土人宜寬假則以
他名賜之爵人莫敢援例若詐冒而陞臣實以為不
可詔嘉公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綺帛各四匹特
命食從二品祿秩滿陞尚書仍理軍務既而事平西
師亦解殷庚申召還賜以羊酒命視事且侍經筵聽
講其年八月告歸省墳墓
上可之然尚欲詳以邊事命公速來賜鈔五千貫遣焉
辛酉三月公還朝已感疾命太醫日往視子善樂其
速愈而公疾益甚數驚悸起曰誤事誤事命速治行
蓋心不忘忠而忘其身之病也
上聞之而憫焉俾還鄉治疾未行疾大作竟不起六月
二十五日也享年六十七娶王氏封淑人子男三拱
抃拭孫男一訃聞
上為之惻然遣禮部尚書胡公濙往祭之命兵部給舟
楫還其喪工部治喪事抃乃以翰林侍讀學士苗先
生所為狀謁予銘竊常念之朝廷之於西事蓋慎重
矣常宿勁兵任良將又輟近臣往臨之欲以安內攘
外然其忠於上仁於下不為利回不為勢屈者蓋無
幾是以安攘之效不立迨
天子赫然更命將帥而公等夙夜圖議振頹綱去弊事
明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始知有法思奮其材武以從
征伐立功名於是殘虜影滅跡絕而
天威震動於萬里之外矣今邊鄙晏安烽火不作雖坤

謀膂筭使然而公等之功亦豈細也哉宜
聖天子悼念之篤而恩禮之周公之大節如此若其交
友敬臨財廉奉己有度待人有恩不附勢以干利其
美蓋不可勝書姑序次其大者而為銘使後世有考
焉其葬以　年　月　日其墓在　之原銘曰允
毅柴公學以植躬遭時而升遂躋顯融三十餘年出
入中外克一其心以奭
帝載帝曰西顧予欲汝為矜此邊氓汝往視師維公竭
竭羣志爰發乃暢
皇威幽遠畢達遐陬不驚公與其功何以致之際公之
忠天不慭遺國有典禮寵榮式多哀念無已松柏丸
丸有窮其阡刻銘毋休何千百年

右僉都御史凌君墓表　　同前

宣德九年八月十五日中順大夫行在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凌君晏如以疾卒于官年五十三朝廷為遣
舟歸其喪于湖州歸安縣將葬于所居琅琊鄉　山
之原其幼子啓既請右都御史熊公銘其墓矣復來
請予文表諸墓上曰啓之兄敬以養祖父不克來京
師令歸有期亦不能俟其來也故啓敢以請凌君嘗
入翰林與予接又同朝久且相知義不可辭君諱晏
然字晏如自少力問學尤工書其楷書學晉小篆則
師秦相早有名鄉邑
太宗皇帝銳意文藝必欲追配古人君優游館閣益
勵務欲稱　上意
仁宗皇帝在東宮雅知之常令繕書以進令藏于秘府
永樂十五年擢拜吏科給事中以恭慎舉其職日侍
上左右有所顧問敷奏詳明同輩皆推服焉
仁宗皇帝即位陞吏科都給事中益以懋不懈人未嘗
見其有過舉今
天子即位三年大正庶官以脩百度以君為右僉都御
史蓋是時持憲者多以賄聞由是用君其間君感
上知遇確然自守不為衆所惑思欲稍鋤其弊事不可
即懲懲為其長言之多見聽從然猶膠轕牢密君未
及有所振舉而以內艱去蓋在任不二年君去而其
長及凡附託者皆得罪矣服闋仍為右僉都御史安
部以武職貼黃久不清請會官清理如故事
上以命君君與翰林侍讀苗君衷皆從事於此同力一
心罔有滲失有類鎮撫既卒子孫當一人繼乃復以
一人冒官三十餘年無覺者君閱其寔乃奏罷一人
又着令凡武官有蹟難功而無子者不忍遽絕其祿
仍以壻或義兒一人繼不再及也有張指揮者既以
義兒者繼矣又欲冒及其子因有所諂發託綠帥以
疾辭以子代亦十餘年矣君亦奏請罷之其臨事用
心不苟皆此類而不能久於世豈非可惜哉曾祖□
祖德皆不仕父彥能歷官至應天府通判坐累罷居
均州
仁宗亦知其為人因君為都給事中即令冠帶造朝以
都給事中致仕歸湖州今加封右僉都御史君勿要

周氏卒有一子曰敬再娶唐氏四子曰啓肇敦敵於
子自古聰明才俊之士遭時奮身皆有志於功名以
顯當時傳後世然而不至於大有建立而卒如君何
限蓋莫非命也使君得永年其所立豈小哉今雖不
幸而其居官行事之善不可以泯也故表諸其墓

副都御史賈君墓碑 銘　楊文敏公榮

天眷我
皇明挺生俊乂列于庶位以理政務至于内佐風紀振
憲綱而外播恩威除姦宄植善良者若正議大夫資
治尹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君亦其人焉君諱
諒字子信其先兗之武城人洪武初徙家嶧山之陽
祖志剛父旺俱不仕以君貴悉贈嘉議大夫都察院
都御史祖母顔氏母魏氏俱贈淑人君自幼卓犖穎
拔異羣兒由邑庠生應永樂辛卯鄉舉升大學
太宗皇帝時選侍皇太孫説書講論詳明深沐眷特歲
甲午擢刑科給事中
宣宗即位陞今職委任既重君愈敬慎凡所施爲務傅
大體不事末節夙夜匪懈稱厥職遂得推恩贈祖父
母父母以及其室焉初君在刑科也克體朝廷欽恤
之意獄有寃抑即以爲言或至再三必得請乃已人
或言其執奏太過君曰近侍以言爲職苟知而不言
其如人之寃抑何江淮間賊徒操舟劫殺番使君受
命往捕既至以計悉擒之按行鈔法于京都人不之
駁鈔以流通密察百職發姦擿伏人不敢犯其居内
臺也詳讞重囚務求其生必底無可生之理而後已
江右豪民肆毒君往按之得實悉寘于法良善獲安
川蜀姦盜作梗惟捕其首惡餘黨解散及奉命督山
東等處陶冶奏減工程蠲免虚數民力以紓今
皇帝即位首命往鎮湖湘撫緝有方陟黜惟允巡視淮
濟賑活飢民十餘萬脩築固安隄河道疏通人不知
勞適因徐州強賊反獄潛處芒碭間肆爲民患復奉
命捕治還至荏平遘疾正統己未正月十又四日卒
于德州訃聞
聖上嗟悼遣官諭祭命有司爲治葬事君生洪武壬戌
六月十日得年五十有八配石氏側室鄒氏蔣氏子
男三俊傑偉女四俊卜以卒之歲　月　日奉君柩
葬于城東馬青社先塋之次先期奉翰林編修許道
中所述行狀泣丐予銘其墓予於君有同朝之雅歷
官行已亦所聞知狀復稱君篤於事親始終盡禮兄
子儀早孤撫育無異已子茲又仁德推于家者也若
君者可以爲不銘銘曰惟天生賢以時登庸輸忠服
勤代理天工猗歟賈君遭逢
盛世擢官黄門克稱
于位天憲有佐特然超遷身自筮仕迄今有年惟忠
惟勤終焉如始爲國爲民匪私于已風猷茂著
列聖受知中朝外服續用咸熙命雖不永所存者久勤
銘有碑庶傳不朽

章尚文傳 敞　楊文定公溥

尚文名敞世居會稽高祖　斌宋景定中鄉舉第一祖

君采父可道世有善聞尚文穎敏有智略初補郡庠
弟子員日以讀書攻文辭爲事服食之需不計其有
無永樂癸未以詩經魁鄉試明年第進士入翰林爲
庶吉士同狀元曾棨而下二十八人讀學文淵閣預
脩永樂大典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尚文究心理斷訖
無冤滯久之復入翰林纂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成受重賚時山西有盜掠人財詔有司亟捕之逮至
數百人尚文適當其事上官督之甚急尚文曰救人
重事豈宜率易備鞫之皆有辭一人辭色獨異尚文
收其辭色異者餘悉疏之俾明日復來明日亦如之
衆皆如約鞫其爲盜者果一人衆始爲尚文危終乃
深服之有何千戶者商數輩莫宿其家被劫商疑何
何訴之官恐不能自明乃縊死事聞詔巡捕者三日
弗獲抵死既三日不獲則拘隣何者二十餘家别鞫
辭證其爲盜尚文詰之曰商遠來而楮幣約皆新何
也捕盜者不能隱遂首伏二十餘家皆得釋未幾陞
本部員外郎受奉訓大夫復陞本部郎中丁外艱歸
起復行在吏部考功郎中洪熙改元賜誥命授奉議
大夫推恩父母丁母夫人憂服除調驗封郎中尋陞
行在禮部右侍郎進階嘉議大夫加封父母及祖父
母如制奉詔往安南命酋首黎利權署國事尚文宣
威德讋服利郊迎拜使者堂下利令所親給事左右
數進甘言誘以聲色尚文正色遏絕之及還賂以金
珠異物多方致之尚文堅却不受及利死朝廷以其

子麟權署國事復命尚文往諭之闕吏曰此天使前
却金者再來矣比還麟所贐皆却之不敢更進平陽
王復封晉而恭王昔所有田土及護衛官軍房舍有
司莫能處分王以爲言詔遣尚文往理之至則盡其
田土悉歸王府房舍驗所有軍士給之餘悉以居民
王樂從之復還左侍郎與尚書胡公協謀國家典禮
前後損益不同吏無所據或緣奸乃取國初以來所
行條格輯記之於是司屬遂有所持循太醫院醫士
良舉鄉人爲醫以復私怨時爲楨驛奏革之僧道請
度牒者歲以千計奸僞日滋請遵洪武中例循舊額
二歲一給其有舉任僧道官者不許越州郡由是奸
僞者漸息會同館四夷朝貢者日給廪餼往爲監臨
侵尅乃嚴爲關防以副懷柔之意尚文爲人尚誼氣
明卿朋友曲盡其道不以患難死生爲輕重平居簡
靜遇朋友談笑戲謔襟度豁如然絕口不道政事及
臨事井然有條爲文簡潔所著有眢庵稿藏于家壽
六十二其子瑾正統丙辰進士克世其家云論曰士
君子抱負才氣修志山林無聞於世者何限哉尚文
際明時爲顯官處煩安常克諸所事蔚然有聲稱書
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有以哉

右春坊右諭德黎君墓碑銘　　楊文貞公士奇

右春坊右諭德黎君以正統二年十一月謁告歸清
江得疾卒于家其孤統以翰林侍讀習嘉言所狀來
行求書墓碑余聞而哀之曰嗚呼黎君之擢第也嗚

良進士入風憲爲良御史於長民爲良郡守於近侍
爲良浦臣奈何遽止於斯乎黎之先見余所作其考
墓表其曾大考允誠大考性玢考宗瑞妣鄒氏以君
貴考贈右春坊右諭德妣贈宜人君兄弟三人其季
即君諱恬字潛輝天資清淑生六七歲知慕學問冣
從明師得其旨歸而自進其功永樂壬辰擢馬鐸榜
第二甲進士無幾丁內艱去服闋除陝西道監察御
史以正直揚風裁歲辛丑朝廷以災異求言群御史
同上奏實君具草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
之心剴切激厲無顧避
上曰御史言是任事者不能堪後薦御史之才可用於
上皆陞知州而處之遠方君得交阯南靈州尤僻遠君
怡然曰聖人不鄙九夷我何人哉既至教愛其民如
子民皆父母師事之政化既行會黎利反其衆日盛
總師王通孱弱不能制爲吏所脅遂矯制勒三司郡
縣官吏悉解職守隨通北歸君時在行既歸通及協
獄者皆坐法朝廷以事不出於衆悉置不問宣德七
年士奇率同官言黎恬文學操行可任近侍遂命爲
右春坊右諭德授奉直大夫時春坊事簡奉旨入翰
林與纂述考最賜誥追贈其考妣預脩
宣廟實錄閱充經筵官奉命考禮部會試者二用心公
正時多得人遂謁告歸展先墓賜道里費給驛舟既
展墓樹碑墓側退而洽其親戚鄉里懽甚將行得疾
醫藥久弗效以正統三年正月廿二日卒享年五十

有一君篤孝友之行而磊落有大志恥循循流俗事
學博而工論議沛然爲文章波瀾浩麗而根於理存
心公平於論人之邪正事之枉直靡不服之盡心公
務未嘗苟且非其□弗與處容色溫白如玉儀度恭
肅人不可犯而雅度洸洋良朋勝友卒然邂逅詩酒
倡和醞酢率極懽而罷其藏脩之齋名熙熙所著有
詩文集若干卷其娶先效氏贈宜人繼王氏封宜人
子男四統繹須生顯生孫男□昇生晃生其塋以卒
之歲某月日葬某原與故官□□塋焉黎君余考禮
部會試時所取士又以同鄉故相知深而相與久其
仲兄愷兄子經皆有文學於余往還余嘗謂清江自
劉氏公是公非而後有一家三人聯璧輝映者今再
見於黎氏居無何愷卒經又卒黎君每向余道其兄
與姪未嘗不泣下余亦爲之感歎豈意又於今哀悼
黎君也銘曰清江之黎代襲詩禮綠金三洲從版城
里自其高曾潛德弗揚迨其大考武弁奮庸卓卓潛
輝篤志問學升自賢科秋空鵰鶚鐵冠白筆凡百在
廷用振憲紀用張國經綱邪指佞動植有知昔之所
學今惟行之既斥遐僻俾治夷類不賤鄙之躬勤撫
字夷亦有心曰我仁侯父之母之而肯以尤既陞桂
芳所職輔導詞苑經帷在
帝左右方將顯庸爲殞遽亡松柏中仆不至柱梁嗚呼
潛輝其藏我銘後有考徵厥其猶生
春坊諭德黎君墓志銘 誌　　楊文敏公榮

宣德二年五月辛亥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讀林君卒于官交游之士莫不爲之傷悼臨終之夕其孤雲瀚涕自南京奔喪一見不及有所言而絶良可哀也將奉柩歸葬于鄉某山之原乃葡匐涕泣以款於脩譔王君鈺所述行狀來乞銘予與君同鄉又同官而素相好弗可以辭按狀君諱誌字尚默晉黃門侍郎穎之後穎從晉元帝渡江居建康其子祿由散騎常侍出爲閩之晉安太守子孫因家焉其後有仕爲宋御醫院使諱古松者君之五世祖也曾祖諱清祖諱顥父諱興皆隱德弗耀母游氏宋監察御史廣平公之後嘗夜夢異僧寶誌入室而生君因以名焉幼穎悟其母嘗口授經傳即朗然成誦在

髫齔時已喜爲文辭從教授于王稱孟陽甚好學論因字之曰尚默甫弱冠選入郡庠益自勤勵於經史子集旁及天文地理星命醫卜之書無不研究而尤工舉業性至孝父早世事母益謹或有疾則憂形於色親調湯藥不敢輒離左右及母歿家雖貧薄而殯殮葬祭一於禮而不苟永樂辛卯鄉試壬辰會試皆第一殿試賜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脩考滿陞脩撰嘗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古今名臣奏議郡邑志書辨論精確勤於編述洵出儕輩甲辰秋九月陞侍讀尋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舊職階奉訓大夫給二俸嘗兩爲京闈考試官去取惟公士子敬服洪熙改元蒙恩賜誥得推恩追贈其父如君之職母爲宜人

每痛一親不逮祿食語及必悽愴終日蓋君治家儉而有禮待宗黨極厚族弟喜幼孤無依養於其姓取婦撫育迄于成立勸子姪讀書言不輟口聞有領薦者輒家慰勉與鄉人周旋款洽不事矯飾鄉人亦多敬愛之事其師孟陽必謹孟陽後爲翰林檢討以事沒于京爲之經畫家事以及其妻子于閩處條支必誠以信於人無所毀譽在朝十有五年入則恭勤趨事惕然警勵雖隆冬盛暑不自知其爲勞退則靜坐一室優游跌散辭吟自適淡然若與世事不相干者家居時郡庠後進多從之游若今湖廣參政黃澤浙江按察僉事林碩輩皆親及門受業時多推其學問有源委以爲吾閩之傑然者自號蔀齋又號見一居士

所著詩文碻健簡古多爲人所傳誦預脩二聖實錄有勞撰告成錫省丘墓展孝黃之禮而乃以是春疾作自知必不起遂請于朝得告而疾日加劇弟奄奄一息以待其子之至而卒其生洪武戊午八月四日至是享年五十配陳氏有淑德封宜人子男二人長曰雲瀚次雲凝女三人嗚呼幼學壯行君子之志也惟君荷聖朝教育之恩學既有成官無顯秩可謂榮且盛矣亦可謂得行其所志矣烏可以無銘其辭曰林氏之先脈閩以崇學自建康始居閩中歷世相傳其積彌厚發之於君獨禀其秀孝友篤至信誼卓然學有源委思如湧泉爰擢魏科超出流輩拜官翰林詞益磅礴編摩纂述克愼克勤侍讀講筵忠賢

是陳輔導春宮多所裨益究藝京闈公論翕然不孟
以矜志節允堅無毀無譽罔不推賢善積厥躬惟君
之德學派諸人惟君之擇閩山峩峩閩水汪汪鐫石
于斯百世不忘

吏部尚書黃公神道碑宗載　王文端公

宣德十年
今天子嗣大寶位臨萬邦顧南京根本重地建置百司
而吏部為之首宜得謹厚大臣往涖之九月以命吏
部左侍郎黃公宗載陞辭之日詔進公尚書以行士
大夫知公者莫不舉喚以為宜在南京八年以老疾
求致仕
上初不許章四上乃許之歸豐城故第又幾年年七十
九以疾終訃聞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壙塋明年十
二月廿一日葬于其鄉梨樹岡之原葬已其子儒與
來謝恩闕下詣予拜且泣曰先考之葬朝廷寵終之
禮厚矣於今得樹碑神道而未有文敢以請予少於
公而尊交已久誼不可辭黃氏於豐城為大家公曾
祖仲軒有隱德祖以仁考子貞以公貴俱贈吏部侍
郎進尚書妣皆贈淑人進夫人妻余氏亦累封至夫
人公自幼喜學年十五已能為里塾師為郡庠弟子
從傑伯授春秋遂取進士為行人謹於自治奉使
四方未嘗受饋遺歷左右司副為司正以父憂去治
喪無違禮不飲酒食肉者三年服除領為職永樂癸
未以賢舉授湖廣按察司僉事時湖廣諸道惟銅鼓
五開最難治分巡刷卷者多憚行蓋天下巨姦宿猾
皆誘成其間善舞文弄法與事撓官府而陰把持其
短長往者欲稍按治即糾結如膠漆不可解欲一切

湲滤則見嗟無可奈何多避不肯往公至當刑卷即
殺然治行到武陵問風俗知其人苦於從軍女子惡
爲軍婦不果嫁男子則慮婦家往從戍而以傜賦累
已不果娶至年三四十猶獨處公召鄉老里正諭人
道大端俾轉相告語務嫁娶以時不踰月成婚姻者
三百餘家他縣聞風皆樂從俗爲之變乃榜諭銅鼓
五開諸叅豪數其罪惡且發其善端曰不改必寘之
法衆知公務以德化人皆相戒勿犯比至莫有干於
理者丙戌徵詣文淵閣脩永樂大典書成受賞而歸
戊子朝廷以海運粮餉赴北京下湖廣造海船四十
九命擇風憲官之賢且能者涖其事衆議以屬公而
工部所遣官務苛察生事將鬪子

上以街能公鎮之以靜清其蠹弊而落其撓牙得不擾
而成功己丑車駕將北征遣都指揮吳王徵兵湖廣
王纂貪失期
上謂按察司官不糾劾於是公與同僚皆坐累謫揚青
鄒公處之如平時遠一力受役而躬自執爨未嘗有
不豫暇則閱書史以吟咏自娛癸巳復起爲山東道
監察御史保保自持不肯少貶以狗俗乙未
上親策士於廷時鴻臚無卿丞張斌任事恃斌守功畢
狠戾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至爭論
上前不已公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
聖聽如此當伏法士論壯之丙申命巡按交阯交阯城
中諸軍營房覆以茅故多火公廉知軍民歲歲伐材

陶瓦備官用然皆資權豪命三司假官稽其數凡有
取者皆著于籍由是無敢私賣不半年營房皆易以
瓦覆火患遂息時工部尚書東萊黃公福掌交阯藩
憲二司才行過人而不事邊幅御史往者多庸常視
之至公獨恂恂恭謙而法亦不廢及歸行李蕭然無
交阯一物東萊嘗語人曰吾久居此所接御史多矣
唯宗載知大體已又丁母憂居家有旨奪情起貢
州道監察御史兼[illegible]遇事必究極是非不曲
隨苟止於禍福利害不計也故有陷刑辟而賴公道
以免甲辰
宣宗皇帝正位東宮[illegible]東宮僚職輔導擢詹事府丞未
幾陞行在吏部右侍郎[illegible]実公猶兼領吏部事

多倚公公協力一心進退人才必之公論不苟爲異
同故一時號得人洪熙元年賜誥命制詞有清潔平
恕恭謹厚重之褒是年遣祀夏禹及南鎮會稽山因
賜鈔八百錠俾歸拔黃于墓下其後嘗奉命往浙江
理軍政及伐宮殿大材於湖湘設施措置舉不失宜
故事集而民不告勞久之遂有南京之命蓋
上知其老而欲安之也南京雖無銓選之勞而勞於馭
吏蓋其人多邪巧才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往往冒法
以僥倖公正已率物無少回撓屹然如太山喬嶽不
可撼陰陽闔闢風雲雷雨以滋殖百物而細大不遺
其施博矣己未進階資政大夫詞曰寬和有執廉靜
自持又曰小心慎職始終不渝人以爲實録當是時

公卿大夫齒德之盛莫如公又致仕而歸猶康強無
恙士大夫出餞都門外瞻望咨嗟讚之疏傳不過也
公既孝於親尤篤於二兄仲氏宗早有孫承裔貧
苦不能自立公命其子文凱儒凱收養之文凱先卒
獨儒凱繼其家又公歸即為承裔治居室使仍守舊
業母族墜其施於鄉族細行之義尤多茲不載姑序
次其大者俾刻諸神道而系以銘銘曰在
太祖世經術取士公乃奮興以克有位於皇
太宗復舉用公揚于外臺以肅庶工出入中外有勞有
烈人望謂何邦家之傑遂丞詹事遂佐冢卿式展其
猷以宏厥聲天官之尊
天子所命疑于南京亦罔不正祗事

上以術能公鎮之以靜消其萌蘖而落其機牙得不擾
而成功己丑車駕將北征道都指揮吳玉徵兵湖廣
玉暴貪失期
上謂按察司官不糾劾於是公與同僚皆坐累謫揚青
驛公處之如平時逵一力受役而躬自執爨未嘗有
不豫暇則閱書史以吟咏自娛癸巳復起為山東道
監察御史保保自持不肯少貶以狥俗乙未
上親策士於廷時鴻臚無卿丞張斌任事恃城守功最
狠突多所中傷人頗憚之以不與讀卷至爭論
上前不已公奏斌不學無識不可以讀卷乃敢煩瀆
聖聽如此當伏法士論壯之丙申命巡按交阯交阯城
中諸軍營房覆以茅故多火公廉知軍民歲歲伐材

用恩贈祖考皆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妣楊
氏夫人妣郭氏封夫人公幼英悟避人甫成童聞父
講左氏春秋即知大旨忻然請授之由是書過目輙
記憶不忘父心異焉比長學大進有志尚一時同輩
不惟推讓其學至其器識自多以為不及永樂六年
戊子舉進士于鄉九年辛卯登進士高第擢監察御
史聽決精敏善老於吏事者即以能稱父錄邑校弟
子員陞國子監生六館多所宗仰方是時
太宗文皇帝駕幸北京
仁宗昭皇帝以太子監國事公侍朝立文華門下於大
衆中見其狀貌壯偉問侍臣誰何知者以公姓名對
且言父學行之美稱衆久之以是父子益有聲於都

邑間歲餘父殁還家執喪哀毀如禮即起復為御史
署刑部事會藩憲大臣員闕
太宗命吏部簡兩京朝臣之有材望者補之公在選列
仁宗宴之禮部予道里費至擢廣西按察使慨然以戢
吏姦卹民隱為己任屬谿峒蠻獠大出殺掠居民聲
搖諸郡桂人大恐布政使議欲請於藩王出兵以邑
之公曰吾等受方面之寄寇至無計捍禦乃以煩
王事聞誰任其咎寇必不至戒嚴而已既而果然議
者服其識有居官而沒于其土者家以道遠弗能還
朝廷詔所在給舟車歸之有司迫促甚至公念男女
生聚有一旦遣行費用凋落奏乞聽其便從之尋調
廣東

仁宗正位召入擢用迨至而宮車晏駕矣今
上親政鋭然登用賢材以責庶事之實以新天下之治
而常鎮蘇松湖東西諸郡豪右之民往往詐力持吏
短長脅制州縣肆毒善良無厭細民苦之
上以公爲可使改大理寺卿命偕中貴人往按之公亦知
上用己之意徧歷其地凡官吏之無狀民之尤無良爲
人巨蠹者籍其家盡執以歸于京寘諸法聲威振動
於一時海驛民吏慶賀其自號平康聚無賴之徒恣行
剽掠有司累歲莫能禁聞公至而盡室遠遁得之武
昌丼以殊死於是姦宄帖息單弱之民舉安其業父
老動色稱快三尺童穉皆知公名而相與傳頌之所
至以餘力新學宮勸勵諸生先賢若胡安定公范文

正公魏了翁三陸祠宇之傾圮者葺之范氏義田魏
氏墳地之侵奪者歸之其子孫之有賢行者禮之士
類增重奸民有不便公者誣以受賕在勢者以私慼
欲擠之騰口昌言於朝
上疑未之信遣御史廉問豪髮迹似無所得遲乃直公
所爲用是
上益知公之賢爲足任賜璽書獎勵公亦自信不疑於
利害之當興除者皆列以聞松江嘉興兩郡接壤處
其間地大民衆征調服役公私病之奏析其地爲五
縣如其請又朝問勞有加特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往
治南京院事始公之出也鬚髮如黝漆比還皓然盡
白人皆嘆其賢勞及斯命下又詔宜居是職公林長

於從政務持大體疑獄滯訟能立得其情而志存平
恕每具獄推見至隱惟恐吏售其姦民有不得其平
故凡被其理者人以無冤尤能嚴束羣屬恒舉古人
剛方有志節者譽之詞氣俱厲人人畏其威而莫不
奉法自遭職憲紀用振明年賜誥命進階爲資善大
夫榮其所出以及其配未幾太夫人以壽終于私第
官給祭葬命公扶柩歸葬起親事去年北京右都御
史顧公以病久在告召公馳至領其事至益感激自
効視居南京時勤又倍之在
上前知無不言於條因之杜抑者多所伸雪故事車駕
巡幸以文武重臣留守公兩被是命今年兼署刑部
事自朝廬因日晏未暇食忽風疾久之乃甦歸治于

家逾數日駕還猶力疾入見退而愈劇勞以上尊強
起拜受曰小臣被國厚恩曷以稱報是夕奄然而逝
無一語及家事生於洪武十有八年乙丑正月初十
日得年五十元配劉氏有賢行先卒贈夫人繼配璩
氏封夫人子男五人長燁壬子貢士次焯次安次卽
瑞次盛孫男三人公爲人身長六尺神色明秀望之
屹然可畏卽之溫然可愛久而知其坦然無城府人
多樂與之交公與人交恩意備至居家孝於親友於
兄弟庭內無間言在官不以仕優而廢學有問輒手
不釋經史論說古今聽者忘倦爲詩文豪偉健麗似
其爲人尤善草書四方有求之者雖祁寒盛暑忻然
應之人得所欲而去所著有芝山公餘二藁藏於家

於乎公以一介之士遭値
聖明起爲世用出入二十餘年位致通顯任國重事直
已自遂始終保全是
上之圖任也專公之報稱者不顧其身與所不用其心
假以多壽所樹立當有絶人者奄至於斯可哀也已
習禮於公爲邑人復有同年之雅少相好也義不可
辭故倫次公之世出里居行已爲政之詳序而銘之
銘曰於皇
三聖如天之仁文條武毖若時之春公與時遇究奮于
身踐更中外爲世材臣
天子嗣位以聖繼神延登俊乂子育庶民蠢爾孝懷毒
痛于人命公往治旁于咨詢扶植善柔誅鉏禍首大
憝殄長隱是獲信天章有煒用旌嚴勤歸典邦憲堂
堂垂紳縉倖存列風紀由振奮其不留同朝頻呻曷
以貽德銘旌具珉亟示來世永永不湮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君墓志銘 楊文敏公榮
正統二年六月十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曾翬希文
以疾卒于官
上聞遣禮部左侍郎晋敲諭祭仍給舟歸其喪卜以
年　月　日葬于　山之原其邑人翰林脩撰杜寧
爲述其歷官行已之實來請銘希文嘗僉福建按察
司事操行嚴厲予知之悉故不辭爲敘而銘之希文
宋散騎常侍澤之裔煌炎初澤自汴徙居于巖七世
祖祁溫州平陽令始自巖徙居天台爲天台人曾祖
古訓祖谷瑞皆隱德弗仕考友殷以希文貴贈文林
郎監察御史妣吳氏贈孺人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
里有識者語其祖　曰是兒他日當爲偉器宜善教
之稍長肄業邑庠攻苦食淡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
不少休息嘗自書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
于座右蓋已毅然以清操自勵永樂丙戌登進士第
敕賜歸榮于鄉因是益肆力問學鄉生執經受業者
亦多造就及赴召有司贐鈔萬緡謝而卻之或曰行
者以贐何用固卻希文曰筮仕之始未有益于鄉里
而先厲之可乎言者愧服嘗覈江北諸衛儲粮巡兩
淮鹽法及監龍江抽分竹木局綜理周密吏莫肆其
奸既而以外艱去家居杜門哀毀逾禮服除拜福建
道監察御史介然自持人莫敢干以私時
太宗皇帝巡幸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希文屢上封事知者皆稱其爲敢言又
嘗糾常州巨商法當死商家托其姻舊厚餽白金覬
免死希文斥而拒之竟寘之法秩滿擢福建按察司
僉事理冤滯繩貪墨權豪右無所顧避泉州進士李
某調官廣西妻吳少而美故富民林肆欲圖之陽與
某善遣二黠僕偕行至中道毒死某并其姪吳還肆
納之某之族人訴于郡及臬司官受肆賂反罪訴者
希文至始得其執而訊之果服罪漳州民許某富而
無子初以姪爲後晚而妾生子因析貲產與姪而以
子托之許死姪欲言子非叔出逐之奄有其貲希文

按行至郡妾攜孫訴其狀希文乃於市集諸小兒密
以詰之孫雜其中令父老別之父老獨指是兒狀類
訴其必其子也於是悉歸其貲晉江縣境有四閘水
以蓄洩漑田數百頃爲豪右專以自利歲旱細民羣
訴希文罪其專利者民皆驩呼鼓舞
今上皇帝嗣位大臣薦希文治行辟召至陛令職爲命
捕蝗大明廣平循行阡陌勞來不倦民不之擾而害
隨息暨還賚[illegible]有聲朝退方治事疾遽作
而卒家無以爲斂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希文生
洪武辛酉　月　日享年五十有七配張氏先希文
三月卒子男二曰昇曰昂孫男三曰誠曰誼曰
諴希文爲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慾薄滋味歷
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贏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聞
者莫不咨嗟嘆悼嗚呼士之爲世用才足以應變知
足以決疑者非不有也而求其清介有守執法不回
似希文者殆亦不多見焉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介如石兮維守之貞直如矢兮維心之平維介維直
士德之偉人羣稱君乃兼美方其蜚聲震耀當時
今焉云亡孰不悼思遂遲閩藩政傳求又奕奕憲臺
名著不朽天台之原考卜維新安此宅兆永裕後人
子昂一名崇志累官應天府尹循良愷悌人咸稱爲
長者

吏部右侍郎鄭君墓誌銘　誠　同前

士君子遭時得位才行兼茂克舉厥職上無負國家
下不負所志人皆仰其存而哀其殁者斯豈多見哉
若故通議大夫行在吏部右侍郎鄭君蓋其人也君
諱誠字文實世家建昌之南城高祖禎仕元爲撫州
路儒學學錄曾祖德銘歷彭澤南陵二縣典史祖瀚
遠以君貴贈吏部右侍郎父守中累封吏部右侍郎
妣王氏累封贈淑人君生洪武庚午九月十日自少
刻志問學選爲邑庠生究春秋之旨同輩自以爲莫
及永樂辛卯領鄉薦入爲太學生夙夜淬礪器宇日
充歷政冬官以勤慎自勵擢爲吏部司務於職克稱
尋以侍郎師逵薦陞考功員外郎君雖年少居要職
性質謙恭事先輩以禮課功責實無所徇人以是多
之未幾丁內艱痛念母疾弗克躬侍湯藥哀毀踰禮
及葬陰雨不止君號泣籲天天輒霽人以爲孝感所
致制未終特起改文選員外郎尋轉郎中時同官孫
英號稱狷介少許可於君獨加敬讓洪熙紀元受誥
命榮及二親宣德丁未歸省還朝仍故職庚戌以少
師蹇公薦爲吏部右侍郎選任精審敷奏詳明尤爲
衆所推
宣廟嘗召問廢官品級及居職者賢否君歷對稱旨遂
受賚帶襲衣之賜
今上皇帝嗣位益致公勤雖故舊執贄相見亦却而不
納鄉人有爲太學生者於公有宿怨及當受官自謂
必見抑君惜其才擢寘五品其所守所行類如此正
統戊午十一月一日以疾卒于官自卿士以及僕隸莫

不嗟悼翌日
上聞爲之悼惜遣禮部尚書胡公致祭仍命有司治葬
事君娶黃氏有淑行初封宜人進淑人子男一曰崖
第　來自南城將奉柩歸葬于鄉　山之原乃以刑
部侍郎何君文淵所述事行謁拜請銘惟君天性孝
友父嘗遘疾足攣以目眚君憂形于色遍求良醫得
善藥輒附傳以歸療之疾遂愈奉繼母傅氏淑人不
異所生遇諸昆弟及從昆弟俱有恩位雖貴顯歸拜
舊師惟執弟子禮見其貧厚遺以金繒待僮隷亦未
嘗加以疾聲厲色居官二十年小心愼密始終如一
至其寬厚和易虛巳容人識達政要旁行不流卓卓
乎有足稱者是不可不銘銘曰麻姑之山秀拔一方
下有盱水其流洋洋維水之清維山之英毓其鍾之
天官亞卿亞卿之生人中褎然師奇其敏友推其先
肇自小官薦登顯庸弗倨弗隨克勤克公勤不自盈
公而生明鑑別姸媸衡審重輕
天子曰嘉是爲能臣輿論攸歸咸曰偉人生不失榮歿
不失哀悠悠逝川去不可回勒此銘辭閟之幽宮惟
千百祀令名罔終

國子司業吳先生墓志銘并序　楊文貞公士奇

太學爲國家成賢育材爲興治之本所係非細故其
師範尤在得人而非道明德立心古人之心知本末
之務多士所心敬誠服者不足以稱任數十年來稱
斯任者臨川吳先生其卓乎表表者與先生以明正
之學惇實之文端厚之行峻潔之操挺然而不詘確
然而不浮其於施教必先正本而後循序以達也蓋
先生自讀書鄉校巳立志不凡近雖窶夙夜勤苦淬
礪不奪於外物洪武中選鄉貢病不果上後入充太
學生祭酒司業禮之不與諸生等奉命宣諭武臣雲
南又閱軍士福建時奉旨出使者所至皆有金幣之
贈重朝命也先生一毫無所受及歸其裝不益絲毫
惟經過山川所作吊古賞勝之詩百數十篇耳會試
禮部擢第一廷試第四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脩
陞脩撰考禮部會試兼脩
高皇帝實錄書奏賜白金文綺及金織衣脩永樂大典
爲副總裁吏部言國子監闕司業
太宗皇帝曰此非可輕受其令祭酒胡儼愼舉有學行
可爲師表者以聞胡公舉先生即日授國子司業居
無何祭酒有他命自是皆先生總監事時士習日下
學者急於進取率不究心經傳惟誦習前輩程文以
覬僥倖先生革之終日危坐堂上召與講析義理且
設疑詰之使退求諸心庶有自得之益於爲文必先
義理而後辭采學者始趨實功不事苟得以禮法率
其屬屬官中有不檢者數輩不便之相與求先生之
短以沮之卒無所得又飾詐以謗之然先生素行孚
於外者久謗卒不行有以告者先生但自引咎而已
以是名益高而謗者益不容於清議雖弘度待物然
未嘗屈巳求合雖時權貴卒不樂之而自信益篤

仁宗皇帝知之有素一日顧士奇曰朕即位以來兩京之臣多以序進惟南京吳司業未進盖朕久不見之故忘之耳後三日宮車上賓矣先生爲司業十有八年太學生數千人及天下賢士君子皆稱吳先生古道吳先生賢師而職銓衡者獨若不聞此雖先生之命而益以見其所守且士大夫之重輕於世者亦豈係乎其官之進否也哉先生爲孝友親喪哀毀骨立歸之正道雖近不避中允李貢故同舍生素相厚貢後在大學遇諸生告歸省者輒感傷不勝處交友必坐累繫獄十年家甚貧先生極力賙之且戒其家人有無相共貢竟死獄中而賙其家至勤平素施義類此一日會宴大學得風疾舁歸顧其子曰吾死勿用浮屠老子法治喪不一語及他事而卒卒之日家無一緡之儲禮部尚書胡公集衆賻治斂歸葬先生諱溥字德潤號古崖吳氏世業儒其先居臨川之撞湖曾大父景南大父某父思清贅崇仁章氏遂家崇仁後以先生貴贈其父承德郎國子司業母章氏安人及封其妻鄭氏安人子男四與弼與疇與年與性孫男三先生卒於宣德丙午九月三日春秋六十有四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崇仁左橋之原先生長士奇二年同官翰林者七年又以同鄉相交莫逆後來北京嘗主余家燭夜坐談其貧賤時事益使人聳然起敬而後知其操執隨騰蓋天性云無幾聞其訃余爲儒林慟之嘗私爲作傳矣茲書一通寄其子未暇也今與性新除休寧縣學訓導在北京求余作父墓銘遂預益傳文爲之誌而係以銘曰嗚呼先生君子之儒古道之趨古人之徒其存者貞其執者確必有本原用淑來學豈世無人誰與古心嗚呼先生足繼儒林嗚呼先生逝矣不作寒崖古栢高風凜若

子與弼字子傅別號康齋天順改元以高士徵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四上疏以疾辭不就進封事十策英宗嘉納之遣行人王惟善送歸行狀見後

刑部右侍郎段君墓誌銘　楊文貞公士奇
宣德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右侍郎段君卒於南
京家素貧僉都御史吳君訥徒既經紀喪事禮部尚
書胡公濙以聞
上為悼歎賜祭命有司營葬於是吳君使人北京需墓
銘而胡公以屬士奇嗚呼段君者世所謂仁人君子
也又士奇素所交游士奇宜銘按國子司業陳君光
世狀段之先居南康之建昌世業儒其曾祖元營田
郎中篤脩從吳中父志清又徙常州之武進母黃氏
君諱民字時舉自幼溫重頎敏喜學且其父母惟一
子篤意教之故德器蚤成登永樂甲申進士第為翰
林庶吉士時
太宗皇帝命遣部翰林院准天經之數選曾棨等二十
八人就文淵閣盡出中秘書使進其業旦暮給太官
饌又月給膏火之資蓋期之於大用而君與焉君祗
體
上意益勵弗懈而文學大進與脩永樂大典丁內艱去
服闋除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授承直郎居官廉慎
而明敏克勤恒存哀矜惻怛之心處疑獄必歸於厚
覆辭者咸以得君為幸踰年遂從赴北京召脩四書
五經及性理大全書成被重賜復選刑部陞郎中蓋
精獄議尤為尚書所重凡大獄必咨君部奏章必歷
君閱乃上在刑部八年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三司
官以縱弱詐語廷臣簡代者共推舉君數人擢君山
東布政司參政同舉中有畏難者君曰竭誠以共吾
職耳何足計利害哉下車數宣德意整飭紀綱撫綏
殘氓剗革宿弊政理一新吏民悅戴居三年召同考
禮部會試士論服其精鑑又三年召赴闕命以本官
署戶部右侍郎之南京是時車駕在北京久南京諸
司習於玩惕任錢穀刑名者其弊叢脞尤甚不治君
至躬勤率之莫敢或違始若扞格已而服從咸賴其
幾明年實授本部右侍郎又明年改刑部其振起作
新一如戶部罪人聞君至皆相慶於獄伸抑疏滯浹
旬之間聲譽用彰三年以績最賜誥授嘉議大夫贈
其祖若考皆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妣李淑人封其
母太淑人妻戚淑人初為參政考滿當得誥言於朝
願推以封母從之至是母年將九十得封者鄉人皆
榮之君忽得暴疾數日小差夫將出視事左右謂豪
可以風曰數百人困坐獄中翹跂待我柰何可自佚
哉強出三日疾復作遂亟有問之者答曰不能報
上恩矣如老母何言已遂卒君性至孝初為庶吉士得
祿即迎父母就養京師父沒後所歷官未嘗不奉母
以行而曲盡愛敬襟宇清明坦夷表裏一致喜慍不
形聲色當官任事惟義所在不苟避與人交久而
信卒之日其官屬臨哭皆哀南京卿大夫之賢者皆
走弔哭北京自師傅六卿以下咸寓其祭君春秋五
十有九其子男四寔宏安寧孫男二璣瑞其塟以卒

之歲□月□日附武進先塋之次銘曰仁以及民義
以行身其履坦坦其存溫溫我懷若人於古多有嗚
呼時舉於今曷少亦旣乘時曷不永年匪直哀斯而
獨其親凡今之人哀此君子士奇之銘亦哀賢友

大學士張公墓碑 玥　　楊文定公溥

正統元年秋九月戊戌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張公以疾卒于位享年六十有二訃聞朝
廷遣官諭祭詔有司營葬如制明年五月一日葬郡
臺縣郭村先塋其子稃以墓碑未有刻文走京師來
禮部尚書毘陵胡公狀泣拜以請予與公久同僚采
誼不可辭按狀公諱瑛字子玉世居順德之邢臺祖
和與父敬德皆樂爲善祖妣王氏妣馮氏俱以公貴
封贈如秩公自幼及長豈偉凝峻識者奇之初補弟
子員于郷校克勤問學日有進益同輩咸推讓之甫
弱冠卽以明經領丙子郷薦授陜西寧州學訓導調
武德衛學訓武臣子弟再調淮安之宿遷縣學所至
嚴教條責效生徒多成材者秩滿擢吏科給事中精
考銓選封駁章奏克舉其職
宣宗皇帝爲皇太孫時
太宗皇帝遴選文儒侍從講學公實與焉
仁宗皇帝登大寶
宣宗正位東宮詔陞左春坊左中允又陞左諭德改洗
馬
宣宗卽位首錄舊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德改元之

三月陞本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翰林知制
誥明年陞尚書兼職如故脩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爲總裁官旣而命位南京禮部盖以根
本之地分理六卿之事公重臣也凡再奏積當赴京
師皆賜璽書以止其行其見委任若此後以父喪歸
守制
宣宗旣遣官給葬祭仍起復公視事今朝廷於老成人
益加倚毘公不起矣嗚呼惜哉公於經史善講解其
侍
宣宗每於帝王傳授心法與夫脩齊治平切要之言洎
唐以下人君行事可爲勸懲者必反覆敷陳之以是
日見親厚未有比賢者故多當起復入見時
宣宗特出御製詩詞并鈔錢二千錠賜之公退而語之
語人曰古人云繼古之力予亦云然公性寬厚喜愠
不見待人接物一以眞率爲本推讓賢能僚寀協和
平居嬉嬉然若無所介意臨事施設毅然不可奪人
以此稱道之而亦嘉其遭際之爲盛云娶陳氏贈夫
人繼室郭氏封夫人側室韓氏賈氏曹氏王氏子男
三稃陳出秎郭出裕曹出女二孫男一女二嗚呼公
以詩書之業起庠校職輔導而居論思位列上卿榮
遇四朝儒臣之光顯者可謂至矣宜有銘詞以昭來
世銘曰於皓
皇明列聖重熙登崇儒雅千載一時公自學官擢之禁

洊位至六卿官居二品昔我
宣廟育德之初公在左右進說詩書以啓以沃歲月滋
久恩眷之臻亦既多有飛龍在天風雲景從乃登秘
閣乃領南宮論思之職禮樂之典任日益親望日益
顯兩朝德業日月光輝纂述之任公實領之昔都金
陵根本之地用爾神人惟公之專龍章鳳誥錫類惟
均況其孫養上逮于親貴富光融寔有終始公則得
之嗚呼其比郭邨之原有高者墳後來考德視此刻
文

國子祭酒胡先生墓碑銘　　同前

正統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
林侍講致仕胡公頤菴先生卒訃聞詔遣官諭祭命
有司塋葬制得立碑其子晪昭奉江西參政張君居
傑所述行狀走京師請文余與先生有斯文之誼不
可辭先生諱儼字若思世居臨江之新淦元末徙南
昌先生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經於伯父虞部員外
郎汝器及遊鄉校從郡中諸先輩講學若書若琴若
詩文皆有傳授既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
醫卜皆通其說先輩皆稱許之以書經中洪武丁卯
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松江華亭教諭以內
艱去丙子服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詔許之改
饒之餘干自是著爲令己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壬
午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聞先生名召試之稱旨特授翰林
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朝廷推恩封其父母妻室永
樂甲申陞左春坊諭德兼官如舊是年九月拜國子
祭酒庚寅
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春以疾辭加授太子賓客致仕此其
歷官也先生筮仕華亭時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
勉諸生務實學勵行檢以變浮靡之習日親講授每
至夜分雖隆冬甚暑不廢華亭長者皆稱重之謂先
生必大用其在餘干如華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居
多宰桐城以愛民爲本凡可便民者以身任之民間
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爲害傷民物乃齋沐告
于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次
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
溺者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飢餓病者悉命里胥扶
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
百十人入翰林時朝廷選任儒者名江右解大紳胡
光大楊士奇金幼孜永嘉黃宗豫福建楊勉仁一時
共事者七人先生在衆人過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
後對未嘗以材智先人時論多之及兼宮寮在講筵
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覆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
詔奪情道過南京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
爲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規以圖成效一時人才
翕然從化朝之公卿大夫咸推敬之時國子生有以
故告歸者皆坐戍遣先生爲言其情有可矜乃得免

先生雖掌國學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
太祖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
未嘗去諸閤令桐城時嘗爲湖廣鄉試考官其去正
有公論在國學過
太宗皇帝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賜賚優厚縉紳
榮之比其官績也乞致仕賜璽書褒美復其子孫賜
寶鈔爲道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遣先生閒居廿餘
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親洽禮遇之方岳重臣
咸待以師禮而師生未嘗一言及私自處甚淡羹蔬
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遜墓丹廟請春秋致祭修白鹿
書院此其處退閑之有道也先生達於報施之理凡
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患
於人羣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
交此又其守身之槩也其爲文以理爲主不尚雕藻
所著有頤菴詩文若干卷行於世考直翁累贈朝議
大夫資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妣王氏累贈
恭人配張氏累封恭人嘗受命婦恭服之賜子男三
曰玘早卒曰睞曰晗女六孫男四陘詢詡詵孫女四
曾孫男二先生臨終命歛以時服嘗卜城南懸榻里
爲壽藏明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葬之門生楊溥爲之
銘曰緊古有君子覲光于朝爲國之賓及老而歸儀
式後學師道尊尊是爲鄉先生殁而祭於社先生
其人也

禮部尚書忠安胡公神道碑銘 濙　李文達公賢

我朝名公鉅卿聰明特達者多矣若器識宏遠福壽
隆長惟武進胡公一人鳴呼休哉公諱濙字源潔別
號潔菴其先淮安宿遷人有諱藩者仕劉宋爲太子
左衞將軍遷孫孚數傳至諱藏者仕唐爲侍御史子
常州刺史瓊生持國家于常遂爲武進人持四丗孫
曰宿仕宋爲樞密副使宿十一世孫曰中立爲常州
制置中立生昭公之高祖也曾祖庸仕元爲浙江儒
學提舉祖禎爲常州路醫學錄考宗仁隱居不仕皆
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曾
祖妣辛氏祖妣徐氏妣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
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
數日有僧至家求觀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天池
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識果然聞者咸奇異
之公自幼端重不好嬉戲弱冠入邑庠洪武中領鄉
薦登庚辰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遷右給事中公
勤識大體上深器之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公供職如舊永樂改元秋以奏
對稱旨陞户科都給事中丁亥
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
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兼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
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化天下以故雖窮鄉下
邑僻陬無不到在湖廣間最久丙申冬還朝丁内艱
乞終制不允尋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往巡江浙諸州
授嘉議大夫癸丑復自均襄還朝車駕親征北虜駐

蹕宣府公馳詣行在所
上臥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驅馳良苦賜
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耆民情休戚以至
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爲陳說
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退漏下四鼓先
是
仁宗皇帝爲太子監國特飛語上聞
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
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仁宗嗣位特賜誥命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公曾
有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之官南京
未幾閱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謀重用之
而龍馭上賓矣
宣宗皇帝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洪熙乙巳冬
公自南京來朝
上眷重公及見入顧問良久即留任行在禮部事宣德
改元春進尚書是歲秋漢王謀叛事覺公贊
上親征事平公受賞賚甚厚復給叛者家屬四人丁未
賜誥命授資善大夫復賜近第一區於長安右門外
給閽者二人戊申
上嘉公忠勤特賜銀章四其二曰文恭茲家曰清和恭
靖蓋嘉美之也尋以公生辰賜宴於其第秋八
月公扈從巡邊至會州而還己酉命兼詹事府事賁
五月扈從北巡時常民有爲猾者既抵于法悉以田
宅賜公辛亥命兼行在戶部事
聖筆御製詩一章賜公及蹇忠定楊文貞文敏三公且
曰朕茂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因賜宴盡醉而
罷新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勳戚公卿皆往賀公公
以爲盛事立石屬事之右倚任益隆每燕見
上虛心問曰卿有何言得其章奏即施行之時有芝產
于公署人以爲公和氣所召
今上皇帝踐祚亦惟圖任舊人待公尤厚凡軍國重務
皆與聞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每考績必有賚予
甲子以年至七十上章乞致仕
上以公精力未衰慰勉留之己巳
上親征北虜命公留守京師秋八月進太子太傅階榮
祿大夫景泰初賜誥命辛未春公因災異數見乞致
免以回天意不許尋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二俸
兼支公因辭一俸癸酉復賜誥命進階光祿大夫自
後每歲引年乞歸皆不許丙子復因災變乞賜罷黜
亦不許時公年八十二忽疾作艱於步履明年
皇上復位公喜不自勝扶疾入朝而筋力不可強矣遂
乞謝事且辭師傅二職
上方重用耆舊憫其老皆從之陛辭賜白金寶鏹金織
襲衣給驛舟以歸後賜璽書有卿宅心充藏處事惟
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之諭歸之日鄉人老稚聚觀
者以億萬計公陳所受賜於堂感激泣下遣家亨長

寧詣闕申謝
上愈公歷事累朝遂官長寧爲錦衣衛世襲鎮撫俾歸
終養公之弟克恭克寧克誠時年皆七十餘蒼顏白
髮燕樂於一堂遂扁曰壽愷優游共樂者七年疾侵
作召諸子前曰爾輩圖報國恩勿墜家聲遂瞑目而
逝天順七年八月八日也享年八十有九終之日常
州守卓天錫憂公疾辭已而聞於大以爲與計聞
上爲之震悼賜太保謚忠安遣官諭祭於其家俾令有
司營葬事恩榮始終世莫與比公爲人平易寬和廉
靜寡慾自奉澹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苟歷事
四聖無纖毫過舉蔚然爲一代名臣立朝幾六十年
薦拔士類甚多十知春闈貢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

平居未嘗疾言遽色雖僮夫孺子亦知其爲長者暇
則手不釋卷喜爲詩文晚年譽望益尊其酬應愈劇
曾不厭倦所著有芝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錄賢舉經
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又有律身規鑑俱行于世
公配范氏早卒累贈夫人繼張氏累封夫人子男四
人長曰祺即長寧居母喪廬墓有司聞于朝旌其門
曰孝子次銜以武舉得官沒於王事次禮錦衣衛指
揮僉事次銅女三孫男一曾孫男一銘曰
大明盛時有臣胡公從容其間以篤其忠始爲夕郎
乃教胄子輿論攸歸多士咸喜作賓春官遂長春官
列聖倚之四海又安國之老成進位師傅溫恭維人翊
我皇度公在朝廷六十春秋祿位優游莫之匹休公

身雖亡中有不死鋕行崇功貽彼信史
皇恤耆英曠典是承隧道有碑儒臣刻銘
河南左布政使李公湜碑銘 昌祺 錢文肅公幹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下明詔搜揚側陋思得天下
材智之士以共新治道而尤嚮用儒行永樂癸未廷
試取士四百七十二人在位二十二年九以科取士
而咸稱是科得人爲最盛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李公昌祺其一焉公少負材器志於用世繇郡學生
以明經取進士第隨入翰林爲庶吉士性素介特至
是益自檢飭達官勢人未嘗謁之私第會修永樂大
典禮部奉詔選中外文學之士以備纂脩公在選中
例凡經傳子史下及稗官小說悉在收錄與同事者

僻書疑事有所未通質之於公多以實歸推其該博
精力倍人晨入酉出編摩不少懈退復以其餘力發
爲詩文應人之所求者皆典贍非苟作譽聲聞館
閣間書進被宴賚擢爲禮部主客司郎中部凡四司
主客視他司最繁劇官難其人公以明敏濟之不怠
剸治其間庭無留事退視其私一室枵然無長物俸
不足以供費泰然不以屑其意堅苦礪節時流少與
爲比尚書呂震有巧佞材倚被
上知很愎自用專以嚴憚下人群吏莫敢仰視慢易條
佐少忤其意者輒中傷之衆皆側目而待公特異有
所承稟色詞但溫始終不少衰薦幸北京
仁宗以皇太子監國兩命權知部事行在吏部奏[illegible]憲

負闕
太宗命簡兩京朝臣有材望者補之
仁宗擧公等若干人應詔宴于禮部予道里費至則陞
爲廣西左布政使朝野榮之廣西地極南徼谿洞猺
獠時出摽掠遷民苦之公至而威望凛然狙伏深阻
不復爲民患境内晏安政務脩擧尋丁外艱去官吏
民皆追思之服除入覲
仁宗在位言于朝曰此佳士良不易得白列岐䍐退而
相與嘉歎不已先是河南連歲旱蝗民多死徙
太宗震怒被災郡縣有司不以上聞者悉逮寘于法思
得人以撫安其民改公往涖河南被命即就道既至
宣布

主恩蠲除擧廢振災卹患惻下窮緝豪猾去貪殘方歲
之政所當擧者悉盡心焉質明起視事日入方息居
數月政化大行聲績茂著復丁内艱歸服喪河南耆
飢本司累奏起公治之
宣宗命奪喪乘傳赴官爲治如初勤勞倍之因感風疾
往往增劇不待引年堅乞致其事詔報可之歸而先
廬僅庇風雨服食清約如寒士伏臘不克處之裕如
居雖密邇郡城足跡未嘗至公府守長於政務有所
咨決極言無隱因其言民陰受其惠者居多病間輒
書不去手吟詠自娛遠近有求文應之不倦一日疾
革遺訓二子惟以力學脩身爲言餘無他語翛然而
逝時蓋景泰壬申三月二十五日距生洪武丙辰六

月二十六日壽七十有五歲公諱禎昌祺字也僑菴
白衣山人運甓居士其號也李氏世家金陵宋南渡
有諱義者仕爲郎中扈從隆祐太后南上留居吉水
之烏江元時諱 者烏江徙居郡城之吉陽門又徙
今之螺川巷因爲廬陵人曾大父克國皆隱不仕而
以行義稱父伯夔力學工詩名聞當時母劉氏公生
資稟英悟早即嗜學成童屬對賦詩語出驚人弱冠
爲文滐思溢出蔚有老氣不性一時材俊若禮部侍
郎曾公子棨章相與 名聲不相上下鄉之老成人
亦皆驚其文識謂必顯於 平生所著詩文有稿若
干卷藏于家平居孝弟友順出於天性恤孤赴難皆
盡其力元配艾氏繼配劉氏子二人長宣次定孫男

五女六墓在縣之紫雲山梧義院之西從兄光也定
奉事狀來謁銘以刻諸墓隧之碑於乎昔之所謂大
臣者委身徇國夙夜憂勤以任天下之重遑恤其私
故宋杜正獻公身至大拜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
驛舍范文正公晚參大政妻子僅給衣食至其殁也
家無以爲喪公任牧伯身寵家温固其宜也而乃悅
盡厥職空乏 終其身所謂貴而能貧撥之二公夫
何媿哉眡彼頑利冒耻不爲公議之所右者其賢不
肖何如哉因定之請論次公之里系官閥履之詳
爲銘以刻諸貞石又何媿詞銘曰
聖明御極宵旰渴士天心純佑俊乂雲萃奮庸于朝布
列有位効其智能輯厥任使公起戊科立廟顯仕而

殿大藩所　治去煩苛濟以簡易招携罷欲與安
田里褒壹遠夷綏靖邊鄙心存卑黎威悍健吏咸憲
益𢌿本仁輔義夙夜孜孜弼成化理先民有云國之
利器簫下告猗得正而逝瑞繕豐碑表厥墓隧貽其
民庸垂示永世

鎮江府同知陳公墓誌銘　㑹　朱都御史與言

公諱誥字克忠少字一諱廷陳氏世居番禺曾大父
諱中泰宋季為廉訪使按山東有能聲大父諱照卿
樂善好義隱居田里勢利澹然邑人敬慕有貧者輒
損己賑貸事弗予者咸賛之退無怨言頗有陳太丘
王彥方風父諱以惠傳通經史兼通內典而精於醫
治疾如神弗圖報於人人多德之國初海內甫平乃
退耕田野無復仕進心惟篤義方之教配杜氏生四
子其次公也公自幼性敏洎長遜志篤學而識見迥
出流輩讀書過目成誦辭章英發卓有古作者氣格
以惠公嘗曰吾子詩器宇不凡他日必大吾門也弱
冠游郡庠受業于永嘉陳先生門益自奮勵冀以
成父志先生深器之永樂六年戊子以書經領薦卒
業于太學納交名流以宏所蘊用志愈篤屢舉輒黜
遂聞于朝八年庚寅夏五月超擢刑科給事中介然
自守遇事剛果劾奏豪强不避權要嘗奏事辭氣甚
[illegible]人聽者凜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無見字為大
學秀才云嘗以直諫致逆鱗之怒命縛於奉天門外

座之七日不死遂釋還職未久陞吏科都諫一日率
同列奏事忤
上怒落職罰令脩葺衆房同事者先治完陞職去公
貧不能倩人乃力自為值駕至觀衆問治屋者誰也
公前俯伏陳其故
上念其直且憐其貧尋命復官由是執持愈固朝廷肅
然而
上亦屢有付託委任之意焉九年辛卯九月奉使雲南
公竣還朝即命署通政司事癸巳春三月也逾年署
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事所至克舉厥職凡百施為
悉中肯綮十四年丙申夏又轉鴻臚寺亦署事也明
年冬又改署工部事歷履甚績視前有加不四年而
轉署三五公才皆足膺之寔無忝焉至是陞授順天
府府尹治同三輔政尚嚴明有濮張趙風吏畏其威
民懷其惠歌誦與吾留出行輙城隅候俟
皇太子駕太子怒訴
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竟不問其見重有如此已
亥四月癸巳有白烏乳公庭撫公表而獻之
上喜賜金帛有加廷臣稱賀時有白烏之頌既而執政
出公為湖廣按察使論者以白烏雖為國上瑞而亦
公外補之兆也歷三載刑政肅清一道無冤獄亦無
冤民前憲使孟公督營造公成之民不告勞事易以
集將代朝廷命吏部侍郎師公有事湖廣留公督軍
公嚴號令秋毫無犯民得按堵既平奏最改山西公

至一以治湖湘者均之洪熙改元封建親藩選輔導
之職廷臣推公重厚老成才德兼備足副簡畀遂授
荆府長史先時公因忤親王貶知浙江海鹽縣
上一日問左右大聲宣人何在此人宜復爲輔導使入
得易聞過至是因有是命降敕曰朝廷建諸子以藩
屏國家必選賢能端正之士爲之輔長史其首也所
以贊其德義治其政令尤爲得賢乃足以克副簡畀
爾浙江海鹽縣知縣陳誥自給事廷陞擢尹京府丙
司風紀敭歷有年茲特授爾奉議大夫荆府長史漢
之河間東平舫躬勵行令聞長世周王之能伯倚亦
必輔導有其人焉爾宜勉之王有無窮之美爾亦有
稱於世時改元正月也公至左右臣輔稱心竭誠參
補益初命下人爲公懼公贊有方卒至於善益副
上付託之重蒙賜忠良毅直四大字以寵異之既而封
贈其父如己官母杜氏爲宜人配蕭氏封如母宣德
三年丁母憂還哀毀甚至郡人素服公剛直有爲者
來白公公語諸當道皆伸之服闋復爲長史與王不
協遂除鎮江府同知時戶部侍郎周公忱督漕千淮
以公廉介有爲檄修陂塘岸相方設宜隨事就緒及
郡之山川社稷壇壝學校飛堂殿廡咸大而新之成
績皆歷有紀未滿考以年老乞歸不許歛徑掛冠鎮
民遮留弗得行及章屢上乃允命兵部撥夫隸送還
逾兩期以疾終時正統九年甲子三月二十三日也
距公生洪武十年丁巳十有一月初十日春秋六十
有八矣越明年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將奉柩葬于
番禺永泰鄉白雲山櫟木坑百年壘之原適子以賜
鄙吉州其孫郡庠生綸以其郡人都御史羅公亨信
所爲狀請銘誌石用垂不朽予與公同時官于朝知
公獨深義不可辭嗚呼公以豪傑之才正大之學歷
仕四朝懋著勞績眷顧之厚有隆無替英風義氣足
以厲頑而立懦求之古人蓋無愧也顧世之才德節
操有如公者能幾何人哉公二子長經次綸即求銘
者銘曰壐齋克忠才德通敏出仕明時持身端謹
居近侍職列禁垣効奏殷勤受知
帝尊歷著大政殫心制治榮遷京尹操法循理進獻
瑞加秩賜金兩居總憲刑獄惟矜郡邑澄清剔蠹撫
爾藩輔既遷輔導忠告志存忠良行有直聲烈流
闢于祀弗息引年上疏致政榮歸優游暮景山谷增
輝同仕四朝衆稱特達令名彰彰廢望日赫今壽終
考安順祭光於呼克永殁也不忘

南雄府知府劉君言行錄 實　　揚尚賢 燕

劉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歷仕宣德天順間終南雄
知府卒年六十六
嘉秀來京師課績不投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其
才薄親老乞授教職以自便自通判而視教職其位
之崇卑秩之厚薄固負然不侔矣乃欲辭此以居彼
是豈利於當貴者之所能爲哉會有詔吉省濫庶官
中外執事之臣以冗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所

欲迺復有金華之命豈不以其才足以爲治長民非
典教之職所能盡與今嘉秀辭之既敏朝廷留之益
固其猶有古之風與嘉秀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
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操綽有聲稱 劉球撰贈行序
君授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旱歲逋不能完民或鬻
子女以足數奏寬貸之又贖還其子女督賦至浦江
其丞王韶君鄉友也具盤饌留宿館舍君謝弗
納坐郡治公務有間輒探案閒經史閱之視事乃掩
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爲改郡中類孝子宗
澤呂東萊祠墓汲汲脩葺鄭義門今譽益久漸不能
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驛以君言得免役 劉定之撰小傳
南京鄉闈校文惟慎余稱述以爲賢者當然也君却

遷之丁母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治中民饋
送耗不受委而去君擲之門外景泰中召脩宋元史
于東閣筆削任心無所諮承迺遜見所脩不合己意
笑發憤闢陛閒閒者驚愕相戒勿以書示君擢知南
雄府府爲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鮮不盈橐
惟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欲望君至存稅之一二以
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而已未數月中貴使嶺
外至南安先遣騎來南雄視供帳不如昔所聞君又
與騎抗禮不假借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貴至
入驛與諸從騎弓劍羅立左右郡僚庭參畢趨出獨
留君詰以慢己共訽辱之庭中轉然南雄民自驛門
外争走入爲君謝過以身翼蔽遂以君出中貴見君

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君不復往中貴
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驛書言公矣中貴乃亦以
驛馬兼程疾馳先聞達京入見具言臣從官三
三十年不以妻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所部
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爲感聽其言不復更窮治獄事得釋有日矣以病卒
贊曰予聞安成大夫士云君喜著書尤用意春秋中
夜有得蹴童子然燈起書之如獲至寶斯可謂篤學
矣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丹塵甑何相異學而知行
之誠難能也然以是肆已可爾以是求合於塗之人
欲與已不齟齬豈可得乎位至郡太守全而歸之其
託諡於

聖明爲幸已多矣 丘小傳
惟公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之而不回
勢揚之而不沮 彭侍郎撰墓銘
南雄知府劉實真廉足尚也 名臣贊語
安慶知府周公行狀 李文達公賢
公諱濟字大亨世家洛陽曾大父諱文脩大父諱誠
之俱隱德不仕父諱禮以不羈之才遨遊江湖間公
既冠永樂丁亥春自入郡庠爲弟子員博學強記因
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疏之
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
不往省乎即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遭疾已
危一見公遂念乃瘳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

刻若不知寔且宿者累年遂領河南甲午鄉薦於太學
學業大進尋歷事烏臺會姦豪民毆人至死賂同
行証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既二日乃得
豪民狀遂出老人闔院異之聞於都堂自後獄有疑
戊委公無不得其情適有中官陳姓者
宣廟趙寵之因有過大怒送院鞫之御史服體先莫
上意咸避之公曰何以避為立訊成獄都御史劉觀由
此注意於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以目
疾不就宣德戊辰夏遂除亞都司斷事物獄有輕重
惟都指揮是決公曰此吾職也彼何與焉雖威無訊
僉堅既久服其公反加禮呼為大兄滿泉錢公由是
皆重之癸亥春以父喪去位居家不作佛事一從文
公家禮衆人咎之謝曰彼覽者既安敢從佛因嘆曰
昔程子之賢亦不能化況我輩乎服闋調湖廣都司
正統改元秋用當道者薦拜監察御史立朝有謇諤
風士大夫爲之改觀二年冬鎮大同中官郭姓者以
豪猾倚度聞於朝是勅一御史往廉之先姓者不得
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錫者入其宅盡得違法
狀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刺不
能灰分遂自經經途之能者咸曰非公不可公既至邊
將爲之斂迹邊務一清四年夏以母喪還家船倚岸
域見良方多碍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持之因
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備
五日宅問其名曰乖厓也既覺悟曰乖厓乃張詠之號

已而考之實葬其地公之誠能感鬼神如此七年春
服除復受命往巡西蜀叙州土官董敏王允作亂殺
年不解勢愈大朝廷勅公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公
曰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
不忍其肝腦塗地乃令人齎榜於各寨宣布朝廷恩
威且曰從撫者即無罪牙讀其榜況恩之書固守於
榜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難見因者訪會
烏之嫉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示以誠信允
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
贖罪敏亦魏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十年秋復巡
鳳陽達歲歉民多窘於食公嘆曰此地民飢我飢之
也輒開倉賑之然後聞於朝有司危之公曰以此得
罪甘心焉若俟報何啻穿井以救焦釜民賴全活者
數十萬壁事會安慶以人民飢食流離聞且報無賢
守之故於是大臣咸推公十一年夏出守安慶公駐
至視篆之明日召闔郡父老問其故皆流涕曰此處
三歲不熟矣以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公即
分命止其舟借淮運糧以賑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
餘章連數陳歲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朝廷俱從之
首訪余忠宣公祠已毀矣公嘆曰余公昔鎮安慶保
孤城於七年之久仗義死節有功於名教今乃無祠
非缺典乎遂與僚屬各捐俸立祠民之樂從者甚衆
俗尚奢靚役不時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
乃出令示期違者罰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留者闔

原缺

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乃聚衆強取
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叩
辟其狀曉於貧民曰得其穀者輩以數上吾代償之貧
民聞之感愧遂解散暇則集織行錄以驗爲政之得
失御姤絕痒務蘇其困民賴之如父母焉工部尚書
周公忱巡撫諸郡獨慮安慶歲必數至爲綜理自公
下車之後曰吾無安慶之憂矣在仕三年以疾卒六
縣之民爲之罷市巷哭者親喪頹扶柩至洛陽者數
十人親古之循吏亦何愧焉公爲人謙恭不立崖岸
外和內剛事上接下交友無不得其懽心風流醞藉
善記予籍凡事必究其出處雖隱僻事亦精到善清
談遇知己對酒達旦不寐人論文或忽公詰之即窮
復爲闡之識量過人能用其矩真所謂豪傑之士也
生於洪武丙寅卒於正統己巳壽六十有四配封氏
子一人端儀用有司舉爲陝西伏羌縣丞景泰改元
端儀葬公於邙山駱駝峯之陽從先兆也謹狀

河南李驥墓表　　楊文貞公士奇

先皇帝臨御宵旰勞勤圖惟安民之道簡求賢俊任
之牧守迺宣德五年命監察御史李驥爲河南知府
賜之璽書命去民所惡而與其所欲河南地大務殷
其民數困於旱潦又歷久親藩之重其撓近及將校
怙勢厲民民不勝弊李君至辛勤信誠起仆濡槁實
虛而正綱紀明憲度民始有蘇息意而向之爲厲者
不得縱肆咸不悟志相率假親藩勢以撓君朝廷聞

史愈益自奮振舉風紀懷概持論未常以訐爲直嘗
陳時務十事皆嘉納之巡歷所至斥姦貪數賢能又
用撫服驕下以簡居官稍暇手不釋書冊堂室至廩
庾率揭銘以自警所用物雖几杖之微必取正直不
可以苟在河南於治之後堂植梅竹松恒退食其中
名堂曰四友其一君自謂也一日宴賓客堂中談笑
之頃奄卒正統元年六月二十七日也春秋七十其
先世居青州業儒後徙兖之鄆城曾大父銘宗大父
輝祖父詩棣母朱氏以君貴贈父監察御史母孺人
封妻劉氏孺人子男五長儁長垣縣儒學教諭次傑
次輔恭孫男二興道興邦士奇與君同朝素熟君德
善於江陵楊公弘濟江陵公嘗爲君著傳至是又適
儁求爲墓文嗟乎李君外嚴重而內明恕處也孝於
親悌於鄉仕也所歷勞績焯焯而冰蘗之操夷險不
貳嘗自號復一貞士考其平生隱顯窮達履之正執
之固所云貞者不其然哉故特爲之表

皇明名臣琬琰錄目錄

○後集卷一
文敏楊公墓誌銘 榮　楊文貞公士奇
少保文定楊公言行錄 溥
少師楊公大傳 士奇　王文端公直
○後集卷二
祭酒文毅李公言行錄 時勉　楊尚寶廉
尚書文端王公神道碑銘 直　李文達公賢
祭酒陳公言行錄 敬宗　楊尚寶廉
副都御史吳公言行錄 訥　前人
鎮江知府劉公言行錄 子輔　尹侍郎直
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鳳　李文達公賢
尚書耿公神道碑銘 九疇　李文達公賢
○後集卷三
侍郎孔公墓誌銘 文英　薛文清公瑄
尚書恭定年公神道碑銘 富　李文達公賢
刑部尚書劉公墓誌銘 廣衡　李文達公賢
侍講學士曾公行狀 鶴齡　劉忠愍公球
大理寺卿王公墓表 亨　李文達公賢
吏部侍郎俞公墓表 山　李文達公賢
刑部尚書軒公言行錄 輗　楊尚寶廉
○後集卷四
副都御史李公墓誌銘 儀　王侍郎偉
尚書靖遠伯忠毅王公神道碑 驥　李文達公賢
尚書侯公神道碑 璡　王文端公直
尚書楊公墓碑銘 卓　彭文憲公時
侍郎焦公神道碑 宏　王文端公直
○後集卷五
副都御史程公行狀 富　蘇景元
僉都御史張公神道碑銘 楷　李文達公賢
僉都御史楊公祠堂記 信民　陳侍郎璉
侍郎文安劉公言行錄 定之　楊尚寶廉
侍講忠愍劉公言行錄 球　前人
兵部右侍郎吳公墓誌銘 寧　商文毅公輅
兵部尚書鄺公神道碑 埜　王文端公直
○後集卷六
少保兵部尚書肅愍于公神道碑銘 謙　尚書倪公岳
靖國武襄楊公言行錄 洪　楊尚寶廉
兵部尚書王公言行錄 竑　前人
○後集卷七
副都御史羅公壙誌銘 亨信　袁主事袠
吏部尚書何公行狀 文淵　章恭毅公綸
大學士高公神道碑銘 穀　李文達公賢
禮部侍郎薛公神道碑銘 瑄　李文達公賢
○後集卷八
禮部侍郎李公神道碑 紹　彭文憲公時
副都御史陳公墓碑銘 泰　柯詹事潛

翰林學士文懿呂公神道碑銘 原　李文達公賢
少詹事劉公神道碑銘 鉉　李文達公賢
太常少卿文介劉公墓碑銘 儼　李文達公賢
○後集卷九
吏部尚書忠肅王公言行錄 翱　楊尚賢 廉
少保李文達公言行錄 賢　前人
刑部侍郎林公言行錄 聰　前人
吏部尚書文靖魏公墓誌銘 驥　葉文莊公盛
廣東按察僉事鄭先生墓碑銘 　王文肅公傑
○後集卷十
前監察御史徐公墓誌銘 　王文肅公
春菴彭先生傳 勗　葉文莊公盛
康齋先生行狀 吳與弼　謝學士鐸
貞孝先生私謚議　王文肅公
○後集卷十一
禮部侍郎章恭毅公神道碑銘 　尹侍郎直
侍郎廖恭敏公言行錄 莊　尹侍郎直
監察御史鍾公言行錄 同　楊尚賢 廉
兵部尚書程襄毅公墓誌銘 信　劉文和公
興化知府岳君墓誌銘 正　葉文莊公盛
侍郎葉文莊公言行錄 盛　楊尚賢 廉
○後集卷十二
恭順侯忠壯吳公神道碑銘 瑾　李文達公賢
左都御史寇莊愍公神道碑銘 深　前人
姚冢宰誄并序 夔　楊文懿公守陳
吏部侍郎范公墓誌銘 理　前人
毛宗吉傳 吉　前人
○後集卷十三
南山黃先生墓碣銘 潤玉　楊文懿公守陳
右僉都御史汪公神道碑 霖　前人
少詹事柯公傳 潛　前人
太常寺卿王公墓誌銘 獻　王文肅公傑
○後集卷十四
大學士彭文憲公言行錄 時　尹侍郎直
少保商文毅公墓誌銘 輅　前人
副都御史曾公墓誌銘 翀　前人
兵部尚書謝公墓誌銘 一夔　前人
○後集卷十五
昌寧伯莊敏趙公墓誌銘 輔　尹侍郎直
戶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翌　王文肅公傑
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顒　丘文莊公濬
浙江按察使楊公墓誌銘 瑄　楊文懿公守陳
○後集卷十六
副都御史楊公神道碑銘 璿　王文肅公傑
戶部侍郎馬公神道碑銘 諒　王文肅公傑
副都御史吳公神道碑銘 琛　王文肅公傑
○後集卷十七
伏羌侯武勇毛公傳 忠　鄭都御史

都御史韓公言行錄 雍　　尹侍郎直

○後集卷十八

修撰羅公言行錄 倫　　楊尚宝 廉

侍郎楊文懿公言行錄 守陳　　前人

廣東布政陳公言行錄 選　　前人

吏部尚書康懿陳公墓誌銘 俊　　王文肅公 鏊

○後集卷十九

刑部尚書恵安彭公行狀 韶　　宋僉事 端儀

僉都御史楊公言行錄 繼宗　　楊尚宝 廉

○後集卷二十

南京刑部尚書張公墓志銘 瓚　　童侍郎 軒

知府張公言行錄 瑄　　江副使

僉事王公言行錄 徽　　毛翰林

○後集卷二十一

副都御史謝公墓志銘 士元　　大學士 李東陽

諭德趙公墓表 琬　　大學士

大學士文莊丘公墓志銘 濬　　何尚書 喬新

○後集卷二十二

翰林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 獻章　　張主事 詡

知府王公言行錄 珀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一

文敏楊公墓誌銘 榮　　武進　　楊文貞公 士奇

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
學士建安楊公奉勅歸展先墓既畢事卜日啓行病
作衆曰蜀侯少間公曰
君命不可稽也扶醫以行至臨安武林驛病加遂不起
是年七月二十也守臣治棺斂既馳奏
皇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
賜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諭祭遣中使護喪還
其鄉命有司治墳曾大父伯辟大父達卿父伯成皆
贈榮禄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曾大
母黄大母謝繼母劉皆贈夫人公初名子榮字勉
仁自學諸生郷試選第一會試第三廷對擢第二甲
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爲編脩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内閣簡翰林之臣
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廣黄淮胡儼金
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敏一日晚
上出右順門召内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
示之言吉安郷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盍朝廷初有
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敕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
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始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責觀公讀奏訖曰計往
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及遣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

方之事方殷七人者旦夕侍左右承顔問受旨退治
職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不遑寸晷
上時步至閣中親閱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
勤勵遂皆進官公進脩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改元
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二品金織
衣具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
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臣十數人兼右春坊官任輔
導公兼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日分直進講經史
四年春公得寒疾命中官以御醫來視賜藥物五年
春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邊務察視守備還奏稱旨六
年夏丧父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冬丧母公奏
歸守制時已下詔巡守北京不許七年春內閣胡公

及公會公奉命扈從北京甘肅總兵官[illegible]奏虜寇
邊不能專擊部奏歸命公往同福處置還奏
上悅遂奉命持節往亦集乃之地封福為寧遠侯八年
春車駕北征本雅失里公三人仍扈從至臚朐河令
公先齎勑還報
皇太子復還北京冬扈從還南京九年春奉命毋[illegible]遣
中使護送既還
皇太子命公侍諸皇孫學且命公曰嚴則有成公盡心
不怠重脩
高皇帝實錄命胡廣胡儼黃淮及公為總裁十年二月
賜誥命并追贈父母妻冬甘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
叛寇老的罕逃居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

李彬鎮陝西遂勑彬率師勦之且命公往與彬計議
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今冱寒入夜馬瘠不可行且
小醜不足以煩王師遂勑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十
一年春從守北京十二年三月從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上命胡金及公三人凡行營有暇即與講析理義開其
聰明尚寶司官闕命公兼之既還勑翰林修性理五
經四書大全公三人皆為總裁十四年陞翰林學士
仍兼庶子扈從南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十六
年夏進
高廟實錄賜宴賚胡公歿公掌翰林院事益見親密一
時姦臣挾恩多搆忌公抗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

舉夫舉之實欲擠公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大臣中
不下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奉
政大夫十八年扈從北征秋還京冬將西征親藩奏
建文中江西所撥集民兵可備用也奏示公公對云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
上曰意固如此遂寢三犯忤公偕金公陳便宜十數事
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
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索奔侍讀李時勉言諭
事亦有言其實直者皆識
上怒公悉委曲為之辨解二十一年秋復扈從西征駐
蹕萬全一切軍務悉付公掌寧陽侯陳懋奏王也先

土干來歸命公往議定降歸奏稱旨二十二年復從
北征中道軍餉不繼
上問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公言遣使諭虜釋
其邦臣之罪下令班師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
建之政和山寇劫掠請勑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
民爲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則良民先被害類遣
一勑使撫諭之不足煩兵
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一日
上從容坐便殿諭公二人曰東宮監國久熟政務此歸
悉付以天下事吾惟優游暮年二公共對曰
皇太子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陛下付託

上悅師次榆木川
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斂含棺殮一切之禮悉出
二公與遂推公先馳歸報既至同尚書蹇公等議喪
禮遂議即位禮
仁宗皇帝嗣位進公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仍兼兩職
學士逾月進太子少傅授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學
士山陵事畢太監孟繼極言公盡心喪事
上嘉歎即升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職賜勑褒諭三俸
俱支尚書一俸全給米洪熙元年賜誥贈二代考妣
無幾
上命範白金爲方寸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繆以賜師
傅公與金公同受其一皆期之直言匡輔脩

文皇帝實錄公預總裁
仁廟上賓時
皇太子監國南京遣詔召嗣位公往迎於德州既還命
公同有司相陵地
宣宗皇帝嗣位脩
仁廟實錄仍預總裁高煦反在廷多懷二心惟文臣三
四人勸
上親征公其首也遂扈從討平之師還特受駢蕃之賜
馬騏激變交阯黎利聚衆抗王師總師彥務不支輒
與利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
上以示文武大臣皆勸發兵勦利
上不聽竟偃兵息民公預力焉是年八月車駕巡邊至

遵化閒虜逼塞下以道隘師難盡進
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公從既還陞少傅進
榮祿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三俸俱支辭大學士俸
進兩朝實錄賜宴賚又範白金爲圖書刻方直剛正
四字以賜公數月
上命先朝老臣蹇義等四人皆春秋高並賜敕罷前命
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公預焉賜玉帶加有御製
詩畫之賜公滿三載吏部以聞賜敕有忠言讜論裨
益爲多之褒賜宴禮部遂賜少傅誥進封三代後兩
扈從巡邊皆至洗馬林而還
宣廟上賓公復偕有司相陵地
皇上嗣位公與同宮三人協志合力以致裨益賜眷特

厚脩
宣廟實錄皆為總裁書成進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
尚書大學士如故賜玉帶時
上日勤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五年渴告省墓賜勑裦
諭加厚賚給傳遣中官護送既還京道感春疢七十
公仕於朝四十年皆居清審考鄉試者一讀廷試卷
九為人闓跳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
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辟率歸寬恕勤職事盛寒暑
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及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
愚靡不通知故忖量事勢率孫中內篤孝友睦婣之
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祿能濟窮恤患無間疏戚書翁
客善交際雖貴盛無涯岸貴賤大小皆歸心焉故聞
其沒也咸有嗟悼悵惜之意所著文章有默菴集雲
山小藁靜軒藁退思集北征記訓子編藏于家元配
劉贈夫人繼劉封夫人子男六恭讓錦陽貢芳貢通
女七孫男十二奏儀倫俊儉信徽佐倧偉伷儀女七
曾孫女二十奇與公同僚三十有九年同事
四聖今內閣舊臣惟吾兩人未能退公又溘先余逝公
之葬其子屬少保楊公書墓上之石余銘諸幽嗚呼
凡今能文士大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
交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無愧也
銘曰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
聖明光奮于績承明延閣著作之庭以朝以翔舒華振
英北裔兩西垂從狩萬里職典者文亦兼知武羌求朐
飭師垣駉強重瞳屢顧數奏惟明晚陟三孤二公弘
化恪恭朝夕敢或遑暇
帝懷敷仁端躬承之民懷被福過勉成之志存實寬行
在果斷嘉謀讜議復書有煥予告南旋曾幾何時上
下迨時而訃奄來赴昔內閣七人同事莊蒋三紀我
銘其四公壽考終哀榮寵光於乎文敏歿也不亡

少保文定楊公言行錄溥

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進士歷仕洪武正統間位
至少保卒年七十五謚文定
仁宗一日來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
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
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採文

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文定爲東王
則抑菴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 同上
宣德元年春三月既望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公弘
詮被命歸省其母太夫人于江陵時不得見者十有
八年矣先是公由翰林編脩爲太子洗馬侍
仁廟於春宮丁先太常府君憂詔奪起侍講經筵後屢
欲歸寧而竟不果行荐以逃晦十年不得快適太夫
人年高强食益壯教諸孫綜理家政裕如也公在燕
遠念不得見母中抱沉戀食息幾廢然聞其康强無
他日必復得見輒用自解永樂甲辰秋公再入翰林
爲學士賜誥命太夫人受五品封號未數月超拜太
常卿推恩上及三代太夫人加封三品國初江陵人

有南徼之戍什伍連屬楊氏亦隸籍焉其地在瘴癘
往戍者多不得生還追逮無虚歲太夫人甚厭苦之
至是
上優詔復其家八在京師馳書還報而加封之命適至
太夫人被二品命服北向稽顙諸婦孫皆羅拜欣躍
以至感泣公今又乘傳南還計日抵舍太夫人童顏
白髮雲冠霞帔坐堂上公朱衣象笏拜階下諸婦孫
先後奔走奉觴上壽可當此之時更不知天壤間復有
何樂可以及此也況内帑泉幣白金文綺之錫絢爛
稠疊拜墓燎黄榮輝而燕樂與父兄宗族僚
上之賜士君子效用於昔沐此光寵可謂盛矣雖然賢
才之生天固有以啓之是以明良相逢功業克建而
令名無窮焉若公之德器材識卓爲一代偉人而君
臣知遇又如此豈偶然哉 送歸省序
自昔聲華藉藉禁林幾年出處嘆浮沉漢文未許馮唐
老鮑叔偏知管仲心賜食每當瓊署晚退朝長傍落
花陰眼中親舊無多在白髮相看意轉深 金定奉承弘文閣
清北集社發
正統九年春脩國子監訖工楊文定公奉旨御製碑
文文定以重建太學爲題具稿進呈命沈太監持示
楊文貞公時文貞已臥病另作一篇以新建廟學爲
題封進用之文定不悅執用其題
文貞具本論凡言重建者謂已作之後又作之廟學
雖前元所建非國朝事此不可論今既悉撤而新作

之只當云新建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建太學而不
云廟於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爲宜延議
雖韙文貞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之學識於是
可見 書丛二瑣綴
公撰繡林讀書記曰學宮在繡林之陽與龍蓋諸峯
相望此其讀書處也予㓜習亂就傳於茲者若干年
讀書之暇偕同遊登山椒眺長江望洞庭覽雲夢之
之墟天光萬里逸興雲飛有不自知其樂者及出仕
遂歷險夷又若干年今年七十有一追惟父祖敎育
于斯師友訓礪于斯國家作養于斯而寤寐之間未
嘗不在于斯也復惟少時拙工呈朴倫員翰林由編
脩遷洗馬以事坐廢若干年復入翰林遷太常再遷
禮官忝列三少之末仰惟
聖明過蒙拔擢不敢不敬謹從事以圖報稱一況讀書
終身亦恒以禮自度不敢以夷險易心第由壯歲棘
膺年益衰邁而終不能無慊然於進退之節尚思以
義制之而不敢狥於所私也
公年七十乞老上疏曰臣一介書生荷蒙國家作養
出仕四十五年歷事
列聖叨享廩祿復蒙
皇上厚恩擢居顯秩日侍清光恩禮優厚臣存亟存生
莫能補報臣今年七十有三筋力衰耗耳目昏瞶思
慮不周事多遺忘加以今嵗遘疾叨蒙
聖恩命醫調治痊可然自是血氣益衰日甚一日雖欲
勉強圖報萬一而力不從心切自思惟有辭而已伏
惟古昔聖帝明王斟酌人情制爲致仕之典
聖朝稽古爲治推廣仁心優老恤賢人臣七十得致仕
不强其所不能以全始終之誼士君子揣分知足明
於進退不敢貪祿固位以存廉恥之心雖時人有士
行朝無倖位良以此也
公自贊小像云資可以爲學而理或有未明時可以
行道而力有不至緬懷古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
呼老矣又自贊侍漏像云以一介書生居三公之貳
峨峨其冠璁璁其佩日近清光談仁道義將爲德爲
民以爲志乎抑碌碌庸庸以保富貴乎聖賢之道匪
知之艱而行之不易也尚思時之所遭身之所自以
報萬一庶幾於君親爲無愧也
李文達公序公文集曰公蚤擢巍科擢官翰苑進宮
僚而輔導之功顯入內閣而論思之職備日侍顧問
於弘文而經濟之略大展屢任總裁於國史而勸戒
之義彌彰平生之志於是乎伸矣則其事業豈易及
哉及觀其所爲文章辭惟達意而不以富麗爲工意
惟主理不以新奇爲尚言必有補於世而不爲無用
之贅言論必有合於道而不爲無定之荒論有溫柔
敦厚之旨趣有嚴重老成之規模眞所謂臺閣之氣
象也平生之學豈不由是而著乎 並文集
司寇彭文憲公賛曰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居館閣
晚踐孤卿懋文思會處困而亨謙虛好學保泰以貞

老成體國著爲典刑東里建安烝合成名二十餘年

先輔太平名臣贊

少師楊公大傅士奇　王文端公直

公楊氏字士奇其先華陰人南唐虔部府君輅始居廬陵再世徙吉水後至元素適徙居太和故今爲太和人曾祖景行仕元累官以翰林待制致仕有傳在國史祖公榮父子将皆不仕而皆以文學行誼重於時公早孤毋夫人陳氏教育之甫六七歲告以世德之詳公即感奮力學雖甚貧親執勞事然未嘗廢卷時喪亂雖平而書無書四書五經皆手鈔以讀海桑陳先生夫人世父也甚愛公早夜訓飭使必由道年十五衰然爲人師學行日益有聞搢紳君子禮重之郡縣交聘爲學官皆不就久之朝廷以博學被薦入翰林任編纂之事者皆天下宿儒獨公稱傳未幾命吏部考第其文擢以官又以公爲第一授親王府審理尉然猶執筆在翰林

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爲編脩時方開内閣於東角門内命解縉黄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置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公感

上知遇忠勤不懈早夜孜孜以脩其職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又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寵任交尊殿嘗講大學公呈講義於

上前覽畢

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公因奏曰二帝三王所以脩諸身施之家國天下皆大學之道

上後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請說之際必以前古爲諸侯幾易入侍講學士王進講乾九四豪儲貳爲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公公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當人言亦舉此說乎公曰程子嘗言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大諸臣非有爲豈敢妄出意見哉

皇太子嘗閱真德秀所輯文章正宗喜其有益於學者公曰德秀道學之儒志識甚正其著大學衍義尤有益於朝廷君臣皆不可不知

皇太子即取視且命繕刻以賜諸子亦以賜公曰子倚卿爲輔翊亦當留意也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

上示以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裔公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諺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邪遂行人押季友

還饒州會布政司及府州縣官與其鄉士入明諭其
罪而暂以示戮悉索其所著書焚之
上復諭羣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毀其所著書最是廣
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藤簟諸物將以遺廷臣
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閲視無公名乃獨召公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公曰奇
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
舘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衆
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陞左春坊左諭德兼
侍講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羾所間憂懼成疾逸
强奉職如平時忍以卒告
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衆未及對公進曰臣觀
賜孱弱日但未敢即安昨晚同立右順門下賜憩作
地旁人帷賜無人氣臣遂命其屬官扶出午門外
上問公言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
命工部與措禮部往祭之六年冬以巡狩北京留命
天下命公視草
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於公曰
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儒言
上喜公能服善曰則何有敗事由是益屬意於公明年
車駕巡狩北京
皇太子監國

上命蹇義金忠黄淮與公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必商確
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悔公曰事豈得不
思但多思則惑惟當據理而行
皇太子聞而笑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擇當理者
從之不必多思致惑也然
皇太子知公誠篤惟公言是從或物者有疑而終必見
用由是少有間矣而上下安春坊舊呈汝玉每以
詩法進
皇太子以問公公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
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恥酬百王
除兇報千古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
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后主皆淫靡不足道殿下明
經講道之暇娛意文事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
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
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公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之
品有高下有德行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
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
皇太子喜讀易凡決疑必用蓍而以易斷命公取朱子
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公因進曰易固爲卜
筮作然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凡脩齊治平之道悉
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名曰周易大義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果何如公
以孝敬對
上復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閱太宰

將時手頭風作醫言當汗發下曰汗即不敢泄然左
右請遣人代斥之曰
上以命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疾
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中
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夜漏逾而後就
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
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其
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數日
上問禮部及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乎尚書
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然
同日宜免賀公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宋仁宗時
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
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
日罷宴仁宗深悔今誠宜免賀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
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決獨
召公問曰朕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
爾輩豈有辭聞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
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
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方今知將徙都北
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
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為永世之利
上嘿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怒
欲其宮帶擊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採解乃免遂命削
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
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 長陵
上命東宮皇太子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
當何如衆疑未有言公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
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
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公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援筆
命公足之遂鴻臚寺丞周界持赴陵俾率行之出頭
後命以宸翰
上遂以與公公寶藏之至今存焉皇太孫勤於學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公與蹇義舉
儀智衆以為老公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
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比
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
正日食宜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二十二年八月
太宗文皇帝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皇帝即遣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
城中空虛漢趙府兵為變因秘未發喪
皇太上然之緩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令闕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歸即
進納
上即取付太孫曰有警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

就留之既而詔公曰卿言誠是昔太行臨崩儲位久
未定浮議旨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
廷事卿與蹇義當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也公曰殿
下嗣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此收人心之機也恩之
所及必先危從征行之臣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書
以爲與臣兩人不應先及
上初即位有詔減免貢而情新司准常例賦北京山東
棗八十萬斤爲香炭之用公入奏曰詔下甫二日而
即有此雖云歲用得無過多
上曰數日事叢脞此蓋急遽中忘之不暇致審耳即命
減其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推漢制易吉服
上時未有答震退猶語羣臣明旦易從吉公謂震曰今
未可比此例且洪武中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衰服後仍素服衣冠経帶者數月今
上於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毋執異尚
書蹇義兼取二說明旦羣臣皆就衣冠黑角帶逕以

上亦未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経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彼

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公自左春坊大學
士進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尋陞以保翰林以
公等所受誥草進呈
上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
而成忌顧謂公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公對曰
聖德能容臣等敢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爲喜
怒不以喜怒爲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爲聖人願
陛下常以古人爲法陞少傅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
大臣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曰民間以畜蕃息散之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
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寺
死爲寺歲課孳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慶不可慶忿
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其
與小民同此豈貴畜賤賢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
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必責陪償破家產
累子孫朝廷可爲負此名於天下后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覲
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
號泣於道路臣恐將來遠處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
學聞此令之失非小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
輩皆忿卿朕念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
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以

使命公據此草勑止散馬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
孤矣但馬已領者當如何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息瘠損不賠
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請公曰繼今令有不使惟給與
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
上以梓宮在殯命禮部尚書呂震新正朝儀不用樂及
鴻臚習儀仍用蓋震主之公與黃淮等入號言前已
議不用樂今仍用不可乞勑禮部設而不作未報乃
復進奏待楚中至夜漏下十刻遂有旨如公言越三
日
上召公等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奏停樂是臣
以能直言為賢如用震言今悔何及洪熙元年正月
念公兼兵部尚書公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涯
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
何卿勿辭公請辭俸
上曰卿於朕勞勤二十年故賜以此祿何用辭公曰尚
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
安敢復加尚書實祿義宜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祿當
辭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義曰廉介貞之風士奇有焉於
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
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已陞為湖廣按
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即令

都察院逮治之公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
太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韙之
上喜即罷治仲成賜公米及鈔幣且降勑獎諭曰卿尊
朕以仁助朕以德致朕為君處之君誠忠良股肱之
臣也有卿如此朕復何憂洪熙元年二月
上以田二頃賜公時蹇義先已受賜公懇辭
上曰卿事朕衣裏一誠資益良多朕心不忘卿前辭祿
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公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
分豈可不知止足幸以從殘喘得更事
陛下三二年後全歸山林受賜多矣
上曰汝勿憂終身至還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公曰
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聽辭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真能
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贓吏乎 四月人 上書頌
太平者
上以示公及蹇義夏原吉楊[illegible]義等曰
陛下即位所行皆仁政百姓無科斂徭役可謂治世矣
公對曰
陛下恩澤已敷但流徙尚有未歸瘡痍尚有未復遠近
猶有艱食之人須再休息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朕與卿輩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
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上五章朕皆從所言卿三
人未有一言豈朝政果無闕生民果皆安乎卿輩吾
所倚任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所隱大理少卿戈

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
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
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古
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
上以衆言猶不釋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公又進言
曰
陛下有詔求直言言不當者不之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
皆以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或在豈能盡知謙過矣
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
上悵然曰朕非惡謙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
心遍諭衆人公曰此非臣言所能諭當以璽書開諭可
也
上遂令公書勑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
爲戒由是天下知聖德之實
上念公匡輔之力賜公璽書其略曰朕膺監國之命兩
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嘗不易志
及朕嗣位以來嘉謀嘉猷入告于內期子于治以惠
黎元正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己意創製楊貞一印
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
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
卿輔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亂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是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
但南人有文可用也
上曰然則將如何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
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
就用矣
上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北士少
自科目進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往與禮部計議以
議定來上而官車晏駕
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
得尚書陳山來迎見
上請乘勢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
上疑之以問楊榮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
依違其間榮遂傳旨令公草勑詰趙王公曰事當有
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今當以何爲辭榮曰令逆黨
言實與其謀即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心
否乎往見蹇夏反復言不可狀蹇夏曰即如公言當
若何公曰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當必
無虞而國體正矣二人曰
上令將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勑則吾當以聞時惟楊
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榮先
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內俄復召蹇夏蹇夏以公
言白之

上不懌而止車駕還京師公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
者猶喋喋
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對曰
今日宗室惟趙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趙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今思所以
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璽書
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勑書往
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
表謝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久之召公諭曰
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
褚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
乞立爲陳氏後詞甚懇切
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
之或以爲與之無名徒爾示弱
上召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
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
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
困於交阯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
臣恃
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擬此事有意外之慮爾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五年二月
上以四方屢有水旱欲下寬恤之令獨召公議之
上曰被災之處稅糧首當免民間有欠孳畜馬騾官責
償甚急民苦之亦所當恤凡爾所知者當悉爲朕言
公曰百姓積欠薪芻及採買諸物官府但知督責而
民不能輸官糧額重民困無聊多有委棄逃徙者當
量與減除部符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槩
趣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雖當於產有處取之無者
勿預也年來刑獄不清旱潦恐由於此宜戒飭法司
敎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男皆徵集京師徒
於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勞困而妻孥莫
顧未免怨歎當命官審治丁多免其半單丁者皆免
老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爲匠者察實除
之今軍民若漕運而倉庾無關防姦盜相機恬不畏
法宜命風憲官巡察
上稱善即書勑明旦行之民大感悅七年二月
上諭公曰憶前下令恤民今已再期民事不叙可恤者
宇公曰官田減租民間皆感聖恩而戶部不行追徵
如舊此循習之弊
上惻然曰今欲再下勑寬恤必舉此爲首如再格不行
泓衆之因問事之當寬恤者公曰逃移之民朝廷既

敕使復業而家業盡喪又有公逋私債之擾所在官
司不能恤則必逃聚山林相結爲非請下有司凡逃
民願歸者郡縣善撫恤免其征徭不願歸者聽於所
在附籍給以閑田爲經營産處免徭役一年從之又
上曰在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公又言各處課
程光因鈔法不行加倍徵納蓋一時權宜今鈔法頗
通宜減倍徵之額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
江商税魚課舊皆納銀請裁爲一例
上命納銀一兩者折鈔百貫又言小民之不安皆原有
司貪暴請令風憲考察
上曰然若有廉能者亦令以名聞將用之公又言方面
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咸務取公
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
犯贓罪併坐擧者凡因保擧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
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年來
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
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卓然出衆
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亦宜察擧唐虞之世罰弗及
嗣今犯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
其餘犯者子孫有文學才行並聽用公又奏臣見聞
不廣願命大臣謹厚者一人共識之得推廣仁恩福
及天下
上以胡淡謹厚予命與公審議凡可行者悉以進事皆施

行今
上即位之初惓惓以天下爲心率其同列昔言當整肅
軍政飭邊防以蕃安百姓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
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黃福當令參贊軍
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湖廣河南山東江西
去年旱災人民艱食慮有嘯聚爲非者宜委文武大
臣各一人往鎭之事定而歸緣邊將士所以警備非
常其無爲者宜令於行在太僕寺苑馬寺關用西番
諸處貢馬有可充邊用亦聽留官員冗濫宜從吏部
及內外風憲官考察近詔寬恤軍民內外諸司當體
朝廷之意凡事務從減省宜令條奏事有應請取自
上裁詔皆如所言公等又上疏曰
皇上纘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去年十月
宣宗皇帝詔臣士奇曰明年春俟東宮出文華殿讀書
凡輔導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
望
皇上留心不幸大行上賓臣未敢進言然此事至重伏
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其所條奏唯在愼
擇儒臣及左右侍御之臣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己頗
僻者皆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
關於此疏奏
上與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太皇太后遣官諭公等專以擇講臣爲務尋陞少師時

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公又念今遣御史清
軍有以陝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
伍者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
隸之人往北方極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南人死
於寒凍北人死於瘴癘且去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
道路遙遠困於無資多致死亡深為可惜在
祖宗時已除遞軍仍舊其餘軍丁南北各就近衛服役
之今兵部以文移煩勞憚於改發不念下人之艱苦
不思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楊溥計議具疏兩率同
列上之且曰臣愚欲以今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
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
遼東諸衛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
南直隸軍丁皆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
待補足其缺又以填腹裏之空則兵備有實人下不困
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又言堯湯之世不免
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於備荒皆諳制天下郡縣悉出
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斂散又相其地
宜開濬陂塘脩築圩岸閘埧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
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
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堙廢或被占奪稍遇凶
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
繫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
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埧皆令脩

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候稔歲而後行郡縣倉
滿無以此之廢舉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
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若巡歷所至不按問理聽
其堂上官糾治庶幾官有所儆人民不至狼狽
耕農無旱澇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上曰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部亟行之時有言方面
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
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
上命公與楊溥等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選
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
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有一
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私所司不
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
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上體祖宗之心非是有所
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朝祖宗相承為政皆有
因時損益之宜
宣宗皇帝臨御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
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昔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為
喜昔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
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明鑒在前可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於下切緣群臣舉保吏部審擇
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是
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
以欲敗壞

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
何由治平伏望聖斷只依
先皇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才職必須明正舉
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
大恩懶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國家治忽
所關是以竭誠盡言惟聖明裁擇詔如公議五年公
聞四方雨澤不足率其同列上疏曰
皇上臨御以來凡百科徵一切停罷官府通欠悉皆蠲
免民生既安天休當應然今猶旱災者豈刑獄或未
清歟聖心惓切惟在推仁處恐理官奉行未至乞令
三法司精選其屬清廉仁厚公正無私者數人賜之
以勑分行天下審錄囚犯親詣州縣名集里老親傍
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冤枉罪有疑者即與決
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
以回天意從之公久在朝廷處宥密之地言動以理
不苟爲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知而
仁宗皇帝知公尤深由是
太皇太后亦知公爲人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公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旨命公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
上諭公曰太皇太后爲朕言皇考往年在宮中談卿等
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孰
肯任事不任事皆有的評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

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迕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樂卿然能從卿言以不敗事嘗有小失甚悔
不用卿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
迕而不從謹之謹之公對曰
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陛下常奉聖訓公虛心公正論
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權譎毀而
非辜者必盡誠爲之伸解有忿貪邪不檢者必正言
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公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實
每與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
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
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卹民盡公
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問識與不識博詢於衆
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紛興不恤也直道
而行不爲阿徇求榮宣德中同列有譖公於
上者皆頼
上明不聽公聞之亦不爲憾待其人如初篤故舊解猜
尹昌隆之死言於
仁皇皆存其後公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
一心直嘗觀之宋歐陽文忠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
其功業之盛亦既顯於當時若君臣相得內外無間
享其福祿榮名而久於其位蓋未之能也今公德行
文學表然爲四方之望議論政事施於朝廷者四十
年君明臣良志同道合軍國之務知無不言而言無

不蠱與冊制命皆出公手在位之臣事有可疑者一
於公決之若公者非書所謂商耇成人詩所謂王之
藎臣也與公嘗以其進於
上上之命於公者備録成書曰此
列聖大德所寓也何可忘哉並從公久其受教爲多而知
公亦深公之細行皆可書當別有備載之者姑取其
事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爲之傳使後之君子有
考焉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二

祭酒文毅李公言行錄　　楊尚寶

李時勉名懋字時勉以字行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仕
永樂正統間官至祭酒年七十七謚文毅
先生少負大志勤於學明窮性命道德之奧於書無
所不讀永樂間取進士第
太宗皇帝銳意文學擇進士之尤者俾盡讀中秘書學
古爲文辭先生與焉其文學日進有盛名以母憂去
居喪務盡禮服除授刑部主事而所治無冤人與脩
高廟實錄成授翰林侍讀先生自以蒙恩厚思所以報
殊遇凡事有當言者輒以聞
上亦多聽納雖甚忤終不譴
宣宗皇帝尤矜容之陞侍讀學士待之加厚每賞賚之次
三命與文衡
上臨軒策士則命讀卷入皆以爲公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先生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冀有
所感悟
上亦爲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爲范淳夫其人也時
太學缺祭酒而難其選諸公皆謂莫如先生相與請
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人皆習經藝先生閒其訓誨各
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俾有所領解如饑者得食渴
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造就病者有醫死者有歸
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先生出貲爲之倡而仁義卷行
成焉諸生事先生亦如子之事父有志必赴雖冤難

不避賢才之盛蓋彬彬焉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
彝倫堂祭酒當以經進講而先生以病故人疑之至
是升堂俞敬愼色溫氣龢賜坐西南隅講尙書贊明
帝堯所以親親仁民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遠聽者
忘倦
上爲之喜甚賜予有加 王直撰墓表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
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死泪
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閏言
英正統時爲祭酒倣胡安定教隨其器而造就之諸
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無有
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後王振

怒其持儒禮搆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號代者甚
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點
染錄
李先生爲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曾爲尤切
夜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命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書
或自潛行察勤惰無燈者明日責罰自是燈光達旦
書聲不絶 可齋雜記
洪熙改元文毅充講席奮忠讜動天地而感鬼神繼
司成均諸生愛之如父母晚路權璫執命文毅見辱
后大用代死諸生號救闕下者數千人 羅倫跋帖
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博文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行
歷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驕我忌

荷校類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彭韶撰贊
尙書文端王公神道碑銘直 李文達公賢
公諱直字行儉別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
也導輔東晉遂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爲吉
州刺史因家吉州又數世孫贄仕宋爲戶部侍郎從
居泰和代有顯人曾祖以道祖子輿隱居不仕父伯
貞仕國朝爲寧慶知府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
太師吏部尙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早喪母而父以
事去賴祖母李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
力學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
時
太宗皇帝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爲翰

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學公在選中感
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
上以公卓越諸七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
授翰林脩撰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
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愼不懈中外
成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在扈從遂與脩
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入翰林陞侍讀
仁宗即位進侍讀學士
宣宗爲皇太子愼選宮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
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勑皆以屬公
又兼記注於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進階奉議大夫
宣宗即位與脩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
讀學士有白金綵幣襲衣寶鈔之賚進階中順大夫
今上嗣位詔脩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
郎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涖
部事宗伯胡公大喜國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
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璡去位詔以公代之命下士
類以悅進階資善大夫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
選授事嫁禍於公給舍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公進加
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正統己巳秋北虜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為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
特命公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景泰

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
祿大夫公屢疏求退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致
并辭師傅二職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忠清之操簡
于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鏹賜之給驛舟以歸
公方面脩髯器宇深偉望之若神僊中人天性凝重
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
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歷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
翰林五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
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拭
目海內想聞其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
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

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擢用自是四方
號得人奔競之風為之一息居第臨衢曾不容意一
切世味安於淡薄朝廷重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
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孫讀書而已所著
有抑菴集若干卷行于世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
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訃聞
上為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于其家復令
有司營葬事公配陳氏累封一品夫人先公二年卒
子男五人長稷翰林檢討居母喪以卒次曰禎次曰
稂曰桐孫男十人曾孫男七人穎等卜以天順七年
正月六日葬于邑之官信鄉高坪之原乃以公所為
墓誌示賢請銘其神道賢從公遊最久公未嘗待以

屬吏又引之同升平生之志未有過於公者謹摭實
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國之明昌彙征賢而有一挺
生嶷豈偶焉侃侃王公天賦其秀有聲蔚然大江之
右雋拔鳳閣容與翱翔惟學之富惟譽之芳遂秉鈞
衡不倚不忒百司庶府位稱其德位稱其德又我烝
民列聖遂登保傅師臣公之旋歸既祿且壽國耆耇
龜士仰山斗公之云亡乾我聖哀節惠二名錫命三
公有美哀榮無然愧作銘在豐碑元老之墓

祭酒陳公言行錄　敬宗　　楊尚寶廉

陳敬宗字光世浙江慈溪人進士歷任永樂天順間
官至祭酒卒年八十三
陳敬宗由翰林升南京祭酒美鬚髯儀表端整步履

有定則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
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禀啟於對君之禮對客無欲真
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
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古穰雜錄
公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與修
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修五經四書大全成
改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脩兩朝實錄
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爲人矜嚴好禮
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
諸生進學成德戶部尚書關中楊鼎初發解于郷試
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爲士大夫
所重如此景泰元年致仕

國子祭酒四明陳先生退休屬諸生猝有慢忽之而
訟之者法司將罪諸就逮同文襄公其同年物先生
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辭先生見
之怒曰無乃誣君公笑曰左法惟奏事不實耳聞者
或迂先生而先生不亦純臣哉 水東日記
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頹然無異冲抑撝隅
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師於國子身以爲誨
朋來是樂不解于位時有古廉於公作配 彭留撰贊
副都御史吳公言行錄訥 同前
吳訥字敏德直隸常熟人由薦舉歷任永樂天順間
官至右副都御史卒年八十六
公父爲沅陵縣主簿常被誣繫京師公乞身代事未

白而父歿公治喪如禮不用浮屠法力學尚義兼善
醫術聲聞江東郡邑薦爲校官不就永樂末爲醫生
至南京上疏懇辭時
仁廟監國聞之命教諸功臣子弟復拜監察御史歷陞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左副都御史
海虞吳敏德爲僉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
其議論猶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
而圓內者相去遠矣 王直撰贊序
吳思菴先生誨及後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
延航船兩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群
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祇天使談
笑也 水東日記

公爲人端重純明處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
務遵儒先闡經訓以正士習爲文章根據義理有裨
世教不徒作也公自童丱積學有素其末端用力必
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爲先
至其爲文根抵則以羣經爲之本波瀾則以遷固爲
之輔於是形諸論著不苟同人言必以實而要其歸
則一本於理公應詔起自田里爲御史爲僉都御史
所至皆藉藉有聲若夫文則又公之餘事耳 彭韶撰 思菴文
蕭引
公淵乎其學炳乎其文才識論議博達今古其在臺
憲十有餘年寔蹇蹇諤諤正氣凜凜其心寬厚仁恕未
嘗察察以求人過而好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

不敢喘息方將倚公拜重寄宣憲生廉風紀而公力以
老去非衆人所以望於公也 陳敬宗撰碣銘
古巖古心學窮性理孝義切問實形踐履遵述儒
監罔所禮乃數世胄乃司風紀卒爲憲臺清德莫比
獨老勿書以志哀哀書轄正遺文垂訓無已 彭韶贊

諒江知府劉公言行錄 子輔　尹侍郎直

劉子輔諱　以字行江西廬陵人永樂宣德間歷官
監察御史廣東憲使左遷諒江知府死節
子輔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
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雌色而浙
江之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
苟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爲賢御史九載考最陞廣東
憲使到官數日丁家難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阯諒
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叛寇黎
利攻圍諒江城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
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盡
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
力鬬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
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汚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
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參政遣官賜祭復其
家子輔平素恂恂少言若無所長者且不甚交際人
蓋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
之乎當時總帥如王通輩擁勁兵十數萬不能禦賊
而棄城去甚者若徐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同尚

沽且暮間卒之不逆誅於國典夫死一也披身殛家
僨賊詣無窮視子輔蓋冰炭薰蕕之不相同矣時卒
守之將如鄰指揮李任等蘇發奮節而死者蓋多死
民社者子輔及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革亦
非一人忠罵賊不絕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焉
嘗多正人君子哉顧係於用之者之何如也 李賢撰
尹直撰贊曰嗚呼子輔志節端方觀風兩浙凜凜冰
霜乃司蕃臬乃守諒江撫綏民夷豈弟循良叛寇
冠所在披猖獨率兵民捍禦防食盡力屈矢與城
亡子妾先盡不汙賊戕妻義子孝忠備節張郵恩有
賦廬陵有光

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李文達公賢

公諱鳳字子儀先世滄州鹽山人後徙真定之晉
曾祖才卿祖德林俱潛德弗耀考益故爲禮科給事
才卿德林俱用公貴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母王
氏母李氏俱贈夫人初李氏有娠一夕夢大星出懷
中覺而生公人以爲異三歲取父書作讀誦狀識者
知有奇志隣有病召巫治之公往觀之竟不驗扣其
神曰卿相在此公去神乃降衆驚異曰此子殆不凡
者稍長從太常少卿鄭雍言授春秋經每有講說即
能問難穎悟異常已而母病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母
卒居喪盡哀人服其孝永樂己丑北虜犯邊
文廟親征以給事君贊理戎務因主將失利沒于陣公
時年十四大父母垂白在堂家道蕭然公哀毀踰禮

與兄奉祖還家竭力事養得其懽心文之有司聞公
孝友選爲邑庠生公益奮力於學雖祁寒暑雨不輟
遂領薦入太學時鴻臚序班缺員例選北人爲之吏
部尚書蹇忠定公義見公異之曰是生不可沈此職
也宣德丁未登進士第癸丑春擢刑部江西司主事
時江西豪民爲逆者千餘人繫獄未決付公理之公
一訊皆得其情獄上獲生者數百人能聲大振大司
寇嘉公之才特令總閱部章奏及錄在京遠繫者正
統戊午冬特陞本部右侍郎由主事進侍郎者自公
以前未有也己未夏以京城草場出内多弊勑公巡
督之辛酉春改南京户部右侍郎公上疏曰南京根
本重地糧不可不素蓄宜每歲分米二百萬石遂定
爲令往年南京糧運事委之內臣至是勑公兼督益
以出納嚴慎故也時人以公執法呼爲張板朝廷亦
知其名己巳春賜璽書嘉勞有清勤公正之褒賚以
白金文綺景泰壬申春陞本部左侍郎未幾進尚書
明年廷議謂公素有與望乃轉兵部尚書參贊守備
機務又明年召爲户部尚書時邊務方殷錢穀之費
動以萬計多以不給爲憂公至處之裕然國用不勞
而足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南京舊都得耆人鎮守以壓衆心仍命公
爲南京户部尚書兼督糧儲辛巳春以考績赴闕
上慰勞有加公以足疾懇辭致仕不允舟還疾甚未抵
任而卒是歲三月十八日也距生洪武丙子九月四
日享年六十六公爲人正直而心地平易遇事敢爲人
不敢以私干之尤篤於友義同門蹇於仕進者必極
力助之故人李恂爲太常贊禮郎毋老子幼夫婦相
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爲子婦教養
其子至於成立又急於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於
急流公即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性
尤真率客至即出酒殺對酌爲樂不計豐約與之接
者未嘗不稱爲朴實君子也歷官幾四十年勤慎如
一日曾無過舉卒之日有司以訃聞
上深悼之遣官諭祭賜以賻儀復命有司爲治墳塋給
官舟歸葬于鄉公配李氏累封夫人子男三人長愷
次博次忭孫男六人銘曰偲偲張公生也不偶大器
弘才重者已負乃承家學乃擢巍科歷踐膴仕不偏
以廉不倚以廣時呼爲板愈見其操凜不敢欺罔
天性孝友詩書濟物之心一何孔仁既恭矣我復襃
約儉茂勳光昭允哉士類稽其終始惟忠惟勤懿此
言行蔚爲名臣遺典式承存殁無間嗚呼張公全歸
於善

尚書耿公神道碑銘九疇　李文達公賢

今之公卿大夫功業文章表著天下者甚或如司寇
耿公所存所行尤不易得孟清潔之志如金石之不
可奪也嗚呼艱哉公諱九疇字禹範別號恒菴初母
姚公時忽夢神告曰吾自冠山來當大汝門覺而公
生自幼穎敏讀書必究義理弱冠爲邑庠生登永樂

甲辰進士第宣德辛亥推禮科給事中凡事務有更
體者清操正統改元之明年大臣言兩淮鹽政之弊
必得重名檢者理之於是推公為鹽運司同知公巡
行諸鹽場盡革宿弊公私便之復條奏數事曰均措
添節撙鹽二事遂著為令癸亥丁母憂鹽場數千人
詣闕留公從之乃進陞鹽運使公益循法責效廉名
大著嘗坐水傍一壺手曰水清不知使君之清公因
號恒菴以自勵尋以註誤逮至京事白朝廷知公廉
正特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同官辨疑獄又奏辨刺所
恃有婦誣其夫殺父斷異公曰不可枉其婦而呼之
人服其當未幾有盜發奏與出巡以公留守京師就
而鳳陽歲凶盜起復勅公往鎮之公乃留兵武彝為
諸衛軍耕守以杜姦宄覬覦之心招撫流民七萬餘
戶一方晏然兩淮鹺政自公去任多廢至是復屬公
兼理之於是奏罷易米法申飭條戒有加於舊事竣
勅公巡撫江北諸郡公益盡心宣布德意凡可以惠
民者無不極力為之景泰初勅公審錄諸郡大辟因
公曰洗冤澤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
有婦人來何蘭家者既去而死其家訟蘭與弟殺之
蘭誣服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知殺者果他人也人
服其明代還議關中重地守臣缺人僉謂非公不可
特勅公以往既至革弊黜貪威惠并施初六部卿佐
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假寬不受約公着
奏下之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朝廷下公議

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少矣在為將者馭之何如
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卹絕侵漁以養其銳氣
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而醜虜不
足慮矣不然添兵何益徒冗食耳遂從公議初邊民
春夏就田耕作秋冬移入公疏言邊將所以禦寇而
衛民也今民自避寇而失恒產將何為哉乞委邊將
以止移入不能衛者罪之民皆稱便朝廷以公兼理
戎務宜居憲職遂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
公聞朝廷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燈貢昔宋神宗買浙
燈而蘇軾輒諫止之此忠臣愛君之至情也今買羊
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遂上繳
以災異下詔求直言公復上疏曰天地間有必然之
理有或然之數理可盡而數不可況臣願
陛下延儒碩以廣聰明公賞罰以別忠佞擇守令以惠
黎庶簡將帥以固邊疆此必然之理不可忽也優詔
答之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公可大用顧侍臣曰耿九疇蓋正人也即
名為右都御史士類皆賀臺憲得人時子裕任給事
中公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為翰林檢討公
自幸遭遇思圖報稱首進五事曰崇廉恥以厲士風
清刑獄以召和氣勸農桑以厚民生節糧賞以豐軍
士任臺憲以振綱紀
上皆嘉納之因勑戒風憲公進御史告曰朝廷望治於
憲職至矣各宜潔條以副任使不然吾不汝貸衆皆

悰息風紀爲之肅清時遷情不寧將臣急命公將遝
諸道御史劾之事泄反爲所誣逮公等于理公引咎
自當朝廷察非公罪出爲江西右布政使尋陞四川
左布政使明年召爲南京刑部尚書凡在職者流於
謟俗有乖清議公至肅然自歸于正天順四年八月
二十九日忽遘疾不語移時而逝距生洪武二十九
年四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五訃聞
上深哀悼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爲營葬事士大
夫識與不識莫不惜之公兄性孝友韜終追思不忘
遇亡日悲痛如初喪時事三兄恭而盡禮常偹耿氏
家乘以昭其懇平生慕司馬溫公爲人敦尚古道恥
同流俗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

而已交人必不泛闕節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
犯凡論事是非確然不撓未嘗詭隨於邪正之辨尤
嚴坐是與衆寡合累遭讒困頓
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公先世東鹿人有曰昉者仕金
爲平定軍指揮使因家平定州有諱守直者務儒業
舉進士任總帥府教授高祖復仕元爲大都路知事
曾祖文大寧路推官祖承祖太常太祝考納通經學
洪武中爲河南盧氏縣學教諭卒葬金谷陀之原子
孫遂爲盧氏人與太祝公俱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
郎妣和氏累贈太淑人配高氏累贈淑人子男三長
智次即裕今爲泗川判官次發女六孫男七卜塋于
先塋之次裕詣京師時持鄉人左都御史軒公狀乞

予爲神道碑予亦鄉人也不可辭則序而銘之銘曰
麟之祥鳳之瑞璣實難其逢云誰不惜有若斯世
挺生偉人王立清脩如鳳如麟有偉耿公鉅鹿之胄
一時英賢鮮出公右蚤登仕版青瑣黃門直道而行
過于前朝嬉政既清疑獄既辨乃整邊防乃正臺憲
周思職務寢不遑安出領二藩之屏之翰求廉潔然
不容少滓初志如山死而後已百鍊之剛不損毫芒
南畿作士
帝眷煌煌知無不言言則剴切社稷是安既安乃悦鑒
公之喪士類所宗譽流無窮惟公之終
子裕歷官禮吏二部尚書性寛簡與物無忤弘治元
年卒于官

侍郎孔公墓志銘 文英　　薛文清公 瑄

公諱文英字世傑系出宣聖之裔大父諱彥明娶曾
氏父志學娶蔣氏自彥明值宋季兵作徙家武安再
徙邯鄲父志學又徙陝西安化縣遂家焉比再世皆
積行隱德弗耀于時志學生五子次即公也公生有
美質其父遣入縣庠從良師友習舉業中永樂十五
年鄉試登辛丑科進士宣德元年初知江西廬陵縣
未幾以事至京師擢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年奉
璽書巡視北直隸民瘼事竣條奏所以消弭之方大
荷寵賚值浙江黃巖縣有健訟者搆揑夥民三千人
相聚譸張為非公奉勑諭俾往體量鞫問公至則取
其文狀究察端緒所自起遂得其所以搆造者羅織
之詞一訊衆情皆服立遣詿誤之衆獨械首訟一夫
來京處治人皆交口以明果稱之十年丁內艱正統
紀元廷臣奉詔選能御史分理天下軍政公以廷臣
薦乃驛召至京改河南道奉勑清理江西軍伍九年
滿考陞吏五品俸仍理前事正統五年陞湖廣按察
使九年丁外艱部屬軍民狀公公平之績相率詣御
史乞留御史會奏得旨報可奪情起復涖事後以事
至京師景泰紀元今
皇上詔擇有文武才謀可鎮邊關者吏部以公名上遂
陞大理寺卿俾奉勑鎮守紫荊關及提督緣邊軍務
公至練兵有法設險有要斥置得宜關備大飭內外
晏然無警軍民皆得以樂生興事六年春
上以刑部左侍郎員缺且邊關無事乃驛召公補其缺
次年為景泰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詔如例遣
官諭祭備墳安葬公生當洪武甲戌五月初七日卒
是年月日蓋甲子一周又三歲矣公娶陳氏生子男
四曰宇宗宙宏女四孫男三公性資溫厚居家孝友
接人謙和於世利澹然寡嗜好既力學尤通吏事登
科為名進士治邑為賢令尹出入風憲綱紀卓然鎮
守邊關事功就緒入貳秋官庶獄明慎其行已歷官
大節可見如此又歷仕清朝荷國家覃推恩之典贈
其祖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妣淑人封其父文林郎
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母封孺人贈淑人
公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陳氏封孺人至淑人實有
三世號封之榮公既沒又荷聖朝褒卹之典諭祭有
文窀穸有造其可謂有光前後善始善終者矣公之
子宗特以某年月日奉公柩葬于某山之原乃奉公
狀儼然喪服來乞銘則為之銘曰有翼必達有本必
材執人之現而用與達君惟其賢孔懋臺猷有居有
脏有敷有為所持不回所職不隳所積既徵所成惟
丕祖考遠綏嗣慶世系甲子乾推茲銘永垂

尚書恭定年公神道碑銘 富　　李文達公 賢

天順庚辰戶部尚書缺人
皇上以年公 富可當其任有慰其執法者沮之乃屬吏
部改議

上曰掌國計者正用執法之人卒用公命下朝紳皆快
巳而在任公勤慎寡言望益重一旦以疾卒無有不
悼惜者其子請銘其神道之碑按侍郎薛君狀公字
大有號謙齋姓嚴氏上世莫詳所歷曾祖孟陽仕元
爲萬戶守滁陽因家全椒元季兵亂子孫流徙鳳陽
之懷遠洪武初附版籍悞以嚴爲年遂因之祖遇春
父景和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妣朱氏
妣邵氏俱贈夫人公甫十歲即入邑庠爲弟子員明
敏端重師友咸器異之弱冠領永樂丁酉鄉薦明年
以乙榜教諭濟南之德平年雖少而教規甚嚴諸生
多所造就秩滿以績最擢吏科給事中兼署刑科糾
正違失務全大體宣德乙卯吏部爲陞光祿少卿

宣廟欲大用之乃奏留不下久之特陞陝西布政司右
參政至任即巡歷郡邑察民隱𡚁吏弊興學勸農尤
嫉贓吏貪墨者聞風即托故解去鎮守宦官加禮
焉或指畫未宜聞公言即止初三邊士馬芻粟供費
浩繁民皆疲於遠輸而郡邑豪猾之徒又因緣爲奸
邊儲多空乏朝廷深以爲慮乃屬公總之公量地遠
近按收之遲速定其撥科防其出入立法甚嚴凡弊
盡革民不告勞而邊廩實矣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
政使惠政及民愈廣時傍省飢民流聚南陽陳州諸
處無慮十數萬剽掠居民有司莫能制公往撫諭乃
分散安輯而賑恤之衆皆感公之德願爲編氓已巳
轉左布政使未幾北虜入寇雲中烽火通於京畿軍

民走避道阻糧絕朝廷憂之公有謀爲特委督運糧
餉八萬石濟邊吏民聞公號令皆冒險而進無後期
者邊餉以充明年用邊將論奏進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提督大同軍務兼理邊儲時軍民瘡痍未復室家
離散呻吟之聲不絕公招亡撫存舉廢政革科徵鋤
豪橫廣屯田軍民始有更生之望初倉庫所儲多爲
勢要侵欺公至悉追獲之由是軍林數與穀數不乏
時征虜大將而下多納賂冒功公至悉核實不解故
爵賞無濫及者景泰乙亥丁外艱朝廷以邊筭方急
奪哀視事公懇乞終制不允天順改元將臣石亨因
私忿以危事中公遂繫于京獄
英廟保全乃令致仕不數月即起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尋轉戶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陞復左副都御史公按
行青齊諸郡官吏畏服奸豪屏迹有吳人居東昌者
多殖貨弗率其首羅姓者尤爲桀黠公慮爲患乃言
于朝因其來京置之以法其不逞之謀庚辰春召爲
戶部尚書
英廟知公忠直禮遇優厚公益盡忠夙夜不懈以國計
爲已任然處之以靜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癸未賜
誥命詞極褒寵甲申春公以陝西累年用兵而督餉
遣者多不得人乃薦三人爲藩司郡守使理其事吏
部以公爲侵官公上疏極論大臣薦賢爲國之道且
以年至七十懇乞致仕
初臨御以公舊臣眷念之使復任忽得痰疾且劇

上命醫往視竟不起深爲之震悼輟視朝一日賜謚恭
定復遣官諭祭令有司治塟事朝之公卿大夫莫不
吊哭盡哀公爲人剛正言不輕發庶靜寡欲遇事敢
爲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生於洪武乙
亥十二月七日卒於天順甲申四月十六日享年七
十配蘇氏贈夫人子男四人長茂次芳國子生次英
次華孫男八人卜以是歲某月某日歸葬于先塋之
次銘曰天順人才一時極盛有偉年公尤端敬正既
司國計法不可撓峨冠垂紳挺然獨標有偉年公歛
歷最久始終不渝惟道是守屢推不折勵操愈剛儼
如蒼檜任汝氷霜有偉年公一代無幾星隕之悴海
内咸傷

皇恤耆舊恩禮是優恭定之名百世之休形歸泉壤无
虞有安史臣作銘刻石道左

刑部尚書劉公墓誌銘 廣衡

李文達公賢

劉之先河南祥符人其遠祖有曰功甫者仕宋爲江
西萬安丞子孫因家焉公諱廣衡字克平曾祖仁一
祖昭年父俊英俱業儒不仕祖父以公貴累贈資善
大夫刑部尚書祖妣鄭氏妣歐陽氏累贈夫人公自
幼穎敏在髫丱中卓異如老成蚤失怙恃遭家多難
諸弟幼弱公與兄廣泰綜理家務家遂以振閭里莫
不嘉羨曰劉氏有子矣洎長入邑庠授易于鄉先生
翰林檢討宋琮永樂庚子遂領江西鄉薦益肆力於
學登甲辰進士第宣德戊申拜刑部廣東司主事乙

卯陞陝西司員外郎正統丁巳再陞浙江司郎中凡
歷三署厲明之譽翕然庚申秋朝廷軫念四方多罹
飢饉欲廣蓄積以禦荒歲乃簡廷臣分理預備之政
勑公便宜從事而公在首選往浙江即日上道遍歷
郡邑所區畫甚多得粟數百萬石爲四倉以儲之復
督勸有司築陂塘抑豪強撥田疇事集而民不擾旣
還朝廷嘉之甲子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命專理屯刑
又疑獄公而明者甚衆已巳陞陝西布政司右布
政使明年
上以陝西邊務方殷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關中
益特陞也公益感激自效條陳數十事皆安邊禦寇
利國便民今務多見施行時邊報多警公從容裁處

咸得其宜屢督修城堡七十餘座復奉勑整飭軍務
粟萬石於邊城通歲半民飢困設法濟之俾不失所
而公家之務亦辦尋召公還京治院事未幾復令往
錄南京法司之獄多所平反旣還有白金綵幣之賚
壬申秋復奉命糾察湖廣庶職之廉貪者凡所黜陟
人服其公且條陳軍民利病數事多見采納旣還賚
以羊酒時浙江福建民鄧懷茂王孝心等作亂特勑
公馳往督兵捕之至則賊已就擒公察其嘯聚之故
以山有銀場連亘深僻賊得以潜伏其中即命伐山
通道且奏設縣治以便巡視其患遂息已而守臣以
所獲賊屬俱論謀逆報功希賞公覈其實得首惡者
十人餘悉縱之事竣而還賜白金綵幣甚厚兩守復

奉勑巡撫遼東兼督軍務鎭静不擾遠近悦服天順
改元春
皇上復位特召公還陞刑部左侍郎八月遂進尚書累
膺金帶繡袍之賜公感
上知遇益自力以圖報稱秋九月忽遘風疾而瘖即上
章懇乞骸骨詔許之既而言語如常兼醫皆喜曰公
疾瘳矣公獨不以爲然惟諄諄屬後事未數日疾果
復作竟不起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
年　月　日享壽六十有四
上聞訃嗟悼遣官致祭于其家復命有司爲營葬事公
爲人直諒通敏寛厚坦夷康巳接人一出於誠不立
厓岸平居温然藹氣可掬及遇事能斷毅然不可奪
而秉介之操始終不渝雖歴通顯服食無異於寒士
尤以文學推重於時所爲詩文有集藏於家娶康氏
累封夫人子男四曰述古曰述憲中順天府鄉試曰
述　曰述績爲邑庠生孫男二銘曰木有松焉挺然
秀拔石有玉焉孚　旁達大江之右懿此劉公卓卓
溢温如玉如松發跡司刑爰歴三署巨臬名藩大有
時譽都臺肴外司冦載登既忠以勤
皇寵是膺皇寵是膺惟德之屋惟才之長惟學之富懿
此劉公邦家之光胡不慭遺皓皓嶽峨我懷伊人昭
代希有刻銘堅珉永世不朽
劉忠毅公 球

侍講學士曾公行狀 鶴齡

公姓曾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有仕唐爲光
州團練使曰慶者再傳至構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
西因家泰和六傳至宋彭澤令安定清川丞安中監
察御史安強兄弟俱起甲科而登益顯彭澤九世至
元瑞金教諭約生九韶仕洪武中以强利使民罷還
黄蓮[illegible]官歸而教授子鵬其子贈翰林脩撰伯高尤
邃於學舉賢良授官皆不就曰吾上世連仕不达而
有惠於民食其報者在吾子孫吾何以仕爲即公之
考也母太安人胡氏夢星墜戾内感而生公公少異
常兒及受學家庭不煩督責自力於業既冠與其兄
椿齡以書經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會試留養未
行其兄遂第進士爲庶吉士翰林以沒仰事俯育之
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内外斬然無足頼者又以閒
右[illegible]齡弟克蕃厥居積學之餘稍出所有授學以自
給久而從焉者衆贄入益不貲通營故業邑城之西
爲久安計諸子頗足事事遂辭太安人赴永樂辛
丑會試旹今少師廬陵楊公司文衡務先典實之作
以洗浮靡之弊喜公諸篇悉優多粹衍之至今評程
文者以是科爲最是對居第一擢翰林脩撰洪熙乙
巳受勅封贈父母妻宣德改元奉命如南嶽及舜神
長二陵脩祀事宣德丙戌同考禮部會試脩
太宗仁宗實録成受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爲翰林侍讀
明年乞歸省道聞太安人赴哀毀終喪復官預脩
宣宗實録正統戊午書成受賜如初進秩爲翰林侍講
學士尋授奉訓大夫是秋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

塲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
言惟欲請葺塲屋以終後兩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
辮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秙外謗朝廷何惜一
日之費以成此盛舉哉有司其二說以進命下悉如
公言衆皆懾服得士亦審實自謂吾齒未艾而精神
覺已衰吾生其不久乎一夕課其子忘倦明旦進朝
與同列言笑自若退而得疾未半晝遂盍正統辛酉
三月二十一日也館閣中大爲之慟
上聞遣禮部左侍郎王公致祭自公卿至勳戚貴臣吏
致奠賻聞者莫不悼惜公生洪武癸亥四月十八日
歷春秋五十九配陳氏封安人子男五序廉德麻處
序由進士起家爲行人司行人廉乙卯貢士孫男八
惟公中懷坦直畧無一豪廉隅杜而處事過物并
然有理起居休如也事親孝於家極雍睦訓育其兄
遺孤子庠自晬至有室卒成令器致有弋陽司訓之
薦塲庠安兄弟二人如已出寡姊孤甥無不庥其究
嘗以上賜金買田以爲先祀積俸餘以周族人之貧
者親故亦多蒙其惠與人交初若難合久而益親所
知爲達官立當道者不少每燕見必以公天下期之
未嘗及於私教學者欲其必先本領毋徒狥外欲速
以自小其志故經其指引者無不達與不達俱有儒
者風其文有詩歌詞賦頌贊累千篇傳紀序說半之
行狀墓銘碑誌雜文三百皆出新意得古法無所襲
於外而有益於道德仁義之說爲多可謂沒而有不

可沒者矣公蔵殯之三月序致使命自南京至將奉
柩歸故鄉用某年月日葬其邑　鄉　山之原以公
同榜士獨球一人在翰林又素相厚來請狀以爲誌
墓圖不朽之地義不可辭因述其世出事行如此庶
立言君子有所考焉

大理寺卿王公墓表字　　李文達公賢

吾鄉之士顯達者甚衆求其志節介然而凜白自守
者大理寺卿王公其人也嗚呼公今逝矣年止四十
有七可勝痛哉其弟宣乞予爲公墓表義不容辭公
諱宇字仲宏姓王氏別號厚齋吉之祥符人也曾大父致
本大父友德皆樂善好義隱居不仕父希哲讀書執
禮行著鄉閭母丁氏有淑德公自幼穎秀異於羣兒
父母獨鍾愛之童丱時從師受業日記萬言遐邇推重
臣一見而奇之曰此大器也即遣爲邑庠生公奮志
進學雖隆寒盛暑不輟正統戊午遂魁鄉薦明年登
進士第授南京戶部主事管理糧儲痛革宿弊爲能
之聲大振都憲周公銓時總其事甚視其屬於公獨
敬愛之三載以績最給勅命進階承德郎贈父如其
官母妻皆封安人公益砥礪名節在郎署中特立獨
行不顧流俗時郎佐職滿例轉正郎吏部以公才能
顯著遂舉陞江西撫州知府是郡地僻民聚素號難
治公至日簡御煩以靜制動大事既畢閭郡翕然稱
頌里有隱士吳與弼不妄至城府公欲往造其廬與
弼聞之即先謁拜談論竟日出歎曰眞明府也公益

勞心民事凡漁利害民宿弊盡革罷之吏有奸贓盜
府金自若公廉得其狀置之於法衆皆畏服撫民多
商給鑄之錢歲計不萬守皆自取以爲當然公曰可
以無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屬於官郡治傍有穴地
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給公遂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
以濟飢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
字有天知遂通傳誦宜黃多山有虎爲患公爲告神
而驅之虎皆遁去金谿有聚衆暴掠者公曰此吾良
民迫於飢餓故耳即開倉濟之衆皆感泣曰眞吾父
母也即時散去滿秩當書公績曰剸煩治劇才識有餘
清白操守纖毫無玷都憲巡撫者上公治行於朝特
賜誥命以旌異之進階中憲大夫推恩父母妻室天
順改元
皇上復位之初首念方岳重臣爲郡邑表率屬廷臣會
舉堪任者公與列遂擢陞山東右布政使時廷議
山東累歲不登民皆流移餓殍必爲能者撫安之
上以璽書召公公感激盡心設法賑濟不憚驅馳民賴全
活者數十萬人明年
上念宣府邊方重地須得其人巡撫之遂召公爲副都
御史往任其事公至訓練士卒堅完城堡凡糧草屯
田邊備戍務一切便宜處之革弊除姦士卒感慕而
權貴則不悅矣賴
上知公爲人譖毀不行未幾大同缺巡撫者復屬公兼
之時石亨與其姪彪皆驟遷高爵恃寵自肆而大同
乃舊鎭之地索取尤橫衆莫敢攖公獨上章劾之以
爲大蠹大奸莫甚於此乞置於法以消未行之患詞
氣剴切聞者嘆服已而亨彪果以奸敗朝廷益嘉公
忠直庚辰丁內艱還家守制一星未終
上起公至京將有南臺之命適念大理缺卿持天下之
平者無踰於公遂拜是職公畢喪乞終制弗許在任
惟以洗冤澤物爲先精研獄狀務得其情不知案牘
之勞刑也由是平反甚衆僚屬莫不敬服癸未春復
授誥命進階通議大夫推恩贈祖與父如其官祖妣
母妻皆爲淑人士林榮之公質幹奇偉心性剛介愼
廉隅重名節操履端方雄乎不可犯事親盡孝處兄
弟篤於友愛自奉甚薄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
貨財如汚穢見不義者若將浼己避而遠之卒之日
囊橐蕭然無以爲斂
上聞訃惻然傷悼曰可惜佳士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
有司爲營葬事生榮死哀斯無憾矣公平生酷嗜六
籍博極群書爲文章根理趣詩賦古澹舂容有餘味
所存厚齋稿藏於家公生於永樂丁酉閏五月初四
日卒於天順癸未七月十六日配段氏子男三長曰
搢以是年十一月初六日歸葬於先塋之西嗚呼公
之志氣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而潔白之操方之宋
司馬溫公趙清獻公亦可以並驅矣於是爲表以告
來世云

吏部侍郎兪公墓表 山

李文達公賢

竊怪夫世之人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已而避害者得
害趨利者失利夫抵不知命者也若夫知命者遵道
而行盡其在已人謂蹈害而利反至焉人謂失利而
害莫侵焉豈非明哲之士哉今之士效用於世能若
是者其惟俞公乎公諱山字積之別號梅莊先世居
汴有仕宋者扈蹕南渡因占籍嘉興遂爲秀水人高
祖瑞卿曾祖禮之俱不仕祖伯綱父琳俱不幸坐累
遷戍而死人咸惜之後以公貴俱累贈資善大夫太
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妣王氏鄉先生達道之女累
封太夫人公生而岐嶷風骨秀異志趣不凡達道見
而異之曰俞氏之昌其在兹乎遂妻以子弱冠補郡
庠生治春秋從西園李先生講學頁業不懈至忘寢

食踰年即得與義永樂癸卯領鄉薦以祖妣周氏垂
老不忍去左右就養者三載宣德丁未乃入太學時
祭酒四明陳先生師道尊嚴慎許可六館之士肅然
惟待公以色庚戌春遂中乙榜人或沮之曰以子之
才乃屑就邪公曰命也不可強遂得蘇之崑山訓導
崑山之士樂公善教莫不爭先奮勵底于成戊午外
艱諸生攀留弗克有隨之抵家受業者迨終丙辰服
闋調常之宜興時公之執友楊氏適主師席遂同心
率教士習丕變未幾丁祖母憂宜興之士思之不置
爭詣提學御史留之弗果正統癸亥服除赴京時朝
廷嚴勑吏部擇儒官以輔親藩人皆托故避之公曰
自有定數吾何避爲遂選擇郕王府伴讀公既居是

職若將終身日勤講說不少輟祿俸數窘略不介意
弟子從游者益衆慕求公之文者接踵於門正統己
巳景泰即位進公鴻臚左寺丞時都御史楊善掌寺
事雅重公薦陞左少卿踰月拜吏部右侍郎賜誥命
階嘉議大夫尋轉左侍郎壬申進兼太子少傅復賜
誥命階資善大夫久之忽嬰風疾朝廷屢遣太醫往
視後少愈景泰乙亥乃上疏乞骸骨不許且慰留之
踰年請之益切人或謂曰委任方隆疾以漸瘥何苦
欲休公曰隆替相尋亦理之常吾非不戀明時揣分
宜休況以疾乎復上疏懇辭朝廷重違其意特允其
請賚與甚厚俾乘驛舟以歸別之日公卿大夫設祖
帳都門外觀者如堵莫不嗟嘆曰于今復見古人矣

既歸越數歲舊疾復作竟弗起公生于洪武己卯六
月四日卒于天順改元十月九日享年五十又九卜
葬嘉興永豐鄉之原所著梅莊集若干卷藏于家配
沈氏累封夫人生男三長敔次詰工科給事中判
兗之沂州次諫孫男三公爲人敦厚簡靜於勢利泊
如也在藩邸時嘗衍義經書纂成講章尤善諷諫屢
有裨益及顯用之日持以正大守以清謹不市私恩
不取容悅人皆知爲君子人也景泰初議迎復之禮
公奮然曰鑾輿回則人心安力贊其成言官有持正
被嫉者公曲爲調護竟致顯用其佐銓衡也人才多
所拔用未嘗自言曰薦賢爲國豈爲私也公之行藏
不避害不趨利已而未嘗有害吉無不利者如此雖

嘗於壽而立心制行之高俯仰無愧足以恭白於天
下後世矣

刑部尚書軒公言行錄 輗　楊尚賓 撰

軒輗字　河南鹿邑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
至刑部尚書公天性嚴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
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一綿被表之有司為
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冰
蘗之聲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豪不取四時著
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
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
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
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粮儲清操
愈堅發都憲設席會諸僚公擲不赴既而卓食饋之
亦不納 古穰雜錄

左都御史軒公待己甚嚴遇人無間賢否悉峻拒之
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
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發而出稍既
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
不樂與處皆避去号生偉之節惟惜公牘之存間
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並考此足矣於紀載
之文一無所好及卒倘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
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懸笥瑣探

廣州府知府沈琮嘗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
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
得之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視人云
司皂若久不以動心而千人捷法者得兩公焉尚書
翹公暨都御史軒公輗是已 水東日記

於惟庶士古之孝及為介為通復罰我遂我豈激者
百年一日應憲中丞風紀以植讒諛不行奸罡屏迹
乃孚邦禁勁節愈力老而復起憲臣是式 並部撰贊

副都御史李公墓志銘 濬　　王侍郎 偉

天生一代聖明之君創業繼統必有忠良之臣以貲
襄左右扶顛持危不偶然也最者
宣宗皇帝即位改元之初會樂安州漢庶謀叛劫叛從
已而行在四川道監察御史李公州人也以外艱家
居語族人曰吾先世皆以忠孝為立身傳後之範今
吾必不為叛逆所辱汝等以善自裁吾計决矣乃最
夜馳京告變朝廷仗大義以討平之改樂安為武定
州嘉公之忠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階中順大夫復
賜以襲衣綵段實宣德丙午也又二年公膺誥命曰
爾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濬擢任風紀清
慎廉介當叛逆圖危之初乃心國家首發其謀嘉爾
忠誠擢貳憲長授任以來益圖克稱茲特錫之誥命
以為爾榮又八年是為正統元年今
上皇帝嗣承大統簡任賢能勵精圖治時公丁內艱還
適遼東守臣僻於邊備虜數寇盜
上命在廷大臣舉素有才者一人往撫綏之僉以公為
宜
上遂召公往涖其事公至集諸將士宣布朝廷恩威諭
以禦戎之道莫重於守於是高城濬池謹烽堠鳴刁
斗揀精銳士馬分布要害暇則躬親督視屯田區畫
措置由是邊儲充實甲兵堅利自渝海以東悉平悉
寧

上聞嘉之進公左副都御史階嘉議大夫仍
勅公凡事所當行者並以便宜施行公在遼凡八年
以目疾乞休致還未幾卒于家訃聞
上哀悼之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諱濬字伯淵自
居庠序時已為輩流推服及升成均擢侍御綽然有
聲已而遭際聖明致位都憲小心慎密至誠無偽其
在朝則比之石慶在邊則比之趙翁孫可謂明良相
逢風雲慶會誠不偶也公生洪武　年　月　日卒
正統　年　月　日享年六十有　葬　鄉　山之
原曾祖諱　祖諱　皆隱德弗耀考諱仕賢贈中順
大夫左僉都御史妣鄭氏封太恭人配范氏封恭人
子男四人森棨杲本棨仕戶部司務孫男五人嗟夫
予與公生同郡仕同朝且有姻婭之好今公已矣則
公之墓石非予銘誰宜銘銘曰於蘶李公天產異質
早際聖明先奮乎類親藩搆隙公發其謀憲臺貳長
公被寵休頒錄遼城命公綏撫設奇運略有赫其猷
引疾南去而訃奄來士林嗟悼當宁興衷嗟嗟我公
忠義烈烈其身雖死其名不滅刻銘堅石納諸寄藏
子子孫孫百世蕃昌

尚書靖遠伯忠毅王公神道碑　　李文達公 賢

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邑惟有武功者不在本自
洪武以來蓋百年于茲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
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
德系出太原先世有官遊豫中者因家宣寧高祖而

上多顯仕曾祖守道祖思宗仕元爲高陽令有恩附
父成適元季兵亂因徙家東鹿娶程氏生公公自幼
警敏年十三入邑庠爲諸生卽有遠大志未幾父母
相繼以歿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永樂
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役濟民
困奏免擅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
冗委公署之立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陞
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改元
仁廟素知公才名召爲順天府尹畿甸大治特賜誥以
褒之
宣廟卽位之明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
重地真定定州畿內要衝秦蜀二正府護衛兵多兩
遣公分調屯駐公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
書先是虜酋阿台朶兒只伯之軍猖獗塞下今
皇上卽位之明年特遣公往視師許以便宜行事公至
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
至翊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虜於魚兒海首
先退縮者爲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卽命左右引出斬
之一軍爲之股慄又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
罪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既而虜首把禿孛羅入
寇莊浪公卽遣都指揮耀榮授以方略率兵勦之遂
禽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公聞甘涼軍冗曰兵
貴精強乃退其三之一八月還京
上慰勞之者久焉虜聞公還復入寇

上復敕公往公至遣大將將貴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
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
公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分兵爲犄遂擒阿台俘殺
醜類殆盡邊境底寧捷聞
上遣人賚金幣勞公加兼太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
南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命蔣
貴率諸道兵往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賜以明鎧雕
弓蟒龍緋袍以壯其行公至聞賊在大侯州卽遣都
指揮馬讓授成算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
冬分道並進會于上江以火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
算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遂盪平其巢寨捷聞降勑獎
勞召公北還時餘賊阜郎羅造聚於緬摩州公遣指
揮萬誠先率土兵討之賊潰散郎羅遁之安南後
傳檄諭之遣人送斬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官儂郎
舉沈政讎殺十餘年公宣諭朝廷恩威兩讎頓釋至
京
上親宴于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士林榮之論功
封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食
祿一千二百石特賜誥券追封三代曾祖考皆如其
爵妣皆伯夫人未幾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
上曰勞卿再一行耳公復總諸軍至金齒遣人促緬甸
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不遣公曰緬人黨賊不
可不加兵乃至騰衝分爲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
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謁觀

戎軍容公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
衆大至公密令貴率兵亙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
戰一晝夜賊潰遁去捷聞
上名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祿二百石壬戌秋北虜近邊
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抵甘肅凡寨
堡烽堠悉增脩之仍授邊將以破賊及練士方略事
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發思卜發復稔惡以叛戊
辰春
上復命公總督諸軍率兵往討之至金沙岡賊於西岸
立柵以拒公伐竹爲筏麾兵悉渡一鼓破之又於鬼
哭山顛立柵公與偏將親冒矢石往拔之二孽死於
亂兵南服遂寧景泰初都督宮聚征湖貴苗賊失利
乃以公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
酋僞稱剗平王苗虫富檻送京師餘寨悉平振旅而
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尋委公總督守備南京
壬申以衰老乞閑還京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思用舊人以公慰諭良久賚以白金文綺顧
公精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甫閱月兵政漸有次第
而公固辭不可强矣
上亦念公重違其請令朝朔望復賜誥加號奉天翊衛
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禮遇甚厚天順四年
五月十一日以疾薨于正寢公天資通敏遇事敢爲
正色立朝欲以身狥天下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
辭氣懇切孜孜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有寸美

必極口稱道見人材沉滯必拔起任用始終成就之
未嘗有德色與人交不立厓岸循循呴易雖位兼將
相望重累朝曾無一豪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
臞風儀俊整尤善談論見者爲之傾然當大事屹若
砥柱之在中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爲無愧矣疾亟家
人皆皇懼公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
大理卿龔永吉叙閒闊神思如常客甫出門公就席
而逝享年八十有三
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贈儀悉从典禮追封靖
遠侯諡忠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公娶張氏累封
伯夫人生子二曰玉瑢俱早卒側室劉氏生子二曰
瑺嗣公爵曰珩爲勳衛孫男二女二卜以是年七月
吉日歸葬於東鹿祖塋之右銘曰天生豪傑幹武是
家大其抱負弘彼聲華乃若斯人亞豈多有乃屬乃
岳出也非偶惟忠毅公間氣所鍾紛若章犖見孤
松早奮于庠入奉廷對羽儀公朝展也無愧歷試繁
劇如劍斷犀佐拎憲節名震山西尹京畿內安
堵貳我夏官折衝尊俎進大司馬出巡邊陲斬其怯
將大振兵威于甘于涼于彼沙漠驕獷强胡罔不就
縛麓冠弗靖以跳以梁公來督戰如鷹之揚殲厥渠
魁盪其巢穴滇南之境遺虐斯絕報功有典追幽靡
流河山帶礪与國同休將相之才一代之望壽考哀
榮孰與公抗東鹿之原卜此牛眠豐碑有銘百世之
傳

尚書侯公神道碑 㕜　　王文端公

侯氏世家澤州公之曾祖父伯讓大父慶先父大亨皆儒業而不仕公諱璡字廷玉自幼端重寡言笑而聰敏喜學慷慨有大志讀書窮日夜不休凡遇宴樂輒先退不欲以酒廢事先生長者皆以遠大期之舉爲州學弟子員永樂癸卯山西鄉試第一遂取進士爲行人以善辭令而周累能斷得名四川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累年未決者朝廷以命公至則按圖志考故實召諸耆老開誠布公智力貨賂不可移由是皆悅服而罷

上亦以爲能交阯黎利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敞往場封至其境閉門低且隘先驅者請當偃度公正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主人出入則宜今

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過者驚懼爲撤闕乃度由是夷益謹禮不敢肆既歸毫髮無所受人以此益賢之遷兵部主事虜寇阿台朶兒只伯遂會昌伯趙安尚書柴車等自涼州分兵出鐵門關攻敗之公與有勞績以外艱歸居喪盡禮而哀戚加焉服除陞郎中麓川思仁發反詔尚書王驥率師討之公在行往來督戰視將校用命以施賞罰賊攻大侯州公以偏師往援令于衆曰吾視賊氣驕有輕我心宜掩其不備即麾衆譟之呼聲動天地斬獲無算賊大潰我師益奮與參將冉保等遂破石甸等十餘砦聞大軍至麓川賊阻截不得通公與保等由高黎貢山晝夜無程進與大軍合擣其巢穴賊遂平凱旋陞禮部右侍郎賜白金五十兩鈔五千錠綵幣五表裏且錫誥命以寵之贈大父父皆禮部右侍郎祖妣李氏母宋氏皆贈淑人封繼母劉爲太淑人妻翟封淑人尋奉勅鎮雲南得便宜從事雲南飢公發倉廩及募富民出粟以賑之全活甚衆會再討麓川餘黨公引偏師由干崖南甸進破賊子思機發所居寨獲其妻孥輜重捷聞陞左侍郎賜白金七十兩鈔五千錠綵幣七表裏丁太淑人憂命馳傳奔喪即起復還行人賜祭官爲給葬還兵部侍郎復鎮雲南葉騰衛城置軍衛爲時議以賊子思機發在孟養復命靖遠伯王驥以兵往勦之公與都督張軏分軍抵金沙江造船先濟奪賊地窩管於是大軍畢度燬其柵而進賊奔孟養度不能支各爲獸散去公窮追至孟養海子等處不可得乃班師諸夷酋長皆震駭曰自古漢人無度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南夷無復反矣還鎮雲南

今上即位遣使齎勅嘉勞賜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貴州飢苗叛攻圍新添諸衛道梗不通城中食盡命公總督軍務往征之時普定圍急公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都督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賓城斗勝楊老令溪諸路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由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定事聞

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克西堡長官司山

暑雨方盛瘴癘大作公得疾舁歸曾定醫弗效諸將
問疾惟戒諸將以勿輕此賊宜曉兵進勦毋貽患生
民遂卒未嘗一語及私昔景泰庚午八月十三日也
上聞嗟悼遣官賜祭命歸其柩於澤州有司治墳以葬
生於洪武戊寅三月初六日享年五十有三其葬以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其墓在五門山前先塋之次子
男一曰壽朝廷以公功命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女
一孫男三係偉儀公姿貌瓌傑器量弘深而兼資文
武[illegible]之實有諸內功名事業之美見諸外宜然爲
今名臣人之能者益鮮矣予念天之生賢必使之有
爲於市俾荷國家之重而得盡其才不徒小試而已
今天子勵精圖治月靖四方而公以壯盛之年嘗裁定
之託遠大悠久之業不克見其成嗚呼豈非可惜哉
予與公同朝久相好爲最深於是壽來請予文刻諸
神道以示久遠義不可辭也乃序次其事之大者而
系以銘銘曰楊氏之先世爲儒家自君祖考弗耀其
華君早嗜學科乃峻擢歷位而陞府此殊㦤文武之
才兩取其優伐叛南夷克聞令猷倫師疾攻風激雷
怒振槁摧枯有仆無拒飛度金沙遺孽逃遁烟塵屛
清弓矢載櫜春菽有苗乃敢干紀震以餘威所向披
靡遂陟夏卿遠返于實維茲我功弗究厥成
天子曰嘻曷表朕志五品之榮子孫世繼大山峩峩盟
秀所鍾蔚然新宮公在其中勒銘穹碑負以龜趾詔
後不忘庶其在此

尚書楊公墓碑銘 謚文憲公

天順戊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刑部尚書致仕楊
公卒于家又明年庚辰其弟宜之子埏會試來京請
於予曰先伯父歷仕于朝幾三十年功名事業著于
中外惟是墓隧之碑宜有文以詔後世而缺焉敢以
爲請 一言庶幾其不朽也言既因摭予狀按狀公
諱寧字彥謐姓楊氏世爲錢唐人高祖世隆元教授
曾祖本仁祖源俱隱德弗耀父諱昇有文學行誼卒
官徽州府學教授因留家焉公生而穎異甫三歲祖
父引至膝下口授以詩即應口成誦八歲能通大學
語孟十一而能屬文十八即以春秋魁永樂丁酉京闈
兩中乙榜不就宣德庚戌林震榜第二甲進士第一
人尋詔歸進學士子趨召明年授刑部主事讞獄明
恕蔚有時名正統己未麓川宣慰思任發反寇騰
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隨征公其首也
師次麓川境賊遣人款軍門約降主將欲許之莫敢
不起悅公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敢降是必詐以誘
我也許之惟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
備不虞又弗聽固請不已衆詘公迂擬令督運于金
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焉既還京將兵者卒
以失機被譴公獨以勞被褒賞特陞郎中歲辛酉大
舉伐麓川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公驥知公料敵之
審也仍以公行師入境王公指授諸將進取方略以
公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砦賊矢石如雨公奮不顧

身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彭禾龍山
賊栅險拒守公曰賊犯於前勝當多方以誤之使不
暇併力乃可圖王公用其言令諸將各視於便以進
俱奮連破七寨斬陶孟言等餘賊奔潰遂豪勞搶賊
巢窟之賊以死守晝夜攻戰不息因乘風舉火烟焰
漲天賊不知所為死鋒鏑及墜崖溺水不知其數師
還
上親宴勞于奉天門賜公白金楮幣拜刑部右侍郎壬
戌丁母夫人憂甲子奉命參贊雲南軍務至則練
兵任督屯耕興利去害不以於撓而於懷而遠人猶
盡心焉先是有頭目恭項者嘗效力隨征至於叅請
置隴川宣撫司以恭項為宣撫用旌其義民安悅服
有言屬衛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蠻夷者
上命公往城或謂公其地險惡多瘴非時冒之難[illegible]
徐圖之公曰我知奉命而已遑卹其他即往相地度
工計財貴免屬將士使効力越四旬有五日而畢工
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夷風自為文刻石
紀其事人敬服焉先是麓川賊首遁于緬至是公以
城完民且効順謀所以致賊討乃簡銳卸若將有所
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哀求出賊自效李詳
大懲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之憂丙辰侍郎
侯璡代公還朝丁卯暨戊辰春
上以清明謁祭三陵俱命公留守未幾閩浙東寇草寇
竊發鄧茂七等江右寇邁三境惟有役鞅患朝廷命

公巡撫公至撫視郡縣當賊衝者皆修城堡立排柵
以斷要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之有優秩者與擧斬
之以故賊聞風畏避不敢犯公於是時巡鎮夕簡靜
暇則遍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獎學校詢求民瘼
而弛張之遠近畏懷景泰初還京奏對稱旨有織金
文綺羊酒之賜明日拜禮部尚書與毘陵胡公協心
政務濟究以嚴人謂得體後二年以病足艱於步履
謝南京刑部示優禮也其在刑部凡五六年斷獄一
用寬恕民以不寃蒙贈曾祖祖父俱尚書曾祖妣祖妣
俱夫人天順改元致仕家居踰年以疾卒春秋五十
有九訃聞朝廷遣官致祭營葬以是年十二月十六
日葬于一都之金山下配曹氏封夫人無子子宜之
女子埒如已出側室吳子二人長揚以公平南功陞
徽州衛世襲副千戶次城女一公天資孝友年方十
四通其父教授先生承招預修永樂大典公隨侍至
京既而父遘疾且卒公於侍湯藥倚伏無不致謹
扶柩歸葬于錢塘不憚險遠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
堂朝夕侍養甚謹會其弟宜領郷薦而公亦被召乃
謂弟曰毋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而仕何恃以為
養耶弟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
始終待郷黨朋友一以信義事上以忠涖政以勤臨
民馭衆嚴不刻寬不縱所至有惠于人而性識穎聲
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衆中出言清辨有條理者
忠慕放識與不識無不稱道其為人而慕仰之其學

博究經史尤長於春秋自少即馳名場屋所作詩文
有白雲稿臥雲稿藏于家公弟宣舉進士拜監察御
史今爲廣東按察副使其子琰景泰癸酉鄉貢士科
第蟬聯實公啓之而琰又知爲公不朽計可謂不負
所教已銘曰錦繡楊宗世德遠而再仕于今不大厥
施委祉儲祥而公儁出爲落其才沈厚其蘊乃當賢
科乃官郎署乃慎乃勤乃豸清著嶺南徼外聲先蜚
攘再征以師而公在行協力贊謀妖氛斯滅疆場以
靜遠人慕悅歲歲江右與冠爲隣
天子虞徵命公撫巡公於斯政春生秋殺民以不恐亦
懷其德累茲勞勤正位六卿鴻聲駿望洋溢二京時
日幾何而遽長逝壽弗延名聲與偕金山之麓高
墳峨峨銘以昭之百世不磨

侍郎焦公神道碑 王文端公直

正統己巳五月廿一日戶部右侍郎焦公以疾終于
家年五十八先是詔以叛賊思機發猶不庭假息孟
養命出征之而以公主餽運抵金沙江公奉命謹甚
冒瘴癘以進軍不乏食而身則病矣然尤力疾終其
事師還遂浮三峽道荊襄以朝京師公家南陽葉縣
以困憊弗堪少上求醫藥而疾加劇不能就道即上
奏曰臣餽師無功又不善攝養爲瘴癘所侵今疾復
作連項背勢且日甚恐不得入朝見
陛下謹具奏復命踰數日赴至
上深悼惜之命禮部致祭工部爲治墳塋子鉉以年
月 日奉葬于 之原而以翰林編修劉定之
所述行狀來請曰先人之葬朝廷寵終之禮厚矣然
官至二品於法得立碑神道敢請文以刻焉公諱宏
字克明世爲葉人曾祖成祖敬皆不仕考英嘗主簿
及萍鄉二縣簿公貴祖考皆累贈至通奉大夫江西
右布政使祖妣程氏妣耿氏皆夫人公天性至孝
事父母皆盡其道居喪皆哀毀如禮其於爲學日夜
不懈學成取進士拜監察御史守正不阿時鄒御史
顧公馭下嚴御史有不謹禮法者皆罷斥獨善待公
嘗出按貴州貴有疑獄不決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
實以聞皆釋免坐者十人而已公署相傳有妖前之
御史皆避正寢不敢居公處之恬然陳都督鎮貴陽
行有違法者人重誣之欲寘之死地
宣帝疑之命擇御史之賢且明者往廉問以命公至則
爲直其誣而生以所當罪得不死論戍邊白是公日
益有名人有受誣不能白者皆以得遇公爲幸壬子
陞江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
多讀書識道理吾當以理諭之訟無難決者於是人
有訟惟析之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
從獄遂清省江西連歲歉積逋稅糧府病之吏部侍
郎趙公任總督奏以委公公撫循勸諭民權趨之事
以辦治已未陞江西右布政使益以寬厚爲治寮下
吏之有才行者奏進之有起自末僚而爲縣令者九
江歲納蘆課而此地不産乃歛錢於民買自他所而

納爲遣貢歲稍損民益困公爲奏免之新南昌府學舍
公署正堂及吏舍皆捐俸以倡僚屬故不勞而完每
以公事行縣寬而不縱嚴而不殘吏畏而民愛之元
吉興學入會試與進士類九江濂溪書院久廢人侵其
址公復之建祠宇以興起其士人郡邑中有寒畯不
得遊於學公羅而致之禮遣爲弟子有與鄉薦而貧
不能赴春官者公皆厚禮送之由公而成名者衆歲
辛酉擢爲戶部右侍郎食從二品祿有重事則以任
公閩浙蘇淞半臨海寇往來海中伺便肆掠兵備
弛廢
上命公往視閱諸軍備城堞備戰艦防守之法有當因
革增損者悉以便宜從事政令一新寇不得爲害恭
之嘉定民有田數百畝已歸之官而稅尚在民民苦
之公請蠲其稅甲子閩中議開銀場又命公往視諫
頗重者請減之以利民乙丑
上以陝西緣邊皆宿重兵俱仰食內郡河南濱陝多稱
粟而諸備多乏田應有名無實復命公公按視其壁
廣考較其耕穫發弊蓄華儲偫以充其他建立皆倍
之其紀者多類此蓋公盡心朝廷遇事勇爲爲之必
盡其方不擇利害爲取合與人交謙恭和厚言語恂
恂有不當其意輒發然自任不可回於得失不較也
公爲人如此
上之欲用公與士大夫之所以期望者蓋有大於此而
今已矣豈非深可惜哉公兄弟三人最相愛長兄寧

早卒公撫育其諸孤以家事屬仲弟宜令季弟寬得
專意於學寬遂與鉞亦相繼取進士而寬爲御史焦
氏世科之盛人罕有及者公娶同邑李氏累封至夫
人子男二長即鉞次欽公以文行政事爲當時顯
而子又克孝用表著於後庶永永不朽予家江右素
知公且同朝久相知益深實可辭故論次其事之大
者系以銘詩而俾刻之石銘曰天佑
聖明篤生俊才佩佩焦公乘時偕來爲名進士爲賢御
史正直自持譽聞遠邇出副外臺亦克持平教行憲
施刑爲之清遂陞方伯召公是式亦有咏歌叶于南
國
天子曰來汝佐司徒邦大之計汝當厥謨出入中外有
勞有烈天不慭遺惜哉此傑命之不延人亦奚悲功
立名存百世之思刻文道周貞以爲壯云誰爲之公
實有子

副都御史程公行狀 富　　薛景元

公諱富字好禮姓程氏其先出自重黎歷夏商周伯
休父封程子孫以國為姓至東晉元譚公由廣平持
節為新安太守有德于民遂家於歙傳十三世生靈
洗仕梁贈開封儀同三司謚忠壯廟食黃墩又十三
世生汾為唐防駞使自黃墩遷鄣之河西十三世生
雷甫生頎道贈嘉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母吳氏繼汪
氏俱贈淑人生八子長仲仁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左
少卿加贈右副都御史公之考也母汪氏及生母劉
氏俱贈淑人公生岐嶷秀穎年十三入郡庠爲弟子
員與聱者奇之比宰相器也讀書過目輒成誦登
表表起脫永樂甲午以春秋中鄉試歸丁內外艱癸
卯赴春官卒業成均
宣宗皇帝臨御三年大黜御史不職者選國學才識之
優者任之初受陝西道監察御史提挈紀綱鋤削豪
猾有恒典之風庚戌命巡廣東其地阻隔山海使者
往往憚之公至不避瘴癘躬歷蠻陬蜒聚視民利病
鋪太和以惠鰥寡用重典以威奸暴吏無乾沒之恩
民有寧安之樂院內舊有荔枝百樹門夫豢豬雞擾
以備使需公曰是設餌也斧其樹夫畜遣歸官農賦
貪士豪為民害者悉去之不畏權力聲威振動民到
于今稱之奏最授文林郎甲寅秋以江西歲連侵民
不得安命公往巡公至不解衣下令搭鎖擴門悉出

倉實與民活者不知其數樂安永豐新淦三邑間有
山大盤嶺新喻峽頭民曾子良妖術動衆聚至數萬
搁巖穴堅□殊偽稱永順王咸國公太師萬戶都督
等官焚劫殺人其勢猖獗有司不能制會府以告國
宜招諭以安之公曰招諭云者宜施於旱盜竊發之
日今彼因民饑蠱惑其心勢焰方熾安肯輸服稍緩
燎原為患不淺此宜急擊時都司缺軍撥長河都指
揮吳堅領兵討之恐其弗敵調吉兵鳩民壯鄉卒據
賊境為援林堅兵出榜諭以朝廷威德從違利害之故
以攜離其黨賊恃衆肆屯蟻聚來抗我師公出奇敗
之賊用事尤之術公召術士之屬戒衆以待曰霧散必
來須臾賊果至公鼓進其勇自將擊之無不一當百
賊不能支敗北乘勢搗其巢穴獲男婦二千餘人既
而堅兵會府兵繼至賊益窮蹙盡俘其衆皆欲屠之
公曰多被脅以從而誅之豈仁義之師哉審放平民
一千一十五人一郡草謚謠曰程剪兒破大盤巡賊
死吾民安捷奏
上降勅褒陞大理寺左少卿賜紵絲二表裏鈔二千貫
附江西苦造紙鑄錢二局爲奏罷之又奏撫心杉棹
等木二百四十餘萬以甦民困有十九人搶豬擄法
司擬依強盜死罪公察知其冤曰此左氏所謂牽牛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者辯而辨之及代繼援之士暨
田夫村婦屠販鄰卒二千餘人擁道遮留請立生祠
還署棘寺印平反廢獄民稱無冤正統三年進階中

憲大夫麗邑士江君徵休寧汪永華以賢良進用明
年乞假焚黃
上閔其孝思賜寶鈔路費既歸作壽藏于歙東之古城
關明年還京時甘肅缺賢叅贊在廷大臣合議公在
江西殄滅大盜知仁兼備足當是任詔陞公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出鎮張掖裁決軍務糾察貪廉訪博識
士以咨所疑定未來策以防急猝小事立辨大事俟
聞邊備由是井井上而總戎將佐下而部曲卒伍莫
不畏服辛酉代還公之在邊凡軍民利病知無不言
一曰陝西行都司梁州等衛城內多空地官豪占據
軍士質住艱苦無訴乞取各城被占空地蓋授與軍
無力者官為蓋造俾得安生以養銳氣二曰没官田

土加添税糧不能及其子孫反貽鄉里之累自今犯
没產土乞依時價賣米上倉支用民免負累官無逋
租三曰禦敵殄寇全仗勇敢之士若非平日月養臨
時何以責效其肅梁州莊浪等十四衛官軍多有勇
敢之士精選另編隊伍全支月糧加賞冬衣使果於
衆遇有寇盜必收成效四曰蘭縣過河抵甘肅城堡
往年胡寇犯邊多被搶掠詳其所以不曾操練故寇
至不能抵禦乞令空閑軍餘各給軍器每月操練十
日令掌堡官管領遇有警急可相救護五曰古人立
賢無方取士非一途而科舉得人為盛其間有文學
者或迂於政事者或劣於文章者若不廣求恐未得
人乞凡遇科舉不拘名數但文可取者取之會試亦

然授職之後嚴加黜陟則人才得矣其言皆切中時
務平日言事甚多不能悉書也雲南連年征討麓川
之儲不給無功命公往區畫餉道崎嶇召戴若難公
謀于上下從違臧否遂董籌挍君乘樂趨糧弗充羨
士無飢色民不告勞大功用集就軍中陞左僉都御
史甲子事竣還賜白金八十兩紵絲八表裏鈔八千
緡陞右副都御史無幾公以驅馳南北勤勞成疾明
年上章乞歸調養
上念其賢勞命光祿具饌兵部給驛送歸故鄉陛辭之
日公卿百僚咸餞都門外車馬塞途觀者榮之既歸
湯藥之暇創别業于壽藏前以居松竹萬挺石閣曲
折池水清淺名花異果四時皆具琴瑟之音朝暮之

聲日夕不息松竹中作小屋數楹窓几明淨圖書位
置暇則幅巾藜杖與二三佳友徜徉其間宛若神仙
洞府也公處心甚仁不屑屑於利塚居五七里舊有
四處行梁缺乏營之不吝古城關靡路崎嶇行人艱
阻捐金伐石四千八百丈往來便之荒年作粥濟飢
寒冬袷衣施貧死而無棺者棺之病而無藥者藥之
堂弟無屋買東關胡氏屋與之居又為其先師廟禮
部尚書楊公創祠堂於庠東創舊額福田寺于東山
割腴田五十餘畝遠近祖墓悉置膳塋畜墓丈計
公生洪武己巳十二月十三日天順二年七月七日
卒于正寢享年七十其居有水月軒自號水月道人
配畢氏有賢行先卒繼許氏俱封淑人子男二長鏞

畢出授新安衛孟龍百戶次鑒尚幼女二孫男三珪
珪玠孫女一公嘗手編李遂族譜及集錄天朝褒封
三代敕誥并諸公卿贈送詩文為流芳集凡若干卷宗人雜見
踐次為十卷奏疏以傳其自著雜文及居官政與纏
若干卷悉藏于家公氣宇俊逸襟度寬裕外若城府
內則坦夷尸廷之間不聞急步疾呼待人接物藹然
春風靄象其致君之志教效焉不少息立身之節侃
侃然無所屈故在朝則能振肅紀綱出巡則能飛判
除害茂績奇功顯著天下誠朴之志殊在帝念是
以報鄉邦德足以昌後世至於排擬獨斷智也臨難
不避身也辯釋無辜仁也急流勇退明哲也有一於此為
君子所敬慕矧備體乎大為公郡人廣發公別書命
訂其家譜知家世為詳又嘗得公故吏言公歷官行
治之實切謂於古名臣無愧也不敢默用書其梁為
狀惟當世碩儒君子用表章之以垂不朽焉晚生休
陽蔡大謹狀

僉都御史張公神道碑銘并序　李文達公賢

天順庚辰冬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
致慶禮于京師居公邸數日一疾而逝是月七日也
上聞訃驚悼良久特遣官諭祭復令有司為營葬事甚
子對衰乞碑銘於予按其鄉人編脩楊守陳狀公諱
楷字式之浙之寧波慈溪人天資穎敏讀書過目即
成誦年十三能屬文有司聞其名君補邑庠生公益
奮力進學十七領鄉薦登永樂甲辰進士愈益力於

於古文辭宣德改元之明年試政於夏官時方北征
輿馬之需甚急大司馬雅知公才委任往關中督之
果先期而集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初有強盜繫刑部
獄中吏受賄脫之公劾其尚書以下十數人皆罷黜
名聲赫然六年考績至行在因啟
上德頒留侯魏驄寺丞統初乃還在任能辨疑獄有逃
僞卯者本夏三也賂書皂人吳謙承之公廉得其實
以罪三有吳妖僧作逆事者連坐其主當族公察知
逃日行為主得勿論有兄毆人死姪其弟同毆歷坐
審無能辨者公察其枉謂曰時汝安在曰在鄉學乃
拘其師友驗之果然遂釋之此類甚多景泰中用大臣
薦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理屯田督捕賊治水利俱有
成績尋遷副使時靖遠伯王驥勅巡邊以公同行公
上安邊十二策多見采者丁酉陞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illegible]起
上命公督捕公按郡邑捕法而推行之經邊急聞賊鄧
茂七作亂朝廷遣將率兵往平之以公為監軍兵未
廣信賊黨圍延平甚急公謂都督劉聚曰賊圍大軍
至寧無懼心即具榜遣人馳諭以威信賊果□□兵
至沿山賊圍將樂公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賊皆
潰敗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公駐兵建寧四招其
黨賊復攻延平公以浙江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注
江西軍伏沙縣之南而以福建軍耆為賊所易者出
城挑之已而砲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傳其

衆寡援之先朝廷慮賊衆兵寡復遣寧陽侯陳懋統
大兵繼之至則茂七已誅餘賊有據九龍山者公遣
精兵二千撤其筏誡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君疾入
其寨而反攻之比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溪上無筏
而還二千兵已據其寨尾其後木楄石下殪之賊衆
遂降凡定三郡七縣破三十六寨擒偽總兵學士等
官三百二十四人招徠其民八十餘萬和處州賊葉
宗留亦起已遣都督徐恭征之至是復勅公旋師與
之犄角恭以金公山甚危公往援之至即伏兵擒鵑
兒芭爲壘賊至公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逼至伏
兵四起一鼓殲之景泰改元公班師至京有妬其功
者劾公初至躭詩玩寇以罪罷歸天順改元
皇上復念公之勞仍舊官致仕明年陝右興師僉憲
而給軍餉增戰騎募男士以佐師者難其人遍公至
京入謝
上見公曰朕得其人矣遂以公往還京
上嘉勞之轉南京都察院右[illegible]甚託而斃止於斯豈非
命邪公生於洪武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享年六
十有三曾祖好古祖叔中俱潛德弗耀父惟恭尚義
攻詩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毛氏贈孺人娶丘氏贈
孺人子男三長應麟次應麒次應䴉孫男　人公蚤
孤事母至孝爲人蕭洒心地如夷好引獎士類見人
有善必延譽之遇患難者必拯濟之尤喜賓客篤於
友道其學浩瀚善行草隸篆所著有四經擷秕大明

律解律條撮要詩書至於選詩唐音李杜詩草堂詩
餘凡十數家公悉和之累數百卷皆豪贍壯麗海內
之士莫不口腴而心悅之外國亦市其集而慕其風
采狀之所稱者如此銘曰香爐句餘扶輿磅礴金玉
丹砂乃氣之畧必有精者屬之於人奇士挺生適遭
其辰翼翼張公其氣秀越王佩瓊琚文采煥發歷
中外振紀臺端敵愾之績人以爲難蠅述微嫌曾無
少損晚復登朝益篤忠悃
皇恤公死異數惟加浙東故里有賁無涯行實可稽鑿
有貞石銘以傳之永永無斁

僉都御史楊公祠堂記　信民　陳侍郎琥

祠堂之建所以酬功而報德也使其功不施于社稷
德不被于生民雖欲祠焉得乎惟有功德於民
者則祀之其信然歟左僉都御史楊公信民世家浙
之新昌始由太學生爲工刑二科給事中忠言讜論
著稱中外故受知
宣廟擢廣東左參議其參官也切切以愛民爲心凡民
間利有所宜與弊有所宜革者輒具實條陳以聞
上即可其奏嘗建罷十餘事民至今便之性易直負氣
義一毫不肯屈下於人彼居官守或有爲不法者則
不避權豪必面折其過人有片善可稱者雖拘關繫
校之賤必甄拔之姦必鋤暴必擊嘗曰吾荷朝廷負
托之重俾旬宣于民肯忍坐視吾民愁嘆困苦而不
之恤乎後以詿誤去遮留于道者踵相摩肩相接

知不可留也直請于朝乞終惠于民公之名由是而愈著矣尋陞僉都御史于內臺會叛囚黃肖養爲亂攻圍城池聲言得公來即自散去事聞
皇上命鎮守廣東撫捕其盜賊以公得民情故也賊聞公至脇從者罔不來歸首惡者知罪不可逭尚實據于要害處公以且撫且捕是摘囊中物耳無足虞也焦心勞思拯民於水火之中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用是民賴獲安寧欣欣然如赤子之得慈母焉未幾公以疾卒不越月賊果夷矣軍民老壯皆奔走聚哭于庭柩行之日白衣冠送者數千人相與聚錢爲道里費既而耆老黎善聚等遣名赴闕陳情願竭己財立祠塑像以奉春秋祭祀

皇上俯順民情特賜允許維時欽差兩廣巡撫右都御史馬公昂偕鎮守右少監副總兵都督僉事監察御史暨藩臬閫帥諸公首捐多俸兼募民錢命有司卜地于城隍廟之東召梓人市材木肇工於景泰甲戌秋九月創堂四楹翼以兩廊前闢重門後圍空地堂之中塑像一位衣冠儼然其如生也擇邑之謹厚者二人以奉祠事落成於乙亥春正月咸謂創之甚速成之甚易豈偶然而致哉都憲公復命刻石以記其事亦仁人君子之心也嗟夫韓昌黎之廟食于潮蘇燾之繪像于蜀使後世膾炙人口二公者非誠以發民其何能感於民乎今公深仁厚澤結於民心如此公生則父母之沒則廟祀之當與二公齊休並美矣

無窮之祀焉或以公之廉介不一毫苟取於民布衣蔬食與寒士爭澹泊而爲公之美稱予曰不然公之存心也以仁處事也以義予民也以信歷官二十餘年終始一心夷險一節忠在朝廷功施社稷德被生民故能享祀於今日也豈廉介可槩公之平生哉陞宣公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非公其誰歟故記曰比僉都御史楊公之祠過者必式

侍郎文安劉公言行錄定之　楊尚賓廌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中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公父髦以易經魁鄉闈學者稱之爲石潭先生公自幼天資絕倫書過目輒成誦石潭先生日授以書而不令作文字公每私爲之而不敢有所呈露一日公病先生往視焉於牀褥間得所作祀竈文及詠桃梨諸詩先生大驚異然未嘗口許之也自是乃稍敢以文詞進然每進先生輒斥之忽一日公又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歲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中禮部第一人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脩劉宣贊力林

正統己未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其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

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言宜倣君制朝官陞任
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曰武臣子孫宜尋韜略其七
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曰宜鋤富卹貧其九言廷臣
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 行狀

己巳歲北虜犯蹕

景泰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減火銃
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蹊隧其三言簡練
士卒其四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餽其六言守
令使民其七言選賢充將其八言武臣避爵其九言
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朝廷嘉納焉壬申北虜
遣使來朝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職者以爲虜懷窺伺
之心宜絶之而勿往報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
開邊釁公上疏累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
之道與今國勢之强弱事理之順逆以爲宜報遣使
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脩內治備戎以和往彼以惡
來則是以增我師之直氣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
以公言爲曲盡事理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稗說
小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猶成誦非他人彷彿
記憶者比其爲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
化莫測然通眞蘇氏父子者多少年所著經義及策
略業舉子者家傳而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
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不惟公卿輔相與士林中
知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户
公皆曲爲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
慮千萬惟公之奏爲人所膾炙云性尤孝友微時苦
家貧年弱冠即授徒于鄉若東脩以養二親每夜歸
侍晝則赴學館一日冰凍徒涉手足皆龜拆比就館
則早食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蓋如此既
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爲
近侍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並行狀

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
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
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嚐厲雖勇者有弗及爲編
脩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爲侍講當北虜
犯蹕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
羣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爲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
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偉居內閣再進學
疏皆國家大計廢事必從公論而察已勤事視昔有
加一日中使傳旨命製元宵詩却立以俟公據几案
筆不停揮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並時錄神道碑

侍講忠愍劉公言行錄 球 同前

劉球字求樂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任永樂正統間官
至侍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
謚忠愍

君奉二親必極其歡心居喪哀毀兄弟五人友愛甚
篤事伯兄尤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玭爲莆
田知縣寄葛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誡之曰力守清

白以炎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除禮部儀制主事
取前後條例類爲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一撿閱之頃
可盡得之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 其在經筵
拳拳於開導啓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爲人
寬厚議論慷慨不爲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恒切
並李時勉撰墓志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時官
官王振專恣士夫側目先生上疏論及謂權不可下
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脩譔董璘自求爲太常卿下
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衍使焉
頻迎合振意誣先生與璘朋奸亦下獄竟死焉 門人
並實録傳

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疏有訐誣權臣語遂爲仇
搆以死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
不多見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爲人臣之大防立
萬世之人紀矣 薛瑄書遺翰後

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最多公居其間含吞王庭鯨
鏗鏘答充前偉後爲二三元老宗工所重公議論堅
正以古賢哲爲歸以子孝臣忠爲榮此其素心也心
以學經經以爲文其本深矣觀兩谿文集者其宜以
是求公焉集若干其文甚富然劉蕡集制科策胡銓
集沮和疏斯集雷震章頻奥之孚月也厗尖之通天
也罪之者其在是乎知之者其在是乎具眼者先污
劉定之撰兩谿集序

正統中忠愍安成劉公以死事爲天下慟雖販夫孺
子亦皆知公之爲烈也公職論思講讀地謂權不可
下移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啓乃心沃朕心非若淺
治史魚之忠侈然戇直而不顧以自嬰其禍者比天
下事固有忽然出於不可測者而公當之也 並呆撰
忠愍事蹟序

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沉思力學好義勇行大阿倒持
執命腐刑乞戒履霜勿致堅氷不售蒙難乃陰而傾
褒贈官階篤惠易名渾渾大節萬世猶生 邑部尋贊

兵部右侍郎吳公墓志銘 商文毅公輅

兵部右侍郎新安吳公永清引疾家居者三十餘年
成化壬寅十一月十日考終正寢距生洪武己卯三
月七日壽八十四事聞
上特遣官諭祭命工部造營域度典隆甚諸孤綱等權
潛德未白屬其甥南京户部員外郎汪正述事狀造
予淳安山中泣拜請銘刻石墓隧用圖弗朽其孝可
嘉已按狀公姓吳氏諱寧永清其字系出吳泰伯後
唐時有諱少微者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定新安入公
遠祖也少微後曰開先遷居歙之澄潭至宋曰大用
復遷華墟大用子永年融州司户司户子靖嘉定壬
午省元數傳至雷應無子以從子明善嗣公大父也
明善無子以公父仕仁嗣仕仁甫倜儻弗羈行義爲
鄉邑所重配許氏子三人公其季也公天資穎敏自
知立志遠大言動老成異於凡子年十一有司選補

翾痒生祖父欲辭避公曰卿相胥此出曷避爲祖父
壯其志從之公自是盡心問學經書子史靡不涉獵
晝夜淬礪期底于成無何祖父繼殞公執喪禮甚盡
服除以春秌領永樂庚子鄉薦乙巳許安人亦逝公
懼弗得吉地以襄大事哀傷不巳忽夢有人指其處
及遣術士視之果吉遂葬焉人以爲孝感所致宣德
庚戌中進士前列乙卯授行在兵部武庫司主事公
廉勤有爲聲稱籍甚正統戊午陝西涼州守臣以回
回迭力等類雜處內地非便奏送京師
上命公馳驛轄送浙江沿海地方安插聽其貿易生理
公言此類貧者居多若止許貿易而資糧弗給竊恐
語言不通水土不服未免失所有虧柔遠之仁詔許
可大者月給糧四斗小半之遂以爲例是歲考績授
例贈父仕仁甫承德郎兵部主事母許氏安人乙丑
遷職方郎中丁卯命公充副使持節冊進吉府封通
山王及妃周氏凡王府饋送悉却不受濱行諸親僚
相率賦詩以送之歸未幾公以瓦剌也先勢漸猖獗
不可不預爲之備言於尚書鄺公以湖廣南畿征進
麓川凱還官軍撥充攢運以江東河南江北直隸漕
運官軍留京操練一旦有警易於調遣鄺是其言行
之戊辰沙尤盜起命都督劉聚率師征勦勑公往南
京會同守備豐城侯李賢等簡閱軍士付聚統領公
至清出私占之數倍多人心稱快巳巳虜寇犯順
英廟親帥六師討之鄺以公老成練達留治部事公乃
招募報効人王敬等五千餘名分撥留守五衛帶管
操守仍督山東河南等處官軍至京援以器械併力
禦賊巳而土木失利公慮逆賊必犯我畿甸急陳備
邊十事奏留山東下班都指揮衛穎等乞遣廷臣分
行江北地方起取民壯及令江南漕運未回官軍留
守京城并河南等處賓操官軍舍餘與守海官軍悉
赴京操備八月三十日陞公本部右侍郎授以前郎
中勞給誥進贈仕仁甫爲職方郎中許爲宜人九月
賊入寇大同還報甚急
景皇帝命于尚書總督諸軍禦之公獨掌部事十月賊
入紫荊關布列郊外
上命公出都城與總兵議殺賊方略公詣德勝門外營
會議而還至門城啓賊騎充斥從者各驚散郭外居
民潰入城者塞路公立霪雨中移時衣盡濕賊退乃
入是時畿內民庶朝夕相率南奔弗可遏號哭欲請
詔天下勤王公奏曰如此則人心愈惑疑莫若以
官軍勝賊本末移檄郡縣出榜撫安庶可弭變因具
奏行之賊既遠遁京畿奠安而公以勞傷成疾明年
景泰改元疾大作不能事事遂懇疏陳情乞歸田里
優詔許之既歸疾漸平復杜門謝客足跡不入城府
建祠堂以奉祖考課耕桑以供稅賦訓子孫以圖報
稱客至壺觴盡情或吟詠以爲樂待族姻故舊恩義
兼至與鄉人處漠然無官貴勢自郡邑大夫至閭巷
之人靡不敬而愛之卒之日遠近赴弔門不能容元

配汪氏累贈宜人次周氏呂氏丈夫子五人長綱注
出次縉次紳呂出紳以春秋領丙子應天府鄉薦授
都昌尹陞沂州知州次紋次綽周出紋以春秋領辛
卯順天府鄉薦女一孫男十二瀚瀚汶浪淪滂澍潤
濂潭潛淵瀚綱之子亦以春秋領丁酉應天鄉薦皆
俟次進士餘各有志向學孫女十曾孫男四椿楫椛
梘女三綱等卜以癸卯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葬十四
都龍攏溪之陽揆先塋也於乎公耿介士也與人交
開心見誠是非之際直言無隱和不以勢利有乘為
趨合所著詩文亦典則雄渾類其為人予忝同朝相
知爲深因節略事狀序而銘之銘曰猗之山川既秀
且清挺生異材爲時賢良制科高步郎署蜚聲選佐
司馬位陞亞卿胡虜猾逆郡人震驚奮威戢振孤兇
遁形力贊廟謨坐闢昇平功成身退名重朝廷肖子
哲孫蟄蟄繩繩詩書克紹官業相承慶澤之盛蕃
之徵何以考之視此刻銘

兵部尚書鄭公神道碑　王文端公直

兵部尚書鄭公既卒之明年
皇帝悼念□□詔特贈少保兼兵部尚書進階榮祿大
夫而官其子儀爲主事儀奉公衣冠以歸將以□年
□月□日葬于□□里之原而述公之行請文以刻
諸墓道嗚呼公故人也其可辭公諱埜字孟質別號
朴齋郴之宜章人曾祖□祖□皆有學行而不仕父
子輔爲學官縣令名重當時及公貴祖父皆贈兵部
左侍郎妣李氏王氏皆贈淑人公早喪母祖母李撫
育之見其不凡最鍾愛曰是子能大吾門公孝友勤
儉出於天性而撫弟妹尤篤其於學問不待程勸遂
爲邑庠生而泰和王敬先爲訓導循循善教公亦勉
勉善學學成取進士遂入都察院理刑獄以廉平得
名永樂癸巳拜監察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
鈔法阻滯命公往察之無謂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
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
上頷之而羅俵冠犯遼東公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
百餘人皆應死公爲開陳其可矜狀甚明
上然而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陝行人以取財逃亡之人
則受賕縱之去弊積滋甚公廉得之歸之關悉擒治
抵罪與爲之者丙申北京營造執役之人累鉅萬
上念有病者命醫與善藥又慮其奉行不謹命公察視
之公躬養其地令察其穢污而時其藥食由是病者
多不死戊戌石州人有詣闕告變者曰州民與陝人
羣聚千餘謀不軌
上擢公爲陝西按察副使往理其事果實即以官軍勦
戮毋貽民患賜之楮幣給而遣入公至察其誣乃反
獄亡命妄言冀脫死即具以聞
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陝右饑華亭宜
川尤甚公私廩皆竭公巡歷其地憂之乃移旁縣粟
賑焉羸病不能粗者命官府煮粥食之民以全活庚
戌至納婢憂歸道聞父喪哀毁甚每號痛輒欲絶其

治喪一用古禮其祭亦如之服除拜應天尹埜殿之
下賦役繁公一以養民爲務事無大小苟可以與
利去害無不用其心至於市征田稅皆酌其宜豪猾
不得爲輕重賓興之歲公設科取士厚其禮而嚴其
防得人爲多且撙節其費以待會試故事集而民不
擾視與時盡省十三四歲太熟麥有兩岐者民歸德
於公公拒弗受正統改元進拜兵部左侍郎時西鄙
有警尚書王公往視師公獨任其事
上嘉其才荊湘民多隸戎伍公家亦與焉至是特除其
籍以示寵己未京師淫雨壞官民廬舍公奏曰此陰
氣爲沴兵陰也皆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
上慰免之師征麓川公奏將責可任卒有功衆人以爲
公之知人天下軍衛總旗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
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公請各於
各都司試之人以爲便時有言欲變易將不勝其弊
皆將誰歸卒不動嘗自念曰治軍吾職也當爲國家
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軍家利病有當與
革者必爲
上言之多見信從己巳邊報虜人入寇
上命治軍旅而權姦獨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及詔下大
臣皆以爲不可即上章請留不聽公從行出關屢奏
言虜犬豕不宜孤
至尊惟指麾諸將足以成功不聽權姦惡其數言事欲
踈之數公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墜馬幾

殆從者請少留懷安就醫公曰
天子在前吾爲大臣豈可托疾求醫自便力疾而往至
雲中車駕回鑾然行止爲權姦所命至宣府虜
寇踵至公深以爲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
殿皆不報敵後公詣行殿申前請權姦怒曰腐儒安
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公拒言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
何得以死懼權姦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王公相對
泣帳中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飢渴虜四面
集矢下如雨衆奮欲戰又爲權姦所沮須臾師覆公
遇害蓋八月十五日也生於洪武乙丑　月　日年
六十五娶吳氏子男一即儀女一孫男三琦琳珎公
學博行莊仕官四十歲載凜然見重於士大夫威行
惠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此其平生大節
也權姦誤國而卒罹其害獨公之不幸哉嗚呼銘曰
允毅鄭公逢時之隆學古入官著績顯庸執法在朝
爲名御史再陞外臺其行愈偉京尹堂堂百郡所瞻
惟少司馬戎律有嚴遂陟夏卿君子所重懷其迹矣
云誰不惻人道之大曰義與仁仁義不違何愧於天
刻文墓碑負以龜趺永永不亡庶其在此

少保兵部尚書肅愍于公神道碑銘

尚書倪公岳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
子冕歸自謫所即衘哀列號以訟父冤
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司行人馬暻往祭其墓
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
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曰此
誠天日開明公道暴白之秋也於乎休哉已而杭之
父老白于巡按監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構
曰憐忠遵制詞也

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宜賜贈
謚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
孺復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
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屬後來廷臣
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于鄉民所立祠未幾冕以應
天府丞致事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以慰
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為國
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
之典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
在宋具已舉行公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
宜如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于墓表曰旌
功命有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當時艱危安內攘外

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復賜贈誥其略曰當
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其
家邦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為權姦所構乃殞其
身輿論咸冤恤恩已竭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
公之冤以白公之功以著矣於乎休哉於是冕抵書
京師謂岳在里姻之末又適官禮曹親承德音宜為
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岳不敏何足以知
之按狀公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菴其先家河南
七世祖　仕金為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六世祖
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　定遠大將軍沁水令
金末兵亂譜諜散佚存官秩而亡其諱四世祖諱

伯儀金亡奉母還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剡州仕
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大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
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
諱夔起家中書掾累官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
郡夫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都
元帥延祐間為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故今為
錢塘人祖諱文大入國朝仕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
諱彥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
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揚祖妣施妣劉皆贈
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
他日救時宰相也長得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

奮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
儀峻整音吐鴻暢每入侍奏對
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
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
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衛官校往理官
船之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
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肆
口而成大稱
上旨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于
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甚望
之
上親署公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年方三十有三
朝野素之公威
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晉開閱民之所欲惡而興革
之民大感悅凡載扶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
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轉粟官為收糴以備賑荒預
發河患督接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度積久易敗即
減價而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羸餘即以鈔折
納官民交以為便歲旱奏減存留粮草積誠以禱雨
澤民忘其災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堤以障植柳以
為固立鋪設夫役以備脩補復植柳于道以蔭行旅
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
大名牧馬于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
地公為立里以居給田以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綱

以為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蓋
入其田為軍屯復以大同遠在北邊乞專差御史一
員巡歷其地庶姦弊可革遂永例讓奏脩築鴈門軍
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
民困時災傷民流移公設法招徠又恐復業者憚於
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税糧請著令有司考績
以有無流民為殿最使知警焉其地霜蚤田薄收當
輸邊者多折齎金銀姦民恒竊以逃公奏遣官解以
塞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為民利公嘗自河
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盗持兵喊而前從者駭
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為者耶盗聞公言大驚散去其
德威所著如此有忌讒劉孔宗者律已甚嚴頗與流
輩寡合衆搆賊罪誣之公知其誣即奏白其事恒以
盈滿為懼請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轉中增王
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為公遂
乘隙言者劾公擢舉自代羅為大理左少卿二省
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視藩亦以不可無公為請
乃復命巡撫寔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為兵部右侍
郎留理部事時公考妣相繼殁皆命奔喪而遣行人
汪琰抵抗賜祭治葬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
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
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鄺公埜上言邊防將士皆可托
以制虜不必上煩六師且
皇上宗廟社稷主無輕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

土木虜奄至主將失律王師敗績
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緣邊城保奔潰一空京
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虜將議禁
兵為守護京師計會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以係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
變罪歸王振
王始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
不平衆起捽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擊之
班行諠雜無復朝儀
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歛避公堅立不動時撫
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擾動振罪侯請命於
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悉擊二內侍死衆乃

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為裂吏部尚書王公直執
公手曰令日正賴公等若其百輩何能為公辭謝不
敢當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
際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固興祖輩文臣王佐輩皆
宣議罪以閒厥後之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
王嗣位尊上
太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為景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
虜賊不道犯我邊疆延留
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豫為計邇
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備調令
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為要地宜令
都督孫鏜衛穎張軏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

御史如王竑輩佐之列營于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
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為虜所掠通州所積糧數百
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虜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
關支入以多寡受糧而歸定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
宣府當經虜剽掠請勅各地守臣協力防禦訓練備
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為至務文臣如軒輗
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軍旅之
事臣請身任其責不效則治臣之罪
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公先事預防遏
權制變衆視公以為安老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
潰歸降也先因為之用導之入寇虜奉車駕趨紫荊
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珵因謊

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動搖公為慟哭抗
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宮廟山陵社稷在此百官
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
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鑑也
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為異議欲盡閉九門
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
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
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荊關傳言送
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
却也先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駕亦在虜營虜覘我
軍嚴整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虜輕發一矢喜
寧唆也先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益強所

躡從以起虜耳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虜後踔
蹕漸遠乃舉砲擊虜營虜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
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虜兵實天生公以為
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
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復
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也復何言大同參將許貴奏欲
遣使議和以緩虜兵徐為計代計公謂去冬嘗遣都
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厚齎金帛以往虜輒深入繼遣
通政王復少卿王荣往議迎復亦不見鑾輿而回虜
譎詐叵測和不足恃況與虜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
君父而忘大義理固不可萬一可和虜肆無厭之求
從之則害違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
威畜銳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真保定
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
巡視猶慮虜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能及即奏遣都
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虹等分益以兵往為之援復
請勑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特以安又以虜之深入
必先攻犯白羊紫荊倒馬諸關復奏撥京兵與其原
守官軍互為應援俾無僨事諜報虜偪總兵朱謙於
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兩門關烽火甚急遠邇
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為動即奏上方略密
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冠日大舉者旋報
虜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虜卒未
靖乃以計投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

虜竟畏憚悔禍不敢犯矣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
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
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
虜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虜庭
衆難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脩安內攘外之
政河間東昌諸處承樂間安置降虜甚衆方虜入寇
時勢欲乘釁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
遂留于彼以為潜消之計天壽山
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虜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
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宣邊關之援
臨清漕舟所經商舶輻輳實喉襟之地虜入寇特害
有往擾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為重
鎮尋諜知為虜諜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虜使
中來畿座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
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為虜所虜公謂此不可棄
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
守由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
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推捕
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
十五萬人分為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
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
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
相識有警當調其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
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

守之楊俊議奏盡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
勦虜可以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
虜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
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譖公此議足以奪其心是時湖
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流廣東西則有黃蕭養輩
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遠
千萬里之外懸制功中不害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
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
司以土官莅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
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隳成功
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公念
北虜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
皆不許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
不自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
副千户累疏懇辭且曰縱欲為子求官亦不當假手
於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當
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報腆固宜砥礪名節
毋忝恩命朝廷復於京師之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
辭謂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
正宜貶損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
賜物盈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時一往視
為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
上遣太監與安太醫院院使董宿來視云此非竹瀝不
可愈安為
上言具述公自奉儉約
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
蓋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勅諭留免
公朝參屢遣中使促公出視事其為
上所倚重如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
及宿將斂伏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為公所
裁積成嫌隙亨姪彪本驍將時皆屢其一門同握京
兵公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
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
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
英宗皇帝復正宸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貪天之
功捺為已有即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罪與大學士
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具存他無
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理者以倡南遷
為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衘公者廷鞫之
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
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
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
二十三日狀上
上猶豫良久曰謙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
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
上意乃决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目覩其事
每言及未嘗不以為恨公歿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
之太監吉祥麾下達官朵耳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

壺漿酹公祥聞之切責爲明日往哭如初此實忠義
感激人心雖異類而天理固不泯耳先是抗之湖水
竭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
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蓋詰
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爲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
日得壽六十而已惜哉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賜外
他無一物蓋公平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汝言代公
爲兵部以賄敗
上命陳所籍物于大内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
謙任事久且寵汝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賄無算耶
上色變久之亨等俛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語人曰
今日覩
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順
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
上爲之黙然初公被害時
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
上聞之益悟其冤深悔之既而有貞以罪遠竄亨等坐
謀逆夷滅此皆
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
都督陳逵憫公無辜密賂守者收瘞踰年冤消義兒
康請逵逵乃具棺斂俾康扶歸杭瘞于祖塋即今建
祠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
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贓吏而恒宥小過急於
薦賢不遺一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在巡

撫時所舉其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蓋公知
人之明如此公所著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祀
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開封府民祠二省之民家
有公像飲食必祀皆至于今不廢及己巳之變軍務
方興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
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
兵登崇智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以
固邊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
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飭尺寸丁内外艱歸蕭然不異
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
釋卷爲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頤
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塡
刻而就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爲學者式
務旁午章日數十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皆切中事
機人服公明決卒推爲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
今僅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
百之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秋
曁知縣鑰之女恭恵靜專克謹内助先公十一年卒
公年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義之生子一即
冕曰副千戸改授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
僕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
千戸朱驥坐公累戍邊比宥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
衣衛事孫女六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
傳在國史

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一時之冤萬
世之雪公於此可以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童丱
得之見聞之日久然才力綿弱不能揄揚朝廷褒忠
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爲國之大節姑卽見所述擬
拾其槩俾之立石墓道以示後世以爲他日爲臣者
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盖公
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銘曰惟天純佑賢俊挺生
實商昭周爲國之禎惟公之生允濟斯世雄才卓識
孫忠正氣始鎮兩藩迄司五兵民因畢甦邊塵爾清
時方宴安虜寇竊發
皇曰往哉執挺以撻公甄息留六師已陳越關而北曾
未決旬虜敢犯順
皇輿遠持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號號公斥正之人
心搖搖公鎮定之內決廷論外當虜衝一時安危
目視公國步載寧
皇輿遂復名高蓋世功大弗錄公存以功公亡以冤於
惟
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夫豈擬長公亦何
責官祠顯號報祀無窮西湖之曙岳廟攸同廟貌儼
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守視無斁

穎國武襄楊公言行錄 洪　楊尚賓 康

楊洪字□□陝西漢中人歷仕永樂景泰間封昌平
侯卒年□□追封穎國公謚武襄公起行伍生長在
邊陲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
遇虜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人畏之呼爲
楊王在邊校之諸將紀律嚴士卒用命爲一時巨擘
焉 古穰雜錄

楊武襄洪爲人雖尚權詭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
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盖自
宣德正統來已受知於
上閒中廬陵楊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爲杜衛指揮所極
以親尚書深獲旨而衛則廣西繼而爲部卒李友全
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水東日記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遣楊洪孫鏜范廣等師
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得牛
馬騾數百匹奪回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旣
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
見言虜衆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縣人畜
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
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遂至關臧壽猶發官軍數
百人洪子俊與爲所殺旣奏捷以洪爲昌平侯 燬奉
執關王略直至便橋偏重勢成神器幾搖公往當之
以卻天驕堂堂侯封冠彼百僚兒童知姓妖孽氣銷
同體雞拜呼韓趨朝壯哉虎臣不數驃驍 郭部叔贊

兵部尚書王公言行錄 竑　同前

王竑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
至兵部尚書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豪詭隨人意自

其為給事時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共
章疏廷論其蠹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為黨者不
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
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衆正和應而
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於天下 薛瑄撰春記

郕王監國於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誤國者方讀
彈文未起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
中王竑起捽馬順首曰此正姦臣當除去監國退百
官奔擊馬順死 可齋雜記

公自給事拜陞今職適虜寇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
以禦之公即戎服鞍馬赴軍號令嚴整威適機宜部
伍行陣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
寇之鋒而奪其氣虜既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京師
既解嚴而遠邇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明特達入
百千等而有為之才著于朝廷著于軍旅者卓卓如
此 憲春記

陞今官出鎮居庸虜方入寇邊兵訩訩公以大義開
諭之正色以率之沉靜以鎮之由是衆志帖然始定
若是謂非負正氣所見大有異於人者不能也 劉儼
撰送晉運序

公始擢第年尚少慨然以經濟自許比官諫省立朝
侃侃無所顧忌土木之變摧奸擿佞忠義奮激以功
超拜僉都御史再遷副都兩奉璽書巡撫淮揚總督
國漕威行惠施自景泰初迄天順末禩公名大振
于中外

今上即位國任老成登公入座尉致校用而公已屬疾
矣

上每留之而公請愈力勇退急流脫屣富貴 王偉撰貴記

休菴詩曰王公菴居昔名鼓拉推奸臣九天上即今
卻以休為名無乃勇氣非少壯君不見掟帆高掛秦
剛風一日千里無留蹤然卻落鯨洲島知進識退
無適窮丈夫處世當如此眷戀富貴非英雄黃門領
袖立殿前烏臺副佐尤當權西邊戎略萬貔虎南纖
寇勿孫蠢鶡 劉定之撰休菴歌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七

副都御史羅公擴誌銘 亨信 十 袁主事昪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公既致仕之八年
壽八十有一歲以天順丁丑十月二十五日考終于
家訃聞遠邇莫不哀悼
皇上念公爲國大臣嘗有功勞于邊境命禮部遣官致
祭工部營治葬事其冢子泰以墓壙之石未有刻辭
挽具行實屬筆於袁乃序而銘之公諱亨信字用貞
其先南雄人後徙東莞之英溪祖德寬父祖昌俱不
仕而以公貴皆累贈至右副都御史公自幼穎敏好
學年十二喪其母即能苦刻立志讀書年十七選爲
邑庠生永樂癸未以能經領鄉薦明年甲申登進士
改翰林庶吉士是年五月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
水災奏免嘉興海鹽崇德三縣稅糧以甦民困丁繼
母冼氏憂起復調吏科陞右給事中坐累謫交阯公
素位而行雖遠在荒服亦怡然自得未嘗有憂苦無
聊之嘆因自號安素久之用薦起拜監察御史嘗命
往通州察倉庾之弊巡按真定等府清軍山西所至
有聲再丁繼母何氏憂命馳驛奔喪即起復大臣有
言公堪任方面者詔復舊任食按察僉事俸宣德乙
卯陞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以備邊寒公
殫心力夙夜不懈
皇上念邊境苦寒降勅勉勞公益感奮正統丙辰與都
督趙安率師巡邊戊午丁外艱奪情視事明年癸虜
功成公陞俸一級賜紵絲四表裏白金二十兩始命
馳驛歸塋父畢事還京奉勑巡撫大同宣府并督屯
種給賸軍餉興利除害爲久安計公悉心國事勞來
措置無不得宜言聽計行信任惟允正統戊辰冬十
二月給正二品誥命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祖與父皆如其官公在邊年久諳於地利之宜戰
守之法轉輸之方每有建白無不嘉納己巳秋北虜
入寇京師廷議召宣府總戎入衛衆紛然欲遂棄其
城時公巡撫其地遂挺然仗劍當門止之衆遂定是
年九月特陞左副都御史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
裏是時公年踰七十且有疾上章致仕不俞復承白
金文綺之賜癸午秋七月復懇上章
皇上俯察公實老病俾得致仕公還鄉里始建祠堂治
先塋營居室越八年以壽終其生則洪武丁巳十月
二十八日也配劉氏先公二十二年卒再娶孺人于
男二長即泰次實女七人泰等以天順己卯十二月
二十五日癸酉奉公柩與劉孺人合塋于麻地嶺祖
塋之右乙向原也嗚呼公之俊德偉烈朝廷任以股
心用爲耳目忠誠體國四十餘年累承恩賜晚歲歸
休優游鄉曲壽考令終其歿也復蒙朝廷賜以葬祭
若公者可謂生榮死哀無憾也矣銘曰德懋展也位
望顯也福全考終世所尠也兹卜諸幽山盤土厚固
徹銘壙永利而後

吏部尚書何公行狀 文淵 章恭毅公綸

公諱文淵字巨川姓何氏江右廣昌人也先世諱坦
者仕宋爲寶謨閣學士廣東提刑階宣奉大夫謚文
定坦生紹興太守聖能聖能生武平知縣行行生七
二七二生桂芳桂芳生德元德元公之祖也贈正議大夫
資治尹吏部左侍郎德元生景燦公父也贈正議大
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母吳氏封太淑人公生於乙
丑十二月三十日幼而英邁年七歲入社學從鄉先
生讀書過目成誦羣兒或竊瓜果以奉公却之曰童
稚之年詎可習爲盜賊哉識者嘆其不凡永樂初選
補邑庠生時父兄繼喪公晝則經營家事夜則刻苦
讀書涵泳旣久經史百氏無不貫通發爲文章咸中
矩度歲戊戌登李騏榜進士第越二年拜湖廣道監
察御史以廉介自持立朝正色巴而巡按山東山東
豪右侵漁百姓兼軍衛多撓公發奸摘伏吏民畏之
如神
仁宗皇帝卽位命老四川吏治公察其賢否而黜陟之
人服其當又劾奏工部侍郎楊和黜退參議金文斌
副使張銘僉事張明等三百餘人威風凜然貪暴枉
往棄官去時蜀旱所臨郡邑輒雨人謂御史雨烏蒙
土官知府祿昭妻與其民什伽私昭知之什伽懼罪
潛赴京告昭謀反詔四川雲南貴州建昌行都司各
以所部軍討之昭遣人訟冤公移檄止所調軍兵以
其事聞于
上遂直其冤由建昌行都司入雲南經貴州出播州揚

宣慰迎謁以銀器文綺來獻公笑而却之宣慰出語
人此可見何公不可以利動宣德改元正月奉勅清
理山西戎伍於其冤濫者直之欺隱者謫之民無有
苟免而濫加者十一月詔選御史有風力者體察南
京諸政十三道御史咸推公復承命以往因奏曰人
有誤觸刑憲初犯令者令納鈔贖罪又言老人必選
年高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不使非人以虐民害
政內請通行禁約
上皆從之歲丁未
上賜勅命追贈考妣因告歸省及還遇盜行李爲之一
空而縣丞張履道家人寄白金十五兩獨存公至京
舉以還之封識宛然人皆嘆服庚戌五月
上以蘇松等郡素稱難治而任郡守者弗得其人乃命
大臣各舉其賢能者任之時都御史顧佐薦公知温
州府捧璽書馳驛赴任公至則視民之利病政之得
失而興廢之舊額田十畝以三畝爲陸田俾輸麥税
其役田有賣買而民畏麥税之重遂版籍莫肯收陸
田者以故爭訟連年公請均陸田之税與水田等於
是賦役不虧而民甚利之郡所屬四縣税課司河泊
所舊征銀鈔旣而禁用金銀商税止輸鈔而舊課不
除每歲役於官者買銀輸之民多破產公以税銀例
禁請自今銀課亦皆收鈔朝廷從之是後民無輸銀
之苦舊據役非均而富者得以幸免公度其貧富第
其高下列爲簿籍而民獲其平温地與金鄉盤石等

三衛隣軍士恃其不統於有司肆爲凶暴虜掠田産
不供賦役凌轢有司侵刻小民公束之以法軍衛肅
然海歳中使至温取供御海味果實供饋煩苛不勝
其擾公措置有方民不病而事集一日檄下作漕運
巨艦四五十艘郡邑驚動公任寮屬集耆老與工料
董其事不一二月寂無勞擾而艦成且以所餘物還
下中貴官衆其以巨舟浮取寶西洋諸國迨還遇風
舟泊海港入温江瀕岸將起其貨送京衆其聲勢熖
熖公處之裕如他政事有不便於民者大則奏聞小
則立改振舉學校使士有所作興脩明條制使吏有
所遵守祠先賢舉逸民興禮讓時嫁娶重喪葬具備
揖別善惡居數月政化大洽山無盜賊民寡詞訟境

内稱治隣邑之民訟有不直者亦赴訴焉公爲鞫其
曲直咸悅服而去青田民葉孟圭徐成皆邑之大姓
也兩家故有怨成爲糧長以賦不時輸將遣孟圭督
之孟圭欲因以報怨乃率五百人掠其財壞其屋成
訴於官三司調軍追捕公聞之曰洪武初青田嘗叛
今以五百人之衆不服追捕逃入于山林必激變又
延及無辜乃遣人召孟圭及成至府諭以禍福命孟
圭以所掠還成爲葺其屋孟圭拜且泣曰昨聞調軍
追捕自謂旦暮死耳今聞指示可生之路敢不從命
人謂公片言止亂賢於用五百人遠矣壬子冬十月
入覲道經括蒼馮公嶺永嘉丞于凡遣其子間道懷
金贐公于旅館公慰諭却之遇客問其事者因稱所

合處曰却金館士大夫咸有題詠始公與八人受命
爲守未朞月政聲煒然聞於京師至是
上問吏部尚書郭璡曰先所任九人爲知府亦有來者
乎璡以公等七人名聞乃召入便殿命中使傳詔奬
勞錫宴于廷又以御製招隱詩賜之所以寵賚之者
甚厚公既復任感
上寵遇知無不爲化行既久民皆信服軍衛亦皆戒飭
其下毋得侵害於民郡中無事黃堂閒然暇則詣庠
序延諸生周旋等講論經史亹亹忘倦又召生徒章
綸入府親自授業未幾周旋果狀元及第章綸第進
士今任禮部右侍郎其餘亦各出仕有廉介心公之
指教居多歳旱齋戒禱于山川泣拜移時不能起其

禱詞有云薛詩詞從今日止甘霖望自九天來俄而
黑雲四興大雨如注歳大熟乙卯春處州盜起寨聚
四出剽掠官軍討之往往敗績乃於要害處設官防
守微有一人逸入境守關者執之乃致官軍者也公
詢知賊據烏鳳洞爲巢究遣經歷黃能誠往捕之悉
得其巢魁時都指揮使李貴等捕盜無所得乃執村
民以火烙之皆自誣服公移文言已得盜彼所捕皆
平民也貴等怒必欲置所執者於死公抗言不爲撓
由是活二百餘人永嘉民朱良觀良旦兄弟爭財訟
于郡公召其鄉長老諭以兄弟天倫大義因判詩於
其狀有云紙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之句
於是良觀兄弟感泣退脩親睦之行是歳五月浙江

布政司布政使黃澤以公治行聞于朝
宣宗以璽書獎勵增秩二級掌郡事如故命下下而禮部尚書胡濙復薦公宜大用乃擢刑部右侍郎將赴召溫之官吏軍民父老咸號泣遮留及出城男女送者萬餘人塡塞城門居民在江之北者率父老童稚望風拜伏悲泣於岸側在郡六年無錙銖之取於民布衣蔬食處之怡然故去時詩云行橐不載溫州物惟有民情滿腹中民思之不已為立生祠歲時祭祀及在朝數上章言事皆關於治體每朝廷有政事百官廷議公辯析利害衆皆服之論囚常求生之前後辯繫者之冤不可勝數又命典獄灑掃囹圄夏月則寬其桎梏正統元年丙辰九月詔往維揚理鹽法惟私販情重者罪之餘悉寬貸議者欲悉籍其家公力爭之全活者百餘家庚申八月朝議遣公經理京畿八府荒政多得賑濟之法初麓川思任發苦邊吏侵刻而叛都督方正討之敗死已而遣使入貢謝罪而羣臣復請討之公上書大畧言麓川一彈丸瘴癘地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以大軍臨之往無不克然莫若命官軍耕守操備仍令官一員直入其地諭以禍福趨避之機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彼亦人也一聞開示可生之路必稽首稱臣輿琛入貢若或寔頑梗化則調軍相機勦絕如此則遠人蒙再生之恩而朝廷亦免出師轉餉之勞詔百官會議時有欲遂功邊徼者倡言征之便卒以山川險阻弗能克兵疲次命民因於轉輸東南騷動衆始悔之辛酉六月旱詔公審覆在京罪囚多所平反凡情有可矜法有可疑者咸從輕議越數日天乃雨大有年上封事者言民之盜竊者多黥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公具言律有常憲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又起立牌額是於律條之外又加其罪况在京及各處布政司人烟輻輳為盜者多若盡立牌額數年之間各處竊盜牌額必多有失四方往來之人觀瞻實傷治體書奏乃寢其令時公以疾屢欲告歸而少師楊公士奇少保楊公溥勉留之且擬大拜公以疾力求罷
上乃許之既歸杜門不出惟課童僕畊藝教子讀書而已已八月車駕北狩郕邸攝位詔起之遂驛召于家既至以為吏部左侍郎時貴州蠻叛議討之公言貴州荒服之地洪武中命鎮遠侯提督鎮守夷人以安永樂中始奏以其地設都布按三司及府州縣夷人始苦其役遂至作亂乞遵舊制仍設總兵官鎮守而革新設衙門北虜也先請遣大臣迎車駕還京廷議不決公倡言於衆曰此事雖十上章不得請不可已也於是自草奏同羣臣詣闕力請迎鑾輿南還公與有力焉明年陞本部尚書惓惓以進賢圖治為心而好惡者不一公知不可力求退避三上章始獲命致仕既歸杜門養疾絕不與世事縣大夫有問候者輒使人謝之竟弗見天順元年四月十一日得疾諗

諸子曰吾嘗為温守温民戴吾亦深今去温數十年
然心未嘗不在温也我死神氣必歸温矣越三日正
衣冠而坐索紙筆書口占律詩一首付長子宗援筆
而逝娶揭氏有懿德封淑人側室張氏子男六人曰
宗曰端曰喬新以進士為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曰
喬壽邑庠生曰喬福曰喬年孫男八曰會同邑庠生
曰大同曰仁同曰智同曰道同曰夔同曰矩同曰瑛
同曰瓊同孫女十曾孫男一曰豐公晚號鈍菴學者
因稱之曰鈍菴先生所著有尚書直解東國集鈍菴
奏議牧民備用司刑備用書義庭訓四書講義祖訓
解義皆行于世章其親受業於公者也故述其梗槩
為行狀以俟名公誌而銘諸

然謚接恭毅章公為公之門人故道公之盛德為
詳嗚呼公亦偉人也惟景泰間易儲一事不免為
盛德之累耳喬新仕至刑部尚書性嚴毅學識精
敏居官清慎勤三者始終如一弘治辛亥為御史
鄒魯誣妄遂以本官致仕未幾鄒亦左遷爲山尹
為邑中仇家賂其目癸亥喬新考終于家云

大學士高公神道碑銘敘　李文達公賢

公諱穀字世用姓高氏其先世居河南之懷慶有仕
宋者從高宗南渡徙維揚今為高郵興化人曾祖諱
椿父諱焯以公貴累贈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
大學士曾祖妣王氏妣黃氏俱累贈一品夫人高自
上世以儒業相傳至椿當元末避兵姑蘇晉發先業

有子四人皆令從事詩書洪武初復歸維揚始占籍
于興化四子業皆成其季公之父也尤長於詩有書
數千卷不樂仕進隱居教授而鄉之後進多從之游
公自幼承家訓舉止如老成人父奇之甫十歲乃遣
入邑庠即能奮力于學弱冠遂領鄉薦登永樂乙未
進士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
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洪熙改元受勑階承務郎未幾
以學行獨優陞翰林侍講丁外艱服除還任宣德甲
寅主考順天府鄉試人服其公正統改元春
上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
貫通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公與苗衷馬愉曾
鶴齡四人專侍講讀賜三品章服公每進講敷衍詳明

聞者嘆服戊午預修
宣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甲子復主考應天府鄉試士
無間言乙丑進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知
制誥丁卯進階通議大夫己巳秋
聖駕北狩命公留守尋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景
泰初虜情叵測邊警日聞選使虜者得中書舍人趙
榮陞大理少卿公嘉榮之奮忠即解所束金帶與之
景泰初
聖駕自北還議奉迎禮公欲從厚衆涉疑未定有千戶
龔遂榮投書于公言奉迎當重之意公即袖其書以
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榮
非分得謚比

聖駕至百官郊迎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明肴
義之辛未朝廷以公望重進少保仍以尚書兼東閣
大學士壬申兼太子太傅公懇辭不允尋賜階榮祿
大夫甲戌南京災朝廷念
祖宗陵寢所在以公大臣中清慎者特命往祭事竣録
被災者千餘家悉發廩賑之歸奏稱旨是歲冬給事
中有忤執政執政欲害之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
其罪公獨持正議卒從輕典士論韙之乙亥星變屢
見公上疏謂臣濫居保傅不能盡匡輔之道宜謹罷
以謝天意不允丙子寰宇通志書成兼進謹身殿大
學士是歲秋順天府鄉試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劉
儼爲考官有二執政以子入試不中交章奏儼去取
不公欲置于法乞詔翰林及六科十三道官覆考公時
以疾不出一聞此事即強起預考畢就入言曰大
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
可乎由是儼得釋公之名益振而拂其意者啣之公
屢求退避朝廷重公忠直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首召公慰諭而留之其餘誅斥殆盡公即上
疏辭保傅二職時機務填委公以衰老弗堪懇乞骸
骨
上以公舊人方隆倚任然憫其老且重違公意特允所
請賜白金楮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歸其鄉復賜勑
諭有曰日與親戚故舊徜徉丘園展契闊之深懷道
朝廷之盛事清風高致足以勵頹而革貪風德雅望
足以敦化而移俗則卿永有終譽焉士林以爲榮越
四年庚辰忽疾作以正月十日終于正寢距生洪武
辛未三月十日享年七十娶郭氏累封一品夫人側
室杜氏生子一曰峘爲邑庠生周氏生子一曰岡劉
氏生子一曰岐俱幼
上聞訃嗟悼遣官諭祭于其家公天資簡重操履清介
而交人不苟視義所在勇於必爲雖違衆不恤也在
位論薦多號得人可謂慥慥乎篤實之君子矣所著
有育齋集八十卷峘以侍讀學士錢君溥之狀來請
銘銘曰白華黃茅易脆而折松柏挺生何獨能久抑
報之固越心之堅蔚然蒼翠何千萬年豪傑之生有
類於此相挺高公實同容止毖登仕路歷聳孔揚英
華之實采然成章翰苑優游
帝資啓沃文衡兩持士論咸服乃位保傅乃參化機錦
袍玉帶金馬彤闕見義必爲莫之能禦直道古心徵
私自許保全晚節寵眷優優容與乘辭胡不少留亦
既盡棺名著天壤卹典之褒百世之仰有銘在石鐫
竹輝光隱吁泉室哲人之藏

禮部侍郎薛公神道碑銘　李文達公賢

吾道正脈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
太宗文皇帝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
歸于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篤信之則
河東薛公其人也公諱瑄字德溫世爲山西河津人
其先自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爲氏曾祖常

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初領薦爲貞定
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祖母母皆海人初母齊海人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
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童時教之
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滎陽教諭公侍行時
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閱視莞
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俾子弟職日與講
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
棄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求樂已亥貞改
河南鄢陵縣教官考績以弁貢多寡爲黜陟貞大以
爲憂公乃補鄢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一明年登
進士第以省覲西歸是歲秋貞有疾公日夜不離左

右及居憂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
塲公閑前監者多致富至則弊貪墨正風俗手錄性
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
即然燭記之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足蹈
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
璡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
每臨諸生必親爲講解不事貫楚皆呼之曰薛夫子
未幾用揚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
少卿公作大理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
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
耶已而遇諸途衆皆跪揖公獨不屈振由是不說會

有獄夫寶病死三年其妻私於人欲出嫁妻弟聽逆
誣妻魘魅夫死公爲辯其冤都御史王文諂事振乃
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冤
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
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
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已巳以吏科給事中
程信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
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
時人事驗之北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往征之公督軍餉事竣而還景泰初懇乞
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
富豪殘虐人命若獄久不決執法若欲貸之公曰死

者何辜竟抵于法明斷之譽播于民謠刑部尚書楊
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
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
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
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有草塲
火朝廷欲置與守者罪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飢民
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踰海以避罪時遣太
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
敢救公抗章辯之文亦慢其非獲免者甚衆是歲公
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召入內閣知制誥尋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

月公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
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
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
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務
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
買櫝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
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
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乙巳八月十日享年七十
有三配齊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淳次淳次湆邑庠
生次治孫男四人禄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嗚呼公之
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個性吾於日
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

見至於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道之
也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嚴覩一言一動於
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
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
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
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
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説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所
著有讀書録行于世河汾集藏于家嗚呼宣德甲寅
秋予始識公於河津知其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南北
弗獲相從有時同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手書
質問而已天順初公入内閣予亦濫與其間曾未數
月公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没也四

方之士聞之莫不嗟悼朝廷得計遣官諭祭其家復
命有司營葬事稚乃以公門人國子監丞閻禹錫之
狀來請銘其神道之碑嗚呼予豈足以知公也然
義有不可辭者銘曰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
以啓後聞相彼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猶篤
學優而仕實始爲親仕日以進學日以新學匪辭華
實欲聞道身體力行遂以深造惟公之心勝已之私
惟公之迹不恤不知富不倖求難不苟免隨寓而安
名亦丕顯成彼後學篤是先賢在古爲難公無間然
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奥我銘其隧
以詒鄉人千載而下庶得其真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八
禮部侍郎李公神道碑銘　彭文憲
國朝以天下之事分任六部部長貳非負才德重望
者不足選故當時以為極選其有選自翰林者人望
尤重盖翰林兼有文學之長故也然長於文學者政
事或不足語政事文學兩盡其能若吾李公者世亦
鮮矣公諱紹字克述世家安成之浮山為鉅族自幼
失怙而有立志稍長補邑庠弟子員從前參議鮑先
生習受春秋年二十領宣德丙午江西鄉薦癸丑會
試中經魁廷試賜同進士出身觀刑部政是歲奉使
雲南歸遇
宣宗皇帝銳意儲才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數百人拔
其尤者應二十八宿為翰林庶吉士俾積學以俟大
用而公預焉其廩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
御製詩以示勉勵公感激淬礪學以大進乙卯
英宗皇帝嗣位擢翰林檢討預修
宣廟實錄為檢閱校正正統戊午書成賜白金文綺加
檢秩并賜宴西苑一考最進階徵仕郎贈父如己官
封母太孺人妻孺人己未以例員賜歸鄉里期年驛
召復任充經筵官丙寅丁內艱己巳服闋之京踰月
滿九載陞修撰是秋北虜寇邊六師敗績于土木朝
士多遣家南徙公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為卒不遣庚
午景泰紀元兼經筵講官辛未同考會試壬申陞司
經局洗馬兼修撰甲戌主考會試兩持文衡去取公

當士論翕然推服尋奉命祀南嶽舟至洞庭阻暴風
為文禱于神俄頃風息舟行無虞是歲賜誥進階奉
直大夫贈封父母妻如制丙子預修寰宇通志成賜
白金綵幣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天順丁丑
改尚寶司卿仍兼侍講尋掌院事尋陞學士賜二品
金織衣戊寅奉命與諸學士更番侍東駕講學于文
華殿尋陞禮部右侍郎時有結權貴圖進者
上不許密訪近輔求才德老成厭服人心者得公甚喜
曰朕知其人久矣次早召吏部陞任公聞者為之驚
喜及即任公卿往賀尚書王公翺舉酒酹曰天選侍
郎也盖以前此倖進者多旨授故云已而權貴不平
伺間譖公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為是年國子祭酒陳詢致
仕去吏部舉翰林二人未用乃請以公兼領之
上謂王翺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翺退語同
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
上如此己卯夏四月賜諸大臣遊西苑且命內臣陪宴
盡歡中有辭大儀者公執禮益恭謹既歸復為文記
之辛巳蒙賜誥進通議大夫贈二代并妻如制癸未
會試知貢舉防範嚴密一洗場屋宿弊有恃勢請託
者峻却之弗顧甲申
今上即位命翰林纂修
英廟實錄以公為副總裁越二年書成公沾微疾即
上章求解任

上察識其誠許暫歸侯疾愈復來當成化丙戌秋八月
也既歸疾良愈足跡不履城市或諷公曰疾愈矣可
不出耶公曰吾老矣出將何為辛卯春國子祭酒為
其屬所搆去大官議曰國子監成賢化俗之地官不
重不足以隆師道然官之輕重係乎人今必得學行
老成有名望如李某者居之則師道立矣乃援洪武
初起致仕尚書劉崧署司業例起公為祭酒號入
上即日降勅遣人乘傳召公命未及門而公卒矣士大
夫初聞召公相慶于朝比訃至又相嘆曰天不興斯
文耶何奪李公之速也
上悼惜遣官賜祭且命工部造墳以壬辰十一月二十
八日葬于本縣十三都下村南岐金雞嶺公生永樂

丁亥十二月二十七日卒成化辛卯正月二十八日
壽六十有五曾祖考諱慈龍學行為鄉里師祖考伯
恩考遵武俱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劉妣劉
氏曾俱贈淑人子男六璩林寧縣丞玘國子生瑢監
察御史璡國子生琛璠孫男女各八曾孫男一公體
貌豐偉識見明敏苦刻問學少壯至老未嘗一日去
書不觀自六經子史下至地理醫卜方技之書靡不
精究聞四方有異書及古碑文字必購求之故積書
甚富其為文力追古作規矩嚴謹有得於歐為多其
字畫出入晉唐間參以蘇長公之剛勁奇逸自成一
家與人論文論書必先法度見人制作稍不合則曰
是無師承不足觀也察後進有志於學者獎掖稱譽

惟恐不至處僚友以誠勸善規過言直意盡雖交冠
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其愛人以德如此平居以
經濟自任通古今廢興之故達政治弛張之宜參稽
辨析諫人聽聞其或先事計成敗興逆料人之情僞
驗之日後百不失一二居官以文字為職者二十五
六年纂述考校恒盡心不苟典禮八年一以正道輔
其長遇吉凶大禮斟酌損益同列無不讓能始為掄
討即以剛直得名揚文貞公深加器重比寢疾
英宗遣內侍詢人才文貞舉公等五人以對當時雖未
及用而嶄然負公輔望自是始矣士林每惜公大用
以長貳縕而遂止於此宜乎上下交悼之不已也昔
公從學館先生嘗館穀余家暨余至京亦主公寓以

彼既官聯事又聯比而居相往還議論甚密公嘗曰
吾與人言多不合與子論事十同八九何耶嗚呼余
豈公比幸賴公切磋之益而公以疾去竟不復起然
則余之悼公豈常情比耶焯德慕道其又何辭謹序
述如右復系以銘曰奕奕安成山水清激秀鍾于人
著自古昔高才名德世有顯聞秩蹤迨卿實始于公
公貌魁奇公才傑特增重鄉邦匹休前烈春與科第
際遇聖明儲才翰苑頡頏羣英踐歷清華遞遷翰長
直氣雄文縉紳翹仰
帝心所注爰陟亞卿國有典禮是程是經修史總裁功
多同事陞崇有期歛焉而退身退名高
天子懷思表儀冑監匪公而誰召命及門而公先逝朝

野與悲士林頊滂嗟公才具用無不宜彼蒼弗佑遽
嗇厥施施用未究欲畀諸子雖武仕遠方進未已有
子有文有位有年貴終有誥其何憾焉龕碣嵬峨龜
趺贔屭焯德有辭尚垂永世

副都御史陳公墓碑銘泰　柯詹事潛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邵武陳公以疾卒于
家訃聞
上惻然遣官諭祭并營葬事其子禎以
君思父德皆宜以傳乃專价致書來屬予為文將伐石
刻于墓道以彰示來世予少慕公名及登朝接公偉
論加敬重焉請老歸予送于都門外握手歎言以忠
義相期詩抵家又寄詩申前意則予雖晚進辱公之
知深矣墓石之文其何敢辭按永豐知縣黃永從所
著事狀公諱泰字吉亨曾祖祿一姓陳祖幼鞠于外
祖曹氏從其姓至公為都御史始請復姓祖予祥俱
不仕父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妣繼母封
恭人吳氏公儀度俊整言簡而有章淹貫經史善為
詩永樂癸卯發解鄉闈宣德丁未會試乙榜除亢課
安慶府學訓導以得教育英才為樂正統丁巳廷臣
交章薦其賢擢為江西道監察御史累奉命巡按貴
州山西山東諸藩克振風紀奕奕有重名在貴州都
指揮官聚素桀驁聞公至不敢肆其奸大軍征麓川
歲取土兵二千為向導將士或失利輒殺土兵以為
功公奏罷之夷人仰戴如父母越數月召還調陝西
道諸道有疑獄皆以決於公無或稱冤者在山西會
南北坊旱澇相仍詔下求直言衆皆以為天災公獨
言洪範庶徵皆由人事乞罷大臣不職者以格休徵
於是都御史陳　侍郎李　祭酒貝　御史成　等
皆罷去又奏舉山西藩憲及州縣官之貪殘者悉置
之法在山東以藩憲多匪人陳疏懇款數千言大要
以選賢去奸為治本
上嘉納之擢為四川按察司按察使不踰年而蜀大治
鎮守都御史寇　忌公才名陰諷所私參議陳　誣
奏公杖殺人下刑部獄其人實自溺水死久而始白
復官己巳虜寇內侵命公協同將臣守備紫荊關及
巡視沿邊諸寨景泰改元陞大理寺右少卿守備白
羊口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鎮守易州等處兼提督
馬水等關及沿河關口三十六處公早夜究心晝計忘
其勞虜知有備遂遁去又考察大名廣平順德河間
諸府衛官吏去留咸當人心既而三上章辭任不得
命益勵勤以圖報稱甲戌陞左僉都御史蒞理徐州
呂梁二洪及臨清濟寧諸處河道丙子巡撫蘇松常
鎮及嘉湖諸大郡治下嚴而不苛為政清明吏不能
高下其手以侮公法天順改元以讒言左遷廣東按
察司副使遭丁父母憂去壬午服闋復左僉都御史
加賞賚巡撫四川蜀中老稚皆熟公名聞公至奔走
相告曰曹憲使復來吾蜀其將安以嬉乎州郡吏望
風解組者數百人甲申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淮揚等

奏兼督漕運軍民皆安之成化改元上章乞歸詞甚
切
上念其效勞有年賜允薦紳大夫宴餞于都亭亭盈塞
途都人聚觀以為榮家居五年卒寔己丑十月二十
二日也其生永樂改元二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七
配王氏封恭人先公七年卒子男一復讀書飭行有
父風女二墓去家五里許曰伏洲山卒之又明年正
月初九日葬公天性孝友嘗慕鄉先哲李忠定公之
為人平居謹然如不能言在朝廷論爭纚纚如倒囊
出昧指斥權貴無所顧忌累奉命保障重地積有劬
勞未嘗有矜耀色閽官吏無行檢者怒目切齒必去
之乃已以此被讒斥其志不少回致仕歸衆中無
長物閉戶理舊書里巷人罕見其面間出遊山水間
哦詩酌酒囂然樂有餘而忘其家之匱之也學士安
成彭公哭曰如此人天下亦少何止閩中予又嘗於
廣坐中聽人論時貴賢否得失至公無少疵議者蓋
公之志行素孚於人故為公論所許無間言君子士
夫方望其大用以究厥施而公未及致仕之年決於
引去此其始終全節古人所謂知止不殆者尤為世
所高焉方遘疾語其子曰死生有命無足悲者慎勿
舉僧道追薦之事庶以化俗也翌日正衣冠肅然
而逝所著詩文有拙菴集奏議䕫武陽志藏于家塾
銘曰熈陳之先世有顯聞公儆厥後益振其芬卿有
先賢曰李忠定公仰其風持行純正以儒數身司教

泮庠以道率人多就才良廷臣交薦乃陞柱史論事
風生聞者喪匕再遷寔憲使往蒞蜀川威行澤帥一方
晏然少卿都憲纍躋峨秩
帝曰嘉哉予賴汝翊將命于外歲罷有寧撫民禦虜所
至有聲中遭讒言仆而複起
天子聖明保公終始公彌劬績仰報休恩惟恭惟敬夙
夜罪懈名遂身退乃天之道尚羊林丘以佚其老年
六十七以壽考終錫塋與祭曰旌其忠君子之榮匪
德曷有刻辭于珉以昭永久
此言鎮守都御史寇某思公才名則録中左都御史
莊愍寇公其人也嗚呼人才難得瑕不掩瑜只有所
短寸有所長其可忽哉
翰林學士文懿呂公神道碑銘　原李文達公賢
公諱原字逢原姓呂氏浙之嘉興秀水人自幼穎敏
九歲能通孝經小學稍長為文輒驚動長者時父兄
俱為徵官識者曰此子殆穎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
俱卒于景州公尚未成童孤貧不能歸喪或諷以胡
俗焚之者公瞿然出涕不從遂厝州城之東曰他日
有力必歸之也年及弱冠乃奉其母歸嘉興故無田
宅假館以養母力學不輟清苦之志愈堅郡守黃懋
衡知之乃延為子弟師尋俾充邑庠生公亦自奮大
肆力於經史正統辛酉遂冠鄉薦明年中禮部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編脩得入秘閣讀
所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與脩五倫書丁卯朝廷思

用奇才乃簡狀元劉儼等十八進學東閣入侍經筵
公居其一景泰初遣祭蜀王往還萬里間凡有饋送
一毫不取未幾充經筵講官辛未進侍講壬申夏以
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秋九月進侍講學士仍兼中
允癸酉與脩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鄉試已亥
與脩寰宇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
每書成進講輒有寶鈔白金文綺之賚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轉通政司右參議仍兼侍講春三月主禮部
會試夏六月召入內閣知制誥尋翰林學士庚辰春
主禮部會試尋總裁大明一統志凡金帶玉梧梭服
綵帨便蕃之賚歲無虛月公夙夜感激思盡論思之
職時老母病在牀公躬調湯藥憂形於色久而不愈

壬午秋八月母卒公哀毀踰禮啓文觀歸而合葬之
詔有司營葬命公襄事即還朝公懇乞終制不允抵
家未及定期忽得風疾不起在茲歲十一月二十七
日距生永樂戊戌六月十八日得年四十有五訃聞
上悼嘆不已特贈禮部右侍郎謚文懿命工部為營葬
事遣官諭祭於其家仍命其子憲為國子生皆異數
也公天性孝友事母得其歡心撫育兄子皆抵成立
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遇人之危殆者
濟之惟恐不及也歲時賓賚奉母之餘輒分遺鄉黨
僚友而自奉甚儉為人沈毅有口稍悃愊無華內端
外和與物無競處己待人不立崖岸事有不可則援
理諍之未嘗諛言媚色以狗人取悅三為主考取士

得人最多其教人也誠切懇到善於誘掖故四方之
士及門者衆其學造詣益深作為文章議論超越皆
有根據而理趣充然詩有典則音律渾厚無纖巧靡
麗態初入翰林時楊文貞文定諸公咸器重之知其
所就必遠大也及入內閣與大議所見出人意表而
為民之心尤切天下有陰受其賜者矣士望方殷冀
必久於其位用拯康濟之功而天不假年可勝痛哉
公之先世多顯於宋故居有稱為呂家府者高祖茂
卿仕元為提舉曾祖仲雄祖伯誠俱隱德不仕考炯
芳永樂中領鄉薦為山西萬泉教諭累贈翰林侍講
學士兼春坊中允母顧氏累封太宜人兄本亦領鄉
薦為荊州訓導故萬泉就養而終於此公亦流寓者

久之配徐氏累封宜人子男二長即憲次即恚所著
有介軒集藏于家嗚呼公與予同事者六年蓋端謹
篤實之士也世何可多得哉今其已矣可不銘諸銘
曰浙水之秀代有其人呂氏一族學與之倫自宋以
來至公再顯卓然奮興斯慶之衍儒業相傳自其父
兄公克振之以大厥聲遭遇之隆千載不偶事業文
章世豈多有冥冥造物胡不假年乘除之數寧由自
然曠與是承貫于鄉土生榮死哀昭示終古

少詹事劉公神道碑銘 鉉　　李文達公 賢

聖朝承平相繼將百年于茲而博雅老成之士歌詠賛
襄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者屢見於世若詹事府
少詹事姑蘇劉公其一人焉而今已矣公子瀚持史

官陳詳之狀泣而請銘予因覽夫老成之人漸以澌
盡而尚忍銘公就辭弗獲按狀公諱鉉字宗器號假
菴其先汴人有為黃州統領者守南渡時從建康高
祖順之仕元為平江路推茶提領因家於蘇遂為長
洲人曾祖元善號雪樓元末兵亂晋挈其賢豪以障
鄉井里人德之祖德讓洪武中以明經為沛縣儒學
教諭考仲輿隱德不仕用公貴贈徵仕郎中書舍人
妣陸氏贈孺人公生彌月而孤數歲入鄉塾輒有志
獨學雖衣食艱攝弗顧也未冠即授徒里中從之者
甚衆其言動規模如宿儒鄉之長者咨折節行與交
性孝友母遘疾刲股肉以進旦夕籲天求代比沒哀
毀幾絕者再見者莫不感歎事兄若嚴師雖加楚毒
不收怨迎寡姊養于家從父沒而絕嗣公以父命出
繼之永樂戊戌以善書徵入翰林明年中京闈鄉試
未上春闈授中書舍人宣德己酉與脩兩朝實錄成
賜白金文綺陞兵部車駕主事仍涖事內廷正統戊
午與脩
宣廟實錄成進翰林侍講金綺之賚有加正統戊辰詔
擇進士穎敏者為庶吉士屬公教之公懃懇之事虛
文者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愜者
經月不置以故諸吉士大有所造後多以文學致名
己巳進侍講學士景泰庚午主考京闈及揭曉第一
人劉宣乃盧龍軍士同事者欲更之公曰朝廷立賢
無方不可乃止討論建之公未從宣已第進士為翰
林脩撰矣初置經筵官公居首選數賜白金文綺賚
錢禮遇甚隆辛未夏不雨特遣祀濟瀆壬申春秋祭
酒衆難其人大學士高穀曰學行老成無如劉某者
遂抗章薦之命下以公為國子祭酒士類懽然有得
人之賀公曰士子若室女當保愛之於是定程課示
教條旦暮講解如恐弗及有託權貴以求倖得者斥
弗聽六館之士帖然明年養母陳氏卒朝廷欲奪其
情公力求終制服除仍拜祭酒天順改元
上復位念宮端必求宿德之儒在朝無踰公者遂陞
少詹事日侍講讀輔導惟謹忽一日不至云已捐館
矣朝紳莫不盡然
上聞訃哀悼曰安得學行醇篤如斯人者遣禮部侍郎
李紹諭祭于其家公生洪武甲戌八月二十日卒天
順戊寅十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五公性介特絕軟媚
之態立身以不欺為主未嘗疾言遽色尚儉約已貴
而猶儼居隘陋裕如也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
之貧者恒館累之僚友卒而之者為具後事復教其
孤有至顯官者有病吏公憐而舍之洚其疾及家人
或請遣之公弗聽已而皆愈鄉人有繫逮不能明者
公為白其冤其人廉之懷金以謝公曰吾直爾公也
豈為私耶遂感泣而退其善行如此類者甚多立朝
與僚寀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志之堅定也揚
文貞文定兩公皆重其為人每悔道之家訓素嚴仲
子瀚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毋苟得也聞其衣

篋以行比還仍閉之如故乃喜曰無玷吾門矣平生
耽嗜文籍博極羣書素有臨稽為文紆徐演迤務造
至理詩古淡春容自有餘味方衆賢聚于朝以意氣
相雄長公獨用心於內退然沉毅略不與較有假菴
稿若干卷藏于家配陸氏封孺人子男四長澄次瀚
天順丁丑進士次澥次泳孫男女十人卜以明年
月□日塟其縣武丘鄉之原從先兆也銘曰時維雍
熙氣乃淳固豪傑之才咸出仕路姑蘇之墟文物之
鄉卓犖之士後先相望猗嗟劉公聞道甚早成童爲
師讓其長老六書之精應
帝之徵受薦於京文爲世程乃入秘書諫翰滋久國史
屢脩皇錫多有乃訓吉士乃典文衡懇切公正位升
譽騰公爲司成幸興士類其教曰身長也無愧公爲
詹事入佐元良其輔以道煒兮有光茲也全歸惟
帝之恤勤銘高原永示無斁

太常少卿文介劉公墓碑銘并序　李文達公賢

士之所存文與行而已惜乎今之世能具是二者鮮
焉若劉文介公其殆庶幾乎公諱儼字宣化別號時
雨上世自金陵從江西泰和復徙吉水以儒術起家
爲望族五世祖天聲以書經授家塾宋咸淳進士第
新民繼之於是劉氏經學盛傳于時曰益厚曰維德
曰永寧公之高曾祖也皆能以先業相承考原性號
退菴隱居不仕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講妣楊氏贈宜人生子三公其季也公
為人端介自幼不凡勤學勵行退菴知有遠大志遣
從族之先達時年十六七為文必主理雖俯舉子業
恥為口耳之學務探底裏嘗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
年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
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雋春闈庭對有鯁直忠
愛之詞遂擢進士及第第一授翰林脩撰階儒林郎
位既顯學益進遂以古文名天下八年與脩五倫書
獲賞賚十一年充經筵講官賜勑命景泰初進侍講
階承直郎三年遷右春坊大學士兼舊職階奉議大
夫四年與脩君鑑書有白金文綺之賚五年選進士
十八人為庶吉士與狀元孫賢等屬公教之六年賜
誥命是年脩寰宇通志為副總裁繼續宋元通鑑綱
目公復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階中
奉大夫錫賚益厚尋主考京闈有公卿之子欲僥倖
科名者公持公道落之遂誣公重罪賴學士高穀救
之獲免天順改元
皇
上復位獎用忠良以公署翰林院事將有寵任之漸
而一疾不起公天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伯兄早
亡仲兄優游文翰間惟公綜理家務雖公私多故而
二親安公之養及遭親喪立見毀形凡附身附棺之
事無所不用其極居閑教子弟務底成材有姪曰斅
官阜城而死公哭之歸櫬于鄉族人數十指稱公無
問言凡寠者塟其喪貧者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
及上春官鄉人有貧者悉焚其券嘗慕范文正之為

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乏且自爲記以
見志在朝言論侃侃所交必正人回邪者必拆之不
少借用是直聲大振計聞
上悼惜不已特贈禮部左侍郎諡文介勅工部營葬
復遣官諭祭其家嗚呼若公者斯可謂之士矣公生
洪武甲戌正月十三日卒天順改元九月十二日享
年六十有四配淑人王氏故翰林編脩覺非之女子
男三長節次郎次敎孫男二銘曰黃茅白葦天下紛
紛孫松挺秀拔然不羣猗與劉公得氣之正浩然流
行莫之敢競粹氣所發有行有文名魁天下義動王
人謫死春坊太常之署較藝編摩綽有餘裕仕不滿
德士論惜之才不盡用我
皇恤之特進崇階載加美諡光振廬陵益彼千駟公行
公文耿芳不磨詔爾後世銘勒山阿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九

吏部尚書忠肅王公言行錄　楊尚賓撰

王翱字九臯直隸鹽山人進士歷仕永樂成化間官
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諡忠肅
公授大理寺正左遷行人宣德丙午廬陵楊文貞公
爲陞監察御史乙卯陞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勅
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
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栗莫
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
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
璧貫千里相望編閭行伍老弱者更之貧窮者賑給
之鰥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
輕重量情以布段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
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
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率總兵
參將如施聚焦禮輩皆自衆中拔起爲夷狄所憚
景泰壬申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公
威望素重蠻夷聞公至大懼公略去兵威一意推誠
撫諭參將范信有才畧因事革職公奏複其官信卒
以能將名癸酉遷吏部尚書歲考察公銓注抑倖進
杜請託李文達公以事黜補外任欲用公公力辭焉
所知
上間李賢何如人公頓首曰賢與臣處久終始如此本

人也遂復賢于閣大見親信公之力也
上每用人必詢於公公亦以用賢報國爲己任嘗言北
方人老實可用是北方進用多公推轂然未嘗使其
人知爲己功 姚夔撰行狀
天順末曹欽反夜執李文達于東長安砍傷其首血流
滿面奔公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朝廷何負汝汝
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公因謝曰豈敢殺
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 並行狀
公出而撫治于外方岳鄉邊南若江右廣海推沮
豪俠寧帖蠻獠西若關陝羌戎服其令東若遼碣夷
酋攝其義惟夷與羌嘗附和北虜猾執猶天猾夏而
公所屹若鉅防可遏傷來之勢盡
皇朝用公蹟歷三陲而譽達四邊於是召正銓衡閣景
泰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公任遇無改然而柄雖重
門無私謁祿雖厚家無濫積可謂玉潔不污金貞不
瑕者焉 劉定之撰送致仕序
公爲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禮守法法一
豪不苟且事無鉅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
寢食不遑坐以待旦第宅三十餘年不改於舊公餘
退宿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
苞苴不敢近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
遭變故無他虞公於恩讎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
恩讎之地耶李文達曰皐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
而敬擾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又曰王公凡處
事則無滲漏 行狀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非以塑像爲嘗
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襲弊而然乎頃聞
廣州城隍舊設是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
今冢宰王公易塑像云 水東日記
惟忠肅公松栢之姿鐵冠岳岳都憲假宜三撫外服
亦理戎機晚登太宰乃位宮師淡然無欲不識老姬
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見之 彭韶撰贊
少保李文達公言行錄 同前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
至少保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
公美姿貌年十八始入學讀書登進士第使山西見
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始爲驗封主
事轉大選郎中公餘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
景泰即位公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
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
心陳敬宗見之以爲至論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
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乃命行人齎勅帛聘之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可
下移能自攬取則彼之勢自消

上曰然無此相礙何事不須吾五更二點起拜
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則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
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確復省決章奏左右乃曰此
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奸邪不
忠如此公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上一日又曰內官將晃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
復位即於
太后前言曰皇后無子亦當教朕即位之及立東宮曰
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絕之
公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最是禮部
請東宮出閣讀書
上召公問曰先讀何書對曰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極有難讀者朕昔讀盤庚周誥甚費力偶
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得不佳
公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可先講讀字亦
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提
抄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右貴
近譖公多妄言
上遂疏公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於公所言者遂
召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謂招怨公曰若除此
弊怨亦不辭先是吏部舉布政胥鎰可大用
上命公觀之以貌不稱名對乃以為副都御史

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
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
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
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
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羣議方
息五年四月
上謂官軍一季俸闕銀十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惟
怕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無死無減者矣
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其子孫一
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得者今
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不
可不深慮也
以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並天順日錄
吉祥之姪曾欽為變公被傷不出加太子少保時微
有動搖國本之意行公力止
今上即位歷陞少保華蓋殿學士尚書如故成化丙戌
遭父喪乞終制不許公為人孝友忠信謙恭嚴密居
位號崇尚正學能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
及之
河岳之英鍾為哲人體貌明粹踐履真淳潛心六籍
濯舊來新不二以止乃翕而信受知
英皇忠信日親密勿惟幄人望如神太平宰輔定策元

勳彭韶撰賛
德足以附衆量足以容物學問則師古而通今識度
則淵止而山屹早貳秩於銓衡遽起居於容易經百
候之具體偉朱衣而亦嚴預斷國是十有餘祀而寵
渥优得而比肩位列三孤祿享萬鍾而曾只獨得以
兩全蒼生素望乎霖雨賢才多賴乎推遷夷險如夷
卒免危頗蓋惟小人之間不行而君子之論具在雖
不永年抑亦奚害 澄江文集

刑部侍郎林公言行錄 同前

林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進士歷仕景泰成化間官
至刑部侍郎卒年五十四

公登辛未進士第明年拜監察御史丁丑擢鎮江知
府壬午當道者以鎮江事簡而公才長於治劇請以
蘇州知府姚堂兩易其地詔如其請公在蘇州僅一
年超拜江西按察使又三年即遷右布政使尋轉左
庚寅拜南京刑部右侍郎丁憂服除召爲刑部右侍
郎公始終歷六官再守大郡二刑曹於兩京出入中
外卒稱官守其爲御史時適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
事之臣捃摭或過其實公獨持大體略細故有所不
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三法司奏按士論翕然推
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有不預薦者意考試官黜落
之以沽強直名誣其取士不公邑人林挺適入試在
中列疑公有私逮挺者考訊將中公以法及調所試
考卷驗皆如格事遂得白

英宗復辟凡前日言事臣過訐者卒左遷其官特召大
臣推其得大體者知大郡公得鎮江陛辭召見諭以
擢用之意賜食太官兼給鈔爲道里費公至郡舉偏
補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一言暴前
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及謂蘇俗喜誇詐好興作公
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
人以公有雅望責旦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
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帖然大服鎮江漕河
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
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其議公以迂遠而多石且
擾民應其多言於大臣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因
而浚之以通舟楫春夏以閘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
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
之功也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
以脩飭公奮然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
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像
爲疑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
中國之前焉識所謂泥像哉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
此也聞者莫不悚服廉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
者入異其見往往用已意出入於法公一正之以律
多所平反廣信民妄傳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公
榜諭之且戮其魁其怪遂息又嘗以歲饑奏減恒賦
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爲娼遏嶺南洞寇不使

入境江西士夫至今稱良方面者必歸公焉在刑
部三年罪無大小必加研審其或未當從容請于大
司寇務得其情合於法而後已故獄經公者咸稱無
冤云 立齋撰墓誌
公事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
止五鼓輒起率以為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
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奉身儉薄其簡言語
嗜好持下尚嚴而於交遊不苟合事母程淑人尤極
其孝敬母性嚴終日侍立未嘗少假以辭色有所不
愜意則跪請移時雖中夜不敢離左右家事大小一
以咨決焉嗚呼若公者豈古所謂篤行君子者歟 楊[illegible]
初孫公之在刑部年未五十地望已駸駸出諸公右
人方冀其大用而遽止於是其殁也予與黃公實治
其喪閱籍之外蕭然無今其子緘以恩補國子
生而生業僅僅噫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產無
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產畜者公真其
人矣 樹撰神道碑後

吏部尚書文靖魏公墓志銘 贊 葉文莊公 盛

成化七年八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臣曰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
深嘉悅其敕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
贍之勅未臨御公先以是年九月薨于里第有司已
得請如例祭葬既而其家以公遺言上臣驥死無憾
愧無以報朝廷恩恤之典乞辭免
上若曰老臣清儉固爾死尚然邪不可不以成其志其
辭之我於乎茲兩事前所未有也夫君臣之間仁之
至義之盡雖古昔盛時聖賢相遭曾不是過蓋曠千
百年而一日焉孰謂世道可誣哉公子完以公門人
禮部尚書鄒君幹所為狀請銘盛嘗辱知愛於公不
敢終辭按狀公魏氏諱驥字仲房紹興蕭山人也永
樂四年會試乙榜為松江府學訓導遷太常寺博士
甲辰從征國有大事公悉與聞遷吏部考功員外郎
陞太常少卿尋為行在吏部左侍郎以老辭調禮部
又陞特改南京吏部示優待焉九載入見乞致仕不
允陞尚書景泰庚午已四乞歲始得歸時年七十有
七自承事郎累轉至資善大夫天順甲申詔下進階
榮祿大夫階資德修永樂大典聘考江西鄉試者二同
考會試者三奉勅巡視畿甸持節慶代府冊封郊廟
排纂諸禮典無不預公為人以端重祗慎簡默廉勤
為本頗好別白君子小人嘗曰孟氏不云乎無是非
之心非人也學者可忽哉[illegible]之下人信服之同列
有後進公事越職公面折之即止雖怨謗不恤也其
少舉於鄉聞父病不俟撤棘而回[illegible]其尤教諭
先生驥愈益恭謹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冠衣相對
不問寒暑蒞官所至崇正抑邪務大體山川壇壝變
白兎圻內外瑞麥皆却弗奏漁陽復漢循吏祠彼立
洪武迎祭北鎮碑昌平正狄梁公祠在吏部有進士
未然制來欲補考功者同官可之公曰選法不可擅

又可上欺邪巳巳之變公在南都寢食廢遲率諸司
條陳討胡安民之策多見施行法司因旱恤刑有王
剛惡逆訴冤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
天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決是日而雨又戍卒四人
牧馬三人互毆一人死之有司却拷訊三人內一人
當之公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
請卒得旨三人各杖百發戍邊他多類此里居二十
年無事不踰戶閾而遠邇欽禮候問者相屬於道公
遇鄉人言孝友忠信遇有官者言勤謹和緩布袍糲
食不別治生其清脩苦節人或難之不忘憂國與民
語及歉歲頻以為常其鄉故多水患者揚龜山湖陂
遺跡肆堰塘溉倡率脩築一方迨今賴之求文者不

絕為可與言不為厭勸篇章之富山判板刻幾徧天
下有南齋稾若干卷松江志水利切要理學正義等
傳于世先公疾旬餘一夕大星隕其隣王文政庭中公
忽就枕口占云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
既覺而復語意不亂儼然而逝訃聞識與不識莫不
嗟悼松人士相率走弔于門制服哭奠哀盛尤深云
公之先居河南五世祖宋江淮制置司制幹文昌始
家臨安常德路判官有聲元臨平務副使應其高曾
也祖發廣東鹽課提舉父希哲上高知縣以兄伯雅
無嗣命公為後公既貴發伯雅皆累贈正議大夫資
治尹南京吏部左侍郎妣皆淑人公配戴氏累封淑
人側室丘氏子男四[redacted]完鴻臚序班女五孫男九

十人曾孫二人完以[redacted]年[redacted]月[redacted]日葬公齊家塢之
樂丘盛又聞公家營葬之使既至丘氏執其手行曰
若忘而父之言乎由是完衛詣闕得中輟之命又
以知公之德之盛平日所以刑於家者何如也嘗竊
夫七八十年來名臣碩德所謂三楊二王蹇夏師黃
胡于諸公其於公或為舉將或延子師或相益友皆
禮重無間以至門生故吏如陳少保循蕭宮師鎡李
文達賢翰林揭君琠尹君鳳岐周君叙劉文安定之
祭酒陳君詢自餘方州學職多不勝數無論謝畧盡
知德者寡矣後生晚出景慕公者如監察御史梁昉
知縣李蕃輩不少也公未襄事李蕃復以公行應諡
法言於朝賜諡曰文靖於乎公孝友行於家信義重於

鄉居官為良吏與教為明師為六朝名卿為一代建
尊生脩
帝恩渥厘國鑒銘其宜䤋銘曰于嗟乎公公官八座人
不以為過于嗟乎公公壽百齡或猶以為斯人之不
久生于嗟乎公厥聲隆隆厥位崇崇寵褒其衆孰如
文靖公公也何為一德初終于嗟乎公永世清風

廣西按察僉事鄭先生墓碑銘 觀　　王文肅公傚

先生姓鄭氏諱觀字允錫初字尚賓常州武進人曾
祖諱
祖諱通甫考諱銘以公貴贈文林郎江西道
監察御史妣戴氏贈孺人三子先生其季也天賦敏
穎甫能言見母將食河魨魚遽止之曰兒聞此魚有
毒能殺人家人驚異知其不凡既而考妣相繼歿伯

允允乎長育之延師教之弱以兄命居莆田別業治
隙田數百畝躬率僮僕播種斂穫區別疆里井然有
緒雖甚勤苦而學無怠廢時郡著姓攝斯道死有遺
孤女其妻孫氏守節求得濟能終養者聞先生賢遂
請諸其兄而館焉先生日具甘旨事孫如母脤則親
賢取友以相切劘信國湯公之孫仲光延居家塾訓
迪其子遠近聞而至者先後數百人至席不能容先
生皆隨其才質造就之永樂辛丑縣簿鄭溱將薦于
朝懇辭弗就洪熙改元朝廷遴進士齎勅訪文儒于
常蘇松三郡郡守然侯觀以先生應詔同舉十一人
試天曹以先生為首會
仁廟上賓不果用太傅安遠侯柳公昇遂請于朝
以為子師柳公殁子溥嗣先生上疏辭歸特旨授訓
導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自先生始無何
禮部尚書胡公薦陞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自冷局
陟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見也先生於是盡舉
平日所存以措諸行事凡分所當為為之一無顧忌
初巡天財庫繼巡畿甸兩奉璽書整飭西北諸關隘
所至威惠並施士卒趨赴恐後事有未便悉更張之
還奏稱旨正統庚申巡南北運河蕪湖關津所輸舟
船稅鈔以均給於邊歲鹽商人人稱平壬戌出巡山
東首劾藩司之正佐各一人臬司都司之長吏之蠹
政者二三人罷黜之郡邑庶僚以貪墨著者又未可
指數武弁千紀至以勢撓先生切責之不少貸疑獄

積歲未決者悉為剖斷蓋一循乎公法而無恤利害
魯賢王聞之每宴必舉觴相屬且親書中復堂字以
賜乙丑用太常卿蔣公薦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
蒼梧諸郡其行事無異焉嘗擒獲猺獠兩奉命參贊
副總兵田公勦平之朝廷亦兩遣使齎金幣龍衣寶
錫為賜時柳侯方開府廣右見先生執弟子禮每事
必請先生亦隨問而答咸有規益至於饋送之禮則
深拒弗納景泰改元入朝遂乞休致時年六十有一
天順甲申援詔例進階朝列大夫蓋在途者二十年
比歸林下又二十年以成化庚寅十二月二十七日
卒春秋八十有二卒之前夕猶命諸子具酒飲至丙
夜不寐飲罷命具紙筆為鄉先達丁約之作贊口占
授冢子曰爾第書之吾不能親書矣黎明命輿至
中堂危坐瞑目而逝諸子始扶就寢閱三日始斂容
色儼如平時噫嘻非所謂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愧者
乎先生為人稟性方剛識量恢宏自奉用之以至貴
顯始終一致華美之服玩好之器皆性所不好也既
謝事即別創一室貯粟百斛名存餘倉將以供祀謂
而有其餘久之遂以周貧每歲訖無餘輒復繼焉有
假貸不責其償人有患難拯援之不待其請親友過
從款洽無厭雖宗和族恩義逾篤然於教子孫則一
以嚴毅子三人垂白侍側不假辭色遇諸卑幼隨事
箴戒肅然栗然無不拱服見之者率能銷沮其奢豪
蕩泆之心而即之者熏炙其溫厚和平之氣嗚呼若

成蹊矣典刑猶存晚生後進豈不獨有聞風而興起者乎先生祖塋故在郭北三里許塋側有田緣數十畝始自壯歲經理開拓積五十捻至贏二項營搆歷合移家居之蓋今在墓右居之左爲祠堂三間其西北隅壘從妣俏外母孫亦搆堂三間扁曰雙節堂右有無毛亭頭壽堂務本堂大抵皆從朴素俾子孫可以世守故既植碑刻賜勅其上復爲規戒如世所謂遺言者勒之碑陰使館諟焉周匝基廡環植果木竹樹動以萬計居嘗暇日曳杖逍遙其間因自嘆曰凡比基業皆先世所有而失之者於吾中葉僅能興復因取易復之六二中行獨復之義自號中復學者咸稱中復先生云先生博覽經傳而尤熟於史爲詩文沖澹簡易不事刻琢所著有中復存稿休耕閒話至於家指書法亦臻其妙配錢氏妾孫氏王氏五男長戒謙巖出黙孫出存王出二女孫四男綸經維緯三女初先生之歸也畏方舉賢良爲建寧府經歷謹中鄉薦任潁州府通判獨戒侍左右未幾畏亦謝事歸比先生歿而謹亦致仕鄉人祭之畏敦尚古道行已接物動必以禮人謂其綽有父風先生既卒之明年十二月　日其諸子奉柩埜所居杜巷村先塋之次今十年矣建寧頃持其從弟知濼州覲所述狀來屬銘吾兩家居同里閈先君子長公一紀嘗同仕於朝同歸老於家而予亦從其諸子遊篤世契故不辭其請而序以銘之銘曰世降俗偷士鮮聞道與時推移

出處異操雖公卓然占訓是師德義孔時窮養徑延
仕有偉績
帝有寵賚歸不待年惟義所在杜巷之園林木茂繁相
羊扶攜亦番子孫亦有世祿以供溝洫壽考令終俯
仰無愧封域隱隱其安其藏盟誓耿耿有碑其旁咨
爾後人毋負是訓嗚呼先生無窮之聞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

前監察御史練公墓志銘　綱　王文肅公撰

公諱綱字從道姓練氏蘇之長洲人高祖貞元浙江
行樞密院都事曾祖文達海道萬戶府總管祖則成
洪武初由春坊司直改河南道御史以直言授旌賞
考哲封監察御史母王氏文靖公汝玉之女贈孺人
公在童孺時已有鉅人志長而嗜學通春秋宣德乙
卯領鄉薦其名在第二會試入胄監歷事都察院正
統己巳
英廟親征北虜未還
景帝監國尋即大位時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
居臺諫亦莫敢昌言國是公據古証今上中興要務
八條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
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
群吏其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
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冬十月虜寇進逼京城公
從上勤王急務謂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
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然我國家輿圖之廣
倉廩之實甲兵之利固非宋比然求其人种師道李綱
輩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
擊之及勑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
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姦臣宜急加
誅以爲衆戒疏入
上感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可任風紀即日授公浙江
道監察御史明年景泰改元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
攘之計辛未奉璽書巡視兩淮鹽課權貴爲之歛戢
壬申還朝賜宴光祿寺以示優異尋以邊境未寧虜
情叵測上軍國大計八條皆見嘉納時吏部缺尚書
上命舉可稱任者公率同官言左都御史王翺毅公靖
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
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
上於是召三卿爲吏部尚書以年富爲戶部而薛瑄亦
相繼大拜三載賜勑命有曰克振勵不忝厥官之褒
先是京師有警兵多離次遣使四方召募丁壯聚之
勇敢營歲久逃逸者衆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公
上言召募之初既諭以大義復許以事定遣歸故徒
夫勇卒寓集京師事元自效既而淹留日久思親未
及歸寒迫身勢必逃避且
皇上當體天地好生之仁於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謫
尺籍何至使應募無辜之民與之爲伍刑賞失中莫
此爲甚方今水旱相仍流亡接踵萬一事例太重搜
求太急致生事端爲患非小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
武他日復有召募誰其肯從
上是其言悉詔不問義勇得復於民者數千人甲戌巡
按福建時官臺山民聚爲盜渠魁未獲而逮繫脅從
至繹之趣師勤捕且追咎其典守者於是與衆相忤
按察使楊珏乃誣擬公于朝當道亦多忌公遂左遷
陝西邠州判官再從甘州前衛經歷部符未下而公

已丁外艱歸吳乃足絶意功名葺復舊業于尹山之
陽爲終焉計建思菴于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
文信公像于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
公否則爲文公死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
識者憫焉公賦性剛毅不肯屈下好善之心雖切而
嫉惡太甚事有不可雖達官貴人亦面折之不爲少
容以故立朝未久一斥不復亦其勢然哉春秋七十
有六以成化丁酉三月廿三日卒配徐氏封孺人子
男四莊華華莖孫男七元輔元佐元亮元齡元難元
桂元弼公初娶徐孺人于吳縣鳳凰山先塋亦自預
爲壽藏至是莊等奉柩以戊戌三月二十二日窆焉
先期奉河南陽武訓導陳頎狀來請銘予與公同朝
最故故序而銘之其辭曰綵在成周官有世功聖其
後人代濟顯融不隕益封延昇於公惟公才雄式克
自奮受國奉公讜言危論爰求其中有源有本曷不
究施卒於困頓蛟鳳伏竄鴟鴞翱翔從古已然於今
奚傷公道在人厥聲惟懿大史作銘垂千百世

存菴彭先生傳　　葉文莊公盛

先生彭氏名韶字祖期別號存菴宋御史中丞思永
十二世孫也系出唐安定王從吉州刺史玕始居廬
陵山口六世祖司農少卿少與從文天祥起兵勤王
始遷今永豐故今爲永豐人曾祖貴德以書經試不
偶乃業醫濟人家有種德堂蓋期待其子孫所以識
也祖景忠父叔敏先生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
嘗從鄉父老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
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人大奇之父聞私語
之曰爾能力學以繼前聞人乎即應聲曰吾能之於
是遣從里儒曾以南游大通四書理經之旨年廿六
登永樂乙未進士第念親老乞教職就養得南雄府
教授在官凡得一奘衣食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爲
教以經書執諭諄諄爲先作文次之每選諸生之尤
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爲訓導至於其任不替造就甚
多雲南鄉試聘爲考官歸舟抵廣南界有鎮臨安府
生求見贄以黃金先生笑卻之三日後尾其後因怒
叱左右擒其人不得既至方鎮諸公禮待甚厚凡陽
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帥昂二公
以考官多私是科則各使人偵之獨先生發不可犯
故爾九載赴吏部以急闕仍除建寧教授績效如南
雄有許宗道者以醫查爲權要所愛因中傷官民人
請事之按察副使王增劾逮來即就道中許一女孫
飲人家而負歸於生負游亨門亨歸怒毆其歸夫許
衒之即以游氏父子覺匿入誣且以其居近童五郎
祠爲証增入其言遂寘亨父叔七人重辟俱誅其平
民因株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素敬先生恐先
生直其誣弁讞先生不得見一日官吏聚揖增言茲
事不枉人畏其威皆曰然先生獨立而言游氏非巫
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
信誣眾駭愕而退少選召送志書入乃大愧悔盡釋

無辜增亦卒正統元年以少傅楊公士奇薦召拜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儒學師道卓然教條畢立寬嚴得體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己未廷試三甲君選恭出先生至今論南畿提學必以先生爲第一嘗辯嘉定縣民朱行等三人非謀殺人建平縣民陳良二陳文二等十五人非強盜衆服其明教官有持身不謹者即訟黜揚州安慶知府不稱皆劾罷之又歲九年以內艱去起復拔授考功郎中先是司府州縣及雜職等官考滿當黜陟者雖公罪但經納贖亦從私罪降用不報爲私過者有罰先生謂此不合公罪不降律巡檢倉庫稅務河泊等官犯笞杖罪者不論其功績即於原授資級降用先生謂此合從當降資級降

級不違定制而前官文過諱然相攻以爲行之年久即爲例不宜遽更部堂爲大閱洪武永樂中已行卷牘一如先生言諱者始服至於吏胥歷役多弊言者方多法以繩之得罪者相繼先生謂法出好生若不爲定規易守將擾擾不已乃自入奏詔可之俾部堂議條例以進考功爲之一清獨魏侍郎者顧怙勢自用與先生不合嘗面以言誚之先生應之曰最所知守成憲以合公論耳若拘時于位非素志也遂奏弁生學行雖優踈於吏牘宜調爲郡不報已而竟用關補山東按察副使士論不能平王文端公雖極知重先生而亦莫能主也未幾有己巳之變廷議以先生可用乃勅簡練軍壯固守城池督造軍器送京營於

是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絕島必親歷以伸冤宣澤爲己任屢抗據外安內之疏直言不隱如是者又四年以老疾自陳不許巡撫者再爲之奏始得歸時景泰癸酉年僅六十四先生正學直道確然自守壯老一致不爲流俗所惑南雄學後有小祠肖一女子中坐每禱之云靈甚學官弟子怛設祭先生初至家人詹秦卒有爲之私禱遂安明日先生令積薪祠前躬寘火焚之後屢見光怪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怪亦尋息嘗答言釋氏云凡人平生所爲之惡皆可脩齋懺脫道經有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姦私邪淫之罪亦可誦經而即赦夫人之爲惡明不天討幽有鬼神而曰齋醮可滅豈理也哉且脩齋起於梁武設醮起

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世之大害宜漸除之及廢去天下不係叢林寺院停給僧人度牒勒令年少僧尼還俗禁止私立菴寺脩齋設醮庶治道可復所至來奉以名教爲事若建寧胡文定蔡九峯眞西山華劭尊賢堂秩祀之官如漢五更桓榮大司農朱邑吳將周瑜宋范文正公胡安定歐陽公朱文公游定夫元高郵守李齊等墳祠皆爲脩建又嘗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非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聖之大成也濂洛關閩之學非朱子注釋六經而裒集諸子之言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今朝廷於孔子至矣而朱子建守舊宅有祠無奈子孫身服徭役誠非所宜乞定議復

崇幸甚疏入公議是之近年增入從祀者多大賢之
後累加恩典先生有以導之矣所著有詩文若干卷
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集藏于濟南書傳通釋傳學
者又嘗集朱夫子以下讀書規範名曰讀書要法若
干卷門人葉盛曰先生剛方正直道大而才高觀其
在學校在執法在考功皆有成績而獨不爲時宰所
容大都可知已使當時處先生而得其宜則所以裝
揚經訓丕變斯文不猶有可望者乎昔張子厚淅東
按獄明道先生特疏懇留彭先生則既冒不閑吏牘
之詆矣乃猶以一寮官之瑣僕僕走塵埃中迨老且
休不聞有明道者出一言留之先生亦不遇也哉先
生亦不遇也哉

康齋先生行狀 與弼

門人婁諒

先生姓吳氏始祖諱兢汴州人唐僖宗時累遷諫議
大夫七世孫諱宣娶蜀主孟昶女徙居撫州子孫因
家臨川之種湖高祖諱景南號南窓工詩吳文正公
序其集曾祖諱審號梵江博學詞藻清麗祖諱涇號
逸愚徙居崇仁之蓮塘父諱溥字德潤號古厓國子
司業剛介自守所爲詩文有古厓集母裴氏先生以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生逸愚夢祖墓一藤
盤旋而上問墓傍一老人此爲何藤答曰攀轅藤望
日先生生因名夢祥長諱與弼字子傅號康齋繼母
鄭氏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已負氣岸讀書鄉校
嶷然有立侍親京師習舉子業科第可期矣永樂己
丑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統之傳心慨慕焉又
覩明道一嘗有獵心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
謝絕人事獨處小樓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
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
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
識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辛卯冬
以用工過苦致疾遂還鄉遇風幾覆衆皆驚怖失措
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
鄉動必以禮或誚其迂或哂其僻先生介特凜然不
少變於俗蓋其涵養體認功深而力定已如此每省
親大學粗衣弊履人莫識其爲司成之子里閭之人
多橫逆弗與校益厚其德久從其化中歲家益貧衣
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
不以取諸人好學之篤不知晝夜寒暑雖在途或夜
或枕上亦默誦精思無一雜念敬義夾持明誠兩
進自強不息日新程課毀譽欣戚不一動其心古之
聖賢嘗形諸夢寐非今是日改月化門人胡九韶
嘆曰先生可謂日進無疆者矣先生剛毅疾惡素明
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
圭角之露然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
能也深慨嗜利者多師道不立四方來學者却其束
脩雖饑寒切身有所不顧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
難進了學九韶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
惰志矣嗚呼天所以困窮拂鬱其身蓋欲堅志熟仁

而勝大任也及其工夫貫徹不愧天不尤人動靜語
默之間莫非鳶飛魚躍之妙其事親則致其孝親心
或有不順負罪引慝終亦底豫幼失所恃事繼母如
所生待異母諸弟友愛兼篤夫婦之間未嘗有惰容
接朋友以誠敬講論義理每忘寢食待親舊隨其所
遇不強其所無間有寒士欲就學者克己爲義而館
穀之惟恐人不入於善歲凶饑莩相枕勸諭富民發
廩賑濟全活者甚衆里有淮陂瀦池久湮爲田率鄉
人開鑿脩築之人有所賴倡明正學遠近尊信者知
崇禮義斥異端惟恐不遵其教爲恥先生於世味淡
然年十九嘗從楊洗馬學見先生默識超卓未嘗以
弟子禮相待情義極厚洗馬位居保傅屢寄聲於先
生竟無一字相通先生道益高譽益廣天下仰之縉
紳尚德之士累上章交薦俱引疾弗起天順元年十
月忠國公石亨上疏論先生學行之高士類爲之矜
式朝廷宜禮聘至京崇以祿位俾展嘉猷
英宗皇帝允其言遂遣行人曹隆賚詔兼禮幣起先生
于家十二月行人奉詔至小陂二年三月上道五月
壬寅至京欽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上疏辭職
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尋遣使賜鈔羅羊酒柴米續
奉
聖旨朝廷久聞高誼特用徵聘今惠然遠來朕甚嘉悅
然幣以將誠官以命德禮非過也不允所辭士友咸
勸先生就職先生曰淺陋之學衰病之軀豈堪任使
苟就職便須屹然風采動于朝端方不負
天書期待之重豈敢爲竊祿之官甲辰再疏辭職奉
聖旨固知本心不干仕進亦不煩以冗務特處以宮僚
之職不必再辭戊申學士李賢請旨召先生入內閣
講中庸己酉三疏懇辭奉
聖旨固辭難得難進之義揆之中道無乃過乎欲觀秘
書可寬就職丙辰先生令子璟赴吏部告疾部以疾
聞
上知先生終不可以強留若有允辭之意七月庚寅四
疏終辭奉
聖旨既年老有疾不能供職准辭丙申進封事十策一
曰崇聖志二曰廣聖學三曰隆聖德四曰子庶民五
曰謹命令六曰敦教化七曰清百僚八曰齊庶政九
曰廣言路十曰君相一德同心已未召入文華殿
上眷注無已丁寧參備書籍賚以銀幣給以月廩復遣
行人王惟善送歸仍賜詔褒嘉以示眷眷之意先生
既辭
上令內臣傳旨勑行人惟善曰天氣近寒吳與弼年老
一路好生看顧莫教他費力
上之眷遇亦云至矣先生眷眷愛君之誠豈不欲行其
所學以繼二帝三王之治顧乃懇辭者蓋有不得已
焉耳己卯九月遣門生車泰進謝表辛巳冬先生適
楚拜舊師楊少傅之墓壬午春適閩拜朱子考亭以
申平生慨慕之懷己丑十月十七日卯時以疾卒年

享七十有九先生間氣所鍾挺然獨立無所傳開道
甚早其爲學也尊德性以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以
盡乎道體之細反躬實踐隱顯一致其成德也人欲
靜而氣宇和大本立而達道行知足以周萬物道足
以濟天下其心歉然未嘗自以爲足也先生風格高
邁識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恒
擧程子之言勸學者曰言人當以聖爲志言學當以
道爲志言進脩不可躐等必先從事於小學以立其
基然後進乎大學以極夫體用之全讀論則以博文
約禮爲要孟子則以求放心充四端爲本中庸則謹
乎存養省察之功以致中和之極明太極以知性之
原究西銘以識仁之體易宗程朱而鄙後學新奇之
說書則古文雖致朱子之疑或者以爲僞書而刪之
先生以爲古文雖平易而義理亦精深固不得而去
取也朱子詩解已無餘蘊春秋則本程子而資胡氏
之發明三禮則講而習之以見聖人品節之精嘗嘆
宋末以來箋註之繁率皆支離之說眩目惑心非徒
無益而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異端雜說不接於
目俗儒之說一覽而得失瞭然理明義精也程朱之
言不忍釋乎心契道合無古今之異也所爲文皆發
中狀外之實清明峻潔的折迂紆讀之使人自然興
起詩則本乎性情原於義理優柔雅淳有盛唐興致
日錄紀日新之功發事得之蘊大小楷得晉體自成
一家而妙於造化天文地志律曆醫卜罔不究其說

若先生可謂全人矣嗚呼紫陽沒後世道統無傳所
尚者文詞訓詁功名利達而已先生奮乎百世之下
究前迹而啓其往道之機續既閟之絶學誠曠古
之豪傑也平生歷宦實多務學甚苦竟不獲少試于
時惜哉先生始居石泉宣德戊申居小陂正統庚申
居鍾湖祖基二載而復居小陂成化八年十月乙酉
塟本邑釋源岡娶五峯陳氏子一人瑛女三人長適
豐城胡全次適同邑饒倩幼適臨川饒四先生沒有
年矣瑛以諒受學門下俾狀先生之行顧諒之淺陋
何足形容萬一特述聞見之梗槩以詔後世云謹狀

貞孝先生私謚議錄　王文肅公撰

儒君子經德不回卓行不忒以正己而率人者必其
能深明理道洞徹事機判是非得失之幾審內外輕
重之分而聲利不能移形氣不能拂故以守則固以
行則篤綜萬善而識其本歷萬變而不失其正非如
後世匹夫單人執小諒負偏行以成名而立方者其
所就固淺淺矣而謂其可以輔倫導俗以師表於人
乎我明故廣東道監察御史致仕廬陵孫先生天賦
眞醇學力懇到行義著于州里材名播于都邑卿領
江浦教事遷陟松江郡學閱二十年振綱紀墨正撲
定範陞登臺憲兼總學政列郡遵化多士向方忸民
生之疾瘵於饑饉則憂勤之念形於奏牘聽
聖駕之未返於沙漠則忠憤之心發於聲詩及夫請老
而歸入山卻止與俗而終歛襟待盡若先生者可謂

一息尚存終始不離於正者矣然先生性至孝奉二
親務得其歡心在松江時嘗控騎郊迎以樂親之就
養及御史績成遂銜恩歸省以榮
上褒封母喪未除家貧不輟父年及耄色養不違郡守
欲表聞於
上邦人孚觀化於下卒之身沒而父以壽考終若先生
者可謂敬而能安安可能也卒爲難矣先生沒既五
年而壽惠之典未舉至是門人之在朝者以爲知理
之正而守之弗去者本天德之貞循仁之愛而行之
不拂者全人性之孝此先生之善之大而可取以爲
謚者也翰林侍讀學士雲間錢溥先生之高弟也既
爲文以表其墓謂與嘗辱先生之教盍申衆議而定
謚焉與今郡守程宗亦嘗親炙於先生者使併刻石
墓上庶過之者知尊其名而仰之不替不亦可乎僉
曰可遂合而謚之曰貞孝先生云謹議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一

禮部侍郎章恭毅公神道碑銘　尹侍郎直

南京禮部侍郎章公既薨之四年其孫南京禮科給
事中玄應除喪來告于朝曰臣之先臣綸卒家遣官
諭祭有司營塋竊恭之恩渥矣第贈若謚未荷賜焉
惟
陛下家憐嘉與之以假寵於章氏而覆蓋其遺偷
天子曰噫茲予忠藎之臣也卹典其可弗備乃贈南京
禮部尚書謚恭毅官其孝子玄會爲鴻臚寺主簿玄
應兄弟既祗謝退而詣予曰先臣卒且蒙卹典矣惟
是墓道之石未有刻詞敢以請予惟恭毅公之所以
忠於朝
聖天子之所以眷於公足爲忠義者勸宜有以著之初
景泰元年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爲太上皇別居南宮
今上在儲位又明年乃易兩宮踈隔嫌隙滋萌災異荐
臻人心危懼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爲儀制郎中特
陳脩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賢理三養聖躬
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惇孝義八慎賞賚
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
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
外政倖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下宜盛擧色凡爲陰盛
之類請悉革除其惇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爲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

至矣然必躬脩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孝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至是以
天位授
陛下尊爲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
節旦宜率羣臣朝見於延安門以極尊崇之禮而又
復舊皇后於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
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道篤而和氣
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衛獄
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議
死者數卒無一語及他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
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晦氣四塞刑乃少緩明
年秋大理卿薛瑄入朝亦以嘗請復儲杖于闕庭因
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絕復生禁錮愈嚴公乃
無懟悔意越二載
英宗復登寶位
今上選正儲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歎良深遂陞禮部
右侍郎一時自王公而下至里兒巷婦皆咨嗟嘆頌
不容口曰天祐忠義何若是其較著也公諱綸字大
經姓章溫之樂清南閤里人其先出閩王審知大傅
仔鈞第七子南磨靜遁指揮使仁政之子貢徒自浦
城凡幾世元湖州德清典史諱爵宗本北閣吳氏來
繼章後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性祖諱新民考諱文賓
字叔琳號西源世有潛德祖父咸以公貴贈南京禮

部右侍郎祖妣妣俱贈淑人公資稟殊常六歲失恃
甫成童即刻勵好學不事生業年十八丁父憂哀毀
踰禮既冠郡守何公文淵選補郡庠弟子員親爲之
講授以詩經中正統戊午鄉薦明年會試第三人廷
試賜進士出身給告畢姻時西源尚在殯公葬畢而
後娶還朝授南京禮部主事景泰初陞禮部儀制郎
中適國家多故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首稱增倉試
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北虜
也先索使通好公言宜暫結往來之盟以待天時人
事之至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
端之地侍之後世議非美事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
災之由上示撤崇減膳之敬下推捐俸救荒之仁薛
謚賜之貴罷補官之奉慎差遣之授備義倉汰僧徒
省事皆剴切明年遂以言及禍矣其後佐禮部益抗
侃不回天順二年山東永守臣請蠲租未允公爲請
得減其半宗室有被火盜乞賑卹詔司且以無例公
言朝廷重親親宜出特恩遂賜金五百兩南京禮部
闕卿佐廷議屬公
上面諭公曰根本重地非卿不可事有當言具以來聞
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表裏以行四年調南京吏部
八年
今上嗣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婚禮公言山陵
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不安釋服公除在前
代固有常制許陰婚娶於今日不忍隨宜乞特諭禮

部桒春舉行時雖迕公言識者韙之成化紀元又陳
救荒四事四年奉詔考察南京官吏與都御史高明
議不恊遂劾之斥作御史部屬數十人五年以星變
求避位不許尋陞南京禮部左侍郎六年告歸展省
踰歲還任十年丁母包氏憂將起復遂乞休致許之
家居創祀先祠及校定特祀拜謁儀節居家雜儀爲
子孫規宅西構重屋以庋圖籍日坐其上觀書曉勝
東構小軒瞰渠西泉石時從賓客觴詠其中給事中
得錡屢稱壽姻族咸集公劇飲大醉歌吟笑呼甚樂
也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以疾終于正寢先是宅前
山巖崩裂聲振林谷公嘆曰吾其當之歟至是果然
配宋氏累封淑人毋儀婦道閫門楷則前九年卒與

公合葬于撲[illegible]山子男二長即支應未出由進士授
令爾次即玄會庠生女一孫男六嗚呼正統之末社
稷弁
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功卓矣所不逮者易儲一
事耳使當時廷臣有能直諫以身殉之則儲未必易
後有継公建章僉諍必從乃已則儲可必復正月十
七日之變亦何自而萌桒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罷是
毒豈忍生全復躋顯位以功名考終而榮及後人忠
義之報何如哉蓋公孝友朴淳剛方坦易學問該洽
遇事敢言然皆政教大體匪訐匪誣厥後
景帝拒絕讒間全護
兩宮其亦終有悟於公之言也夫彼棘鍼市虎捷僞奸

犬之輩從猥瑣細故而於宗社安危綱常倫斁略不
語及者皆公之罪人也漢汲長孺之剛直宋魯宗道
之骨鯁杜祁公之勁氣直節以公方之亦奚媿哉春
秋有大獎惡不厭其詞重複肆余於公之忠藎始終
言之其他文與行有過人者皆可畧銘曰人臣事君
忠藎是攄弼違繩正敢意全軀正統之末景泰之初
疇貪衆善國本無虞久安易玩乃惑佞諛謂儲可易
斯爲永圖兩宮嫌間倫誼寢踈有列言責誰伏青蒲
侃侃恭敎獨矢厥謨曰茲孝友政教權輿剗惟國本
厥任可虛請復元良以敬天渝過不憚改廢免淪胥
惟是速阡迷惟攣拘倫嘗楚毒變絕而甦天久乃定
雲開日舒

英皇復辟
令上復儲乃釋公累條加獎譽乃貳宗伯橫金紆朱始
終一德不斷其飭深關是補綱常是扶南都簡佐
帝命公徂曰匪均逸庸示措摸事有可言予惟汝俞存
更兩曹益勵廉隅功成身退燕申泊如探奇覽勝觴
咏爲娛巖傾谷震神游清都後昆繼美卹典尤殊基
道有石螭首龜趺惟公學行宜不一書太史刻詞畧
其緒餘獨揭一忠以愧鄙夫越山可夷浙水可淤泰
毅之名天壤與俱

侍郎廖恭敏公言行錄莊　尹侍郎直

廖莊字安止江西吉水人進士歷仕宣德成化間官
至刑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三贈尚書謚恭敏

公幼時卓詭不凡弱冠中江西鄉試宣德五年林震
榜進士八年選工科給事中十年擢刑科給事中正
統六年陝右饑命往賑之公率以便宜從事頼以全
活甚衆比還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當國家人有不
律者公率同列抗章論其不職或曰獨不爲楊公地
乎曰此所以報公也八年大理寺官闕悉以事坐累
命公署寺事踰月擢大理左寺丞十一年陞南京大
理左少卿景泰五年上疏請朝謁南宮及加恩禮於
今上大意謂仕中朝十餘年間見
上皇晚朝道使冊命於鄖邸歲時令朝臣詣賀于東廡
恩禮隆洽舉下感動今
上皇臨居南内問安侍養大開曠闕是非所以篤忠愛
友悌之誼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
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講明經義涵欣德器
以端國家之本以慰天下之心由是忤旨明年丁母
憂入見命旋於途襲死明日謫河州定羌驛丞與寧
就道天順元年
英廟復位召還爲大理左少卿時母服未闋闕外艱遂
以情自陳命賜祭營塋蓋特恩也服闋調南京大理
寺五年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京刑部成化
改元御史有言公於朝者公引疾請老
上獨知其故命不聽而遷公刑部左侍郎且曰㒷大節
可取公益竭誠奉職踰年以疾不起
上聞嗟惜遣官賜祭有司治葬事贈刑部尚書謚恭敏

公爲人直易表裏恒然性剛急詞氣激烈少不當意
輒面折已則釋然雖問爲深機者所中卒不能自易
也廣廷大議輒辣不撓及以言被罪名湔揚甚四方
想聞其丰采然不孑孑爲異飭細行以取異接對士
類不見有纖芥貴勢態志甚於鄉里故舊護救
極其力之所至宦至卮酒豆肉輒毀爲權無一食不
對賓客既爲法官所親或勸損謝從來遊讌公咲
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
沒之日無以爲斂猶居第供費歷時不能售卿之仕
於朝者相與衆助假貸以佐之於是足以見公之平
生蓋賢於世之深情厚貌事逢迎者遠矣故河東文
靖薛公謂公於議論知識獨能得其遠者大者眞知
言哉 並彭教撰墓志
尹直贊曰知識遠大胸次坦平早列諫垣歷贊司刑
景皇諫議人紀天經孰謂鳴陽乃致批鱗廷議義憤
旣債乃興大節可取天語褒榮章鍾同傳熙焰汗青
監察御史鍾公言行錄 同　楊尚寶 志
鍾同字世京江西永豐人第進士歷仕景泰間官御
史以直諫死錦衣獄年三十二天順初追贈大理寺
左丞世京飽庭訓踐孝友培忠義之基厚矣景泰庚
午領鄉書明年登進士拜貴州道監察御史風采壁
立嘗因特滿與儀制郎中章公綸期論易儲事頗欲
狀梁公之誠忱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
以泣論亦慨然以身許之□年□月□日公就上言

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援舜陳一切弊政開者
毛棟成度事牢難破勢重莫移雖其朝陽鳴鳳而危
其手犯逆鱗既而綸疏隨入幷收下錦衣獄□年□
月□日公死焉盖知有其國不知有其身也
英宗復辟下詔謂其忠誠義氣貫于金石詔贈奉政大
夫大理寺左寺丞官其長子啓知縣當今
皇上亦謂其死于忠哉詔録其妻羅氏官其次子□通
政司知事先是世京遺骸猶在國土啓陳情乞得歸
葬浪田之陽頻年鵲巢丘木累産白雛喙距紅而異
常人以爲精神所感故名其地爲忠義鄉
利也天道義也君臣首揭三綱彼叙五倫凡厥有生
罔不同具蚩蚩衆人氣拘物敝三五凝精惟公獲粹
中乎虚靈善乎由備載帥以志哉充以氣充矣讜言
天下大計訂然雷霆弗驚弗懼猗與那與孰不有死
林林總總草木萎靡龍逢比干雖死不死於昭上帝
乃眷乃顧湛恩厖洪爰及後裔燉燉奏章中柱天地
耿耿列星垂耀萬世 高明撰志蓋碑
御史鍾同之死刑部侍郎林鶚之好禮其烈與叢美
矣名臣賛録

兵部尚書程襄毅公墓誌銘 佶 劉文和公

成化己亥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南京致仕兵部尚書
兼大理寺卿休寧程公卒于正寢有司以訃聞詔贈
太子少保謚襄毅遣官諭祭營葬朝紳咸曰公一代
人豪而今已矣可惜雖然朝廷于其生加以寵秩于
身休褒以譽書于其沒優以邮典且有象賢之子昌
大其業是公雖死猶不死可謂無遺憾矣既而其子
敏政惻謂予曰先生交先君子三十餘年儀文曾聆
先生一日之教兹墓中誌銘敢以爲託乃誌曰公諱
信字彥實世居徽之休寧其先聞臣大儒載在簡冊
可考高祖諱社元至正末用薦有起爲承奉班都知
不赴曾祖諱吉輔兩世妣皆吴氏祖諱社壽國朝洪
武中謫居河間考諱晟俱以公貴贈兵部尚書兼大
理卿祖妣汪氏妣張氏俱贈夫人公以易經中正統
辛酉順天府鄉試明年第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己巳
英廟北征公偕廷臣上疏諫止不報已而師潰土木虜
遂南侵京師戒嚴命公守西城上言五事曰封號令
以振軍威褒勇敢以備禁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
備以防内變養銳氣以備戰守皆見采納虜首也先
自西山一帶進逼都城都督孫鏜與之失利乞領衆
入城公堅持不可躬督諸軍自城上以火銃擊石鼓
譟爲鏜援勇引去景泰紀元命公充副使持節册封
華陽王妃凡王府有寵遺悉却之歸陞左給事中辛
未九月
英廟還自迤北居南宮公復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
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而敬
天一事則當時天象屢變請
景泰帝勉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壬申
陞山東右參政總理遼東邊餉巡撫都御史奏會官

吏卒盜粮石以上者死乃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付公
公丟碎而火之曰使彼真盜死不足卹今故爲此斛
置人於死地豈情也哉邊卒至今能道其事會以憂
去轉四川分巡所至問民疾苦松潘夷人作亂公偕
侍郎羅綺進攻破其黑虎諸寨天順丁丑
英廟復辟公奉表入賀時方録景泰間上言之人遂陞
公爲太僕卿遼東巡撫缺員陞公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賜勅以行守將海寧伯董興與姻聯曹欽公一切裁
之以正又造戰車創義倉行贖罪法設月糧簿凡百
號令一新建州夷酋董山潛結朝鮮公使土官佟成
掩以成算徃廉之得朝鮮授董山中樞院使制書以
還公號曰乘其未發遣二使問之可伐其謀朝廷
迺命一給事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不
肯奉出制書示之咸相顧愕然各貢馬謝罪虜酋李
來聚衆欲入冦自率師巡邊營於境外者凡三月得
風濕之疾自此始都指揮夏霖事多不法與董興相
結納僉事胡鼎按其罪四十公以狀聞詔中官及錦
衣郎指揮逮霖而藉之不意中途受賂乃奏虛實相
半都御史寇深因併劾公輕聽胡僉事言調南京太
僕少卿刑部缺堂上官廷臣言非公不可召陞右侍
郎尋以憂還河間
今上皇帝即位起復公于兵部又轉左成化丁亥四川
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叛服不常陞公尚
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公至永
寧自督大軍入金鷄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壩將
士依公方畧用神銃勁弩攻賊賊不能支連破二千
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千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
入深洞公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
死洞中又闢十餘里又降寨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
還師撲之未及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
凱還進兼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前此公嘗
大壩凡兩月淫雨不時瘴癘存與舊恙復作至是四
上疏請老俱不允辛卯春
上以雨雪不降求言公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
伸理者五詔下所司執政者難之未幾三邊有事悉
如公言所料南京缺參贊機務大臣廷臣交章爲公
爲宜
上允所請公至南京適遭出軒轅乃與六卿合議復上
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多見諸行他若汰貪殘備舊
典可書者尚多在南京參贊已四載復疏乞休
上重違公志賜勅還鄉有疾若去體其勿久安于家之
語明年公還休寧里第又四年謝世距其生則永樂
丁酉閏五月十六日得壽六十有三塟邑東南南山
之原配林氏累封夫人子男三長即敏政成化丙戌
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累陞左春坊諭德學行爲時
所嘉次敏德太學生次敏行孫男三壎圻埕鳴呼公
儀觀魁偉性資剛果六藉百子無不涉獵爲詩文畧
不經意而雄渾可傳事親孝少時嘗力耕以養居憂

廉褒側有芝產之瑞教子弟嚴而有方待內外親族
恩義兼盡遇故人子矜恤振拔惟恐不及凡百玩物
一不以掛目為諫官知無不言言必達大體而嫉惡
太嚴佐兩藩及法司必以敬正輔長官不隱忍坐視
以為賢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
京守臣或欲預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
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
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還不爵
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
柄惟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
豈人臣之道也論者又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
可以為後世法若今敏政輩進進未已能昌大其業

安知天之報公不在此耶號晴洲釣者有晴洲集若
干卷藏于家銘曰於惟襄毅晉臣之系宋儒之裔處
傑其才剛大其氣於昭襄毅　科第高登祿
泣則致兵刑率司留後是寄果哉襄毅衆方莽莽我
獨易易不數言間能決大議偉哉襄毅車轍所至吾
民獲利威震蠻夷名擬當世無忝襄毅文事武備有
人承繼設昌前烈引而弗替無燬襄毅善始令終
皇恩特異歸于南山垂休千祀

興化知府岳君墓志銘 正　　葉文莊公盛

英宗皇帝既復辟宥賢之臣累出親擢其第五人則吾
友燕山岳君正也君固奇士而王吏部忠肅公又嘗
亟稱其賢

上雅重之君亦自幸魚水之遇凡所陳請所撰述所對
答竭盡忠蓋多稱旨一日湯序言爕與將以占法進
云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君君叩首曰姦臣未聞求之將人人自危況孝
術跡淺宜不足信
上忱時石曹二猾勢方張君慮其將來必不靖因極言
於
上前且退而再開導之使為保全計二猾雖陽諾時容
中實啣之蓋未幾君之禍作矣
上猶惜君甚止出為欽州同知既又追及建寧竟戍甘
肅之鎮夷二猾尋踵敗
上惻然有思曰岳正言是也召還將復有所用而龍馭

上升矣成化初君服母憂服闋御史有言當亟召用
君以㧞志詔仍元職吏部言當調南京有旨其勿調
命充經筵講官纂修本朝實錄適兵部清黃官缺部
院大臣會薦君遂以成化元年四月俾知興化府以
行君在官生財惠民民始譁而終服號賢守有司者
或不知禮君君適有歸志歲己丑來朝請致仕家居
越三載為成化八年九月十一日疾卒得年五十五
公卿以下皆往弔哭莫不嗟悼曰岳先生亡矣君字
季方別號蒙泉畿內漷縣人曾祖德甫祖思銘父興
懷遠將軍輕車都尉府軍衛指揮同知母太淑人劉
氏君少年已能學有名二十一領鄉薦卒業太學正
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中侍講杜寧獨薦其文

以爲此吾華中人遂占首選廷試第三名授翰林編
脩景泰三年陞右春坊賛善兼編脩天順初元改脩
譔是年六月被命入內閣恭預機務及其得罪去僅
一月耳君偉貌美鬚言論灑灑動循矩度居家孝弟
交朋友有始終之誼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
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石首事或迂議之且以未
信爲言直應之曰何得以諫官處我我道當如是其
篤於自信如此人有不可意事雖權貴人當言即言
之無宿藏而人不之察以故愛君者雖多卒不能勝
夫嫉君者之衆也配宋氏孺人側室周氏子男二愷
堂皆夭女六長許嫁而卒已嫁者壻朱泉生員李經
翰林編脩李東陽餘未行君之學無博旁熟莊騷至

方外度數諸書無所不窺所著經解務出新意多諸
先所未發惟深奧無誤成書文章有類稿若干卷
書法晉唐可名家嗚呼夫才如君即特置華要
先皇帝之明也中間蹇連坎坷有若不堪處者然觀君
今日之金緋在躬考終牖下自非
先皇帝
今皇帝之明且仁則雖欲得此難矣若是者在君其亦
可以無憾哉以卒之年十一月十一日葬祖塋之側
君之兄端府軍千戶祥哀君無子率猶子坪培均垣
墉長琥獨子乞銘予爲作銘慰答之亦以慰君於地
下焉爾銘曰古有李白其人亡嗣亦有柳州亦弃以
死其名之長弗繫乎此

侍郎葉文莊公言行錄畧　楊尚寶纂

葉盛字與中直隷崑山人第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
官至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謚文莊
公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公率同列劾將臣邑從
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
復不共戴天之讎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時邊
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
邊關爲急往者獨馬營不守則師何以陷土木紫荊
白羊不破則虜何以薄都城急宜遣回守宣府居庸
爲便已而河南陳州號民爲動命公往視公即蕭程
以進除倉廪賑饑寒民用安輯
景泰元年八月北虜遣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

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頗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
無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以匿名書公不顧
且謂言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
有不泯焉
遷山西布政司右參政協賛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
石馬營八城還虜失守殘破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
革者爲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設暇請以便
行旅均蕪圍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
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
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
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以外艱去擢右
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

尤盡厥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

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為吏部侍郎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為長便也從之

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居家惇孝友涖官清慎劝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終不及人之過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辯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惜乎大用未究其卒

諡允文莊為夫之特博學宏詞忠言遠識君子為依樂善無斁給事青瑣以登憲職撫綏朔南保釐勿失吏禮之貳德音秩秩希文不相古今所惜 劉詡撰贊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二

恭順侯忠壯吳公神道碑銘 李文達公 賢

天順辛巳逆賊曹欽謀為不軌潛伏七月二日早朝入內為亂恭順侯吳公先於是夜一鼓聞之即與其弟廣義伯琮約總兵懷寧伯孫鏜走詣長安門告變於是禁門不啓賊計遂窮舉火燒禁門公等率兵勤救奮不顧身賊雖誅滅公已捐軀矣嗚呼先機告變公之忠也殺賊致元公之勇也然則逆賊之敗豈非公之功乎

皇上聞公之歿哀悼殊深輟視朝一日追封涼國公謚忠壯凡䘏恩諭祭葬儀之類悉從厚典復命有司為營塚壙以安葬之所以痛念勳戚之臣為社稷而死故報功之典倍蓰尋常也既而琮詣予泣且告曰先兄不幸歿於鋒鏑嘗欲立石墓前以白於世非先生之文不可辭弗獲按通政司參議趙君昂之狀公諱瑾字廷璋其先西涼人祖諱允誠永樂中累以戰國封恭順伯父諱克忠嗣伯爵洪熙初以威望恩進封恭順侯正統甲子以征虜功加太子太保己巳秋禦寇北邊力戰而死追封邠國公謚壯勇母楊氏封邠國夫人叔父克勤官至左軍都督府左都督亦同死沒于陣追封遵化伯謚僖敏公生而英銳慷慨聞親賢好善未嘗以門第驕人以故縉紳士大夫樂與之游相與議論古今講說道義而公頗能識其旨趣尤閑武藝精騎射方其父叔禦□之際公亦在陣中幾失

剡虜洎父叔矢盡而亡公始就執其酋長念公忠義
之後釋之乃還京遂嗣父爵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公以勛戚隨侍應對稱旨自是日備顧問賚
予甚厚尋命理左軍都督府事公益感激夙夜效勤
一旦遭變奮身則其允蹈忠義視乃父乃叔為無媿
矣公生於永樂癸巳十二月一日享年四十有九配
李氏致會寧伯之女有淑行封侯夫人生子男三長
曰鑑次曰鏞次曰錫遵化公之子卜以是年八月
日葬公於順天府房山縣之新塋從先兆也銘曰世
祿之家忠義鮮有若吳門焉也無比致矣忠壯克
視恥跳遵化之烈郯公之男忠以捐軀壯以禦侮相
繼如歸光照中土飾終追榮惟
帝之恩匪
帝之私惟以報勲闕矣泉宮西山之麓秘器旅陳穹碑
載陸仁者有後公則成仁銘以貞之何千萬春

左都御史寇莊愍公神道碑銘 淶 同前

都御史乃糾愆繩違之任總憲度肅百僚權奸之所
寇忌者寇公居是職五年矣持法嚴明見逆賊曹欽
父子兄弟恣意妄為乃率御史劾之欽等遂行反逆
首害公賊雖誅滅公命殞矣朝廷震悼特贈少保謚
莊愍加賜賻儀遣官諭祭令有司為營安葬盖深念
任事之臣遭此凶禍而恤典宜厚也其子林泣且告
曰先人不幸弗獲全歸而墓石之銘不可以無託敢
固以請辭弗釋按知府張挩狀公諱深字文淵其先
山西渾源人世多顯官曾祖賡仕元為提舉有才行
見寵於世祖為擇宣寧縣黑虎之乾河里俾居之至
國朝洪武初以關右給省檄過保定唐縣止連順左
見其風土之美因占籍焉今為保定人祖秀和父禮
俱以公貴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祖妣宋氏
妣李氏俱贈夫人公自幼聲蔽永樂中為郡庠生上
言時務朝廷奇其人召入胄監時山東要路軍需缺
殼有弊政遣中貴人陳保孫往廉之求國子生精敏
者同事得公甚喜宣德初擢刑部主事有勤能之譽
尋陞員外郎丁外艱服闋復任益盡心刑獄凡疑獄
人不能辯者必屬公正統甲子用執政薦陞山西按
察司副使時天久不雨朝廷念刑獄有冤抑者特委
公録山西諸郡大辟囚公察其情有矜疑者五十餘
人悉奏釋之又上邊務數十事多見采納丙寅四川
松潘夷不靖守臣請出師勦之朝廷念撫治者非其
人乃命廷臣推有風力者僉謂公可即日召至京師
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往遂破賊寨擒其渠魁送
京師諸番讋伏獻盔甲刀劍三千竝男三十七人駿
馬四百餘匹繼後入貢不絕公暇則撫恤士卒相地
要害築關堡城池六十處道路險峻者咸剷平之以
便備邊番夷酋長或率其黨衆見公宣布朝廷威德
且諭以享福之道莫不感化地方底寧朝廷嘉公之
能進左副都御史加食二品祿縑幣白金之賚甚厚
一日得母報平安書潸然出涕曰老母在堂久曠定

省安能爲懷即上章懇乞終養朝廷優詔尉而留之
景泰辛未召公還特加獎勞番人乞留者十有七奏
不從未踰月提督遼東軍務缺人廷議復屬公遂假
公以便宜之權賜白金綵幣慰勉以往公至遼左威
名益振乃積粮練兵畫防禦守備之計中外守臣咸
敬畏之海賊李福挾妖術以惑山東之民聚衆萬人
公得報略不改容乃親率數百騎直抵海州遣都指
揮周美授以成筭捕之逮獲千餘人公詰其造亂之
由得首惡者二十餘人械至京師餘皆釋之景泰甲
戌北虜入境會總戎得公所議巡邊之策因其勢使
斬首賊七十餘級獲馬六百餘匹公在邊歲久思親
益切或與同事者言及母老輙流涕終日不食累上
章乞歸不允丙子得還京議邊事時母年九十有四
已感風疾曰吾得見吾兒即瞑目矣公悲泣懇求歸
省至家母一見而逝公哀毀踰禮朝廷起公復任乞
終制章凡三上不允天順改元
皇上復位乃許公終制時臺長缺人思臣僚中老成剛
勁無踰公者復起公視事進左都御史公威望日隆
百僚敬憚
上深嘉之寵賚優厚嘗召公咨訪政務但加老字於姓
上呼之而不名益重公也公天性至孝雖居顯仕惟
以不得養親爲歎諳於世故凡本朝舊典歷歷能記
聽獄能斷人服其明未老即以家事付林綜理曰吾
受朝廷重託惟職務是盡餘不恤也生於洪武癸酉
五月七日歿于天順辛巳七月二日得壽六十有
配李氏累贈夫人生子男三長即林國子生次彬次
桂卜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與夫人合葬于連順西
岡之陽銘曰惟錐在囊頴脫斯見惟楠在壑昂霄可
羨彼物且然而況於人惟人之傑衆孰與倫佩冠
公早有大負歟歷仕途才智稱首兩鎮邊陲邊塵不
揚入總臺憲大振朝綱賊奸忌之竟爲所害枷典有
加遣澤未文惟孝與忠在公則恭有志不餒名位佽
陰墓碑戒求貽此行實未聞泉臺君其有拯
姚冢宰誄并序　揚文懿公守陳
成化九年二月九日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桐廬姚
公薨于長安里第其子兵部郎中璧奉柩以歸嗚呼
哀哉公諱夔字大章正統中鄉試會試皆第一遂擢
進士擢吏科給事中
英廟北巡國勢方岌岌羣臣議事
景泰帝公贊其決虜犯都城符召邊宣二藩猗角賊駭
而遁公預其謀超陟南京刑部右侍郎轉禮部被命
考官雲南三載奏績留任禮部
景泰帝疾甚其部之長在告公強之出率百官詣闕問
安退集東閣公倡言復太子衆翕然議定俄而
英廟復位時方征苗又誣獄連衆府懼有變適詔班師
慰王中外大安蓋公之策也既而不悅於用事者俵
還南京無何
上思其忠驛召至京拜禮部左侍郎轉吏部尋陟禮部

尚書國家頻歲多吉凶大禮或常或變公皆據古酌
今裁定允當嘗知貢舉剗革積弊有得士之稱今
上嗣統之初及戊子星變及慈懿太后之葬公皆草疏
率百官上之有曰節嗜慾以保躬脩禮法以齊家出
入有防燕遊有度官爵勿濫授金帛勿虛費土木勿
妄興禱祠勿頻設又曰均愛六宮以繁子姓親決萬
幾以臨臣民近君子遠小人皆人所不敢言者至謂
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倫典國家攸重慈懿之葬
或違典禮在庭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
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者乎
世允伏誦其言拜吏部尚書繼加太子少保先是藩
臬由臺省會舉臺省由
天子親簡吏部僅選守令以下耳公至乃悉委之連舉
臺省藩臬十數皆稱職與服其公明公益自信日思
進賢退不肖以臻治平庚寅旱霾辛卯彗見壬辰南
方大水公皆上疏條陳天下大利弊乞罷行者以十
數多納而施行每議大典禮大政事衆環視莫敢先
或甲可乙否公徐一言以決
上益信任之嘗以災異兩乞歸不允比疾遣上醫進藥
中貴遣牢醴既薨賜賻祭葬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文
敏嗚呼自古優於政者多劣於文高其名者或庳其
位勵之前者躓之後通于身者或塞于子而公無
一歉焉獨年齡未及乎耄期勳業未臻于極致故上
下多悼惜之走也少欽英聲跂而望之長提令儀郵

談知遇恒時觴咏笑談忘乎位與齒之懸也孰謂公
遽弃而殂謝哀嘆方殷而璧以誄請是安可辭遂作
誄曰越有大江其名粵浙怒潮奔湧轟霆揚雪其上
羣山崢嶸葳蕤紫蓋錦峯翠巖光絕聚靈鍾神千載
一發篤生姚公間世之傑倜儻魁岸識量寬洪高行
鸞鶴焉惟龍驥百氏涉貫六行具該瑚璉之器棟梁
之材鄉書省選連奪倫魁文播天下厥聲若雷遂登
甲第在中給事有皂其囊可否獻替大略北巡儲宮
猶稺國覬長君社稷之利發言盈庭有鼠疑避公奮
而前遂決其議虜犯京城國若旒贅懦夫孔多將怯
兵脆公請發符窺間遣銳徼兩藩兵刻期並萃犄而
角之其撲弗鬥兌奔所臨電閃雲際虜聞震驚遁返
盤錯節既遇利器迺稱擢居重任舊都亞卿用刑
惟卹典禮惟清察官遐邇黜陟幽明入參欽纘留居
于京不擇夷險以篤忠貞倡議設備獻謀安荊視竈
弗媚徐南其行不遠而復天寵眷增遷貳天官陟大
宗伯恭敬神祇柔撫夷狄
先帝陟天嗣皇登極大禮便蕃動皆中式一主禮闈令
行弊革奸倖既驅譽髦斯得簽章疏以率羣辟並
拜偕進匪朝伊夕自內而外鉅細休戚備談極陳以
匡聖德歷論山陵明盡悃直上回天心卒正兆域進
位冢宰寅亮天工內自卿署外達藩邦下逮胄子小
大鞠通孰哲孰否疇勤疇惰權別進退衡平鑑空蓍
登英俊驅去妄庸庶官稱職民安歲豐時多災異公

心忡忡屢獻大計以輸至忠豈其忌疾竟殞厥躬嗚
呼哀哉昔歲有書西及台衡去冬長至天雨木冰何
期妖孽戕我老成訃聞宸極哀軫聖情賻謚祭葬賜
肆與并百辟卿士長嘆失聲姻戚舊故雨涕填膺昔
余髫齔巳知公名長而翹企鳳凰景星壯歲翰苑幸
挹儀刑高位宿齒奬拔後生賡歌酬倡懽若舊盟六
元方會一老遐遯俯仰今昔能不泫零嗚呼哀哉惟
公立朝百僚之上屹若泰山萬峯環向奄云其頹誰
所安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衆皆視公金鼓耆龜達
云徂謝其時之歸崇晉應變充軔無滯琦有奇骨可
屬大事公最似之今也則逝相依使宜漢官再興沇
陳寔異宋其守成公將伍之今歸于宴萬方元元誰
惠誰燕九重穆穆孰匡孰輔如何昊天弗弔下土嗚
呼哀哉吉日依吊靈輀啓行祖奠載道執紼傾城素
驂踟躕丹旐悠揚春雲慘淡旭日淒涼渺渺長路蕭
蕭故鄉黃腸下窆玉樹埋藏佳城鬱鬱長夜茫茫紛
朔灰滅石麟蘚荒寒鴉碧草悲風白楊鴉啼猿嘯狐
狸跳梁雍門之言萬古悽愴嗚呼哀哉

吏部侍郎范公墓誌銘 理　同前

公諱理字道濟一字士倫號省菴宋太傅覺民之後
世居台州自臨海徙天台又九葉矣祖諱秀善考諱
起宗皆以公貴贈正奉大夫正治卿貴州左布政使
祖妣陳氏妣潘氏皆贈夫人公少敏悟端凝佔畢一
呻輒能記縣官嘗以聖壽節習儀鼓吹旗仗喧撲塾
小生群往觀公獨若無所聞坐誦不輟衆異之長爲
縣學生博書工文山畜水湧譽望皆自謂弗如甫踰
冠中鄉試第一會試第三皆有文録之梓擢壬戌進
士高第
宣宗嘗召諸進士至齋宮親試用以得其才論公居第
二賜白金五兩楮幣五十緡既而例歸省選朝時重
守令之選拜知江陵縣作榜文諭民懇切且明盡民
口穀之縣當四方之衝過客旁午公嚴禁令雖權貴
無敢漁一錢先是民累歲負租至十四萬石都御史
徵之急公以民貧不能償也乃召將卒家之佃田號
時寄戶者諭之曰世言戶役既佃田立戶而免役可
乎遂定其等俾各出寄役之米因以償負租畢完且
平訟擒劫捕盜卹窮振弱禁奸抑道訪孝子節婦及
忠賢之裔謹學校正禮俗民慶未始得也以譽令復
進去用薦知德安府亦先榜諭吏民大率如江陵教
養之政後悉踐其言每歲必冊按籍以省耕斂兼利
弊每季必命題試諸生而第之拔其尤賓府後堂暇
輒躬爲其師隨州民數百家田爲楚府護衛所占猶
輸租公備奏盡歸其田民感甚皆立主而生祀之滿
去以最與起陟福建布政使時大兵剿賊鄧茂七等
公司餽餉善調度兵皆給食民不加賦朝廷嘉其功
賜綵幣表裏各二楮幣千丁潘夫人憂起家拜貴州
左布政使初貴州草創即驛爲布政司以夷之難擾
也久莫能改作公奏徙貴州前衛於他所以其地造

司數百極不擾而封土官撫慰弗能叛者十五六
公悉俾黠吏無敢難常程文以通夷情間抗章以蠲
逋稅餉兵春以粮秋以銀便省漕四川湖廣饋餉貴
州數甚公俾代粮以銀爲之裁減特直十二貫民既
獲利而川廣被患尤溥秩滿推南京工部右侍郎南
京創自國初歲久凡百皆弊葺造費鉅公不欲煩民
通請蠲蘆場之新葦抽分爲之竹木砕炭內府庫之
苦瑣布帛通貨銀殆萬兩又請南設獄囚贓者隨葺
造所需而納於是自郊廟宮殿內外諸署城樓衛衆
或造或葺動輒百千間既備巡戰諸船數百兵食諸
器數萬皆以次成而民不知又奏各處饋南京粮者
自舡抵倉多所費每米石費三斗請兵就其舡人支

三月之餉官取貫米歲可萬石以備賑貸從之累利
尋轉南京吏部左侍郎考課公明白百僚憚之嘗請
老至再不允滿考赴京遂遇疾輿歸其子進士綱之
弟浙舉手加額曰無以報朝廷無以報朝廷遂薨成
化癸巳五月四日也壽六十四
上聞嗟悼命有司祭塟之公配湯氏累封夫人先公卒
塟于縣西長洋之原公以薨之年　月　日合塟焉
子男六長綱次即綱次紈次曾同次昌齡蔭國子生
次玄齡補縣學生女二人孫男女十人公早孤事潘
夫人孝處昆弟友居官清慎忠勤凡政皆精慮而果
行之一以惠利爲主故江陵纔七閱月而去之日民
遮阻不克則奔餞數十里慟哭而返少保楊文定公

溥聞之曰世有爲縣七月遽得民如此怡愉各書所
爲皆公名焉公謂公賢而文宜督學之職文定曰爲
縣既得民矣俾仕民牧尤宜焉公諾合詞以聞適有
德安之陟遂其去德安去貴州也民祖餞如江陵尤
甚德安又勒去思碑於府治焉自庚戌逮今同時輩
行無在者跡者魯靈光之獨存而德業聞望隱然動
天下殆書所謂耆壽俊史所謂名大臣者其爲文章
操紙筆立就平温厚坦明深切事理嘗著讀史備忘
天台要畧皆八卷詩經集解三卷德安府志丹台稿
皆十卷藏于家紳將奉柩還塟乃具狀泣請余曰先
君治命固以銘屬先生嗚呼余童而慕公壯復知愛
深矣公嘗入賀萬壽節過燕余第同燕者今戸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商公故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贈
少保姚文敏公國子生故盧君楷今余弟守阯凡六
人皆浙解元也三公勲德仕望冠當世而公與文敏
對居兩京天官豈惟浙之儀固四海之表也今文敏
殂矣公又繼之悲感可勝道哉銘固晚生之職也况
公治命其敢辭銘曰太公周齊簡禮從俗僅五月其
報政何速公爲江陵政非呂望加其二月仁溥惠洋
去不能馳釋耄遮阻執袪號啼如子失母黃霸守郡
治莫與爽及爲丞相勲烈小虧公自令長郡守方伯
入副尚書居守是職材非倫長所在有績於赫厥聲
不損彌益晚秀獨揚行輩凋盡一老之遺天胡不憖
有馨其俎有纍其封皆

帝之賜恩榮始終台有赤城萬古馳尺公之休光庶或
與比

毛宗吉傳　　同前

毛宗吉餘姚人也名吉自少攻文學尚氣義言論侃
侃不少屈舉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嚴明廉鯁訊
囚多立驗權貴無敢撓之苞苴雖半跳一擲必峻卻
山東人有居京者女歸壻反目令女逸匿之山東因
誣壻殺其女權貴右之壻誣伏坐死獄既當讞已更
數司閱數歲適宗吉讞得其情密訪女獲之壻乃免
一部推服京城姦民有畫竊人家貲賄謀達人勇其
橐者謔呼小李宗吉捕得其魁籍死之其黨精戢於
衩衛卒適百司鉤據傳致書片楮以聞即報可亞首
被誣坐族者公卿皆重足待之千請必徇然或犯罪
例入廣東司莫敢執何宗吉獨法治之如他犯指揮
門達怙寵擅威福能生死人在錦衣百官遇之途皆
躍馬避恐後宗吉獨與舉鞭抗揖於是皆銜之伺其
過百方無所獲一日宗吉以失朝下錦衣獄衛卒拳
吠脅之宗吉徐曰有國法在爾曹奈我何達聞益怒
嗾健卒掄巨梃梃之見骨幾死猶行行自得療數月
方愈人語之盡少貶徇俗宗吉笑不應復職一如故
輿論賢之名聲籍甚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潮惠
二府黠墨吏摧強宗殄海寇民用寧輯期滿代還民
乞更巡一載從之剿賊楊輝擒程鄉縣之寶龍峒其
黨曾玉謝瑩分據石坑龍歸二峒四出剽虜刻期攻
縣治宗吉曰先人能奪人之心亟調官軍集民壯佳
七百人倍道馳至石坑賊三千人出拒宗吉定計令
兵佯退以致之賊躍而進乃督兵殊死戰良久麾伏
兵起遂克之擒曾玉明日東勝破龍歸擒謝瑩又明
日攻寶龍賊伏山上篁竹間發弩矢我軍阻深谷弗
克進宗吉乃簡敢死士百人人懷十石子從間道攀
蘿涉篁竹後投石子亂擊之楊輝殘餘衆驚潰凡破
三峒斬首五百級俘六千人獲白金八千餘兩他物
稱是功奏未報時廣西蠻賊滋蔓高雷廉三府尤苦
之衆推宗吉往巡道路榛塞村落爲墟數百里無人
煙撫膺四顧悲且憤嘅然有削平禍亂之志至廉州
內官監珠池者方聚民數十人欲賄籌擊幾死宗吉
嘆曰民幸不死于賊者又死於此何忍也遂盡釋之
凡黨內官者悉寘之法衆口稱快至雷州報賊劫大
體村遂檄都指揮石禺出擊禺懦不敢宗吉素知海
康縣知縣王麒忠勇可任即命麒率民壯偕擊賊走
之斬首數百級奪還人畜無算賊入吳川縣分爲三
其一由水道宗吉覘知復命麒舟兵追破之其二聞
風潰去相戒勿犯自是部內稍寧因條平賊方略奏
之
上嘉嘆陞本司副使降勅獎諭委總廣東軍務宗吉益
感激思報以滅賊爲己任惠州河源縣告急即兼程
進兵敗之鋪前又敗之長峰徑口賊遁至清遠縣守
將都督僉事張通遇之戰北宗吉亟進援賊見其幟

呼曰毛家軍來矣遂奔潰凡斬首三百級奪還人畜數千踰月廣州新會縣告急宗吉提兵至大磴斬賊首數十級賊遁入陽江縣營于雲岫山仕峒我師夕至比明擊敗之賊棄營走山上師拉勝突入其營陣亂賊乘之剌殺前驅潘百戶右哨指揮閻華師遂潰宗吉勒馬持刀大呼曰劉住劉住潰巳不可遏從騎勸宗吉退避宗吉叱曰爾去吾誓不與此賊皆生益奮而前揮刀斫賊不已力屈被害成化元年三月一日也是日晝晦烈風雷雨大作山谷皆震動踰七日得屍觀猶若生櫬還官吏士民弔哭祭莫相屬事聞贈通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遣廷臣諭祭賜其家米四十斛布四十匹錄其子科為國子生論曰嗚呼兩廣之毒一何酷耶自昔任邊事者賊至偽不聞聞亦不往往亦不戰戰亦不力甚者十餘賊驅子女數百過城下亦莫肯以一矢相加遣人以告則詬辱之賊去乃始耀兵入墟落殺掠齊民以為功王師西征猶踵其故智權貴右之濫封濫賞不吝也朝表捷夕告急不詰也陷城棄師失律之將不殺也非海之縱賊殘民耶亦無異乎毒之酷矣獨一宗吉如兩廣何人孰不死而宗吉聲光將與日星照終古彼偷生倖富貴者竟何如哉竟何如哉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三

南山黄先生墓碣銘 潤玉

楊文懿公守陳、

山環吾郡而其南若金峨諸峯尤峻秀先生樂之故自號南山而學者稱南山先生無異詞先生嘗仕有官階矣皆不稱其官獨舉其號而先生之者崇其道也先生之道性于天而成于自得其學以聖賢為一鵠以知行為兩輪嘗曰學聖賢一分便是一分好人又曰明理務在讀書制行要當謹獨此其所以學而道也方其少時已負文行之譽及其壯强益備耄老不懈德足重於衆功足昭於時言足立於世其可謂有道而甚文者歟先生諱潤玉字孟清世為鄞人曾祖長卿仕元鄉浦巡檢祖谷翁隱鄉授徒父良以先生貴贈文林郎行在交阯道監察御史母殷氏贈孺人生母史氏封太孺人先生方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已稱其孝六歲就塾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書過目輒成誦師奇之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遣人悉嗟異歲十二聞郡守王公璡舉鄉飲酒禮于鄉庠往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師僉奇之歲十有三時改元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受廛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冱莽無人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僕賦墾圃鬻蔬以為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巳心為嚴師而嚮造乎聖賢擇然後語確不

可易爲毅然後動端無所苟而京有寓翁僅一女招
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買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
履也其慎行若此里中弟子多從之因敎且學問爲
文辭不作組麗嶄刻之語而理致淵永人喜誦味之
補郡庠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
導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蔚有聲績用薦拜行
在交阯道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邪佞落臬郡縣之不
職者至百有廿人威望赫然
英廟即位以學政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爲憲臣以
董之楊文貞公以先生薦遂陟廣西按察司僉事尋
浮薄獎俊賢士風丕變時冦起軍興都指揮吳某妄
掠子女萬餘口先生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死罪
且數百人亦爲辯出之萬口稱快南丹衛在萬山中
庠甚戍卒歲死或幾半爲奏徙於爽塏之地人感之
至今丁太孺人憂改湖廣按察司布憲亦嚴巡撫都
御史李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先生獨無加禮而
違憲臺官二人又皆其鄉戚也故發憤誣奏先生不
諳刑律先生弗辯也左遷和州含山知縣淩麻湖以
復道租闗蘆場革其積弊徭均訟平民感悅之請老
致仕尋以子隆貴封承德郎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
閒居簡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
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折爲四卷而以
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首亦各有意義又
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

諸篇載田事附爲別爲一卷通五卷皆爲之註釋總
曰儀禮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悞
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以
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註爲裳而玉藻長中
繼揜尺註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
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爲之
註嘗因安遠侯沛問古兵法爲註孫子其他備論理
書曰南山録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十
載壽八十有九而卒時成化丁酉五月二日也卜
年　月　日葬　處隆具狀屬余銘嗚呼詩有之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人之重於典刑也尚矣吾
鄞風俗自古樸淳大里之高節董溪之純孝可徵也
宋慶曆以來諸老傑出表以制行閑以正學既
啟發于古矣有國初士猶備德行礪名節尚道學而
文藝仕進不甚貴之逮于今則文藝日以盛仕進日
以榮而向所謂德行名節道學者或莫知省於是老
成人凋謝盡矣而先生巋然若魯靈光之獨存後生
小子有志於古者尚可憲而則焉今亦已矣噫可痛
哉先生性剛介寡交游其所稱許者四方若李文毅
公時勉薛文清公瑄不過數人而鄉邦尤鮮獨與守
陳祖考樓芸先生雖顯晦不倫而以道德相契往還
間人見兩先生皆偉貌豐髯莊重嚴毅畏之若神莫
敢即所談惟性道之淵文辭之奧未嘗一語及世故
守陳少撰杖屨侍側聞緒言爲多長與隆同舍講學

且久遠先生歸老尚時獲親炙之故知先生注爲詳宜
陰之以銘屬之也先生室范氏封孺人贈繼室以舒
氏五男長性永新訓導次敎次道宣義郎次陰以進
上累官四川按察司副使廉叡文雅政聲甚著次逵
國子監生孫男廿有七曾孫男十有九先生位不滿
德而年齡之高子孫之顯且衆若償之矣況又有不
朽者存乎銘曰在古聖人未始不學其學伊何道德
矩矱敷爲勳勞著爲言議以澤當時以覺後世繄彼
天道生物爲心運而發育日星照臨是二道者盍難
乎備姬孔至哉程朱其次爰及吾鄉二敏盧韓四
先節愍滁寧王忠文潔黄東亦各有傳晚生黄公天
性孔懿自其少時已克孝義長而好學昕夕簡編心

驗躬督趨聖賢明理在書謹行于獨發是二矢射
彼一鵠乃齒鄉論乃作校師道尊教洽歷舉四馳迺
陟於朝六年是職如雪暗冰隼翔鷹擊
天子曰咨學政日靡愼簡憲臣俾振而起入杜成林丹
徽之極鴃舌爭棠在泮執策先生不鄙示之周行次
醉俾醒瞽聾而明從洴湖湘南與泉事督軍所臨風
聲逾厲彼貴方逞我守其恒咒詈慄斯則匪我能巧
誣既成用宰百里斷搖爲振大臣斯胥幸住安命何
有忍尤剥與害去惠仁滂流尚丹其心遠白其髮飛
不盡翰歸休于樾有子克肖亦躬其冕孫曾蟄蟄敲
恭腔寒閉居簡游舊著是閱清墨磨丹之死不輟儀
禮爲經傳惟戴記合而注爲晦翁之志經書補註膺

學指歸有刊彼誤有拾此遺道德陰符賢孫武子亦
各註之以闡厥旨深衣制幅誤註爲裳千載之謬一
朝用釐格言孔多厥有別錄餘文暨詩亦溢于牘古
者不朽惟德功言先生庶乎鄉之前賢嗟彼蚩蚩軼
寵與利紆朱懷金以沒于世奄其逝矣湮滅無聞孰
與先生身亡名存我銘斯血匪但悼德且以砭愚庶
其有擇

右僉都御史汪公神道碑銘　同前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被命整飭薊州山海邊備
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越三載得疾請歸未及報疾
巳亟輿至京師之寓第卒成化十六年四月二十三
日也年纔六十有三自將佐守令下逮兵民皆悲慕
不巳交章列其行治請賜葬祭以寵異之制曰可查
典凡四品以上賜祭三品以上加賜葬今公官值四
品而葬同三品實異數也非有大得乎下而深獲乎
上曷克致是哉公姓汪諱霖字潤夫廬之六安州人
高祖富德安府同知曾祖景道華縣知縣有能聲寄
被賜金帛之徽祖克敬不顯父洪麻城縣學教諭以
公貴累封大理寺丞母　氏累封太恭人公承家訓
起州學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出按雲南操巳慎布
憲公讞獄多所平反吏民安之丁封寺丞公憂復職
按浙江持其彙益勵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方秉權熖
熖其子商于浙自鎮守官以下皆曲意悅之以公獨
不禮也歸譖之達懲遣校尉偵之卒以無罪也還掌

江西道過
今上嗣大統言官劾門達抵罪薦前都御史王公竑李
公秉皆復任天下讙快公預力焉先是兩廣寇出
沒且十載屢征不克至是命趙都督同知輔率師征
之遂命劉御史慶與公寮官軍有生事與冒功者皆
實之法公與劉協心中令師肅然憚之自京抵兩廣
所過按堵且以策贊帥擣賊穴如破竹既而審首級
有妄者斥之俘獲有係吾民者縱還其鄉凱奏論功
拜公大理寺丞秩滿陟本寺右少卿尋推都憲被飭
巡撫郡之命遂兼轄稿所治戒將佐練士卒葺城堡
按稽筒器械軍聲用張彦莫敢犯且屬守宰俾勤恤
民隱無或怠違循例運軍粮餉永平府給古北口薊
州給山海關皆以車運費重而途艱公然綠運米價頗
賤公請以銀代報分給之兵民兩便皆歡欣載感至
今公性孝愛父喪甚迎母就養京邸遭都憲考滿例
蹟階公請縱階進母太恭人之封比死惟以弗克終
養爲恨其爲人寬厚溫恭臨政詳慎未始徼赫赫名
然其所治無論朔南人皆悅慕之公娶張氏封孺人
子男五人長曰睦陰陽訓術次曰暐曰曉俱州學生
又次曰昉曰服孫男十有二人睦等卜兆于共州之
地既請丘祭酒仲琛銘周侍郎充夫表矣乃復請
余碑焉余與公有雅弗克辭系之銘曰六惟古國皋
陶所封於今爲州公家其中公之高曾以逮于考三
世顯榮公大厥紹奮登甲科遂典六寮威惠所加六

詔兩浙兩廣寇沸
帝命師征公監以憲有聞無聲孰狼貪孰猛如虎孰
敢于令以犯吾斧運籌佐帥師摧賊窟封豕長蛇是
絕是忽矜彼係累有我赤子釋而從之還厥宅里奏
捷第勳丞于大棘貳卿無何都憲是職旌車按邊將
士用鋭高城深壕虜騎而喙督守與宰字其下民兩
稱伊秀化愁爲欣胡不耄老僅耆而逝小大遹返交
傷泣嗟
天子有詔祭封窆龍刻石墓道過者式之

少詹事柯公傳 潛

王文肅公撰

學士柯公諱潛字孟時別號竹巖興化莆田人其先
晉江人五代時有諱實者官大理評事從審之武肅
王生宋戶部員外郎峽戶部生長陽尉齊長陽生澥
陽令珩珩之孫贈承事郎昱再徙邑中安樂里今所
居柯山是也承事生海豐令新之由海豐二世至海
陽尉喦海陽以下又六世至公高祖窓係曾祖君實
祖德平皆不仕父原璞用公貴累封奉訓大夫尚寶
司少卿妣翰林院脩譔配戴氏累封宜人公生有奇
質頴異絕人數歲能作詩十五能爲舉子程文從鄉
先生林知縣庭芳方行人澥游補邑庠生正統甲子
領鄉薦當赴會試以未忍離親未果行遂携書入蓮
峰僧舍講讀不輟戊辰會試中乙榜辭弗就教職入
胄監攻苦鼓淡益肆力於學景泰辛未再至禮部遂
中甲榜進對大廷賜狀元及第賜宴賜朝服冠帶公

上表謝越數日授翰林脩撰公丰神峻整言動遵防
是時翰林諸老多在成愛重之爲之延譽未幾賜五
倫書五經四書等用爲入經筵自是凡朝廷用人有
制作加恩與公皆與焉壬申四月陞右春坊右中允
兼脩撰五月預脩歷代君鑑書成賜白金十兩綺二
表裏甲戌二月禮部會試爲同考試官五月預脩寰
宇通志三載滿授勑命進階承德郎推封二親及妻
戴氏繼室俞氏丙子五月通志成陞司經局洗馬仍
兼脩撰加賜白金文綺八月考應天府鄉試舟維淮
揚有舉子竊私者暮夜投公公叱之彼同以請以所
賂遺置公前公怒命執付有司治以法是秋場屋爲
無比揭曉成稱得人還朝乞歸省未行

英廟復辟改元天順更授公尚寶少卿兼職如故仍許
歸省己卯二月命脩玉牒庚辰春命借呂學士原考
禮部會試十二月命充東宮講讀官尋給誥命進階
奉直大夫加封其父母妻癸未二月復命借陳學士
文考會試會場屋火罷甲申
今上即位以隨侍恩陞翰林院學士三月有旨選進士
年少質敏者李東陽等十八人入翰林爲庶吉士命
公教以古文詞學八月
上御經筵勑公兼經筵官仍賜白金三十兩寶鈔三千
貫文綺二表裏九月奉旨纂脩
英宗睿皇帝實錄成化改元八月考順天府鄉試九月
玉牒成賜宴兼賜白金文綺寶鈔丙戌廷試與讀卷

賜鈔千貫是月再奉旨教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
十月賜新刻貞觀政要十二月命掌翰林院印丁亥
八月實錄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賜白
金三十兩金織綵段三表裏折衣羅三表裏賜宴禮
部十月賜大明一統志戊子二月命日侍經筵講讀
自辛巳迄戊子凡遇午節輒賜牙骨聚扇上有御製
清暑歌解愠歌及諸家繪畫金織扇袋五色圓壽絲
縧虎頭條書艾虎七月有詔議慈懿太后山陵事內
閣大臣先進章公率僚屬繼進論合葬於禮爲宜明
日文武羣臣復繼進未得旨公復具疏期以死請曰
朝廷大事臣子大節舍是奚所用心頃之俱召至文
華殿諭可其奏衆懽呼而退十二月賜經筵儒臣七

人襲衣冠履公已聞父喪
上命即其家賜之既而有司爲少卿公請祭命并與葬
葢異數也公感激銜哀就道抵家不入中門寢苫哭
擗不脫絰帶擇葬地于所居東一里許和溫山麓以
不忍離去火圖繪形式付其弟通州學正江董成之
時母戴宜人在堂事之逾謹備極甘脆己丑九月季
弟澍病覩爲調藥比卒殯殮皆從厚朔望易素服哭
失聲而後返衣衰居苫次君子謂之有禮庚寅正月
戴宜人屬疾越五日卒公哭踊絕而復甦朝廷聞之
復遣官諭祭辛卯四月有部起復時祭酒缺員又難
其人
上知公剛方特用之以厲士諭公聞命具疏乞終制大

略言忠與孝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
可短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
上覽疏許之初公素無疾至是以久居苫塊患左足風
痺晝平而夜熱繼作公自知不起呼學正君與之訣
瞑目而逝時癸巳八月十一日也年五十一訃聞
上惻惜遣官賜祭葬命工部營葬公娶戴氏先卒繼俞
氏南京禮部侍郎綱之女子三長森次林戴出季宗
文側室王氏出女二公天性孝友養親眷志友愛二
弟撫育從子尤極恩意念季氏早沒悲以先公所構
寢室讓與其子宗堃而自與學正君別作室于郡城
東西以儉陋自居人以義稱公稟氣峭直操行耿介
發為文章嚴整有法類其為人其為詩清新俊婉尤
有風致其性喜遊供職之暇時偕二三知己窮覽勝
概雅歌投壺分韻賦詩慷慨醉如也既掌院章即謂
林後園結清風亭亭下鑿池時遣決流引泉公退宴
坐其中又翛然若真登瀛洲者至於遇事敢發言論
侃侃揚推古今毅然自負知公者可謂動靜不違中
之以正者矣故雖官廢僚已繫天下之望位日通顯
望日益重雖嘗以聖賢之學啓沃聖心其平生所蘊
蓄抱負蓋未及少施于天下故其殁也臣徒士君子
傷之雖天下蒼生其素所屬望者蓋不能無缺然也
使天假其年
上柄用之其所經綸贊理宜何如哉予聞之宋儒明道
之卒也或有問於富韓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
無福又不知今日之知公亦有如富公之知明道與
否也儼忝與公同年及第同官翰林二十年辱公契
愛為深公易簀時其家人咨以後事公無他語第曰
爾往南京見王學士訪之寬額予何人敢承公死生
之託邪閱月訃至予既為位哭之謹論次其平生以
為傳授其子宗文使傳焉

太常寺卿王公墓誌銘　同前

公姓王氏諱獻字惟臣號退菴杭州仁和人也曾祖
諱恩誠元醫學提領祖諱性安習帶醫士贈太常寺
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祖妣楊氏贈淑人考諱智初
封編脩後累贈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妣顧
氏亦累贈淑人繼母俞氏封太淑人公天賦穎異爲
資知讀書記誦日數百言不煩熟復即終身不忘十
五學通經肄業作舉子程文十七領鄉書明年景泰
辛未登進士第與狀元柯潛等二十八人同進學東
閣賜居第給大官酒饌及膏紙費命內閣大臣典領
之蓋不別立師不出就外署一如永樂初科故事公
感際遇益肆力於學工古文詞在同年中最號敏贍
時公猶未娶吏部侍郎葉安項公見而奇之以女妻
焉癸酉授編脩與脩寰宇通志陞脩撰天順初乞歸
省賜路費鈔逾年還朝命入內館授中貴人書癸未
春同考會試會貢院火秋復試復為同考是科先後
兩入簾不改命者惟公一人丙戌脩譔秩且滿先公
訃至即日陛辭星行抵家治喪襄成易兩至服日與

鄉人接恂恂藹□無一毫早達貴後之態人以為難
尋用薦起復之公號乞終制服闋陞左春坊左諭德
兼備撰庚寅命充經筵日講官賜大紅織金襲衣束
帶冠履辛卯再賜大紅羅衣一襲是秋主考順天鄉
試壬辰充廷試讀卷官賜寶鏹千緡未幾陞翰林學
士癸巳賜金帶本朝學士非典密務侍日講者皆不
與是賜蓋異數也乙未復充廷試讀卷官賜寶鏹千
緡丁酉朝廷用儒臣議追崇
先聖從樂遣公祭告闕里比還適所管與脩宋元通鑑
成陞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學士戊戌
皇太子出閣命侍講讀于文華殿又命偕學士南昌謝
公教庶吉士梁儲等于玉堂外署滿三載乞恩移封
父母誥許之今制凡朝臣五品已封者即四品不封
先公既贈諭德今加增詹事皆無兩街妣亦由宜人
加恭人人亦罕與為娩辛丑主考會試壬寅修文華
大訓成陞今官甲辰丁未再充廷試讀卷官復再賜
寶鈔蓋自擢第入翰林于今三十有七年先後握院
章者十有六年而年已五十餘後進推公為先達知
已期公於大用公雖謙不自居而亦頗自信其必至
然詎不登樞宥要劇以少展其所抱負君子惜之
所謂行止非人所能為而天實為之也公為人性度
夷坦襟宇澄霽與人交洞見衷表為人謀不擇利害
嘗有同官最厚者卒而子幼家事為二弟所持公念
然不平力拉二三僚友為之處分不得逞遂造為無
根之謗以誣公好事者從而扇之公雖弗為辯而亦
不能釋然于懷卒之以此齟齬終身而不克永年於
是識者又深惜之謂人衆勝天而不可盡諉之命也
公學通秋三傳作詩文有奇氣好持論而切於用事
作字亦飄逸類其為人客至對奕終日其所自奉雖
儉而供具必豐比遭謗則罕與人接遇親舊亦寡言
初拜官時年方少而癯形中歲漸豐腴比年乃更羸
然如不勝衣蓋時已篤疾猶日侍朝供職相知者幾
一再春不見而公已易簀矣成化丁未八月四日也
享年五十有四訃聞
上憫惜之贈禮部左侍郎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歿後
三月兄惟貴自鄉邑來歸其喪以　年　月　日葬
山　原因念公之子霆久嬰痼疾慮無以紹其
嗣乃請於朝以其仲子雲後公制可之併以雲為國
子生俾之有世祿嗚呼衰郵之典至矣公配項氏贈
淑人先十二年卒生男一即霆女三繼劉氏亦卒劉
室生女三皆幼予蚤在景泰初與公同年及第同讀
中秘書又同官翰林同居一坊交相契而往還甚數
容一日公與童庶子大章過予大章好談諧喜說相
談死生之理自謂其體太魁碩當不壽公亦消悴不
耐老吾二人先死銘皆於予是屬蓋予健長大章一
歲死先後未可知若公則少予十歲我銘當以屬公
皆以而頷之後予去官南京二十年不返大章卒予
不及銘惜其有二大節如不附石總兵求官至撓之

不去解紛一朝士趍喬石氏之黨
上怒索其人而大章不妄指以逭己責當時稱之而後
世無傳焉予深有負於大章也頃予被召北來而公
歿甫十日謂可圖踐言於公而公家不予知遂不嫌
自售請於編脩君得其所述事狀摘據而序之蓋千
載之傳雖不宜託之蕪陋譾淺之詞而片言之諾爽
足以全夫朋友死生之義或不從他恤而卒爲之銘
銘曰仕既逢時拙亦不辱在騖横馳痛適不宜胡爲
其施而止於斯尚私於吾刻此銘詩

皇明名臣琬琰錄卷之十四

大學士彭文憲公言行錄時　尹侍郎直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進士第一歷仕正統成化間位
至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
師諡文憲

公自少端重寡言不與羣兒狎戲惟奮勵讀書治
春秋從叔父僉憲及寇副二公學屬文輙有驚人語
二公喜謂他日必爲宗工及領鄉薦入國監博學精
思爲海內士所推服祭酒李文忠公尤以公輔器待
之初入閣與泰和陳芳洲諸老遊公雖晚進持學素
張殆無愧焉後復入閣
英廟方倚任李文達公有事數召而議文達退即諮處
於公輔益居多其有不可者每據理力爭不肯一詭
隨初或意相忤久之心服其公且明語人曰彭公真
君子也天順末錦衣衛指揮使門達甚見寵任忌文
達與相軋陰中傷之
上曰李且得罪行事用彭某中貴以語公公矍然曰李
公何遽至此因爲力辨其誣語聞文達得釋
河南有衛官頗强横凌人用事者誣其謀反門達媒
煉成之公曰人可輕殺耶具言於
上竟得從末減活其家數十人今
皇帝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是歲秋同知經筵
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太監許安致道里費長隨
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丁亥二月至

上慰勞之六月以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皆
規切於時政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
戊子夏陳莊靖卒公上疏言才識迂陋令吕翰內閣
首僚何以下副羣望乞妙選出羣才賢擢居前任
上曰卿輔導有年才識老成何以辭爲
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公曰梓
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一定體無可議者具疏
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
常之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其至當此實綱常典禮萬一有違在廷
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之大萬世
之遠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
乎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公與在廷文武羣臣伏文華
殿以請或至嗚咽泣下
上爲之感動卒從禮制是秋彗星見犯三台公上疏乞
痛加脩省而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
至急望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
大臣進退皆宜斷自宸衷不宜專任臣下如平昔察
知其人或召吏部而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出於
上皆嘉納之平涼土達滿四反官軍連失利都御史項
忠奉詔往撫捕之公料其必成功而朝議洶洶咸欲
再遣將出師公執不可或以危語動公公不爲動未

幾獄得至讞者始服
上喜賜俘奴一人己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旱災皆由
下民困苦怨嗟之氣感動天變而致近日光祿寺之
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括尅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
擅估直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庫以萬民之供輸
而爲奸人之所侵奪伏望盡革其弊以惠生民
上是其言京師爲之踴躍辛卯十一月彗復見上疏言
德政之要其一乞崇正道而毋惑於佛事其二乞謹
命令之傳無事出於一而無詐僞其三請退朝之暇
延接大臣面議政事兼問軍民之休戚訪人材之賢
否咨治體風俗之得失其四言近聞嬖倖無故而受
金帛者多工匠無故而冒官職者衆乞賞太濫也或
罪不應爲改而請者或罪不至死而死者是刑太深
也宜節賞慎刑以遏成憲其五乞以古之聖賢爲法
聽受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當理者宜即
行之其六言股肱之臣耳目之司近多主於奉承而
嫌於建白直行己意而不加斟酌乞戒勅各官慎脩
厥職股肱者事有不可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而行
司耳目者遇事爲民蠹宜即劾奏毋徇情而默素百
官奮厲興起事功其七乞清理三營草場裁退豪勢
莊田嚴有司措勉之禁庶軍民得所邦國永寧
上曰然卿等宜益勉佐理
大監劉永成沒言其有軍功宜追封爲伯公力爭之
或曰自古有封王侯者公曰此盛世事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壬辰天下水旱相仍
復上疏言時政闕失乞放歸田里不許乙未正月陞
少保尋復病蓋自己丑以后凡七在告
上輒命醫視疾遣內臣致猪羊雞鵞酒米之賜踰月不
出則必再遣焉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
足驚但冐居天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
一語及私問之亦不應是夕遂不起三月二十二日
也公資稟既異加以問學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
日居閒無惰容行則兩手常端拱飲食不聞匕筯聲
尤不喜紛華先後家貲賚白金幾千兩綵幣數百鈔
十萬縉冠帶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
公處之泊然終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於物
尤愛惜雖片楮寸墨未嘗輕擲然非其義一毫不
苟取與人接色亦有和無疾言無喧笑諧謔聲至於
論辯事理則確然有不可拔者交朋友久而益敬人
有善稱道之唯恐其不彰論薦人材未嘗私以語其
人常一典應天府鄉試一主考會試四為廷試讀卷
官皆稱得人大臣間為新進所媒蘗者必反覆剖析
且以愛惜人材之意上達言官以言語或微過被譴
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並尚華陛行狀商出）
（撰皇錄）尹直贊曰詢美文憲早躋木天粹溫如玉沉靜
如淵歷事
三聖抒誠秉謙不大聲色浮敦躁恬化撳潛幹豈徒代
言

少保商文毅公墓志銘（輅） 同前

成化丙戌冬詔起前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商
公於淳安山中至則復職仍恭密務公辭不允乃感
激就任累遷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丁酉以疾懇休
上察其誠從之陞少保兼職如故賜璽書金幣襲衣鋌
鏹給驛以歸抵家十載始卒丙午七月十八日也距
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五日壽七十有三訃聞深見
悼惜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毅遣官諭祭者四
命有司營葬如制嗚呼始終榮哀至矣公諱輅字弘
載號素菴姓商氏始祖諱玻宋嘉祐間自西夏都知
兵馬使來歸賜地于邑芝山子孫因家焉三世俱以
蔭補官至祖敬中考仲宣咸因公貴累贈資政大夫
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胡氏妣解氏俱夫人公
幼穎敏早遊宣德乙卯以璧經薦解浙闈正統乙丑
會試俱第一授翰林脩撰尋命進學東閣務期大用
繼選經筵展書遂命進講己巳陞侍讀擢入內閣時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安有倡議南遷者公力沮之虜逼
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畧戰守遣官撫輯甸居之虜
徼各邊師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偽為書寄乘
誘擒也先書故遺于虜營虜得榜與書故自相疑遁
明年景泰紀元之秋往迎
英廟回鑾於居庸關草詔稱旨賜酒果馬匹既而錦衣
盧指揮安言南內事窮治不已公言此不足信獄遂

不竟壬申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詎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多官議附和
者衆公爭不可踰歲𨺚同章綸相繼請復儲下獄禍
不測公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公即與陳公循偕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
繼具疏公援筆增二語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
先帝復辟首召慰諭且問改元公對當同循等具請裁
定又明日權奸㗖言官摭拾再劾坐免朝廷尋知非
辜欲復用不果公家居怡然養毋訓子杜門不出及
復起首號八事皆切時弊戊子以地震乞罷諭以方
訖調燮宜去是其職
慈懿皇太后葬禮公同彭文憲公力言附陵祔廟理不
可易至卒廷臣伏闕泣請卒從尋因彗見言官有所
諷拉公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至詰責
言者唐太宗用王珪朕用商輅何不可欲加謫調公
言臣嘗勸優容言官已荷嘉納如脩撰羅倫復請召
用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特允所言召公至
榻前勉慰再三尋陞尚書仍兼學士審𠻳滿四叛官
軍往討未下廷臣規再出師邀功有危語公與同官
執不從未幾捷至
上喜賜公等俘奴各一己丑冬與公陳時政之弊辛卯
冬彗見復疏八事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請省科斂
減力役寬兩税弛利禁悉從之是冬奉勅修續資治
通鑑綱目乙未夏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
少保改吏部賜冠帶一品服時禁中建玉皇閣公論
毀之又請建儲尋因黑眚見極陳時弊丁酉兼
殿學士時內臣汪直創西廠刺事權傾中外公與同
寅指斥激切即爲革罷公亦決於去遂得辭公配盧
氏封夫人先卒勅塟邑西山之原子男三長良臣第
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先公兩月卒于京次良輔以公
蔭授禮部主事孫男四汝謙國子生汝頎邑庠生汝
晉汝泰女四曾孫男四良輔將以卒之明年　月
日奉公柩啓盧夫人之封而塟焉前事以太常卿兼
學士王臣所述事狀屬銘直公門生素承愛重方聞
訃悲惋不勝銘何敢辭惟公丰儀山立襟度淵深詞
氣溫徐平居敬慎不懈接人恭遜早擅三元旋登內
閣以經濟爲已任以薦賢爲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
機得失賢否齊疊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中遭誣
間夷然不校權奸既敗事白復起倚毗盡切建明良
多一時憸壬講傾舉無能爲卒之身退名完德業著
于當時風聲垂于後世視古名相碩輔如勳之重厚
崇之應變旦之沉靜亦何忝哉先後蒙賞賚金幣冠
服書籍鞍馬飲食之類頻蕃而自處泊然嘗一主考
會試五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士於書無所不讀爲
文渾厚雅贍詩主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傳于家
蓋一代偉人宗工銘以昭之宜矣銘曰天佑 。

皇明川嶽鍾靈篤生魁傑為時偉人有偉文毅早擢三
元荐登内閣參秉衡鈞展志行道克濟中興尋遭變
故東歸角巾坦懷泊慮訓子奉親蝿玷自白寵命更
新匪躬匪懈弼亮經綸因天仁愛讜言屢陳容衷手
癸海宇乂寧明良魚水今昔奚頻舉比醜正力辯以
貞松栢挺秀陰霾廓清倚毗方切其如功成辭盈戒
滿奉身完名涼風曝日洛社耆英夔廷哲嗣澤在斯
民詒福克備始終哀榮流芳百世視此銘文

副都御史曾公墓志銘 能　　同前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曾公奉勅巡撫甘肅也甫下車
即嚴明號令簡閱部伍振張領目補剔利弊兵備咸
飭聲威遠著虜寇不敢南牧朝廷可無西顧之憂矣
無何遽聞父喪請歸守制屬邊務方殷代者不至弗
敢輙離日尚墨衰從事推殺勞劬形神瘠耗疾作不
可治卒于關内道之公館寔成化丙午八月十日也
有司歛襲如禮歸其喪訃聞
上深悼惜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塋域邮典厚矣其孫以
予為公同年素相善持同郡副都御史李克承所述
事狀來請銘按狀公諱能字千之姓曾氏世居寧國
涇縣曾祖通寶國朝洪武初以民兵守禦宣州有功
陞總旗十七年調廣東新會縣守禦千戸所子孫遂
為新會人祖諱保號考諱真號素軒先生以公貴累
封戸部員外郎妣周氏繼母陳氏俱宜人公資質端
重性聰敏早嘗學素軒嘗曰吾世武弁以儒業起家
必是子也遂遣從經師游年十六選補邑庠弟子員
勤勵不懈學大進諸景泰庚午以書經領鄉薦甲戌
登進士高第觀政冬曹時永興王薨公奉命營塟事
提督有方克如期集還朝除南京戸部四川司主事
天順戊寅丁周宜人憂辛巳服闋改戸部山西司初
考績亟推恩給勅封贈父母成化丙戌陞員外郎明
年以繼母喪去官辛卯起復改江西司壬辰考最給
誥推封如制丞陞湖廣司郎中癸巳還陝西布政司
右參議戊戌進右參政庚子陞右布政使尋轉左使
甲辰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公歷戸部曹
務繁劇區畫綜理嚴密而均適國用以紓司徒多倚
重之在陝藩時分守臨鞏二府清水縣城久圮虜寇
卒至公親率官民兵且築且戰城成虜自遁去繼奉
璽書總理八郡三邊粮餉都行二司屯種徵運以時
遠邇有等而民力不疲每歲戸部給來糴米銀數十
萬兩舊多乾沒於權要公估直分糴會合無虧而兵
食以足創會計堂一所於公堂之左凡民徭邊儲洎
王府祿米所當預計者則集僚佐嚌度其中務在均
節官民兩便故歲雖侵無稽遺甲辰陝右亢旱不登
民相食公處儲群望百方區畫古今救荒之宜舉行
殆盡由是多所存活雖間至死不悠而一方卒賴以
無虞公之力居多朝廷嘉公勞勩肆有巡撫憲臣之
命是年十月也公生宣德戊申九月二日娶羅氏有
淑德子男二長文衡次文鑑嗚呼公為人溫厚坦易

慎交際口不道人過失至論公事則執定見侃侃不
回職所當爲鞠躬盡瘁歷官三十餘年位躋二品甘
嗜淡素如布衣時蓋志在澤民安社稷而已銘曰猗
海之間清淑攸萃允毅曾公穎越群類早與計階甲
科廷對薦歷民曹國賦允倍出牧陝藩旬宣罔懈振
張綱目肅吏胥辟屬歲大侵百方振貸億萬生靈撫
摩勞來民尤流亡感激愛戴僉曰微公此生豈再令
聞以照
帝心簡在制曰爾能敵吾所條乃遷都憲澄清風裁式憲
滿棠陞威行揄塞素志方伸晉星奄墜卹典既優褒
壽異概勅詞貞珉昭示永代

兵部尚書謝公墓志銘 一葉 同前

皇上臨御廿有三年既文於綸掄洞鑑群情乃斷然決
比繩違更置一二大臣首召直於南都參典察務且
起致仕都憲劉公叔融正中臺紀綱李公啓德位冢
宰公伍司空劉公名和爲少宰黄公文昭貳宗伯吾
江右士夫素以剛介寡偶一旦聯陟與論翕然稱快
予輩感激胥規誨矢心匪懈期不孫簡任而工部政
務尤號攖冗公方去翰墨躬校朱牘嚴勾稽剔蠹弊
譏物料出納之數正匠作逋匿之罰工師宿蠹者悉
斥遣之不得近左右凡有營繕必計程期慮財用以
授屬職癥能者董之故費出有經力役無冒明年春
公得痰疾在告三月上書辭俸優詔不允疾少間亟
出視事病復作是夏五月十九日夙興盥頮訖衣冠

出坐小齋溘然而逝訃聞
上深悼慨特賻鈔萬貫贈太子少保遣官諭祭再命有
司治塋如制蓋寵任方隆而遽不祿惜哉其孤紀以
刑部侍郎何公廷秀所述公事行丐予銘天順庚辰
予同考會試得公卷列之第三爲天下書經魁進試
于廷
英宗皇帝覽公所對策嘉悅之擢第一傳臚之旦裒然
眾中搢紳屬目閣老李文達公尤喜得人後有及第
者輙曰安得偉器如謝某者乎除翰林脩撰同庶吉
士讀中秘書由是所學益博而精
上初嗣統進公侍經筵被賞賚預脩
英廟實錄據事直書得史官體書成陞左春坊左諭德

加賜綵幣尤膺纂脩續通鑑綱目時預脩者僅十有
四人公分脩元史凡所褒貶一依朱子書法多正前
史之謬既成進御陞翰林學士賞賚有加嘗因星變
上疏陳五事一正宮闈以端治本二親大臣以詢治
道三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戒妄
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丙戌同考會
試甲午主考南畿鄉試鑒別精明得士居多戊戌皇
太子出閣詔簡儒臣侍講讀公與焉庚子陞禮部右
侍郎凡制度儀文多所裁定前所未有者必稽經據
史參以時制具爲儀注務使考行一時同事者咸推
公練達故遷司空政績卓然有非迂腐者可比公諱
一夔字大韶姓謝氏其先本晉太保文靖公安之裔

世家南昌之古源祖永亨避仇匿姻丈王氏家遂從其姓及公貴顯廼請于
朝復謝姓曾祖公政祖即永亨父得仁福建汀州府推官俱累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前母安人母范氏俱夫人鄧推始授汀經歷以廉惠得民被薦陞推官讞獄明恕正統己巳沙縣大盜起攻圍汀城勢熾甚郡推集民兵助閫帥守禦屢剉賊鋒圍既解官軍誣執村氓四百餘衆為賊又為力辯得釋民德之尋卒于官汀人建祠焉公嘗得告歸省先塋因往汀祠界奠遺民迎拜驩然和愛皆嘆公賢貴信為郡推陰德之所致歟公娶鄧氏累贈夫人先公三年卒勑葬邑之　山之原至是諸子卜以　年　月日奉公柩合窆焉子男三長綱鄉進士早逝次紀次經孫男五獻邑庠生贊國子生次鳳驊鵬俱習舉子業惟公天資溫粹性樂易待人接物一本於誠未嘗有所忤於人無貴賤咸愛敬之尤篤於友誼有誤罹法網不能自白者必語所司為辯之或材可用而淪抑下僚者薦諸當道不幸客死為歸其喪或卹其孥又置義學以訓鄉族子弟置義田義倉以賑貧乏皆仁厚之所推也公自少至老好學不倦所著述不為奇崛雕刻之詞而溫厚詳雅類其為人有古源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初公從侍讀尹鳳岐先生游先生語人曰大器他日所造吾不及也吾於文字間見之矣卒以大魁官學士位司空文行功業所成若此先生之言信哉予少公二歲先入翰林及公一躋位予右顧以疵出見待不少遺然同官同事朝夕洽比幾二十年予乃出貳春卿改南都睽隔久之幸復同壽崇秩重期白首相周旋孰意永訣予尚忍銘公之墓邪然匪予銘其誰宜銘曰皇明傑魁多出江右有偉謝公早鍾靈秀經史博通義理精究
先皇策士惟公實魁卒秋崇資榮躋顯接論思獻替莅英勝茂纂書典禮正訛刊謬
聖明勵精任人求舊賢碩崇興儁行聯遷公陟司空司藏紛糾宿弊以清人望以副惟公先君式遏亂逆開釋非辜陰德實懋公食報宜蓋自天佑名位既崇胡弗遐壽壽雖弗遐卹典優厚天匪昧茫殆昌厥後載銘貞珉永世無朽

昌寧伯壯敏趙公墓志銘有　尹侍郎直

國朝膺天御宇百二十載內安外攘豐亨豫豫固由
聖明繼作於上而亦文武夾輔於下之所致肆惟英桓
果毅之才瓌偉碩碩之資入則綴冠珥玉位保傅儀
百辟出則綰章持節總師旅敵王愾使
朝廷有所恃而安夷狄有所憚而不敢發者蓋世有
其人焉若太保兼太子太傅昌寧伯趙公其一也乃
茲已矣嗚呼惜哉公諱勝字克功姓趙氏系出漢充
國之裔世居河朔至伯父亦考再與國初始從家永
平之遷安遂占籍焉
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興亦以隸麾從征有功授永平衛
百戶沒于戰陣無嗣再興襲陞千戶永樂庚寅北征
大破虜酋本牙失里較敗阿魯台餘黨陞指揮僉事
洪熙改元復以征虜功陞指揮使辛亥公丁內艱亂
賴母王夫人矢節育教底于成立恒念父遺言我生
為壯士而志弗就爾長須努力報國允宗毋負奇男
子也由是列志勵材事母極孝敬始終無違正統
己巳虜寇犯京畿公率兵出西直門拒其衝突躬穫
戰陣斬馘無算虜遂奔遁景泰庚午擢僉都閫名以
發聞
英廟復辟錄公舊勞加僉前軍都督府事佩刀侍衛天
順戊寅選管三千營操辛巳秋曹欽叛逆公擒獲功
多遷都督同知時虜寇深入陝西固原公充左參將

率師往剿敗之
今上嗣統命典果勇營兵操推
恩給誥進階榮祿大夫褒榮三代成化乙酉重建承
天門公董軍應役既訖工適山西邊徼有警命公佩
平胡將軍印統軍往援次鴈門關報虜已遁乃還明
年秋往征延綏河虜酋聞風渡河趨大同納款入貢
師旋即
命典操耀武營戊子夏建州毛憐海西諸夷弗靖建
議請以公總鎮之乃佩征虜前將軍印杖節以往至
則申嚴號令簡閱軍士調度有方屢奏克獲
賜敕獎諭辛卯春召回總典五軍營壬辰春調三千
營是夏至甲午秋兩奉制勅佩印總師北征虜寇遠
遁丙申總督軍士濬築京城垣董蓋華西直門城樓
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戊戌冬加太子太保癸卯秋
勅封昌寧伯歲食祿千鍾丙午冬加太保兼太子太
傅丁未春
皇貴妃萬氏薨奉勅董工造墳于天壽山之西南朝夕
督視觸冒寒暑遘疾輿歸遂不治是歲七月朔也訃
聞
宸衷惻然嗟悼特賜鈔三萬貫給葬營白□有差輟視
朝一日勅所司為造營域遣官諭祭者屢追封昌寧
侯謚壯敏卹典渥矣公生永樂庚子後正月之朏享
年六十有八曾祖寶山祖保泊父俱贈榮祿大夫同
知都督府事曾祖妣閆妣王及原配李繼冉俱贈夫

入先卒塟昌平縣太平鄉之原子男一瑄以舍人選
侍春官詔賜冠帶先公一年卒女二長適都指揮白
璽次適定西侯蔣公仲子騤孫男三長鑑恩授冠帶
次鉞次錫女三曾孫女二俱在室鑑卜以卒之秋八
月□□日奉公柩啓夫人之封窆焉前事俱公世出
行實請予銘維公早襲勲階執弓乃克篤志膂與聞
習武畧涉獵儒書累膺簡命佩符建節東征北伐英
威勇聲聞夷狄所至虜輙聞風奔遁靡敢抗迎乃
不窮追遠襲僥功啓釁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厥功
懋焉矧平居總操督工簡教有方卹撫周至士卒感
悦立朝行已惟皇無違縉紳推敬朝廷倚重凡奉勑
遣出辭還見輙有白金文綺寶鏹餘醴之賜䇿衣玉
帶歲節恩意尤渥而卒也賻祭葬祭封爵加謚有隆
無殺始終榮哀何其盛哉余與公同朝又知公深去秋
參典邦政兩借公考閱武學官舍諸生相歡竟日益
見公之忠亮端愨信為國之干城而於古之名將奚
忝然則銘於予宜銘曰
皇明真安泰山盤石曰惟文武篤棐勳翼桓桓赳公系
出充國世有聞人儲休委澤鼻若公考早世兄微從
我文皇飭階累積公自幼孤式克脩飭武畧究通體
貌軒特虜寇薄郊慨然舉撒乃率虎旅乃肆虔擊乃
僉都閫英譽烜赫
先帝錄勞崇登顯陟出則總操入則侍直
今上倚毗寵恩彌益屡佩印符屡奉制勑東征北伐所
向無敵或閫風遁或受降誅酋不邀功違不啓隙惡
周司徒威讋夷狄
帝曰汝勝文樹勛績予雖汝嘉其進封伯公拜稽首曰
敢忘德報德維何委身戮力營星儀隕尚勞敦救討
聞九重良深痛惜卹典渥優哀榮何極太平之原薔
薜松柏穿跡勒銘永貫窀穸昌毒之號於耶千億
戶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王文肅公
成化壬辰夏六月辛卯南京戶部尚書陳公以疾終
于位今制凡兩京文武大臣歿朝廷必遣官諭祭命
有司營壙至於勲業位望之昭灼者又益以賻贈之
禮凡此皆公所宜有而必得者南京戶部既以公訃
聞其叔子鶴遂奉柩去歸其鄉以俟命焉公諱翌字
沖㕛鳳陽虹縣人其先居宋陳村宋季徙彭城今居
虹縣者又從自國初祖敬先考繼皆以公貴累贈資
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祖妣妣皆夫人公幼有異質
先考尚書公指以語人曰吾家世耒業人知吾所
治者稼而不知種德吾兒其稼之獲乎宣徳壬子中
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會試中進士第授行在戶部
主事歲己巳虜寇犯邊王師北征命往永平等處催
芻糧永平等內郡征輸累重民無宿儲公百方區畫
民不勞而兵饒給還奏稱
旨復出內帑金數萬兩命糴累遼陽實邊廩竣事陞郎
中尋奉璽書督浙江西先是歲賦皆卒伍漕輓時朝
廷用武始更以民有司承望風旨嚴程趣辦民殆弗

堪公曰賊無復期足矣盍以亟為乃循行郡邑求得
其富厚者俾具舟分漕且諭之曰此一時權宜爾師
還當無爾勞衆樂從焉景泰初上崇孝敬錄忠義備
財用請贓罰申舊典體羣臣六事未報聞尚書公訃
乞歸三司御史交章留之
上命公卒事公遂已馳歸食次聞命復往會漕抵京師
而歸服闋終會
上命廷臣舉堪任方岳者僉以公對即其家拜山西右
布政使馳傳赴任公問民疾苦為蠲其逋欠至十餘
萬石民素利五臺山木至是有禁公弛之貧蘇自若
鴈門既設兵守歲益戍以民戍釋之使歸農業公既
厚民生謂可以復其力矣始於其暇日葺忻州城除
道通平西嶺又感發其良心俾脩陽曲諸廟學盡民
不知勞而頌有德者至多不容口
英廟復辟召還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給從二品祿廷
撫寧夏時西邊連歲用兵民罷敝甚公撫循之又籍
其貧甚者計口給食奏蠲逋租之累里正者寬兩稅
銀輸布帛廠貢果實皮革諸物皆乞權罷之其地故
有宣聖廟祀禮與中州等頃歲偷止行釋菜公曰其
費幾何而用以化導邊氓其利傳矣俎豆之事吾何
敢廢亟復之久之寧夏入寇邊將失利虜勢猖獗公
檄諸部固城堡繕器械募材武士為土兵参以官兵
守要害既而朝廷命將出師虜始引去西師解嚴公
乃上章乞省墓不允然
上亦念公在邊久思有以少休之矣未幾陞南京户部
左侍郎
今上即位勅公總督京儲及屯田諸務公始至會臺臣
建議令諸司察舉其屬公首劾罷其不事事者數輩
而為用其才且賢者廩庾廢壞其脩復之資咸取具
軍役而公有餘材則積以待繳公曰廩有用之物困
無告之民吾不能牽於吏議以隱忍於心也即日以
便宜從事人謂公一舉而能除數十年之弊復因災
異上恤民力錄囚徒裁省鹽糧俸鈔三事丁繼母憂
賜塋祭旋命起復公懇乞終制祥禫召還陞南京
户部尚書總督如故三年乞奏杲
上以其兼領諸務止之賜誥命進階資政大夫公至是
功業既成精力向衰在他人若可以少自暇逸而公
感知遇期於盡瘁每晨興入公館治事食頃詣臺蒞
日昃未休屬條文移趣辦不少貸卒之以此成疾疾
甚猶日省署不廢嗚呼必如公而後可謂無負於委
任矣公為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自為郎署人已
憚其剛直無敢有忤之者及出更藩鎮入贊臺省位
叙日高年德日茂晚生後進以得公接納為幸而小
官下吏趨走聽令有莫敢仰視者矣公生於永樂甲
申壽六十九配李氏封夫人側室樊氏朱氏五男子
鳳沂州判官鸞虹縣陰陽訓術鵬義官皆李出鵠國
子生樊出鶚朱出三女其長者嫁郭宣錢宗李在室
孫男五公之卒也其同年友南京吏部尚書崔公既

紀紀其喪複述公履歷以授鵠俾持以乞文於予將
立碑神道予雅辱公知愛公之妣文夫人喪嘗忝執
筆為銘今於銘公又奚辭其基以卒之年十一月壬
寅其墓在邑西南沱河之陽銘曰維古大臣以道事
君道用於時惠利在民烈烈陳公遺澤
列聖遑遑兩疏詞嚴我正豈不公用人孰究知其所知
者公之緒餘秉德懷誠初終一節何歉於公元侯
荃沱經夏丘爰墓其陽勒銘官碑永永不亡
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丘文莊公濬
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冒功者朋比為奸誣空起遂
欲樹奇功以蓋其迹率師閉塞即[illegible]國衆之而入
丁三道御史欲有言同事有沮之者俟允入對于
上詆御史中有與被罪內臣張永同族者欲為之報復
以激
上怒即逮所詆御史下獄明日衆御史章始上
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誦之至半
上曰止摘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諭之以慈諭
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姑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外
任其一人錫山盛公也時守河南道事出知保定之
束鹿縣先是權臣啓遏嚇其勢焰可畏人無敢言者
公首與同官涞水張公鵬謀諸華亭單國某等官惡
惡烏可畏禍不言張公以為然即入謀之兵科都給
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擬事因之而失時聯官者皆

未知也亟召入永平周公賓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
亮略無阻滯及對
上之言詞直理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倡其謀者
盛公也同日出補外者若千人其後惟盛公年最高官
最顯而能以令德終嗚呼天於忠直之報固獨厚之
耶公諱顒字時望常之無錫人正統辛酉以尚書蔡
氏傳得解京闈在太學十年所交皆海內知名士景
泰辛未始登進士第首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尋以老
成守道事時紛綸已巳之變朝廷懲前政委靡之失
稍開言路一時言事者毛舉細故攻訐陰私以張直
聲公獨領大體惜人才掩其疵疾不為已甚善類賴
之嘗兩奉命出按治按淮時值歲大歉發倉賑貸全
活者甚衆按閩時適當大比拔賢振滯是科得人為
盛及是首謀權折巨奸直聲凜凜聞天下其知束鹿
也邑多顯宦性桀黠勢為不法聞公至相戒曰是嘗
劾奏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公發擿擊以為無徒
走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服
闋相率詣闕乞公公得再任不復用刑法有爭訟者
諭之以理輒叩首聽受不復辯訴邑鬨之訟多年不
決者各來請判于公公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
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介其保閒四境之民雖非
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
因目為清官店既去任民爲立去思碑請文士
為作記至今存焉歲甲申以守邵武行所無事不動

聲色而郡大化既而巡撫都憲以延平民狡而事繁
請于朝移公治之延平與邵接境聞公政聲有素莫
不革心向化巡按御史録公兩郡政績請旌異于朝
進公一階封贈父母及妻癸巳陞廣西叅政專督糧
餉丙申陞雲南右布政使丁外艱服闋改陝西尋遷
左時廣西殘破之餘公委曲措注民爽賴以不擾陝
西地臨三邊公在任日邊報無虛月適歲多歉公調
度有方而餽餉不缺入爲刑部右侍郎佐其長以明
刑恤㷀歐陽公求生不得則死無憾之語爲寮屬告
有誅文巧詆者輒不樂之刑用是平僅再閱月調公
南京蓋當道者之鄉人有欲得公處者或以爲言公
曰吾南人往官于南固其所也明年山東旱飢盜賊
將乘之而起廷議選大臣巡撫僉曰無如盛時望
者改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乘驛往命至公即日就
道甫下車禱于天雨即大注枯槁復甦公多方設法
凡前人救荒之政於今有益者次第舉而又因時之
宜條數十策行下所司民賴以濟賑卹之餘所備尚
百餘萬又有餘力以及於前代聖賢有功於齊魯者
爲之建祠宇以報祀之公山東之政大抵以恤貧累
表忠良鋤苛政以固民心爲本在山東者三年齊俗
翕然以參年近七十以老疾上章乞致仕
上以其情詞懇切從之馳驛歸至徐州適所部有大獄
以公知其始終有旨命鞫之獄成後歸公自家食時
家事一以付其弟頊至是撫家伯仲怡怡友愛加篤

公於家事一不問顧爲之構方塘書院闢山鑿池蒔
花植竹以爲娛老之地公時靜坐一室焚香讀書以
自適泊如也歲丁未以上
皇太后徽號恩進公一階家居者六閱寒暑以歲壬子
正月二十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五訃聞賜祭葬如例
卜以是年臘月六日葬于惠山之原余弟頤命其子虞
持狀來京師求余銘按狀盛氏常州右族世多聞人
曾大父諱茂之大父諱子貴父諱文珪俱以公貴贈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妣吳氏妣馬氏俱贈淑人公
凡三娶殷氏贈淑人顧贈恭人何封淑人子男二宮
袁官龍陵補國子生女三人孫男二銘劍女四曾孫
男一女二銘曰公爲循吏仁中有義公爲憲臣義中
有仁公撫邦國救荒爲勲公佐邦刑於死求生最其
功業所在烈烈曰鉅而艱推折大奸因銘及之補史
之遺

浙江按察使楊公墓志銘　　楊文懿公守陳

天順初
英廟復辟特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公印馬于畿內民羣
許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
併言其怙寵招權之罪詔獎公敢言擢職命吏部記
之並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輦亨連見詳亨二凶日
益張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者亨乃與祥
合謀上請聽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某道

御史周斌與公同輩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然天意入先諸莫能回悉下錦衣衛獄逼公誣引大
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
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
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
從減死者戍戍者貶貶者復而公謫戍遼東之鐵嶺
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爲免後禍公不可復
謫戍廣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
旨還里居今
上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改陝西道尋陞浙江按察
副使居父憂起復舊治巡海後陞按察使卒于官自
古亂臣逆黨必先崇刑重法以箝塞衆之口而懾服
其心俾莫敢不從然後逞其志此二凶所以必欲寘
公死也既而公幸生全二凶卒皆誅滅而公乃復予
位由
天子之明足以別忠邪智勇足以定禍亂故也公姓楊
諱瑄字廷獻南昌豐城縣人其始祖曰王君律唐季
相南平王累官金紫光祿大夫居南昌之武寧傳十
有五世曾祖回仲猶王姓國初徙豐城占籍始訛爲
楊蓋其方言王楊無異音故也公祖名高不仕父子
榮以鄉舉累官蜀府左長史母周氏公以甲戌進士
爲御史權兩暮而罹二凶之禍再起爲御史歲餘遷
副憲于浙杭州衛指揮陳鼎父子肆凶惡海寧民管
亮琦工誣訟皆莫敢執何公悉寘之法屬府造上

供紙歲若干萬工估價每張銀一兩公計量減費減
十之九歲省銀若干萬兩民德之其巡海道以軍官
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操點之法以遏飭太監
而屢空爲革勢豪攬粮之弊奏增一通判專理以武
臣多不學無識爲建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城隍墩堠
廨署船艦兵甲皆以次繕葺之無遺餘力及定海之
城北捍海塘鄞縣西走馬堤寧衛所之東外海塘健跳
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以奠邑居以
與民利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禦患尤大
非公莫能爲也在杭州以按察司畀陞遍塞通撤舊
守改創數百楹穹鉅偉麗關其前衢廓然四達以西
湖積滌廣能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湮過半奏請
浚滌之如舊防於湧金門北闢水門放湖流入城河
出清湖閘抵海寧黃灣以溉十六萬頃田後於畏吾
寺前後建三橋以通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淤泥以
濬深可久不堙功雖未就處則深遠矣公巡海數歲
汝恬風息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舡數百把邊公時在
杭察案藝問公徐曰倭果來把吾將盡誅之乃出巡
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
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虛費用民壯今農事方
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迺知倭僅兩舡入貢耳於是
皆服公之智量其爲按察司以憲度久弛力振之厳
門禁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桑蚕以爭
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賥風俗甫半載而病病寐

寀性問尚與論築海瘞之法浚西湖之利無庁言及
私成化戊戌七月朔日卒年纔五十有四耳公疏爽
有志節喜建功業而才足勝之視天下事無不可為
者然賦命不永而止此無不惜之公娶許氏封孺人
生三男長源縣學生次淮次淵側生一男滄裳少卜
以某年某月日葬某山原以余與公有雅持憲副胡
君榮狀請銘余讀狀至天順間二凶事為之慟哭流
涕不能已豈獨為公悲也哉嗚呼正統之末社稷非
景帝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殫勞者皆可謂社稷臣也二
凶于是時亦受恩不貲貴富極矣而勞茂如達景泰
末誠所謂惠懷撰觀者矣天下非
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弁髦

景帝魚肉其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謂慟哭流涕而不
能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要功以固位而已哉並
以圖改玉之兆也於是勢焰炙天戮故一睚眦之而
公靈章顧斥漬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讜之臣矣曾不
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道矣無噍而公乃高陟令
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
自作孽則國家無發而貴富延及于來裔未已公非
以忠讜著則泯有他表見並能若今之焯焯後世決
不可滑哉是亦足為萬世人臣之至戒至勸矣余備
國史既嘗書之然春秋之法辭之垂言之後必有大
美惡焉故因源請重書之併及其勲業之著者其他
文與行皆畧之銘曰人與萬物生天地中惟厥性貴

不與物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是惟綱常允不可離
有或離之以肆厥欲宜而其翅宜四其足策名委質
以服事人有死無二是名曰臣烈烈揚公事我明辟
豸冠繡衣寔有言責視彼跋扈害國殃民忍不能嘿
飛章奏陳彼日鴟張志將改玉凶焰炙天莫或敢觸
公草白簡以舉其愆歷數彼惡頑肆諸朝天威之嚴
國典之極瀕死不渝枚心惟赤為國之故以忘其身
是曰忠讜疾幾誠臣瀕死而生入幽而顯
帝心孔昭天道不違公有臣才亦有嘉行有學有文有
懿厥詠我皆畧之不書于石獨揚一忠以勸百辟華
嵩可夷滄渤可湮惟忠讜臣億載不泯

副都御史楊公神道碑銘 瓚　　　王文肅公㒜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無錫楊公以成化十年四月二
十七日卒于河南之行臺壽五十有九訃聞
上命輟朝賜其賻禮部諭祭工部營葬公之子紳卜以
是年十二月丙申奉柩葬神護鄉長腰嶺新阡乃具
事狀請銘其神道之碑公諱瓚字叔璣自少穎悟喜
學正統戊午中京闈鄉薦己未登進士第尚未授室
乃以假歸還朝拜戶部主事陞郎中累遷山西參政
陝西右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命下公已聞母喪服
除召爲戶部侍郎入謁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
書撫治荊襄流民巡視北[illegible]密容
居庸等邊關巡撫河南歷中外幾四十年以勞瘁
乞休章再上不許崇王之國郊迎感寒疾殆甚猶日
就卧榻治官書郡縣吏白事戒直入卧內口占酬應
勅至命加公服猶強起不能支頃之遂卒嗚呼公可
謂盡忠于國一息不懈者矣公才質通敏有器局論
事果斷無媕阿態在地官爲大司徒金公所器財賦
出納凡經公籌畫不復害省在山西徧歷州郡覈實
戶數立上中下三等法均其徭役民用利便奉勅督
輓餉二十萬石實邊廩事集而人不知勞陝西地
控三邊動輒有警往歲西夏用兵芻粟轉輸皆公調
度洪渠水溢涇陽縣治堙以殺其勢賑恤匱乏存問
勞獨其治民如山右而加勞焉蓋在山右者八年在

陝五年而有河南之命先是流民聚荊襄南陽山
谷間以百萬計朝議求堪任撫循重寄者僉宜於公
故
上始欲任公典邦賦尋撤公以去擢以峻秩加賜寶鏹
公年時直抵其境勸宣
帝命周行賑贍留者占籍去者資粮遣還晏然未幾有
盜起旁竹縣寇相挺剽劫公曰是曹殆困於饑寒者
猶撫諭之弗從乃請加兵俘獲數千人衆議謂當痛
刈公持不可以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
上意也第戮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之是歲畿內八郡歲
凶公聞命無控以進首閱預備四倉空無所儲百方
營聚有司怠於趨事者公繩之急而豪宗鉅室又憚
公嚴分遂騰口肆謗公一無所顧惟汲汲以康濟斯
人爲務比移河南先所至人益慕頼化行俗阜
上嘉念公寵賜綵段四表裏而公亦感
上知遇益勤於事剖決無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所至
鼓求人瘼搜剔吏弊禁游末抑豪右奸宄屏跡而善
類知勸公天性介特與人交不苟合始舉進士鄉人
有爲中官者氣焰熏灼人趨之恐後公絕不過問家雖
富饒其自奉極清約祿俸所入分給姻族一姊孀居
特加問遺二兄傾逝厚撫其遺孤子而處諸弟侯友
愛塾師夏壽莊匡文佐卒亦卹其後嘗闢義阡塟
死無歸者盡公既望顯從弟叔瓛亦起家甲科歷官
郎署并從子姪或輸粟補官或明經擢科後先相繼

公每以盈滿爲懼寫書戒之俾知謙戒故公平生所
爲多義舉其性尤酷嗜文史殘碑斷碣打搨殆徧見
異書必重購得之作爲文章渾厚沉著於詩尤有思
致遇佳山水吟眺終日公退手不釋卷蓋其耆學之
心久而不倦中歲既有退志遂題其居曰宜閒有宜
閒集若干卷藏于家其先世有令德曾祖廣元季舉
義保障鄉邑時識者已占其後必興祖原振考宗嗣
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張
妣朱皆贈淑人配唐氏由宜人累封淑人子男一即
紳以蔭補國子生孫男一曰昪公自束髮即有志天
下務世泰氏之只皆其素蘊嘗與其僚南都黃琛西
蜀陳价三人者以意氣相期嘗曰使吾輩爲朝廷獨
當一面懸伏威靈狗以驅馳功業之成期於不負俊
三人果相繼爲方岳陳仕至都御史黃亦官戶部侍
郎出入朝著卓然與公相望質諸前言不爽毫髮傳
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如伊侍營
槃是也爲乎使天假之壽考
上信任不衰其所就不蔽幾古人已乎銘曰天佑
聖明英賢挺生發名成業爲時股肱地方劇署岳牧重
須爾肅蘭臺秩號雄峻士需一命亦足爲榮公于其
間屢踐屢更步履所至茂隆聲實維
皇聖明嘉乃丕績邦計所關餞穀委輸泰宗條彝待用
無遺登歷雄藩于秦于晉或專或稗砍閱大振民有
父母國有屏翰公宜久任遽羅家難入爲司徒既有

成命爲兹法移須公撫定回授中丞秉鉞南征公弄
其威仁施惠行弄兵潢池何物小醜苗彝孽擒徽公
執肯邦畿千里凋瘵以蘇越茲大梁載道歡呼公官
雖進而志則退天不慭遺邦國殄瘁訃音來聞哀感
宸衷賜葬有加肇建塋域華皓一節哀榮始終銘以
表辭以詔無窮

戶部侍郎馬公神道碑銘 碑　王文肅公撰

南京戶部左侍郎致仕馬公以成化壬寅十二月廿
四日卒于家訃聞
上命知和州葉瞻論祭進士王琳營葬有日其子永賢
乃持葉知州狀詣予請銘公諱諒字子諒其先汴人
六世祖必興仕宋江淮統制因家于滁之全椒必興
生天麟元江浙儒學提舉高祖正甫龍興路學教授
曾祖信叔登延祐進士第元季仮據伯祖允成舉義
從
太祖高皇帝濟江累建奇勳授金牌萬戶與陳友諒兵
鏖戰鄱陽湖死之
上憫其遺孤賜居和州故今爲和州人祖九思考雲以
公貴贈通議大夫應天府尹祖妣鄭氏贈淑人妣徐
氏累封太淑人公生之前一夕太淑人夢月光入室
叔祖譯聞而異之曰顧吾門者必是兒也自幼聰穎
絕人書數百言過目便能成誦七歲入家塾十五入
州庠初習書禮二經後專攻於詩宣德壬子領鄉薦
癸丑中進士第觀政戶部督賦度淪丁外艱服除授

行在吏科給事中數陳時事剴切知大體奉使山右
封藩王恪謹禮儀賞賚一無所受正統甲子陞山東
布政司左參議景泰辛未陞應天府尹天順丁丑陞
南京戸部左侍郎三月奉表賀闕下陳情歸省有賓
鈕之賜六月丁太淑人憂庚辰召至京涖事戸部壬
午復南京戸部癸未偕九載上疏乞骸骨詔許之盖
公尹應天時嘗忤權貴思有以中傷之久矣至是以
公老疾為言而公年纔五十八實未老也論惜之公
爲人精敏究心吏治其始至山東也偱行郡邑訪厤
政得失黍百司賢否廢興黜陟悉協公議會河決張
秋朝廷將遣大臣治之然分理之務多出于公水訖
不能爲患正統末胡冦犯邊降胡安置山東者欲乘
機爲亂朝廷憂之以勅諭三司戒民守城公曰此勅
不可使聞於衆儀有聯生輸胡延文移至者乃集衆
諭之衆咸帖服民有惑於後妻而欲置子於法公喻
其父母曰昔夫子爲政誅少正卯而有不孝以教令
不明也今爾子有凶德乃吾爲教令之失非由爾民
之罪也其父母感悟遂請釋之還爲孝子有民婦與
夫兄有隙而縊殺其子嫁人之姊而誣其夫匿其碑
券以強占民田盜米廪餘地以廣其居皆久訟不決
公一訊即伏其辜歸其侵地而於貧寃者尤力爲辯
壟比至應天府事填委公裁決如流案無留牘溧水
民素健訟一日投牒至八百公視其虛實而異置之
名訟者曰某也實某也虛虛則受笞實則待勘民頗
受笞者十七八待勘者不一二焉其俗人死而利其
妻者出棺斂之人已出棺復有載棺至者妻欲嫁後
至者用其棺而先出棺者訟于縣不直復訟于公公
責令曰薄俗不能禁民死無所歸安用令爲乃杖出
棺者以棺給貧民而歸其妻於所親使俟終喪別適
而六合貧民與其弟妻同刼人三斛粟事覺當棄市
公曰以三斛粟而殺一家三人吾不忍也乃爲出其
弟妻其人臨刑號於衆曰吾死無所憾但吾尹之德
無以報爾向容有因入死而棄骸其冢者所司擬以
大辟人罪狀上公不可曰死後棄骸詎可與生前夫
辟同科爲輕減之先時堂妙獨歸于尹凡百供需悉
出倚郭二縣民不勝擾公至一無所取分給僚屬之
餘則儲以備荐饑饋餽又積其餘以爲工儲之費名
曰公餘錢凡重建府治脩葺廟學創立貢院皆取給
於此無勞民傷財之患既而擢貳地官曾未越月綱
紀秩然政有未便者條陳於
上爲盡於時無所顧忌先是爲參贊時陳撫安軍民五
事府尹秩滿陳恤民十三事朝覲至京又陳便民九
事
上覽疏嘉之多見施行盖公歷官中外餘三十年門無
私謁謝事而歸囊橐蕭然田宅讓諸弟姪別建居室
少買田業治第產而家無網紀之僕多公自綜理暇
則閉門焚香繙閲墳典課子姪業明經而已當道至
至訪以時事輒謝曰老耄無所與聞與守臣言無一

語及私鄉人以請託至者拒絶之或以利動則曰吾
從事其矣安用此爲其清節雅操至於老而不變公
素感末疾至是復作召子孫語以後事姻戚以候疾
至者亦語如平時乃促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春秋七
十有七卒之又明年正月丙午葬歷陽山祖塋之次
配王氏封淑人先十四年卒子男二長永贇王淑人
出成化甲午中京闈鄉試次永年國子生側室出三
女孫男一曰中公爲人孝倫重誼以孝事親恭兄友
弟撫遺孫睦族姻皆篤於恩意與人交恃尚道義處
同寅和而有節御屬吏嚴而不刻故其處爲名士其
出爲賢臣德器飾於家勳業著于朝名聲重于時雖
去不待年用之不究其才然舉以儕之古哲聞人於
公復何歉焉是宜銘銘曰馬氏世冑實基于汴滁和
再遷繼世逾顯維公祖考高德弗施慶鍾於公乃荷
寵榮公才夙成决科從仕黄門願秩銓衡是泄出佐
留藩入尹舊都
帝曰汝賢貳我司徒輔理宣化裕民足國曾幾何時有
嫜厥績北臺之召尋返于南去就即爽公志所甘公
年未耄超然引退誥聞雖行君子所貴古有名言保
晩節難幽室全歸亦罔後艱寵終有恩裕後有澤太
史作銘垂耀無極

副都御史吳公神道碑銘 琛 王文肅公 傀

成化乙未八月二十五日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繁昌吳公終春秋五十有一
上悼惜之命有司葬祭如制公之子約以明年丁酉正
月某日葬公于邑之沖山之原葬已走京師謝
上又命約入胄監以承厥蔭約感激
上眷追念先烈期有以表彰之遂奉其鄉人威遠知縣
宣達狀以神道之碑來請嗚呼予與公同爲畿内人
同領鄉書同第進士官兩京才名位望予雖不及公
遠甚至於以道義相期氣節相許固未嘗少間也公
未終之前數日嘗以書抵予賀予子沂擢第猶吾亦
有子頗知好學伺其成立當乞身于朝以歸從兄遊
噫公之所以望於予者何如也而今已矣晩節末路
顧何所賴以爲觀哉故於公之終既爲位哭之又爲
銘予之則斯文也非予其誰宜爲哉按狀公諱琛字
獻璲號愚菴賦性警敏年十四補邑庠生日誦數千
言爲文章操筆立成儕輩莫敢與爭雄正統甲子以
書經登鄉薦乙丑戊辰兩試禮闈不利益勵於學一
夕方讀書嘔血數升母蔣氏篤往視之戒勿復學曰
然以是戕生寧亦奚爲而公竟不少輟但撿覆無使
母知居數年學大有進經史子集靡不淹貫下筆爲
文益奇故不爲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例還家畢姻
先是父聘董氏蓋不第不娶至是始娶年二十七矣
癸酉秋拜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勅往甘州犒軍己亥
巡按四川所至黜奸貪雪冤滯明達果斷蜀人懷之
三載給勑命封父聰如其官母妻皆孺人天順丁丑
矣頃後任武靖侯石亨以功封忠國公專權自恣漸肯

無將之心公與同官劾奏之忤旨補外知遷安縣五
日天變而奄命還公臺職尋欽選居壇端學文案改
事凡三司會讞獄囚十三道文移刑牒必擇老成諳
練御史二人綜理之蓋以禆綜憲之不及而爲諸道
之領袖古之雜類也時公與同年高公明對莅五年
臺中稱賢辛巳陞大理寺丞歲餘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西陲莊浪去城四百里有地深入狄境前
撥田者占數也糴五千七百斛迫於徽輸軍多宵匿
公首疏罷之丙者八沙巴哇等七族累歲盜邊撫之
不服協同平羌將軍寧城伯衛公頴征勦之斬獲千
三百級馬駝牛羊甲仗輜重無算賊平陞俸二級是
歲朝廷推恩加封父聰官都御史母蔣氏恭人成化
改元遷朝議事適四川妖人趙鐸謀叛改命公往討
猝敗中止莅臺事時淮揚春饑尋命公賑恤公勞心
焦思凡事有益於救荒者率以便宜行事之而言多
切直大忤權貴雖民賴以濟而公之謗滋矣明年春
召還言官劾奏必置公於法公危甚賴
天子聖明第遷官南臺時代者都御史林公聰於公所
行事一無更張且言於人謂公實有益於民無負於
國於是其誣遂釋而聲稱益重來南未幾丁母恭人
憂繼丁都憲公憂兩遭親喪哀毁踰禮再期不御酒
肉四方賻贈一無所受朝廷凡兩遣官諭祭公先以
僉都御史三載秩滿至是始頒誥命進階中憲大夫
加封章氏恭人己丑服將終遣使齎勑即其家起之

命巡撫兩廣至廣纔半歲代回南臺未至復遣使以
勑從公巡撫湖廣時湖南已數月不雨民嗷嗷望晡
公禱祈不數日雨霑足自是拊循郡邑問民疾苦竊
荒僻陋之區無所不至凡在湖廣者五年咸行惠於
殊俗輯和會寧夏花馬池達寇入境兵部以公嘗在
邊方熟知軍務擬奏巡撫陝西都御史徐公易置而
湖廣鎮守三司又從民之欲兩上章留公甲午有旨
許留進右副都御史適總督兩廣都御史韓公致仕
朝廷求繼韓者僉謂非公不可於是擢公以去去之
日郡邑父老扶携攀送擠咨涕洟而公亦爲之泣不
自已當時士大夫言巡撫大臣能深得軍民之心如
公者前此蓋未見也公至廣其撫民無異湖湘而於
訓兵練士則尤加之意盖嶺南冠盜嬌虐其爲患尤
非他方比也英德流民羅英郭瓊輩聚衆剽掠命兵
擒之新會新興連界有劇賊嘯聚流劫村落餘十年
公一旦殲其渠魁殘其黨與六百餘人猺獞聞之大
駭相戒斂迹抑衆諸州其巢穴也公親至其地撤召
之許以自新皆匍門俯伏聽命者日以萬數公曉以
禍福無不踴躍而去時識者又謂廣寇負頑可以威
讋而不可以理諭以理諭之而革心向化如公者亦
前此未見也公爲人勤敏自莫卯至沒齒無日不雞
鳴而起二鼓而寢雖閒外卓蘘酬應絶無凝滯少有
餘閒博覽群書以資聞識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閭里
後生書教往復靡不手答動郵盈幅切若不經意者

而文理通貫情意孚洽雖屬草有所不及雖身居顯
位其自處一以謙抑待人無貴賤必以禮處故舊無
相忘有所饋遺纔及金帛輒辭不受其平生所得俸
祿又日費於賓友故子姓衣食或不給身歿之後貲
業蕭然視先公所遺不長尺寸娶泰人章氏先四年
卒至是合窆焉繼娶鳳陽千戶任君女一子曰約讀
書有成即公所語予者今爲太學生四女長惠適
戶部員外郎嚴君子瓚餘幼在室公先世歙人宋季
諱伯髯者徙居太平之繁昌三梁山下公八世祖也
曾祖可立祖廷升皆不仕其先世譜牒散逸公萃成
之又爲家規十八條以訓戒後人予爲之序公平生
所著詩文多不存稿其存者惟恩菴集若干卷年譜

若干卷
上所賜璽書與公之奏議具在亦足以垂不朽矣銘曰
於赫
皇明道治治隆
列聖紹統羣賢奮庸暨我吳公官登侍近珥筆螭陛
節邊郡遂丞大理荐陟中丞
帝曰汝諧殿我西平蜀寇搶攘將
命中止淮人阻饑尋
命往撫頌聲既作流言亦興不擯於危賴我
聖明比官留臺出鎮南服湖湘敉寧嶺海讋伏允文允
武有煒其光人孰無死公胡可亡有亡者存有功有
烈蹟存矣爲有歟名節汪冲之原有碑墓門爾耀無

窮豚此刻文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十十
伏羌侯武勇毛公傳忠　　　　鄧都御史廷
公諱忠字允誠姓毛氏先世蜀人曾祖始徙雍之
威祖諱剌國初率衆歸附遂隸籍蘭州洪武丙辰從
丁王事考諱賓以雄勇選充總甲永樂癸巳收捕沙
州叛寇老的罕加伍長甲午集衆隨駕北征授昭信
校尉永昌衛百户追贈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祖妣
都氏妣皆氏並贈夫人公少膂力絶人善騎射年二
十代父領兵進征寧夏至賀蘭山復擒番王也先土
于并部衆馬駝以歸永樂甲辰復從北狩至半壁山
荷發與回衛甘州操備宣德庚戌九月征曲先救寇
散即恩追至恰思擒斬獲南朶兒只等陞武毅將軍

永昌副千户癸丑八月征亦不剌山擒偽少師答卜
至伯牙忽僞知院乞察歹陞武節將軍正千户甲寅
七月備禦永昌考來口征哨哈剌脫歡山遇敵擒達
賊首完者帖木兒等陞宣武將軍本衛指揮僉事乙
卯八月東涯鎮番等處九月凉州破阿台賊兵於三
岔河擒偽千户土昇十一月黑山擒賊朶兒別合陞
指揮同知賞賚有加正統丁巳調甘州右衛操備戊
午二月達賊朶兒只伯擁衆寇邊公從平虜大總兵
將公征勦追至兀曾乃遇敵當先交鋒以七騎破陣
奇功陞驃騎將軍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有銀碗
文綺之賜誥追封祖考如其官壬戌九月哨巡沙州
繕脩城堡遷民預之甲子四月巡邏北天倉毛月木

亦乙丑正月朝廷念公勳績賜勑獎諭加陞都指揮
同知仍於操備丙寅　月哈密使臣朝貢歸過赤斤
沙州罕東遇達賊被掠朝廷以公素爲邊夷信服命
出罕東追撫公至大集張慰諭以恩威虜即釋拜悔
罪悉還其所掠仍開沙州都督喃哥偕弟都領占潛
通兀剌將謀內寇其弟鎖南奔巳密受僞封祁王遂
去因令公覘之廉得其實遂擒番僧加失領真并徵
兵虜撒三紙械送京師復領兵往沙州收捕喃哥等
千二百人招降赤斤達保帖木兒男婦四百餘口事
聞陞都指揮使且有白金文綺之賜戊辰三月奉勑
征進罕東等處至失剌哈真界夜襲虜營生擒僞祁
王鎖南奔并部下二百餘人招降沙州等處土達七

十餘人陞右軍都督僉事尋被誥命追封祖考如其
官己巳七月哨探參將劉廣軍馬至半坡墩遇敵奮
擊被虜人畜甚衆勦克右參將鎮守甘肅景泰辛
二月領兵繕脩高臺城堡堅完有備人甚頼之公一
日以男銓赴京奏事蒙特授銓百户令齎勑回諭爾
父子務在同心協力盡忠報國時
英廟出狩虜庭公前所獲奸僧加失領真因得不死遂
挾虜也先以師事之適朝廷遣禮部侍郎李實爲通
好計至則奸僧加失領真欲圖復讎中公以奇禍因
設間告李實遂以其言歸報公將獲罪而甘之內
外守臣及其邊人俱爲公訟朝廷亦知其偽置之不
問適福建賊起命公馳往協守公居閩七年天順改

元
英廟復辟即日召公於闕陞都督同知賜白金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慰勞有加時公以勤勞肴疾
上遣太監賜羊酒藥物及日遣御醫胗視公疾愈入謝
上思甘涼爲西垂重鎮欲得老成練達武臣乃命公協
同總兵西寧侯宋誠鎮守追行前一日召至文華殿
玉音下詢防邊之策公應對咸稱旨
上嘉歎良久從容諭之曰卿爲國老臣舊在西陲民情
土俗諳練有素此行當宣布朝廷威德加意撫輯人民
俾知威恩報國遇有調發必得其用毋致弭違有負
委任之重諭畢
親授公以玉帶明日陛辭復賜白金五十兩金織紵

龍袍寺召至文華殿面奬丁寧賜畫實一鈑盞
上在房是時擬忌奸僧之間而益信公之忠誠故恩遇
之隆如此九月領兵昌寧等處截殺鎮番等處隄備
策應涼州哨至板井寇聞公威聲皆遁去明年戊寅
上遣使就鎮賜明甲鳳翅盔繡脊刀以壯軍容仍降勅
奬勵是年從病卒公令次男徽奏辭叅授百户有旨
毛忠在邊効勞還著男毛徽做百户公受恩感激奮
滑每征伐罄竭心膂務圖成功五月永昌黃城兒西
石門六月山丹紅寺兒到水湖七月花寨寺備凡三
戰皆大捷擒斬賊衆并奪獲人畜軍器不可勝紀已
卯五月陞右軍左都督仍舊鎮守公嘗發遣都指揮馬
雲奉使撒馬兒罕及程俊使土魯番撒馬兒罕使同

又護送之公威望素著中外畏服所過寧無梗阻辛
巳正月虜酋孛來糾衆犯莊浪公與總兵宣城侯衛
穎分兵追擊之擒斬賊衆奪獲戰馬軍器人畜賊勢
少卻隨領騎士三千於涼州十三里鋪墩安堵數方
禁適賊騎數萬突至公督將士併力拒敵自黎明
至次日晡時士皆殊死戰凡百餘合賊應弦墜馬者
不知其數賊衆稍卻孛酋復立陣前宣大言以感我
軍重圍愈固公單騎往見責其不臣之罪目眥皆裂
援兵且併至賊遂解去全師而還八月虜寇永昌公
屢截殺或夜劫營壘以挫之斬獲首級賊馬軍器并
奪回男婦三百餘牛羊駝騾以萬計癸未冬總兵衛
公與公計曰把沙巴哇等族番哂馬吉思冬沙恩城

恩哥兒阿兒加倉等番夷久在莊浪涼州永昌阻截
搶劫殺害官軍不舉兵勦除深爲地方患遂合奏剋
日分兵攻之公分巴哇大族阿兒加倉小族至期拒
者戮之降者撫之不旬日功成惟莊浪軍馬進攻番
哂馬吉思冬沙等族不下公又合兵攻之盡滅黨與
各族良善番官酋長公與總兵撫安之按堵如故捷
奏進公爵爲伏羌伯食祿一千石協守如故成化戊
子八月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衆萬餘據石城
砲架山流劫鄰境震驚關陝其山七峯險峻前此官
軍追勦每失利至是公奉勅以行遂率甘涼兵馬與
總督項公會行自十月初九發哨期以軍至放砲掣
軍擧烟次日至石城前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

軍馬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截山奪
險對敵後哨至賊已大敗礧石滚木至以車輪磨石
俱發公與孫鎧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峯關山上老稚
皆號泣奔走功垂成忽昏霧起地消誤先舉烟擊軍
賊遂乘風盡抽餘黨以死决戰公顧孫鎧曰勢急矣
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誓不與賊俱生鎧亦頓投
曰我
若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騎與祖破陣以進孤軍
相持自巳至酉戰凡十餘合射矢皆盡拾賊矢射亦
盡公遂中流矢鎧前翼救仍奮馬殺十餘賊賊執鎧
斷其指裂其額曰爾復能射否海亦赴敵死之是月
十一日也夜半風起折旗援帳營中士卒皆聞甲馬
聲奉下率毛忠寮公曰我必將滿四爲上活活擒奉
訖奏爲恤御史鄧公本端陽帳以之即起焚香祝曰
公若有靈能助我擒賊當爲具奏立廟祀公未幾滿
賊流搶伏誅忠義所感天固有以相之耶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且曰毛忠奮勇殺賊忠義可嘉其
與坐祭給麻布一百疋所報二百石指揮城明器鐵以鎮
券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伏羌
侯謚武勇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伯爵公體貌雄偉
器量宏豁故人望而畏之即而愛之性仁孝事先都
督公盡色養毋昝氏早喪事繼母都氏盡謹能樂文
士大夫習知古兵法料敵制勝雖古良將不能過平
居不喜時玩不嗜貨利存心一以忠義爲主其訓子
孫亦如之嘗爻彰五倫書諭子孫曰忠義盡在是矣
汝等奉誦之毋忽待士卒樂其饑寒勞苦惟恐有
一人不得其所故士卒樂爲之馬嘗征甜水湖陣中
一軍馬被賊箭而仆公以所從馬乘之其招來達軍
新投者幼丁無倚悉承殺富軍家給其月糧冬布之
半養之其半貯俟長成爲婚娶之費凡士卒疾必與
湯藥臺躬自省問如已子其愛護軍士皆類此軍旅
所至市不易肆農不輟耕晏然不知有兵故喪還之
日關中觀運道途行旅之人雖非甘涼部屬而平日
感恬所感動者莫不揮淚相率至有迎櫬而莫望門
而哭者自公卿以及偏裨將士吊莫賻祭相屬於路
越數月不絕凡荷朝廷暨親王賜祭無不嘉其忠義
之節生榮死哀可謂至矣是歲十一月二十八日奉
瑩甘州城南公生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與以成
化戊子十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五配眞氏封夫人
子男四長倫錦衣百戶贈伏羌伯次晷事鐸氏次俊
甘州右衛百戶又次倣甘州左衛指揮孫男九曰銳
令襲伏羌伯鋼鑑鐵鎧鎮鈞鐸鋐鐸甘州左衛百戶
孫女二弘治乙卯七月朝廷賜名其坊曰忠義以表
厥毛里丁巳七月欽命所司
欽命所司於甘州擇地建祠賜額曰武勇以春秋祭之
公名著華夷功施社稷侯封胡食金書鐵券輝映當
時流傳百世蓋稟有生氣眞宇宙間大丈夫也銳襲爵
弘治元年命掛平羌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湖廣尋

改命總鎮兩廣信賞必罰威行惠施功高不居詩書
禮樂念念不置盖有古郤縠之風得非乃祖積功懋
德及庭訓之所致歟

都御史韓公言行錄 雍　　侍郎尹直

韓雍字永熙直隸吳縣人父以問右徙實京師占籍
宛平縣進士歷仕正統成化間官至右都御史卒年
五十七
公生秀穎異常書過目輒成誦成童選補順天府學
生正統辛酉以詩經中京闈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癸
亥拜湖廣道監察御史乙丑奉命錄囚有磁山縣學
教諭左純因責賭夫視磨兒其父令磨兒道去乃告
純毆死棄屍他御史問勘誣伏尋屍偶於黃河傍得
一支解者認為磨兒屍遂坐純刑公覈之遣人跡得
磨兒純由是得白
戊辰按治江西吉之廬陵等縣兇徒聚黨劫掠勢
甚熾公與巡撫侍郎楊公寧設法捕首賊二百餘人
悉寘重典地方以寧已巳少保陳先生循知公之才
特薦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黜奸貪疏滯
獄均搖役平市價恩威大著丙子劾奏王府及王數
按違法等事
上命大臣覆實革其護衛而毀按以下坐罪有差
英廟復辟調山西副使坐累致仕戊寅遷大理寺右少
卿尋復右僉都御史問火強盜十八人內二人訴被
同起二人譽指時左都御史寇公深云官問已明柰
何公曰人命至重有詞且暫留問不實決未遲二人
得留餘欲行刑公復曰若不留指者將誰與證始皆
四人後訴者得白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違坐有謂
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公曰律之本意謂
結交朋黨紊亂朝政者今與亨交而非亂政况亨得
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
會者何以罪之衆嘆時以朋黨二字害盡忠賢寶報
可臨耶是冬奏劾巡撫大同宣府陞辭召至文華殿
諭遣之賜寶鈔三千貫盖異數也至則治軍士繕城
堡糾治貪暴懦庸志有古守邊者風癸未還譏事
陞兵部右侍郎有忌之者適
英宗皇帝上賓因事逐浙江右參政
成化乙酉兩廣蠻寇弗靖
上命都督趙公輔充總兵掛征夷將軍印兵部尚書王
公竑特舉公素有雄才能幹大事遂起公於浙拜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仍食從三品俸贊理征夷軍務公
既受命會於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進擊達官
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
宜遂之在廣西宜困之公曰不然古者伐戭貴成專
制閫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聚
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
賊巢宄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
可以攻大藤峽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
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

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白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憲
較惟勝之而已叔敬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貴拙速不尚老遲又何泥於
困乎於是命將分兵諭以朝廷威福之重示以賊勢
可滅之機衆歡呼咸願死戰不逾月先破脩仁荔浦
次及大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併獲賊屬共
四萬一千七十有奇捷聞
皇上嘉善陞公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賜彩段六表裏叙功當蔭子公以與衆辭授錦衣所
鎮撫先是公與將士約能生擒被虜男女者准其功
故衆安敢之懷功成之日士皆歛迹無擾秋毫不染
於衆廣人名其所憇亭曰還善扁曰平蠻所以記其
實也戊子公以兩廣土地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邊
患請於朝願得文武大臣分理其事
上可其奏陞公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於梧州開設總
府居中調度兩廣副總兵參將而下悉聽節制奈何
承制專決已久一以繩下不貸大吏以故待理者害
不得理者多不悅於是有上書言公不法事若干條
皇上知公功勞遣使勘覈多虛公即引疾再三陳乞
上知其誠悃特賜俞允俾致仕時年五十有三
公為人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不為岸谷有信
義發擿奸伏如神然每存心於愛人不事苛刻衆兵
摧於一方未嘗濫殺一人政務噢委不忘文事摛詞
洒翰思如湧泉無少凝滯嘗作江西第一樓等詩著

甲寧録多膾炙人口[illegible]
公聰明才辯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適閩廣處州寇發
剽掠及境公設法拳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稱於
衆曰韓御史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
回朝陞廣東憲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年未三十民
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臨衆決事動發百餘
言皆引經援律無一語疑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
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例繼公巡撫者以為不及嘗
念曉芳洲先生為舉主赴鎮經泰和躬登基下流涕
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illegible]
公奉命以討有罪一以仁義誠信宅心師至之始即
律之曰夫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非以順
而動不可也若等勿盡剿無辜勿濫容首惡勿過殺
之來降勿奪我之號令斯事濟矣衆咸曰諾於是發
偏師先下蕩猺脩仁西延陽峒然後移兵斷藤積石
等八百餘寨所過之地如振槁如破竹自成化乙酉
冬十一月至丙戌春正月凡五征不克者一舉而平
之
公之用兵一運乎心德之微而全活虜掠之衆則公
之仁足以協羣情矣首惡而罪必誅威震而刑不濫
則公之義足以討有罪矣撫安來降而弗畔其約則
公之誠足以化強暴矣號令必嚴賞罰必當又公之
信足以及軍旅矣
取勝之師必在速成乃分官軍兩掖分路水陸並進

是歲七月一戰而克遂以七軍之在行者分為五路
八月進全州興安凡若干戰賊大敗九月又往廣西
五路並兵進討荔浦修仁十一月師至大藤峽又權
為二十五哨固守衝要四面夾攻賊預備險阻牢不
可破以滚石擂木長鎗毒矢抗敵公慨然曰吾受
天子重託生靈命脉在此一舉事若少緩則安民膽喪
鉅萬之衆肝腦塗地又曰文王之師攻必緩戰必徐
者欲使其革心順服而全之也公復下令且招且撫
得向化致附者一萬三千其怙終者則天誅不可以
留乃申嚴號令以身先之肆兵前進萬衆騰呼聲撼
山嶽一戰而渠魁就擒勢若泰山之壓累卵而巢之
拉枯朽摧蚍蜉失怙兔窟狐奔旬月之間攻破寨峒五
百生擒一千有奇斬首七千三百俘獲賊屬孥口被
虜男女三萬餘口燒毀賊巢得獲器械牛馬無算乃
改大藤峽為斷藤峽立石以告來世捷報于朝仍以
向化者衆反側未安乃奏治其地設巡司六所擇其
表心信服者數人授以土官而約束撫安之施以實
惠量給以田使之耕各遂其生蠲賦
尹直贊曰長材大器風采桓桓贊我執法理劇剸繁
豹變于隱鵰息如搏愛遺江右功著嶺南奉身而退
繼者惟難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十七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卷之十八

修撰羅公言行錄　倫

楊尚賢集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進士第一成化間官翰林
修撰參病山間卒年十
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回避有不可輒面
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
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
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叢衆於時奏
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内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諫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
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後上疏歷陳古今起復
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舉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
事其言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
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切諫為大教時行
道為念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
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
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患厚
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矣倫
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嫉於人明年召還復
修撰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
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
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
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倣古置義田以
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餞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過

乞人死於途輒辦以瘞之宦最至留貝飯其妻語其
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于之比歸火日已近午亦曠
然不以爲意擢擧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歎之
以矛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道人訪之山中結茅
以居取給於雕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
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
少服以狥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
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道於前而
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忠其青天
白日足稱云 [illegible]

孤忠大節文文山者爲宋一人高風直氣羅一峯者
爲今一人有文山此啓故有一峯此書有一峯此書
故知文山此啓此啓此書蓋有待耕扶縣附而自會
者亦自然也予讀前史每見文山之烈未嘗不起予
古凌厲之想但予晩生不能接見文山眉宇徒切想
望而已然越人去國期年得見似人者喜予雖不見
文山得見似文山者喜矣今之世豈無似文山者哉
成化丙戌附騏一峯之尾登第得拜一峯泰山喬嶽
白日青天蓋真文山者矣不徒似也嗚呼曾幾何時
而一峯請矣及其再見又未數月而一峯病矣又不
數年而一峯卒矣嗚呼十於一峯當何如哉一峯跋
文山此啓自謂一字一涕張東白跋一峯此書又謂

一字一涕予於一峯者道之哭世道之哭朋友道之
哭雖一字萬涕有不足以寫吾痛夫豈止一字一涕
者哉 [illegible]
於乎一峯爲道藝先覺爲仁義郛郭爲士庶依托爲
當世鬥無爲沛八表之雲而翔千仞之鸞爲鼓萬物
之風而架眉宵之閣其心洞洞其性落落其文浩浩
其行卓卓白日青天泰山喬嶽於乎一峯九原不作
吾誰與歸吾終從子於冥漠 [illegible]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
白日金牛洞青雲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蕪鈎
[illegible]

侍郎揚文懿公言行錄 守陳 同上

楊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中進士歷仕景泰弘治
間官至吏部右侍郎卒年六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文
懿

公五歲就家塾日記數百言初學詩歌輒有奇語稍
長習擧子業訓理無優曳出倫輩四方學者往往傳
錄所作經義論策之文以爲式
何喬新撰墓誌銘

憲宗皇帝初開經筵公爲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書武
成篇公進曰嘗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
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
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高居
無爲肆情聲色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

以無爲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凶無一不盡
其首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
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爲乃治佚樂而無
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
以亡者耳此聖狂治亂所分惟
陛下留意時左右聽者悚然
權倖有重公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公謝却之私於
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
改節耶墓誌銘
詔集議祧廟禮官請祧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
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就太祖者即始祖必事之以
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宋之
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
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七廟之間既
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
名與實乖豈先王之禮哉若爲降而合食爲非禮則
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
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祧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於後寢祫禮行于前廟時
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廢無享禮議者不能從程敏政撰墓
弘治元年春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
陛下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
心精理明
聖德日隆矣優詔嘉納倚
憲宗實錄以公爲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部
事專史職章再上皆不允踰年公又疏乞致仕且曰
吏部進退百官衆心所集聞望如尚書王恕者尚招
人言況臣淺陋豈勝此任伏望賜臣致仕養病林下
以盡餘年
上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
如故公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四年
朝廷政事及當時之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求
輯尚可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舉臣章
疏留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今留中之奏悉附
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病不果墓誌

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嘗退遜若不勝
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則侃
侃剛直視義所在勇往奮發雖壯夫不逮也嘗被命
教內侍省教戒多去爲近侍與公同事者率因之取
寵貴而公獨無少貸藉士論多之公博學多識於書
無所不讀遇有所得即爲論著蚤歲嘗作五經四書
私抄而詩書二經尤爲精到至其家庭授而用以取
科者則專門易學　王俱撰神道碑
先生志行高雅學博而才俊問學之功孜孜不懈而
天資穎敏絕人古今詩文每一過目輒爲倍誦於凡
事物之觸于目感于心者未始不即之以賦咏作爲
詩歌以見意　李紹撰植閑唱和詩序
公二子長茂元字志仁次茂仁字志道先後起家
進士茂元累官山東按察副使弘治甲寅河決張
秋朝廷遣重臣治河而武臣中貴各持有頭目麥
用不貲茂元馳疏上聞以是得罪謫長沙府同知
尋謝病棄官歸屢爲當道薦起弗果弘治癸亥尚
書爲文升推轂轉安慶府知府茂仁今任刑部廣
東司郎中先是委讞問刑條例兼總本部十三司
章奏請速事體士論韙之諸孫羡琦羡璋羡瑤羡
瑀羡瑞羡瓔羡瑜森然玉立又公之積慶云　丘誌
廣東布政陳公言行錄選　楊尚賓纂
陳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進士歷仕天順成化間官
至廣東左布政使卒年五十八
公少沈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遜游日坐一
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
自如爲文理致深密讀之有味　吳寬撰傳
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以刑法立威官吏相戒自不
敢犯
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
愼言甚剴切提學南畿學者競爲浮華之文力欲變
其故習偏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令
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擢廣東布政使廣民疲困爲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
皆務爲惠養計數辯寃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
泛于海舟爲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死
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爲盜公察其寃悉
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冒爲武職者逼娶寡婦
爲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爲奸利
役戶苦於供需特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
商私通販沙喆稱蘇門答剌國使臣市舶利其貨不
問公發其僞特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泊大灣以獅子
入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剌加更獅子公言此西域
賈胡爲圖利耳使墮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
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蓄憾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
及是每爲阻抑怨益深乃誣奏他事勘事者求事實
不得必欲文讞以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
公在道病作行至南昌而卒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潜脩黙識不求人知其學
以克己求仁爲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詞遇
格言即手録于冊爲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
所當爲者則勇於爲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綏而詳御
下嚴而恕至是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
既貴驟燕會惟服先人故衣帶耆至死器皿食相對
無愧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
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
並傳
嗚呼此吾友陳公士賢之墓公有天下不可奪之大
節有足以濟天下之大才有不可逃於天下之大勇
國家承平日久士夫多委靡無氣節間有之而撿身
之功或歉焉故其發之也不確而其持之也不恒如
吾士賢則何可議哉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其操履
恪然一出於誠其居此官即欲盡此職其行此事即
欲盡此心其視去就升沉甚輕一在於生靈國家餘
不恤也宦轍所至無不感動響應者巡江西江西人
到今萬口一詞稱頌爲名御史南畿河南繼公提學
者屡矣然切切感慕者惟公公憂去河南士民遮道
泣送者萬計後相率立生祠及去思碑被閹謡時兵
民數萬塡溢街巷號訴於詔使多涕泣者閹復以賂
公所黜吏張璇者證公吏死不從公名滿天下士夫
無問識不識論一時正人必僉曰陳某 張元禎撰墓
表

吏部尚書康懿陳公墓誌銘 俊 王文肅公鏊
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
致仕莆田陳公以疾終于家訃聞命加恤典又命舉
壹惠之制於是諭祭以文營塟以式具如故事而以
康懿易名又允合經禮
上念公
先朝舊臣所以軫不慭之悲而施寵終之恩如此可
謂盛矣公塟有日其家以公治命來請予銘予感公
知己不能辭乃按其鄉人工部侍郎劉公瑋狀而銘
之曰公諱俊字時英别號愚菴自幼聰警不凡長遊
郡庠治書經正統丁卯試鄉闈以閩藩第一人發解
明年中進士第授户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成化
乙酉陞南京太常少卿戊子召爲户部右侍郎癸巳
改吏部乙未陞左侍郎丁酉滿九載拜南京户部尚
書庚子奉勅改兵部參贊機務甲辰轉吏部丙午尚
書考滿赴闕
上嘉勞之賜以羊酒寶鈔俾還任無何疾作抗疏乞休
遂加太子少保致仕賜璽書馳傳還鄉仍命有司月給
廩米二斛歲供輿隸四人盖歸既逾年而疾甚以至
不起公爲人負才礪志自爲主事巳緯有賢聲嘗督
天津諸衛官兵採秋青草即日奏減歲增之數三十
五萬束令止輸原額蘇松諸郡折粮銀爲里豪所侵
者七十五萬兩有奇公往徵之不數月悉輸内帑尚
書金公濂大咨異之自是更景泰以至天順其所任

職皆嶽辦而賢能之聲日益有聞辛巳朝廷出師征
兩廣叛冦命公往督鎮餉時郡邑殘破公私匱乏百
方籌畫事克有濟大率如弛鹽商越境之禁俾得隨
處貿易而引輸粟二斗于南雄梧州用是兵不乏食
而民不出賦輿論稱之是冬母喪乞守制不許明年
師還始歸莆又明年復任未幾而有太常之命先是
為少卿者多不檢一祠官缺請託紛然公至僉舉以
公遴怙怙服蓋其為務甚簡而公任之嘗不勞餘力
識者固已知非公久處之地矣閱歲再恭遂入朝為
戶部尚書楊公鼎以剛扞自任不假貸於僚佐然獨
重公事經公斷制者即不復省覽時四方奏災異三
邊告輸輓文移還集諮議旁午裁決如流不淹晷刻
而棄不由當人咸服公為不可及辛卯京師饑公奉
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權貴有乘時
射利者公請於
上凡糶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遂沮而饑者
獲濟壬辰
上命將北征特勅公總督軍餉于秦晉諸邊公倍道疾
馳比至則邊庾空竭歲且不登芻粟價湧而榆林延
綏糧道險遠輸者病之公乃發金于內郡市易且儲
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是行所向無敵虜酋
授首公勞伐居多凱旋加俸一階尋遷吏部銓綜人
物號為清允比陟南臺薦更留府剗除宿弊蓋不動
聲色而事皆就緒不假威嚴而人自懾服名德尤成

上方倚毗而公乃引疾決去秩增宮保而祿之終身豈
偶然哉公嘗以文學聘考庚辰會試己丑南郊命公
獻北海神壇冊封藩王持節充正使之荊府他凡大
祭祀大燕享公無不與而
上寵異之頒賜綵幣書籍之類亦不一而足吁如公者
亦可謂榮遇也已公先世潁川人系出漢太丘長寔
十九傳至隋莆田兵馬使邁始家于莆曾祖福六祖
明善考珪歷官文昌天長教諭皆以公貴累贈資政
大夫南京兵部尚書祖妣黃氏妣鄭氏配馬氏皆累
贈夫人子男二天叙以蔭補國子生天秩四女公春
秋七十天叙等卜以某年月日奉柩葬文賦里瀨溪
之原即公歸老後所營壽藏也劉公又評公為人沉
毅簡重淵澄山峙望而知為正人平居篤孝友寡言
笑操履端方確乎不可拔既仕以清白自持雖位至
六卿蕭然不異布衣時此公實錄子無以易也遂併
譔之而系之以銘銘曰於惟陳公閩產之奇負其才
猷奮庸于時爰自郎曹致位卿相
當宁倚毗縉紳嘉仰功業煒煌志行卓姝白首不渝盟
於策書一代尚臣如公其幾天不慭遺奄其亡矣國
有禮典哀榮始終匪徒為公亦以勸忠維公有子爰
以門庇世澤之微康其在此

刑部尚書惠安彭公行狀部　宋僉事端儀

公諱韶字鳳儀八世祖戊始居莆田之涵口曾祖孟
德妣　氏祖體正祖妣陳氏以婦節聞父思孝鄉宿
儒母林氏公幼莊重警敏劬書不倦少長識趣已端
公父不欲其汎讀以分日力惟課之舉子業公於暇
日仍取古聖賢遺文及子史諸書觀之入郡庠再試
于鄉未利而公父沒自是生業益替而弟妹皆幼母
夫人以遲暮之年夙夜懷憂公歲授徒以給用慰母
心景泰丙子預鄉薦明年丁丑會試中第七廷對賜
進士出身除刑部山西司主事既三載考最贈父如
其官封母為安人未幾丁母憂服闋改廣東司陞本
司署員外郎有張瑄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
院事公以其人非才力論其不可而頑朝廷收召王
竑李秉葉盛以伸公論就入詔獄都給事中毛弘等
言公特論雖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遷本司郎中
廣東為司繁劇事多涉于難挾勢而希寵者左右其
公中立不倚屹然以定民之姦狂抱讐失利而狂呼
者則為之鋤彊剔蠹發其有而歸之雖權貴無所
悔恨外戚之臣指揮周彧與畿內民爭田頑得內臣
及錦衣衛官往踏勘丈量之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
以行衆咸推公公至其地環視周匝揮斥工捐弓尺
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管業
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
則資污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污下安有空
閑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安
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復詔
獄科道交章言其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
憲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彧之事奈何又請耶立卻其
奏庚寅陞按察司副使所至平冤滯黜奸蠹敦風俗
卹民隱壬辰冬分巡川東道至開縣有劉姓者戶先
分二支一徙一留徙者後復業與所留家人爭里役
而忌逐陰賂安岳縣危氏兄弟焚滅其家男女凡二
十一人隣人為訴於府府以為事非干已且無證佐
尼不行公至閱之大駭督捕得危氏并其徒十餘人
一訊欵服寘於法明年至合州為邑定遠曾姓郡從
兄弟數家一日閙盜出沒邑人李寅弟乘夙入兄室
掠其貲誣之他盜兄迹知所由訴於官弟衆群少
殺之凡十有二人盡死乃偽為不知持狀詣公告公
鞫之得凶黨七人斃於獄其發奸摘伏類如此每出
巡郡邑民爭挽肩輿冀先至其境乙未春陞按察使
公之副憲也凡有淫祀在分司者悉去之至是以二
門外有廟祀五顯其事不經趙清獻公遺愛在蜀清
風儼面正吾儒臣之式乃與同僚謀撤五顯像而設
清獻神主於位錄朱門問答有及時政與真希元論
官僚之文名曰政訓以自警且以勵僚屬陳言時事
宜變於今者各王府祭塟省差內官及打人等官以
免勞費從之在蜀恩威兼著激懸自分廉而不激明

而不苛蜀人懷而畏之至今數賢廉訪必首稱焉戊
戌春陞廣東左布政使下車首集父老百十人問民
所疾苦與利病所當興革者而施行之先是裒民祉
吏視爲分罰其直名納公堂公曰取其財而責以不
貪可乎遂從秀者書者充之而積弊遂革鎮守內臣
願恒歲有進貢之儀里胥索之求索多方民不勝其
擾公疏言自古明王不貴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
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凋瘵困本遺害亦大也監舶
內臣常希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爲造辦貢
獻之需公疏言今之官民富强不及於昔者蓋因害
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
爲繼况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非用其何以善後哉須
將養所奏餘戶暫與一年以後逐年停罷臣民幸甚
有詔裁其半陳公甫以學行有聲于時公薦于朝曰
國以仁賢爲寶臣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事祿
願於獻章聊備乃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失惟善之
寶至凡廣南一時名士公皆折節下之每於朔望受
民詞日至千百紙決斷如流告戒諄諄如誨子弟民
卒感之至有不平輙恥見公而自去者儀門外有土
神廟亦更爲恭政汪公廣洋之祠最後太監梁芳弟
錦衣衛千戶共在鄉園私採禽鳥等物進貢官民俱
罹其害公後上書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使濱行之
日廣之父老涕泣河下如去慈親追送數百里外者
又若干人巡撫朱公英贈詩有獨有羊城臨發處西

風卧轍爲聲酸之句蓋貴藴充九關月因俗爲之設
施貴人安之亦如廣南先是太宰歷城尹公屢言公
賢可大用
先帝以是益深知之甲辰夏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蘇松嘉湖等處公雖聲稱凜然而鎮之以靜不
尚聲擇吏自不敢犯科而民益樂其賞弟乙巳夏召
爲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貪婪非宜適陜
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陳時
政以弭天變議粮運以使軍民滿考家恩贈祖考考
妣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妣皆淑人
今上登極臣僚交章論薦召爲刑部右侍郎屬浙西不
靖承詔巡視公疾馳至誅殛渠魁數人而劾罷守臣
一方晏然嗣歲之春戶部言兩浙鹽法又壞命公以
本官兼左僉都御史留治之公早夜講究利病所在
而參伍其說以浙西通舟楫鹽之利多於浙東而浙
東年戶抑配尤甚因定其折價銀之重輕及處州等
處課額宜裁凡便宜事數條奏行之又憫煮海之艱
貧苦以其山場草蕩賠淋煎熬折閱在陪之狀畧分
入節兵圍以達
宸聰浙江憲司僉事王輔與憲使毛鸞不相能日鬨于
公堂公奏二人風憲失體左遷其官既還轉吏部左
侍郎時三原王公爲尚書得公爲貳皆不避權貴請
謁路絕人服其公庚戌冬彗星見於天津詔大臣言
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戒

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曰愼官曹時左右侵撓
者非一公於正近侍其畧曰内臣出入左右言話輕
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令軍爲錢粮人匠柴炭盡付
其手分例扣沿吏相倣傚虛名實支遞掩外觀誰能
詰之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
承而行之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
免有毆人致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
之是失刑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
或有給還塋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寬地第
宅踰制服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旁入望風震懾伏
望
陛下靜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
姦上法
祖宗乾剛獨斷嘉良善而親忠良遠倖媚而斥奔競事
務歸於所司威福必由己出次篇又言朝廷一日萬
幾安能勞心周溥臣願
陛下執其要焉臣復隨午朝心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
無補然
祖宗勤政之典乞睎其意可也臣願自今午朝惟議經
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
有緊急錢粮邊報工部法司有緊關工程囚犯之類
許先期開具事由奏乞
聖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衞一如午朝之儀凡該各衙
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大
臣明言其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内閣輔
臣亦同在彼詳論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
行次日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逕
一陳說有無故事兩疑者由請旨定奪若是事體重
大一時難決者聽各官先行詳議於下俟至朝時再
議奏行仍乞溫顏俯詢由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于
聖明耳目而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有事則行不分
寒暑無事則止勿勞
聖駕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率群臣與事則凡時政得
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張弛矣
上嘉之識者謂公此舉有潛消默運之方士子夏陞刑
部尚書數日命侍經筵公掌刑憲務明愼而以忠恕
爲本嘗言刑以弼教使之畏威遠罪懲之以吾耳邇
有骨肉相殘者輒憂形于色曰是吾之刑罰不足以
止姦也謹於守法而亦常有法外之意 公素嚴正
貴戚中官往往爲之斂手時安遠侯柳景總鎭兩廣
都御史秦公紘發其贓貸鉅萬事聞屬吏公按景于
法奏就其爵景挾戚畹干内降欲以破公議之是非
用擠秦於危地公執奏不易朝廷不以公爲然後下
大臣廷議竟亦卒如公言其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
有旨免其餘欠公復言
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
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等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
以圖自便景應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

宥海內閑知貪饕之徒窺此舉措一旦釋之其知物
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
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顯矣奸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
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左右有不樂公所為者譖公
官屬細過以怵公而伸已志公恒然由之終不為所
疑沮會亢旱求言公復因事納忠條陳四事其一以
本部為刑爽人事會本覆奏今半月有餘未奉勅旨
及他奏請間有旬日方纔得旨者臣謂今日正一日
二日萬幾之時若優游少斷不惟事凡停滯亦恐志
生驕情群臣左右安於故常不敢有所論列矣四方
倖聞甚非細故此時政之得失一也又該本部先前
問得內使內官王萌苗通高木犯該絞罪俱各累許

宗社荷宗
聖慈饒死發充淨軍臣聞自古帝王雖貴於法刑者所
以彰天討之公若殺人不死後何所畏俾乞自今以
往勿復輕縱庶得法度均平人心悅服此時政之得
失二也伏望
陛下畏
天勤政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廷視為
一體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
又先前問得百戶謝原管領隊軍何三等往昌國公
墳上做工何三為脫逃不還工錢被謝原腳踢身死
臣看得世情艱難財重命輕殺人犯法時常有之固
非為此一事但開道 傳旨今將

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塋比諸往年勲戚之家扣夫懸絕
凡百制度務為宏壯差官領軍為數輸流上工計年
不足恐非人臣所敢當計巒在地下豈能自安是則
雖曰愛之非所以美之也上工官軍畏怕責足不得
已出錢僱人中間貧乏者隨上隨逃而管工官員又
復請益前後展轉不得息休豈能無愁怨者哉此軍
民之利病一也本部又問得東安等縣知縣朱華等
被神宮監官奏其違例差役
陵戶臣看得順天府所屬州縣正役頗易應當雜差實
為浩瀚其丁多殺實之家往往投充
陵廟墳戶及勇士校尉人匠各色身役以避民差致將
見戶重疊加役留者累窮貧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

生意宜將墳
陵等戶定與優免錢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見戶均當
差使庶彼此各得其所此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塋減去工役如
式備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
陵戶等役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守推此及彼由
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皆時所難言者三月充
廷試讀卷官先是公嘗以疾在告既已勿藥視事而
二子滄澥三孫定容某相繼夭亡公疾復加上疏乞
休
上勉留再三仍令丈擇在家調治公方以素餐自劾而
上眷益隆近臣醫官敕命來視是年六月疏復連三上

上念公情詞懇切特允所請命乘傳以歸有司月給米
二石歲撥人夫四名為國愛賢者猶望公病已復來
以卒佐
聖天子太平之治而南京監察御史宗彝嘗率同列言
之於朝然公歸里後即擇埜地于縣之文賦里石鼓
山蓋不復有當世之念家居歲餘遂以乙卯正月十
有三日考終距生宣德庚戌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六
十有六官自承直郎九遷而為資善大夫訃聞
上
命禮部諭祭工部為營葬域越月贈太子少保謚惠
安公壯歲嘗構草亭扁曰從吾公間自稱從吾生人
遂號從吾先生元配黃氏贈淑人繼配黃氏封淑人
先公五旬卒子男二長即浙癸卯鄉貢士元配出娶
永豊令陳公裕之女次即淅用除補國子生以疾授
嘉興縣丞側室陳氏出娶山東僉憲揚公琅女繼
娶貴州憲使阜公天錫女女一側室裘氏出適配戶
部主事余公徵之子捕孫男既夭亡三人今惟睿一
子曰輔而滌則公命猶子溢子實為之後云公天資
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者為宗務清明其心以求
聖賢氣象色和貌温而嚴毅果敢之氣自形終日端
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使
人可即而不可狎聞人片善則必紀錄服食器用不
求鮮美玩好之物泊然無所動於心與之居竟日卒
未嘗見其私喜慍在官守處事精明馭吏嚴整事無
巨細必身親視國事如家事視民疾苦如在已身至

誠貫徹上下所至如春風和氣着物隨所寓無不發
生其立朝直前無所長縮忠義激發不以禍福嬰懷
讜言至計所以開
上
心裨時弊别白是非邪正排姦佞而觸豺璫務使為
善者有所怙爲惡者有所懼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
處退然如無所有是以上則
九重知之愈深下則賢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賤
隸亦皆知名云於弟弛䕶友于篤至教養其子同已
子悲故之不能舉者若干處立里終始欲以賙恤
起頹風進脩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
云於家半載村居宴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
可著其後而臧宿昔於所著有名臣贊錄三卷續備
荊陽志十卷在蜀有成都志二十五卷在吏部有天
曹日記差祀恒山有壯岳代行藁爲尚書有掌銓錄
平生雜著詩文名澣穢藁若干卷奏議一卷嗚呼天
不慭遺海內共嘆惜公功在朝廷惠及黎庶著書滿
家揚名當代建立施設多至不可紀述謹掇其大畧
以俟立言之君子擇焉謹狀

僉都御史揚公言行錄繼宗　揚尚賓纂

揚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進士歷任天順弘治間
官至左僉都御史卒年六十三
公為童時性資敏直言動不凡弟夫頃丁丑進士觀
刑部山東司政授貴州司主事獄中重囚動三五百
計捶楮年久多死于臭腐公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

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筭王忠肅公薦知嘉興郡
公至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御史楊公琅具
公善政奏聞旌異滿九載民老幼不忍舍去遮道留
之弗得立去思碑後陞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憲綱
一時爲之振舉初藩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
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
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廨舍
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
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制終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
順天地方外戚宦官莊田多占民間地土公悉奪而
還之權貴斂迹成化乙巳上疏左遷雲南副使弘治
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復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卒
于官

公爲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
方嚴居官三十餘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有人
孺子皆知其名　丘錦淳撰神道碑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孔子孟子之所謂剛者吾未見
其人矣見其似者可矣今之君子若尚書王君公度
御史謝君元吉太守楊君繼宗僉憲陳君孝祥亦庶
乎其似者非歟尚書不得其職數月去御史三上章
出百日謫去太守屢抗強忒乞錢若水例致其任去
僉憲九載不遷辭說夫　畢倫撰送陳僉事序

吾聞侯以嘉興人物莫大於陸贄名宦莫過於楊繼
宗修志之餘皆欲大其祠宇實錄其行以爲古其人
於天下　程果撰嘉興府志序

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承芳治郡大
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爲事吏外
猶有餘書承芳抵官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二者尤
非夙昔之所多見也或謂公別白大明節目大聽言
論大激三者非自全之道此蓋其細者也　張寧撰送
行序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集卷之二十

南京刑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童侍郎軒

公諱瑄字廷璽別號古愚晩號安拙翁再號觀菴系出宋忠定公後世家句容曾祖日宣元㳺學教諭因僑寓於滁國初從江浦遷古籍居焉祖克讓忠信孝友爲鄕人所重考俊民行在左軍都督府都事以言事謫戍保安衛後用薦至京公時甫十歲妣衣閭考與姊李恭人僦屋以寓行裝罄空考後授如縣徙清日邀公務公每旦受書於李恭人考常愛而器之曰閭吾祖以來有掩遺骸數萬者吾門昌大其在是兒乎後累以公貴祖考俱累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妣徐妣鄭黄李顧俱贈夫人初正統間公爲諸學生始業李子安恒從於姊夫李公俶今十應天府辛酉鄕試列行最於錄明年李偕公同登壬戌進士觀政戶部李公後官至都察院僉都御史公以師禮事之終身奉李恭人如其母未嘗少衰甲子授刑部四川司主事時司寇俞公士悅待屬甚嚴每稱公賢能以勵諸司戊辰以外艱去職景泰辛未服闋仍除湖廣司主事明年陞本司員外郞時太子少師兼吏部侍郎江公淵奉命南京等處公幹委公才能欲與之俱適江以憂去不果是冬陞本部四川司郎中癸酉陞知府吉安吉安民素號健訟日不下數十百人公斷如流且屢辯疑獄痛革吏弊發奸摘伏如神吉民畏服然吉俗信鬼祇刻木以像神且冠裳聚衆

迎送以徼福澤公禁之弗聽出遇諸途遂叱令棄像水中民首倡者悉寘諸法無何公遘重疾郡之長老皆曰神爲崇也請復之公執弗許病亦尋差郡民給路引者前例每引取銀四分謂之堂食前守悉爲已有公遵舊制紙收謝幣一貫仍爲公費丙子夏郡大饑公申上司不俟報輒發廩以賑民賴存活者多郡學諸生有貧乏者輒分俸給之若彭教羅倫曾彥輩皆應甲科爲名官實公所造就也僚屬而貧者家有婚喪皆設法以助之又建閣於學以藏御書建祠於郡以祀忠節文廟府治橋梁道路皆修治完整公私一新時巡撫都御史韓雍氣鋒烜赫郡邑皆望塵羅拜惟公不爲屈蓋公居官剛正嚴明吏部尊考治績恒居天下第一天順庚辰遷由郡守陞廣東右布政使去吉之日老稚扳留不獲存其靴郡中後人復建亭刻石以圖不朽公至廣會廣西流賊越境攻破叢邑連山公督官軍擒殺賊首莫文章等築城堡改邑治民賴以安賊徒周公轉等嘯聚於陽江縣黄江山歲久道路不通新興縣頑民鄧李保糾結流賊殺害居民遺稼去者幾二十年官不敢詰公皆勦除之甲申流賊復來刼掠民被害尤甚公復會兵遂殺賊乃遁去大藤峽蠻賊屢肆猖獗朝廷兩度出師征給綵段銀牌等件以旌軍功公累受綵段一十八疋銀牌一十四面特賜公大紅織金雲鶴衣一襲銀錠寶鈔尤多後左布政使周鐸右參政卓天錫相與歎

公忠勤恭求大學士商公輅爲文勒石以紀其績又
嘗躬督各屬造預備倉六十二處修理陂塘圩岸四
千六百六十六處修築廣州新會等府縣城垣一十
二處廣袤尋丈若干甃以磚石俱因民利而利之無
一怨者戊子轉左布政使先是各該吏典知印承差
會同巡撫三司等官參撥公曰此布政司事也等之
人莫敢侵己丑冬公滿九載當北京軍民千餘奔走
乞留於是巡撫鎮守等官交章薦公學行才識剛方
仁惠乞留再任以慰民情詔可其奏辛卯朝廷錫誥
命有操存端方才識通敏之褒封贈三代壬辰奏勘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初所屬郡縣多無
粮儲公命各建倉廒勸富民出粟以備凶荒民至今

顯之沿海官軍先因事故又係挨三十餘年遂以爲
例公知其貪命依舊支給官軍感恩立石頌德閩安
鎮出海有二港勝國時有鐵索横截港口以禦海寇
歲久廢沒公奏命所司造鐵索三每索長百有餘丈
兩岸樁以鐵纜中以舡二十隻繫之小港如大港之
制而索差短由是海寇絕迹莫敢往來事詳載於學
士林公文亞俌閩安鎮記山海寇林壽六劉隷三等
攻劫鎮城歲久不獲其鎮守等官屢被勅責公至盡
皆成擒福安壽寧等縣地鄰江浙強賊群聚阻塞道
路公擒賊首葉旺葉春餘黨盡散朝廷勅諭有處置
得宜之褒鎮守太監盧勝暴横公裁抑之事聞革去
鎮守人民稱快閩俗信陰陽拘忌有殯於家十餘載

者公督屬安葬不數日出葬者七千餘棺甲午秋又
奉勅巡撫河南風紀益振諸司少有不職公或知之
輒惶懼謝罪時按察使何喬新副使陳選並有聲能
群公奏聞旌異後俱至大用人謂公有知人之明河
南草粮二十七萬石先年元城縣地方交兌公以爲
元城非河南所屬難以鈐制改置倉於彰德水次軍
民稱便乙未秋公以例入京議事因奏時宜若安插
流民責成守令修舉武備甄拔滯才等一十八事該
部皆議而行之河南大饑公發廩賑濟仍於城四門
及各寺觀設粥以給饑者出官庫衣布以給寒者無
居止者置闢空屋土窯以處之活民不啻萬數戊
戌陞南京刑部左侍郎因見廣東司事繁即添主事

一員累歲繫連罪囚不旬月間各得其情問擬如律
自是獄無留滯壬寅秋以都御史侍郎通九載考滿
赴京陞本部尚書南京御史何舜賓等坐犯贓罪徽
州富民許通受強奪人田當道爲之請嘱公不聽成
正以法丁未春公齒七十有一上章致仕謝事退而
家居尊受誥命贈封三代如制公居家孝友慈愛每
遇初度之日未嘗茹葷飲酒歲時祖考忌辰亦必齋
戒祭祀諸弟姊六人姪四人婚嫁教育之事公皆以
身任之先世產業悉讓諸弟不取仍以俸資周之雖
疎遠宗族亦皆使得其所初公將生母夢神授一兒
既而誕公容貌俊爽目光炯然孩提特性識聰敏稍
長博極經史學以學問師範於人諸生若鄒珍蔣達

学先後俱領鄉薦皆公門下士也爲詩文才思溢出
下筆立就自成一家且天性儉約於物無所嗜好惟
聚書萬卷以教子孫居官幾五十年自奉如寒士其
視勢利盖泊如也一日偶得疾未屬纊前數日猶作
送儲考功赴召詩閱地震起坐作詩皆忠君愛國之
語人多誦之平生所著有杏泉稿二卷粉署餘閒稿
一卷擬清集八卷閩汴紀巡錄十七卷奏議八卷南
征錄三卷共陸類稿若干卷公生於永樂丁酉十七
年七月七日卒於弘治甲寅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春
秋七十有八夫人吳氏潘氏劉氏側室查氏史氏魏
氏楊氏生子男七人紘儒士學行方正雅有父風絅
山西布政司都事縞蔭官紓嘉興府掄校紡由舉人
授樂安縣學教諭綋應天府學生緅江浦縣學生於
戲公學行淑諸人文章行於世政事及於物功業著
於時卓然爲國名臣雖用之秉鈞持衡亦無不可今
其已矣尚幸諸孫書香不墜世天將食報於其後人
耶公既卒該部以聞
欽
遣南京禮部致祭於家南京工部先以營造墓域於
江寧縣安德鄉唐家山之原將以弘治九年六月初
九日啓劉夫人之壙合葬先是公側室查氏夫人從
子紡教諭於養樂安終于官舍至是歸柩亦將窆焉
諸孫朱朔奉其姻家陝西藩司致仕左參議王公徽
及其甥知府李公德恢所狀事行詣軒泣經稽顙乞
銘且謂公遺囑必得童先生銘我瞑目無憾也顧軒
不腆之言爰足爲公有亡哉然公命也銘惡可辭銘
曰偉矣張公才鉅德宏敭歷中外名位兩崇卑旨乃
祖傾廩惠窮長發其祥公寔慶鍾少而穎悟長益豪
雄博稽經史智無不通逮登仕版剛介勁同文章技
俗道義孝躬愛民如子事
上以忠吉甌閩汴恩威並隆禦災捍患所至成功肆晉
司冦節自九重執法不阿折獄在中刻學姻族資給
甚豐琭環瑜珥振振卓犖年踰七袠高朗令終寧家
之原馬鬣是封内銘玄室虹光燭空
知府張公言行錄　　按察副使江琭
張瑱字德潤廣東番禺人進士歷任天順成化間官
至知府卒年六十二
撫爲江南大都民聚物阜頗稱難治近年爲之守者
惟閩漳王公昇和易足嘉祥符王公宇清峻可尚耳
今番禺張侯實兼之焉而問學文章又過之涖甚有
兄弟爭田者當路估其重名久不能斷侯一言定之
有寄籍治內者前官憚其勢位莫敢去發侯廢之以
公屬邑鄉豪殺人繫獄寅緣貴要請囑百端而不爲
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去戶計爲免科徭隱瞞丁口
影射軍匠守夫皆屬奸弊革之而富民害良善吞併
窮苦等弊革去幾盡而文學聿興士風丕變故僻境
大旱連年饑殍盈道獨吾邑少豈不至甚者皆侯德
足以格天感神且賑貸有方而然耳是以成化三年
春郡圃及四郊有野蠶成繭士民皆以爲侯之德化

而侯罔不聞今成化四年夏境內野蠶作繭彌多衆
遂詣庭稱賀頌問諸朝廷侯曰休禎荐降聖世常有
非不德能致聞之恐招物議止之 蔡近撰野蠶成繭
歌并序
部什器罷快手清詞狀抑豪右輕引錢制奸吏驅老
兵絶乳媼杜栽縫撤屠牛課諸生禮賢士不與燕會
不狥私謁前之蠹政之積弊一一革矣法不撓恩行
必由衷善者吐氣惡者潜蹤四民各安其業無復先
時之愁嘆非皆也瓊舂而忘寐每有公評廉徒如王
祥犄而仁恕過之韓塁如周甫因而公正過之當於
古人中求匹也 禮部尚書徐瓊手書
以長才治大郡正謂利器遇盤根錯節時也清聲雅
聞溢於傳誦之口夫豈幸致 南京吏部尚書王㒜手
書
漳州府知府張侯成化十年夏到任秋七月洪水百
姓淹沒發舟奔救活數百人給衣食周財物亡者設
齋具鐉招魂以弔繼值旱災祈禱雨足學館從新增
賓貢租具實奏免修築撐民登坦途開港道大便灌
溉士子專經延他經以傳人材鄉飲尚節考禮宴耆
碩以敦風化不爲勢却撓法不爲奸瞞遺吏功德之
盛皆爲實録凡諸被恩今列學莫居思欲以報生我
之恩請文豎碑侯名瓚字德潤番禺人中進士授主
事以才擢知撫州通經學古才宏器遠威儀山立筆
翰如流廉靜惠利悖決物情願爲政若其緒餘今知

缉州地之相去遼絶民之相離日遠蒙恵懷徳惟恐
失墜雖按專實書謹以詔夫當道者 兵部郎中林爵
贊功徳碑
讀漳州功徳碑絶句云能守三州卧兩山漳州面目
此碑間郡人欲識蒙菴老也傍斯文捉一斑别紙錄
上兩山先生一笑作碑者林蒙菴曩於京師見其人
慎許可人以是信之今直靠他作證明師也蒙菴見
此詩當爲抵掌又云漳州功徳碑絶不類時様文字
亦一奇也絶句寄漳州林蒙菴刻于碑陰以彰太守
之美■■ 熊封陳鳳章撰詩井跋
烏乎徳潤乃至是邪方其進也予期君以大用僟以
常理謂其不得既而不果遂追其退也予期君以遐
年謂其必得於彼必得於此今也又不遂烏乎徳潤
予以君故而今而後不敢復評天下士也已大學士
丘濬公文
易州人物志 張慤 戴給事中號
孫鵬字騰霄號拙菴世爲保定淶水人曾祖思義祖
彝仕國朝官至慶府左掌史父榮兵部職方主事並
以公貴累贈至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公幼
巳負卓異不與里中群兒嬉年十四失所怙鬱失所
恃雖處斃疚而向學則勤勵不懈及入邑庠才思日
以克正統丁卯以詩經領順天府鄉薦景泰辛未中
禮部會試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
立朝寒諤有才名凡百施爲務持大體略苛細常條

奏特事關民之休戚者十而人服其切直朝廷嘉納
悉下有司施行之甲戌監會試公明之譽翕翕曷赦
治隆慶等處乙亥監南和伯軍之湖廣丙子清理京
畿馬政在在卓振風裁賢聲益著天順丁丑武臣石
亨恃寵作威福人莫敢犯公奮不顧身率同列極詆
其罪亨憾之竟被誣構謫戍遼東鐵嶺衛尋改廣西
南丹衛後亨事敗人服公炳見復先甲申
憲宗即位宥還乙酉召復為官明年超擢福建按察使
戊子夏廣西缺官巡撫擢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
往公嘗謫居其地備諳民夷土俗凡政令之出甚合
時宜而邊境用寧己丑言官劾中外大臣之不職者
誤及公

上知公忠直獨留巡撫如故尋改理南京都察院事是
非予奪一以至公而臺綱振肅辛卯春復改都察院
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明年盜發境內申勑巡
視鳳淮揚盧四府徐和滁三州公以恩信為治輯捕
有方踰年盜息甲午仍還南京理院事是年夏推右
副都御史巡撫寧夏丁酉召為兵部右侍郎己亥轉
左侍郎壬寅特拜尚書甲辰春進階資政大夫冬加
太子少保自是多疾常在告屢遣中貴湯藥之資偕
太醫視療累乞致仕不獲允後復請不已
上察其意堅賜之勑俾馳驛以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
歲給役夫四人陛辭復賜鈔二千緡皆異數也是乙
巳之夏閏四月爲丁未今

上即位詔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居家優游自適凡七
年而終享年七十有二訃聞詔有司營葬如故事
賜謚曰懿簡公之剛直貞介表裏一致凡六爲臺憲
歷內地邊方者八所至必感激自效竭盡心力而務
臻宜民宜人之實其為兵部責任益重公以身殉國
不計利害嘗戒僚屬曰處事不患不明特患不公耳
公則何事不可為耶京營團操軍士多為將領私役
公力陳其弊
上即日命內外大臣并臺諫官簡閱得數既多得人且
精遂嚴私役之禁申訓練之條營伍肅然故事主將
偏裨缺人必集廷臣各舉所知以待兵部請而用之
年久寖廢或舉亦未盡公公請覈實具名以聞否則

有罰自是號稱得人遼東守臣以搶殺虜幼男女來
獻者既而遂分給中貴公懼將士肆貪殘以啓邊釁
即奏止之大同官軍失機於夏米公請治偏裨逗遛
不進之罪及大臣之統馭失律者並械赴京處置一
時軍法大振雲南木邦為其鄰孟密思柄專利侵侮
思柄因請自立為官司領屬修職貢朝議既從之公
言此夷未奉書尚爾恣横況從其請使之得志乎宜
降璽書以理諭而抑之也
上可其奏而人服其遠識公平居雖溫和其處事則毅
然執義不可奪有武臣冀得金齒衛參將託權貴人
薦用公力言其人非將才不可用辯論反覆語益直
色益厲而竟不從有撫治流民者又不得遂上言流

民非得風憲大臣治之不可其意蓋自薦也公言是在人不在官如其急曠雖風憲大臣何益而事遂寢公臨政簡約每以生事喜功為戒當歲饑四方奏多盜而山西河南諸處尤甚公報言此輩特迫於饑不不得已為盜耳惟罪首惡者一二餘悉宥之則其黨自散矣各道奉行未幾果無事其居官處事蓋如此公為人悃朴無華雖居顯要自奉如寒士資性樂易莊重不妄崖岸不輕笑語其色侃侃若不可親然待人真誠故多樂為之用云子六璇濟南府通判璣珂玹琦瑾

副都御史謝公墓誌銘士元

大學士李東陽

公姓謝氏諱士元字仲仁其先上虞縣人在宋徙王融州今福清縣地也國初徙長樂縣始定居焉曾祖鍾祖琬考磐封建昌府知府妣陳氏封恭人公以縣學生舉景泰癸酉鄉薦登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分納京儲首論時弊力與中官抗敵者忿幸公去繫其群吏困揭摭公罪不可得數年擢知建昌府建昌兵多竊民財武官庇之公倡以危語比皆畏法奸無所伏大新學校購書萬卷躬督課授教習古射禮表黃孝子譚節婦之門南城民得石像蒙以為風置屋其群獨噪其上民陽驚集眾發之以為神趨者如市公取其石碎于庭乃止有妖[illegible]巫來言禍福惑自云吾長謝公吾去矣巫遂如常民有懷券訟田宅者公逸見輙謂曰何得以偽券紿我民遽伏罪傍佐聞曰何以知之公曰彼所訟二紀前事其券乃今式於是訟者漸引去郡荐飢公捐出私俸富民爭開廩延糶民賴以不困大理卿夏公時正考覈官吏薦公治行朝廷給誥命封其父母及妻九載民詣闕請晉加從三品俸仍知府事以內艱去改廣信府治如建昌永豐縣有銀冶久閟處州越境盜鑛行劫幾絕公勅民兵東至靈鷲山下直趨之邏卒遇賊二三輩矢輙發公驚曰此誘我也亟止之不及伏眾四起賊環刺公中左股血流滿鞾有巡檢大呼曰此謝公也賊乃退公

衆創出戰擒其渠而還後改永平府以外艱不赴服
闋擢四川右參政流民寇東鄉縣凡三剋公捕殺數
百人或議徙縣公不可命守吏覽城浚隍戍以土兵
役竟無變建始縣有頑民挾縣吏或遮于路以怵代
者部使不至九五十年公徑往得首惡羣黨盡散居
六年陞本省右布政使
上以全蜀非公不可乃用廷議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其地吐番有大小二姓生熟二房相攻為亂吏
告急公託行邊豁亭障蕀斥堠簡軍實番覺有備帥
其黨獻羊豕拜道左公諭遣之奸民多代輸邊儲
賈不時納公核其數得米十三萬有奇歲大侵民諸
入藩府公置廣室十餘區為粥以食饑者飲病者以

藥死則瘞諸義塚願歸者給驛傳遣之所活萬計蓋
其剸繁殷蠹不局繩墨卒克有濟多類此可謂難已
公在官兩迎父養事從父甚謹三弟終身不異財所
得俸入使弟姪主其籍聚食千指或弗給自啜粥于
堂以率儉發孤而貧者必為之所建祠祀先置祭田
若干畝家政尚肅內外秩秩尤好學非甚疾不廢吟
諷所藏有約菴稿若干卷詠史三百首行于時公配
陳氏賢而克相累封恭人三子長廷柱陳出舉鄉貢
士次廷棐廷最縣學生孫三本寬本忠本裕公生洪
熈乙巳三月乙亥日卒弘治甲寅六月庚戌日享年
七十訃聞
上命禮部遣祭工部遣官營塟廷柱卜平之又明年丙

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塟公于懷安雞籠山奉狀請余
銘厥予聞公夙具才猷所至有聲績而為郡尤著在
建昌士夫為立生祠刻碑頌德公聞而止之比去碑
復立後嘗道郡郡人空巷出迓至擁其輿不可行此
事編脩羅景鳴言甚悉景鳴嘗受公業今所為著狀
者也銘曰士必歷試其長乃見公閱二郡治行獨擅
久者建昌澤施尤徧前書後臺周弗諳錄內副耕耤
外嘗攻戰隨時樹功易往非著民思太守若覩公面
彼憎弗知公在薀惠史家者流有狀如傳庶有民社
于我民勸

王氏先塋之碑　吏部尚書王恕　王文肅公[illegible]

上御大寶位賢承洪業圖任舊人乃首詔起尚書王公
于家命有司勸駕在道辭比至京又辭皆不可立拜
吏部尚書尋又錄加太子太保又辭不可凡吾辭皆吾
以温詔有年德老成久繫人望之華公威知遇俛儀
就職銓鏡人物澄汰流品振幽滯杜請託異時弓旌
宿弊一旦掃除略盡至於大政事大號令凡廷論未
決者公正色讜言力扶國是聞者拱服蓋公既悉心
奉國
上亦虛己以聽志叶道同言行計從豈非千載一時之
嘉會哉公在任五年為弘治四年五月賜誥命進階
光祿大夫勳柱國妣恩三代曾祖考成祖皋考智皆
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祖妣張氏
繼侯氏祖妣張氏妣周氏皆贈一品夫人雲牋之章

非羅門闕兩露之澤浹漉永瓊公感激圖惟不朽適
予自南都入朝過予言曰恕世家關中高祖邦新府
君以上皆居櫟陽司馬村元至正中曾祖始徙三原
之龍橋龍橋距司馬村七十里實爲啓商之邦曾祖
守安止性耿介不事治家勤儉人有緩急赴之恐後
卒葬縣北三家里與二妣合兆祖守惟真俟夫人所
北居鄉恂恂執禮嘗兩爲鄉飲大賓縣大夫雅敬其
之生曰子長諱禮好學樂善言動不苟卒葬三家里
祖塋娶任氏守節四十年辛勤撫育遺孤次即先考
守中智號西園翁淳誠謙虛禮賢好施篤於敎子配
先妣有賢行次諱德爲賈不欺勤於治生娶李氏次
諱和爲人質直非善不交娶袁氏恕貢爲寺副京師

正室曇夫人卒歸葬西園時景泰辛未六月也逮奉
祖考妣伯妣叔考妣祭葬而同室爲天順甲申繼室
張夫人卒于江西藩司亦歸葬西園成化乙酉恕擢
副都御史秉夕先妣卒朝廷遣官賜祭戊子先考卒
復賜祭遣進士恭晟即西園治塋域以己丑十月二
十日襄事於是享祭之塋制勑之碑法所宜有靡不
具完扁其門曰王氏先塋厥後叔和兄約齋卒亦塋
于其次惟恕學寡能鮮幸際
明聖以至有今日皆先祖考之敎遺也不有紀述何以
昭示我後人使知所自而述承之乎君其爲我作先
塋之碑蕃諸懲久幸莫大焉予聞公之家自渭川處
士以來傳六世積德百餘年宜蹤顯融者久矣然猶

恃韜晦訖不一施用以遺之後人以俟公而大發焉
此公所爲積學勵行以出應時需數歷中外致仕通
顯而既盡際遇輸忠竭誠茂建勳業爲國元老盍公
既發其祖考之遺以顯融而光大之而復啟其餘蘊
以遺之子若孫而公子七人並稱時彥一官留府兩
舉鄉闈文學政事無愧世濟諸孫彙彙亦復秀穎名
門世胄當時鮮儷大書深刻植之墓隧以俟
上賜以彰先德垂之無窮詎曰匪宜詩曰三原之王系
出太原譜迭其傳派演枝蕃櫟陽之居龍橋之遷一
德相承代有仁賢蓄而未宣其宣其施其在公焉維
公挺生英華卓異奮身儒科以階祿仕自庫而崇由
邇而遐出入五朝綿歷四紀指斥權倖觸冒忌諱作

[illegible]爲利國家他非所計惟公忠誠
帝所簡知公休于家驛使交馳公來在廷國有耆龜一
節始終不植黨私緋
帝聖明曰予耆老豈無寵章褒其祖考秩之冢卿爵之
宮保兩國之封載錫嘉號公拜稽首祗服休命匪臣
之能祖考之慶鬱焉斯彰優渥殊常昌顯詩之傳之
有永睠彼西園松栢蒼蒼三家里塋蔚乎相望遺蔭
後昆俾熾而昌更千百年視此石章
大學士文毅丘公墓誌銘濬　何尚書喬新
弘治八年春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丘公以疾卧家違章乞致仕優詔不允遣醫賜
藥中官問疾賜食物是歲二月戊午薨于城東之私

第訃聞
天子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特進左柱國太
傅謚文莊命禮部尚書倪岳左侍郎徐瓊諭祭塋及
祥禫亦皆有祭遣官次第行之工部差官造墳又官
其孫畬尚寶司丞仍命行人宋惟譲其喪歸將以明
年十二月乙酉葬于五龍池之原時裔新致政家居
畬遣使以公門生翰林院編脩蔣冕所述行狀求志
堂之銘且致其祖母夫人之言曰公治命也幸毋辭
予憶在朝時公暇輒與公相過從論古今事得失公
嘗語予曰吾與子相知不啻君實景仁不幸死則必
死者銘之予曰諾哉意公言直戲耳别去四五年公
捐不忘前乃知非戲也嗚呼方今作者如林予何人
敢銘公墓然欲固辭又負公久要之言乃叙而銘之
公諱濬字仲深其先世家泉之晉江元季有官于瓊
者遭亂不能歸遂占籍瓊山曾祖諱均祿隱居不仕
祖諱普臨高縣醫學訓科考諱傳贊而蚤卒及公貴
曾祖祖考皆贈官同于公曾祖妣李氏祖妣柯氏妣
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初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與
脩寰宇通志書成擢翰林院編脩
憲宗皇帝即位初開經筵以公充講官有白金文綺之
賜成化元年以九載秩滿陞侍講脩
英宗皇帝實錄成陞侍講學士丁母夫人憂解官歸服
闋詣京復舊職奉命脩宋元通鑑綱目成陞翰林院
學士十三年陞國子監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

仍掌監事二十三年冬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修
憲宗皇帝實錄公為副總裁弘治四年八月實錄成加
太子太保職如故是歲十月命公兼文淵閣大學士
入内閣司制誥典機務公三上章辭
上不允久之乃就職七年陞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仍兼太子太保自始仕至今四十有二年矣
公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
正公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得行己之道不仕可
也者儒頭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以為
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舉于鄉為廣東鄉試
第一名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大學
祭酒蕭先生鎡深器重之為之延譽繇是名益重景
泰甲戌復試于禮部名在前列廷試為第二甲第一
名及選為庶吉士讀書祕閣自六經諸史九流箋註
之書古今詞人之詩文下至醫卜老釋之說靡不探
究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皆至碑碣銘志序
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
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
己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
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為然功過皆從實書之兩廣
用兵公上書李文達公具陳平寇方畧文達繳上之
詔以其策付總師其後蠻寇削平用公策為多時經
生文士為文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

及禮部會試凡怖詞險語皆痛斥之悉排不恤也及
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
道德者或過爲詭異之行以徼名公因考會試發策
言之士乃知道以中庸爲至詭異不足貴也其在太
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
忠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
畧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
行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錄學者猝未易求乃采
其精切者彙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朱子
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
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
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
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
國平天下者附以己見作大學衍義補今
天子嗣位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
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
公尚書且命錄其副付其書坊刊行
憲廟實錄成賜白金八十兩羅段入表裏仍還宮保踰
月遂有入閣之命蓋簡在
上心久矣公雖堅辭皆溫詔勉飭不允所辭公在位務
以寬大啓
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首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又請訪求
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忌人
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
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
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執
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
跡者亦勿黜蓋用公之言也醫官有療疾往來公家
者以失職恚冢宰王公奏訐其短飛疑奏出公意料
遂以爲言
上察其誣待公益厚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義所未安
必反覆辯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媕婀取
悅公無歲不求歸前後凡十三疏
上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錡相接于門文臣承恩眷未
有如公者先娶金氏繼娶吳氏贈封皆一品夫人子
男二長曰敦吳夫人出以蔭補國子生博學工文章
先公五年卒次崑次崙皆殤亡季曰京側室唐氏出
女二適馮顒岑英孫男二長即當次旬平生著述甚
多有瓊臺類稿瓊臺吟稿家禮儀節朱子學的世史
正綱大學衍義補遺行于世又作莊子直解未成公
博極群書有舉僻事問之則曰出某書某篇退取書

閩之良是充熙本朝故典樂為學者道之纚纚如目
前事公今已矣世豈復得斯人哉嶺南人物自張文
獻公有聲于唐余襄公崔清獻公有聲于宋迨公四
人焉公雖登政府疾病半之故見於功業者僅若此
然大學衍義補一書其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其
位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所及哉銘曰嶺海之陬
靈氣充塞挺生偉人翊我
皇極其人伊何曰惟文莊醇懿內實英華外彰乃官詞
林乃登延閣乃侍講筵乃典國學專碑石碑輝映四
方卿縉青緗百世有光
帝曰咨汝其代予言服休迓衡時惟汝賢公拜稽首臣
尤弗克寵命荐臨公乃就職公之在位凋瘵均平百
吏奉法百度惟貞文為國華位登保傅天既生公奪
之何速立言則多嵩未盡施方策所存百世之思石
碑峩峩南海之陬文莊之墳過者必肅

皇明名臣琬琰錄後集卷之二十二

翰林檢討白沙陳先生行狀 獻章　　張主事詡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姓陳氏高祖判鄉曾祖東源祖
永盛號渭川少魁不省世事好讀老氏書宗慕陳希
夷之為人父琮號樂芸居士讀書能一目數行下善
詩卒之一月而先生始生母太夫人林年二十有四
守節教育之祖居廣之新會縣都會村至先生始徙
居白沙村白沙村去縣北二十里許天下士大夫重
先生之道不斥其名字因共稱之曰白沙先生至於
兒童婦女亦皆目其為陳道統云宣德三年戊申十
月二十有一日生於都會先是有望氣者言黃雲紫
水之間當有異人生焉黃雲紫水者新會之山川也又
有占象者言中星見浙閩分視古河洛百越為鄒魯
符先儒文公之說及先生生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
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音吐清圓大類中州產實冀
方山巾逍遙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也生前一夕太
夫人夢白龍入室其光如晝諸異夢類是自幼警悟
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見一
偉人笑謂曰八音中惟石音為難諧今諧若是子異
日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既老更號石翁少讀宋亡崖
山諸臣死節事輒掩卷流涕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
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已當
如是也弱冠充邑庠生其師見其所為文異之曰陳
生非常人也勢利不足以羈之矣明年丁卯中鄉試

第九人録經義一篇戊辰辛未兩赴禮闈不第聞江
右吴聘君與弼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其學
而學焉時年二十有七也與弼性嚴毅來學者未與
語先令躬稼獨侍先生與朝夕與之講究如家人父
子受業踰歲日或與門徒習射禮於曠野未幾流言
四起衆皆危之先生漠如也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
溥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遣書先生亟起毋貽太
夫人憂先生以爲然遂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
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其辭曰能饑謀藝稷
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磨青蒼夢寐見古人
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
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
要在用心臧吾鐵日銷養無充物欲戕道德乃責貶
文辭固無餘俯仰天地間此身何卑哉胡能追遠駕
但能激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盤石剛中夜攬衣起
沉吟獨彷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
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
滅迹避利場閉門事探討蚩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
兀兀同生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臧譬如濟巨川
中道奪我航顛敬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
操舍決存亡胡爲謾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
大海終回狂讓衡之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於
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
章懋莊昶賀欽董皆樂從之遊欽時爲給事中聞先
生詠論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霾世即用我而我奚
以爲用即日抗疏辭官去先生既出太學歷事吏部
文選日捧案牘與群吏雜立聽事下朝往夕返不少
怠郎中等官皆勉令休對曰某分宜然也識者謂其
抱負之大而克勤小物如此得孔子爲委吏乘田之
意侍郎尹旻聞而賢之遣子龍從學先生力辭凡六
七往竟不納成化己丑禮闈下第有神見夢於人曰
陳先生卷爲某投之水矣其後二十年御史鄭文問
之禮部尚書從吏云某之爲也先是先生寓居神樂
觀升道舉公往來請益無虛日既而某被科道劾疑
出先生故特惡之深且曰彼戴秀才頭巾爾動人若
是脫居要路當何如邪揭曉編修李東陽爲同考試
官主書經考索卷不可得敘上章自劾莫報究爲
不果時京師有會元未必如劉戩及第何人似獻章
之謠以及輿夫販卒莫不嘖嘖恨門官某嘗入太
息曰天下極論不忍陳先生矣先生亦自夢一龍躍
出於中竟沒于井識者聞之知爲先生道不行之兆
也舉公往慰先生先生大笑莊袍進曰他人戚戚何
太低先生大笑何太高二者將無過不及邪先生頷
之其居神樂也北士聶郎者數人約曰必共往困折
之及見先生神觀洞然氣沮口噤不能發一語致恭
而退因語人曰異人也今右布政使周瑛時同遊太
學所藏古人墨跡愛翫拱璧先生借閱經旬瑛數取
先生笑曰試君爾君得非所謂玩物喪志者乎瑛於

是有所譽發南歸羅倫贈文畧曰白沙先生成南海
者二十餘年矣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
尊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其中者莊
昶詩曰百年吾道在東周天下斯人豈易求誼爲所
王留孟子自知堯舜有采由顏風氣象終千仞北斗
光芒共九州萬里東南濱海閩巻生何處問乘桴既
歸杜門潛心大業而道價譽天下矣四方學者日益
衆往來東西兩藩部使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
禮於先生之廬先生日飲食其賓客了不知其囊之
磬也自朝至夕與門人講學爲友論天下古今事或
至屨下堂不少厭倦至旦精神如故雖少壯者自
以爲莫及也江右藩臬左布政使陳煒等時候白衣
洞書院成以山長書幣走生員劉希孟等聘先生爲
十三郡士咨師先生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左布政
使彭韶上疏畧曰臣聞古昔聖帝明王諮詢救求開
門遺逸小或致之大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願者之事
功靜則因以繫士心之嚮慕伏望年來蔚爲國章稱
見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
德性堅定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旨實窺
體要通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今年五十餘讀書踐
履愈篤純熟孝義著聞人皆欽動臣等自度才德不
及獻章萬萬猶且叨食厚祿顧於獻章醇儒反未及
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有不安抑恐國家不及收用
坐失爲善之實也伏見天順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授
以宮僚吳與弼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
效今獻章年方强盛大非與弼之比伏乞
聖明以禮徵召必有以補助
聖德風動士類疏聞
憲宗皇帝可其奏命有司以禮勸駕先生以母老弃久
病辭時巡撫右都御史朱英趣先生終不起也具題
爲末云臣已趣其就道矣因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
則如予誑
君何先生不得已起至京師朝廷用故事勅吏部考試
會疾上疏畧曰臣累染羸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
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以來左布政使
彭韶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謂堪任使吏部
移文廣東布政司等衙門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
此年加羌未能觚打府縣官吏承行文書日夕催迫
不免强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羸補瘦僅
不大遠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朝見乃以久勞
道路舊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面黃
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日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
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陽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
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
中得此神魂飛喪仰惟
君命俯念親情展轉躊躇終夕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
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

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
陛下甄錄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
就以圖報稱於萬一抑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為
虛名飾虛讓趑趄進却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
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
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
養臣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
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
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
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愛臣之
至愛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為報而臣母以守
節應例為府縣所白已蒙
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
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
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
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
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事則衰心欲
為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
所以日夜憂懼欲奮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
之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
曲全之士惟
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
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恭有所避而不
自盡哉伏望
聖明察臣切年頑伏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已之
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
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
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
辭矣疏上
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
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先生以表謝其略曰臣本非
材誤蒙薦舉又以老母在念沉痾在躬未得以仰承
試用
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使少究旦夕之假已云幸矣
而又慰之以溫言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
復來此誠天地之量日月之明雨露之恩出於尋常
倫擬之外者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
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
效用之初心也又曰臣瞻望朝廷違離在邇雖圖報
有日而遲速未占俯仰愧怍無任感激慚懼表既上
又遷延至癸卯日始買舟南去學士李東陽贈別詩
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侍讀陸釴詩
云逍遙佳客恣吟哦古寺心齋長薜蘿本為愛君觀
國屢可堪思母望雲多東郊信有靈光在西土空聞
鳳鳥過旅夾病夫方錯汗頹何處逐頹波蓋實錄
也莊先生同省人也素慕先生重名及至京師使人
邀先生主其家已而先生僦居慶壽寺莊衛之後因

琴悅嘗錄陳令所比誣先生學士某見之不平爲削
去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
石亨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悟
主也惜乎當時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
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
生薦又號陳婣絃頗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或受
或不受各有攸宜爾獨唯唯暨歸歲有薦辟皆援詔
不行初應詔而起也道出羊城所至觀者如堵至擁
馬不得行歸之日有祥雲五色遶其第經日始散弘
治改元以來郎中等官婁性潘府萬某周某等先後
晚薦庚申給事中吳世忠以先生及尚書王恕侍郎
劉大夏學士張元禎祭酒謝鐸等八人同薦與二三
儒臣入內閣柄用
上方勅吏部查勘而先生歿矣是年三月十日也春年
七十有三歿之前數日盛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
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辭吾
君復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謗託佛乃多修弄艇滄溟月
聞歌碧玉樓曰吾以此辭世歿之日頂出白氣勃勃
如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鄰人聞車馬駢闐異之
急出見一人若王者狀儀節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
爲大官至及旦詢之無有也先是知縣左濬以醫來
先生病已亟矣門人進曰藥不可爲也先生曰飲一
乚盡朋友之情飲已作詩遣之沒後一月提學僉事
宋端儀致文當道請入祀鄉賢祠都御史鄧廷瓚疏

乞恩典草已具尋卒御史賁鍈巡撫雲南都御史李
士實俱疏乞不拘常例賜與贈諡諭祭不報是年七
月二十有一日葬于圭峯之麓幸向之原遠近會葬
者幾千人左布政使周孟中賻白金三十星助葬誄
之以辭刻石于墓三府暨藩臬諸公門人親友遠近
相續談莫致賻殆無虛日於戲生死哀榮吾於先生
見之矣先生少負氣節每出少挫輒對伯兄泣不
食房婢偶觸髏告太夫人必懟之乃已初待學者甚
嚴晚更平易孝弟出於天性事太夫人甚謹太夫人
非先生在側輒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
念輒心動血歸果然母愛子素惟日不足太夫人頗
信浮屠法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鴻曰
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壯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復徐
仲車故事伯兄不可曰吾弟爲人子吾獨不爲人子
乎兄弟泣爭哀感行路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孺子
居九十年之母喪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
耄耋康强如壯先生以古希年顏多病嘗慮一旦身
先朝露不能送太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
也每夕具衣冠秉燭焚香露禱于天曰願某後母死
也後喪太夫人服闋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爲親娛耳
通判顧叔龍嘗見先生束木帶辭所束玳瑁帶贈至
是反之一念衛山靡間朝夕曰自今以往未死之年
皆幸也事伯兄如父坐必隅坐雖蹟處山林其愛
君愛國之心視諸食祿者殆有甚焉

憲廟之升遐也哀詔至先生如喪考妣有詩曰三句白
布裹烏紗六載君恩許臥家溪上不曾攜酒去空教
明月管梅花知言者讀之當知先生之心焉一日不
在天下國家也爲人豁達大度不與物競未第時隣
人有侵其屋址者欲威之以力揚言於衆曰隣六寸
異日他出我必爭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
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慚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
田者處亦如之後復有謀奪其祖塋者先生怒曰此
義不共戴天也彼不即從吾即訟之官吉撤詁壺名
而忘大義我盜塋者聞之果棄役巡撫湖廣都御史謝
綬遺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陳某卒遺言必得
木如先生者其子以告即舉以畀之封及者以其名

天下當作一國爲先生首患州同知林壐至閩之喪
甚亦即畀之無吝色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懼先生遇
當道發其事遺白金數錠爲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
受之戒家人勿啓後京以贓去官追而還之其人感
泣提學汪廷貞慕先生特甚在海北時作懷沙亭以
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爲先生壽其卒于官也盡封還
以爲贈參政伍希淵命筆載中章以次各遺白金欲
新先生居卻不可乃營小廬山書屋以處四方學者
初年甚窶嘗借粟於鄉人僉事陶魯知之遺田若干
頃晩年按察使李士實徵鄭富公故事欲數百金買
園一區於羊城之北其價先生封券至于三四往返
卒俱不受御史熊達擬洛陽故事欲建道德坊於白

沙以風士類先生不可乃議創樓於江滸爲往來嘉
賓盍簪之所扁曰嘉會先生曰斯可矣先是達亦以
昵爲先生于朝大冢謂宜及先生年未艾而亟用之
也都御史鄧廷瓚檄有司月致米一石歲致人夫二
名卻之以詩云孤山鶴啄孤山月不要諸司費俸錢
行人左輔出使外夷以其師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
而不受其視利若將浼焉如是太夫人兄弟之子陳
敬切無依先生收育教之成人至割田廬以樹其家
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嘆曰良家子也命
內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壻嫁之友人莊昶病遺書
求先生門人知醫是視者往視貧不能具先生即備
行纏服食津遣與人交無生死炎凉之異都御史朱

英赧歸桂陽爲文遣子不遠數千里致奠尚書彭韶
御史袁道從歷張訥輩之殁也亦然其閩羅倫袁道
張黻之訃也皆設位哭爲之緦服三月參政胡榮爲
提學僉事時雅重先生嘗選生員有異質者十餘人
往受業今學士梁儲參政李祥年與焉其後榮遭母
憂先生特行弔禮於新喻及參吳與弼墓於崇仁羅
倫墓於永豐訪莊杲宅於江浦其論治道以正風俗
成人材爲急務知縣丁積之初知新會縣事也出其
鄉人給事中黃昊書爲介求執弟子禮先生百凡啓
迪以致四禮大行民愛之如父母及卒于官先生綜
理其後事如己事後民立祠于白沙先生記之其始
終成就皆先生之力也顧叔龍爲同知知德慶州卒

事遺不測先生毅然任其事曰朋友之責也後聞其
子某至乃已翰林院庶吉士鄭智以言事謫石城吏
目其父自蜀來怒其去官也日撻之賴先生諭之以
理始釋其後智卒于順德也劉大夏時爲右布政使
吳廷舉時爲順德縣知縣先生相率聘擇人扶而
歸之李承箕來根白嘉魚數千里從學先生服食行
纏待如子弟復築楚雲臺以居之臺榜一聯云有月
嚴光瀨無金郭隗臺學士王鏊聞而嘆之盛稱先生
出處之正見黃公約之堂記東莞林光始有志於學後
爲貧累先生欲成□□之謀田於羊[illegible]同知張言以
光不歸乃不果其接引後學隨人材大小而成就之
類如此嘗繫先哲宋丞相崔菊坡之爲人也迎其像

爲文祭于家陽生瞻仰者弟子之於師者久之輕節
婦鍾氏子也孀居二十七年貧甚先生既爲詩以嘉
其節後遺弟以周其貧君子謂使先生大得志表先
德舉賢才當不遺餘力也其見義樂爲如飲食焉如
是厓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夫祀典之舉也皆發
議於先生與副使陶魯右布政劉大夏僉事徐紘共
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
于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妝立于大
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
生弔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先生精神常
與神明通居外海陳誠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台
至第八重而覺又夢二長鬚道士以青[illegible]羅浮山

遺之八月八夜忽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
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臨殁夢與濂
溪兩厓答歌於衡山之五峯皆紀之以詩蓋其神之
極清故所感如是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比歸
時泊舟江滸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
無筭因得免先生德氣粹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
起敬給事中賀欽執弟子禮既別肖先生小像懸于
家之別室有大事必啓焉羅倫改官南京俄報先生
謂曰子未可以去乎倫即日解官去按察使薛綱始
疑先生及得於觀感乃悔嘆即欲解官從學有詩曰
欲拋事業留門下老驥那能學駿奔進士姜麟以史
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曰吾閱

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
殆非人也吾何以名哉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
活孟子都御史韓邦問劉洪官廣東藩臬時每見謁
一則曰無緣一則曰無福以不見先生爲恨也嶺南
士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
一墨爲符驗而因之以輕重其人焉壬寅別都御史
朱英手書語英預約東參議宮煥先生至投之從甬
道出入先生力辭不能英嘆曰古之聖帝明王尊賢
之禮有勝行式車者況區區乎有中貴謁先生廬至
江滸却有與走數百步入京師時經南安知府張弼曾
參師盡公禮以待先生道出淮陽總戎平江伯陳鋭
往復差官具人船護送極其禮意之隆暮年欲卜築

衡山郡御史沈暉創屋士人李等割田以待左布政
使周孟中南下車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
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以先生病不果嘗經歲
内山鄉熱甚思生菜值山民植者良少前此賓客重
價求之弗獲先生至山民羣來獻之寓承師時走家
從市鬻於肆工人聞自先生來易以佳者其至誠能
動又往往如是先生之始爲學也激厲奮發之功得
之與弼爲多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朱英時爲參
議造廬求見卒避不見閉戶讀書盡窮天下古今典
籍旁及釋老稗官小說徹夜不寢少困則以水沃其
足久之乃嘆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
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
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
閾外者數年有答張元禎問學詩曰古人棄糟粕糟
粕非真傳眇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
泉自涓涓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存焉發用茲不窮縯
識極淵泉吾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
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
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寄語了心人素
琴本無絃久之又嘆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
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
動隨靜以施其功有示張詡詩曰知夜則知朝西風
漲暮潮千秋一何短瞬息一何遼有物萬象間不隨
萬象凋謝目如見之何必窮扶搖又曰溟渤未必高

老脚且平步平旋人不疑東西任回顧豈無見任心
何必擬鑑古無盤骨肉親有生皆我與失之萬里途
得之咫尺許得失在斯須誰能別來去明日立秋來
人方思處暑又曰兩脚看地此何關白雲與爾同去
還正當海闊天高處不離區區跬步間蓋其學初則
本乎周子主靜程子靜坐之說以立其基其自得之
效則有以合乎見大心泰之說故凡富貴功利得喪
死生舉不足以動其心者其後造詣日深則又有以
進乎顏氏卓爾躍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地位而駸駸乎
孔子無意必固我之氣象矣其學有本原進有次第
的然可據如此遂其晚年超悟極於高遠則又非他
人所能窺測言語所能形容者矣其精粹學者障於
言語事爲之末也桓訓之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
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於虛無寂滅之偏也又
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門人各
隨其所見所聞執以爲則天下之人又各隨其所見
所聞執以爲辭果足以知先生之道也哉有詩曰十
年無鮑叔一瀨有柴桑蓋亦嘆天下之莫我知也所
情天下之大千百世之遠其心同其理同豈無知言
者起誦其詩讀其書當有以知其人卓卓乎孔氏道
脈之正傳而伊洛之學蓋有過無弗及也矣故見諸
日用雖與百姓同也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聞風
者興起沐化者心服蓋有莫知其爲之者使得大用
於世發揮動知之效庶幾乎先生嘗此道之顯晦在

人而不在言語也無意著述有詩曰他年倘逐投閒
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
是鄭康成有勸之者對曰伏羲著述數畫耳況畫前
又有易乎君子曰先生著述可謂富矣自一言演之
可萬言自萬言歛之可無言今其詩文不下萬餘首
獨非著述乎雖然讀先生詩集曰喜把炷香焚展讀
了無一字出安排爲經爲訓真誰識非謝非陶亦浪
猜又曰老誰靜裏都無事笑此山中亦若書帝伯皇
王鏞叙羲乾坤今古笑談餘大學士李東陽始得先
生蹟兼諸作也語人曰詩果謝官絶烟火十年然後
可爲知耳蓋皆知言者也其爲文也主理而輔之以
氣雖不拘拘於古人之繩尺故自有以大過人者其

爲詩也則功專而入神品有古人所不到者矣蓋得
李杜之製作而兼周邵之情思妙不容言故其詩曰
子美詩中聖堯夫又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少能兼
今考梧山東皆梓行其集惜乎未全也至於書翰如
其詩能作古人數家字山居筆或不給至東茅代之
晩年專用自成一家時呼爲茅筆字好事者皆爲之
有詩曰神往氣自隨亂灑覺初沐聖賢一切無此理
何由臘謁性古所謂熙熙無穩耻獨不耻獨茅根
萬莖禿又曰茅君頗用事入手稱神工又曰茅能飛
出石筆寨皆指茅筆也天下人得其片紙隻字藏以
爲家寶太大嘗夢星斗爛天旁有人指謂曰比爾
家秀才文字也與孤嘈其貧不能自報造白沙求書

數十幅歸小陂每一幅易白金數星庚申朝廷遣官
使交南兩人購先生字每一幅易絹數匹攜者恨
不多也先生教人隨其資稟高下學力淺深而造就
之循循善誘其不悟者不強也至於浮屠羽士商農
僕賤來謁者先生悉傾意接之有叩無不告故天下
被其化者甚衆南鐵僧太虛知名當世亦以其學求
正於先生先生復書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告之
曰我以此證也先是先生適南鐵見太虛告以念茲
毋太虛爲朝夕禮拜祝頌至先生歸相見乃已其篤
信如此爲乎若先生者君子謂周子之後一人而已
者非耶謝也無似自成化辛丑見我先生於白沙我
先生即以國士待其後受教多而學愈廣臨歿具書

趨至白沙寺以斯文告門人羅冕曰吾道吾有所託
矣示以詩云古往今來幾聖賢都從心上契心傳孟
子聰明還孟子誰今且莫信人言又曰萬丈祝融何
處山三年碧玉夢相關多少畫工傳不去都須質予
盡幅寬又曰病久唯聽命詩成不浪傳呴前花十丈
玉井正開蓮救掾明到地一抹正横天不忘吾道在
萬萬歲相連既而曰孔子之道至矣幸毋盡究孫足
又曰用斯行舍期藏子其勉之吾言止是矣嗚呼言
猶在耳不肖謝斗筲之器何脩何爲而後可以少副
我先生付託之重乎先配張氏生子二人曰景雲作
小詩得唐人體裁曰景易充邑庠生先生卒女二
人婿黃秀民指揮倪麟孫男三人曰田曰尭皆庠生

曰豸尚幼繼室羅無出先生歿後門人聚議以湛雨
爲行狀李承箕爲墓銘梁儲爲傳而墓表則屬之謝
也雨之爲行狀也倉卒事多未備謝鐸懼久而湮晦
無傳重加補葺僉事許昶嘗刻梓以傳矣嗣是有得
於同門者數事復增入焉雖恒言細行不敢有遺如
昔人年譜之爲庶幾他日有與於斯文者取而刪述
之以爲世訓初不暇計其言辭之蕪且陋也謹狀

南京吏部尚書王文肅公傳 㑺　大學士李東陽

公姓王氏諱㑺字廷貴常之武進人也祖友諒福
建延平府同知有惠政父守正兵部武選主事以
廉慎聞皆累贈南京吏部尚書公十歲能爲詩正
統甲子以縣學生舉南京鄉貢景泰辛未舉禮部
會試
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編修被
旨偕諸庶吉士讀中秘書給酒饌筆札諸物癸酉畢
代祀東嶽雨輒降甲戌以父憂去天順丁丑仍復
職庚辰同考禮部充
太子講讀官辛巳預修大明一統志成有白金綵幣之
賜癸未再考禮部得人尤多秩滿遷侍講甲申
憲宗登極錄侍從勞擢左春坊左庶子仍兼侍講特給
開
經筵
敕公充講官復
賜金幣又

曰豸尚幼繼室羅無出先生歿後門人聚議以湛雨
爲行狀李承箕爲墓銘梁儲爲傳而墓表則屬之謝
也雨之爲行狀也倉卒事多未備謝鐸懼久而湮晦
無傳重加補葺僉事許昶嘗刻梓以傳矣嗣是有得
於同門者數事復增入焉雖恒言細行不敢有遺如
昔人年譜之爲庶幾他日有與於斯文者取而刪述
之以爲世訓初不暇計其言辭之蕪且陋也謹狀

重刊皇明名臣琬琰録序

皇明琬琰録弘治間嘗有是書矣有之而未備而後來者尚闕焉於是吾郡諸生王道端公取並觀會萃而刻之刻成詣余山中問序余因詰之曰是録也誠謂之琬琰矣但我　國家二百年來公卿大夫士何啻千百乎是之録僅若而人縱擇而取之將不有遺珠墜寶也乎曰是固所不免也然唐虞五臣周惟十亂當時已謂之盛茲録蓋襲倩爲恐亦不謂之少矣予聞闕疑以俟君子若曰有所予奪於其間是史氏事也則吾豈敢曰然則子之爲是也何居曰无也不敏有私慮焉自科舉制興而士人之業舉者其習日趨于陋唐及宋人唯類書帖括是務歐蘇諸公固已病之及觀其應制之文猶知本朝故實故其立朝議論行事多師法前輩往往有所建立乃今目前數年業舉者束書不觀轉相傳習唯記誦坊間套語以攫取科第及其施之政事形之章疏蓋有難言者在矣當是時也雖以古人語之不以爲迂必以爲難唯語以時之前輩則矩矱尚存事蹟可據庶其或有觸而興起者乎此寔區區杞憂嫠恤之微意也余不覺慨然起曰昔人謂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志在天下國家故其出而用世遂卓然爲一代殊絶人物學者人人有道端之應則人才不患其不多而天下之事其幾矣因次其語以爲之序

嘉靖辛酉秋七月朔武進薛應旂序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集目錄

○卷之一
定山莊先生昶　端毅王公恕　端肅馬公文昇
忠宣劉公大夏　文肅謝公鐸
○卷之二
忠定韓公文　伯固黃公[illegible]　文懿章公懋
文正謝公遷　文定吳公寬　文安林公瀚
文恪王公鏊
○卷之三
襄毅許公進　文正李公東陽　文襄楊公一清
文莊邵公寶　祭酒蔡公清　尚書林公俊
尚書吳公廷舉
○卷之四
忠烈孫公燧　忠節許公逵　文隱石公珤
陽明王先生守仁　尚書喬公宇　康惠李公承勛
副使何公景明　副使李公夢陽　郎中薛公蕙
○卷之五
康敏白公昂　文襄席公書　侍郎葛公[illegible]
中丞馬公卿　侍郎[illegible]公天叙　莊敏許公誥
舜澤張先生[illegible]
○卷之六
給舍毛公憲　廉使高公叔嗣　文恪魯公鐸
文敏崔公銑　涇野呂先生柟
○卷之七
襄毅項公忠　尚書劉公天和　中丞何公[illegible]
尚書梁公材　肅敏余公子俊　布政夏公寅
簡肅張公敷華　恭簡戴公珊　尚書倪公岳
尚書雍公泰　知府張公寧　文毅黃公孔昭
端敏胡公世寧　尚書姚公鏌　康僖邵公銳
尚書唐公龍　襄敏鄧公廷瓚　文恪耿公裕
文靖劉公健　侍郎張公元禎　尚書陳公壽
文肅何公喬新　襄敏周公金　尚書徐公問
文懿儲公巏　莊簡張公悅
○卷之八
谿田馬先生理　荊川唐先生言行錄順之
端敏秦公金

武進

定山莊先生

先生諱昶字孔暘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
京吏部驗封郎中世稱定山先生　先生殺苦心覓學
博志大育中多許而溫醇和易使人僧愛不厭好為詩
真趣多自得不獨踵唐人風格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
官翰林檢討與江西羅倫南海陳獻章相友善上元日
上欲張燈山燈先生同編修章懋黃仲昭上疏養君德
疏忤旨調桂陽州判未行用臺諫論改南行人司副尋
遭二艱服闋不起巡撫王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
鎰理其敝廬先生曰受官辭以理私舍可乎卒不受弘

治甲寅被薦召用巡撫何鑑躬詣勸駕舉遣應天府候
行入京陛見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亦我朝
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
山也徐公又屬西涯李但唯唯謂吏部二拜不曉冢宰
耿裕起延之以茶食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
失已官職外物耳顯復行人司副陞南驗封郎中到任
十二日病風遷留明年丙辰乞本部告歸不為顯處越
明年丁巳遇考察尚书倪岳以老疾去之　予癸丑下
第南歸謁先生于定山瀟然灑落望之知為有德人也
今觀先生之言即先生之行宜與白沙同矣而白沙語
我曰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學問遂不深諳不知
其後此猶若有未盡然者何耶　湛若水撰志

端毅王公

公諱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師謚端毅　初選翰林庶吉士
授大理寺左評事陞寺副上言刑罰不中者六事命著
為令出知揚州府屢辨冤獄歲飢發廩不俟報且給鹽
業作資政書院以教郡子弟遷江西右布政使平流賊
兵廣華寺拜右副都御使撫治南陽荊襄流民南陽豪
爭濟殺人止論其渠魁餘悉解散以內根去襄陽盜起
詔起復會兵擊走之平劉千斤時不從大將搜山之令
且禁擅殺者轉撫河南會歲旱蝗禱于濟瀆大雨命有
司捕蝗復上疏自劾雖不為災改工部左侍郎巡視漕
河上疏乞禁馬快舡私貨及轉輸通州倉粮赴京汰巡

河冗官　上嘉納之尋撫雲南陳邊方事劾鎮守中
貴人私市外夷械送其用事數人并輸所沒實石于京
師又中貴以黃鸚鵡獻者上疏極言其不可且曰昔交
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不報在
雲南凡九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改南京右都
御史上言內庫滯物當變毀者請出易銀以造官船江
壯五衛京操官軍不宜放回失居重馭輕之道考選四
十八衛指揮等官己亥命命巡撫南直隸請禁兩京收
粮官苛政罷光祿寺廚役所食白糧易以脫粟從之又
乞取回造織中官及勿受四方珍玩奇貨不報辛丑夏
旱秋大水奏免蘇松等處秋粮六十五萬餘石舊例應
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

民田多歸豪家而下戶多官田乃爲之損減官糧益民
糧公私便爲中官王敬王臣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
暴横公疏其奸贓請徵還下獄死轉南京兵部尚書
郎官林俊以諫造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
公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百官自此以言爲諱疏
入令致仕公怡然就道　孝廟即位召爲吏部尚書抑
僥倖拔淹滯奬名節中貴人不敢干以私南京守備將
琮與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相訐琮紘昺得外補而琮
自如公執奏得改京任知州劉槩御史李興以忤劉文
穆下獄公爲力辨得減死論時有建白多稱業已行異
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
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公遇事輙言有
不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温詔留之　公憂天下之志
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忠
愛如鄭子產致仕家居幾二十年以碩德夙望師表海
內卒年九十三子承楷官至戶部尚書清慎有父風端肅

端肅馬公

公諱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卒贈太師諡端肅　公授御
史兩按山西湖廣有聲陞福建按察使鎮守中官援民
抵繩以法滿四反起爲右副御史巡撫陝西生擒之及
剪除李胡子火蝎兒王彪等寇關渙以清虜寇臨鞏公
督兵追至黑水口生擒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遂陳時
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虜寇固原公檄
兵伏湯羊嶺虜至伏發盡棄輜重遁走擒斬二百餘人
內吹爲得勝城勒石紀功爲成化乙未召爲兵部右侍
郎遼遊東有警命往備之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
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欲誘殺邊貢夷屬以捷
已罪　上命公再往時中官汪直亦奉命巡邊陰主鉞
謀邀公偕行非聽先馳赴其地招撫之直比至虜已解
散無所獲深啣之而陳鉞者叨吅長跪公獨與抗禮後
賂直以傾公遂遣公下獄謫戍重慶直敗復公官致仕
甲辰起撫遼東弘治改元召爲左都御史　上耕耤田
公與行九推禮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
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耶即
斥去之一御史以紆徐下獄公言即位之初不宜輙罪
言官遂獲釋　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公少保兼太子太
傅公言太子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啟沃
不宜雜以浮薄　上欣納爲虜酋火篩寇大同威遠京
師戒嚴公舉朱暉等練兵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
具虜知有備遁去轉吏部尚書考察汰去不職者二千
餘人無累謙正德改元太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僧
上七人篆刻者字公不從瑞懟懟情誣公抗拒會兩廣缺
總制被薦者不樂于外嗾御史劾公公求去疏凡二十
一上　哈密忠順王先爲土魯番酋鎖檀所擄併奪王
母金印鎖檀死其子阿黑麻以金印城池來歸公請立
元之遺孽陝巴者襲封以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擄陝
巴及金印以去公時爲兵部請以阿黑麻所遣入貢使

見等四十餘人安置閩廣閉關絕貢以孤其勢而阿黑
麻復遣牙蘭擾哈密公請敕肅州副總兵彭清鋭將漢
兵禦牙蘭牙蘭遁走追斬六十餘人阿黑麻遣使謝罪
入貢併以陝巴金印來歸遂復哈密　公性介特寡言
笑不尚華修舉止嚴重修髯儀貌望之知為異人居官
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
至于臨利害值事變屹然如山不可撼奪可謂社稷臣
矣議者謂公忠顯如汲長孺勲名如郭汾陽相業則比
韓稚圭范希文殆非過論也　翰文撰墓志　讀西征
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戢亂之武讀撫安東夷記見
公敦皇仁篤夏綏夷之文讀興復哈密記見公闡皇猷
大一統之規模匪直德望才業若彼而學問文章又可
考見焉　馬公三記序

忠宣劉公

公諱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宣　公為兵部郎中時有中官
獻定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匿其籍侯著
疑被撻若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入言之事
寢朝鮮使者為遼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
為之地事下兵部公曰朝鮮入貢自鴨鶻關由遼陽廣
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關迂迴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
今欲改道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患
奉不從北虜數冦雲中邊將失律中外震驚每報至尚
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之侍郎缺中官欲薦公

遣人言于尚書與一侍見公遜詞辭之遂乞補外出為
福建參政奉勅巡海道衛官總水寨軍造戰哨舡各千
艘葺倉計儲立牧支法河決張秋擢為右副都御史旣
至公集守臣謀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
治宜治上流導之南行築長堤以禦横波且防大明山
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乃踈孫家渡四府營
等河築長堤起胙城盡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
任功五旬而事竣　邵寶撰傳　弘治丁巳北邊之粮
芻公以戶部侍郎簡命經畫至則揭榜通衢云某倉缺
粮若干每石給官價若干但願告報者米十石以上草
百束以上俱聽雖中貴子弟不禁也故事糴買粮百千
石草千萬束乃聽中貴子弟爭射利轉買以納公旣立
法各邊軍民有粮芻者得自告報中貴子弟即欲收糴
無從得也由是公私有餘積其北邊告急上以兵事爲
中官苗逵謀出兵時公為兵部尚書　上召問討公不
可　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公曰　皇上聖
武固同太宗但今兵將遠不逮耳且當時如丘福猶違
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今之將帥又在丘福下焉能
必勝遠討上悟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軍士何如對
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鋭氣上曰在衛有月粮從征
有行粮何以至窮公曰江南困于漕運江北困于京操
此外浪費猶有臣等所不能知者所以俱窮修脩宮
奏臧軍夫五十餘人皆工者訴于上上令内閣調旨切
責大學士劉健曰愛惜軍夫司馬職也近日大夏累乞

歸雖溫旨勉留而請之不已若切責彼將以不職罔辨孰可代之上即從減役　上有大事每召公及都御史戴珊議嘗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見人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　上一日召公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卿可密寫揭帖封進對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頒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也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　光祿寺多冗食公因歲飢疏論之歲省錢鈔八十餘萬奏革騰驤四衛勇士節官府冗費數百萬每奏事內進公晩御榻前上左右顧內侍即退避一日奏對久不能起上命李榮扶掖出順門外榮且扶且言曰吾輩行事多失幸於上前隱惡揚善公曰皇上聰明某于政事外未嘗輕毀琴人上嘗謂某曰李榮亦言卿是好官某與公蹤跡疏遠不知何以若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孝皇賓天公上章請老致仕逆瑾擅權日誅求臣僚而大學士劉宇素憾公譖之瑾因潘蕃毛欽獄詞連公逮繫制速赴北鎮撫獄或勸公行賂以求生公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子孫且喪一生矣瑾怒法司阿瑾竟引例戍肅州士大夫聞公出獄且喜且泣發都城日所在縣市父老滂泣爭擁馹進果食祝曰願我公生還到配所即買為墓不挈子姓行或以問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為子孫乞一官今發配老死俾令子孫稱伍豈人情乎真錯亂遇赦放歸瑾誅復官致仕　並言錄　公嘗語陸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己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其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愛民如有病見客以無官公足以當之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戴之如父母偏觀當世未見有如此者公嘗以先世族屬蹤散甚衆不可識作敘本堂歲舉二祭祭畢燕以合族為家規誦燕所教子孫耆燕力農務嘗命僧畊雨中曰習勤志勞習逸成惰吾因之將以益之也　公自入仕以來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　白沙外傳

文肅謝公

公諱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卒贈尚書謚文肅　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者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遂養靜無意仕進姻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恤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仕之居常蔬食醴飲而已　墓志　蔡虛齋致書有曰清居家時提學周時可道及盛德云秉禮執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課錄遲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皆公所訂定表章所養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向慕第愚下之資不能循是以私淑為媿耳三集中遲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于世執事之功大矣

忠定韓公

公諱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傅謚忠定　公初授工科給事中劾左都御史王越趙功啟釁且薦王竑李秉宜召用語侵兩宮寵皇怒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歷遷南京兵部尚書㕘贊機務歲凶道死者相枕藉移咨戶部請預支官軍三月俸糧度支以未得命為詞公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以待耶即得罪吾請當之逮發米六十萬石米價漸平人不病糶改戶部欽皇帝召見論以塩法大壞邊餉不足使蓬宿弊公遂上七事曰革開中引塩革興販私塩革減貢官塩革買補殘塩革夾帶殘塩革越境貴塩革運司縻弛之弊指摘剴切深見嘉納太監苗逵征虜無效日費逾千金公劾之逵銜甚乞公督餉以啗中傷而公復疏請逐寵羽流匃附抑戚畹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塩乞罷戕邊者事干權倖怨讐叢集而公恬如也毅皇帝登極瑾等竊竊威福雲烟薰灼縉紳卑目顧以避禍公首倡諸僚伏闕抗章列共罪狀繼之以泣乞置諸法上覺悟已得請矣亡何輒報中止瑾愈肆矯旨降級致仕言者論救再降級閑住于士聰高唐知州士奇刑部主事皆坐免為民仍假失落簿籍矯旨逮下詔獄會早朝有投匿名文書于丹墀錄瑾罪惡且言必欲殺文以報私怨瑾愈怒矯旨罰輸大同米一千石後更罰二千石皆稱貸以給瑾誅復原職致仕賜一清志　今上中興賜書獎美加太子太保令有司存問復賜詰有曰比因權奸之竊柄痛惟舊政之紛更乃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閽屹乎山岳之難撼甘奇禍以忘家凜衝冰霜之不變天下仰其丰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于九耋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世之後家慶彌彰及卒吏部請謚有曰忠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　公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十餘年歷事三朝受知列聖夙夜匪懈報國以忠愛為主直聲丕振中外晦菴劉閣老嘗謂人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只養得劉貫道　國朝大臣得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大為當代名臣公德望與之同而得任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且久也至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亦無能勝之者

伯固黃公

公諱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丞卒贈大理少卿　武皇帝之南巡外有宸濠之覬覦內有江彬之惑亂朝野危疑社稷幾搖公獨奮其精忠危言極論明白痛切可為流涕　公嘗言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此易彼何耶又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鳴鳶馬革自許何愚其素志如此蓋一時人物公與茂烈名行相次惜未究其用又皆無子而公年尤夭雖然二人所樹立可與天壤俱斃矣　大獻

文懿章公

公諱懋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初官編修爲時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賦詩公與同官莊㫤黄仲昭連名論諫忤旨杖闕下左遷知臨武言者申救改南評事遷福建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已任招逋番貨聽民採礦認納海田虛稅計擒泰寧尤沙諸盜然不得盡行所志考績赴部懇疏乞休既歸閉門却掃不入城府力耕以自給四方子弟執業者雲從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諸著述曰先儒之言至矣甚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辛酉以薦起南祭酒自爲教化明道術肅儀軌六館之士翕然向風再上修舉學政條陳獘政二事正德改

元陳言勸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疏八上乞歸時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公已先幾去矣今上中興特進公南禮部尚書仍致仕　公嘗言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政體第一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議苑篤義論風俗須做横渠復古之志行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儒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然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黄柳宋歿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拔門人董遵稱公學由乳湯德合坤章嚴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之象征退得遯之嘉遯時止時行又似得之艮爲殆深于易者也姜僉事麟亦稱公高德深學思愆不繫于心矜伐不出諸口碩膺不自見小疵不自掩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　林俊撰狀公爲庶吉士時閣老劉定之一日以玉堂諭圖令諸士賦公詩六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葵遂以經藉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云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羇患貧窮孤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官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後賦應制燈詩公遂不肯爲矣暱入遂謫其節槩才識當時以爲第一　餘冬序錄

文正謝公

公諱遷字于喬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進士仕至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少傅卒贈太傅謚文正　公狀元及第有御史某驟陞郡守墓中循例請公文爲有公曰此人素不與公議惡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應進禮部尚書入內閣弘治戊申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公疏言先帝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禪禮畢行之未晚上即已之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國用頻乏奏請于南方折粮銀內更加銀若干公執不可曰南方稅額甚重宣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以寬之今若更加若干則反重于本色民愈病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事竟寢　孝肅太后崩上召內閣大臣議陵廟事公以集衆議以正典禮先是成化間孝莊睿皇后崩禮官

預擬二后並祔太廟至是上從衆議立孝慈殿以奉孝
肅神主寔公贊襄之力也內府倉庫諸司官擅輸納
者每多索賄賂民不勝害公嘗乘間言之上令擬旨禁
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該司摉剔弊端明白開
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可以蘇民困上悅即如
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盡革荊襄等處流民屯聚生
育浸無名藉成化初匪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為慮
每與戶部議後司徒韓公言于上命刑部侍郎何喬往
經理公擬旨令隨宜安集附藉往鄉各從其願附藉者
衆所得編戶三十餘萬後有沮其事者遂中止識者恨
之未有周志　孝廟大漸召公等受顧命武宗登極近
習蠱欲戶部尚書韓文率百官伏闕論之留公等主張

于內將實之法事泄逆不克公等皆不能安于其位矣
再疏乞休會禮部尚書焦芳入閣劉瑾擅權二人深相
結納欲甘心于公人皆危之公曰天祐皇明當無它不
見劉元城之事乎遂處之裕如若不知有患患者　公
在內閣時劉公敢于任事而貴公之謀斷李公長于為
文而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不阿不激所以輔成盛
治者端有自也 費宏神道碑　成化知治間翰林華望
取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儀幹修偉寬溫粹
含弘遷明暢亮直並有公輔之望及丘文莊卒遂用遷
入閣十餘年間號稱持正不失為賢相寬遂遲留不
獲入閣人頗為不平遷亦以先之為不安時劉健為首
相遷數為言劉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以為言健答之

亦然遷爭之不得聲色俱厲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遷
求去不得後上疏舉寬及王鏊自代健大不悅宣言于
內以遷為黨也 大休紀聞

文定吳公

公諱寬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及第仕至
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公生有異質未冠
入郡庠與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群籍為古文屢試應天
不利絕意進取督學御史陳士賢奇其文勸令就試以
歲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
士也哉徐武功商邁少與可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成
化壬辰會廷俱首選拜翰林修撰所作輒傳播中外遷
侍孝皇子東宮每進講意存規諷至于治亂興亡之際

未嘗不反覆言之上眷有曰寬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
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中不過數月一日中不過兼刻耳
若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
人且然況有天下者乎 王鏊神道碑　孝皇即位以舊
學進春坊左庶子預修憲宗實錄尋擢吏部侍郎入內
閣掌制誥仍侍　武皇于東宮總裁會典成進禮部尚
書初成化戊子歲葬慈懿于裕陵已有他日祔葬祔廟
之說矣內閣大臣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
臣子姑為將順今當再議于是詔禮官會議議未定
上召三四元老密議便殿中公與焉衆從公言乃上疏
云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于禮為別廟之
證漢唐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踰然皆諸帝繼

室生而為配者非後世子孫追尊之比惟孝宸妃之殁
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
法哉僉曰然遂奏請出廢誼稱皇太后立廟別祭從之
野記　公端靖淵穆不涸涸為同不浼浼為異士無賢
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
有毀譽之言亦不見有喜愠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
者乎公為文不事追琢獨嚴體裁蘊藉簡淡理趣悠長
為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著高壯一洗近世尖
新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偶雖規模于蘇而多所自得神
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于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又
篤倫誼未第時嘗讓貢于其友同年賀解元恩道疾京
師還歸其家朝夕視之賀死為服一月後既官尚書歸

至里第必步行成化弘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
者三十年受知孝皇公居憂虛少宰以待然竟以持正
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蘇州府志

文安林公

公諱瀚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
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安　公自少穎敏好學
日記數千言舉進士授編修官同纂修通鑑綱目續編
憲宗實錄前後同考會試者三主考順天者一所得名
士居多典國學垂十年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材因災
異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庄田折鹽鈔
複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材望禁奸貪停不急寬民力
時有御史建議備生貪祿授中書公上言御史宜俯垂

充宥以全風憲之職儒生宜收回成命以杜僥倖之門
不報未幾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以
重祖宗之根本京城內外軍民艱窘宜量發賑濟曰佑
啟皇儲以重天下之根本春官號德宜督進修屏耳目
之玩好戒禁花之遊觀曰撫綏百姓以重邦家之根本
各省兵荒相繼賦役日增宜節省財力慎重名器曰增
進賢才以重致治之根本明年甲子適符洪武十七年
開科之期宜增鄉試解額以廣賢路　敬皇帝改元韓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又因災異會諸司陳新政十
二事其前二事則勸上法孝宗任大臣以為出治之本
其後十事又勸上崇聖德修廢政廣言路以盡為治之
道忠誠剴切抗言無忌未見施行而奸黨已側目矣又

每與守備論事不協而各處內臣進貢過者歛多索供
紅以便己私公皆裁抑其數多致中傷逆瑾嫉公尤甚
南臺諫以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贐以白金且欲為直其
事瑾益怒責令諸臣招與同黨謫降浙江左參政致仕
後指同劉健謝遷韓文劉大夏張敷華為朋黨榜示天
下瑾誅復尚書銜致仕　章懋傳　先生學問淵委識達
而蓄充休休為至方若員至勇若甚怯溫煥容可親
而居中乘不可柔知先生者容亦淺之知先生也廣乎
介而能乘公大而疏先生焉其美而會其迹泯然者矣
見素集　姚鏌謂公當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
睦子孫醇謹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
晉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

之望爲憲副陳伯獻謂賤者即之不知公之貴卑者即
之不知公之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之賢且智非意相
干者即之始知公之凜然不可犯人以爲名言

文恪王公

公諱鏊字濟之直隸吳縣人仕至少傅武英殿大學士
卒贈太傅謚文恪　公隨父游京師吏部侍郎葉盛試
所學奇之時冢宰王翺新進盛曰夫一王翺得一王鏊
安知非後來忠貴乎提學陳選一見以天下士許之鄉
會俱首廷試第三人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
勢弘治初充經筵講官時中官李廣怙寵干政公進講
意存規諷上退謂左右曰爾等知今日講官之意乎蓋
開廣也上出游後苑公講無盤遊于田詞厥義諄上休

聽自是不復出遊壽寧侯與公有連絶不與通歲時問
遺輒麾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投附昭德寺費耶
之乃今自附壽寧耶武皇登極起爲吏部侍郎內官馬
永成等八人蠱惑上心公言于戶部尚書韓文曰此國
家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僚之表獨無一言耶六部合
疏以請時吏部尚書焦芳黨八人不肯與名韓乃命戶
部郎中李夢陽代草疏入上大怒召諸大臣左順門宣
旨切責衆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八人者實蠱聖心不
除將亂天下韓復抗言之上特遣寬永成等而八人者
環泣抱上足乞命上頗悔之事遂中變劉瑾既用事首
擢焦芳入內閣以公時望命並與機務進武英殿大學
士時瑾日益橫威鉗士類按索徵斂枷械之尤劇韓司

徒不已必欲殺之公於衆中大言韓公清忠粹德天下
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如公議何由是得釋劉大夏在廣
西嘗易置土官岑氏瑾矯旨逮下錦衣獄欲坐以激變
公言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爲激變竟減死
論戍讒石淙楊公于瑾謂其築邊太費公曰楊有高才
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
以殯速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矣不可以薄
葬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
以妃祭以后皆從之時內閣舊臣李東陽數稱病不出
而焦芳者惟瑾是聽公獨正色危言數以事忤瑾三疏
乞歸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咸以爲異數
云既歸吳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學嘗作明理克己以

自砥礪及充養純久晚益純明其所論述積簡帙未之
及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者震澤先生者非耶內行脩
常無俯仰之愧外際明良植祿位聲光之著上自廟朝
下逮閭巷咸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
見異稱美或稱近之邵尚書國賢稱公之文規摹昌黎
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
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經法于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
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
天下皆以爲知言王守仁曰　世以文學稱王公者豈
知王公者耶屈于權奸竟不得一展所學少攄其經綸
天耶人耶昔故與沮于延齡古今同惜東陽於濬何代
無之豈獨王公哉　獻實

襄毅許公

公諱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公為御史出按山東甘肅所至持風裁官吏豪右不法多自投開不下所司墨吏多望風解去都御史陳鉞諂附太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致寇邊東為御史按珍所劾直又誣奏珍逮下獄公論救且言直罪狀詔奪俸三月珍謫戍遼東湖廣總兵李經有道士以黃白術干之者不用怨經乃誣經不軌首于汪直直奏逮經百口于錦衣獄公寃其冤具狀以聞即日詔誅道士且禁校尉勿再妄緝事直愈怒日令邏卒伺于門無所得後竟以章疏字訛奏公杖午門下𡬶冤還山東副使監試有欺私貴家子者譏不從東昌一武官子嫉會同儒生飲于酒家是夜被殺有司疑生嚴訊誣服公備閱商歷知酒家以殺之翌日買布數疋遂伏辜巡撫大同日上備邊四事曰定策略修戰具修繕墻築屯堡武邑王聰沐不法奏降為庶人後陳邊事者八曰恤邊軍實邊民尊主守均輸納徭軍餘便廻避去無益革冗官劾太監石岩岩誣公擅用旗幟降知兗州進陝西按察使虜寇甘凉拜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土魯番世襲哈密其首阿黑麻遣將牙蘭襲據其城公與都督劉寧調集赤斤罕東夷夜冒雪進兵牙蘭遁走城中從亂者余八百或請盡誅之以徼封侯公不可曰城中無人城誰與守耶遂復哈密以功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陳八事召為戶部右侍郎論救主事郭岳譽見陳修省數事會推大臣錄即正言人以為侵官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既曰會議而乃黙黙耶　正德改元上疏請勤聖學戒遊逸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逆瑾擅政嫉公多違異乃以部官署銜奏制擬令致仕又以薦雍泰坐除名而怨猶未已復摘撥大同時糧役前細以中之事未結而瑾敗復官致仕所著有平番始末李文正碑　許襄毅之成功也有六善為威信洽孚夷戎歸心一也小利羌殺蒙我得我勤備制番因死命二也善用諜人諜則中機三也誓言遠征不欲浮謀不忘勞賞四也首踐寅躍生死全勝授恤協從而安定之五也勤思遠謀不急近功不矛殺戮六也又曰襄毅生八百死命仁人也有後宜哉

文正李公

公諱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少師華盖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正　公五歲能厚筆作大字景皇召入文華殿命書龍鳳龜龍十餘字大喜賜果鈔十六登第選翰林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使占城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公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未正朔修職貢然侍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抵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會同官上疏曰祖宗自

洪武天順間而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恭外不得一覲
天顏每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係于
彼必係于此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宋徽宗崇信
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
社稷顛覆至谷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
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淸龍
虎宮神樂祖師皆閙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李
絳有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頃熒
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水異四方奏報殆無
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罷勸請李之功復按
丁之礼遠邪佞之人斥誕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時
武岡知州劉遜違繫料道會奏上怒悉俱下獄公復同

疏救之上為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諸 公與謝遷
同入內閣一時制誥多出其手修會典纂要義例亦多
所裁定孝皇不豫公與謝遷同受顧命東宮即位下詔
與革利弊禁治奸宄最為嚴正天下誦之 正德改元
荒怠朝政皆由近侍諸大臣扣閽欲去八人內臣日至
閣議劉瑾爭之強忤旨皆去位而公獨被留逆瑾用事
雅慕公欲致之不得遂矯御史楊一淸逮繫至京事且
不測公力為之請因約一會公嘆曰此為知己屈也乃
詣外第訪之楊公遂得免一日朝罷有錄瑾過惡匿名
委丹墀下者瑾傳旨令百官跪詰問所由無肯承認者
冒暑恐餓即有仆地死者數人矣申刻俱下詔獄究訊
者三百餘人公論救得釋瑾作新例逃軍連坐為主將

佑皆籍沒充軍強盜日衆連坐親屬錦衣選校于近京
州縣捕盜不得併其無服親屬執送法司槩坐充軍遠
近騷然公皆極力止之全活無筭總兵平江伯陳熊漕
運江南米以濕潤米折為贓遂至大獄公力爭之得戍
海南寘藩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款取回
各處差出官校瑾以舊制不可革公曰舊制行事官校
止在京城今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奸詐之徒
因而矯托眞僞莫辨若眞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
取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語塞流賊聲勢甚大王師屯
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故甚所
在招議招撫張永以問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
外夷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殘害數十萬衆朝

廷集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而以招撫為計何也永等
嘆服議遂定 時有獻策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
調宣府邊軍三十八入衛京師而以京軍欠數邊戍每
歲春秋番操如邊操例上遣谷大用至閣議公陳十不
便上不聽遂懇疏乞休 年譜 公忠信豈弟操履嚴
從事于持志養氣者甚熟公未嘗以語人而人亦莫之
識也 汪俊撰年譜序 先生素行全完王幹名滿天下
而自視歉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發常應變恒
介介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謂不本之德不
可也 楊一淸撰文集序 予觀楊邃菴叙公文曰高才絶
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龍門底柱呑吐百
川涵浩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 邵二泉叙續稿

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一節一
麾無不如意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執洵間溥海內外太
和流行兵以不武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措爲治
伊誰之力與君子以是知文正之不可及也 廖道南記

文襄楊公

公諱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仕至
少師華蓋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襄 公幼穎異日記
誦數千言十五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尋擢陝西提學副
使創正學書院採各學俊秀親督教之大要先德行後
文藝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再轉南太常
卿壬戌以節入冠馬政久弛用薦陞以左副都御史督
理陝西茶馬親履邊荒陳條宜五事茶利大興馬亦蕃
盛三邊仰給甲子邊臣請京軍會勦大夏薦公巡撫
兼經理邊務公即率精兵阻遏劾罷總兵武安侯鎮押
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扞
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至不敢渡河乙丑冬
關西大擾虜數萬人由寧夏直抵固原遠近危懼公會
總兵曹雄議方畧恭敦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
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賊圍各屬營關公且至移使
隋德夜薄城下公連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虜疑我大
兵至遂遁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汾
陽單騎見虜相類 正德丙寅命公總制陝西諸路軍
務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
邊巡視處方畧上四事曰經土人處類地賞招募濟賞

發邊土處頻公復經畧河套河套者周之朔方漢之定
襄赫連勃勃所築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北
正德以後沒失其險阨舍受降西衛東勝又撤東勝而
就延綏河套爲虜巢脫巢穴冰堅入套東寇宜大西寇
寧固其患無窮乃上六事一修定邊營迤東邊墻二修
復寧塞邊迤西屯堡三增設花馬池及興武營衛所
四防禦靈州土堡五整飭韋州官軍六增修果山鎮遠
關墩臺悉中機宜上可其奏公築邊墻刻期奏績丁卯
以忤劉瑾乞休 上亦罷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
瑾柄國公被逮詔獄賴李文正救得致仕有學記 庚
午寘鐇據寧夏叛仍起公總制鐇就擒瑾以素嫌侮用
公乃矯詔令公專在寧夏巡撫實陰奪總制權亡何公
與監軍張永定策發瑾罪狀上震怒瑾伏誅加公太子
少保戶部尚書辛未兩京及山東河南盜起公臨十事
曰稽民增軍宥脅從聯鄉保克賞賚嚴罰禁治坦竊禦
掌救禁奪功防奔突上嘉納之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
察副使吳廷舉宜委任責成渠魁劉七屯兵近圻要朝
廷省罪廷議將從公執不可寇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尋兼武英殿大學士乃因災異上疏自劾近倖錢寧嘶
之公遂致政 正德己卯宸濠反公以鎮江爲江南首
郡要害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
爲外護設中軍營爲內應民恃無恐後 武宗南征特
幸公第左右有導上幸浙者公從容婉諫遂不果 今
上繼統太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特召公再入內

閣首疏起用謝遷上以張鎣還陵之事諭公公對以祖
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安靜已久豈宜輕遷况
獻皇大葬之後陛下自藩邸升為天子不聞之吉壤可
乎遂不果遷　大獄已讞上怒欲置馬録死罪公極力
救録得戍邊　初張桂二臣劉悛上久亦厭之言官多
有論列疑公所授二臣什特即私謀于霍公韜霍懼有
尚寒之勢遂上疏毀公上始疑公遂再疏乞休霍復諷
言官論劾乃奪公官公急于進賢而明于知人故舉王
守仁于廢條而宸濠受誅録楊宏于編戍而總兵漕運
至于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公宇之捍禦留都俞公諫
之總制江右是皆備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
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公博學多材所著

有石淙類稿府藁議玉堂稿行于世　今上在藩邸府
獻皇諭之曰吾楚有三條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李
東陽楊一清是也什暑　公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
任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簡不
在煩苛皆時所深忌者森暑　予為編修時值遂菴柄
國見其奬拔善類綜達事機每奏對處情羽檄多午一
夕十疏口授指授悉合神筭有嘗已者多從而據之然
門生故吏汲汲援引布置要津以故其門如市其心未
必如水也　康道南撰記

文莊邵公

公諱寶字國賢直隸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
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公初知許州能以

禮讓為國所舉動風化中事作新廟學論諸生義利公
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
之詩書為文矩則許之文風蔚然改觀正穎考叔祠墓
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范忠宣于襄城斐晉公于郾
城數能膏杖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文公社倉
立積儲法行計口洗田法為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于
今稱便徵為戶部員外郎以薦陞江西提學副使至則
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詞藝崇雅黜浮士類勃興修濂
溪書院撤取其族孫守祀改建白鹿洞院有學田定課
程遠近向慕遷浙江按察使慮囚究出疑獄者千人進
湖廣左布政振恤災傷奏蠲逋負民賴以全活者數萬
一　撰碑　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用事公一

無所通瑾銜之數今以老言懷公不為動乃勒致仕瑾
誅起撫貴州尋陞戶部侍郎疏乞終養年踰六十日侍
太夫人側怡愉悲歎不異少壯日太夫人殁公寢苫茹
蔬哀毀骨立人謂純孝　今上登極大臣言官交薦乃
有禮部尚書之命公疏懇辭不奪其志　公平生操履
端飭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餽遺不苟受篋中無長
物唯翁書金石遺文而已公于家稱孝于國稱名臣
于世稱純儒然為天地間完德君子　公力學老而
弗懈于諸經究極其奥為文類檀弓左氏詩獨出入李
杜間樂府有晉魏風格故一時文學士收名定價率以
公為師造請無虛日所著簡端學史二録已為吳獻臣
録進于朝其定性書説漕政舉要録容春堂勿藥諸集

君子卷藏于家居鄉尤敦德好古嘗節律入号倣范文
正義刊所居畫小井田扁曰横渠遺意　孫金撰傳
公性度端雅貞介風成暗事猶薾李未嘗疾言遽色人
或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為真士夫
不為假道李于声色貨利絶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則款
之弗衰一時碩儒並以天下士稱之而憲臣有言于朝
曰行追古人李方国士　張檟撰狀

祭酒蔡公

公諱清字介夫福建晋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祭酒
公授礼部主事調吏部尋復礼部乞改南未幾以病告
歸起為江西提李副使故事三司以朔望謁王而于朔
望一十六日謁孔廟公言于三司乃俱朔望且先謁孔

朝事廣人附之及賀生日公又獨去朝服中蔽膝而拜
廣人者素媚都御史林俊以公後所學也益附之引疾
去連殘乳改起公為祭酒命下已卒　介夫壯新厲行
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為正宗四書為嫡傳四儒為真
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宗引已悟李宮而行天下
闡發幽秘拔人心而係名教本厚于仁義道德粹如也
見素存　嗟始來京師謁今大司成丘公公為海内宗
儒不屑一世獨言介夫李醇而行潔可以進于古人始
即之見其气清而色和外閒而内辨固已使人忘其鄙
吝及與之久處不自覺其薰蒸于中而優游于相忘于
外也與之論天下治俗之隆汙文章之高下道李之邪
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李功之生後當成敗一以礼義

斷之閑者瞿然以驚犁然有所得遂于是益服丘公之
知人儲侍郎庠　公臥病自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
窮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
自勵以見貧之外又有所當念者爾自譬歲有善發其
生者能以一生為万歲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
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揆名器徒以就其一
已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月湖集

尚書林公

公諱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太子
太保刑部尚書　公為刑部員外郎陳白沙以薦至京
日與講學大有所得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方以秘術
進得被殊恭度内帑銀十萬營建永昌寺公上疏極論

之請斬繼曉而戮梁方言甚激烈上怒下詔獄加刑公
對益厲後府經歷張黻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公得姚州
判官時言路久塞二人直聲振海内人比之鳳陽云王
端毅公疏乞還之以勵忠節會了日星變憲廟感悟叙
復南部考宋或作匡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信崇
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万
爭以金泥其面公按巡廢命焚之父老言犯之能致雹
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雹即止已而無驗遂焚之得
金數百鎰悉輸之官代民償逋毀遊方諸淫祠三百六
十余區所在孝官收根其材新之城趙州以所得盗鑄
賍銀四千餘兩為工作費城完民不擾暴客遂戢民為
立生祠祀之土官李印相讐殺公開城諭之多感俱送

卯出不煩兵　弘治庚申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江
防時陝西地震水涌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
漢晉以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且乞裁齋醮清役占汰
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肅
方石謂為近時章疏第一公正身率物與張簡肅公並
名清約都人化之有唐楊綰之風焉壬戌江西盜起勑
公巡視寧庶人貪譎枝害僭取祿米官校侵牟民利公
悉裁抑具奏乞斷大義特垂善處毋涉兵王凡杖之賜
叔陝京郎之來時濠雖橫未有逆萌後卒如公言云
武皇初政起公再撫江西公上疏力辭改撫四川時藍
鄢之寇方劇公至即宣布聖恩勒撫並行累以捷聞初
播州土官楊友與其兄愛爭襲已奏革其宜撫既又賂

卷之三　三

璫求復公官執為不可數忤璫意會璫誅乃得無事公
又奏璫雖誅餘黨尤在近倖安知後無復璫者請擇取宗
室育之宮中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大
以修復舊政指斥新用事者爲公請致仕遂可其奏命
下勅諭大醜言官乞留不報公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
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寧庶人交宦官交薦不起今上
在藩邸久知公名及入繼大統首以刑部尚書召公未
入覲上疏乞親近儒臣與相可否疏近之臣稱不便者
未宜盡革據天下公議時近倖復用事故及之既涖任
命侍經筵會暑罷講公言學貴緝熙不宜輒罷屢上親
大臣勸聖學闢異端疏太監崔文寵極一時御史劾其
私人李陽鳳科斂脅索事下刑部文貪緣內降付陽鳳

等鎮撫司問理公據法執奏有宰進詔不敢廢法之譏
上雖不罪公而獄改錦衣公以不得其職遂上疏乞休
歸一清志　公性簡儉居官尤廉餽不敢肆金不費公
廩爵然若寒素遭疾且疏預辭身後卹典及時改數事
爲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撰呂柟宜用輔德
鄴毋忧　公平生不甚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
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尚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
爲大戒以撫綏爲上蜀人戚畏之如神明比之宋張
詠　楊廉撰墓誌序

尚書吳公

公諱廷舉字獻臣廣西梧州府籍湖廣嘉魚人成化丁
未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尚書　初為順德令邑有權璫

卷之三　十二

都御史當瀟欲為修其家廟檄公至督府斥言甚厲公
曰令土官非奉藩制新息一夫不敢役分金不敢用遂
辭出屠毁令他邑成之御史汪鋐亦惡公曰彼寧抗上
官市已能何也公壞淫祠妖寺以其材治土從書院及
修斈宮御史按而會其直錄兩必杖卿大夫子犯盜公
許其改行生之御史捕盜令自首賂知縣盜不敢誣公
因服桎手日詣訟所分析與私狀上御史大衛釋之弘
治丙辰屠入爲冢宰遷公成都同知廣東盜起馬端肅
劉忠宣薦陞兵備僉事征十三村池水諸峒平之又兼
屯田鹽法時逆瑾令各省庫藏悉輸京師額外索取無
以爲當出於鹽法公疏請乞留備兩廣軍興之資瑾方
怒矣而公又劾帳府門正陳鶴買菜至廣多不法又劾

總鎮太監潘忠子餘事忠亦訐奏公逮繫詔獄考掠數
日無所得乃坐枉道還鄉罪枷號吏部門外九日死而
復生謫戍雁門逾月遇宥放為民林希元碑誌陞雲
南副使未行江西姚源賊發陞右參政往撫之公一以
至誠開諭往返不以兵自衛為賊所留劫居數日稍以
利啗賊左右使執其酋卒以平定疏立萬年縣民甚德
之尋進右副都御史定湖南廣西地界武崗還京疏言
六事備宸濠變忌請改元石為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
臣意改南戶部進右都御史賑恤以荒備均糧運抑過
豪右稱貸禁私驛止妄工及積年供應之煩擾者南畿
肅然　崔洪泉小傳　公長身而癯面如削瓜敝衣帶穿
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行人罕能奪

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固飢寒而施于不校有無進南
工部尚書即疏歸所居湫隘無郭外田丘壟之寄十餘
畝李之日顏然無具都御史姚謨助之平生篤友誼見
良士身下之忘其人已在太宰兄事羅玘玘病與侍
死公為煮粥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僚近
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活玘生
我也公好讀書積至萬卷纂諸文清胡敬齋錄釆其要
言作詩效陳白沙論曰銑平生頗識賢士大夫如吳公
真才潔履高行定力難能也銑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
然否嗟乎吳公服政四十年衣食人能廣惠矣妻子不
能延朝夕百瘁九死推賢下哲不憚屈己比卒不聞報
德者孟子曰命也　崔傳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四

忠烈孫公

公諱燧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右副
都御史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禮部尚書謚忠烈　公
為刑部郎中讞獄江西疑獄積十餘年不決者決斷如
流爭平反以麻頗忤劉瑾連罰贖瑾誅遷陝西參政尋
拜右副都御史撫江西時宸濠謀逆橫斂剝民王府人
白晝市殺人奪人財產公危首本官校及衆官之尤無
良者敵論貝獄濠乃怨其罪于郡王將軍而痛怨公因
容疏其罪狀章凡七上悉被中道邀匿弗達屢乞骸骨
亦不報于是平置盜物賦役清詭寄嚴保甲寬課稅汰
罷羸卒峙糧練兵因徒自大庾以下悉聽入金榖以贍

中坊衛所郡縣募統勇敢部伍以時閱操預防制變由
為之計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具以濠事告御史蕭
淮淮以聞詔遣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
報濠與己卯六月十四日各官入謝生日宴禮濠陰令
諸兵杖衆刃匿幕中出立露臺曰太后令我監國公請
密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
二日臣寧有二君　太祖法制在誰敢違之濠怒卻入
殿中易戎服以出幕中兵皆出露刃環立濠大呼駕公
曰我何負于汝奏我七本公曰朝廷何負于汝汝反耶
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逵厲
聲反復辯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何得若此濠大怒叱武
士縛公及逵曳出惠民門外斬之皆挺立不屈罵不絕

口過害日方刻忽陰曀曠為無光城中男女無大小皆
流涕士卒皆扶舁哭弔盡哀詔贈禮部尚書謚忠烈立
祠曰旌忠春秋祀之江西通志　公自下車以來日親
庶政常至夜分漏下五滴即起秉燭而坐與諸葛之夙
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者同一志措倒巡撫官皆
携家為公任四載恒如一日與岳武穆之不受名妹者
同一心聞閱奏疏務揚奸惡以保宗社身衛諸子之竄
心竭力不避艱險者同一患委身不去賊脅以兵而罵
色愈厲又與文信公之從容就義者同一節　忠義錄
公遇害未閱月而陽明一呼郡兵響應兵充食足亂人
斯得皆公平日先事預防之績也公卒之日長街委巷
老稚相與扶携哭公柩一月凡十餘萬二祭凡數十百
人哭皆盡哀吁此亦可以驗公之澤民之心矣　褒忠錄

忠節許公

公諱逵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江西
按察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
公初令樂陵劉六盜起公為築城浚隍俗勇悍城令
民家為治垣垣闢一竇竇內伏兵一人餘編什伍匿兵
委巷曰視我旗幟金鼓以戰犯者有法盜入一一無所逞
賊奔伏發斬獲殆盡以功陞山東僉事遷江西副使時
宸濠挾權利謀諸守臣皆畏禍歛避相結納獨公每
務違之數縶縛其黨禁抑不少貸言於巡撫諸公曰寧
府敢於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倚重賂也
重賂靡所不到者為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
難制策惟有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
解則恐孤而無志可行不然後難畜也當事者韙之七
何濠益橫因脇撫領保薦賢孝會臺諫論劾詔使都尉
侍郎中官往附且宣諭為濠反乃因各官入府賀生日
縛都御史孫燧將殺之次問公何言公曰惟有赤心耳
豈從汝反乎濠怒喝武卒幷縛公公顧燧曰早聽吾言
當不至此公嘗與燧謀先發後聞也既就縛慨慨大罵
曰我則死矣汝逆賊亦當旋死自府中出道行比受害
罵不絕口挺主死惠民門外觀者壯之時諸守臣皆就
執繫獄尹都主事馬思聰三日不食死參議黃宏以索
壑其項亦死公父方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
副使便為往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此必吾兒也吾兒
素志如是故知之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 [illegible] 嗚
呼公之大節不待豈植而後見當時學守樂陵捍禦
旌人固知其有死義之忠也公之定論不待久而後明
當時寧濠當道訓練士兵識者已知其有不可奪之節
也臨刑之言聽者凜凜真足以寒未死奸雄之膽故當
之後面色如生又足以厚並道其後之癘　臨江府
稱聞江右人言曰宋有文丞相明有許副使又聞山東
人言曰唐有顏平原明有許樂陵斯二言何謂哉蓋文
山祀于吉安南昌距吉纔一水復二百餘年忠節祠建
為又一文山也平原祀于靈武定興陵為據壞後七百
餘年忠節祠建為又一平原也死猶擇隣曠世冥關其
事同其心同宜其血食之地亦同豈偶然哉然平原天

子不知名而忠節已録功于生時文山賚恨以殁而忠
節随刑志于死地嗚呼可以爲萬世報忠之勸矣　陸武
祠堂記

陽明王先生

公諱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弘治已未進士仕至南
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世稱陽明先生　公舉進士時
有彗星及北虜猖獗上疏論時政極剴切明年授刑部
主事審囚淮甸多所平反尋移病歸越闢陽明洞讀書
甲子聘考山東鄉試改兵之武庫主事逆瑾逮械南
科戴銑等下獄爲疏乞宥忤瑾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
甦謫貴州龍場驛丞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爲投江
潜赴龍場始至茇棘間民爲伐木搆屋乃爲爲何陋

賢卷之四　四

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時席書官桂陽稱亞學後時
從遊者衆尋陞南刑主事與湛若水等訂共學之盟歷
進南太僕少卿值留坰多暇專以良知之旨誨後進必
揚本原恒語諸生曰不患言誇惟患以身誇即間間小
暨咸謚益恭思會稽志　南贛賊叢猖獗用兵大司馬
王瓊薦公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倡三
廣夾攻之策枚橫水左溪桶岡浰頭之功雖軍旅擾擾
而講學不廢論人初與賊通乃立保甲十家牌法及行
鄉約教之禮讓　宸濠謀不軌令舉人劉養正說從學
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既而使門人冀元亨與濠
講學以察其微元亨至語矛盾濠怒遣還于是公往閩
勘事至豐城知縣顧佖具言濠反状欲南至吉安值風

冠聞濠亦發千餘人來迎乃密禱舟中誓死報國烈葉
免小漁舫微服而行留麾下一人冠服以待濠兵追之
不及乃爲間諜僞奉密旨命將出師潛伏要害徒取僞
人數輩以公文置袷衣絮中令其飛報軍情至吉安撫
檄軍民上疏謀反等狀仍督伍文定等調兵會討軍需
檄濠罪惡于是濠疑爲公所欺声言取南京留兵萬餘
守省城濠攻南康九江以及安慶公號攻省城免之仍
分督各兵疾進與賊寨戰數日擒斬溺死者數万至擒
含濠計窮遂就擒公既復南昌下令除留守之黨封府
庫之財收扨取之印安脇從之民釋被刼之囚表死難
之忠方謀獻俘京師而邊將許泰江彬内臣張忠假王
事功嫉頤欲併害公武宗駐驛南都遣鄧谷敕内臣

賢卷之四　五

張永察公無他備言其忠于上詔不行仍命督兵討賊
嘉靖改元召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尋爲當事所
忌六載不召六年廣西思田二府土官岑猛構亂兵部
侍郎張璁敬桂萼同薦公堪任桂萼不喜公勉從璁請
得允馳檄授總制軍務公度賊難進兵行勸之恩乃撤防
兵解戰甲論成信受米降杖土目從岑猛設留守而思
田遂平公又按視新縣八寨諸峒十餘巢撤守巡命土
官分兵布哨擒斬賊首黨遂破之移衛所制諸蠻設縣
治增城壘皆保治安民之要事甫竣而公不起矣後奏
至宰敬稱公才器不可及欲薦入内閣楊桂二公皆不
懌桂且疾奏能遷誣公行賊得爲兩廣　上洞察其枉
下能逮獄杖死之後公爵至隆慶復職追削公伯并卹

與聽謚天下惜之　公天資絕倫少喜任俠長好詞章
壯好釋老既而好學以斯道為己任以聖人為必可至
雖處富貴常有煙霞物表之思彝英珍鼎錦衣縕袍大
厦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斯世
著　黃綰狀

文隱石公

公諱珤字邦彥直隸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吏部
尚書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隱　公為冢宰時承
群小竊柄之餘改以爵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以媒屠
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弟見屏黜登實汰冗不及
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要曰劇
勸上務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己無為漢文之與民休息

而已其諷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
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
效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剔蠹淵魚之察人請其為
狀時之藥石云　公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業言遇事
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惟微見詞色間
人或請其過直或歎于雅量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
正典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文體為之一變有非考亭
之學者公詆之曰微考亭吾輩其遑為學非之亦何所
見第好名耳　楊文襄碑　公初居翰林勵志不殖貨
利及官冢宰黜陟公明弗為權勢所奪然緣是見忌致
知制誥蓋前無此故事也作相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
直始終不變云　讀書續記

尚書喬公

公諱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吏部
尚書　公為南京司馬時武皇南征駐蹕留都大將江
彬等統邊軍數萬扈從屯住京城彬怙寵縱恣權傾至
尊儀不軌心公獨任留守之重每事裁抑彬亦敬憚公
不敢肆一日脫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惶駭不
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
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索何督府以
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詐傳上旨有所求為日
數十遍公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沮鎮安都城保護大
駕竟得回鑾真社稷臣也南都至今思之今　上入繼
大統召公為冢宰公據官文選諸缺郎事至則正銓選

抑奔競杜請託録遺逸部政秩然與故老見素林公九
皋孫公季彭公協心輔政朝廷改觀海內翕然倚重
然皆不久罷去為世道計者惜之　公身長偉貌聲如
洪鐘博學好文工篆籀及一藝者悉得延見恭接遇事
從容裁處雖劇未嘗出惡言休休有容得大臣體　紀聞

康惠李公

公諱承勛字立卿湖廣嘉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兵
部尚書太子少保卒謚康惠　公知南昌府時賴賊犯
新淦執參政趙士賢請安賊援趙王嶺瑪瑙岸華林賊
破瑞州公廣詗諜縱壁壘扼渫淵進戰擒胡雪二賊遂
府華林賊又殺我副使周憲公諭降建賊王奇約內應
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戢公即上

疏請彌祖八年姚源賊起江浙閩總制俞諫請邊兵來
勦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親兵自德興南昌自
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
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縱賊詞大理卿燕忠訊
廣信白壁浙江按察使尋壁都御史撫遼東邊自汪直
開邊後開原懿路沉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遼豪雲
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大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
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諸城皆濬隍樹木為阻固東陽稍
尋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令　上即位起公南臺改兵
部尚書兼都御史公上疏乞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
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諸匠數千人上嘉納累年
積弊一旦剪剔去九年大風畫晦上念恨憂邊歸問公

公曰去歲冰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
原為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于蘭州及時糴貯以備
河西突窘昔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今亦不剌又深入西
寇夾攻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並歷甚浪被其殘害
急宜繕塞設險斷臂絕隴使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
不善撫則為門庭之寇雲南安南之叛軍民困敝瞬日
持久恐釀成大禍交阯世子流寓老撾冀自歸命請援
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為警備　騰駭
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官軍
考選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太監麥福言四衛禁軍隸兵
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勒曹賊皆四衛功以直
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

兵權所關致死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由
太監曹吉祥諸閹譖害乃從公議

副使李公　淡泉傳

公諱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從父宦寓大梁弘治癸
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副使　公倡為古文詞以起衰
陋斷自秦漢而止六朝以下弗論也初拜戶部主事時
壽寧侯張氏怙寵縱恣閼郎店奪民田戶爛熏灼莫敢
問公上疏論之語極切觸傷中宮昭聖大怒孝皇不得
已下公詔獄掠問詞氣慷慨無所撓孝皇素文華殿召
見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問李夢陽宜何如劉健曰
夢陽狂直不足深罪孝廟色變李東陽不敢對但叩頭
而已謝遷從容對曰李夢陽雖狂誠其心無他實欲盡

忠于陛下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幸
南城召問兵部尚書劉大夏日來外間事何如對曰近
得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之大孝廟曰初下夢
陽于獄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實欲殺之以快中宮之
怒使朕負殺直臣之名其不忠如此故朕釋之大夏曰
陛下此事即堯舜之心也公既高材不肯同流俗人以
是多忌之者尋遷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文力變士習
時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利
否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初不為動久之
與其計公不知也按察使鄭岳為濠所陷而公與岳素
不相得既得罪謂公傾之也遂訐奏公聞往濠敗詞連
公顧司寇林俊力救得亡窮治役大學士桂萼方献夫

於韋霍韜及撫按交薦不用卒于枝善古文有父風祭
進士終海州判官　公朗錫王主做硯當世詩文卓爾
不群晚乃沉覽諸家益濟弘博或失則麓抑亦矯枉之
偏云爾孝廟朝言事意翁翕希賈生代韓司徒草奏劾
諸閣老失賴武功康海脫其難視李江西不能身偕辭
仰躬殖縲絏誠亦負氣之過卒使遺辭揜柬伊誰咎哉
生同集六十三卷可謂富矣　國寶新編

副使何公

公諱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人弘治壬戌進士任至陝
西提學副使　初授中書舍人時逆瑾用事上書韓大
臣言宜自振法抑瑾權不用謝病歸踰年起官瑾敗李
東陽薦復原職直內閣制勅房經筵官某友李夢陽遭
江西之訟衆多媒蘗其短公獨上書申之訟得辨見清
官免上疏陳闕失且譏兼子不當爲世官不當混留中
不出人皆危之時四方索古成頼識公車馬塡門碧錢
家歎交難持古畫求題公曰此名畫不可爲汚謝不許
郎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廉殯贈之棺公叱曰吾友生不
爲受賓以死受之哉遂自出金爲之葬坐陝西提學副
使政尚嚴務在崇本抑浮士初不悅久而安之後棄官
歸卒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雅大記常曰文靡于隋韓
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
于謝人以爲知言　獻定　公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
不勝衣馳才長賦並凌作者時海陵儲公嗟錫山邵公
寶咸加歎賞和粹沖炎人樂爲友衆目爲白韓中人然
性簡意寬不事拘要遂出爲校文之職以勞致疾弗瘳
太成夫文章之道初猶師承方驀妙境公與李氏論文
直取含筏登岸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固非確論苟
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斯亦人倫之雋乎　國寶新編

郎中薛公

公諱蕙字君采武平衛籍河南偃師人正德甲戌進士
仕至吏部考功郎中　公官吏部時武宗南狩抗疏諫
止今　上議追王之禮廷臣論奏紛然上意初無固必
而主議者持之益堅故諸臣往往得罪去公曰是不可
以空言奪也乃著爲人後解大宗謂大宗不可絕而義
變則繼子可以爲後又著爲人後辨謂繼統固繼嗣而
繼嗣所以繼統且得無生而貴者莫天子諸侯之子苟
不受于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其言出入經傳覆蘊精
核而詞旨頗激人爲傍惧而　上不爲蓋忤南下獄尋
赦出而主議者銜之卒以此罷公粹羅頤更精敫自愛
不復有當世志　文徵明志　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
名一家中歲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靜虛甚寂之說
而証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于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的以慎獨爲括以
喜怒哀樂未發爲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致自是收
斂耳目澄慮默照者若干年先生氣稟氣清行已峻潔
表裏皦然一無所蹈其才雖高而破去崖岸居鄉絕不
爲人干請性好施或曰爲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
心耳　唐順之志

康敏白公

公諱昂字廷儀直隸武進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太子太傅刑部尚書卒贈太保諡康敏 公初授南京禮科給事中首劾司徒張鳳下詔獄歷進刑科都諫嘗以災異言事謂 陛下即位初詔罷貢獻停織造禁権勢抑異端而今皆不爲衰止願守大信以令天下擢應天府丞陞署府事興學校定賦役歷遷南京左僉都御史撫督江防有劇賊劉通出沒海上東南騷動公調兵斷要害窟而招之通身自納款公諭遣還率其餘衆以降乃執通送京師餘釋不問進右副都御史擢南兵部侍郎鳳陽陵兆公與平江伯陳銳往脩之方歲儉民困重役公綱度得所二年而事集又以餘財賑饑民所全活之弘治己酉河決原武改公戶部侍郎治之公簡率官屬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引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睢河以入泗又另爲渠堰于徐兗濟滄之間以殺河勢又高郵湖運船所經率多飄沒公開複湖于隄東以避風濤之險傍植萬柳以固堤岸行舟便之稱爲白公堤云歸改刑部擢右都御史令御史出按歲報有司賢否狀視其所報當否而殿最之請籍天下軍伍以便稽勾籍天下田數值水旱則視其高下以蠲其稅進司寇一意矜恤時法司苦條例繁雜公奉詔會官刪定頒中外行之決家名爲白公例云 公性寬宏裕持論常依于厚善裒高益卑因事爲功決機應變無所凝滯待人接物各當其分上自王公下逮胥徒僕從見之無不竟滿或以緩急叩之輒力爲排解居官四十餘年未嘗有怨于人人亦無怨之者居家孝睦事繼母甚謹弟昇蚤世恤其二孤以賴爲戶部書算府垣爲國子生置田以贍貧族立義塾以教群子弟置局備藥餌鄉鄰疾病者多歸焉比歸不問世事園亭賓客甲于邑內放歌痛飲以終天年世所稱五福者殆兼之矣 李東陽撰志

公之季子諱圻字鍇之成化甲辰進士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初自戶曹而參議浙藩也時逆瑾用事藉開溫處礦公極言其害請以贖金充輸得報罷所部奏民偽牒術吏持官府兵法公籍華三百餘人戮日以又日本使掠鄞少年歸於刼其國主遣使入貢鄞人奏留之日本大懾公以待夷宜恕以情棄一惡少無損于歸戶留之足以召衆諸滋責其使弗治朝議以爲得體遷山東左布政時流賊甫平歲蝗公定稅爲九則寬恤被盜州縣檢舉婦女不受賊污者表厥宅民用不病擢尹應天修其先君康敏之績興學校舉廉隳招流移奏時政七事人以紹述榮之進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公以根本重地而畜積日耗即有水旱兵荒何以備乃奏裁冗食節浮費停不急之役又疏條其非便者數事剔蠹祛奸與權橫大拂然自是輿論益歸當宁方將大用竟以將太夫人之喪哀痛成疾卒 王守仁撰志

圻之子悅字貞夫舉嘉靖壬辰進士在禮曹十許年遇

皇太子将出閣妙選宫僚擢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求
以名望之稱也再以經講終于尚寶司丞云
挽之子啟常字伯倫舉嘉靖庚戌進士官礼部首八年
今擢為尚寶卿家世甲科之盛祖父子孫相繼四代盖
世所罕覯也或以為康敏世德之報匪不信夫

文襄席公

公諱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少保
兼太子太保礼部尚書武英殿大学士卒贈太傅謚文
襄　初知郯城勸民墾闢荒畝生業漸拓轉徙者来歸
作新貲令以其餘力課諸生料日漸多得人歲饑倡義
民輸粟擇人分地為粥食之男所全活数古人主保甲
法守望相助迯賊奥收入戊午召入為都水主事民主
生祠祀焉歷陞右副都御史撫湖廣定賦戶則以均徭
役築沿江堤岸以備水患薦陞省城號三元者置之法
人心稱快嘉靖改元陞南兵部侍郎署戶部京營以乏
粮與怨公規畫得銀數万兩給之稍安貽書執政奏截
運儲五十万以給軍餉南直隷大饑公上疏謂要荒夜
命漏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民命在旦夕若
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
縣每十里一局先發銀市米為粥飢民趨之全活者衆
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兼間月給米
銀人沾實惠甲申春桂萼方獻夫上大禮疏下其議命
檄公入京有嫉公者以賑粥事起藹公疏乞終事三月
始陞礼部尚書公屢疏辭不允仍命吏部趣之五月再
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詔公促與浙銀首上遣
廷臣借戶部法司會查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
相望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北官伏闕被繫上疏
乞宥曾懲等未許仍趣其来初廷臣執議以為人後者
為之子謂今　上宜考孝宗母昭聖稱本生為叔父母
上勉從之既下詔矣然終以為疑公及張璁桂萼抗議
請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宜
號宜具實以稱争論数年至是始下公等及廷臣直奏
會文武議于朝卒如公等言大礼始定成爲乙酉大同
五堡軍叛殺主帥焚總戎印焚令燬切死罪將官来
报於狱東立為帥朝廷擇遣振兵以紓其亂命礼部
錄新即給振公疏以唐藩鎮之禍為鑒宜追究原印不
宜輕給與執政忌忤惭之署丞何淵奏獻帝宜祔太廟
公引漢宣故事請于南城北建禰親廟夢可乃定世廟
之議命公監修献帝實録又重修大礼全書以公為總
裁公立朝僅二歲有餘賜賚不可勝紀乞休荷温旨褒
答十有四日望其勿藥及内閣之命下而公不可起矣
比属纊時呼弟春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體
国一念可質諸神即死無愧上若問遺言第曰願朝廷
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于取舍而已公讀書信道
本求性理窮探苦索務窮蘊奥居常以聖自牧至義之
所在則直前無所忌憚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断大
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辨衆莫去奪取與介介不苟門
遷如水然不以是自負歷官所至輯開籍邑部使者劾

薦未嘗不及其名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直以議禮之疏諱言遂與公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而違禮君子固有得公之同然者矣比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公入朝聖心悅懌上下相消釋重禍隱憂不可謂無功也 楊一清志

侍郎葛公

公諱希曾字仲魯浙江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卒贈兵部尚書 公初官兵科汪直義男汪鈺乞帶錦衣衛鎮撫守塋公首疏以為世祿以及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臣本無後而望來世祿之恩義男本異姓而冒他鬼之塋疏上中官皆切齒側目又疏勸上隆大孝勤聖學節遊案遠佞幸八事逆瑾遠謀中傷之差公湖貴二省計處邊儲至則有司為備千金賕瑾以免禍公毅然却之瑾大怒矯詔下獄杖闕下已死復甦除為民瑾誅復官刑科歷禮科奉詔持節使安南遠近聳其儀度以為從天而下莫不起敬歷陞右副都御史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勦惠州賴貴舉洲頭曾蛇仔七巢並興等遠上功多歸之人弗以自伐會召入為工部侍郎故論功竟弗及人益高之及還朝時黃河溢淤漕渠任事者方興新河之役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歲運又不繼人心洶洶思亟得公代乃賜璽書兼憲職以往至則廉知沛漕之洪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堤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洪之患乃上疏謂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支河也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于淮而入海故徐沛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堙塞全河東下并歸飛雲橋一支下衝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水溢為游波茫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為漕患既至濟即達觀徐沛險阻而得其利害乃復上疏以為濟沛間漕渠忽淤者由決河西來橫衝并擊閘河之水東入昭陽湖故閘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水更築西堤以防黃河之衝臣恐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為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為功徒省以濟事故捨新河而修舊漕者爲其易也沿黃河為堤百四十里者防其溢也停罷派夫十數萬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賑顧募而行犒勸者處雖費也上並嘉納之不期年而功成己丑河溢撓山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流流下射高數仞雖屋舟不能上公乃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稍截徙河通之東仍於徙河下埽以漸相屬埽漸迫河流激盪因決入故河奔放衝激二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曰今人未見禹之竹水未知於公何如耳于是侍御史炯章尚書拯各疏公費省而成速晝一而有序坐收累年難就之功宜加陞賞詔陞尚書係總理如故而公自此嬰疾矣 湛若水志

都憲馬公

公諱卿字敬臣河南林慮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公入對大廷策問道未行法未守公

咨曰政事之柄握于司禮刑法之權移于廠衛嵩切中
時弊賜第三甲後劉文靖閱卷奇之選庶吉士授戶科
給事中值劉瑾初政公以其儉酌情相宜靡有究滥天
下望治平爲辛未同考會試未揭曉禮部移文內簾發
靳學士奴洩試題之弊主考劉文肅驗鞠其人已出院
公上疏請究之竟坐奴罪衆子充吏靳大愧恨吏部遂
出公知大名府時薊盜大亂中域大名乃午達之道與
焉先斥又值歲凶公至修城浚隍礪器募兵大章賞罰
人思奮力東明小邑賊攻圍十有二日不拔遂去相戒
勿入郡中請留米若干斛救荒得報月散之無餘侍郎
王公宗濂齊惣公之事入境見道樹不伐民安不流乃
更稱其才劉瑾嘗加賦大名已輸於官公遂請作下年

正額之數邊東寧杲自御史傳陞僉都已除名潛居京
師學時閹永求復官揄賊永諷淶官薦之公在工科同
官有及之者公奮袂而言曰世果無人寧用爲如卿者
可也畿內可復令渠壕之殛已而後朱僉都檄真定并
討群盜杲必欲中公以危法並大名摘疵威脅公不爲
動亦無役得間乃令供軍需二千金公謂必得印信公
移乃敢上卒如請御史張某來按治與公同年屢示意
賂公不內張因事而怒貴之者數戍僃張定靳黨餃咄
隨公以復譽爾未久二子俱敗真定知府以下皆坐羅
公由是名益著尋遷山西提學副使發揮理學敦考行
謹持文章正宗以振時文之陋士風興焉晉溪司馬弟
考下第自稱門閥覓從朴刑晉溪榷寵赫奕素快恩譬

者改公恭政自招民兵平陝西回賊之變晉國叢丧而
葵妖民張鉞散乗虛取會城張旂舉號公先知之有備
鉞不得發御史不然後行部爲鉞黨所致幾不免乃大
索賊惣將多戮公又從容開釋無辜晉浙江右布政使
中官張志聰吴勤造幣于杭自擅搆利又縱行頭色料
既不中程而盈金以道十年不乾工公准之乃及御史
踩珠義押色料悉易於南杭守查仲道平價他無與也
中官奏公及知守杭逮新命交忽欽差有語逮公等下
詔獄治公等各認爲己罪敵疏救之公請知鞠慶府鞠
慶民朴而士少文公開誠布化均徭平賦移文麗江作
涤江堰以溉浡江以西之元土官鳳朝文及安銓叛或
拍公開道可逸公厲色曰大夫不死國而死家何也雞

江土官木公之妻制文之女元也妻畏其兵悍視其觀
違爲徒違公約會兵境上諭以國家威信木公感注出
兵三千往援會城潰人曰麗江兵故難調也由是二酋
先辭矣再晉雲南按察使委右平鑾功過當實當道器
之御史劉臬薦公宜亟召還戎六部贊國大猷巡撫大
同蔡天祐薦公自代曰卿氣萬可以消反覆才略可以
理劵結歷晉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撫淮揚公歸相埜
訪予愛悍甚予問故公曰水流天運同一化機川原攸
華久則復然河可慮也器鈍舟弊財匱功廢工可慮也
軍無休暇備而又耗盜帶私貨禁之生亂軍可慮也賄
成勢援罷之不能人懷異向誰任利害官可慮也埜徒
私販收大利而官損關闕課不充舟快江闊便則擾擾

固險官兵莫敢誰何他方可慮也夫社稷闞然之厄
而君子倚爲磐石之安卿是以拜命以來罔愛已極乎
答曰既存實心必有實政先知其憂後享其逸夫豈非
一日之積而君求一旦之效不可售知治癖者乎宜首
元氣而勿快一決也公至淮漕果塞議者紛紛謂復海
運開濟汶公謂六月無漕京師困矣姑紓目前之急與
松石劉公仍疏黃河故道而因隄毋令水洩未幾漕利
公姿貌豐厚性度宏博接人包涵和易中有畛域處
事安詳平妥內豪纖畢爲學以古人自期志於用世大
經外卜筮曆筭仙佛之術皆明嘗謂辟子張道朔子崇
正辨乃闘偕偕狂道何與胸臆本色　公在鶴慶文示
示諸生可見厥志闕曰古之學者首之大基近事也經

之六行實行也至大德考厥成矣今冒謀試之文科第
爲志官祿爲功及第一第鮮歸盡廢名曰舉業之弊極
䎡爲文偕偶爲詩拾古人之餘弊一生之力不足以殺
譏名曰詩文之弊體宋儒沒伏羲之學轉溪溪之圖
不反身心但求豪猪令又𣴎其糟粕以自迷名曰理學
之弊宋之四子造詣精美皆實學矣今乃忽書簽註研
右陸左朱肆怪僻以高而忘其履之卑此過門不入吾
不臧爲者也或有已則不孝尊以非人凡人之善曲爲
巧詆諸生能如古人之學聖賢可拾階而至舉業實也
詩文藝也性理本也天下之善吾師矣　崔銑撰狀

侍郞冠公

公諱天叙字子惇山西榆次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兵
部右侍郞　公筮仕大理寺評事有一巨姓犯法不出
官以家人代罪公駁之曰某人在而稱逃非欺天則欺
人其不畏權勢類如此司冦胡公瓚薦云端方之行久
重于上林精練之才深達乎事體輿論皆以胡爲知人
推知寧波府一以愛民節財爲政嘗書青天白日高山
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於座右丁丑歲饑乃請
於巡按秋糧得折價民有耽回鳥府萬家春之謠慈谿
有溪二虎者武斷鄉曲公置之于法合邑安堵形諸歌
論尤加意學校以躬認實踐爲教取人必先器識于是
四明之士多崇尚理學每遇旱齋心虔禱罔不響應寧
波之民愛戴真如父母三載考課爲天下第一超陞應
天府丞老稚扳號沿河兩岸攬舟不能行縉紳大夫歌

詠其事謂此郡自張廣漢後一人而已比至應天遣
武廟駐蹕供億叢挫府尹胡公感勞成疾獨公應答時
內外權倖無慮數百公處之有方莫敢肆侮妄求冗費
者所倚者何上未至先選太舟千百拘置一所以俟宰
木及三日死已十數餘者菜色憔悴公言于權倖曰如
此俟駕恐反取罪耳權倖惧問計公曰吾當記名於簿
召彼視識或食店酒肆領養用則取諸簿耳于是一日
之間活人千餘庚辰正月上親觀迎春公治具于郊外
俯伏廊下嬖倖嫉公倨傲縱劾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
可動始免江彬之寵獨冠一時群賀生辰率行四拜公
揖長揖江甚嫌之日偵公無所得偵者竊曰提督將不
利于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爲命若

得禍謝豈能免彬謂人曰寇公真君子也予是他日作
亦皆因此斂迹罵回操技誅㓕遺諸作公終不從雖獲
送至淮安然亦不能有加也中外皆服公之才操慕蹟
改元應部查舉神帛堂匠十庫花園及造辦船等冗役
冗費百年積弊一旦裁剔上下稱快甲申大饑公竭力
賑濟設粥以食流民又大疫給藥以救皆躬親巡視日
夜不休竟亦無恙又嘗奏折兑運糧以蘇民困四事皆
獲允行公在應天三載初值車駕駐臨後值荒歉公罔
辰致身不避其難士林倚重百姓依歸南都根本之地
賴公為一大保障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尋以鄖襄
事重改公撫治鄖陽任方兩月又以甘肅孤懸萬
里之外士卒叛逆之餘人心未定事勢危急非有經濟
才者不可委託又改公巡撫甘肅公至月餘回賊寇山丹
公計擒斬首首脫脫木兒及黨三十六級回賊遠遁不
敢肆肅州有逆匿名帖欲謀作亂者乃奸人每當收
屯田時輒造此言以乞免征公乃會總兵親詣肅州下
令有能告捕者賞百金數日有告者捕得一道士及數
軍生按實治罪即如約給賞因詢屯田之故除額外之
科衆心大悅竟無他變先年土魯番大掠甘肅朝謀欲
閉關絕貢至是數遣番文求和通貢語猶悖慢公上議
宜出師示威可保無事時總制王公欲遣帖諭其王遣
擺蒲速兒公又議自我太宗設立哈密後為土魯番侵
奪先後大臣經畧止為此尺寸之地今雖為彼占奪其
名猶為我地若帖云即將速擺拜牙送還哈密係為王如
本人不報聽爾選擇本國有力並一人主理國事則使
此虜自尋廢置是棄其地矣不可行公在甘肅二年羌
夷帖服邊人懷思公去巡按胡體乾疏請宜進秩以酬
經畧之勞久任以慰邊人之望進右副都御史撫陝西
公靜以養民兼以訓兵衆以馭吏明以袪奸尚大體急
先務北虜寇固原公調度截殺斬首百有九顆蓋前此
所無之功也戊子大飢公疏請蠲租税大發粟銀以
行賑濟忠誠懇切上為之感動勅下如議公晝夜區畫
遴委賢能綜理關中之民賴以全活歲適大監至陝供
億浩繁則因歲歉奏請停止上命取回人心大悅謂公
有回天之力尋陞刑部右侍郎屆閧改兵部朝野方屬
望而公嗽痰疾然猶在部中理事大同軍叛力疾上疏
言撫賊之策且求退休上不允去而下其疏于有司病
中猶紬訪候稱論國家大事及為學之要亹亹忘倦不
知其病也其未竟之志可知矣　呂柟撰志

莊敏許公

公諱誥字廷綸河南靈寶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南京
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莊敏　公初授戶科給事
中改刑科屢上時務其均考察便辭納備要害數事迭
令行之正德初朝廷以舊德遺老起襄毅公為大司馬
公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奉命教司禮監官若戊
辰襄毅公為太宰直弗媕阿中人亦弗敢干以私逆瑾
忌之乃欲公贄納以通公出入書堂絕跡瑾門瑾大
怒曰謂我不能制爾耶矯詔懲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

石宧公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公歷險冒瘴與趙陸
伍挺挺無戚容尋終褒敕公制即宜情泊如矣太夫人
屢命之出公謂弟松皋公曰出處道殊動靜隨性在各
任其直耳予詳合于人茲當其時侍太夫人優游以衆
足矣自是閉門掃軌受徒講道者將終身隱臺諫薦公
探賾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有詔起公為尚寶丞然
非其情也踰病還十餘年今　上改元起公為南通政
司參議公曰堯舜在上夔契思奮斯其時也乃起從被
薦改侍講學士經筵講官素養宏博衆通明主乃進講
章所剴切據經引史出仁入義古昔興衰治忽之跡如
指諸掌聞者皆虛懷嘉納復上緝熙理學四事曰講尚書
以明道原正理經以求道理辨諸儒以去道蔽辟雜說

以防道害其餘尊經崇聖闢邪衛道無不至焉帝嘉益
注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事公和易威節敦邦拜華以
經世為士崟尊德為學執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教
說與續涉志弦誦而已又以公帑之羨葬學生之旅櫬
無歸者三十人賑生徒之衣食充窘者數十人奏除教
職不稱者二人劾黜威習禮不律者數人成均條約一
肅改竄先是文華殿有孔子塑像帝欲從吉易以木主
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帝悅即撤其舊像主皇帝王
即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釋拜主前
面諭以起敬遜學之意仍命各為講章公衍中庸首趣
東樂章及書無逸義皆稱旨尋擢吏部右侍郎進南大
司徒淮事無私興物以誠雖條論激發而儀度究辭條

屬靡不歆服　公平日不數教于文章惟以踐諸行實
達之世務為學當曰程賢所傳心法六籍所遺訓典要
在用世經人耳苟無益于時文將奚為者公考謂之經
濟之儒非耶　公論太極觀理兼備不涉于無論性曰
理氣渾全本無支離俱不可專以理言斯擬也詮擇精
真解祛千古卓乎命世之見矣正德末年經竹靈貫會
公談及諸儒理氣神性之誤公曰辨此何難者是除去
形氣直問宋儒要那神與性理何處安頓便了乃與公
相視大笑　王廷相志

舜澤先生

先生諱璉字伯純山西澤州人弘治丙戌進士仕至陝
西按察僉事世稱舜澤先生　先生幼有遠志自經而

下程朱是宗傳餘踐當書數千卷嘗曰窮理制事各適
當然是謂明經理云理云空滯云乎哉經云經云旦耳
云乎哉先生行方毅莊言論侃侃必信已直一介弗推
初知尉氏改宜陽考最徵為御史遂理衙其直聞構無
𤧚出為僉事提學河南闢陽明之改大河外收粮都御
史張某貪而懼先生及御史成文義以法某不堪誣先
生于總制有旨鞫驗某即大用賄下先生于詔獄凡三
年臺諫數論列乃明是時內閣公嫉天下名士輕已
反右某坐先生不遜除名嘉靖初起用屈滯值有學先
生者在當路沮之先生屏居讀書考訂古義得失正德
閒崇尚左氏先生曰是書真妄錯互為説詞迷趙經學
將睎自六經四書程朱外無用師為耳　崔銑撰志

給舍毛公

公諱憲字式之常之武進人正德辛未進士仕至禮科右給事中　初拜刑科疏開廣言路優納忠直列大臣之附中人而為奸者某某内外肅然又以身病諭臣任耳目之司實乏聰明之德三年之艾莫措七年之病難瘵盖以此諷悟主也病痊除兵科上謀權宜以守為經戦為權乃陳八事以作餒弛陳十二策簡倫兵馬以戒北虜見灾異水旱陳民隱六事則保治安振紀綱任老成正士風固邦本脩武備也其緒上者則恤困窮脩[illegible]積惜人材崇節義重風教寛刑獄也及奉使湖南見洪水瀑溢民居又極陳死徙瘡痍之狀其詞意懇篤人感老之則曰吾當言路固宜然默以崇正恥以忤責罰怨不為少沮三載遷禮科抗疏諫武宗幸甘肅及遷謝閣惓惓然惟宗社之慮今　上即位遂以耳疾乞休尋卒父卒萬里之外成立身揚名之遺言矢成厥志稱其學曰永思以不及祿養終身不食重味置義田以養三族設蒙学以教禮義置田宅以存故師之貧子孫使延奉其母凡葬歛婚嫁其鄉之窮者若干家遇歳大飢曰吾距忍如某某之輩实閉積以牟厚利者乎遂輕息貸人人爭先償之家益饒又得以濟其遠近之飢挈流移者置社倉社學恵其鄉閭救灾恤患以成禮俗與人交必以禮信凡有期約雖風雨寒暑必赴平居無事惟静掃一室曰三近齋前言往行書坐隅黙坐沉潛晏如也其學以不欺為主以恕為用以克己為功夫自謂廿年穪性未能盡除臨終沐浴整衣瞑目視手了了而逝者先生者真可謂礪志篤行君子矣　湛若水志

廉使高公

公諱叔嗣字子業河南祥符人嘉靖癸未進士仕至湖廣按察使　渭崖子曰凡人文學優者政理恒拙自息曰不屑云子業幼而慧日誦數千言未弱冠著申情賦殆萬言大梁之文士華駁曰高氏才子也比擧進士官山西有代州生員江梓與鄰之人爭宅趾將闘陰刃族人孜等匿二尸畫誣鄰人鄰人知不闘全家以宅梓埋尸室中數年梓兄千戸梓狂殺其妻梓嫉妻家訟梓并區攝殺孜事梓拷死無後梓與弟禁爭藥梓職訟上擢既付子業鞫焉子業問梓以孜等尸在所梓對曰梓殺孜埋尸其室不知在所曰梓何事殺孜梓懼無對曰為梓爭宅趾曰尒與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為宥爭宅趾殺人埋尸室有斯理乎問吏曰搜尸梓室未也對曰未也乃令搜尸梓室掘地得二尸于梓主所乃跡冤然梓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也石州豪民世傑誣族人吳世江世澤奸盜拷掠死二十餘命世江更數冬不死子業覆獄廣閒曰盜賊祖布褐一數數辭世江有田若廣畝而付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奸問婦鄰曰盜奸若對曰夜也何時對曰夜曰夜奸何故識賊名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伏誣殺人罪祈縣千長趙達捕盜起家萬金嘗縛村民野寺誣為盜得賞達傑更汚民妻慮僧發

貴致民瘐獄妻列狀上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乃投藥給縣官縣官怨遠入獄殺民死獄尸獄外上官止治遠傑屬罪薄遠罰子業曰安有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渭崖子曰世言儒不能獄謂腐也子業通儒能獄不足多也惟是豪民殺人取賄如趙遠誣縛齊民家累萬金吳世傑搆一誣詞殺二十命有司不察反右爲如是來怨魂不結疾疫不生災變不流行豈可待也故爲論子業察獄三事俾有司知職典之重云耳又曰予讀高子業序薛蕙老子集解而知異端之禍未息也惜也子業亦惑于老惜也子業不尋子業爾尋必歸中道任重詣極弗可量也已

文恪魯公

公諱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國子監祭酒　初選翰林庶吉士少師李文正雅重之授編修預修孝宗實錄武宗即作充正使詔諭安南宣布威德正其儀禮卻諸餽遺交人稱實遷國子司業遷南祭酒尋改北歷應成均其教主于理道不尚章句南北士多所造就尤持清操瀰宿奬稽紳歆仰之歷典試得士庶請初司寇林俊疏稱京師易得人師難得鐸的質渾晦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一時撫按暨兩都臺諫交疏論薦先後以十數皆謂德器溫粹問學淵源植德易簡操心廉直莊重渾厚之文可以華王言淳懿端恪之行可以式鄉借于是推鄉佐者十伍皆莫之應卒年六十七有司上其蘇賜謚文恪

文敏崔公

公諱銑字子鍾更字仲鳧河南安陽人正德乙丑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敏　初舉弘治戊午鄉試連試禮部不利乃與三原馬理泰偉高陵呂柟榆次寇天叙林慮馬卿同邑張士隆相期明經脩身毋慕高虛毋溺古詁毋就詞章毋陷利名毅然以洙泗爲師乙丑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拜編修同考戊辰會試宰執歡私其子以托銑銑不可竟出他手時閹瑾竊政因戊辰老奴傑瑞擠銑與脩撰何瑭見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冢宰張綵曰翰林白面後生輕薄如祿銑尤其欲重罪之綵不可會實錄成銑預校爲瑾矯旨史臣未練政體各陞俸一級調部屬州縣銑改南吏部驗封主事都儲議獄狀長易以惡銑廉出之狀長昭請權貴因銑不可尚書曰爾謫仙也何苦爲此銑曰何勵非忠銑志非分竟格好庚午瑾誅召還史館上書勸及時惜主教民薦賢則兵強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和史王廷相下獄瀕死亟論執政由林出之丙子經筵請就命敕上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頑戒逸禮時權倖錢寧錢安廖鵬在側大惡之冬晉侍讀丁丑春罷經筵升疾求去火傳染臨亦重銑固留之乃三爲會試同考事安得歸稱觴二親時父陞已八袠矣巳卯作后渠書屋董明吕後刪定一程遺書作郡志庚辰罹母艱三年食粗與寢今上即位輔臣諫官交薦起修武宗實錄以侍經筵癸未講論語開陳治本救沃懇切尋擢南京國子

祭酒諸生相顧曰吾輩得師矣日衣冠坐東堂諸生問
難響荅不倦嚴祀事正大體奬爵彥警輕情周貧佚老
問疾賻喪士林大悅逸尹梅碉南論時友也抗理奉官
貧且卒矣其母自鬻書屋銳分祿以養病為治棺殮甲
申議大禮銳抗疏勸上勤聖學精忠邪以回天變自分
必被逮已而報休銳曰天恩蕩覆得見老父幸矣諸生
悵然如失怙恃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而渡江者
又數十人舜拜潸然涕下銳乘畔登舟歌曰故國蘇水
知堪養捷徑南山保未曾歸見父墅愉愉如也曰讀書
湖上折衷群言四方來学者衆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
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治
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

異旨也然則心當何功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
日月五星照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終以抗名譁
世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也爱敬
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異則良能而不
習非霸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
是故本至不賊可以御變適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
克慎可以舉大矣儉渾服豢可以使民矣曰訟六經不
猶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又著士翼政謀中說考文老
力行則得其宇尔丙戌羅父惡衰更甚於母時著松窓
春秋己亥主皇太子慎選宮僚起銳少詹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少師夏言政暇過談夜午忘歸贈句曰一字不
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尋進南禮部侍郎署戶部

□□賀萬壽聖節時有風霾之變上䟽自劾温旨慰留
□□家疾作杜客調攝著讀易餘言辛丑卒　南雍志

涇野呂先生

公諱柟字仲木高陵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南京禮部
右侍郎學行為四方學者所宗稱為涇野先生　公未
總卝輒有志聖賢之道炎暑祁寒誦讀恒夜以繼日年
十四應試臨流貧不能假館宿新豐空舍夜夢老人自
驪山而下謂曰爾力學後當魁天下鄉舉後與秦世觀
寇子惇張仲修崔子鍾馬敬臣及理□學成均觀其舉
業博文約禮規過輔仁以道相□□以為迂譁而弗
恤更歷五科而竣發篤實輝益外著戊辰會試列高等
廷對賜狀元及第傳臚之明日有中官擕加賀禮謁之

在官二年西夏亂公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則禍
亂潛消內外臣可常保富貴中官惡其言又因却賀欲
殺之公乞養病得歸中官使校尉足至真定不得其過
而還抵家數月中官敗逮及大冢宰人服公明公杜門
謝客粝食茹草若將終身科道薦其當道理擅政時不
顧忌諱乞歸且學問淵粹安貧守分以斯介行使主教
必能振起休風懲勸頹俗遂用入朝乃上勸學疏略曰
昔周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圜之樂元順帝
秦學疑欲盛有其泯哉　太祖一見而取之陛下不可
不深念也上嘉納乾清宮災公應詔陳言一曰逐日臨
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備賊三曰郊社禘嘗祇肅
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五曰遣去蕃子番僧邊

罕各令率業六曰各處鎮守中官貪婪取四別用又眾
進講勸上舉直錯枉疏皆不報遂引疾乞歸御史王綸
曰吾聞言官勸人今乎劾及言官道與公曰群臣交儆
固古之道耳門人邢臺王卯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
而又返何其不憚煩也公曰豈乎得已哉曠職而素飧
在官之涓觔不若南山蔬食之為甘也友人崔子鍾言
于衆曰仲木去就可謂以道矣時西安秋旱禾稿有司
祭征祖公言于當道獲請御史張士隆築河東書院成
請定三晉應祀名賢公既論定其祀又答以書曰後世
之論弗正多貴言賤行故馬融訓詁離附勞叛賢對祀
孔廟尹焞守死善道如朱熹亦極其數知以孔顏之學
親之後儒失之遠矣故今定祀惟取大節不論文詞俾

學者知所趨向都御史王公雲鳳薦云篤學好古乞代
己任特涓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殁恒無聲
如是一年鬚髮盡白丙子五月涓陽公卒公哀毀嘔血
光宋洲人推厝城東至是啟壙失一指公號天痛泣乃
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跣擗踴泥中會葬者
皆感泣稱孝陝西鎮閹康氏方憤欽嫌以金幣米肉餉
之廉使人過尚賤皆知戒為有客托交遊以三百金求
書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烏獸交遊慚而退
都御史盛公應期御史朱鄉熊相曹琳交章薦公學術
閎深操履純正甘貧體道人望攸屬是年　皇上登極
復召入史館纂脩武廟實錄進講廣書適值仁祖淳皇
后忌辰口奏存襂服之禮罷涓脁之賜嘗上疏請退尋

聖學曰學貴知要而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
遠讒下通民志甲申四月奉詔脩省以十有三事自劾
皆格心責難之言疏上下獄謫解州判官解之丁差耗
倍他邑公為懇告當路會議分派眾省解民以蘇解人
及四方多士從遊者乃即廢寺建解梁書院選民之俊
秀俾習小學之節歌邠南之詩朔望令耆俊講讀會典
諸禮及行藍田呂氏鄉約奏表孝義之門求復子夏之
後建溫公之祠築堤以護鹽池疏渠以興水利桑麻以
導蠶織于是風俗丕變有唐虞之遺風為友人過解嘆
曰大賢作用如是豈世良吏比耶御史盧煥邵杲交薦
曰聖賢之學王佐之才與學而人才丕變為借而復擢
大行乃陞南吏部考功郎中解人追思立生祠為至留

都少司馬王廷相薦曰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陞南尚寶
卿于是吳楚閩越名士皆儼鄉從遊尋轉大常少卿兼
會飲樂工之役明道士借業之禁每月令演樂二次乙
未陞國子祭酒首發明監規教人以正心為本忠孝為
先取儀禮及為詩樂崙請俾諸生講肄問疾時衰桂賢
勵行於是兩廳六堂諸屬皆觀法清慎諸生皆以德行
道義相先諸公侯子弟皆率教舉學諸制政進士及歷
事舉人數就而問業中官沈東亦時至聽講有古辟雍
之風為御史張景薦云名魁天下學博古今德行表儀
乎諸生文章風動乎天下真世碩儒當代師表陞南禮
部右侍郎聞同僚霍公揭榜通衢以彰時相之失公至
僉暌以言動霍曰以告上之言告諸路人可乎霍收榜

有蔡生請盐商墓志不允霍為之請曰蔡生有相才可勿拒公曰一書生而遨遊權貴之門得志則下陵可知然為相吾弗取也終拒之署吏部印疏存時贊以備任用又存將材數人尋進表朝賀畢見夏相夏曰霍匪人公曰愚與居未知其非柢見其才耳公合天下之才以事聖主可也時有御史劾湛公若水偽學者公白請當路曰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風乎事遂寢己亥春累疏乞上停止親視山陵及慎重大禮悉嘉納後進聖節表抵京值奉天殿災乞休得允御史張光祖存公雅致安貧力學敦行忠信篤教規矩準繩誠昭代之真儒清朝之良輔辛丑春撫按請公崇理同修陝西通志壬寅六月卒卒時有大星流光震隕之變遠邇吊者以千計大夫士及門人悲痛如私親街巷走哭為罷市三日公平居端嚴凝重及接人則和易可親性至孝友室無婢媵戊子歲飢以常祿周諸宗族事叔侍如父姊劉貧分財濟之平生未嘗干請人亦不受人干謁不置生產既殁家無長物居常以誠敬自持門人侍數十年者未嘗聞見有偷語惰容又曰公為廣之文賦懷其史才傳其經學而無駁雜戻道之失王晉人之書唐人之詩宋人以上之文而多醇實之語醇如昌黎而著述則多確如文清而居業則廣蓋其學諳周濂溪之精邵康節之大程張之正與朱紫陽並美者也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吾友有焉　馬理狀

皇明名臣琬琰錄續卷之七

襄毅項公

諱忠字藎臣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歷刑部員外郎從英廟北狩陷虜中得還遷廣東按察副使諜報高州賊數百焚男婦流劫忠曰流賊無携家理按得訊之皆良民盡釋之歷陝西按察使賑活飢民以萬計尋遷右副都御史撫其地陝土亢苦乏水忠奏開泉渠三十餘里又濬涇陽鄭白渠溉田七萬餘頃固原土達滿四叛有衆二萬我軍失利廷議推忠總帥忠曰此虜頃坐困乃擾賊水草持百日賊渴甚有欲降者乃單騎入營衆因解甲來歸而擒四尚斬首大小三百餘戰皆却忠禽其愛將楊虎貍不殺解所佩金鉤遺之遣使內應一鼓擒之凱旋陞右都御史京師大水詔忠巡視順天諸郡賑活飢民至二十余萬荊襄賊李胡子聚流民為亂復詔忠督帥忠榜諭散歸流民百四十萬編戍萬餘斬首三千餘級因獻俘上便宜十事尋轉刑部尚書改兵部加太子太保先是錦衣百戶韋瑛挾中璫汪直勢屢興大獄戮辱京朝官傾壓中外忠具疏率公卿列奏坐瑛戍邊其黨讐忠不置欲中之死忠逆辨從坐落職復陷忠者皆敗始復忠官卒謚襄毅　浙通志

尚書劉公

諱天和字養和湖廣麻城人正德三年進士以御史謫知金壇縣嘗贊畫軍門平寿豊湯毛九之亂尋陞知湖州府正直忠厚練達精明以古良二千石自期侍御志

稱其疑定賦役則例以便征輸特其一事也歷陞都御史巡視河道駐劄濟寧每遇士人初入仕者必與談守巳行政之要務成人之美仕至兵部尚書總制陝西三邊有名　浙通志

中丞何公

諱瑭字粹夫河南懷慶衛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正德初為翰林修撰抗直不屈于劉瑾出為開封府同知歷陞浙江提學副使古貌古心文章粹然一出于正不為倚綺麗之態嘗曰讀聖人之書當知其意行古人之道勿泥其迹故其為教切近精實不與時俯仰而浙士之有知識者多師尊之陞南太常少卿至右都御史所著有栢齋集　浙通志

尚書梁公

諱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弘治己未進士初知德清縣平易正直清介絕俗興利除弊薄賦輕徭羣古之循良莫能過也在任七年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讞獄詳慎人無遁情時稱名法家出知嘉杭二府在有德政頌聲盈途陞浙江參政轉按察使時宸濠作亂浙江鎮守中官畢貞為內應材密啓于巡按御史張鰲真浙人恃以為安尋擢戶部尚書特勅監吏部都察院考察盡異典也即日赴吏部凡陞調黜留材據居多士論大服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欲驕人乎又曰要錢不做官做官不要錢此吾生自考語也又曰平生為國薦賢不欲其人知之恐來物議也又曰不為汝子孫計者正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又曰平生不報復犯而不校一句我敢當之　行實

肅敏余公

諱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出知西安府治行為關中七府之冠歷陞浙江左布政以承宣為己任外若和緩內實嚴毅而沉重簡默正不能借廉不近名御史巡浙者咸長敬欽柬凡移文必自起草每夜分方寢尤留意于水利農田民多受益擢副都御史總延綏創營堡築墩臺榆林遂為重鎮至今賴之入為兵部尚書卒贈太保謚肅敏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兼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　楊廷和本傳序

布政使夏公

諱寅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南吏部主事郎中陞江西提學副使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閱卷亦畢當晚衛入揖即一一別言之次早吏胥抄案出矣兼鑑人才多在牝牡驪黃之外陞浙江參政處州民有苦虐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從曰須夏參政來乃可公檄至即散遂其家寅平生直道無黨援自筮仕郎署三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君子以為名言仕止山東布政　浙通志

壯簡張公

諱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歷陞浙江提學僉事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覬覦屹不為動而士皆帖服所獎拔或出新進往往取高第為閩人嘗曰古之聖賢唯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悅嘆曰世豈有讀書本而誤者果讀書本而人謂其不善做官特世俗之見耳行止有命皆違恤哉性素清約自筮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四十餘年始終一節　浙通志

簡肅張公

諱敷華字公實江西安福人父洪御史殞土木之難蔭為国子生益勤問學登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部主事歷郎中陞浙江參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巡官議進兵敷華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諭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公也皆駢首聽命遂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歷陞浙江右布政風采凝重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為遷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仕至南司寇召為左都御史卒諡簡肅初為庶吉士散館時大學士李賢彭時留官翰林敷華與劉大夏皆辭不就後二人皆為名臣　浙通志

恭簡戴公

諱珊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御史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群士帖服還陝西提學副使歷陞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平野王請畜豪右之室流民稅者刻日蕭清召為左都御史益振風紀　孝皇勵精親覽大獄諸司快寢珊從容開析天威損霽特受知眷累疏告老上語東山劉相曰朕以天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朕而先歸乎劉以上語告珊曰吾不得及家矣　李大正志

尚書侶公

諱鍾字大器山東鄆城人成化二年進士除御史按浙江民隱官邪無不洞悉嘗曰小民之不得安于田里者有司之虐政致之也彼貪墨儒何為哉故其彰癉所及賍吏望風解綬而民間晏然官至戶部尚書　浙通志

尚書雍公

諱泰字世隆咸寧人成化五年進士初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淹田于須公作堤民受其利至今賴之曰雍公堤擢御史巡鹽兩淮淮之灶丁貧而縣者幾二千人比贓滿俱與究窒歷陞副都御史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公按軍法杖之三軍股栗附有內援遂以擅辱將官劾退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給事中潘鐸等復疏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起為南京操江副都御史未幾遷戶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以公里人欲親用之公不賂而忤其意遂斥去之仍罰米千石而所嘗論薦者皆獲罪　雍大記

知府張公

諱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寒

撰自持六科章奏多出其手每有大議朝廷開張給事
云何　英廟嘗獨召寧議事每對廷臣稱寧為給事中
吉祥石亨患之偵其私無所得上益信任拔掌科事成
化改元疏論禘祀事忤禮官又忤大鐺偕南科王徽劾
内閣李賢徵遠謫寧申救之尚書王竑荐寧與翰林岳
正宜大用忽各與一郡朝野以此指謫賢矣寧至汀先
教後刑表節義恤孤獨禁遊惰境内刹病悉罷作之民
感得所乞歸時年四十一公卿交荐不起閒居三十年
卒侍妾子女皆挹奇節　浙通志

文毅黄公

諱孔昭字世顯浙之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歷官文選
郎中執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用

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
時乃可以濟事頃選曹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
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散衙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
書之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荐于天官卿
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
干謁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伸盡沮後其
人多自敗衆始服孔昭之正在文選十五年仕至南京
工部右侍郎雖老且貴如未仕時所著有定軒集通志

端敏胡公

諱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歷授南刑部主
事西寧侯家訟更九司十三道訟者老且貧共一訊主
決時劉瑾黨劉琅為南京守備南官咸迎謁惟世寧帥

張嶺余祐查約魏校弗往陞知廣西太平府以恩信撫
綏民夷皆感服效順大城壹閩僚治豐事上之陞江西
兵備副使值降賊王浩三等復叛掠前副使李情執參
政吴廷舉為質世寧傳檄以諭賊奉廷舉歸其殺李者
進兵勦滅之因城廣昌南豐新城三縣而還時宸濠反
形已著人莫敢言世寧獨上疏極論之疏下都察院不
珍乃擢為雜閣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濠計差官校
捕且嘉通按浙御史潘鵬必欲繫世寧于江西世寧因
間道走京師投繫詔獄言官程啟充黄鳴鳳等交章論
世寧竟得減死戍遼東濠誅復起世寧為湖廣按察使
擢僉都御史撫四川首釐松番軍餉令近邊者輸租子
邊而給其類以所給之類加徵内地内地勿輸邊爭建

兵部侍郎上疏乞定追崇之禮而教群臣言禮不合之
失因言臣官不可徼以威權言官不可加罪累數千言
切中時弊歷進兵部尚書太子太保　浙通志

尚書姚公

諱鏌字英之慈谿人弘治六年進士初授禮部主事尋
陞廣西提學僉事以身率教立宣成書院簡其俊秀延
五經師教之廣右人文自是丕振陞福建副使仍督學
政先是興泉汀漳諸生偏習一經乃延明經分教諸邑
五經始備歷轉福建山東左右布政所至以政事聞擢
副都御史撫延綏鏌至榆林武宗以十萬衆駐蹕其地
鏌調度兵食人不知擾嘉靖初虜寇涇陽全陝大震鏌
以近擊彭楧勇略使率所部又出指揮卜雲于獄為楧

貳授之方畧斬虜八十餘級虜衆悉引遁上降敕褒奬
陞工部右侍郎尋陞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田州酋岑猛作亂鏌自督兵進破定羅册椋猛子邦彥
率驍賊韋好陸受列十二營拒戰鏌師奮前大破之斬
受好衆潰猛奔歸順土官岑璋紿猛傳首南寧捷奏上
嘉之降敕褒奬進左都御史既而遣首盧蘇王受叛復
請進兵巡按御史石金劾鏌失策且謂岑猛尚在鏌遂
落職歸歸十有三年復起鏌為兵部尚書總制陝西三
邊尋以老乞休子淶狀元及第為翰林侍讀學士卒

康僖鄒公

諱鋑字士卿仁和人正德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時逆瑾
擅政焦芳劉宇深相結納芳子黃中宇子仁皆為吉士
本業進傳旨俱授編修鋑以甲第利于仁上亦授焉耻
與為列方具疏辭兄會伯兄鄒鋑至以老曾祖之且曰
以會元而得史職亦常分耳公議自在於汝何尤焉以
父喪歸瑾敗詔革傳奉官亦併及之言者以非其罪服
闋改寧国推官尋陞南文選主事選祠部員外以疾告
歸起為江西提學僉事陞福建提學副使黜浮崇實兩
省士習丕變歷湖廣參政河南按察使廣東山東左右
布政進為太僕卿引疾告歸平生于天人顯微道器上
下罔不研究宅心制行超絕時俗獨恥于近名不主門
戶而闇然日章咸服其為真道學云没之日簀無百金
田僅百畝贈副都御史謚康僖此身後之澤亦嘗語其
子勿請乞也　浙通志

尚書唐公

諱龍字虞佐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初知郯城教養兼
舉追古賢令召為御史按江西值逆濠之後民物凋耗
懇懇論請司業協恭經理疏芝蔡宗兗主白鹿書院作
興文教先是巳卯變作江西遂報罷鄉試龍至值嘉靖初
元復當試期乃上疏乞倍增舉人名數獲俞旨或謂之
曰今科倍解額皆公賜也宜自甘選才以植桃李毋為
督學所專可乎龍正色答之曰督學之官國初未有以
致士無專師正統間貴福建請始設此官授以璽書令
御史藩臬勿侵越正以明職掌也後之官此者畏御史
剝劾事權稍漸無復璽書之意矣是則督學之任即付
之御史足矣又安用專官為也則御史將入場監臨又
可自為此乎言者愧服是年中式舉人一百九十名至
公且慎至今頌之按期滿例代士民奏留復命再巡先
後三年有奇陞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率教奬誘唯恐不
及品藻文藝如懸鑑衡其獲高科大拜者皆所賞識也
歷陞都御史撫淮揚督漕運軍民稱便後總制陝西三
邊士人以文武吉甫稱之仕至吏部尚書留意人才多
拔淹起滯為名冢宰云子汝楫狀元及第今為翰林侍
讀學士　浙通志

襄敏鄒公

諱廷贊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初知淳安
縣介仁恕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
人知之者歷陞貴州程番知府夷獠感化蔚如中州尋

陞副都御史撫貴州多所建白進左都御史掌院數月
仍敕總督兩廣軍務設施動中機宜群蠻感服恩信四
境晏然　浙通志

文恪耿公

諱裕字好問河南盧氏人景泰甲戌進士初授給事中
以父九疇官尚書奏改翰林檢討爲文醇雅有古風歷
遷國子祭酒師範端嚴陞禮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召還爲禮部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謚遜公
明坦夷無物世多稱爲　獻實

文靖劉公

諱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簡爲庶吉士
授翰林編修成化甲午修英廟實錄丁酉轉修資治通
鑑綱目成進少詹事丁未孝廟登極進禮部右侍郎入
內閣參預機務和治辛亥修憲廟實錄成進禮部尚書
戊午修大明會典成歷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丙寅乞休給傳還鄉月給公廩歲撥隸蓋大
臣之極致也　公自官翰林崇尚理學不事華藻而主
以亦端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一以公平爲主人無
間言然李東陽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嚴
之若不知誠可謂君子人矣而論者以報復私怨少之
蓋敏政與東陽齊名嘗語人曰劉先生殊不能詩公聞
而銜之後敏政主考會試坐受門生賄落職所以不能
不起人之議也　雜記

侍郎張公

諱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選庶吉士
授編修與時宰謀不合乃告病歸家居二十年潛心理
學名益高廷臣薦者有忠義恬退學際天人之許弘治
初召修憲宗實錄成陞南翰林侍讀學士乞歸養安家
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爲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
經筵日講時　孝宗雅意向公特爲低几能處乾以母
憂去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爲副總裁改太常卿兼翰
林學士侍東宮講讀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
性理諸書孝宗嘉納爲索而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
也且將大用不果　先生名重華夏聰明過于一世造
詣高于一時其出言吐語同贊超天下人無不知之然
必於儒者之學果有見焉始可以議先生之作　韓東

尚書陳公

諱壽字本仁遼東寧遠衛人成化壬辰進士擢戶科給
事中在科十三年遇事敢言識大體論劾萬通梁方蔣
琮坐詔獄賴憲廟感悟獲宥孝皇登極上封事六條中
指斥貴近無所避而附者深矣王端毅公柄政薦補大
理丞而劉文靖素忌之調南京光祿少卿轉鴻臚一讚
閒居十餘年及火篩寇榆林守巡取績用倪文毅薦擢
公僉都御史撫其地至則恤陣亡官軍易諸路將領分兵馬
爲十路各定部署使相應援軍勢大振已而諸酋率精
兵四十萬壓境公徐指揮設伏扼諸要害堅壁不戰虜
引兵邀擊大破之駐延綏積戰馬三萬計省月費二十
七萬地方賴安陞南臺副都府逆瑾嫉敕令致東

臺官不得妄言朝廷德政開讀畢公徐論十三道曰言
路其可閉乎會諫官以言事忤瑾并逮公詔獄罰米輸
邊瑾誅始釋陝西值兵荒後軍民救甚艱關廉坐估勢
賜張人人重足楊一清起公撫治民賴以安徵為南兵
部侍郎軍民推集注留移日不得行進司寇懇疏九上
得請致仕貧不能歸流寓南都微屋頹垣不蔽風雨
今上改元進階存問而公卒矣

文肅何公

諱喬新字廷秀江西南城人景泰甲戌進士初官刑部
廣東司主事遷郎中司故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素肆撓
公獨持法有犯輒罪不貸由是少戢歷福建河南湖廣
藩臬在有惠政陞副都御史撫山西兼督兵三關大捷
於溝橋其以刑侍巡邊也經畧戰守必稽老營而小王
子遁其再奉命賑山西也請内帑及淮鹽銀數萬兩糴
貸留室粟數十萬斛而所活三萬人招回復業者四萬
人附籍者六萬戶孝廟即位進南司寇奏遷留守所奪
民蘆州諸給精微批以革官校輒出駕帖大學士劉吉
惡其剛直嗾言官誣之遂乞致仕　公沉毅周謹府然
後言其學以窮理為先博物洽文為輔正心修身而措
之天下國家為期性耿介不阿不以愛憎為賞罰國朝
父子尚書何為盛識者方之范文正忠宣云公殁有司
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列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
既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寔可匹乎丘濬特贈太子少
傅謚文肅蓋雖異數然亦稱其情云　江西通志

襄敏周公

諱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釋褐即拜官劾閹
吏工兵戶三署多所建白咸切事琳中機宜若征寇方
畧將士賞格皆允施行有都督馬昂者進女弟宮中公
抗疏論之竟得青羅其女中貴人以迎佛監織暴橫而
諸邊鹽引奏討殊濫又武學生請更考察制並列狀糾
其違探又數請臨視常朝總攬權綱及汰冗食募丁壯
言雖不盡用其風裁挺峻識慮周遠時論偉重矣遷貳
儲卿晉參藩憲出撫延綏乃招徠商粟以和糴勸督鑿
田以賦租因地鑿渠以通水利慎險塞嚴城守績用大
著復進左副政巡宣府大屬經境親獎率將士畢力禦
之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已而以病告家居者六年復
以房患詔即家起公巡撫荊等關公練甲攻機備禦詳
嚴房以不害入為少司馬遂陟長中臺在督漕運　章
聖太后梓宮南祔渡淮衆議由陸不決得公力主從江
之利而定既晉太司徒後改司徒議乙巳乃以老得
請歸明年卒　公志度倜儻詞藻清敏而資有政事材
爾之歷徵而析處克周投之難遷而注措無挖自始仕
至登八座凡更十二秩三十有八年而居財賦兵戎之
司為多經綜之宜制置之詳識辨嚴霜斷收迎刃所至
安其惠利此皆當世君子之所覩記也　嚴介溪集

尚書徐公

諱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除廣平推官召
為刑部主事歷車駕郎中出知登州以才調臨江二

州之地瀕江海林莽箐深椎埋剽盜憑為淵藪公以方
畧招撫擒獲亡慮數千增集臨江壕塹凡七十二處行
者安之鹽運司易污染人咸不宗官此公欣然受長蘆
使之命曰吾將以薄躬清是官也歷長廣藩雖以身任
一方利害蜻珠真香號產于嶺南中使採獲不中巡按
御史憂之將以責諸賈公爭曰珠有禁如是不趣罰為
盜耶惟今所產而獻其不敢避罪竟寢鑒背是歲入覲
吏部首以公才廉列上與賜卓服擢右副都撫貴州獨
山土酋紫鉞鉞父以叛公提師誓境上親執桴鼓一鼓
而元兇就戮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召蒞兵部上安攘
大計凡八條一時債帥不敢覬覦以入未幾以疾在告
者十年部復起公南少宗伯二載進司徒方半載而公
後歸矣公自起家法曹所致具文不為苟比當權倖張
橫熾甚威力臨之屹不為動見上官論事侃侃不阿所
推之家鄉先風俗講求禮樂學者見其言與行莫不嘆
為復見三代遺風　張泰誌

文懿儲公

諱巏字靜夫海寧人成化甲辰進士端然簡重凝然甚
閎之器為大篇古多思老孫于詩沖澹沉鬱士林推重
好賢惜才凡海內名士咸見推引既窮弗達者必思振
起之辟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不善人至其門也雖
文莊公嘗語人曰持身以禁垣為方終不為匪人屈其
見推重如此筮仕考功主事歷郎中士人有秋陽可畏
之戒擢少司徒又進少冢宰方望其大用而公卒矣

皇明名臣琬琰録續卷之八

谿田馬先生

諱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恬于仕進惟歆明豈學者稱
為谿田先生初以春秋中弘治戊午鄉試再試禮闈未
第游太學與涇野及崔後渠諸公交相切劘而文章德
義名震都下高麗使人亦知慕之録其文以歸乙丑丧
生母庚午又丧父先後哀毀戟然祥禫中會撿三禮編
集成書唯是戊辰辛未皆不預會試安南貢使問禮部
主事黃清曰關中馬理先生何尚未登仕籍其名重外
戎若是至甲戌科復上春官公卿以下咸欲識面四方
學者至聚觀之乃以詩中式及廷試策問大學衍義公
對畧曰大學之書乃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傳有克明
峻德湯之盤銘堯舜帥天下以仁之語真氏所衍漢唐
宋之事非大學本旨又曰真氏所衍止于齊家不知治
國平天下皆本于慎獨工夫德秀宋儒其所造大率未
精以此失代問者之意置二甲授稽勳主事改文選與
郎中不合引疾告歸者三年戊寅復任值武廟將南巡
公與黃鞏諸同志伏闕極諫雖受廷杖駕亦遂止未幾
送母劉淑人還鄉乃設教于武安王祠蕭泉諸君為建
嵯峨精舍以居生徒劉卒後尋起轉考功郎中丙戌例
當考察外官時臨潁內閣東光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
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乃昌言曰魏校蕭鳴鳳唐龍
即今有數人物若欲去此三人請先去理由是獲免公
之保全善類以扶元氣如此丁亥陞南通政赴任過河

池見驛丞貌頗黃肇者問之乃其弟肇炑開也公即泫
然淚下既乃作詩贈之有六年後見先生面為過河池
見炑開之句蓋公舉禮闈定肇所取生與同官既師事
之死後猶依依若此戊子引疾告歸辛卯陞光祿卿即
起公于家故事凡髒事百需光闕卿中官否則罕難入
甚苦之公至凳革宿弊德望所孚髒中官亦無敢梗者
癸巳疏病復歸林下者十年癸卯復起公南光祿而公
年七十一矣引例陳乞乃得賜歸歸即隱于商山書院
諸生問道者遠近雲集公山巾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即
之皆德容令色亦飄飄仙風道氣如是者又十餘年而
公始告終嗚呼賢人君子代不數人公生國家全盛之
時鍾河華英靈之氣所稟固已不凡而一時鍾氣相應

者又多理學之士宜其直接橫渠以泝濂洛為世大儒
也公嘗謂見行可之仕惟孔子可以當之學聖人者當
自量力故公每出不一二年而即歸歸必十數年而後
起綽綽然于進退之間雖欲磨涅者亦未如之何也
薛方山志

荆川唐先生言行錄

諱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章氣節為學者所宗稱為荆
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菴內閣使
鄉人索試策欲首擢而先生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
不與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
公交後知羅公人品為天下第一心服之嘗曰省元狀
元人品每不齊而吾幸與羅公為兩榜首省元狀元每
相忌至于相疏而吾獨與羅公相友善亦一奇遇也授
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于舉子業幾成勞瘵而學
問文章俱未有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為終身自立之地
不樂居官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
父有懷公教即速裝壬辰改稽勳主事調考功居家時
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閣部滯選先生即
家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峯相公改各屬
官為翰林部中首舉先生拜編脩校對累朝實錄于時
王遵岩陳后岡高蘓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先生之
作遂心服之以為友而先生未敢以為然也至其戒行
雖若終少自得之趣先生尤自歎時則王龍岡以陽明
先生高弟寓京師先生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

賢中庸之道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先生心愧不欲受又
以羅峯愛己將遠其嫌遂告歸張總是然以吏部原職
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
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庫積
先生所却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宮僚　今上面
諭宰臣起先生為春坊司諫竟以請立東宮落職歸先
生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官于其
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鄰者必先礼于
其廬以得見為榮清風高致遠之人亦知慕之劍粹殆
無虛日獨侍御雲川舒公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為師
道以經濟自任立朝著蹇諤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
末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

得先生之真矣先生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曰方外
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堅守洗凈心緣知自求
之身中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先生于書無所不讀無不
積宽其妙而于歷筭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之與詩可
以並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
年后文字更何如耳先生與人無間于貴賤貧富推援
其機則言咲無猒有所拂則怫然見于顏面過之遂亦
為之是避曰匪忽而友吾弟為也其與人言善惡感溢
若淺露若然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黙際不可窺于項眉
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經籌世畧則辨悉毫芒性恬淡
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痌瘝則視人若痛癢切身思一救
援觀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殷

之憂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為不能為者獨毅然嘗之嘗
自謂當今少一寧武子之愚蓋自况也甲寅倭奴起寇
流血東南先生日擊其变不能寢食者累日夜遂居有
憂公衰而趙公南江以天子命視師海上先生衰服往
見與陳機畧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特
朝首薦先生以南部事駕主事起之先生不應辟北部
職方員外又堅卧不起巡按李二泉肯從行先
生不得已赴京即陞本司郎中陛見林懷歸意巖相公
以計稱廉姚則使查勘邊機而使視師浙直先生即
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斬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斬郎中
十二月先生將至浙賊聞風遁寺先生計平賊上策當
禦之于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自嘉興兩次

下海泛大洋至蚊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
將泊崇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
三沙兵興以來未嘗有此捷也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
同事又陞右通政于時江北巡撫李克齋告急胡公制
檄總兵盧鏜往援先生以江北度賽重地乃以三沙賊
檄鏜堅守身往江北與李公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
又敗之于廟灣揚度其勢無能為後自江北往攻三沙
居海中二月竟以塩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同太倉調遣
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自愧乃
有功不敘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先生
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
胡公許事先我一着至忠又一着則甚相符合未幾陞

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又
方倚任十一月勉强赴官值歲歉請于朝得餘塩銀二
万兩以賑濟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
處為粥以食饑民先生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饑死又以
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变于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
故于賑濟獨勞心為時病已甚于昔而先生治軍務不
少休二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鼻將
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柰何然使一病都堂能居海中
則諸將亦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
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二十九
日也將革猶以為人與李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根
時天欲明天鼓鳴于舟上者三而先生氣絕

原缺